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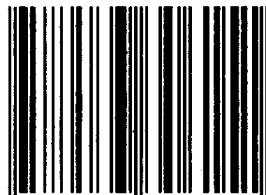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3/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3.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二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劉子威集五十二卷(二)

〔明〕劉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劉子威集五十二卷(二)

〔明〕劉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子威集三

十二卷》提要

劉子威集卷之七

長洲劉鳳子威撰

七

七稱

敦處先生履躬素之德含漠淵之鑒迪踐高貌

服常懷憲淡泊何營與世之異獨道無悶叶眠見切

居不離井畝而超然自遠閑允翕舌聲戢不聞

悅慕殊譔叶芻總切於時深夏之燠怡解郤縱蕩適

渙漫祖楊終日無敢請間游道公子聞而銳意

劉子威集

卷七

十一

往焉先生恂容和釋歡而進之公子遂稱曰始

吾有猜於衷今見先生瞿瞿邈邈措已泰閒神

無不燕志何肆展叶渠焉切然意者久安則體需緩

抑積則意詭逆莊持甚者拘局之患生放佚過

者溺喪之情汨泯泯膠膠陷幽是怵矜意成沒

寂無所睚矯非厲愆虛有陵軼剛邁自遐兢不

得恤接對希寡未離一室程露何簡幾於怠佚

先生其殆未然乎先生謹謝曰若子所言固幽

遁之貞行矯跡之孤蹈然何至此也公子又進

而請曰道直者無籍於譽稱聞已者不期於忤俗。然動靜之宜是出於性替之於張非已所最。故運度則有屈伸四時之令隨適而篤者也。故載逸豫之興者名之覺廢之耻。懷荻室之安者謂之幽禁之士。廉利鑿裁者有齒至之鄙。稜嶮侵急者虞劇折之邇。弛心誕謾者將壬邪之俟。今縱不樂喧囂之習近。厭縮亂之干意。方羊事表俛仰容齋。四體寂情精髓溢管結脉底滯潔。清為名動有所繫。獨可稿枯巖壑僻刺乖戾拂。

劉子威集

卷七

二

達人情離絕於世。何不通方博喻廣所覽存。延引寬綽理不一門。變湮浥之衷濟濡淪之玩挺。膠固之執。快當年於耳目窮娛恣以媮樂諒亦無急於茲日矣。先生曰唯唯子何箴之切而浚予詰也。必若可以誨我於大道者請敬承而勿失。

公子曰今去湫陬就高抒。

所格

漱之谿百丈

而懸瀉帶以迴巘壁絕斗入以騰跨。霑霑淫溢。淅瀝若化。霏霏靡靡翩飄倏乍散若飛霧絕若

遊塵詭狀百千搏搏而交下。上則碧慮琅玕瑤樹珍木蔽翳奄薄隱隱沉沉微有隙罅。此固當暑而更淒曦皜之所不灼自失其為炎夏者也。於是構壑疏檐抗巒為舍。檻以層櫺侈以觀榭。洞壺朗煥潛室徊還。叶胡洌乎秋乎沍沍乎傳於陰岸。石氣朝嚴寒映沁射。枕酣軒庶因崖為藉。深。去風穴之澶潏液飛泉之漱淬颯悠然而來。御。叶魚切斯已骨稟而氣競爽清而神暇。襲纖絺之颼颼折輕素而聊貴。方晝而涼尤宜中夜。

劉子威集

卷七

三

飛宙昔屏巖籟寥次靜天繚而虛謝。警鶚鳴於井杪託河漢以遙借。邃宵莫從寬然自獲。叶胡濯沐天淵晞髮太華。於是向風而歌曰超曠蕩兮竭來歸身無羽翼兮胡能奮飛。下臨無地兮安所依。此亦希世之遊而清夏之至適也。子亦起而往觀乎。先生曰煩猷之迫鬱懣之刻私所厭數然僻陋在野却立遁循亦何力以及此也。公子曰畢弋之事網罟之屬納於藪陸造於原麓。時與夫莊辛之倫渭上之叟操綸挈竿置筍

設罾引魴鱖於夏首出鮠鱮於句瀟堰場長薄
湍水所經右貫荆衡澤浚必清蟹以季蟪蛄壁
介鱗是營始就濫而簪揭或迎流而取盈詢水
虞之執秩豈釣術而無正叶諸調飴膠絲流連
孺子弱弓微矢去之五步而止仰彈黃雀徐聯
鵠鷁羅鷺青頭翻呼伯鴈許月頤頤引虛而落
飛不及翔笑屹之黨凌壁倉折旋秋駕郵良拊
弋絜功較獲曾是足亞啁啁黃口茗上之塢聊
用施巧非伎之紐驚創掩宿豈其洞右審繳所
劉子威集 卷七 四
墮微風颭颭撲袂及肘不遑覆手仰天而呼其
樂無有故茹溪之美貴於楚篇臧丈人之夢通
於哲王之前此男子弧矢之利馳騁田漁山澤
之樂也亦可稍紓子芻芻之思乎
先生曰昔之弋釣其獲不同此小大之量與故
以祝網而興湯投綸而佐王者豈遵會而觀變
乘時以得當哉走筋力不任姑未暇也
公子曰金行始蒞西氣漸適水返其壑閉欽以
摯於是相與臨於具區之浹徒觀其勢之所極

汨瀚瀚焉溺漉漉焉潰波叶呼澎湃焉蕩漫漚焉
漚漚焉瀟瀟焉湔薄突怒洄涌澎湃騰轉宛渾漚
渠陵旋淵榮濬固已怵心宕覺覓目而不知所
營也若其淹匯衆流括載川瀆遺施灌輸滌汚
蹴踖火麥濺匹曷滲力支瀉唱流倒縮逆
折滂汎奔揚噴暴濺漚混朗澎湫薄買反覆白
浩膠以演濇助謹拾五入集七立以輪激浮
力批 灝渙以櫛蠹遠近爭赴阨隘湔蓄故其所
經帶者所渾涵者所滔滌者所駕軼者所拔濯
者所澂女狎納者汜浦陂澤汪浸渚澳京潤姑
孰宜欽抗睦泖涇之屬漸溢公射絡驛湊促逶
迤陽下之溪通道胥卑之曲淹歷鵲城之墟壘
遏防塢之瀨澹漑巫櫬之麓然後激古濤灑沉
濁灑漾翔廻泮散遊衍滄渤起雷潮漲往來潛
應朧朧測量東西日月所浴曾何畔涯梅所瞻
矚矚取逸驤於陽瀨常儀軼駕於陰欸指浮樞
之上旋標少廣與西陸故駭宕喻哈泚融昇旭
馮夷鼓鐸朱熾潛燐黠燐燐煜液冶熇大靜歎

古沃 賤賤無定燭光相逐朝朝暮暮非一而足
衆色隱絢沙汭皆燭若若巖坻抵而奔觸爛若
靈霞興而綠縹震若宇宙翻而濺沃靚地輪之
宵深焉數陜之僂局若其踰波跳沫靜然復出
淪連沅嶠困泣湟滴連飄風欬响滌鼓怒以洑
疾飛颺礪以澈天降漣摧而萃律殫析木以大
陵播泰石以碎歷灑霄極之搖抗駭逸浪以顛
踣迨中流之相擊乃見洲嶼出沒駭獸停峙礪
礪龍從威巖戶垂切廐歸蔣岸渺茫續紛旖旎隨
劉子威集 卷七 本

升舉而賄遺蟬玄夷探策而留玉軼徒蓋切入淵
底之窈幽憚濤聲之磕磕金庭入通越祠迂怪
玄闕石間靈跡冥昧叶莫切獨光氣時見聆若嘆
噫叶烏切百神繁其往來南疑紛而倚待是以荒
阻窮與迨若域外高遐達世陵扶傲睨拂俗之
士恒甘心於蛻駕盤桓以逸邁追鷗夷之絕往
餐浮涼以沆瀣乘青翰與吳榜恣相汎之所舩
擊汰洄水之湘淵忽若凌風而一快欬杪秋
之遙夕心惆悵而緯繹斯固浩遠恢肆博大之
觀也一與子洋洋於汀隲乎先生曰吾左滄海
而右五湖乘桴亂流朝夕冀之然願有俟也
公子曰揖讓周旋是生敬恭叔孫起朝儀徐襄
為頌容故音容俛仰物有其衷蘭蘭諮詒詔於
禮宗於是觀於少儀以逮為邦叶悲切弟子之職
冠昏而崇諷日廟門素鞞臨事闌中闌外有司
端笏戒賓前期亦象之眡三日乃宿二者同出
爰始陳服玄黃雜裳篋以六物冠缺頌組纓叶
良卷幘非古今不可望正纚卒醺惟昨是饗叶

良切乃自下達隆於作始。墨乘有祿交盥贊洗親入說繫良席北止庖禮遂降宵衣為訾先生曰善哉子之言禮也吾乃今知不可復用也。

公子曰未也是儀也非禮也享覲禘郊措之廟朝其數難知類象實渙若夫邦君會同殷聘是

徵叶陟載幣受書光國用寵叶廢叔氏世行游

古之朋叶蒲嫺於辭命用謀能終束帛之問干

鹵則從博辨知物禮加彌尊叶祖大合諸侯其

良咸在於是觀禮庸基於怠州黎所不能規夾

劉子威集 卷七

八

谷所不能駭朝而爭承日中不解牛耳之蒞誰

則不殆狡禍衷甲意怒百倍干譴齊盟張矜姜

隗長我九伯未之有改命則不姦孰余敢給庶

哉美匡和協以待此謂惟豐可以寧邦國緝四

海有威而可昭從容宴豆而措光彩者也吾將

假靈於先生以寵光之乎先生曰禮之可以為

人國固也若交聘之使乘車之會叔世之大夫

乃始有競心而不敦非盛王之事走實不佞無

能宣其辭今以知四國為也。

公子曰游俠之雄豪賢之風叶庸名聲若日光譽薄天壺士若已代舍宿賓叶卑於是歸之如

流水人人自謂得所甄舉以角歌拔以鉞彈叶徒

公從車乘千上客若林叶徒操挈領要主約為

誦從合衡連伏軾所至交譽其賢爭發重使擁

婦郊迎叶女願為昆弟不敢常貶叶虛千金取

酒十日宴饗叶虛故其舉足偏重聲咳成雷去

則庾削來則忻恢故一有所出賢於十萬之師

一失其意閉關十年而不敢外窺使馮喜燭過

劉子威集 卷七

九

貌辨李庇杜赫仲連之屬往來持說為通其契

赤章唐姑檣里公孫上地之徒幾俟為覆以私

其議因變若化不測所談御之飛箠揣稱之摘

間嚙而抵捷又何秘先生曰危矣其深計也若

是者私威烈矣亦安所至。

公子曰信小節者不能舉大名不忍小耻者無

顯榮顯有所為陰匿其情絕甘勸分算器鈔輕

大者焉取豈無攘搶叶如圖刷耻汗與構輪平

廣為道穴我獨得政叶諸羈旅起貴寓寄成城

瀾尤繁麗而婉嫵。此仕而得意富貴者之所爲。蕩耳娛視。愉肆自快也。子亦姑與人同欲乎。先生曰。就聲味之嗜。縱汰流之失。誇譏游之奢。竊寵私之淫。此君子之所耻。誠不能數數。

公子曰。黃帝清冷之臺。四絕其階基。化人之所。翺翔若士之所上排。步橫九垓。以徑往據青冥之何倪。故燕齊海上。方道祕奇。銜於神怪。興作靈祠。望氣見物。通天受釐。人自謂得形解。消化之術。超惚恍而升赫曦。遊遨乎神明之舍。千

劉子集

卷七

主

秋萬歲以爲期。友安期於瑤之圃。與日月而齊所觀。喟度世之無窮。豈延益假於含吐。飄飄極迅征於大漠。恣所往而不可以指數。是以秦漢之君。忘黃屋之貴。屈雄心以用事。願仙去而自甘。俯人俗如嬰累。向白雲而獨就。其求之不憚財力。昉幽渺而無不探。行萬里以冀遇。望蓬萊方丈於溟渤之所漸。庶幾乘白日以策景。畢天地而長淹。此亦希世逸也。遠遊之旨也將與子從事乎。先生曰。長年却老。養練踵息。此僕

夙心所圖。顧爲之尚未有驗。若子之言。請俟他日。

公子曰。功用存乎一世。大業垂之後來。顯施於博祔者。有盡詔示於方冊者。遐哉。故自名其說。學一先生之言。尚其貴崇。誇汰休垂。遠聞廣有所覘。而况原本古始。紹詩書禮樂。援則明世。義存揚權。緣飾藻純。華明潤追琢。其言也。皆敦用情質。忠信愿慤。章陳洪烈。純而無駁。是以刪述墳素。當而不讓。假擅何嫌。正色以抗。籍氏所守。

劉子集

卷七

主

三五以廷提。槩載辭。繹明旨。向筆所與裁。豈其有快。要歸百王。法由此創。此明聖之務。而緝業者之所尚。惟博瞻淹該。宏蔚湛亮。婉縟與嚴。慨激以儻。密致精理。物曲而暢。道術之所源。孰美而無當。故觀賢士之用心。與才諳之深廣。去聲誠不可得而測量也。且嘿而湛思。窮歷年歲。冥入幽藐。突研微遠。悠乎目管。不可象類。吾見先生之盡精厲意。殫神苦形。欲一有所用之日。亦可概矣。當身之事。而不整齊之。以用勒成。詮次綴

誘敦誨尚安遷延退託徐之而有待乎先生曰夫倡恣竊擅此誕誣之爲誑也猥陋隘謗此繆愚之用罔也夸謫僞浮此喜名之騰騰也今不知而作者庸可禁乎而何取先聖之典滅裂之爲吾且更驅策才藝而徐收責於羣籍也

公子曰時者難值也隆化者不世遇也懷之乎置極而適不逢者豈所預哉今累載皞熙

列聖相繼紹黃虞之絕光脩夏子之所肄德厚洋溢滂涌有魄沉漬浹漸滲漉充塞誕彌方陞

劉子威集

卷七

古

宣耀華狄顯定成命祗崇宥密惠氣感暢森流蕩適紛紜武節迥遐凌劇罔阻幽闇昧而不浸淪孰含生之倫而有未率故宇內蒸作孚格動植兆祥儲靈辰象流煥貞符休應罔不羈奕飛黃伏阜麟游於澤駢抵之獸九文之翽翽不亂羣儀而接跡雖復恭讓不遑罷進却獻抑止圖瑞不敢以薦然奇異填積餘珍騰羨充仞郊野翔漏畿甸匪創見而駭疑奚俶儻而矜眩顧休茲之盛美而猶勤勤懇懇恐至道之不臻羣生

之未繕故祗抑栗欽寅及逮晏麗靡徹御惟德是選覽納萬幾諷咨士彥是以圖書之府文學之囿睹踰絕於在昔記越成於往舊神懿和之穆風非篇籍之所究欲纂述厥文以垂諸後者無得而稱煌煌焉巍巍焉自有氏號以來迄於今而始遇故事有研於百代慮已出於五繇詢校飾以制成睨簡牘之爲陋謨訓庶其亮章迪顯服之並奏耆艾羣儒故老英秀方爭效智能據畧術務王造顛蹶騁扶輿驟改建告元計謀

劉子威集

卷七

古

輻輳是固嚮沸波駭桀舉高厲興起盡歸之會也豈終隱約玩世詭時遐遁掩抑而自益乎先生曰大明既昇皇曆昭泰巨細畢庸洪仁無外走也雖才力駑鈍願隨于大夫之上計最也

劉子威集卷之七

劉子威集卷之八

長洲劉鳳子威撰

序

刻韓非子序

韓非子書學者多有之太史公悲其知說之難而不自免夫非之言則足以死而已尚安咎乎始非與李斯俱學斯自以爲不如斯顯於秦矣而求入焉一棲兩雄是將欲免乎哉且其言智術能法之士與重人者不兩存也可以寵過誣

劉子威集

卷八

者公法而誅之不可寵過誣者私劍而窮之斯者非重人耶非於立談間遂欲矯其情行而退之斯又安得不逞其憾而隱忍爲也故非者刻覈人也并其身而不顧其論進說者之情備幾俟上之所向而以吾說當之是愈疑主而不敢輕任吾說也可危也謂人主之左右舉非伯夷而與愚不肖論賢智是顯言樹怨羣臣而不自圖可危也謂人主所以馭臣當操法術如束濕如御奔可危也深言人主以所不任備所任所

劉子威集

卷八

使備者即所備也可危也謂君失一臣得百上下之間惟以先發爲務可危也夫察見至隱語及上之所諱皆可畏忌者而非盡之欲自全也難矣故率非之說使人主備臣下如嚴敵雖甚驕情之上苟付聞之未有不懼者也懼則思思則不敢委其枋於下使專壅已是其庶乎哉故名法家言大抵能強主心而忍其下厚於猜而不敢自恃臣子之恩薄而疑畏之跡深有以刻而失之者矣未有以儒而蔽焉者也是名法之所長也今夫玉卮至貴也通而無當則不可以盛酒瓦甒之賤而不漏則人將安注漿哉故王道者玉卮也而不能如形名之易效者謂無當則不可徒貴也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歎雖以其身覆而秦遂日以興韓則徒託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然非者韓之孽子也而卒欲覆韓其不務維城抑何甚也鞅魏入也欺公子卬而虜之推是心也固吳起樂羊之

不若也其疑人主而自薄也術之敝若此何怪也惜不害書久逸故申子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二子者亦可以明名法之利害矣

刻管子序

夷吾相齊之烈孔子卑之若其書何不備論耶管氏少蓋學焉其所自負可知矣故與召忽言國之有吾三人如鼎足也者則豈宜輕死哉顧其相桓之業纔沒身而褒奚但不能致於王而已太史公所謂將順匡救殆因桓公力所及耶

劉子威集

卷八

三

余觀其書旨多似老子其張四維陳五法明時令脩政本因天用地規謀遠矣宙合之稱白心之篇地負辨水土之性敷禹之跡眇微之辨幽於鬼神此豈淺聞者可涉其涖哉夫三代之後君臣之契一則曰仲父一則曰將薦之先君不敢擅也非仲有以致之則何以尊禮如彼且內政其猶太公之治耶羣四民而就功軌里連鄉先王之制獨存焉土宜不任草地多穢以此爲國之大患宜其以區區之齊而匡王攘夷十二

諸侯莫敢不服爲五霸稱首者仲之書亦效矣哉第桓公不能盡用而嬖臣者乘之微仲其若之何今議者高談王畧然不能濟於萬一何者疎於法而驚於名遠其意而迂其術即可使談說就功而不可究於設施其有興利足用往往竊仲之餘而陽非之然其智蓋不仲之什一顧以漢鹽鐵之議獨弊其罪於仲是仲可罪也何歷世不能更耶其事功故不論即其文商周之舊也高深不可既而與義詭辭微稱則視諸子蓋莫古焉特所謂削方墨筆殆非一手而亡逸亦頗甚或不可通者豈當時語固然耶抑謬缺也唐房氏註蓋畧矣劉續義亦多隱顧可使久且愈失哉今時名高能文者或恣其才所近且易知者與名深言者爲罪命物者與實易吠聲者與形易獨文乎哉故能好之者非宏藻博精志古者孰能知所取裁然且非管氏意也尚安論焉

刻鬼谷子序

夫世所謂陰謀者曰鬼谷子然余觀其書蓋自神其智以為可以得事情見成敗固矣然其操術亦未有以大異也人之情闕拒而不外見必押闔而出之因其出而得所欲又以已押闔而納之言有出入開閉謀有陰陽取合倍反必周而密必隱而微乃可揣測形變摩合情類引鉤箝以為樞機抵巇投間而用之勢若轉環莫知其所終始符於鬼神不知其所以發是為塞窮匿端其大較若此而已至陰符七篇又似本老

劉子威集

卷八

五

不及此是可見矣及觀其詒二子書又若有其人者固當世隱君子乎彼且晦其身又焉有著說以自表顯哉若其書誠有之當班氏時亡後乃復出可耳獨其文一何衰甚高其名而淺其術是何以稱其為鬼谷子哉余觀尹文鬻熊公孫龍諸子大類鬼谷皆好事者為之也其視管氏青韓非呂覽相去何遠哉然自漢以後著論尤卑是書固不當為六代父耶世愈降才愈下即假託且愈於彼況其親撫訓正辭書之削牘又庸可庶幾也或疑諸家註者不言非當時書何斷然著之夫書可偽也註烏有哉且皇甫謐陶弘景皆偽託也雖盡去之獨行是書亦求諸野之意也

劉子威集

卷八

六

刻商子序

善哉商君之法也利於國而不利於身故後世譏焉以為身之不謀而況於國乎且以秦之速亡而歸咎於商君也嗚呼過矣夫商君之法云詩書禮樂善脩孝悌庶辨國以此十者治必削

至亡國無十者治必興至王以治治者亡以亂治者王刑九賞一者王刑七賞三者強刑五賞五者削生民者死之死民者生之能使生民死死民生貧者富富者貧常官者三是生蠹官者六行刑重其輕者輕者重者重者不來矣率是說也皆論治者之所駭也然施於國則使民服上之事如飲食饑渴趨死地如鶩計不旋踵而立征伐四克按兵坐甲天下已歛衽而朝爭割地爲懼覆亡之不暇此豈非法之效乎而盡以爲商君罪彼言仁義治者務反其所爲以廉讓揖遜則墾草之令不事而力耕疾鬬不用矣農習疑惰之心少民學之不休相與貴智而巧諛辟淫游食者衆而國貧兵弱納游談之邪說此六國所以亡於秦也獨非罪乎哉今言教化者則進之言法令者則退之言禮樂者則高之言功利者則卑之然欲整齊境內作新視聽民趨令如流水知必死而不敢不勉於是將安所出乎且五穀之可以養誰不云者然草木之滋可

以攻毒去疾其能舍之而以梁黍拯陷危之患乎將不能朝夕俟而欲優游冀其自愈又不然也即今天下之治少凌矣上下相蒙民不見德姦僞滋長若能稍脩商君之舊信必賞罰驅天下惰游之民盡歸之南畝務生穀之源禁其靡弊淫侈姦游亂法蕩滄朴淳使人輕去其里而橫鶩道路者必服重譴則俗不將少靖乎且告姦之法行之尤失其意商君時而敢有妄訐者乎故靖民者非欲求其罪而罰之犯者知必不免而尚敢不畏未之有也民盡農舍此無以得饒而猶好末業未之有也故暫以富強之治馭凋詭之俗酌緩急之間去泰去甚與其轉餉千里縣官常患不足舉雍上所以藝移之被邊郡及內地不庸愈乎顧其事難爲功而沮之者不勝衆且首事之人多不免刻轢之法誠利國而不利身人安得不以鞅爲鑒哉余讀商子誠善其辭多先秦剽勁之氣以爲非鞅所自著則當其時記言者且霸政雖去王遠與衰亂不侔矣

鞅當立於韓非管氏之間而尤刻薄少恩故爲傳其書使後來者法鞅之成功甚易而不克終者尚天道哉然誠利國家固當不可廢也

嚴君平老子指歸序

老子書註者無慮數十家獨河上公最著然莫古於嚴君平矣君平生元成間與楊子雲同時蓋隱於卜筮其術道高貌才智淵蔚辨計微邃持論悠暢幾識洞變藏往知來與鬼神謀陰陽爲使其爲旨與老氏無間故因其篇章以發歸

劉子威集

卷八

九

趣以爲道本於無無無之無是生於無未始之始是爲太始體既無矣不得不虛既未有始莫之端倪惟無倪也故能周遍虛之極也復何所窮故原物之生始惟至柔柔者生之端剛者生之魄莫也勢之充滿必始於虛柔爲之本不失其初故天道下降地道居卑川冲谷虛澤納藪萃王公執謙能下爲貴以卑爲高以後爲先去泰去矜知雄守雌以是爲國以是爲身禍之所去福之所存綿綿不絕爲天下正重

惟悅與愜爲於無爲事於無事故天地遂成萬物兼作長養一世舍利四海無舉大功而名號歸之無傷吾神而萬世爲澤此君平之指而老氏之大要也人隨所慕以自爲說故有以柔弱勝剛強而爲兵權之譎者取彼險武附於詐謀有以芻狗萬物而爲申韓之刻者絕聖去智以愚齊民有以清淨無爲而爲蓋公之言者慎守其常用以寧一則曹承相輔漢一代之治是也有以谷神不死而爲神仙長年之術者則推本

劉子威集

卷八

十一

柱下原於道德關尹書之類遂爲玄談之宗然其所述皆老之支流非其全體老氏豈虞其至是哉即六藝固有盜以爲亂階者莊叟固云古之博大真人哉而自著其道未嘗附之今欲與列莊爲一顧且未可而況彼諸家者自爲解也毫釐千里而何以訓詁爲哉抑君平之書則大有類司馬季主者矣蓋皆懷道不仕敦實丘園上述天道下紀地理中極人事究觀遠古覽窮後世有盡物情包洞幽晦識記未形與能凡庶

故宋忠賈誼聞其言也抑心消志伏軾無氣而
嚴夫子端策正著抗論卜肆巨君之亂貞不絕
俗清而不汙其爲文也宏裕掩該含通標貫靡
靡纒纒條縷判析首尾溫粹即之也近克類也
遠不以才雄而鬱耀莫道不以辭貴理勝故超
若千里驥盤旋垓中座不出軌馭不逸範而踐
無遺地騁有餘巧若江海爲物淹浸蕩沃滔陵
汨陳漸潤而不知其益若造化付形隨所克具
其新不窮而機不可測雖以釋訓爲名故自爲
一家言其逸亡者已六卷即所存可以無恨其
少矣

古苑序

昔晉文公學讀書於臼季曰多聞以待能者王
歟負書而游季子發篋書習簡練彼其皆何書
耶未有聞於今者左史倚相能讀丘索是徒聞
其名而已豈世悠遠磨滅耶將爲秦燔之若惠
子之書五車管敬仲之所削方墨筆其有一言
見於今乎彼齊女子且稱西方之書甚辨以慧

劉子威集

卷八

士

劉子威集

卷八

士

吾每志在內外史遇周秦間之跡未嘗不三覆
嘆後來雖益多非吾好也夫圖緯秘記讖數其
非出於聖人乎誕罔時有之然胡可盡廢也若
星氣曆度河洛軌象孔壁魏寢時有出於世者
蓋以恍惚疑之獨後儒之信可乎余涉道淺未
能刪裁刊黜若文辭之駁亂浮譌不敢多讓故
其存者鳩繕正之若散見猶餘未盡雖片言可
追邇遐古因削牘識之各以書從仰無並泆初
以傳述舊聞已乃兼舉事類頗及漢以後至隋
其見於他所類者不取若皇覽編畧書苑類苑
玉鏡諸家鄙宗孝標杳等所撰敘千不存一亦
復隨錄之與夫聞之故老者惜不獲睹猶可得
一二既累歲月距之宵冥收采不得息棘艱矣
方淖乎如涉於海未有涖昔歆向父子所錄三
萬餘卷庶哉豈遽厄之屢天所忌抑後人蠹敗
去之何益遠益亡記云氣老能嬰曰精事習能
變曰智彼闕藏者機既伏泄之華英者化之光
精又竊奪之是寧免於黜嫉尤之而庸有千萬

世具存者乎。古稱立言不朽。嗟乎。嗟乎。所以嘔
膽刺衷。心鐵肝鉢。身不得當者。冀垂之後世而
往往零墜散遺。湮燼廢沒。顧其殘斷時見於缺
簡絕編。并其人姓名微著而已。故士亦何所爲
不放意乎。當年極身之所欲。而終歲窮愁。耽於
著書。欲何見耶。且天地猶有盡。而況區區空文。
余既深感之。故收之於晦。墮蔽壞之餘。復光著
若發蒙矣。非此余之所能也。若有以導之。而不
得其故也。精神之流於世。尚亦猶有存乎。且余

劉子威集

卷八

三

不能盡紬繹名山大川之藏。與四方所載。安知
不有同余志者。冥求而湛索之。必當有繼出未
盡以成余書者。夫撰次之體。則首以古初之書。
見於他者。叔拾之。雖無篇次。亦各見矣。曰書類。
乃占事僻隱。若怪奇可喜者。以類從。曰事類。名
之曰古苑云。

說家序

予讀小說家者。蓋慨焉。古者居寢。有警御之箴。
女史者。流朝夕訓喻而納之規。其說之源乎。班

氏以爲出於稗官。在漢固有典司者。號黃車使
書九百四十矣。皆推本於周。蓋周官有誦訓掌
道方志。而訓方氏又誦四方之傳道。及閭師縣
師各有其書故也。然志有伊尹說天乙堯問篇
皆出於雜家。雖淺妄所憑。則又不止於周。竊怪
傳於今者。何寥寥哉。司馬子長蓋畧而不書。若
青史子者。古史官所記。及周考周紀等。豈皆無
可取耶。三代之事。若存若亡。稍或識之。庸不乃
愈乎。且安知非當時之舊。而必盡去爲。子不語

劉子威集

卷八

四

怪特。患其迂誕不雅馴。哉。則鑄鼎以窮神。姦禹
獨何爲者。予既深惜之。且怪典籍散佚。不獨古
爲然。自漢迄今。其所亡失者。何限也。班氏所列
與劉向所錄。不知其同異。至隋經籍志。則又加
雜矣。猥襲者。盡焉莫之恤。若其敘述。表見後世。
何塗岐紛。驚而交轍。輒焉絕。騁成自千里矣。即
相軋亂。一旦同泯焉。漸滅無遺。又何可哀已哉。
且其人發憤有所著論。罔不以才自貴。及夫事
之眇小。與介在僻幽。罔顯。美惡皆得附麗。炯戒

存乎是烏可替者此固不好文者之過也然若
梁氏江陵將覆而先藝其圖書則雖有蕭相國
豈及收集哉是其亡者固不獨此而并罹焉下
迨宋氏所存則又多斷簡矣鄭氏所載猶且不
可復睹其全然予怪唐以來何自好而非古哉
即其才不相逮遠甚雖戲弄而筆墨畦徑代
以降不可推而上之況近者括帖之習行僅擘
裂絲縷相銜而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久矣何自
而窺山龍華蟲九文之盛乎予所哀書無慮萬
劉子威集 卷八 五

古姓名錄序

夫古者重所自生貴本也故於氏姓多命之自
上以厚別也惟得姓者爲榮或謂人生尚未繁
故氏皆由是出與然百姓則古之百官也且蠻
夷戎狄自古有之矣其來在中夏亦因以氏著

則姓氏豈無分與武王分魯以殷民六族分衛
以七族而長勺尾勺終葵氏是其爲夷夏雜乎
分唐以懷姓九宗是又姓氏之辨也抑傳有之
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有五常而音有五
聲五之以至於百而音氣始備則百姓之謂與
人必有名者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禮云
子生三月父命之於祖廟祖廟者謂子之親廟
也示所以著代也又云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
卑賤之稱也寡畧故於燕寢殷人以日命子故
曰太甲太戊必以甲乙而不以子丑者貴幹本
也十五始字之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
仲此名字之義與夫古者禮且多未備至周始
爲制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然則氏雖異而
姓同者有疎近焉不其未盡與若公叔公仲其
皆羣公子與公衍公乘其皆公族大夫與則未
知其何侯伯之國也是無乃欲別之而更以淆
與故由古之道亦未見其能舉之也至中世貴
世胄姓系亦不復可分其得姓蓋寡焉而譜牒

則詳矣。劉向始爲世本。若百家集譜。集鈔姓氏。英賢諸書。與班氏人物表。其大體同。所歸與。又有以方州爲譜者。楊益冀諸州各以類從。有以一姓爲譜者。韋謝裴傳家有其書。而我劉氏有譜考。家史。血脉。大宗。河南。劉氏。劉興。劉晏。南華。諸譜。蓋以譜見者六十八部。而劉居七焉。不可殫述矣。唐有系錄百卷。著姓十卷。然益遠益亡。今欲求其絕編逸簡。安可復睹哉。予生而好古。至往賢名字。尤嗟其湮沉滅沒。無復能存。夫士所以砥名欲施之無窮。而一旦燼焉俱盡。雄圖壯節。不足一慨。而彼梟黠逆亂。亦得以掩覆消蕩。善惡同途。褒毀何所措。簡策亦不得榮辱之矣。況族類無分。則不知其所自始。而又姓望皆同。支裔何以別也。古以胙土。後以邦邑。至隨意遷避。棘爲棗。棗爲束。荆爲慶。慶爲賀。廖廖異音。賁蓋殊義。抗隱卓複。夷夏交雜。雖有意整齊之書籍。散亡以來。訛謬焉所究質。予所得獨瑤華璣瑛。宋以來諸書。聊舉姓名。無復及遠。疎漏亦

劉子威集

卷八

七

且甚矣。古有晉百官名。梁元帝同姓名。南北朝小名錄。名賢姓字相同。歷代聖賢名字。侍兒小名。諸譜錄。非兼舉姓名乎。則稀不可睹。後來者雖繁。何取焉。予因所記憶及稽覽間。有名未顯者。皆爲識之初。但以姓稀者。已復辨同異。考所出。稍列時代源流。附之婦人名見者。久之不覺成帙。不欲棄去。遂更爲檢定。惜未專精博聞。求之海內。名山大川。故家碑表。族乘。或有遺逸。可徵信。惟俟之後。有同予好者。推而廣之。且予宗

劉子威集

卷八

六

孝標嘗引劉氏譜。具有端委。是尤予所願載者。已不可得。尚何云哉。

刻淮南子序

淮南子書。或曰其質客爲之。然安脩道術者也。何其行之悖也。安之言多原本莊老尹文子。若其兼綜羣籍。放極宇宙之外。古以來方策多遺佚。存者皆可睹。如彼其雄才。藐辯。快恣。無當。孰有能逮者也。夫漢之文。固紹周有作。安既高帝支裔。其所憑籍。厚質甚美。喜讀書。無他犬馬聲

色嗜好。故一發之書有所蘊育。自湛漬孰哉。郁
郁乎淪浸浩衍而其出之中固未始嬰也。古之
人乎。精氣之厚醇湛切子廉淫以溢。廼迫篤之。即
才以代降。妄云欲凌轢加之。抑何繆也。特其惑
於邪謀。以怙亂終。故君子非才之患。作而不順。
雖多聞庸愈乎。且其書未嘗不推言仁義經術。
以春秋議從而奉國。不謹固以所通遊士奇材。
口辨縱橫爲方術者。願望不過一逞其私苟。以
藉尺寸。他有不暇顧者。日夜揣摩邪揣量地負。
劉子威集 卷八 九

已乃爲疏其滯癰所不知者。缺以俟夫禮春秋
傳皆出於漢。而人自爲咸立學著論相授受。淮
南視羣儒才過之。學術雖偏駁其所善。則楊雄
班固瞠乎後矣。始濫觴於戰國。其氣激勁以譎
放發揚。自恣誕至嚮疾。一有動之。纒纒乎其端
不窮。而彩綴密麗濡潤。以澤造設。衆變蕩乎不
得所止。昧昧芒芒。江海之灌輸而造育之誕化。
也。命文之士。方循軌而趨。望表而止。雖良造之
馭。不過逸塵絕騁。而此則鉗丙之御。飛龍翮其
劉子威集 卷八 十

翔矣。不可追矣。乃始議於卹勿軌。塵輪軼轍跡
於何能企哉。安所著有。中外篇既雅好神仙。所
謂枕中書者。其言謂何。雖不傳。然氣之蓄也。消
燼滅息。虛而無執。已喟然神在之矣。抑亦通於
鬼神之事。固宜不可知。與闔胡嘗事於小學。以
聲音佔畢。姑得其句義。刻而傳之來者。

陳子昂集序

夫詩發於情性者也。作者孰不由斯三代之詩。
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著以爲經。漢以來專以質

勝猶古之遺風也黃初而降以接晉之正始其
文浸開下及六代而靡麗極矣蓋其志溺故其
氣卑其情荒故其聲散以是而求古之淳質其
可得乎逮唐氏創宇聲氣混一始復振發然稍
就聲律諧合體變遂爲近體而與古畫境矣子
昂出於麟德已後浸液以華敷沉蓄以雄思約
裁以精蔚鎔範以情致鬱抗以夷淡驅馭以傑
朗畧采艷而務氣格薄形貌而專興寄下啓開
元天寶之盛而唐之律遂雄百代而長千古矣
劉子威集 卷八 三

激昂善條列利害陳當世之務不徒溺俳偶爲
若止營原陵及慰撫十姓皆匡益規誨濟時之
畧讜正之氣時見乎辭廼爲詩所掩中丞公所
以出而傳之恐人遂將遺子昂磊落大節與所
論者不幾於失士哉且其所遭多感憤不平不
足以有爲而抑不得逞志行芳潔而乃周旋諸
武間禁勸裨佐非無尺寸而所效又非其所故
其爲詩益嘆慨反覆有遺意矣余既已爲校正
又爲序其致如此

劉子威集卷之九

長洲劉鳳子威撰

序

書史序

夫圖象與書并竝作蟲魚之跡其流分遠哉然未始異也即書古繁重奇奧後乃易疾便事則畫之於古今猶是乎唐虞以來施於黼黻文章旂常鼎彝爲用與書相雜而六書有象形則又出入其間矣周官畫績之事後素功則法由此

劉子威集

卷九

二

長洲劉鳳子威撰

詳貴文而親用雖眇微未嘗苟也故代愈降則愈不相及獨畫然乎其書傳自南齊以來僅載曹陸顧展後之述者雖所著益多然若信陵宋元君之客解衣盤礴者戶牖間畫龍者寫成慶大衣冠者甘陵圖美人者漢以前不少槩見何哉豈遠而難詳抑其事蓋早古能之者衆與何弓矢輪梓猶顯其名而輪爾慶石著於今不滅也將存於圖象者易逸亡惟得載於簡牘遂因以久與秦始皇與海神相見左右潛圖以足則

古之擅藝者不勝數而求以名聞固不易也晉宋多名流魏高貴鄉公梁元帝皆以尊貴尤好點染其事固與書法同神逸自天性然是非學習之力雖云位置形勢粗有其法而回腕用指骨掌之巧人自爲極靈妙非言能喻故品視其人而人繫其代唐亦多出於貴游若閻左相薛少保韓滉王維者此豈規規吮丹設色模效者遂擅逸代稱至見於歌詠者其人多骯髒負氣邁爽故以此重即不爲其人使庸俚而能與彼

劉子威集

卷九

二

俊雄者角能哉至宋氏名者視唐始不如非以其人無復向者與故以工藝視之則術賤以翫弄畜時以發其憤懣於胃臆著之墨筆素繪而寄之千載喜惋忿鬱悲愁皆形見焉則無復論其代皆可貴矣今書自謝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釋彥棕道醇景玄若虛輩無慮數十家皆標指得失論擬工拙提撮品象該驗名實兼存記題目敘闕與畦徑筆手所宜備見古法暇乃萃爲一編獨今代名家雖有述者而未足覽觀因

并爲核其事跡有所刪裁且以見古今之變可
深慨而惜予力不能收蓄又僻陋不得盡觀古
名畫識謝流別爲上下其論其散遺人間者終
歸於漸滅惟斯尚可少存乎哉

陰何詩集序

傳曰止怒莫如詩又曰詩者所以記物也夫古
之爲詩興於民俗被於樂音藐乎遠矣今論者
猶推六代之作其浮於辭乎然最近於律
者陰常侍也何記室稍存其質而皆爲近體者

劉子威集

卷九

三

宗夫詩既降而六代又降而唐又降而爲今之
作者古不復存矣陰何之婉艷若露零之未晞
月寒之餘映雖色彩披發而即之亡何抑今之
俊少慕其輕靡而淪於跡且末之學矣而妄自
謂能彼所謂長非獨才之綺且沉浸僻嗜於學
今六代之書一未嘗寓目何遽取聲律調弄之
爲若唐初亦皆溺於辭其流靡固在而氣已少
不逮之格雖一變譬歌者音節雖殊奏而聲固
不能遽易也逮長慶以來始并其聲而漸易之

故今之自附於古者以其俳體爲六代非六代
也無取也陰集舊一卷何七卷今亡三卷皆非
其全以今之爲律者有其才而未涉學固不能
無其才而陵厲之者又何衆也君子不欲盡非
有隱也惡其益人也予所知者不能言而言又
涉於深必若陰何先其氣格而後其藻繪質與
文竝錯焉而偶麗其一端也鄙近其體而淺弱
之習猶之乎蹇濁也而以欺世則雖指言者爲
罪同趨者爲工予有不屑焉而衆且揭揭然目
攝之何傷也故序陰何置其所爲得而盡以明
今之失夫今不盡失也而自謂六代者皆未窺
其渙安得不究所蔽而極之才之難非今獨然
古固有之乃陵抑以盛氣而訾毀以同異則詩
之議乃與道謀而何以知其風於時也

徐紹卿先生詩集序

古者稱詩以相示情也奚必謂感憤爲乎然司
馬子長固云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
作嗟乎彼聖賢猶難憂患而有忿憤不平之憾

與則何怪後之爲詩者多以其窮乎哉徐紹卿先生者隱於具區兄縉故貴紹卿獨好學湛深潛思大義希古述作者流嘗爲博士弟子輒棄去從其好專事學誦又不治生產作業以故貧其爲詩大抵幽憂不得意於當世之作也然其發旨也溫故不激詭以戾僻其取類也遠故不蕪汚以滔黷其用才也舒故不忿傷以懟嫉少也則博從諸家遊相與上下其論而卒所就自其意慕向乃獨不數數然故逮老而益進蓋自

劉子成集

卷九

五

名家幾唐氏之盛風哉夫以彼其才且注精專慮若此無他嗜慕奪然必假之年歲而始得之何者感寄奮發蚤暮固有差殊即精神才術亦盪薄與時變渾渾流通若雲蒸龍矯以會其度夫亦視時盛衰若其始之厲而卒以耗衰竭焉者固未嘗學問則何怪於窘僂瘁殫幾窮立涸也余初遊於公也即時睹其一二未有以相服也已別去迨復遇之他所視公乃大異之以余之得公而必久乃定則世以倉猝許人不以冰

乎公爲詩既工且久而名尚翳如迄今茫然羈旅海內未有物色之者公既不好造請又不交結四方賢豪長者務以揚其名故晦迹無所於發明誰從知之楊雄固譏蓋勢之名卿即自古然矣而何怪於公夫俟造作名譽而後顯則箕穎谷口又何以云而彼陵轢一時負交游意氣者往往磨滅漸盡可勝數與且彼謂名足恃與即善名不善亦名故謂有名不如其已者名奚貴哉雖以名聞當世庸知人已隨而非笑之華

劉子成集

卷九

六

士之戮誰當免於從政者雖不名庸知後乃重而傳也即公執筆何所冀於時乎而且爲名也予每哀公壯志數從杖屨有所談說輒攸然喜恨相得晚公又無子即後世誰從索遺書故爲受公詩凡六卷勒成一家言以傳使後謂詩蘇有兩徐生者則前以昌穀也然篤而論之前徐氣俊而踈後徐思新而緩譬諸樂或舒以促或繁以殺各以一成備樂其舍諸余與公也深故極著之

魏季朗詩集序

今詩之流遍海內至或病之非也古固興於人俗是爲風風始之蓬蓬而入於莽眇又何所不至哉顧古者性成而今異之則以強力乎強力之謂才才烏得同也今同世者才足擅則眩而矜之惟不若已者悅稍出已則忌故有僭刪者有爲題目者皆生於忌哉詩固情之託也情焉懽忭則於優柔諷喻之旨不其乖與故情流而失也則隘焉者以粗厲勝蕩焉者以闊緩勝盈

劉子威集

卷九

七

隘者以廣肆勝和樂者以寬平勝志溺者以流湏勝猶忿者以廉節勝莊矜者以激直勝哀思者以噍殺勝沉深者以灑鬱勝淺膚者以佻易勝文繁者以誇浮勝簡質者以鄙野勝是烏能得其正哉論者殆無所憑依恣其褒毀刺譏欲擅一代名植黨樹類附一施駕說橫睨天下使噤不敢語惟其所指卽爲顯名厚譽爲摧破决裂一由其口吻謂後世其可欺與夫僭恣者罪也議無實要者亂也魏君固云是在我耳詩者時

風之會而不是辨何能自己也且云爾者奚怪也卽自其胷臆欲逞者其可既乎吾能人置喙與彼自其說行後有作者將求上之無已時豈及吾能止之哉魏君固謙而自信其道予與游甚習每有所當輒爲捐書絕學者幾何時蓋其所謂天解卽所覽涉似不屑然已諳誦無遺家故未有書皆從他所觀雖復專業名其說窮歲訓故有所未通能悉爲條疏故其論詩自雅頌逮西京之質則皆存之建安以下所取舍特

劉子威集

卷九

八

嚴若於時則無所好也以其淹該浩衍故於衆變也備綜繹博盡故於選材也精蓄浸宏深故於發旨也遠涵會切至故於融範也周歛實茂滋故於錯采也密思運利敏故於辟辭也逸情檢能馭故於喜怒也衷性衍廣大故於節奏也舒感暢疎達故於聲氣也調標寓峻潔故於類象也芳樛裁綿邈故於比格也遠興槩英爽故於篇境也朗刻劇纖銳故於緯經也法固其天質超縱非人能所與而時議駭達往往洵睥忤

視雖庸何傷而不述則道不立且嫉者相中欲
安所用之乎余時爲申若言吠者竟不省益崖
崖啞誰虛已推所忌譁樂相屈哉魏子方謂在
我是何快意而足置辭吾且爲刪論者泚顏耳
即魏子方嚮用詩道其行與即用之薦於上用
之達於下音是以和樂而政成厚風化極事變
感暢和氣而天地應復古之質淳雅頌且在下
風可以享宗廟鬼神詩之爲益豈其微哉顧予
與魏子習而意亦殊有格然推論魏子詩固和
劉子威集 卷九 九

正而合蓋深有繫於時彼流風之濫於天下雖
齊吳之異東西音各有分皆偏而有所傷況未
及論者又足言乎哉

方邦望先生平洲集序

余往歲斥居閩閩固山海輿區而多士大夫游
因他所識方先生邦望洵洵長者言不出口而
篤於好學輿輿不息與之居使益企慕若日不
足無厭時睨之不得其際跡之無所留虛之知
其不匿也儼然不可知乎故余在閩且幾三歲

嘗跋涉道里不休領符有所按覆蒙犯障霧出
入獨時時過之談輒累日去猶不自得數使相
謝閩地卑淺蝮蝮皆虫稍綈底不發則蝮育其
中故書尤不能辟蠹鮮藏者公蓋好之甚於書
無不錄聞有未名書雖在遠必購之手所撫無
日夜故得獨完爲多余時就之觀剖析所未通
畧爲疏疑義則懽然謂得瓊寶自云天下以名
聞者多所覩見獨歸重余余烏敢爾第云書所
未有者約他日爲致之余竟無所進以此爲負
劉子威集 卷九 十

耶今已矣追憶平生言於邑何已時始余從洛
役一相聞繼再得訊自後鄉人爲閩吏者以公
息書謝迺聞問驚恒欲序述之又無從詰公遺
事往公嘗言鄉有御史林鉞學與博詞尚僻異
與時闊遠矣余亦稍見其文愛之數性來於中
同時者則求達其人亦綜涉好爲詩時出太康
間語然不若公精味高邈公詩皆近律手自刪
定者纔二百餘篇題曰平洲集喜爲開達暢舒
易入諷詠若其興象所會沉至夷寂不以色澤

藻繪而蔚有其質。故自多矣。素所論究。皆異說。即其研啗。佔摩未始及之。溢言愈衆。則去之若驚。發體流韻。固不虛構。嘗嘿而湛思。予時與並駕游。引杯一再揮。即索食。欲與命篇。則徐之。請有俟。山澤間氣。忽浮濛濛。占草樹。欲不辨色。余方驚而顧。乃大噓更連沃以酒。念之猶若閩海雲氣在目。恍與公共永日。而時已不可追。撫遺篇。映脩景。可勝慨然千載之歎。涕落紙上。蘇蘇夫相與如彼。壯日意盛。縱樂耳。方尋古志義。有所向往。不知哀公老。自頃別已年逾二十。間關世塗。遠隔即如異代。想悵眇眇。發於衷膈。中間遲遲。復不可日月。未知公肯向謂何。所撰述。視往時定益廣。相許竟何時償。而余亦愈困躋。雖感憤欲爲公有所發明。然今爲詩者。體輕薄。專以爲名。而公悶固自喜。即爲美談。推重當世。豈公意乎。特以爲是。豈得湮沒無聞於後。故爲之序而傳。是予之所以爲公者。尚其庶乎。

章大夫詩集序

劉子威集

卷九

七

士以才氣遭擯。落不偶。寧獨咎詩哉。蘭芷以馨。故焚膏以明。故煎然。苟可措之用。雖焚滅奚憾哉。惟士則以庸庸隨世。無所短長。斯取尊顯。坐躋高位。謂醇粹無傷於物。不知卒遇事變。亦將安所用爲。嗟乎。傷哉。苟少樹立不同於俗。輒被排忌。無所容求。一效其尺寸。使志烈得表見於世。然後退服重譴。與膏蘭同盡。亦焉可得乎。此志義之士所以痛忿而嘔心者也。若章道華少負奇氣。激昂不顧世舉進士。拜官廷尉。屬廷尉主詔獄。論上時爲分別。傳以經義。人驚謂章廷尉賢。乃出之。廉察豫章。則又奉法無所縱捨。姦豪家縮不得逞。始浸不當用事者。意久之。乃徙官蒼梧。地惡實用重困之。公顧驅車道險阨。不少避名。愈益起忌者。亦愈益衆。又久之。遷蒞益部。未及上而報罷矣。遂謝病不受謁。益以詩自娛。僕間從之游。每論古貞臣。效節致忠。脩砥名行事。輒扼腕慷慨。悲不_一當以快其意。故其爲詩多憤惋不平。傷已之不過。而不得以其所能。

劉子威集

卷九

七

盡施之當世徬徨瞻顧繫心王室不忘欲安利而康濟之也風論反覆每三致意焉冀年歲之未晏猶可收之末路顧盼俯仰壯氣欲不可抑屬有薦者行且召用矣竟以異時夷徼瘴淫不起悲夫悲夫論公之詩謂深思以蓄旨簡裁以定施莊厲以赴節矯舉以標會上與屈平杜陵相出入序者詳焉余不復載獨其事有概於余心設九原可作吾誰與歸悲夫悲夫

歸大夫集序

劉子威集

卷九

三

夫古之以言垂於世者多以其所措施著為訓故益阜陶伊傳皆以其謨烈傳焉。下至管氏用齊則有牧民山高之篇。及春秋之賢大夫以辭命應對交聘而國家賴之。故曰言之不可已也。如此然非有意乎為文也。若周官漢功令皆居其位者草定以為章程法憲而其文蔚如則張蒼叔孫輩初未嘗以文學名自餘以言論立功名者何算也。亦豈規規然以文為哉。逮後世集言之士始競務脩辭以文勝質然華而不敦或

乃病諸若歸大夫以經術進始為尉氏郡國主法理糾禁而能以經義綠飾既而給事

殿中其所論列匡佐言皆悃悃欵欵益國利時便於政屬撫臣專制於浙肆焉乃抗言狀請罪之有與相連者陰為地得釋復令受憲會稽若將使之甘心焉大夫益峻其節當官而行不少阿清厲之操能移人意竟使甌不敢動然愈非所快又權之遷於滇令絕遠惟恐不便已所為者則隨所至風先被之廉平以厚仁雖徼外感焉無不效以誠夷方積漸易召侮既苦體絕甘重檢攝不相為假同列迺頗懷媚不相中值居恤者久之間有賦詠非祇役於外有所感會則自公優暇託之聲音以宣其紆鬱兼覽采民俗有慨寄焉非無當也余每見大夫慷慨以志業自砥論天下事若何為當急若何為當罷緩確有不可易籌計利害適時宜變通智畧輻輳而不詭於正才固瞻足可以弘濟保乂戡輟蕪穢況今之時則誠遇之矣於以會其度豈徒空文

劉子威集

卷九

古

爲哉且向以之論思規獻今將作而行之則所以效於用者與古之典冊圖烈其容有間乎夫文事之華也事之克從文於何有故謂大夫務之無寧以此效節官下自其書所未載者無不從舉且幸他日得寓觀焉豈惟余實賴之

范太僕論選序

論者詮理而述訓者也自孔子齊魯論名焉後來者人著其說然三代而下道術不同因自爲家說乃詭異變化不相襲述文之奧奇詼恣亦

劉子威集

卷九

主

未可得而窮矣自漢以降既無異道才亦視古不逮有能駕說自用別立樞闥不出一途哉故至近代愈卑亦鮮足觀矣廼太僕猶有所取其選自莊荀以迄於今天道術裂則躋駁未純於文然而氣益競上其人皆強鷙獨立執所見雖偏褻曲議時詭於正顧其精錯堅確究極於詰自名其說以爲是至矣天下不可加矣故不可相通而亦不可得而及後焉者既不能復有所出而深切沉至又非復若往者專屬必以其說

勝而莫之奪矣烏乎敢望古哉太僕以世異變才亦異宜乃古者多怪嚴未易窺人既鮮好之獨近者易曉且不必致力於學即中才以下皆可企及則所選宜莫先焉者而猶間取之古且以爲不可盡棄乎況乎言道術則莫如古論今之事其趨變也日新幾勢移易安得不與之上下古烏能盡之哉故曰持與奪大議者不讓事若謀及國政繫之萬世與夫四方之事懸以利害及經法損益變通其論乃廣論雜舉不可勝

劉子威集

卷九

主

載巨細不同要皆以陳一意明得失故裁其議者以當世爲急不徒文焉爾也則非太僕孰能專之太僕賢者後也其仕也聲烈章聞光於竹素既得謝乃心不忘眷顧斯世其有忠國輔治便計猶拳拳三致志焉故斯篇爲論說著而治安之要術理才性道訓典而見行事豈能外文辭間哉

張敕易說序

夫易數也數生於象者也自昔之傳易者皆自

名其說以爲已至極無加焉爾而說愈繁易之意愈晦則說者之罪哉然自漢以來授受有序自商瞿以傳子庸子弓下至丁寬於易稱祖焉者其間施孟梁丘十三家各有書何盡逸也惟費直本孟喜上下篇僅著梁丘至永嘉之際已亡京氏五鹿氏災異亦惟焦氏以卜存耳他經皆出漢儒所爲曰箋曰解曰固曰微曰傳而易獨無有唐孔穎達徒取王弼所爲說遂以列於學則易何重不幸哉當秦氏燬焉而易存及後儒疏焉而易亡且古也窮經後也誣經古也專經後也竊經則通經之儒尙安望於世也漢之經術已駁而不純使宋人得以拾其緒攻之是固可罪也今復勦說焉而顧病之則謂之何哉張子蓋業博士弟子踰二十年有所見稍取諸家飾之以意其爲說也有三焉異哉吾所聞夫易之教既潔以藐深不可致思黃省曾氏今之覃精者乃云易不當復著說則不幾絕緒也是於易猶沾也夫且易雖聖人代有作必本之古

劉子威集

卷九

七

始故周嘗作易矣猶兼用三代立五占故傳所稱用黃帝及禹者其驗往往著之則聖人不專用已也至漢而歸藏亡若其繇兆則占者亦各自其意爲說耶則何於決析毫髮不失也其配以支干五行幾如近代筮者則鄭玄之註豫之二云已爲火土有火者石石火之性烈以急其豫也靜愨而端審石不易也火不需也寧終日就也又動而始出日而不全陰體也註困九二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厨爲困於酒食者采地薄也二與日爲體離爲火火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爲赤紱是也梁陳時王鄭並立學高齊獨有鄭書逮隋而鄭學浸微鄭且不存則安復古哉余每見他所論易或主變象或主貞晦之辭皆不知何所載并兆辭百有二十或雜出焉帝乙箕子以人事當之載鬼登天旣鬼神之矣有以卦氣終始配之曆運則易通卦驗著之與夫推步乾曜鑿度明堂河圖五神之遯興日辰所建有所馮

劉子威集

卷九

七

依而灾祥應之其與微雖日說以眇論終不能窮也弼與宴皆崇虛其得失乃不可知今宴亡而弼存又續以康伯且弼頗以詆訾鄭其爲說也簡質不復及遠近理而辨通僅類訓詁而已鄭義既隱則王之是非復安從詰唐孔氏亦始學者也今張子乃能爲說余願從之學顧謂余嘗以誦通試請題其端余又安知易也而能爲上下其論哉

劉子威集卷之十

長洲劉鳳子威撰

序

送莫逢之淮陽序

士伏軾不下遑遑四方自古然哉雖所挾異能所持異說至欲用其所未盡則未有不同矣必得蘊藉懷謀積長揆勢畧長之摩事分長之明因用長之行筭御長之法琢飾長之解閉結長之察發幾長之決計畫長之詭緒端蠡起長鑿穴於左右長逢意定勝長定方於得事者長定可否於投間長定交容媚長微辨定利害長定去就須臾長虛實之變定長猜貳疑間定長驩愛素定長肝膽無所吝長此季子所謂以此行說而有不能出其金帛爵賞者哉故動於杪微幾常新而不竭裁於無有刃常利不劇驚之若渴故善因敗爲功猝至若驚故驍旅而能閒於戚言若不得已故能中其所諱忌又能得其所甚欲視聽於無形故有來必先知之故迎其未

及而遲之則愕不知所慮經其不意而乘之則
追不知所以備投其不知而掩之則悅不知所
測量章信節而示之則樂任而不疑開械守而
要之則吐心而不惑舉弋說而廩之則恐懼患
不至焉是以時揖貴勢而氣不懾也抗手交臂
而遊不逆也扼腕聚唇而議必當也奉器幣以
從而情必得也不遠道里而質必通也構之重
捐而見恐後也主約為講而得其柄也是則士
之所為遊而得意於天下也今莫生方困窮於
途闕於所遇僣蹇不知所之與季子出走易水
之上親信背而去之其無聊殆何以異然莫生
之所以遊者有一於前所云者乎未也夫今之
時則非往者易動搖也其勢之難既倍則所挾
操者即十之猶未見其過也且揣稱於不見其
隙者而欲因之有所合量交於未同而欲其恤
吾私無所愛無所於中之而欲求必與也謀內
誑於已而欲與出途者爭捷也不能見所長而
欲使當路者折行也此則昔之所謂難而悽悽

劉子威集

卷十

三

旅人守事窮巷十說而不一遇者何怪也淮左
同多勁氣楚人勦輕然節俠好行義即又賢於
他所者生能慎修六術審見九言精習十變善
飾五稱謹施三智先明所詣不失所擇轉移若
化攻至堅於瑕釁藏拙巧無輕角試收天下之
遺責攬天下之豪傑為當世所推轂拱稽先路
而避席擁帚無寧使人謂生善遊而謂生遊道
實有缺

送英浮屠之五臺序

劉子威集

卷十

三

浮屠氏法本以清淨為宗且不獨已然將惠慈
萬生以利益無窮故重於行衛自昔史記以獎
導誘化為功德凡為浮屠者不得闕已自高拒
違來者是以竺騰遠自彼土流化此域誠欲普
被周施咸愛不能一夫忍也此其道固然哉英
師往為法嘗徧禮四方名德謁請繼踵不息如
此者數年矣始有得乃不下法席者又數年遂
以道顯人蓋戶事而家祝之竊竊然恐得當之
後所居招提久圯墊長者居士以英故輸貲貨

相慕構果基兆載闢胥宇隆煥視彼所稱驚宮
鹿苑相埒然英以使人無保已孰與使已因以
保諸有悉證以道哉故猶勤開勵不憚攝受爲
自以向所歷且徧獨五臺爲文殊現化地未一
至何以宣說所由能盡持無漏不放失也將揭
負遊焉余聞其夬往也廼心壯之夫名山川者
必發靈異故嶽瀆數鎮聖王皆祀焉以神所依
憑氣之所鐘毓也又上表分野而奠於其方爲
之宗也五臺爲古上郡當中原脊其地峻高故

劉子藏集

卷十

四

曰雲中是宜秀而爲精光見怪物浮屠氏居之
者盛他所久矣英既寤寐遇之法所謂陰聲去
不俟求者猶涉厲江海出亭障外緣邊郡抵其
麓躋險若夷仰踐宵探非爲法果勇何能然哉
余既慕樂偉異之觀每聞形勝曠悠與奇未嘗
不神注意越獨滯留若此有能奮飛從英攀歷
與且道由之乎茲遊也自吳越之冀遠哉遙遙
即日進一舍猶可期至使坐待焉雖近在舉目
且不能入其庭窺其人固知英之求進此道力

於之冀之程故其視蒙阮險阨安於衛莊穿蹠
痕蹈易於踵武雖五竺懸渡沙磧鬼壤將不異
難矧蔚代間直發軔耳異日者余嘗入晉之界
背五行之山望恒碣若可橋足躡其顛顧不至
而復山川者能爲文章助是尤操觚者所藉以
發雄釐環傑矯絕者故因英之行告之以此使
得之巖巖窮阻奇極峭陟者歸語余悉施之文
焉可也

送魏季朗序

劉子藏集

卷十

五

今代之能文章者稱李獻吉輩其人也非李遂
足擅一代名始爲文綠習卑下且我
國家以武定功一二文臣辭不勝理百餘年來
李始創開之相繼作者皆李力也然李之文韓
愈氏哉自後毘陵晉江之流稍重於時則宋之
遺乎有吳自迪功始爲六代江夏復恢之則其
靡於今者是矣濟南作則視獻吉又變而之古
一時諸君相與應之自謂左氏太史復出矣然
議者謂傷於襲哉其所鑄詞必範之古是矣然

途轍尺寸一將循其故步。是猶且不可。而況抵掌談說若優笑之爲乎。予觀近者文不越三家。而于鱗盛矣。魏君天賦尤絕。淹覽該備。其所解上無古始。下掩來者。綜辭詭異。操裁叔變。不可以有方。而不可以無方。循有冥營。有遺往來。不代而不可以知。是可謂古之自出而不出之矣。予往則狎之。然相樂甚也。而未嘗以相銜也。昔于鱗有云。予才視獻吉。而季朗才視予。斯言過矣。予於魏君博洽。不愧之。而精覈愧之。予也畧。

劉子威集

卷十

六

而魏也許。則安能望季朗哉。且每有會於中。予倡之。魏君和之。魏君始之。予卒之。往代之以嗜。好游趨。接捷毘。迂邀逐。快適有如予二人者乎。夫且相與順比於時。則雖終日談而炙輶之辯。與蹇諤有以異乎。而魏君之喙且三尺矣。蹶之所以無蹇者。以不離於始也。談之所以無虛者。以夜之者也。故辯者無辟閉之緒。則無以藉。察者無匿藏之端。則無以藉。惟者無離析之思。則無以藉。予與魏君遊十五年。又復三矣。三年間。

魏君之淮之白下。未嘗一日寧居。則予嘗輒然以思。夫專閼之情。振矜。踰越之情。奮節。慘悴之情。厲激。憶傷之情。槁枯。凌遽之情。隘促。離遜之情。蕩浮。游放之情。廣肆。利榮之情。溢盈。進往之情。銳上。故刃不發。則芒鋏澁。而劇於匣。驥不騁。則筋蹇急。而弊於櫪。少壯者不馳。則痿厥而傷於血氣。士無千里之行。則業不勸。賈無廢居之事。則利不比。使魏君終歲不游。則千載其可俟哉。古之賢豪。不已於行者多矣。未有不出戶而

劉子威集

卷十

七

無廢功者。使所畜不因。是感忿奮發有所於藉之者。則墨墨之化。婦人孺兒之事也。丈夫所以相期者。即夷貊異地。曠時易世。有如一。可以刳中相示也。而忍對面接席。比肩交臂。不相離哉。昔漢文帝云。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豈非闊絕意有所獨詣。雖自賢之行。在貴勢。有不忘者。矧予與魏君共砥。豈爲曩昵踈數間乎。故遷感者情之變移。而盡類也。睽殊者跡之去來。而極思也。魏君之文。無亦因之激。而益奇。宕而不制。

遠而不可即兼納山嶽川瀆之氣而備象變情物之故已乎。今且贏糧爲冀北游夫。

天都者天下之所走集其爲麗繁浩穰廣庶輳溢憑氣怙才以文名者不可勝舉矣。燕士尤烈亮好爲名自其性然今。

明主在上賢公卿大夫相與涵育蘊積於皞熙淳曜之化文日以宣融敦作明盛豈特如予所知三家者已乎。予不覲都人士亦十五年其風之流被海內者予因得知之則郁郁哉文之盛。劉子威集 卷十 八

有如今日乎。予願有以藉所以擅當時傳後世者獨文焉爾乎。

送蔡兵備提學山西序

趙國蔡公之爲吳郡也以俗之靡苦身焦慮董率治之先之以儉用敦厲教化之意食不適口服無華飾躬自抑損有踰布衣韋帶之士化遂用孚洽景駭雷動又羣俊秀而督教之惇懿理性之興抑其浮誇於辭申命鄉遂之老羣子弟而讀法訓諭誘導之俗益用不變初猶有不即

若自麗於辟者已率爭自改奮潔厲當是時刑幾錯不用未一考公遽請告去。民吏失所恃奔走道路喁喁然冀公復臨可二歲所大化更新有所易置拔擢公廼復起視郡又值歲且滿當遷代民愈恐公不爲留事聞當路遂陟以憲秩仍奉。

璽書詰兵戎捍衛境內公才文武爲憲又民既習於教選士簡服虎校騰縱士氣視昔不啻數倍故偃戈罷壘而威畧已震懷海外又不一歲而提學山西之。劉子威集 卷十 九

命下矣。夫民之孺子慕方如彼其深而上之欲進用公又如此其亟神矣哉公之誠信孚於上下其嘿有以感之不可致思矣。且今命於秩不加崇於地則漸以近於京邑於任則昔兼綜而今專矣。武衛文教事殊而功並三晉古冠帶之國有虞氏之所式化也其風氣剛勁士多慷慨卓犖以節俠敢摯自意固與江以南異俗且被邊暇則治禮義急則拈弓而馳忠

於事上。自其天性然也。地又鹵薄民淳儉而儻。
公雖被

命專於育才。然余聞山以四素無畜聚。歲不穰
則民之困苦有不勝言。虜即遠去。無論若有事
薄伐征需尤不堪。其在公經國之慮。是獨無所
重者乎。夫民之可教者莫如士。士固當專以詩
書禮樂陶染薰習之。然豫養以待異時者用。則
凡興不世之功。建海內之治者。無不於是焉取。
豈徒以辭藝小道爲哉。今士於其鄉少長焉而

劉子威集

卷十

十

不知爲之計。則何望其能施之於他所也。故必
有以贍其私。無却顧之患。則於業得肆其力而
無所遷。必先練於事。辨於官師之材。則學可以
致用。不爲無益於時。故知公之教。必有所先後
於此矣。在晉之昔。固嘗以霸。豈不富強而能之
先。卻隨武之遺烈。其簡材進賢。章有能也。是猶
可酌故憲而濟今之盛乎。且實材武之所產也。
汾澮之上。故洛之墟。必有感激出於常度之外。
者是又當不以庸衆遇之。所以裁融變化。獎成

其氣。必有其道而不拘以尺寸。若夫課校誦習。
時閱視而次第之。此有司之守也。公但循而弗
失焉。斯可矣。至作新奮起於道德仁義。出而效
於用人。指而目之曰。此我蔡公所教士也。則豈
徒文學法理之長已哉。故於公之行。既重爲東
人恤。又深爲西人慶也。

送吳縣高使君入朝序

劉子威集

卷十

十

公始以進士升於朝。拜官令吳邑。夫吳實一都
會也。包具區之數。莫以名山川四方所輻輳。人
民衆而雜處。輕心易動。搖益玩巧而事末。且徭
賦繁天下。故爲吳邑者。不輕畀也。公既以才慎
簡而來。人吏已凜凜畏懼。即素宦此者。亦竊在
下風。願有間承公異政。蓋預神明望之。俟以禮
俗法。則田役刑賞。馭民治者。謂有出於一日之
外矣。即古單父中牟之譽。奚啻過哉。公曰。是在
我乎。且治何嘗之與。有故有盛氣。擊斷刻廉。爲
威。御下如束濕。民握手相戒。何忤睚之敢蓄而
流辟爲。此誠能深督窮治。聲爲道不拾遺。快意

矣。然此必其民羯羗疾悍。大豪爲姦。中豪連類。憑恃。是以用嚴切健武。一切之法勝之。今吳皆無之。可以誠長者治也。凡上奉郡大夫之政。敦厚以微辨。中丞臺諸御史臺漕臬使者廉察其間。有善必聞。苟不如令。輒詰責不少假。且民皆習餘教。率柔靡而怯懦。又未有竊發敢公剽掠。佯怒。可以少試。枝繁脉轉。嬰吾刃爲也。稍侵則法逮之。薄與懲。寬則直置之耳。何至用文無害。巧請以動威其民。召成信等與從事。多行論極。

劉子威集

卷十

主

止詐拘姦之道。急以取名乎。且二邑相接。一彼一此。少見德則心鹽。焉歸之如流水而戴之如父母。易於播敷。捷若影響。其有如吳之乎者乎。三讓之餘。風固在。即撫之太勤。憂之太過。民亦刻肌骨。銜德厚。願履肝膽。爭一旦之命。趨上之事。效誠節。式禮化。長厚成性。視公家之務。有不恤其私而蚤暮焉。惟無以當上之爲慊。此豈有所慕而爲之哉。無亦惟公率之以身。用綏靖乎。又保持之煦燠。以仁溫臨照。以明惠固孺子。

畜而不忍虐用焉。驕逸則操捶從之。而終不敢犯者。慈母之愛洽而教兼之矣。其曰未有知而虞陷於辟。則制令之布存乎。且審知民之好惡。爲之違害就利。去所憎而與之全安。雖冥愚且格。況彼嘒嘒者。咸自漸漬。大化有日。故澤之沛流。昌彼甚遐。以顯昭者。非公之欲示以煦嫗也。民之相樂。自致豈有愛而不盡哉。況

劉子威集

卷十

主

以二奉上。自非少茶其顧育以繁阜之。則何以取給。而能繕完鳩葺。無乏於徵發。且先期畢入。以供不時之調。惟我羸賦之從。尚首天下郡國。而以考成於歲會哉。故不宿令而無淹時之役。漕挽之卒釋負而嘆。何他時所無而今茲若是易與。則雖謂公爲神明之政。無不可者矣。公初未嘗好異。有所變法易置。矯誣其跡。以造飾于譽上下也。循俗錯治。而其中陰有所消伏。亂萌整齊於放失。功施於無有。而教行乎不知。日不

足而歲有餘譽赫赫在民間有踰其始望公且入而藉手以復於

天子曰幸承

明命領大邑惟是衆和歲稔疵類不作嘉穀靈應卓犖方內洋溢乎海邦臣奉職無狀式以天子神聖寵靈之臣何以及此殿庭聞公對皆相顧動色諸上計吏盡相與推讓書考最自謂無能逮者雖公亦自幸治理輒心開成效如此榮觀顯稱疇庸於百爾君子豈賴寵哉我寔受

劉子威集

卷十

函

送張府君將漕序

國家居西北轉漕天下其給軍國則衛卒主焉若供大官奉

宗廟及百官有司則我郡邑長吏歲奔走之今我張府君直當行諸君子相與祖之有眷眷不

能釋者夫度

上事奉土宜春秋貢獻於王府明賦入之等節承時敘則我於四國有分職焉而又土壤之則當其上上故百需皆是焉取給以民力之未紓時則有不如期者乃張府君至以冬即兼視邑之政所以隱親乎惠之者無不至焉民懼以奉上故不洽時而征調畢入遂將漕行矣以府君之重勤也人有懷戀愴離感恩瞻望之私焉則相與結之中心而又以其愛慕式歌以謠矣予

劉子威集

卷十

五

惟府君繫時之望其爲吾郡也雖以舊都馮翊之重暫假焉者茲行也庸且入備法從奉侍中之列從容石渠金馬著作爲一代典式是豈州郡能淹跡久哉今文明之盛賢公輔明於知人而急於推賢

聖主在上虛以聽納凡所簡汰爲一時傾耳屬目則府君之烈是所素及席懸待朝夕需之矣而會以漕事往夫漕非不重也案盛享食之舉實備我百禮而奉君子且土毛之入又下國所

以輸效而竭之者是固所急焉而乃以府君將之古之勞率也恤其征行之不遑而重以簡書之命今轉負海之粟循江淮河濟舫船餘皇吳榜相連而上擊汰中流人致其力則重之隨也視他所將獨先集於廩固惟府君之功是賴而司會且以績最上矣若其驅之之輕也輸之之易也役夫之謳也捷而便人也則惟規置之餘而經國之猷是其少見一二哉故當計功伐疇勲勩甄誠效獎勤事申禮命於府君而重以文

劉子威集

卷十

主

采著見則寵之及也是又不暇為股肱郡謀者夫今之文章遠出周秦漢間是精氣之作放越宇內篤生才哲其英華之朗而不渝乎庸乃惟沉質渾雄為一變前之佻浮以靡焉者則風之趨上有以始之矣乃府君起自南服於書無不載而經術之邃則馬鄭為固陋至他所該涉尤兼舉之故發為文時以為深厚有典誥之遺是不施之

廟朝使中外相應以藻飾焜煌貴於隆治則安

所置之乎夫文之施雖惟所措而可者故為郡邑而以文法教導有所興發延文學議徵故實極論之所以取其衷書田土辨數壤鳩度規籍脩其賦甲若今之役何者不即敘也昔有厭承明薄侍從出為郡至勤壘書勞問今具對乃請奉計上今我府君颺歷內外因漕入即留侍中亦何異在吾郡哉故以行役軫思者民吏之請也以漕挽利吳者府君之仁也司徒下記有所徵拜者尚賢之意也上輒報聞待以不次之位

劉子威集

卷十

主

者遇會之隆也異時者國有大計問膠西儒者今以古義格今之事則聞有為東南深慮述禹貢之敘九州周官之頒九土明制貢制賦之則視古不啻輕者則猶將漕之餘議乎且余往奉諸史言大農恒患用訕者無亦修干羽之化重以文德綏四國即好賢如今日而何有於阜庶為也

送元美太僕序

記云以文命者期十之世瘠璣得常今我

國家光烈丕嗣式顯昭之越於今。放唐之文其在茲乎。庸乃以伯冏之命。命元美者尚亦以乃祖父世篤之有成。勞於王室。厥惟載於功宗。爾能嗣脩惟敬。恭之以用無忘前之勤。是以先命之四嶽之任。曰四方之事。茲惟宣敘。茲予底於緒。則既能纘服紹啓我土宇。用廣顯德以惇明。攝固之。若晉楚之郊。而有章采服物。令典之用。則惟夫子踐位而迪。以無愆於常彞。顧日靖成。我封畧播敷於外。弼成罔弗既。是其能忘翼亮。

劉子威集

卷十

六

寅畏。正於左右前後哉。故茲簡也。豈舊勲是爲。抑以僕臣正后亦克正。今

天子新服命。尚賴百爾有位君子。匡佐不怠。以旦夕交戒。繩之義憲而達之正辟。非無自入也。故侍御僕從必慎簡其人。而太僕其長乎。其在周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侍朝而正位。退亦從之。與王之出則自左馭也。其爲親臣可知矣。故冏之命書獨著之。若今之建官則視司牧也。其職少異哉。然入踐九卿國之大政實預。

劉子威集

卷十

九

聞之則惟所以致忠於上。寧有間乎。且夫子之舉也。以文德興在位。夫文平成天地。緯象日月。通理萬物。而軌儀羣動者也。故所以經國緯化。建之彝道。而奉之訓辭。舍文其曷以哉。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而能以其欲從焉者蔑之。聞矣。故謀議於內外。以誦大事。則曰謨明弼諧者。文之業也。沃啓於一二。以贊祗德。則曰乃言惟服者。文之教也。定我基命。以作股肱。耳目則曰亮章天工者。文之象也。疇忝上下能道天人之故。載之典圖法象。而曰監於成憲者。文之功也。誦言惟昔。作誨誓御。以愍寔於耳。而曰多聞於典學者。文之華也。若文告之加於四國。誓命之用於正衆。多才藝之事鬼神。史之能辨名百物。以周知山川夷精之氣。宗之守九儀五禮六樂。胥之守度數聲律。是皆文之散於一節者也。我國家文命之昭。受二百餘年矣。其所浸潭衍溢。沉蓄蘊育。誕發於今。故光象之顯昭。休勳之無外。而覆被之咸若。所謂太平嘉瑞圖書之出於

是並作故坤靈圖云法地之瑞與鳳皇啣丹書者是其時乎且周之盛也亦十五王而制作始備今固嘗興禮建學儲精垂思表章風厲詳延博納敷求之矣而太僕之命君子悅新舉也謂是將興禮樂哉不然以彼其才而涉揚於外已久何至於今而始庸之且問之書實云以汝作大正正於羣吏其無以非人備官耳目迪上以非典雖今之職司庸異而意者其有在乎不獨以匡乘馬之政溷子爲也且君子之命才其何

劉子威集

卷十

主

異命馬乎而謂非所及乎政哉故材之若卹若佚若滅若沒者天下馬也直中繩曲中句方圓中規矩者國馬也探前距後蹄間三尋者戎馬也四尺之軻終日馳騁而不弊需力已竭猶能一取焉者田馬也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蹇不可勒登者驚馬也是以太僕所守雖爲馬設而政之寄則於此選材焉必以夫俊雄沉驚擾馴此亦士之千里者若夫雖泛駕而佚材焉足騁者是亦並畜之至凡馬且不一顧而況異棧剪鬣

飾之乎故文馬千駟是今之才盛也而朽索在馭其尚不忘交儆乎位則虞臣之箴乎不然何文命四訖而猶遑遑市駿爲也

送長洲陳侯入覲序

晉安陳公爲長洲者垂二載邑以平乂民用康以治行卓異聞撫監若漕泉諸使者郡大夫以下無不才公檄書相勞踵至值天之初元公當上計

闕下惟

劉子威集

卷十

主

新受命郡國都邑侯甸藩屏之重牧守之良下逮蠻夷卉服之長輿地所窮無不畢集於以上功簿計府課治勸短長輸正要司會算賦贏縮獻秩敘司書比分職宰士陳典法糾禁以考師田閱里籍憲令軌儀百職事吏皆以所主爰書正之監司守牧縣道即裒然爲之首者度有能出長洲者乎長洲雖名邑其實過於郡即戶口多號雄劇者數邑不能敵長洲一也其難爲豈獨今哉況重以

國用詘治財賦尤急而能以計書上最故時驚謂公之政神明殆非常慮所及者夫惟邑不以劇易小大惟得其理要之與治求以安之則易勝之則難。占廉善吏以功名著豈徒以武健嚴斷取愉快哉。少卿次公所謂善者不過持法平罷逐捕母得問寬以與民而已。吳俗故輕心睚眦疾怨不憚重購指導為姦蔓延株連始則造辭危變以侮文欺之不得則竄逸不受逮主驍點者肆飛語恐持令廢格終不能論報又不得劉子威集 卷十 三

倚負勢乘氣凌部吏游徼不為用者飛刃在其頸薄暮塵起斷道往部使者嘗命脅守一二俾相收司連坐欲窮其穴空之遂跳梁出不意纂取幸不中然錯愕無所措手矣。雖夷滅之其習俗故在。沉悍之性何街間各有俠少熾盛也。斫額面吏寢處其間矣。借交為難。即魚肉之豈願有間。至於貿私鬪潰若風雨。公扞法網閱有司初亦惟以爾為不足勤名捕無所得語曰罷士無伍孰使至於此哉。公佯不問而陰察所以散求其黨論治者不十一而十九遁出他境觀俟莫能測脅息不敢動矣。故時徭軌之籍如弗勝民亦遁其入稽之無所於稽也。懸逋積數十年未有能問者。即一勾較簿書盈棟焉。且多其門戶不可案法式而一二如令為也。國準之衡何期之與有。而又能勸民先就唐廢其私惟公之急者公操而效之奄忽如神。雖親近吏不得預知行軌數緩急皆成於手。民爭輸若不逮夕非有所不得已而相慕以穀籍委羨為務此豈號

今浚嚴能使之也。壤守之賦視昏而畢。將漕者
愕以他歲且未即路而已。登司徒假贍歲之溢。
爲之有道。亦政和而氣克。作宇內迄無有怨咨。
農盡其力。比豐穰焉。獲乃過當。粟流而入四境。
者不之遇。又豈他時能有哉。民之獲蘇緊公是
賴。往雖疾耕力歸於上。雖勤微織功歸於府。今
猶之供也。而俗以益靖。得以其私庇焉。制地之
量貴於往者而地重。地重而民安業。今之所發
猶置表焉。表高而高。表下而下。非調泄於中得
其權而曷能以其俗升降哉。輕離其所者益復
貲壤而有益藏固。

劉子威集

卷十

孟

國家大化熙新。昇我耿烈。洪惟縣道佐宣。良吏
之治。不矜眩才智。繁其覽聽。不銛購深索。靡爛
窮治。不收掩無所分別。以次納桓東一快爲不
於法有所紛更。而裁與民時有縱舍。俗之趨不
求勝之。而因以便利化其剽扞樂禍不軌。故政
成而上下無所傷。彼以酷烈爲聲威。嚴治辨名
者。環望自失。謂長洲之治非有異也。何勳最天

下如此。則余謂邑之父老。惟我公之德不可忘。
亦鄉閭相教導。承德意易化也。於是相與歌采
菽之首章而送之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馬。且日冀公之復勞我也。惟公于
役。尚亦不忘安利圖哉。

壽吳邑郝侯母夫人序

昔詩人詠周之德。皆推本於內教之備。以爲化
之所由興。未有不始於是焉者。故生民之什所
爲作乎。若我吳固太伯之餘俗也。自昔爲政者

劉子威集

卷十

十五

多君子而燕郝公以顯德厚仁來蒞。且二暮其
澤浸漬。厭繹漸洽於四境。流於旁邑。靡靡嚮風。
所被博哉。民蓋歌舞之以爲吾所以俯仰胥保。
優游無虞。順育稱遂者。咸誰之力乎。翳我公是
賴。以克有此阜繁庶殷康哉之治。無疆惟休。茲
亦惟公奉太夫人之禮範。以度之軌儀於民朝。
夕所最一二之典。無非道前志以從微而昭靖。
而不犯故其所格孚於上下而承天地神祇之
祐綏我下邑。豈惟感暢休和之氣形四方之風。

逃蕩以弘仁之沛敷而不湫溢底滯以有所壅
闕不究也夫德之衍溢濡入固有錫羨詒祉引
年不替昭茲之慶覃延於千百億者是幾有以
動之而有命自天膺受多福卽南山有臺之詩
所云萬壽無期固亦以民之父母樂其德音胥
願之然乎且醇一厚凝之命無亦惟所熙亮亶
靖順成不怠故齊齊皇皇篤畀乃躬不能釋卽
吳之在今日所謂浩穰而四方之所資無日夜
流之非厚培其源何以允茲給贍自公之發政
若書所記撫之以惠和之以均娛之以樂慎之
以禮教之以程動之以事震之以威蓋皆有焉
政維今法維古所謂三穆七信忠敬之祇以養
物豐民人也故歲屢成年民咸獲靡饒無有少
多賦惟均一視他時征繕若不及則今何暇裕
如之哉此雖其立制有經既克和服使衆咸宜
而能致年穀順登輔殖之遂其土實非有相之
道默有所召不及此傳云帥象天之功者報之
以豐福則公之所以事母夫人者顯命錫自天

狄禕斯煌章并有與莫非嘉績克厭皇矣胙之
方春之首崇爵於庭冕而進饋介以眉壽邑人
罔不欣相所以時之豫和宣之鍾石諧之宮徵
應春之融因公致之固以慈惠之逮我既父母
之雖欲竭焉何以藉哉昔士文伯之母云吾能
老而已然所言地德民事糾虔潔奉之典魯之
君臣至秉焉以修於國其爲教垂之百世今我
下邑載如天之福奉受勗之績功服壽考以
寧之休祉請敬書之冊以寵光我後之人無斁

劉子威集卷之十一

長洲劉鳳子威撰

序

送郡侯吳使君入朝序

江以南之郡蘇爲大自昔論治也視蘇爲急故治蘇者難其才必慎稽以敦命之即不暇徵遠自嘉隆間爲蘇者可指數哉皆以賢才選擇而來治效聲蹟遠出他郡上然至吳使君之烈其何以尚之哉夫治與時上下往天下之綱嘗寬

劉子威集

卷十一

一

矣蘇負海郡沃野而饒五粟之田廣衍四斥水泔最而稽留渠於有穰故驕逸之所由生與後縱之習無亦惟是寬政之所休養俗既富厚則其時有放恣踰僭勢然乎既患其不均則用文法相監司一切窮竟作諸科條至纖備令民無得自由一以吏爲法置伯格長動靜必聞下至飲食衣服與爲節度敦儉忍嗜欲從限制不則使相告言坐之又隸子弟讀法訓諭閭里雜業皆若身至其家教之知所觀擇焉其勤精務治

勞心焦思十飾其法蓋朝不遑朝夕不遑夕而憂其民惟恐不出於愿慙忠信猶染故習爲也雖刑名比詳法令稍密教化之意則懇懇寓諸文案管訊問哉然民遁其情而有鄙心即暴子弟無賴少年跳驅匿矣而未喻所以故辟睨有司而患無以逞其志於一朝尚將使爲敦行躬有之無以異於古之成俗乎則強之弗勝亦何幾之與有及吳使君臨之則曰是法也夫既已備之矣復何取而紛更之爲夫循法而治者是從政之經而求靖於民也非所以求罪而深索之也因俗而教者便事之本慮徑而易見不待錯質而更論也且今與古異宜風與俗易苟無繫於變緹冠秋縫固大吳之國哉語云摩之若痛暱之若衷吾寧使四境之內喜好謠俗被服居處奉生送往無不得也而又今工賈末業繼至輻輳其溢也穀粟絲縷流入他所衣履天下無不足焉是亦惟綏之以靜撫柔其泮渙漸靡之深其澤何至未洽於信誠介倪於始遽望

劉子威集

卷十一

二

服習安吾教也。若猶是恣睢扞法網。姦滑橫民間。縛束之。三尺固在手。自爲奏上之報。當不逾夕下。史猶不及知。亭疑法分別其原。必引經義文飾陳。所以輕重。無害吏錯愕。不知所出。曰。狐鼠何足以治爲。若今日擊一豪族。明日收一賓客。昆弟。又柰何。卒令此曹子不患有司也。夫稂莠者。時有之。簡修其政器。以涉揚其艾。作田良苗。得無蕪穢而已。無亦并侵傷之。不惟其類而疾之已甚乎。則合耦於耨。生殖之幾何。而霜露

劉子康集

卷十一

三

且交下。亦何賴於縣官爲。從政者豈有不得已焉。而爲此如茶之令也。故使君之來再葺。未嘗見其有所議於法。特務時而寄政焉。用力少而成功多。與其羣百吏而習憲於前。譙里尉游宗以申命於什伍。審吏嗇夫而藉一二布之繁。其文辭無所漸浥濡之。徒上下相設蚤晏之時。謂已布憲無虧令。語以能率勵由禮俗。則未如之何也已。今能使人盡其力。勸其業。而樂其事。九府之輸不畢期而集。成厚化。不知所由然。果乎

如放於春。淖乎如在於海。風乎如泳於澤。他日者方集衆檢式。責讓畔異路。及舉孝與廉。雜問得失。而此皆篤敘於自然。無虛飾事觀聽。外爲若狀而中背者。且民既荷戴之矣。即興行醇厚。惟上之視寧辱鞭箠使也。古以惠得民。不忍欺者。不知效孰與比乎。

嗣天子新服命。元日大朝會。以六計弊百職事。則吳使君治行爲天下第一。獨書上最。自餘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羣臣皆心服其能。首賜爵

劉子康集

卷十一

四

疇庸。天子且臨軒問何以治蘇。而功烈如此也。使君雖不敢有所陳對。謝以奉

上之德。然有不可讓者。安用稱長者之言。不盡其意有所規獻也。補治益主忠國之計。一舉而悉心焉。蒙嘉納有所施惠天下。固社稷功哉。恐股肱郡暫勞。且庸釋翼輔而久於外。獨如吳吏民之日引領而望何。

送凌司馬之南都序

古者建國必固相維之勢。以爲盤石據。若我

國家肇起於東南而誕造於西北故設都於燕以正南面之位然金陵爲豐鄣之舊王跡之始基也控帶江淮而負滄海天下要害重地故置百司與北都等而司馬實握樞務視他所守爲尤重乃凌中丞以豫章節遷蒞焉是尚亦厯南顧慮極所選哉夫統治之任繫時安危

國家承平久文事日盛懸衡之勢必有分則武其不漸輕與故爲時碩計者多願崇之而斯簡也則舉功之與尚賢寔爲羣望所矚允哉其能

劉子威集

卷十一

五

諧乎蓋自公往所蒞即董率士大夫與共效行陣蹟用屢彰遂進監撫江漢則綏懷柔緝以寓震疊威命又寧戎夷使無滔心楚之東西皆式克靖之則公之能用典以謐和遠邇所以率方國衛江服而拱揖懾陵神都得奠枕焉者繫公是賴今其以右司馬撫師詰禁佐九法糾迪邪慝固謂是安足爲乎然稽之往所記則訓齊於初服也易整齊於弛怠也難今南師之驕且不可訓誨命之止而不止進而不進者非一日矣

幸熙造隆赫綏祐無虞即一夫紐焉適不足患耳欲大蒐卒乘引繩排根有所簡汰勢將能乎

特煦嫗拊之需之洪惠且上下相牽掣控制彈壓萬無失慮以此憑恃若蓄驕子憐而鞠字之尚安所議法乎且古謂奮擊不足以當節制矧羸弱既無所汰之而習安焉雖驍縱亦獷不可使驟以法施之必且震動而持之者又旁睨焉張弛不得獨運一有所出恐指拾之不暇而又何以冀能有益哉夫竭脂髓以養之一有不足

劉子威集

卷十一

六

則謀而起故虞之常不忘戒則我二三老豈能無朝夕圖然積漸之勢亦除之以漸而已胡得快一時不重慮設施以序哉夫自什伍之長以逮卒旅之帥稍訾相而辨之而又今之以齊於所率羣吏聽誓漸申以弊旗之罰是庶其不駭起乎於拳勇有股肱之力秀於衆者辨而書之教以禮義奪其悍戾之性躬率以聽是其可以備肘掖之使乎且世胄子以貳勲之故所以優之者至矣彼其心豈不願忠於國特材武焉得

盡長未嘗親事有所肄習而以之膺心膂參預大計是不在所以彌縫弼濟共翊之乎夫規之而眡其圓萬之而眡其匡即才雖良猶賴有以成之況期以底濟而庸不竭哉則往所以興者皆此屬也有以作之奮於義有以制之使齊於法則勢可以凌天震地蕩夷河嶽

國家所以並建二都遠控遙帶規慮萬世其有不出於此乎凌司馬素篤密始受命也已熟計所以消息運動有成謀焉鬼神與幾矣此其爲劉子威集 卷十 七
靜以俟所自至豈若彼夕而飲冰者與余再見司馬觀其意度越遠慨然以勲業任知
國家爲社稷計有人矣哉

送宋中丞移鎮句臺序

國家並建二京臨制四海而以重臣監撫畿內應古周召分陝之寄若南服控扼要害示天下以形勢跨引江淮重險揭負滄海而北向中原故保釐之任視他所不啻十倍之重天邑也往建臺即於都內以爲諸郡襟喉所既而海波稍

動則移臺駐吳夫吳誠奧區然偏於阻水利用舟楫即他欲有所應接不能機駭嚮赴若從天而下故近已有分駐議春秋往來二臺又以其暇省巡風俗遍於屬邑我宋公自今歲秋被命來蒞以昔之嘗爲邑也恩在民故聞公至望之如慈母焉未及下車即罷所不急施澤與民與可以寬惠加之造育以畜功用者無不至化翕然孚既而卽爲西畧而又爲東人之望也復爲東畧迨旋也則又行部宣歙備威儀道上未遑

劉子威集 卷十 八
寧居因相度道里遠近四方所出六通之衢易於期集莫句曲若矣且在都圻不百里而近又皇跡所始也其勢若洛邑之與王城王城倚之洛邑角之何者不克遂謀移臺於句上之朝下公卿議以公所規圖繫治安長久慮其於經帶控引聯絡輻輳計無便於此詢謀允諧乃命公往鎮撫之其以時出察吏治親燠休加惠則惟視舊句故未建臺其經始考式惟公鳩度之以付所守辨材虞人匠氏營之圻人水師各以

其方效屏攝之次。帷帟器備。不淹時而工畢。以季冬之閏遷焉。乃吳惟舊。民公之萃止。小大莫不懷愛。以爲公不可一日遠逮。有斯行。雖知必將至焉。心所慕戀。遑遑如不足。曰。我吳賦擅東南。即浩衍庶殷。阜劇合諸郡。不能半我。而奚不我畜。顧移之他。豈軫恤有當先我者。其君子則謂公所至。無問遠邇。澤無不咸。或於郊遂。或於四方。皆以夾輔保乂。肆恢我王畧。張陳闡繹。將天明威。庶其靖之。豈其在句有異於吳哉。夫措法畫制時有攸宜。即往者莫於京邑。蒞於吳都。與今茲之役。皆各有意。君子有微猷。衆庶是矚。遠馭長撫。即萬里猶在階下。若古者封山肇州。樹之屏藩。其於名山大川沃野所在。經畫建置。乃罔不奉其神靈。以撫爾土地。民人所謂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句曲諸山。實爲名嶽。環天室而拱之。若纒澗左右。其隴巘綴繁。以達於秣陵。石頭爲靈氣所鍾毓。作鎮土中。則句在肘掖下。其爲翼肱王造。實謨烈所未規。以貽我。

今日重以中丞公之往也。酌令典於星紀之虛。申舊憲而布新令。其所振施。亦罔不自初。即推行之以序吳。且首漸洽之曷。其裔土而有不被光烈。虔於夙夜。武震之所懾駭。波不作窮導譯而至。頒貢職於卉夷。固有古所不能致而致焉者。皆奉王靈而覃及之矣。即我春秋耀兵江漢。無所於試之。亦豈謂卿無戎行。士不服列。車乘簡弃。弓矢在櫜。服不假肄哉。夫伐謀者固不下席。而干羽之化日顯。休之則雖形制氣使。險隘阡阡。勝勢之所折壓。鎮遏攝固和之。夫且不事。而又何論隱然有磐石之依。臂指之喻也。

送龍府君入 賀序

夫古之爲理也。重哉。其在內蒞之諸士。謂之曰師。師言法也。外則設鄉遂縣方之士。而又重以刑刺盟約。皆有司存。固重慎哉。其執禁之詳也。今之郡置理焉。則又於政刑無不察。豈徒議辟爲乎。我龍府君之爲蘇。幾三載。其功烈在民。煌煌乎盛哉。今以

皇上大慶方國歡遂舉樂而歌舞之府君則將之以展 觀於

闕庭所以祝千萬年無疆維休既覃率土之誠而畢效之矣因以

對揚光命出入周衛間睹雍雍濟濟之盛則知今之熙化和豫其蒸洽上下溢爲休祥禎符充諸宇內固有所孚格之已哉夫至和之作實始之民無怨讟而民之克協由其刑平也今

天子蒞祚式彰仁聖之德百辟在位咸當其才

劉士威集

卷士

士

憲邦之刑禁自都鄙達之四海敦用平法以敬祗辟德意仁恩流於五禁八成之外豈特以輕典焉頒嘉石之餘惠與罷民共之乎若龍府君之爲法則又推隱惻以奉宣其所風聽格之以上德使知遠戾違害不待爲之辟藏而後有所弊成也惟取滌惡爲里中共患苦者與重効故時少年侮文任意所欲中吏恐失名譽隨所指導不敢逆府君赫然謂是下爲政也皆以次除治使重足一跡不敢復萌故於治尚寬而於姦

宄無所縱舍俗爲益平無擾比豐穰歲登閭左樂業繁府君一人是賴且法本畫一民愚妄謂爲監者得搖手府君障其流不使放佚時與上爭可否竟亦知所執不可奪虛意倚之惟所論當輒報下無敢反異者其爰書未嘗傳深文每以片言立斷即覆按無所復得至他所主嘗版署監之則又無不以理最稱郡當與計會故時則丞攝之獨符下府君咸謂非嘗舉吳天下劇郡而以素有惠威在若無事而治曹史緣相代爲穴人自匿非假歲月何暇薰出之不淹時而庭中爲空室塞之無所窺奄忽如神哉以禁令之清故人無不得於上感動和氣士爲中和樂職之詩者雖抑却之不能遂與郡國爲秋請益不敢以奉職宣勞能緝和提福爲功而必奉以效之

一人忠莫先焉古謂以誠長者處官不自伐迺心罔不在公雖以

寵靈得肆其才用越有顯蹟必敬薦之以共嘉

樂歌南山有臺之詩抑以為殷周之盛王繼作
未有如

今之績服嗣光隆於千載若此其遇哉伏謂府
君所以獻其明慮以敷贊於

庭述綜昭度固其會矣。屬以法有虞考績謂上
下皆久於其職故官或世服之今雖不必盡用
而亦欲久之得究其澤。民尤欣欣然思府君之
入也尚將勤我乎故不惟行役之恤而多歡愛
之心形而為頌是和聲也聲能動氣悠然被之

劉子威集

卷十一

三

則王澤之無窮哉。且古之理民。臯陶蘇公其德
一而已。若我府君敦之性實而人以清靜寧一
酌之寬猛而俗以和正廣遂弘之體量而政以
平成又乎。流之情惠而物以蘇越順育儀之軌
教而時以篤茲昭敘。揆之精理而度以該詳瞻
密飾之文學而化以貞融宣肆。祗之懋勤而風
以沉深固厚。凡此之美豈徒省其刑象圖法守
建邦之三典已乎。固知熙亮大化須才甚急。陟
屬顯登又不待揆卜而得。即雖自漢法用高第

入為九卿亦日之矣。吏民之情是可以胥賀無
必眷眷於行哉。

送長洲陳侯入朝序

陳公獻計上。

朝正元用祇見

天子斯皇。皇旣於庭。昭對我受命。篤於休蒸哉。
於是士大夫相與祖之。吳匠門之外。髦倪咸集。
有起而歌黍苗之詩曰。北芄黍苗陰雨膏之言。
公之澤既漸矣。民見德而歌舞之。有歌角弓之

劉子威集

卷十一

古

詩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言公之政有經矣。
方為民所依。有歌車攻之詩曰。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言公之于征也。且日望公之復。於是其觥
伊觥舉而獻於公曰。惟公之德惠綏我下邑。惟
我邑人尚亦懷思不忘。公于言邁則政將安遷
民之怙恃。公為命蓋若慈母赤子焉。不能一日
釋者。今道理遠遠。公載涉矣。觴觴河流。公沂沿
矣。朝宗之會實思媚于一人。臣子之心在闕庭
下。無已時。疇不榮公之行。依光烈入在周衛之

內謁者在

天子親臨問得罄所欲言。上以摠忠國尊主之願。下以民之幽隱及所患苦悉陳之。必且下

明詔發德音。有所振惠。施舍於四國。公之爲惠愛於一邑者。推而被之無窮。此固當其會乎。夫公於國家也。其何善之不爲。不然。我有民人而臨長之。吾能庇之以封植焉。惟邑人之爲愛庸與。知其協比。緝睦有不寧私吾邑者。底天之工。凡以效之職司。脩其貢賦。以備經入。咳數。征繕

劉子威集

卷十一

五

之不遑。豈其爲上而不獲已乎。固莫非我土。宇而獨邑之與恤也。故公之字人比德以同惠。曰無遠邇。井遂郊甸。其有以異乎。通置振乏興。滯出淹。其爲善於身。有以異爲善於衆乎。我於四封比而不別。則其視邑也恒急。而視鄰也恒不殊於邑。視天下皆隣若也。此公之夙夜勉焉。冀以鎮撫邦域。而大庇蔭之。無乃罔不咸遂。而俾實有缺。未之能以覃及。則舉所爲邑而效之乎天下。其庸不自此昉乎。且邑人之望公者曰。

我民用乂安。三時之務尚亦繁。公是賴以無廢。

其能舉穀籍以佐廩入。使釋繫桎而從上之事矣。民之多辟。使無淫從其欲。而有愾心。亦惟公正之滅有佚罰矣。海於有蔽。裔夷之謀。夏者自公靖之。俾遠跡然。聞其奔敗之餘。尚繁有徒。其欲掩我不備。無日而忘之。是以怙恃公若將不能釋然。公於行也。亦猶是未之忍。深思而長撫。博慮而遠謀。曰若之何。而俾惠之不殄也。若之何。而貽以經法。無動搖也。若之何。而扞疆圉罔

劉子威集

卷十一

六

後艱也。蓋非燕我以利。備生遂無恐也。則必以厭浥久其澤。非是弗庸也。公身在內而不忘此。東土餘教遺俗。猶可憑焉。以成大功於民。民相樂公之嘉德。則以茲遠涉也。而有愛心。冀公之和樂。以受多祐。且政成而致之宰司。尚亦揆之益受。

天子之顯命。以旌異能。然惟是民吏所望。於是乎戒徒御。連驅之。我日以冀矣。其曰耀明公之績。是且篇之郊社。何能淹久於爾下邑者。則公

所上計已畧可見之施用。四方之守無亦惟是為重乎。大政行有待。其誓以章明命民。若獻替朝夕。秉筆贊為命式在左右。則方需之矣。以公咨謀必周靡及之懷。尚亦駢駢於役德之日。建雖入而給事。

殿廷我民亦日在宇下。是何異公在邑哉。

送蔣僉憲兵備岳州諸郡序

蔣使君守留曹且未一考被

命按察岳州。以武衛從楚之政。夫今之時熙治

劉子集

卷上

七

矣。豈猶有所重圖於民。使南面而不釋然忘楚之慮。亟以使君臨之哉。且譬之衆材焉。使君於今。今之棟幹也。是所重倚以構造我方夏。豈其無選事而授之者。楚於天下強國也。自楚冒以來。筭路藍縷以處山林。而能脩其車賦。治其戎兵。以與晉更霸。故其餘俗猶以武杆勦勦。輕心為習。逮今猶故也。且其地莫非崇山大川。廣數是能生殖百物。以成嘉功者乎。然非下之利也。自昔封畧之固。而因以怙恃為不靖。急而走險。

其能以狡禍猜忍之性。安其田里。可鞭箠使者。其與幾何。故易動難安。以武力介自逸而憑怒以騁。自非柔服訓齊之。以禮教。而又董振以攝之威命。幾何其能使山藪林麓絕壤窮裔之人。而無有不被乎。故汪是土也。而介以昭丘汚漢。所謂金城千里者。合資澧湘灘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昔秦與荆戰而爭洞庭五渚者。是其地。雖虞夏之際。三苗且負之不式化矣。歷世咸置徽焉。於以盡地而守。險固有自。且踧踖科頭賈

劉子集

卷上

六

願奮戟者。又其恒俗然。陟梁為患。烏得不為深計哉。語云。誰不可喜。誰不可懼。故雖今之世。抑豈其無而使君之才。又閱議長處。環達博慎。何邇。載其明畧與之勤恤。以宣敎百職。固國家是賴。往既為郡邑。則無不即。又及為士。以詢聽佐司寇理。又以文無害稱矣。是皆未足效其一二故斯舉也。以江漢之間。控扼上游。門戶庸蜀。而襟帶荆衡。其險固則東南之重地也。是尚可杼其才一日乎。夫民惟險則乃多曠矣。即

方舟汎汎而濫於重淵。淫於巨浸。渺瀰焉舉遷徙。固其所習而安之者矣。其有作奸椎埋。欲窮其狀。彼且不肯詣臺置對。亡命山澤。奮臂一呼。什伍相聚。急之則挺而起。緩之則浸而日甚。是安得不病。有司惛惛然恐。一旦發也。吾寧厲甲兵。驟作重効。盡出而置之。法嚴若束薪。使無所遁逃。豈不快意。稱善能制其命矣。然何以懷罷士之心。使無敢犯令。乃欲以一切勝。凋劫之餘民。且不見德。而人求逞其願。吾能以其欲盈乎哉。方城之外。楚之令典故在。孫叔之制。叔時之教。是荆人之所服習也。抑豈無其餘風遺俗乎。無亦使君之所以治。舉德刑政事典。禮酌其善者。內戢其民。而外以經武。因以春秋耀吾兵士。不惟昭果毅以蒞之。休動之以明惠。綏柔之申令。簡服楚之士於禮義。以蓄威於天下。工賈商農。不易其業。父兄之訓。嚴子弟之率謹。卒乘輯睦。師人有禮。吾一拊而巡之。恩踰挾纘。故甲不必釋於壘。兵不必出於驛。弓無解檠。矢無離服。

劉子威集

卷十一

九

而武衛以奮。洞庭之波。若在杯盃。阻深暗留。若在宇下。何潢池之赤子。能盜弄爲。武羅伯之地。不惟使君指顧。使而以寇令施之乎。且楚人輕而驍。固天下之強兵處也。而又擇所以授之。若此。抑豈惟楚之爲。往者嘗一用楚之兵矣。當其隧井湮木。刊則又何賴於鍾鼓之師。而且以蠹賊我中夏。故以使君從楚之政。藩屏焉設。內政焉寄。作戎兵以待不庭。不虞。天下惟無事。三選之士。不待令而集。二廣且駕。必無留行矣。若司馬法。所以致衆於金鼓之節。是振旅菱舍之常也。豈謂一二長吏。不能時訓而月脩之。而待使君乎哉。故必先撫之。而後惟所欲用。不然。以山川形勝。異時所跨據。而進與中原逐者。是其輕以委之。余是以知使君可以此定功業於當時。光於前之烈矣。

劉子威集

卷十一

十

送戴刑部守撫州序

惟皇四載。秋九月

天子命司六遂之士。戴君若曰。惟撫實介郡僻。

在江服往陶正是保以佐我王室之禮器埏埴之事陶旋往方以度繫割豕狼不入苛慝不產民以無忘厥疾惟是靡盬尚亦崇有虞氏乎不然是瓦礫也則亦何有於王府今余命女牧女其一乃心績乃功法乃百常者爾股肱以宣爾有民余亦惟女嘉越若有顯命爾所弗志迄於裔土其與幾何戴君既祗服顯休誥曰惕以懼曰我其庶哉若之何免於戾駕而南也訊於塗惟邇言罔不用謀既見劉子而語之故劉子曰

劉子成集

卷十一

三

子其邁哉夫撫易爲也且民生在勤而撫之役不佻矣夫勤以本事事以建利利以敦惠惠以保業業以定功故治可明也事立則動時利建則力紆惠敦則求阜業興則俗無敗功定則教不煩動時所以給濟也力紆所以豐物也求阜所以周徧也無敗所以徵恤也教行所以保本也今撫之民固勤恁朝夕不遑暇豫矣不謂無怠無傲惟土功是放乎夫能動民以力政而加之以純固受之以蒸遂重之以率作和之以廣

厚其何事不徹而何生不育且治民者將備未至而設之者也匱而後圖憊而後知恤將侮之是召則何以在上乎若夫山林數澤田疇原麓衡虞是朝夕之所有事也而使窳窳簡棄不圖康功是即緒完緝比遂其肆既殫盡蕪穢困竭余雖欲有於人民其若空饒離逃何故長老字幼振窮分乏存寡收特出淹起疾扶罷興滯是所以承上之惠而導之民者也鳩率簡役賦事發功布藝程績登效輸備納享儲資用器是所以率下之忠而致之上者也且子法吏也而獨不聞乎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載而布之擲遂之長察民之麗而致之辟其有不從上事而倨傲易令者弊之以邦成其有不肖於家而怠昏從欲者弊之以邦成其有離俗怪嚴橋誣竊令與夫託於刻鏤繁於文章淫於奇巧者弊之以邦成是典圖刑象職憲之所守也而假他求乎今吾子即撫之治勞之休之時其出入煦嫗之覆育之詰姦隱禁泆麗止寃梟懲辟暴剝

劉子成集

卷十一

三

禮新敘舊任良物官。劓範軌正庸勲。僇工施青
宥戾可不終日而聽。縣鄙緝睦。經產阜繁。惠殖
孔固。其有大役聚人。以心就而。又何假令以驅
之乎。詩曰。不僭不忒。鮮不爲則。不僭言不康娛
以縱逸也。不忒言不淫用於非彝也。爲則言上
下服習而治成也。夫是以功立而不廢。教行而
不阿。載之以今名。奉之以勲列。撫之以彝器。旌
之以茂常。百世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日登。其
受祿於天也。則宜戴君起而再拜曰。若夫子之
言。實長國家。抑又以厚吾私也。激也敢不承。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送龍使君赴姑孰序

豫章龍使君以法理佐吳。治既三載。政平而民
悅。上其績。宰司皆最諸郡。謁者使按部交於道。
爭言狀亦未有不極褒嘉者。故事滿一考。當以
省臺召。時適有條上者。謂仕皆重內。輕外。無佐
國家共圖恤氓隸意。自今官師能以治得民者。
無須召。特與久之。或稍遷秩移他所。必使竟其
惠利。郡國乃弊羣吏不甚繫於民者。召試補其

以最登爲民所不能釋。倚恃切至者。昇之保。又
故以龍使君爲郡丞。太平去吳蓋不五百里而
近。雖移莅其流風善政。猶可旦夕相及。既爲姑
孰簡賢。亦爲吳留使君計也。夫兩地皆密邇。視
成周洛邑。爲今馮翊重。

上所欲首加惠者。莫茲若。則其用人。寧得不重
慎。雖以常情榮內。謂使君猶勤勞。歎掌者。漢之
之刺史。得刺舉列郡。然其能舉職者。纔得守郡。
即今之用臺省爲郡。皆有所銓擇。差次則郡烏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謂輕哉。故以舉則視之績效。以地則控扼要害。
以奠枕京邑。其雄劇甲東南。豈直一都會哉。撫
有千社。赫然爲都尉。秩比二千石。治理紀綱。文
法教導。職所自出。與夫委迤省闔。出入風議者。
其得爲執專。且使君之於吳。雖以糾戒令。察訊
辭爲法比。而凡大政布宣。罔不預。即有期會誓
命。致其屬聽。爲所要。受憲論罰。所按職。無不舉。
嘗往來諸郡邑。具威儀。道上行不少休。故諸郡
之漸被使君也。稔豈特素聞其聲。傾之哉。今江

上之役使君具有成畫。所施設圖置已諗之目。中故其往莅意甚得。知其地易爲也。其去吳亦復輕爾。知所以圖詢四方之政。辟野而達之甚邇也。封畧相接。一彼一此。即其在所何異往者。與。况久於其職之令甫下。迺少進使君階而使即其近爲政。

上之所以曲惠吳。而且隆於使君也。其無既乎。故民之淹於澤者。雖惜使君遷。而猶幸壤地鄰焉。設有奔赴使君。其庸不急我乎。欲爲留行既

劉子威集

卷上

五

不可。而猶眷眷日望之。且聊用慰者以此。若余荷使君特達之顧。及吳士之逸遺有高名者。雖在布衣。使君皆折節下之。與抗禮。昔曹相國在齊中下蓋公等。特爲黃老。然猶以此顯名。即吾屬不能爲使君光益者。使君所以治皆得其理。要固何能爲萬一。然交禮廢久。即使使君能得一二士。其重也有出簿書法令外者。豈較尺寸間哉。余欲有於使君無已時。謂斯授也。居國上游。形勝自古記之。昔

國家之建也。濟自采石。及今天下方安。所以爲萬世慮。亦自茲始。故序以送使君。

劉子威集卷之十二

劉子威集

卷上

五

劉子威集卷之十二

長洲劉鳳子威撰

序

送歸憲使北上序

歸憲使自滇之役家居者久之以親老故戀戀也逮既獲奉大事其於心已無復之矣獨可不及時自効砥節官下極報稱之意乎夫時者千載不可復也今

天子睿冲煌煌仁聖哉海內欣然向風士之願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二

依末光絕炎以自濯磨恨不能致之上耳迺自昔領憲布之方州以表率揚厲負荷甚重則所以圖效者安得須臾忘哉往以親故有所忍而待之今又何所復需且股肱四岳利國家尊主業宏輔弼益實專制之苟可以濟時之急何必計淹速日而致之恒恐不足者貞臣之業而忠國之至也卽憲使之爲圖也始自爲理焉舉義憲以糾繩暴豪無不懾伏旣給事省中義形於色奉典以贊辭命其所察舉益嚴以遂爰置方

岳則彈壓控馭凜有風裁雖俱在二千石列無不側席讓此其爲烈豈有所顧不盡哉今其時旣尚法治益蒸蒸吏無敢懈於位以偷一切且

明詔求賢才令起家佐吏爲治無得優游養聲譽爲夫以時則務勤躬砥礪精勞蹟效爲急而以退託偃仰爲尤此豈得高謝無所事事之會乎故以憲使之峻烈厚功三府累書上徵必且授華要重職倚以大政蓋自此始然予所望憲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二

使者庸乃不盡也夫立功名者無方慮時變者迎而勿失故謹以奉之極所向乃無不力不敢違勢易形而專已自措此善就功而無不得者也若盡以法切劘之效必然之畫持立斷之議一於公而罔後恤豈不毅然必行哉顧今之治亦太章明矣綜核深盡動無遺慮幽隱必覈著無所遁匿然於惇大之化渾噩無象寬裕純厚而不務察者不少異與爲國者當恢張視聽示以涵覆長養而又兼容藏納垢疾無不受今纖

微必著盡物之情交際往來一裁以典制責更止食菽飲水迫促太甚且阜安昌庶之日而乃敦儉過中漢以不備法駕威儀見詰今之裁約矯飭至無所措手故願稍潤色以章采文物繁儀縛節以宏顯

國家盛治光耀於來裔益培植元氣此非今日之便計良畫哉雖廟堂之計當有弛張予奪非下所敢知然列岳效誠其於風化之汚隆始自意所向而輕重遂決況表章風喻皆其所得爲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三

者變化之漸又奚俟乎故於憲使之往予竊三致焉夫流愷易施惠和助宣上德通神明以致雍熙揚百世之絕風此本行上仁茂功也卽登機輔據政要何異弼成九服勤宣之休聞乎

送何制閩之福建序

昔在禹命九州經別云閩居海中雖暨聲教固以荒外蓄周官閩隸則又以牧圉視之逮漢入職貢略與內地等然其人民固柔順易化地雖阻險而沃野千里足以自資自昔未嘗患苦中

國其爲不侵不畔之民久矣我

國家初建則又首服從迄今殷庶才僞往往是出迺邇者中夷寇創殘之後綏集者又十數年矣繁阜已不啻昔何子侯乃被

命開闢其地夫文化之於勗萬邦也固欲使民至老不聞兵革然方國各置率以經武陳師鞠旅焉豈以治安而不祇戒崇明命乎哉若閩被海東南駭焱騰薄往來呼吸尤不可一日忘警是以上厯

劉子威集

卷十二

四

廟議其爲遠馭長撫綏靖之計蓋至詳以悉何侯世將家慷慨有意功名其受茲鉦鉞軍鼓之任罔不夙夜圖以身許國蔑有顧矣邇以入賀事畢道吳子壯其意爲道閩故以送之夫閩內阻海外限以崇山接界阨越其勢易以爲非然而不敢者以漸習深諳禮義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有素也特儻弱不勝兵一有警使之卷甲而趨攝弓而馳則惟怯幾乎償敗矣求以有功其將能乎若往者役皆召外兵僅而克之後乃

益募士屯戍。予嘗周歷海上。按軍實。蒐乘簡汰之矣。皆烏合不逞少年。平居則梁倚驚鷲。不服馴。及督之凌陣。則爭先死敵者。安可望之。令之進而不進。止而不止。前後上幕府。以不中率。召下鍾官。不至。理又不肯置對。悖桀不可如何者。數矣。徒勞縣官供饋。則又非一日之故也。至衛卒尤弊而易訐。若驕子故原閩之患。始於姑息。而軍法不立。恣其要求。復諱於欺詒。養護醞釀。成之自非有專斷之才。行之以果明於勸懲。罰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五

必行而無貸。以司馬致衆之法。訓之平時。誅後至者。則可以視吾旗鼓而爭效命矣。此不繫之將乎。傳云。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大抵江以南之俗。慄慄非無逸材。驍絕敢奮之士。顧教不先焉。故私勇犯分。椎埋作奸。而怯於公戰。使令之必行。則可驅之蹈水火而患無選士哉。且閩內之則山澤之氓。遜於幽荒。習谿子黃間。隱伏肆剽掠。其人顧不可驅。而出使備他盜。與外則瀕海。善舟楫。千里邀利。通貨賄以市於外國。一二長

吏或陰縱之。浚利也。深則敢公打法網。無所顧忌。其啓隙兆奸。非上致之。則誰與。故非得廉武健吏。深治其狡禍之民。遏絕其黨。徙遷其蒙。一蕩除之。而後施以寬惠。使無復者。則烏能愉快哉。然此固自監司任耳。今之命閩。其權寄也輕。雖期於共濟。而勢不得專。獨可振耀威靈。以揚厲光命。佐宣其間。慎固封守而已。若東略之不如。則亦預有事焉。而得謂請問諸文吏哉。余既習閩事故。喜爲何子侯談。若必欲舉舊典。則往

劉子威集

卷十二

六

置寨皆於海中。或去岸數十里。今畏涉皆內徙矣。率是而四封之內。儲峙器備。其廢缺也可知。顧閩非用武地。獨可文教綏耳。卽天下有事。嘗坐觀。既不能患人。而亦不足以爲資。何侯方欲建武席。衮乘勝。疏封爵。知閩且不爰借也。

送蔣按察序

國家稽古。建官其重。外服尚亦昉周之受憲於王。習之司府。以致於民者。乎周之制。旣建方國。而又使大夫監之。則今之按察是矣。今之監郡

也既設巡守焉而又因地之輕重設兵焉復置監也乃蔣大夫自刑曹往矣所分地則楚之立諸郡也阻崇山之固帶以洞庭之險所謂舫船載卒循江而下則此其襟喉哉以地險而人輕勦故宿兵焉其在周掌固掌修城郭樹渠之固頒其士庶之守與設其飾器及有移甲而具財用皆主之是則今大夫之所守也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又司險之所有事其攝兼之乎夫雖極治之世不忘備今之爲兵卽漢劉子威集 卷十二 七

其穢而鎮其浮非徒文告之以也皆若身隱焉而恤之其有悛而不攝則敦誨以固和之而後加以威怒攝而微也而始置之矣視若彼貌爲政而實不從者遠乎哉故斯行也是且大庇民乎而獨於兵焉寄也夫司馬法其致民也與司徒共之而群吏聽誓於前皆因春秋之暇抗以師田之律設表令衆而信其期惟吾旗物鼓鐸鏡鐻之聽雖以簡軍實也而示之教尊卑長少輯比和協豈惟勇力之尚焉已哉故其師也和而惟吾所用之茲以太夫之能用典也而畀以楚之岳岳固今高山大川四塞之國也楚人銳而習於兵大夫勤而撫之其受憲也於以命我一二長吏朝夕警於位以布之其下有不如憲者從之以辟兵有如向之驕焉乎夫楚惟無量我是以保其旅不然洞庭之波而且滔汨蕩淫淫及我四鄙其何以靖諸而且望江漢之間有能恢我王略以事中夏者乎昔莫敖子華稱楚之不爲爵勸祿勉而奉社稷者則子文是也若

子高勃蘇皆能以其身拚楚方城之外今蔣大夫固社稷是謀豈獨爲楚然於表漢水而繫之思其猶從子文之烈也夫

送巡撫朱公擢南大理卿序

歲在商橫敦牂南服之民吸然不安棄其田業執作而好詆譫謫訟羯莢爲俗豪健者爭黠詐以逞相貽藉陵轢幾無政矣事聞於

朝當路者憂之求所以綏輯而難其人也時大中丞朱公方撫戎畿內亦且未久而政化大孚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九

乃微以紓東南之急於是聞者皆欣欣以喜又再閱月而公始克至未及下車而罷所不便不啻數十事既下車條所宜行舉舊令申厲之者又不啻數十事已乃循覽民俗曰是其風黷矣亂無章矣夫揚越之民輕心易沸涌不圖難迺自古記之矣苟靖之以禮可臥而理也何徒取威重眩曜之爲且不惟和協是務以訓定柔服而日擾擾焉訟者必人厭其欲質成者視上所向背是胥相奪也則亦何政之有夫政猶水也

平則浸液滋漉咸取足焉而物不自覺激之則湍怒坊之則潰決夫民亦惟順循其故奚必有所繫盡反其俗求勝之哉故自公之入民已帖帖服矣旣則人得其所宴然忘其昨之耗起而譁也然初未見公有所奮厲誅賞轉移若是其速故咸神公之化謂孔子猶云葦月後可今則未三月也顧若此何哉予昔隨公與計偕游甚洽見公論天下事必先辨其幾譬諸射挽強決拾調習簡服端審所向而發則無不中矣公蓋

劉子威集

卷十二

十一

握其機要以運量張弛與時推移又譬則操辟閭步光以宰割擗摘應機立斷其精光流越固使人怵心駭魄目不暇給者矣且東南負海夷衍又財賦之興區也頃裔夷陟梁勢不得不陳兵而守歲之不時民力尤詘屬更張之事且不可知而公默以道消息呼吸而定此其決策圓中而制勝域外尤彰彰者若其他通變成務因應善用底滯難行者曲而暢之不見其跡所規措裁融推行創革要使上下宜之而已故徃成

至重也。征繕至繁也。轉輸至困也。造辭至誦也。案牒至淆也。賓旅至冲冲也。自昔積日累月。患不能究公獨。若有餘裕。差次厚薄。程立期會。節限經度。禁奸止邪。覽聽並舉。酬對不廢。事給而民力舒。吏無以搖其手。人之恃公。真若赤子。慈非謂不可一日釋。無幾何而南大理卿之命下矣。則又戚然若奪之寧宇。而發露之謂。自今其何所庇哉。蓋公颺歷於外。又且將登公於政地。寄之以弼諧。故一歲而三遷其官。

劉子威集

卷十二

土

主上之知公厚矣。卽雖東南重地。其奚能久淹公哉。於其行也。諸縉紳大夫咸望公以天下大計定。

宗社鴻業。豈惟吳實賴之。然所以爲吳者。知公獨拳拳矣。

送吳縣尹魏公序

閩魏公宰吳邑之三年。以旌命行鄉士大夫集而祖之。罔不惠德庸勳。子戀時誦深思而不獲。曰公若之何。舍我且吾邑泯莽決汨。政是以厪。

民亦惟不靖而恫淫間之逮。路弊不振。自夫子之來也。惟是典圖法令。月舉而日修之。以示無更於舊。而齊給敬敏。外內蠲慎。則有加焉。曰民用弗擾。其惟任土之貢實繁與。然吾有山川原隰。陂澤藪野。而田疇以庸之。勤力以任之。若之何弗克。無亦惟是令之不時。教之不若。而侈縱其欲以盈之。若原水之畔渙。靡溝洫。賦疆以宣導防。雍之幾何。而不散越以竭也。其尚能漚而爲澤。疏而爲瀆。以浸潤百物。而生長遂成天地。

劉子威集

卷十二

土

之功哉。夫民生有欲。在所以節裁之。吳之俗侈以誕。寬以浮。夫侈則好盡。盡則匱。誕則汚。汚則誣。人寬則弛。弛則凌犯。浮則離離。則容姦。於是乎裁量以平之。象物以儀之。審用以議之。講事樹列而輕重布之。使不踰其則。經用有常。費出有極。百工以度藝事。以程冒沒者。辟逸惰者。辟游觀者。辟侈麗者。辟淫巧者。辟作無益者。辟紫敗素器苦窳不衷程者。辟共儉視其居。惇固視其習。粗厲之甘而朴愿之尚。器幣交際宴享成。

禮而已不繼以淫所以豐利養民人也明清以
蔽有罪簡辭以懲不格慎稽以平百役昭哲以
展百事參伍以辨隱伏湔滌浩蕩以出幽滯自
詭以競者實之無縱為人詭以競者實之無縱
所以辟怨靖民審度不好物也守府之憲極以
一之無上下手以二三其聽塵則有征夫則有
賦賦則有等等則以階階則以列無能淆者雖
貴無所服事列於齊民其有請謁無自入焉無
細抑大凌以忝鈞石尺寸之間必察耳目之用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主

仁施於天下而吳藏焉永不忘也故於公之行
也知豈獨吳之民懷之雖公亦豈能不惓惓於
吳哉

送邵侍御還朝序

重夫今之使者按部內也其為惠尚延及我世
長我

國家無窮之基哉古者天子省方曰巡守各以
一時遍於四岳不其遽耶且何以能給也當是
時固簡道路之不逞則何暇舉典制從事乎故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主

今者憲古有作若方岳歲以使者巡之必葦而
遍吳服雖在畿內然千里而遙其要且劇又非
若他郡國比也使若之出載簡書以威命法禁
從而吳實基王業本根四方以羸賦從天下力
政雖分部止四郡地介江海沮洳被帶邊圉自
昔稱難為矣我於越邵公以歲在婁之玄月始
至秉宣庶猷祚之明德齊敬之率禮命之示威
儀之則億其上下以攝固和之夫既敷前績陳
緒功其光耀耿於民矣越有戍慮曰是其無煩

刻轢侵之深督細故毛鷲重効爲也往者直指使乘傳按鞫輒根株逮務在深文訊治論當盡鉏去之稱愉快者謂暴豪犯法者衆不得已而用之豈故欲厲威嚴事聲烈不惠恤哉今藉

天子寵靈忠信愿愁之長廉公奉法吏布在列位所以致之民咸兢兢畏慎而民亦素祇德意罔不懷卽支縻土委芒刀之不劇安得卻竅大者勞批導哉且既無名禍吏敢恣睢又無若嫺氏宗族大者相亂敗何以施斷擊梨來之無類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五

乎獨少年睡眦小忿競起而關至以爲俗蔓延及之橫里中漸以滋長不可遏公於禁之間掠治不過數人遂且懾息不敢動猶以爲未也則索其原由父兄之教不豫子弟之率不謹所以章示之軌極以禮化浸潭消之行且自息若激則有所傷今潛移之功相倍而不覺也蓋俗本輕心慄扞之氣自古記之矣重以竄情佻巧遊閒者衆暇則恣以熾趨譖背誕詭從蕩逸侈縱之以又詆調善訐習文法爲奸不可勝窮公既

深得其情矜之折以哀敬捕督發覺者訊服卽奏行不踰時論決乃罔不惟善良之植訓民之不祥以底於恤搏本肇末勸之賞刑威怒除其莽命介其讒愿比其嘉德柔其服從合其潰散不日引不月長則糾禁以明徵之校飾以篤誨之宥寬以靖和之民之相應以自革而圖卽康功孰敢厭其私以從其回不緝順哉故暮而化成今公將以治效賞第百吏之宣翼勞勩及所讓詰法辟皆程事算與所觀采風俗聲詩時趨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五

之會五方之音其所中何律上之太史以作稽政化令百官齊戒受質庶幾有以藉手以復於天子若曰東南距海壤賦俱上上天下倚以安危臣奉令休勞之無敢不竭民蒙惠利深至傳有之曰上專用德則以本教而操國固上參用辟則務時寄政而操國趨治積則昌尚需之待所至哉今民不憚征繕以佐國家不有以厚綏之無亦自艾傷之而何以能集日者裔夷敢窺我間臣與二三將率躬扞之

海於悉殲之部中抱鼓不鳴者無非 上之德然儆戒無虞是其可忘異哉蓋公之慮我吳至深以遠其膺保顧綏孚貽我永世賴規裁申畫彰輝豈徒效之一時赫赫在人耳目哉一歲之內封事屢上皆以佐寬民力與祗辟之釐舉法制報可輒見之施行不可勝紀而守便宜得專決者復不論也特其事多慎密或非所得聞且陳憲布常威重莫測愈益神明之故衆庶涵育焉孰知其所以然乎今其獻功於以論可否條

劉子威集

卷二

七

列利害定萬世大計亦謂今天下之勢少急矣寬猛相濟誰能一之而可無患者況新服政亦罔不自初夫既能總覽之矣共儉之務以愛養元元守之信誠豈其阜般之難而政猶敲朴用也則吳之從政尚亦得免於郡國後無窮之問豈惟民庶賴之時巡之義揚

天子休烈其光於古益信

送通政使周公序

隆慶初作

主上御極建置宰輔用統百官致天下之良材

聚天下之賢俊則有我周公召起自浙端委黼扆前以詔嫩而納之善於時敦誨舊老儒藝經術博聞弘達之士充於王庭徧於有位凡

一之服物章軌典制法令自密近而施之邦國與夫興置施予懲罰詰讓無不比於憲公執規盡諫顯論匡導誘啓其衷而陳力致效於何不盡也若正色危言犯而不隱與救於既發力倍而功半者其事豈同日語哉蓋際良時佐隆治其勢若因洪飈而託纖羽引江海而沃槁枯故

劉子威集

卷十二

六

不見其勞蹟而潤澤周渥張舉振發有不假論說而成況其潛計深慮謀於廊廟者豈在野可得而言哉時且計公卽秉衡操成大啓我疆宇以純祐我萬世乃側聞公以

簡命曰爾作納言南土惟是舊都 王業本根

爾其靖之其庸愈可幾乎故徹肘掖之親而分宣翼之寄去朝夕之地重臨監之任夫公於四方之政既所備具明昭利以敦道之當必有所崇樹余何知焉然竊有獻夫江以東在古不乃

甚重者今可不深圖乎東南沃壤強國貢賦分天下半其遇水旱不虞之患若吏理失職則上

關

宗社大計貽宵旰及席是當求其源思所以消弭拊循長養之由不徒爲一方計實天下萬世計也且布上之德而遂之民者五屬之吏吏所以聽論斷擊者畫一之法今用舍既慎擇才益審吏皆賢明法更詳以密宜與昔加治而視閭井生殖繁富於昔何如也人情澆浮易動於昔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九

何如也爰書填委毛摯於昔何如也是非吏不精敏法不備與教督不勤察舉不嚴之故也殆求治太過上下之情不甚相悉故雖竭精神盡心思民愈不見德理之而益勞澄之而愈淆其由此乎夫情貴於流通而或壅遏將使柄易於上勢竊於下其患於何不有乃自古識之矣然健者譁而逞譏說僞以辦僻以堅震驚交亂皆言是媒使言而不擇是衆爲政也則亦何有於治故自昔理亂往往因之而喉唇之司肺石之

任必求忠信明察之長觀變審勢識大體不徒以廣稽覽采流議苟遂諧愬爲也今咨於朝而得公其臨之固知其務慎也何有哉公行矣風之所趨是爲政俗輕重所由不必易置入之情矯而爲名也易立吁嫗而爲恩也易工略形跡而取衷於獨見也難持違衆欲而必申已也難遂是以君子之言多疑而細民之情易徇弘遠之議多格而萋菲之說易流單危微悴多以貌欺而士族世室每以實辜此沽矯激訐操切刻

劉子威集

卷十二

十

轢之習所以未絕也喉唇出納

國是繫公於持之由是焉知所望治矣且銓席將卽召公入平其政政本之平豈惟南國實受其惠哉

立春日集周公瑕止園序

予始與公瑕同游於博士學爲儒也時且俱少而公瑕以才名聞矣太史文徵仲氏折下之名公卿爭願識以爲得交晚而公瑕亦雅自負見試通一藝者輒補吏百石去獨心輕之慕長者

游如恐不足其日誦諸家書蓋餘數十萬言故時喜爲詩則又以詩名鴻都學又絕緒乃尤善凡將元尚篇卽宜官皇象之跡無不工故客至求書若詩卷不容軌焉乃公瑕所欲用其長庸爾乎嘗駕而遊所適輒慨然傷之方事之殷恨不一當彼其持構者何方所循以載大名而竊笑長者且吾不得賦事其若彼籍勢者何然其交皆天下有名士多推轂之余遊自梁而返公瑕方膺三府辟意者其有遇乎已而竟不就謝歸目所居園曰止示此區區者無以爲也今歲始交春和欲布予與三數君子偕集酒所相與和歌慷慨已相視而笑若無人乎側者夫往者狗屠椎剽張次公之屬猶且睢盱傲睨當世況予輩意氣直陵古賢豪出其上初豈願承意曲說不敢直引當否苟以徼一時名無所取舍以循謹稱哉顧今老矣俚賴無復之遂相與止乎彼抱關者何人斯而任俠公子且依以爲名記固云垂綬五寸情游之士也吾固不能強力有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三

四方志退與二三子共偃息耳獨如公瑕沈深好書意且未量賓客故人猶日夜爲居間興一舉足則有所重也而就此固游之適其亦將往而不返乎吾聞之書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液空無此聖人之遊也故曰作與止時以爲客時以爲主庸有非乎故其止也適其遊也天吾且與遊於酒人乎酒酣以往意烏嘆嗚嗚界者非誠不能忘於懷將寓興乎風人之旨目蹠陽阿之調意存綠水之趨卽古者相命以詩也情見乎辭殆多感慨憤詫悲悅不平者則氣之致壯乎予不能知之矣且堯始作遊故居息偃仰皆義有所取公瑕之爲園也後倚專諸之市則申胥之所嘗吹簫也前望要離之塚則伯鸞之所願託也吾非宅是卜朝夕於斯焉意有所寄之若然者則滑稽脂韋視之有覩而激烈之氣時若周作憤滿譬之秦伎官知止而神欲行猶之非吾所及止也故觀於其堂顯墮以達卿設几席尊洗皆華而整宴豆有醢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三

康境在列左廂置圖籍容謂之防則將和墨恬
筆乎右爲小閨連謂之移潔涓以宵墜以白盛
燦若雪焉前擁沼蘭蕙盈砌文木翳蔚左右倚
以臺無室曰榭則可以遠眺望納爽清之候若
坐堂伏檻映池紫莖綠波戶牖被離無不稱愜
者其改美矣乎及延入小寢曲隅修與牀第帷
帳雕幾綦組盈目焉夫丈夫意不可期卽富貴
厭足乎強而止矣吾與若所謂介介者無亦謂
以此耗落之聊自娛耳何復云摩之不輟穎猶
劉子威集 卷十二

未閱耶

冬日與客游天池序

管子云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余與二
三子遊於山澤間寬然自放無有營務役勞其
躬循物之理殆有休遂安恬得所用者夫正靜
不與時爭極動適不與時爭始未得天始則隱
於幾已得天用則肆於力吾與時寧爲主乎將
爲客乎時玄冬萬物閉藏蕭蕭落寂謐雨陰方霽
雖攀繁蕭厲然寒景翳興漸和融陰暄迫日晡

薄之愈曠遠無旁迺與三數子舟泳焉微風且
息坐中流榜之洄瀾縈餘擊激濫涌舳舻抵紆
沿鴈鷺渚羽獸跌掠岸翔藻荇半盡沉影耽耽
竝西山遵趾上歷猷厓遂洩數區道一小嶺稍
憩不暇尋遽前徑松栝中至天池之麓磽礧突
深石硯礧立瀆滌雲淙淙下池間潏碧迤靡渺
然成思峯嶸峿峿峿嶙嶙時出樹石絡之奇勝不
可名夫是中吾壤與阻黜絕日堂竟於前者峯
勢雄逸泉色渙漭酒濯風雨灌淪川陸卽微滑
泥猶使狂者醒勞者蘇矣冬日澹之氣灝灝浮
遂據嶺阻四望天更窅邃境出蕭寥上吐珠於
濯視不能窮使人情怗意縱又若暢於暄妍忘
淒栗黻黻之候者是地使然耶日固當溫燠傳
所云冬日之日者其是謂邪且靜不謀於作時
與之偃仰寒不謀於燠日與之出入吾所謂無
事者時縱尋數降極所之隱奧靡不臻降自撫
其凌厲踰邁絕俗之想方復陶然廢放於廣朗

劉子威集

卷十二

三

確硤中有所會故潄潄來者與吾無所逆。磴磴傳於無所染者日以遷化。况不知所際。吾且與中靜不留。吾其磴於石乎。吾益錯其光。絛於彼滔滔者乎。吾益洗濯其神而不爭時。故吾自以無所之矣。吾所以相羊劉覽。安徐能定于然。與爾遊者。初豈有所願。與吾觀方事之殷。群起而攻之。以不得事爲恥。顧以不先爲之形其事。乃不成。而彼守事者。規規然自拘牽。凝滯何能。有一日之澤。而且以此不貲奉之。今吾氣蓋此。

劉子威集

卷十二

重

山瀆而滅。視彼千載流浪。日月余能忘。與抑有所遣。與景公牛山之嘆。諛臣梁丘據且隨之。獻歎雖晏子之對。其未及情耶。若余所謂達者。於留連色澤。眺覽形勢。苟以消其阨隘。曾中與時物之榮落。慘舒去留。若甚焉者。然使一當吾意。則千古不足遽也。

劉子威集卷之十二

子威先生潛思集卷之十三上

長洲劉鳳子威著

七言律詩

京洛行

宅中形勢澗瀍深。作洛千年王氣沉。關控河流當地軸。岳分嵩少壓天心。西來驛路連雍時。北枕秦城接華陰。禹跡茫茫敷九土。獨令磐石誦虞箴。

寄余君房

潛思集

卷十三

一

會逢明主詔。輕才復值任公投。轄來凌厲風雲。名籍甚橫驅。今古氣雄哉。雅詩直爲郊宮獻瑞。檢仍當汾鼎開。知爾周旋鈎盾內。勸勸應是冠麟臺。

與客談道

誰云萬事悅無倪。有競終知物不齊。息氣綢繆吹野馬。衆形塼埴在醯雞。若陳芻狗千年外。可。是襄城七聖迷。時命去來猶曼衍。但看桃李下成蹊。

卽事

首戴蒲茅行荷簔吳淮積氣厲淫多野田羣鷺
飛仍浴白水飢鳥噪復過國計頻煩憂總劇民
勞隱軫切如何吾曹鼃黽元同睹淹潦寧愁滄
海波

壽邵侍御乃翁八十

昔聞柱下在周家今見鴻蒙閱歲華鼎鉉長承
三殿日庭幃時發五城霞憲威動地金要裊
寵命從天玉辟邪竊幸獻觴遙奉壽歌筵開滿

滄厓集

卷十三

二

上林花

其二

剡中山色是蓬萊執法仙堦列帝臺已籍瑤陵
丹檢字先承華掌白雲杯太微直爾光垂象少
岳寧言位亞台此日羣情遙共祝祇應并奉
特恩來

范太僕邀同幼于秋泛得雲字

載酒青山白社分雄情爽氣在人羣關河萬里
清秋色澗壑千重落日曛寺下波光鑒明月風

前歌縷曳纖雲隔年追數詠調處長嘯掀髯屬
使君

其二

共來江海每相聞杯酒流連亦自欣拍手晉祠
爭賭墅只言生小薄工文高秋月寫真長韻清
夜天空彥輔雲任取豪華眼前事不憐曹子太
紛紛

又次幼于蕭字

紅苑青丘深夜寥林亭砥石擁山椒扁舟湖上
今隨范一曲月中人是蕭差覺仰頭清漢近焉
知引睇白雲遙欲乘天外浮查去如許才情詎
可招

次范太僕初字

知學陶朱高謝餘身名兼泰復誰如蕭蕭澗竹
秋煙半歷歷星榆子夜初溪帶寺門藏舊轍天
斜古閣倚吳墟細尋霸跡寒原上不勝惆悵憶
申胥

重次幼于虎丘蕭字八月十二夜

山從兩寺合來遙丘闕潛露欲招聊共寨裳
尋劍氣試將厲齒拖泉標露新流後秋爭發月
未盈前光盡飄會進吾徒一杯酒勿云芳草直
爲蕭

幼于夢陳姬問佛圖澄是佛是道

蘭摧蕙殄桂凋芳青鏡流年事可傷艷鬼未淪
還見夢佛圖欲證是何祥入禪散聖時游戲乘
運勝殘憫覆亡若問光明藏中意已無煩惱斷
人腸

澹思集

卷三上

四

其二

月明多露夢來時落葉哀蟬曲正悲嗽見愁覓
疑慘黛似聞小語乍低眉塵中幻劫元隨世在
日神通亦應期除是解禪情總謝定知無箇罷
相思

徐長孺以草書樂府見寄因贈

尺書拂旦在衡門照眼琳琅語麗溫頓若神明
行草在爭傳樂府解題存會思倒磴懸鍼法重
見驚沙屋漏痕此手後來知不乏雲間今有陸

平原

又承與方公同過失候

躡履曾聞並駕旋中音郎失袵未迎前霜中合
奏宮懸作日下爭輝和璧聯神理王將毫翰敵
法書道遺墨卿憐欲憑光氣煦窮谷恐誤傳觀
夜燭天

賦得山海關爲潘司馬壽

持節周畿初視師漁陽海色暗旌旗按章霜激
中輦列書檄風生異域馳恩霽帶方聞欵塞威

海思集

卷三上

五

加樂浪著忠規寄言望氣關門尹莫作流沙欲
度時

其二

雲朔金鉦朝建牙臨渝霜簡霽空霞征書九塞
流虹羽執戟三邊乘日車度漠軍容傳獻凱當
宵關月靜聞笳宴清海岳呈皇祚柱石今看歷
歲華

其三

蚤奉牙璋出按邊青雲車騎尚當年盧龍氣爲

風裁凜碣石宮由地脉穿威比營陽聲更遠猷
如方叔望猶全定知勲業垂當世會與無疆寶
曆延

與客飲戲詠

非食噉滌事杯盤縱飲焉知天地寬茗糲雜肴
庖鴨膾毛羹重醴膳雞韓視時和齊薌無蓼細
拆胡釀用苴失咲餅將侯印易古來元重一
壺餐

其二

潛思集

卷十三

木

欲借酒鎗徐景山問君飲量莫須慳酌深興在
珍羞外引滿風生尊俎間鼎味滑甘當尚糝大
官寒具舊名環萬錢一食非嫌侈爲語男兒無
自尋

林侍御治水功成

水地吳都經帶縈古來作治未能平三江禹貢
初言入九派河渠今始成湍決並疏尋地防誠
勞積歲事徂征不愁鼃黽吾儕舊竊喜新朝又
中程

其二

河隄使者惠文冠四載予乘柔土安沉斥已同
流盡灑海邦卽敘澤今刊濤湖松引宣防藝潞
浦交輪灌漑殫漕轉東南規萬世廟謨真藉贊
襄完

其三

乘驄護作役徒舒水稻全饒舄鹵餘孟漬滌源
江勢壯吳淞旣道海門虛沮洳悉辨封人計疆
潦方鳩畝澮疏當遂勒成溝洫志行須立獻治
安書

潛思集

卷十三

七

其四

賦籍成周治野詳農田國隄特安疆從知度地
排根理可是埋輪物土方庸命水官脩職秩看
陳封事肅嚴廊風威矯矯操彈日穰殖千秋賴
佐匡

集王中翰看玉蘭期范太僕不至

春煙不徹奈花何高館張筵取次過醉裏沉吟
芳草思酒邊慷慨羽聲歌一枝似玉溫猶少九

晚徵蘭香未多少伯此時勞想像還攜越女入
煙蘿

同范太僕皇司勳諸君集虎丘得生字

微風初御綵旂澗石何年此合弁命賞可堪
春草色淹留空軫小山情聚時星漢誰從識題
處雲煙還自生不是丘陵寒劍氣詎傳詩句重
連城

偶詠

妄緣幻出是詩禪道斷名言非自然經云非自然非不自

澹思集

卷十三

八

然才性總驅時代裏音聲盡效變調前遷流可
使風逾易壅底何知氣欲宣祗道援毫通造化
運隨升降動關天

其二

沉思初從恍惚間宰令機動興安閒入冥才軼
虛無外得儒神驚蕩薄還峭壑非常何有逕雕
追不假是爲關流連賞好因成性始信吾徒未
可攀

從軍行爲沈公純甫賦

丈夫本自重橫行孤劒還當殉義輕五嶺戈船
楊僕傳九真斥埃伏波營平戎祗道惟乘遽喻
粵慙他枉請纓萬里提封今一尉橐鞬應好作
功名

其二

乘障無過漢踐更守邊兼有郅都名飛章已罄
輸籌策彊直由來作干城莫問橐中裝在不只
言海上鬢堪驚夢覓冑逐桓車騎吹笛關山空
月明

澹思集

卷十三

九

其三

烽火偏令氣不平軍書日夜鴈南征文將誓楚
還傳檄業在車攻敢莅盟可是酒泉班空遠直
饒食昂衛先生魯陽戈信能迴日蹇蹇孤臣况
赤誠

其四

粵棠斥地自屠睢瘴入飛鳶未罷戲置戍方將
通徼外在行寧久役疆陲大刀頭及瓜時候北
嚮轅聞杖杜詩若憶從驃辛苦劇木蘭真咲不

男兒

為阿尹槐石壽乃翁一槐憲副

芳樹他時茂植初慙慙重見護庭除朗陵君貴
先封傳阿大夫賢蚤建旗莫是甘棠餘惠愛由
來奕葉比扶疎公槐自信能家世總道年齡椿
得如

劉都尉命賦壽兄桂林守

吾宗象郡蚤懸車松子攜將結友餘正爾相羊
從八桂未煩餐嘒待方諸一行玄雀霄明勅二

滄思集

卷十三

十

列青鸞道士書季命裁為大人賦慙予文不逮
相如

四月一日王太丞宅賞芍藥

高院風煙足散懷初辰紅藥麗當堦輕將華露
晞朝日燦比妖姬發燕釵相譖微詞誰解贈和
滋芳賞幸能諧定知緗葢春應在最是年年期
不乖

壽徐侍御

柱下周官舊是仙相傳藏史最長年霜威萬里

曾開霽風素千秋獨尚玄每見姓名香案上猶
凝獻納 聖人前貳勲不替餘忠在接武青
雲看嗣賢

贈九華太守

崑丘珎異璧藍田位列仙階當世賢石室隱文
曾校定軼塵辭旨更超玄上榮丹藻流雲氣北
第青疎佇綵煙已道奏名 金闕下定言蚤晚
會幾緣

其二

滄思集

卷十三

十一

勲業韋平漢相家青雲才筆重聲華九陽玉液
含滋菊五嶽神襟浥絳霞笙竽但迎緱嶺客歌
鍾齊列上林花欲知金鏡秋旻寫應是仙輪玄
景斜

壽陸翁八十

神仙受記五陵間八百登真不待攀况是庭幃
能戲綵更言榮命有青綸平原後代家仍舊長
史前身誥再頒壽酒迎寒花盡吐君看紫氣正
臨關

讀朝鮮志

國從割海聲封山萬里梯航正朔頒文物統承
誰復識詩書流入可經刪九遙重憶三韓外七
點空傳方丈間莫恃波濤王險固戈船士氣會
安閒

初冬日眺望

日融風細麗初朝和暢偏宜爽候調鳥度空枝
寒影露閣斜清漢曉煙消林光澹寫霜前思蕊
色芳含霧裡嬌玄律欲吹陽琯發直言時序自

澹思集

卷十三

十一

堪詔

贈老僧

日中一食受長齋持戒多年不下階院古堂墮
巢鳥偏坐深昏曉宿雲埋眉殺嬾舉重如石骨
貌禁來削似柴應以報身常住劫將他願力着
形骸

其二

但欲相尋風雨迷荒巖入定與猿栖經從結集
猶多品頌自開持獨舉題夏臘積高稱苦行燈

衣相續付闍黎威音佛日曾蒙記補處來當雪
嶺西

贈道士

千仞清谿學閉房見人卽欲走潛藏宵分洒濯
行休粒日下冲凌有禁方引氣成雷朝太白嘯
呼作霧守中黃遁形寥廓時來往恍惚遙看出
異光

其二

拱衛虛無龍虎君朝真升降息如雲藥藏玄牝

澹思集

卷十三

十一

湛青脉電掣方瞳閃綠筋玉律洞章明火候寶
函仙篆著雷文功深骨蛻精神聚巾拂香爐知
避葦

聞季朗得子

江上驪龍夜吐珠萬重光氣照天都問年能御
當稱息奉職馳驅肯念呱玉是魏家他日顓才
爲孔氏昔時瑜蘭祥芝瑞聞應喜况是階庭更
可娛

聞敬美歸自關中

忽聞請與赤松游促駕寧爲太華留茅小君傳
仍世徃黃初平是宿生修捨官入道非難事耽
寂長勤可易求莫怪路旁人嘆異當言句曲在
前頭

其二

高飛如此若君何生火焚和空自多既爾歸真
曾攝受可容校籍畏譙呵煉神湧出天門上得
藥新從華頂過五百年來彈指迄嫌他銅狄尚
摩娑

潘思集

卷十三

十四

壽人七十

筆陣詞林真氣揚景光吳分入文昌瑤階環佩
龍驚貴 紫殿天書翰墨香繡綵承歡榮累
葉極星稱壽舞分行華筵最是迎長至 寵賚
方來何詎央

送張給事還朝兼呈劉都諫

拂露旌旗楚岸翻凌晨金節曙霞騫雲藏太乙
高瞻極星向南宮入紫垣僊躡煙籠傳鳳沼綵
旒光溢射天門 聖朝致理唐虞上分命龍

來作納言

其二

曉排花上度征輪絳闕瑤池寵侍臣臘盡禁林
通籍待春過御苑奉恩新義形詞色精誠獻
詔下褒嘉 皇鑒甄竊喜輝光張仲里運逢
千載屬當晨

常司理懷椿卷

使君憫默繁深思儼若庭趨奉訓時轉側深恩
悲拱木滴殘清淚灑喬枝陽和覃及誠難効雨

潘思集

卷十三

十五

露含滋願可追三尺獨操光孝理何從八百慰

靈期

培萱

祿養滋深愛日情寢興官邸竭將迎綵翻庭靄
慈顏喜花是春暉淑問榮鳥旆乍榮 恩禮洽
翟衣仍襲 寵章旌定知茂植培來厚可藉芬
芳魯母名

讀碧雞篇憶徃時奉使不果

當年攬轡欲澄清重爲親庭不冝行丹嶠未攀

巫子邑白雲先鎖夜郎城飛來一葉懸崖影啼
合千山綠樹鶯今日子淵隨奉使慙他詞賦憶
西京

其二

摩天貫斗絕飛翰歷險題詩側據鞍句是夜光
珠奪色玕非孔翠思流寒龍編曆象探來盡鳥
道風雲收已殘莫謂山川無恨意不難推轂讓
登壇

發願詩

潘思集

卷十三

七

人空未證尚多瞋爲發初心叩應真愆浪際同
消劫盡法誠業與信緣泯早燈蘿戶龕藏月寒
磬空煙樹向津但以此身隨滅度後生終不履
紅塵

其二

昔緣忍辱悟前因今我塵軀豈異人行卽薄伽
非世法境由轉物是香輪三空解脫標清淨八
識消亡現潔新一念不生無住著復何風劫有
飄淪

擬立春日游苑迎春應制

靈籥初分肇氣新陽和布令作芳晨東郊容衛
祥煙擁行殿花香綵勝陳淑景杯前先映柳條
風池上已催蘋迴看斗柄天文直順動爭傳宜
建春

擬奉和從蓬萊向興慶宮道中之作

花氣薰天綵旆紛鑾輿迴出鳳城雲逶迤閣道
煙中繞飄渺南山仗內分飛觀連霄迴日域離
宮跨渭入星文六龍臨幸春爭發言是勾芒翊

潘思集

卷十三

七

聖君

擬同二相已下羣臣宴樂游園應制

豫日恩承旣醉歡需雲宴樂奉遊觀羹斟北斗
調神鼎座接南山侍法鑾食進帝前思借箸
感深王佐起投竿大酺沾賜元無量難效涓塵
報一餐

冬日書懷

天高冬日氣融和調弄寬閒興足多放意形骸
從曠蕩避人踪跡畏譙訶思長流景馳難戀量

怯深杯飲易酩不是逍遙猶有恨但令貪著即為魔

其二

近來行逕較前差寒色空凝霜際花架引垂簾
林影亂啄餘殘粒鳥聲譁聞薰塵境同虛寂習
定峯巒盡結跏已得無生能出世何論世界是
恒沙

其三

意舒精緊日光溫會道胸中無所存偃息自如

澹思集

卷十三上

十八

調暢好情緣已謝是非渾網絲絡檻交蝸跡庭
院經冬遍草痕寂寂柴關塵不到高栖人外易
黃昏

寄徐宗伯

聖代文章命秩宗虞庭況是盛饗龍運開天地
同寅亮道合君臣喜協恭祇奉郊宮倍肆
類扈從玉軼侍登封佐匡治定功成日弼直還
聞獻九共

其二

宗臣典制奉三微道是皇風式九圍簡在泰階
陪法駕躬成端拱化垂衣南宮秉禮隆千載北
斗寅清重萬幾一體恩承親寵極瞻依咫尺
戴天威

其三

蒼精建氣位調元禮樂明庭輔帝軒統緝經儒
文爾雅取裁名法道醇溫初聞搏拊羣靈格已
罄懷柔正朔尊制作千秋垂宇宙丹心一寸係
乾坤

澹思集

卷十三上

十九

其四

數馬持謙侍乘輿陳常奉典沐恩餘
鞠躬占對文詞敏上殿威儀體貌舒和洽
兆人陳百禮交修商學在周廬良時並奏河清
頌欲獻慙他長情書

寄嚴司寇寅所

秋曹掌禁法為師重見川官誓諾辭典職輕平
揚主聖丹書約劑著宗彞在公周密樞機
縮先事消萌社稷禪欣值臯陶今作士祇將刑

措頌雍熙

其二

執法光齊左角明
斗樞協氣瑞先呈
練槐位建孤卿重
柱石才尊政典平
載定章程修甲令
並緣經義秉鈞衡
股肱况切虛誠倚
睿眷還爲進善旌

擬春日出苑游囑應制

上苑春生樹早芳
初晨景氣麗新陽
朱樓隱映障煙出
複道逶迤綠柳藏
鳥弄和風林韻管
魚

潘恩集

卷十三

干

牽弱藻岸浮香已
深睿賞涵天澤更
取迴波蕩日光

歲暮

歲暮蕭然百念無
看雲狎鳥興尤孤
獨操僻介齊千木
苦學空門作比芻
關鑰未抽終是懶
堪基才構敢言幼
年時一去嗟何及
莫倚彭聃詫蟪蛄

其二

清齋習靜戒塗遼
萬事隨緣盡法津
詩律猶將

嚴漢律幻身容可是
天身遠空寒洗澄無色
響虛凝寂愴神知久韜
精言向晦恐驚光怪尚
占辰

壽顧給舍父

獻壽春前列錦筵
喜看內省力繫天寧親
就第承恩予奉主趨朝
有詔傳庖賜大官隆寵
遇秩加特進荅忠賢願
將上酒家人禮每歲遙
來日月邊

閒適

潘恩集

卷十三

干

茅齋松牖寄煙冥
書架苔痕雨浥青
偷眼雀啣香粒下
暴鰓魚蹴浪花停
披襟向石循幽徑
藉草穿池隱綠汀
怪是奪人兼奪境
會知忘遣更忘形

上朱府君

法宮嘗立五雲端
刺郡仍勞獬豸冠
渤海定難優治最
穎川何得比全完
鶯花晝靜嚴城柝
雲氣時棲畫省鸞
風采自今瞻望切
雍雍成俗感今看

其二

三事忠勤借吏民六條察舉治功陳藩車雨露
沾行部繡轂旌旗望徼巡風變吳謳和召律氣
衡皇澤喜加辰 詔書聞下徵殊異 恩渥元
深侍從臣

其三

能將疆理辨先王經政言從物土方爲限名田
平賦法盡驅人吏立冰霜清裁非獨持蠶氣條
上旋皆得報當治行但傳純任德他時無復說

澹思集

卷十三

主

桐鄉

其四

屬城誰不荷恩施受署寧猶逋蕩爲治舉綱維
操大體政修清靜獨深毗聲華籍甚名都重威
望續紛薄海馳三輔既令功效試應知九列待
多時

贈長洲劉使君

使君爲邑政成年辟命旌賢寵自天齋閣陰清
槐市雨訟堂花發曉楊烟驚傳風烈青冥上最

是光芒列宿前砥節馳驅寧復顧氓黎尤爲匪
躬憐

其二

正操束濕獨寬平輕按爭傳水似清風夜在公
忘殄瘁秋毫無隱自神明街郵已聽絃歌徹閭
左寧聞桴鼓鳴單父來從千載後仁侯著節復
垂聲

孝女詩

李臨淮妹父病以身禱而獲應感其孝

澹思集

卷十三

主

爲之賦

烈孝名垂青史寒抗心孺弱古來難精祈幽格
誰無父靡竭忘身豈暇餐節在異時同嘆息事
令千載一沈瀾但矜閨行酬能愜義激何圖祐
貺完

贈陳明府經量

都尉先聞縕藉名寵綏欣爲吏民榮督司已道
能兼隱按籍新來況至清高下史書裁自手淺
深文法動緣情看修甲今亭丘賦負版誰非荷

薄征

送劉明府催漕

飛輓仍親督入勞劇當興發最功高食程計府
嚴期會建旆河渠趣轉漕檝擁黃頭排浪濟
奔青雀沸聲囂若言相送臨岐意惟有慇懃顧
佩刀

雨登靈巖觀烟霧隱見甚異

春寺遙乘雨色尋須臾變態出峯陰驚看輪相
烟中攝盡舉山河霧裡沉法海現空人境奪虛
濬思集 卷十三上 二十四
無示幻化城深遽流緣妄因生染世界難禁成
壞心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三上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三下

長洲劉鳳子威著

五言排律

同范太僕諸君集虎丘得人字

命掉入花津風煙逐眺新山分曠靈跡澗靜遠
聲塵置賞尋禪際清言就水濱景鮮林濯霧桂
掩月移輪空色將離染聞香來應真法城閒得
憇遐世託爲隣欸笑非無證招攜亦是因共言
方外思欣藉眼中人

濬思集

卷十三下

又得禪字

翠微含古寺躡步入幽偏碧樹迷三逕丹臺躋
四天壑刊精未化隧古澗猶穿暗水雲浮刹晴
空池湧蓮隱苔題字滅剏壁曲梁懸石在筵停
講花飛境住禪承霜凋月葉浥露燦峯煙賞自
竹林後風還正始前寄通聊作適會理信超玄
散意琳宮日回心貪佛年無塵應舍欲對酒道
忘詮岸旣真能到何須又假船

游稱心寺

靈岫引流霞日宮雲半斜寺門名智海山足是
耆闍列樹森行衛垂簾纏結跏卑閑應賞駿緇
律不同車方嚮聞難斷相輪光欲奢松篁圍寶
地象設儼瓶沙石透安禪影衣穿宴坐葭梵天
餘獻草鹿女尚銜花果位初成道儲王學出家
津梁疲更爾法捨會無遮定業真同幻推遷運
足嗟因知探淨域世界大千遐

初夏同幼于諸君過虎丘

人愜幽尋並林經狎賞宜風能柔景氣雲亦澹

澹思集

卷十三

三

華滋訪壑新流細探巖古象遺閣斜猶影漢劍
去却穿池殘碣封苔厚空筵咒石移憑高寫不
絕因子易前期

壽楚丁先輩母

頌美播貞閨齊名女史間義方同斷織植操自
垂鬟母寡能高曾才超復踐班寵曾重紫
誥榮豈一青綸纓弁家風在庭幃綵服遍鶯花
迎獻壽江漢近承顏旌命猶將繼恩華孰可攀
映看當代裡慈節古人還

夏夜

小坐一延涼微風映檻長枝橫稍稍勁露泫依
依光磧戶遙含靄山牕隱度香斜河斷星漢空
影隔林郭嚮絕疎松引煙昏迷鳥翔泉清且未
枕石吟罷臨觴散朗神情逸蕭條身世忘避秦
移晷盡抒思入宵將著述仍非墨爲書擬亢桑
勿令馳景擲素業在青箱

其二

清齋且避煊初夜鬱迢迢稍覺陽曦歛旋窺
氣飄霧花芳雜佩露葉葺蘭櫟颭水螢全濕經
林月盡搖暗魚跳泚藻輕鳥集陵若飲喻川能
竭涼疑渴欲消饋漿窮海錯中饌憶江珧坐久
纖絺御醒多尚醺調達生同逆旅觀物類樹聊
暫適暄繁謝平明詎足微

夏日京口故人見過

昔乖今累歲欣得覲清暉誰爲來奎分真能應
少微薄從京口日亟就城南章孺未逢人慣門
猶訝轍稀乍疑全却暑值爾暫停驂旣納先升

澹思集

卷十三

三

屢還愁顛倒衣禮踈慙客設情極慰朝饑傾峽
才驚瀉懸河辨遂飛不平知劍氣相惜是風微
芳草空延佇王孫無遽歸

送葉進士之順德

建旆復扁車新題海縣輿預占星使入遙認嶺
煙虛理適烹鮮始才當迎刃初深仁流易達清
聽壅今疏井邑民相勞鄰城俗亦舒越裳知潤
及枿服賴波餘九域方咸若邦况宴如聖
朝開省待蚤晚奉徵書

潘思集

卷十三下

四

其二

叱馭爲秋駕掄材寵吏民劇能初立政異勦賴
茲晨取庇非輕畀惟賢敢易甄去澆行作讓移
習使還淳龍嶠風雲色樓臺蜃氣新地偏時盡
煥化決候皆春篴錫珠官貢庭延日域賓令君
欣得借遠近自驚神

送顧緒部北上因奉父行

及秋聞祇命效駕卽嚴程于役能將父承顏盡
是榮關門隱吳樹浦口見江城煙重征鴻迅雲

飛畫鷁輕長風宵繼發去蓋曉隨行省署期催
上親庭念復并飭材元自擅克構况尤名孝理
隆今日看君獻赤誠

述懷

僻陋繆爲儒勤勞空自劬勢卑途轉促情隘跡
多蕪蒸鬱滋闇暑陰沉罷舞雩居嘗愁穰歉動
卽觸封隅灌木山齋小崩榛野岸孤林開通驛
騎風憤避檣烏事豈丘園慮憂非藜藿圖清吟
仍落鳧撫臆笑狂夫析理窮訶詰逢人敢噤嚅

潘思集

卷十三下

五

宿留嘗信次奄忽祇須臾正使操鑪播誰將材
魏瓠聲譽雖不有意氣得關無落落誠難合虛
寥可與徒

憶紫山徐丈

相思無復處時發舊題因要眇猶多緒連延未
可芟渚青沉故隱煙白翳孤帆何日重遊墅還
聞命阿咸縱談疑在耳清嘯尚留巖逸騁能驛
勒奔蹏或詭銜一塗今永閼千載臆空絨藝學
稱前輩斯人竟不凡

寄黎瑤石三十韻

南粵古多士丈人才最雄雕章元隱霧斷聖本
成風持橐陪丹禁含毫侍法宮門仍韋氏貴路
識鮑家驄文采憐江左游從並鄴中 恩新供
應對意故避居功得謝辭名寵來歸伏業融貳
勲今不替三事付恢崇但道還尊齒誰云未作
公招攜時選屨散詠盡猶虹映微精神出清疎
輔養乞葦書全鳥籀赴響必絲桐度愜寬弘就
微微幽隱通情華能合變近遠信包籠間氣何
澹思集 卷三下 六
驚挺羣疑若發蒙過逢應忝昔馳想尚趣東儼
旣紛將賄遙堪耿自衷淹留慙小草飄泊類飛
蓬分豈期真異懸非異仰同杜蘅滋與壤榛枳
蔚爲叢榮願垂他日衰遲漸薄躬相知存海內
遑敢悵途窮會不超然處徐看恍惚空沿流徒
泱泱觀樂祗淝淝匠石稱輪扁和匪號國工競
惟誇欲擅讓亦性宜冲洎滴窺溟渤丘陵失岱
嵩詎無當世鑒竊笑鄙夫侗却寄懷難悉迴環
緒可終定聞題尺素莫恨斷征鴻

避雨西施洞

青山入雨餘古洞闕烟虛嵐重雲來靜石深風
度疎香留尚脂澤芳浥染芙蕖綠踐幽攀徑花
飛曾似居近尋迷島翠遠上失吳墟緩目林巒
趣徊徨一悵如

周公瑕山莊

閒榭俯青谿幽徧狎遁栖礪烟攀屢憇嶺色睠
深躋危望遙通漢高臨倏掛霓片峯扶棟出衆
巘入簷低泉上猶鳴鴈花間憶放麝藥苗春易
斲丹火竈難泥命嘯言追阮彈琴應就嵇共徵
靈石契芳草重淒淒

其二

信美潛丘壑端居亦垆郊平雲浮樹杪缺月露
山坳樹曉花寧落林寒鴈未教壑迴標四壁巖
疊寫雙嶠薛縣堪裁鐸陵陽可藉匏軒窻朝水
石卧起春蓬茅流嚮高低發清陰晨暮交共言
塵外賞聖代有由巢

春日同薛明府過山中

野寺快晴初開懷適復舒因從二千石還訪一
衡廬雲際山皆接烟中景故徐樹交臨水映響
發隔林疎興是時乘暇游將寵藉餘忘形言道
勝撫賞悵風虛碧甸饒靈草長岑勞笨車春空
愔方寫遠靄悵焉如蘿翳思招隱潭清欲寄漁
漸暝天送暝緩帶立躊躇

贈傅明府

風雨不驚寒神靈避灌壇政成施愛博恩覆砥
躬殫精格尤增異誠勞賴舉安孺行逢狎雉邑

澹思集

卷五下

前

更道棲鷺喜學勤爲政清身廉治官風流真可
想淹雅自今嘆惠及徵河潤威平用法寬寧聞
歌解劍已息論探九奏最頻居上旌書傳共看
終知時倚侍榮寵冠朝端

即思

春氣禁寒住長林隱日斜
猗烟未徹鳥狎境
猶譁流水漾殘月度香吹暗花
樹藏山宇僻火
宿地壚宸拂霧光遙吐含滋綠
漸芽劇憐夷淡
勝塵慮詎能加

送韓太史還朝

丹地初旋軫彤庭後命催江關望征騎灞漣暗
飛埃供張中人設青縑小史開閣門方引上
禁苑復趨陪恩禮踰朝列聲華擅薊臺藻驚
游霧思氣耿刺天才劇切言何密匡扶義自該
行知重振披庸道獵升台

其二

詰旦戒輕艦旌題已路隅寵除天語近肅
召玉階趨豹尾森沉接釣陳清秘殊北扉臨

澹思集

卷五下

七

紫禁初景麗金鋪際會隆千載詳延陋八儒獻
規還左史作賦似西都夕奉汾陽檢朝承溫室
圖五時僊漏報莫不講唐虞

白雲

解骨信仙才凝神道始胎塵勞令俗厭劫永易
年頽養鍊銅陵下餐霞碧澗隈息吹成霧雨氣
引若風雷霄戾還瀛館晨朔必閤臺九英將雪
散五色戲煙迴漢動虹騫影泉虛月媚苔寶書
芝作笈靈境玉爲埃飛觀凌寒迥層城槩日開

何如令威語空望白雲來

王百穀將北上久不聞問詩以訊之

側聽響遠車何時獻賈疏姓名先已簡才氣會
當據上雍從猶待東封幸又胥侍曹憐興在供
奉莫情疎迎夏幽煙盡臨秋通璫虛霍聞風夜
後草濕露寒餘寧薄虞卿印誰輕王蠋書字成
珠錯落篇琢玉溫如鮮瑩占宵發光芒豈暗舒
星文太史奏無使望竿旗

座主宗伯以詩見寄荅謝四十韻

滄思集

卷十三

八

迴首蒼龍闕遙令憶鳳池功成慕箕穎身隱讓
臯夔麟閣抽簪蚤雲臺躡履遲運猶斟北斗光
自耿長離誕挺原鍾嶽乘辰始應期弛張隆覆
露出入荷鴻私寵藉登高賦恩慚大雅詩掃除
先古盡頓覺往賢娛日馭輝皇極璣衡建兩儀
雄風歌裡是白雪興中欺橫睨驅炎漢憑陵逼
姒姬沉深存質渾逸麗謝雕雖壁惡連城價珠
含明月姿宮商諧盪沃氣骨陋紛披尚挹煙霞
思仍當鍾鼎施可從蘇李道聊與馬楊馳盛代

誰將擬斯文真在茲國還尊用典儒亦抗稱師

誦必敦鄒魯瞠因望具茨焉能言授受祇用竭

追隨算曆曾聞召談經每下帷由來操尺捶庸

敢議工倕墻仞容躋踐堂隍但仰窺南轅方向

越舉目若游睢義謂嚴非預箋云微願諮絕奔

終莫與仇軛豈無疲史頡微餘辨連山定佚遺

何論尋魏竹竊笑讀秦碑承相羞函丈門生直

孺兒試歆觀眇小寧止失毫釐旋辟麾趨進仿

徨詭吐奇杜幾驚內忭却立懼堪持後閣開嘗

滄思集

卷十三

九

屢瑤觴煩重醺許探窮二酉陳列殫三危安取
前尊業惟任就析疑神情飛浩漭翰藻灑淋漓
超遠隣天縱空勤綴學為適逢欣曠世籠罩極
昭時聲烈垂千禩清華貴不貲剗心夙有分糠
慨一酬知

送徐進士還朝

輕輅北冀宮結駕屬城東謁入傳呼淺班聯著
籍通曉河榮複道初月動相風階附含香直名
因草奏工掄才清省重茂選得人雄供奉爐烟

內趨鉅瑞蹕中飛廉霞作觀龍首氣成虹置館
臨西掖揮毫滿射熊細塵飄羽蓋綺陌躍雲驄
載典刪裁共爲書刊勒同此時紛照曜自昔仰
穹窿願以承光曲因聲塞北鴻

曉起

新霽氣澄鮮晨興一爽然煙餘朝彩薄荷偃露
珠圓先曙流殘月含風咽細泉涼生憐洒濕花
泫惜纖妍移景雲翻影交林嚮曳蟬臨秋詩莫
更物色與遷延

潘思集

卷三下

十

送人尋越中山水

海上片帆孤煙深不可呼遠山沉隱浪漾楫入
平蕪遶岳名傳禹循崖勢擬吳烏傷霜欲曙木
客徑還晡自可宜風土寧將戒旅塗若從諮越
士朱育在還無

靜觀

謝喧堪境寄願息世能遺眺聽還俱絕天倪孰
可窺窳常觀有欲幾是坐忘時悟入非關想心
通豈屬思超然恣恬漠恍若任希夷試更齋三

月當從雲將期

過太倉謁元美

放跡休居日能勤謁請無相求緣問義隱處是
空途池上猶芳草林中得比芻淡將秋水喻閒
與夕煙孤宴坐餘靈氣緡經就鼎湖先曾侍武
帝莫漫笑狂夫

其二

塵外殽霞客來尋松子居未同人境接了與世
情疎心義探惟寂身形鍊更虛無開安有盡忘

潘思集

卷三下

十一

遣益空如託宿寧遺鳥假途猶結廬清禪間玄
理何事復關予

送袁武庫

津樓曉色微琴裡奏離微直更排闥闔遙看指
帝畿澗花陰去蓋秋氣惹征衣帆引楓江思人
爲蘭署輝壯猷言戢武方國佇來威何似杜元
凱才名自古稀

得余君房書因寄

書來良自寬慰藉復當懽尺素遙能寄寸心寧

可殫遂令蕭散跡轉憶却非冠紫殿陳封事青
霄縱羽翰沐芳衣惹桂點筆氣薰蘭夢斷聞清
蹕天迴奏法鑾流虹驚剌藻游霧是輪丹興入
高秋夜竟搖承露盤向風惟引領傾想逮忘餐
賴得因雙鯉雲泥達未難

其二

游宦貴京華由來感祗誇言詩皆立學著業不
名家仕豈共工重材寧匠石嗟柏梁篇始構虎
觀議誰譁國準隆三代身通薄五車船官專制
作梓慶握靈蛇徐疾言能審方圓計未加風知
無蕩駭度信失奇衰利器還于越良金出若耶
離居欲有贈折簡代疎麻

寄魏季朗教京口

掌故藝何工名纔試誦通簡求虛

詔下才子自江東一命甄仍薄半綸沾未融山
川猶禹日草木尚邠風流化雖從近雅遊非諱

窮 臨雍聞有

制經義侍新宮

其二

稽古實兼才爲容記曲臺右庠令契牲小學得
蒼來造席青衿滿登堂汗竹該周畿王教始江
服聖文開俗競親經術人咸委貨財用儒今已
效莫不睹風回

其三

一官江上日幾稔望堪嗟咫尺從牽後尋常猶
去家京臺非異域計吏是秦嘉日末滄波歛風
餘林霧斜蕭條餐舍柳搖落故園花讀賦當驚
問徵書來未遑

其四

祭酒問誠嘉儀爲舍菜賒官懸陳備樂庭秦樹
崇牙辟舉應經義笙詩補白華束脩將謹畏專
已抑浮誇動卽成文采言皆屬傳家何緣休沐
暇肯念故侯瓜

訊沈嘉則時寓縣齊

重客來迎夏臨叩勝昔時不聞勤授舍相就幸
停輜退食香凝好雍容琴奏宜桂長涼度葉雲
細影依枝清靄蘭成暑新輝花是帷過從當可

適快意莫言羈

秋日林亭

雨罷樹生輝秋煙重不飛思將西澗落衰共北
林歸空水知無染閒雲與杜幾倚梧傷曼漈緣
徑入因依總道情忘適誰云戰勝肥涼生還遽
爽聊一詠伊威

其二

萬事寸心違今行悟昔非里同通德鄭居異五
陵韋隱映輕林斷欹斜弱羽揮亭臯下流葉簷

澹思集

卷十三

古

際長新園草想遙乘屨花堪近擁屏書當傳馬
服約豈恨牛衣細火空槐暗遺光墜露微荃予
好姁飾猶自甚朝饑

送陸冲臺提學山西

縱金嚮澗陬析羽戒前旂晉甸持裁日吳區悵
別秋高旻清乍洗爽氣逼全浮騎吹空霜發輶
軒澄景收文章從壁主星野屈參留河華風今
朗汾陽俗昔邁臨軒爲士寵及席固才求况是
聲明地行看允
帝猷

其二

與野入輕旂時文用遠柔條章猶漢作甲令重
今修郡國因推擇賢才况仰由教覃知藉兩學
貫盡沿流風勁傳三晉淹該隘九丘品題將月
旦獎與任陽秋懸鑒人倫愜登龍士氣投河汾
興禮樂光定絕岐周

沈嘉則云屠青浦再託致因賦得以言神

仙尉因致瑤華音用謝

僊令有王喬還聞朔旦朝攝衣之

澹思集

卷十三

五

帝所躡履在煙霄業尚躬行砥身猶珉俗調閭
臺名已載瑤水宴曾邀命冊階懸峻登真位踐
超預師題宿智閱記抗貞剽道廣多援濟風虛
積肯招倪將和宵眇籟欲應刁寥金玉音能借
瑕瑜指但譙焉從疏淖淪祇益望迢遙

其二

蘭弩備威儀誰矜子愛爲風膺才殆庶虛擬運
常期躡景紆陶想升天悵許思煙書人豈見龍
篆便來遺慙重能留訣粲然微詠詩繫纓仍檢

籍牽祿更曹司玉韻非寒映瓊輝似露滋迎風
半揮手迴雪託含詞折下忘華貴翻教顧賤私
狂言驚且惕晦跡外爭知

上太宰王踈菴

天地重開曆軒皇在御辰弼諧歸一德銓政用
誠臣首命持衡鑑元條掌化鈞再中方啓運百
爾盡維新黃道遵乾度丹心捧日輪垂裳河海
宴調護著精神

其二

滄恩集

卷十三下

十六

中興至理臻舊老起經綸汾水停堯駕河宗應
帝宸疇咨千品敘寅亮五行陳政地依端揆官
方藉統均睿謀裨更切袞職補尤辛信是君臣
契由來肺腑親

其三

孤卿寵位昇爵賞自躬膺薦士誰三揖知人庶
九徵陟颺皆慎簡踐位必才稱累牘清通擅諸
曹峻直凌具瞻傾節槩述聽慕風稜汾晉唐虞
日君看海宇澄

其四

冢司專國命治典衆才憑計獻官聯正功分秩
敘登馭言陳八柄化已穆三能選署觀懸象掄
賢力舉繩位隆周憲貴冠絕漢儀矜定是推黃
錄泰階今始應

寄吳明卿

昔命侍金閨分符階更躋陟颺三事遍名位數
賢齊入思賡相贈矜才遇盡題夢飛吳嶠外花
落楚雲西寒露遵途細晨風去鳥低涉江芳可
結上郢綠無蹊流序淹回易聲塵隱軫迷懷情
當未異介跡自言睽望幸將封岳趨朝待
執圭定知行藉爾重爲吐虹霓

寄張羽王鄂州

鄂君遙借問拙宦近如何仕固逢難愜才寧時
易據西浮踪跡昧還顧信音疎積歲題中考頻
年勞佐車夏丘嗟自遠雲土悵誰墟與進懷沙
賦深疑誤郢書敘遷非定轍僻陋是荒閭舊莅
思旋軫崇階幾奏除命應開省署恩豈後嚴徐

滄恩集

卷十三下

十七

未肯羣心舍當看建隼旗

寄龍明府黃州

上善紆靈略興懷軫使君政成風迄靖聲允俗
無紛蘊藉思多貸寬平澤最殷淹翔猶楚服教
化似河汾正直時方媚才明膏自焚情深憐俗
繫愛結念躬勤折節從貧士游思共典墳俸嘗
資請乞廉益重推分望斷辰陽日竟消鄂渚雲
悲歌何繾綣江漢一相聞

徐太史愈疾

滄思集

卷十

十八

公瑕云太史疾甚困怵夢入孔廟衍
聖公與接既又一少年偕一媼以榼來
中一瓠令食辭不能又一茹少年強令
食覺甘香醒猶在口遂灑然愈聖靈若
是耶將太史賢也

淹臥非耽寂文園偶倦遊告因嚴助請疾向孔
林瘳孺語病今去媼靈誰得猶精誠通夢寐行
義動奎婁發藥寧將禱爲儒效若酬格乎祥則
兆詎可謂悠悠

其二

偃息嶺雲偏倚梧吟夕煙恍然疑有感迨爾覺
能痊忘遣應真契清齋會潔蠲不因逢樂廣還
似夢釣天精爽寧非聖照臨知祐賢事無驚曠
世行嗣道千年

寄張肖甫中丞冀北

撫監威望重副相節旄臨氣爲登壇厲誠將授
鉞深多方資底濟元化賴平斟升揆應周夢疇
否作傳霖安危時正倚夷險道能任河岳聲靈

滄思集

卷十

十九

動山川義感譙東郊傳楚誓西略著虞箴欵塞
皆重譯來庭畢獻琛靖民恒載德下士每開心
宿昔憐虛薄窮年懷好音雲天弘覆露海日映
高陰遠寄將何道徒令騷首吟

哀黃清甫

幻化一消亡千秋詎足傷少微淪鳧耀教客
隳隕精芒度貴纔離嶠臨湘適返鄉身屯嫌命
薄時寒豈才妨短數驚珠失隙陰悲劍藏惟餘
篋中草占夜發孤光

其二

遐轍縱追尋，但齡迫遽侵。夢隨巫月墮，厲染爨煙深。
句在關時忌，人亡閣淚禁。覲罹哀卞泣，垂絕怨莊吟。
谷以萊轅圯，天爲黔婦陰。九原遺恨日，萬里丈夫心。

其三

詩律非輕畀，得來還隕身。數篇天已靳，累歲客常貧。
光價贏滇詠，齋裝匱粵珍。旅覓江漢夕，羈寡怨啼晨。
半是飄蓬跡，終爲行路人。勿傷京洛

澹思集

卷一三

二十

下今古北垞塵

送金憲使之贛江

江上擁雙旌，持纛按百城。澗花流水濺，煙樹積晨迎。
槍壘雄軍幕，河橋控柳營。寒輕山瘴斂，春入嶺雲生。
遠馭皆風偃，南陞况砥平。無言新受版，方鎮得專征。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三下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四

長洲劉鳳子威著

五言排律

張侯燕諸君於王相國第託以志事用韻

一首

郎弟初筵洽，輶軒下士光。發尊徵舊事，命牘辨封疆。
梗概親承切，編摩口授詳。共言當屬草，必也敬維桑。
政紀裁花處，名留汗竹芳。雉馴風可想，鷄次典誰藏。
采購從刪擇，懷鉛記逸忘。子雲

澹思集

卷一四

方俗語汜勝教田章五壤東南擅，群才水地昌。管由來煩綜理，何詎乏油緇奉計辛。堪隱平繇甲未量，獨稱雄劇在一賴。令君匡才忝臨邛，客清沾茂苑，霜分讎誠易效重，席禮難將初憶由。拳外旋窺射犬傍，若流千載意祇有頌循良。

壽龍沙王孫

黃老神仙事丹書

帝子孫自應天室貴，當

復道家言澹泊，將居寵謙光。謹奉藩桂輪，雖赤社蓬戶視朱門。一託松喬契，彌令盤石尊中興。

頌須上沛獻好承恩

壽撫臺陳公十二韻

千齡標際會嘉曆應隆長燕喜三辰外鴻私一
氣旁撫時玄律薦登歲兆人康力欲扶商鼎禎
先得夏璜神功舒化日風烈擊飛霜璿象天文
轉機衡坤軸藏昂精參佐命水德贊垂裳矯矯
還熊虎噤噤儀鳳凰黃圖恩與固景祚澤陪昌
慶比嵩喬峻榮看臺栢芳宣釐重鈞石光耀振
球琅願以南山詠回歌召伯棠

滄思集

卷十四

二

瑞光卽事

風寺夏初長相尋過院香坐依敷草軟行愛切
塵涼眼入虛何證聲聞現此方晴空潮是海烟
際幻成梁實相蓮從出然燈火未妨花輪流月
掩葉逕白雲藏問義同無垢開題多放光幸茲
還結侶清宴一禪房

雪夜周君席上

遠心何處寫愛爾百觚傾新霽浮春澹長風載
雪輕嬌歌承艷發妍笑逐花生樹以烟爲色鹽

因曲作名韶芳憐編妬翰藻與宵爭歡促重門
鑰寒消殘漏聲袂翻將墜珥屢香恣牽纓不惜
餘明借願言金石情

喜范太僕至自海上

晨風在北林含望爲誰欽動是經時面行非少
壯心春朝啼鳥合雲海落花深興愜求同調曲
長知好聲音中筵催酌斗闌夕共悲參相和停
西瑟迴看燕市陰

季朗席上贈華容孫山人

滄思集

卷十四

三

明燈深蕙氣杯酒結春陰贈遠同淹思傷年多
故心時難才蔽晦獻罷壁銷沉趨夢途方梗吊
湘情未禁花飛雲雨峽草綠瘴卿柳無事懷孫
楚江邊一涕滢

重送王尹

雙旌辭水國送遠極前岑烟日川梁淡寒雲冀
北深惟飄雪影落花綴暗霜沉平楚天邊鴈青
山邑裏琴相將鳴玉佩想見正朝簪建禮論思
地應餘惠愛心

清甫樓中見隔城山色

窻繞盈尺隱樹間映之梵字

窻小那能隔城闔不礙山霄懸樓盡入江走地
虛闌遠夢輕明月長林對苦顏翠微通幌外幽
樾在梁間眺極寒空淨雲飛朝暮聞鍾聲出寺
冥鳥影落風還覽步含神霧吹簫吳市闌渺然
高所寄如此詎曾攀

壽撫臺陳公六十韻

夏服匡王畧周畿重保釐鄴侯膺昴宿申甫協
嵩期命世名元擅乘辰業更熙既能生間氣直

澹思集

卷十四

四

爲寄台司

廟律由身定乾靈屬手携山川

雄畫閭文物盛分旗武偃綠威建人康祗澤綏
行藏對隆替動止繫安危示禮寬成政操裁肅
撫師蒸黎覃自洽草木被寧知立使澆隘化坐
看凋皺移迴淳方復始適變况皆宜恤爲辛勞
軫思難造育窺機非開塞用權異短長施特以
嚴章憲猶厯清佐規算車多就簡錫貸屢聞持
巨細殊兼體暄寒若在肌爭憐趨衽席何但免
瘡痍刻厲恒如此謳歌遂逮茲臺端全引義嚴

壑獨流慈孽已看萌杜妖應絕蔓滋化衡懸待

東詮鏡可相欺嘉霽消愆伏和雍稔稼留廣儲
仍負海沃土舊梁池警向荏蒲絕聲過日域馳
供輸崇國策藩衛莫疆陞七校閑魚麗千營靜
虎貌投戈興俎豆講藝引偏裨共許丁侯射誰
窮風后奇秘將金匱剖與與王鈐披覽象還推
步惟神未假思孔曾傳緯候仲實辨兪兒學術
三才冠燹倫九域毗泰階尊寶祚繫表仰著龜
精理今無匹風雲信有之歲臨吳分野恩映漢

澹思集

卷十四

五

旌麾壁處環栽柳心傾切類葵從來颺踐久
使樸忠遺念每存圖治居常憶濟時青蒲敷奏
敏兢栗散懷遲攬轡空霜凜驅車澄景隨爰書
盈粉署封事溢彤幃江漢民依召朝廷蹟讓
艱貞還德似公亮亦誠追作弼驚猷壯陳謨且
望耆恢宏終雅量卓犖鎮羣疑悠爾情尤淡焦
然色欲鯨素祈衷感格庸慮跡參差夙夜遑云
暇淹詳亟所儀會當登鼎鉉聊試驗磷緇黃帝
詢天老軒皇訪具茨握符綿祀曆職袞位星

慶溢南溟淺齡延北斗卑穹窿齊泰岱赫奕比
陽曦喟息同舍燠洪爐總借吹烟華浮掌薦仙
醴接霞醺區外鴻祥集寰中彈壓爲歡娛乎兆
庶覩縷道吾私紀載鐫鍾石形容綴管絲遐哉
徒展頌永矣一徵詩

諸君見過值雨宿齋中

虛院當春寂能來杖屨遊踐苦妨徑側攀葉逼
泉流臨眺堪樓倚孤騫耐鳥浮相將興蕭遠共
以托沉悠博戲遲行子爭臬不下籌作寒烟颯

澹思集

卷十四

六

至翳景暮先收漏續踈燈照雨殘深夜幽風花
憐自嘅露草倏何道莫謂羈窮竝何慙氣味投
異時傳好事千載此林丘

諸君集齋中擬玉臺體詠垂絲海棠

尊酒逐流光新花動院芳微風將緒弱驚艷傳
枝長天矯朝霞裡輕來繡領傍曉魂縈易亂情
縷結難忘粉浥嫌無膩紅滋暗自傷柔絲起百
媚垂柳失千行泛彩迴煙態餘暉裊露裳非關
妬桃萼終是恨蘭香

新

宴司勳宅聞歌

高會徵同好乘春發思長選歌開樹色度管散
烟芳韻逐風前落鶯驚花半藏空流皆合響賞
拂盡成光曲按無須顧琴調不可忘新聲多北
里艷意少河陽愛客能終宴憐君啓後堂談經
逢暇日何復道安昌

觀洛僧弄六齋

狡僞觀皆幻擎甌伎有神陸離小垂手百轉眩
迴身放杖能隨節浮杯不動塵影看非一月電

澹思集

卷十四

七

喻若千輪運訝成風巧旋驚屬舞新攝持因定
力危豈復關人

奉贈恤刑嶺南梁使君

帝仁深泣罪推擇用輕平春仗辭初下雲旗翻
並迎破觚將曠蕩懸法奉休明至理多流恤亭
疑本好生獲蘇思未淺更始望先盈貸豈徒三
宥刑知慎一成奏當堪繫今掾史盡賢名時鄉
方文學持裁中法程自可懷庭軼無論塞汴衛
和爲傷痛霽沴以滌除清雰霧宜開明鶯花何

預榮祇言儒吏別况有雅才并不謂公車牘能
飄江左纓興中雄賞藻席上寵縱橫絕翼蒼梧
矯孤霞嶺嶠征還因張仲蔚書此報羊城

十三夜讌徐君擬玉臺體是夕立春

夜律迴青瑣歌筵發絲雲光飄妍思亂響入合
聲聞鰲棟飛相照鵲爐寒更薰笑來偏淡蕩曲
破覺氛氲學斷風前袖看書眠後裙錦翻池被
色袂舉續緣文妖麗何因覩繁華會自欣促杯
花稱動隱燭臉鉛分定是迷燕鄴堪持惑令君

滄思集 卷十四

酒闌懽未極詎可慰慙慙

題陳中丞世德卷中丞之先常濟人於海

波所居北沙漲而成岡勢如玄武

言是龐公里還高于駟門兩朝名德貴東台舊
風存揖以人康濟艱由道極援鄉閭思抗澤漲
海覺爲恩地脉潮能結岡形波讓蛻聲靈堪秀
出勝勢已雄吞福始光來裔仁培植燕後昆忠勲
應世載節鉞况駢繁撫牧當畿畧威懷踰塞垣
徒知頌吉甫嗟爾莫空韻

上座主宗伯

昔御軒皇曆勞惟風后歸辨名諧百物秩典祗
三微裸玉裡中祀登金贊大祈協聲均造育開
兆定邦畿命錫恩踰紀圭璋問益輝握蘭成藻
繪溫樹散芳菲密勿持衡地雍容絕等威遭逢
真莫比耿介每多違貞亮輪雙管光華賁五衣
朝端閒韻度事外想音徽冲讓甄宸極辭榮動
瑣闥寧能鍛鸞翮直欲解驂駢用晦名逾起羣
思道固稀甘從穎陽卧一息漢陰機入座虹皆

滄思集 卷十四

九

繞臨池興獨揮丹堦搖嶽色碧院長桐圍月倚
瑤臺蒲露寒仙掌晞行藏關運數繾綣切瞻依
郊禘垂清問春秋對萬幾膠西儒者是廷尉漢
官非已鬱雲雷望誰歌雨雪霏徘徊薊門路惆
悵北山扉紫殿星河近空同使節飛乾坤看位
定輔弼憶功巍却冀趨函丈終憐隔絳幃徒然
愧知己何以慰長機

寄西亭

余往官汴雖聞 王孫之賢未及投分

顧子索詩遂深懷舊

才賢稱近出茂戚世相推河間還修禮楚元俱
受詩自天來錫命崇典奉嚴祠被服諸生似沉
吟芳草知書多東觀舊客有兔園思遠夢渡河
水攀援憐桂枝平臺清漢裡飛蓋綠雲垂宗正
名方起三雍對復誰股肱懸倚待衛尉未應耆
想見文成日深逢浩蕩私

送董侍御

薄送輔軒使飄纓入帝京河山今直指繡斧舊

澹思集

卷十四

十一

持平顧盼風雲壯雍容郡國清按章吳賦畢刺
舉衆才并凜色通南極光威動列城寧言斂手
避已見觸鱗爭股栗猶堪懾神裁轉足驚磊珂
多大節卓犖自高名江介飛霜擊閭闔愛日盈
網緝單草木隱軫慰黎氓主者文無害新朝典
用輕坐令三事肅誰識四時行映徹璣纒朗扶
疎水鑑精吹噓寒燠異談笑慘舒成問俗恩先
洽推賢分獨傾彌恢延覽度逾重激揚情還似
停車待何誇擁路迎陽春歌外發白雪興中生

道卽綠規獻詩仍欲采聲久紆温室對旋抗薊
門旌軀傳遙驄駟前矛嚮澗鷺澤從滄海潤思
竊野人縈帳遠伊川出霞流洛汭明迴看霄漢
上及此贈王程

送魏吳縣

劇邑當刳弊仁君與燮調砥躬厯俗弛操檢慰
時澆聲績真堪慕綏懷幸可徵詠思流作頌抃
舞亟成謠在昔稱風政方今挹峻標始知神用
絕終是鑒裁超但假寬爲理依然蔚有條惠和

澹思集

卷十四

十一

漸百里協氣應三朝靈異民猶狎愆陽稼不焦
祇言迴造化定已息氛妖節視秋霜烈刑憐赤
子驕由來傳平法庶矣厚薰陶示儉供輸薄登
臺意寄聊閭閻歸揖讓山澤樂輕繇况屬中興
治兼逢千載要公車榮辟命夙駕欲趨朝省
署懸相待關河惜漸遙雙旌何沛沛一劍復蕭
蕭鸞鳳還寥廓龍螭亦九霄行須施霖雨甫道
協鈞韶惆歎哀氓隸慙慙奉帝堯澤無遺草木
心有軫漁樵攀引留征蓋扶携擁使軺驛臨寒

水隔憶入嶺雲飄尚憶彈瑟夜貽書報郡僚

冬至夕集幼于十六韻

茲夕迎新霽玄陰受謝收贊陽聲遂肆書候景
宜留奏酒稱長慶題詩寵宴游朋簪高會促律
管度寒迢霜際堪遙對鴻前柰數浮斷山江洗
出迴壑霧將流沙菊淒涼盡泉芳隨事幽渺瀾
窺結興寥廓愜同求意好微能接款言歡總投
雲來岳欲動衣觸石相鈎溟渤深塹酌星河倒
入樓覓驚鴛鴦羽影靜驕驕裴嘯傲行成韻獻
澹思集 卷十四 十一

秋動是謳時應憐晚暮情豈望巖阪烟罷傳雙
鯉天清引數鷗會知忘出處未可俗人謀

至後四日集子循新齋

長踐千金壽朝開一酒卮風烟含曙動日馭拂
空遲冰蠟悽迴映陰崖斷吐姿寒光迎小歲雪
色照纖驪展自威明造雲從彥輔披祗逢高賞
藻直爲下襟期遠道猶芳草青烟尚桂枝屬天
雕檻出覆水綠疏垂莫問浮靈氣終令絕等夷
相看殊慘淡揮染竝淋漓恒碣微圖記河漳薦

藻芝顏霞泛丹醴流吹逐朱絲歌入霜旒應景
隨年簫移縱談初望壘引義遂交綏人地三才
儷星文五曜窺事纔勝破涕計豈辨于時尺劍
途方蹇洪鈞數未奇惟欣塵外想不着郢中欺
但共鋪糜爾寧愁奪糈爲彈琴與鐘子情在可
能知

亦山卷爲楊中丞作

地因棲逸重山以得名衆壑含風落諸川向
檻平嘯歌林景入循寄白雲生寧問臺中草空
澹思集 卷十四 十二
多物外情疏功推劍易貫酒脫貂輕隴底蓬猶
轉河間月更明那堪紆勝畧傾注想論兵朔氣
傳金奏懸知萬里鳴

春雨集孫將軍

言就孫賓弟陰沉入翠微羽旗侵野霧金埒謝
兵機雨密驚聲暗雲深透澗飛解纓留上客開
閣出南威新葉沾逾綠幽花濕詎輝歌長流響
在徑曲隱枝稀戀酒情難醒憐歡賞易違酣來
帳下舞涕落戰時衣關塞愁烟水河梁親釣磯

青春堪晚暮慷慨故依依

黃徵君養疾得花字

微託養生家探玄漱內華五禽親所授二孺爾
無嗟峯上烟含液林間竈伏砂隱芝方吐萼小
藥正萌芽寧使厓醫鵲旋驚失畫蛇因娛蕭頌
暇沉思自堪遐

寄憶季朗

春夜迢遙憶風來虛綠樽淹時知有恨孤思覺
爲煩氣宵寒生寂庭幽雨謝喧續紛寧怨蕙偃

潘思集

卷十四

十四

蹇不愁孫力漸乖中路居常辜願言別離心自
軫交道手空翻開匣疑精爽殘宵落夢魂慙慙
藉雙鯉持報魏蘭根

塵嶺懷往

長岫隱崔巍空巖翳晚暉雲霾時並轂風霧屢
飄衣翠阻危難憇紅輕怯未飛羊腸知已慎馬
首欲安歸跡與丁年去心應午道微駘馳猶夙
昔轉盼似無幾斗入身堪蹇升陵目可睇遙遙
亂懷抱莫復諷朝饑

由溪道中

峽雨磴千盤朝煙瀨色丹攀緣辭嶺嶠沿涉賦
流澗尉石呼應語仙魚控不難徹穿橫狀險檣
走白波湍瀑漲隣雲勢崩沙落霧壇疾馳溪轉
駭孤眺路臨殫風泊飛花定聲長啼鳥寒山川
既驚急空自戀巔岈

得東明范司馬書因寄

悒然思遠道君子惠相聞漸水遙生色穉山盡
洩雲縱言知九貫譔古讀三墳得謝寧隨世成

潘思集

卷十四

十五

勞豈顧勲輶軒傳舊事竹素重清芬綜述深何
備游思遠祗勤安車期聘問羽扇佇麾軍辨囿
傾情切學徒瞻望慙當今今鄧縣不異昔河汾
章江送別爲黃戶曹賦

使者監興發儲胥轉豫章城臨烟際水岸引霧
中檣絲賦河渠漕梯航貢篚將旌門涵露氣瑞
節映花光期逮車徒急程嚴楚調疆亦知催赴
上署裏待含香

其二

興事海陵倉雲屯輪冀方算緡支使最獻計發
曹良五會船初動八公颿更長效深蒙霧雨勞
展閱烟霜送遠誰將思遙馳不斷芳惟當延瀨
月入夜一相望

虞山拂水

水霧凌風沸泉源訝倒開灑空林靄亂逆上石
光摧泛灑從颿迅縈紆雜霰來花寒勢欲落葉
濕迥難裁映微姿何皎輕翔影乍迴濺因飄橫
入注益起相催綴色分烟際傳聲嚮澗隈扶輿
靈氣發轉望信悠哉

擬送朔方大總管應制

乾靈申廟律上宰握兵機禮始初征禡謀非用
戰祈北河霜氣肅東道羽書飛戈建冠周冕軍
行麾夏旗目中無毳幕閫外一戎行勝算惟全
國成勲佇奮威六師元衽席萬里自驂駢飲至
當陳凱勞旋聞采薇

秋風函谷

白雲瀾谷口秋色度關門扼隘稱天險雄開作

屏垣轉深將雨暗危動雜風翻平隧猶妨騎高
陘欲折轅建鈴臨太華襟帶瞰中原坂側涂仍
峻隴分崗伏蛻二陵形勢出千古霸圖存莫憶
棄繻去英靈寧可援

秋日虎丘

是夕漾舟前寅緣人境偏殿斜初碍日樹遠欲
藏天暑色澄無際秋空入爽然開林由兩巘第
水是三泉坻石成臺裹花源入寺延聳巖排紆
宇却觀吐青蓮亘望渾浮壑遙來祇泊烟沚雲
陰漸起晦景澹猶憐賞惜嗟何有飄揚嘒易遷
直置小山桂招隱自年年

書情貽陳生康甫

罷酒一獻欻中心積已違簷風向夜作庭葉對
窓飛沍欲滋新色睠猶餘故輝花寒知緒薄影
斷度行稀久念誰能冀深要幸可幾雖今却謝
請寧不重聲徹短褐神期在青雲意寄微狂歌
輕歲序驚翰散烟霏裘馬徒多恨江山空自歸
俠先馴易失誕復快難轡起掣龍文去爭憐白

日揮君才定足倚慷慨暮何依

送人尋越中山水

知作會稽行山川先自清夕帆淹水宿晨策睽
烟征俗問神巫舊祠存禹井名石門霜鳥迅海
嶠露猿驚絕澗將娛思臨空且振纓若尋華子
谷彌重枕流情

其二

道路入東來林壑越望開行源尋綠嶂帆海向
離臺岸出天形盡潮隨地脉迴韜涵殊隱映靈

澹思集

卷十四

十八

秀復崔嵬湖曉烟沉鏡渚青霜染苔客名能相
劍事豈勝持杯藉是隆今賞能當一往才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五

七言排律

長洲劉鳳子威著

三月三日游虞山

海上羣山上已新遙憐島嶼動芳辰年光極目
將烟散柳色傷心送酒頻泉注青天迴浩蕩巖
斜白日倚嶙峋石門懸棧還長劍峽口飛花催
暮春觀閣但令圍紫氣仙源不辨起黃塵已疑
置宴同河曲遂有明珠似漢津迴軫依然多艷
思浣流誰復獨風神他時若問追游事會是清
談裴逸民

澹思集

卷十五

山中作

林栖幽隘少經過可是龐公在曲阿烟草落花
寒露裏陰池瀑布月明多纔穿洞戶雲封破始
亂溪流壑勢過逸鹿呦呦沿折澗驚猿嫋嫋挂
青蘿流哀久絕疑楸竹踈引徐傳答嘯歌壁下
孤槎交演漾瀨中逃石欲蹉跎天門雨歇虹猶
斷古篆霞深字半磨信宿倘能逢桂父高尋無

那九秋何

寒雨朝行視園樹

江門地濕結亭迂小徑林長霧葉濡雨過隍中
看蔽翳苔滋桁上踐崎嶇荆榛刺眼簾偏落松
栝梢烟節半無蕭槭風連元自媚蒙茸石髮未
全枯霜莖旁挺堪朱實縹蒂雙垂發翠萼雲宿
氣含深樹衰阪行朝泥出峯孤坐臨踈岸花猶
點巢碍巖崖意未蘇豈謂千封還可敵楚山不
盡足盤紆

滄思集

卷十五

秋日園居擬長慶體

已消殘暑小齋前遂有涼生修竹邊池長新瀾
生穀細荷傾清露瀉珠圓蕭條欲罷茅茨霧幕
歷徐開草閣烟秋半芙蓉渾醉倚霜中楊柳尚
依然異時狂態驚彌甚此日浮誇覺更偏把臂
入林吾敢後比肩同事爾應先風腥海邑鼃魚
市氣暖江南秫稻天測雨數晴逢野老占星刻
歲說農田縱心自可輕當世快意何須讓往賢
明月夜深花上色丈人辛苦耐安禪

春日過公瑕山中因同尋涉

新霽閒尋景候殊相携巖壑世還無笑言淹夜
歎能借眺倚移晨酒更呼飛閣片雲峯四面繞
簷流水樹千株林風嶺日元相蕩柳徑花源本
自紆綠解晴枝光暗發烟和谷嚮氣前蘇故年
鮮合橫槎出往跡苔鐫卧石枯攀洞踐香奇盡
效穿崖憇險遠爭扶勢臨天矯烟含峭翠澹差
戔影落孤僻嗜入深從薄晚最貪緩步得高晡
不知散騎麒麟畫何似周顒山海圖

滄思集

卷五

其二

長林杯酒共新晨同向年時實怕春隈曲結簷
疏石道望衡接宇映花津褰衣斗直凌高入皎
鏡流懸翻倒陳細躡霞蹤微仰矚縱尋風磴覺
相親幽烟綿藐姿愈出古洞湮夷歲漸淪崖斷
夜知蛟穴徙澤刊雲識渚宮鄰鯨魚起立峯危
抗灌莽交輪谷半臻冒信精靈憑負極深哀川
瀆沸騰頻徜徉舉世空搔首傲睨千秋一欠伸
景物尚堪延覽在未疑袖手落他人

雜體

集句安德初雞送隨計

鷄鳴高樹顛迢遞白雲天半嶺通佳氣重巖起
夕烟岸花飛送客官路直如弦推薦非承乏行
遲更覺仙遠心何處慳下水不勞牽別有青門
外長安在日邊

集句挽凌約言比部

騎吹凌霜發金匄去國門詩書遂墻壁草露蒲
秋原況在他山外難招楚客魂流芳雖可悅世

滄思集

卷十五

三

事與誰論

集杜句贈人號

百頃青雲抄秋沙先少泥湫流何處入雜樹晚
相迷有客過茅屋無心待馬蹄鬱紆騰秀氣爲
伴宿清溪

五言絕句

題畫竹

枝節成龍子音聲作鳳吟不因烟雨失誰道楚
江深

其二

竹葉寄煙霜蕭蕭亦復長若非能應律那得薦

明堂

日出行

初日照秦樓
奈鈞
垂饑葉未稠流連芳樹子忘却采

其二

朝露浥柔條
今搖
粧成還自嬌葉濡風且橫繁籠莫

滄思集

卷十五

四

其三

莫采相思子無傷連理枝若言逢蔓草須憶纏
綿時

玉階怨

碧樹籠秋月清烟溽綺疏霄衾空自抱玉漏獨
秋獻

其二

寶帳碧空霞瑤堦玉樹花昭陽恩始幸偏有露
寒嗟

七言絕句

紀仙事十四首

散花天女解鸞輪初擁旌幢海上晨絳氣蕭蕭
飄自肅玉聲輕處始逢真

其二

西靈際運降龜臺萬氣光中羽帔來慙付隱文
傳系遠晨雲官闕自今開

其三

溫氤仙霧薄天衣映奪烟光綵翠微夜半異香

海思集

卷五

五

風度影月明環佩九霄歸

其四

凌晨飛游集右英受書玉藥太玄精留將龍篆
烟雲在莫比乘鸞秦女羸

其五

謚母曾傳孝道名神庭芳志映貞清五陵無數
當期出盡是人間功行成

其六

朝會三元行有程金函還付馬鳴生鬱羅天上

登真者偏重人經並下旌

其七

曾聞往記著冥通指授親承感降中直以神襟
膺挺命微標玄悟事將同

其八

上仙飛馭綵雲空名度東華職又隆靈跡共傳
人代裏祇今無論易遷宮

其九

真妃重降晉興寧神異猶彰紫度經應是五辰

海思集

卷五

六

齊曜日萬靈今總揖明庭

其十

朱陽昔挺駕霄才海上新看著籙來長史自緣
家世事包公壇在未須猜

其十一

劍拂三生親愛辭解形白晝策靈時衝天紫赤
光中攝髮髯朝真現玉蕤

其十二

執法臺郎舊是仙得稱弟子亦前緣聞傳六甲

靈飛事正勅青童校理年

其十三

盡閱稽神徵寶書昭靈莫是洞庭居良常近接
神仙地前後登真跡未殊

其十四

朝禮方諸禱七玄小儒安敢冀飛仙山中請事
陶弘景引氣靈方可許宣

予素不能好客客不至乃不能無猜過矣
爲之咏

清思集

卷五

七

杜幾誰復識行藏矜抗還於俗未妨春社已驚
花事罷不知簾外燕飛忙

其二

怪是蕭疎有褊心物情遷易際難尋矯誣縱爾
名虛附未必終能懷好音

次秋日眺望

今日登臨秋水邊神臯帝甸接雲烟官橋指點
長安道一片平蕪青入天

其二

遙看一鴈下寒原際野林聲蘆葉翻猶自嘆他
千載意那無紫氣向關門

讀經

大雲音海絕聲塵法悅從來未有津小坐無何
經十劫華幢知出幾由旬

其二

十住門由願力修初心悟卽知能周但持學地
無生忍非想真如豈可酬

秋思

清思集

卷五

八

蕭索茆茨一愴神涼生菌閣柰閒身夢魂霄漢
驚鳩雀風露秋河耿結璘

其二

涼風臺館不禁秋霜樹沙蓬歷亂流滿目蒼苔
千古事散懷人外日悠悠

漢苑行

侵曉春風院院生但聞吹落玉聲清天迴閣道
森沉閉閒下香階獨自行

其二

苑牆跨渭絕涇來曉日花間萬戶開一自淋池
歌宴後飛鷺翔鸛盡生苔

遇有所睹

忽逢姣麗信難方冶態豐輝燁有光恍若令人
還自失莊妹寧可少彷徨

春未盡一日雨中登擊秀樓

秀色芳暉四面同烟含飛檻似乘空登臨不道
春歸去總在茫茫細雨中

綠蘿卷

清思集

卷五

九

碧薜和烟掛礪幽露花風柳盡依樓長巖斗入
城隅近便可浮觴坐曲流

黃公澗

激澗鳴湍過雨添重重烟染斷雲霑九盤磴折
流花去灑浙清人正酒厭

其二

驚泉穿石透嵌巉聲泐青天壑勢剗澹蕩風前
妍思寫知予洗耳換塵凡

風

谷震林騰沸綠潮千枝弱柳逞官腰橫來驚急
安能御虛有游思逐影飄

其二

際晚憑陵聲怒號連空落勢迸江臯蕩搖天地
誰能信駭感浮雲一任遭

歲時記云春風二十四番棟花風居後

流連花鳥一春中啼斷綠鶯飛亂紅最是年光
留不住莫教吹盡棟花風

春思

清思集

卷五

十

小窗春晝轉黃鸝催喚東風滑若脂莫放酒情
花思減酣歌須及艷陽時

陌上贈美人

花驄踏盡苑牆西狹路相逢卽思迷注目車如
流水去羞眉誰辨遠山低

蘇臺覽古

青郊繡嶺浥空霞疑是吳王宮裏花麋鹿下來
還日暮歌鐘舞榭復誰家

其二

水邊楊柳境極空葉葉枝枝盡是風無限山川
懷古事依然城堞百花中

吳使君席上

垂鬟二列態閒都妖玩誰誇鄭衛姝纔造新歌
教按舞直看迅體繞流蘇

其二

羅幃珠被爛生光翡翠鴛鴦在曲房謳和趙簫
齊逐拍不勝郁烈發身香

其三

清思集

卷十五

七

娛酒惟嫌樂未荒蘭膏繼夜奏清商蛾眉曼睩
曾波轉迴衽分曹綴舞行

其四

芙蓉新檻燦雕華嫋目娒光只似花豐輔微嗎
容穉小絕憐嬌笑倚修嫋

夜正中聞仙樂

杜若輕帷夜漏沉仙韶要眇出花深冷然似續
還飄斷不是風吹是雨淋

贈天長馮尹

政成劇邑舊神州宛見當年紫氣浮父老不祈
頻賜復使行阡陌似中牟

其二

旬服高都課最優遂令淮水底安流理繁信有
神明宰民庶惟將恩信柔

其三

省循風俗行能全察舉江淮第又先爲政幸當
河潤日定憐澤及舊京年

其四

清思集

卷十五

七

子養爭傳惠愛長清身治節漢循良能將吏事
師經術何似人誇王洛陽

其五

璽書十道急徵賢墨綬翩翩飛上天計吏一時
驚羨爾不令班倩獨登仙

張建封妓多讀書有借其書者多有粉印

指痕

閒下粧樓興未厭時將玉手弄書籤指痕不滅
餘香在最是行間粉澤霑

其二

宛轉紅顏盡綺疎深憐慧性最耽書秋來燕子樓中月地久天長思有餘

壽山東顧尉

捧檄當年重簡才署曹曾著激揚來奉高況是提封近仙掌時傾露一杯

其二

一行作吏共稱賢從事平原聲最傳不似紛紛書上考但遊東海自昇仙

清思集

卷五

夏日閒庭十詠

十四

甍階苔濕濺花深紅欲隨流映綠沉杯酒詎因芳草醉小吟徐步苑牆陰

其二

水護閒庭不斷花時占幽石浸流霞晚來無箇能縈思放意虛寥覺更遐

其三

懷他迫阨楚吟哀輕舉無因賦獨裁盡蕤衆香蘭薄下荃予飄泊被花猜

其四

情超澹泊際難尋小却能消宴坐深黃却綠烟迷曉徑滿庭青草晝陰陰

其五

娟娟花竹媚孤烟閒鳥啼殘小檻前多少牽情夢中事不堪迴首憶當年

其六

曲簷低樹已新蟬疎櫺炎輕過雨鮮莫是靜來能勝熱溪風幾日勢猶顛

清思集

卷五

其七

盡日無人滿戶雲清暉几席碧綃縵生嫌夏氣過踰半望斷南軒度夕曛

其八

遠宜眺望數登臺居處曾徵月今來漫道昏昏惟遣暄五車萬卷併須開

其九

倚偏蕭屏不自聊醉中黃鳥尚啼嬌祇言香散芳菲盡那信心情亦坐消

其十

專已休矜放鷺爲高才多蹇遇還誰古賢立行
危相厲不歷羊腸未險巖

從軍行五首

朝提桴鼓立轅門將士驍騰盡七奔取道別從
蒲類海烟塵驚慘日光昏

其二

紅旗獵獵出陰山度漠輕留意氣閒絕縱左方
千里外未禽冒頓不言還

澹思集

卷五

五

其三

手仗霜鋒弓臂掣兵車夜輶雪中山輕賫十日
追窮虜盡破降胡驅入關

其四

邊地蕭條馬骨寒帳中催妓奏邯鄲曼胡側擁
雕鞍醉箭落天山指北看

其五

胡沙擊面北風乾馬齒堅冰人未餐恐後軍期
無晝夜合圍千里拖樓蘭

和夜上受降城聞笛

北斗低垂掛戍樓黃河不逐月西流一聲長笛
衝沙起散作邊城萬里愁

夏日徐君見過

夷猶樽酒落花前相慰風塵各惘然細數同游
少年日惟餘憫默不勝憐

送人歸楚

昔人乘魚西去吳今晨送客白雲孤扁舟一夜
巴陵雨當憶持竿在五湖

澹思集

卷五

五

其二

吳榜將乘鄂渚深一彈別鶴便沾襟楚山蔽日
峯迴合遙指南疑何處尋

其三

擊汰中流雨灑塗沅湘漠漠入平蕪瑤華誰爲
離居贈託訊靈均舊郢都

其四

每因岐路惜蹉跎况是西浮夏首過重結桂枝
還倚岵滔滔江漢若君何

漫興六首

啼鶯無賴著紅亭綠樹陰交野霧暝爲語莫更書帶草削方恬筆欲箋經

其二

淹游渴賞思難醒網戶經旬辟荔青曾是著書多懶漫鶯鳩何事語丁寧

其三

悴盡形容力盡銷沉研精理更全饒禪因受夏知貪寂氣尚凌雲覺恐飄

澹思集

卷十五

七

其四

依風吸露漱浮涼手攬江蘿結佩纓近即眼前求即遠從他四野罽羅張

其五

雨驟風狂暗草堂朝來虛爽似瀟湘軒墀四合皆雲氣轉愛恬愉引意長

其六

茆茨松偃落庭花乳燕將雛相趁斜振展未妨苔色破蒿萊不剪壁穿牙

和三鄉驛詩

蕭明月昔相隨愁絕雲山影獨窺惆悵夢魂驚旅夜歸來不似入關時

其二

青鸞啼血爲傷離絲怨香愁處處疑紅淚道旁消未得一行知是斷腸詞

其三

碧杜無情蘭蕙芳啼痕相續怨三鄉若耶溪上來時路步步風花暗自傷

澹思集

卷十五

六

讀竹箭篇

誰懷和璧握驪珠擅代才名舊屬吳可道王融推阿士價應不博十高都

其二

升降時風動鬼神由來道與泰初鄰斗爲臨制權衡在才俊紛紛隨後塵

其三

著作昭垂日月光瑯琊王後晉陵王試從海若觀河伯派別流分誰足當

送孫將軍催漕船入

去行疆勞擁艤艘數入分功誰亂行旋率未須
誇漕轉只今超乘貴鷹揚

其二

高秋奉檄動征塵爲赴軍期令再中若道淮流
三翼舸不堪落日楚城闌

澹思集

卷五

七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六

長洲劉鳳子威著

七言絕句

送人北游

蘆花飛遍撲人衣望鷓鴣臺西下夕暉萬里送君
從此去不堪羈恨濕煙霏

其二

黃金結客有誰來路入江楓楚調哀憶向薊門
看月色與君更盡碧瑤杯

澹思集

卷十六

十一

贈人

束脩行義古人間節行蕭蕭楚水閑滿院綠蕉
留客處清猿不斷髮堪班

送別

微月霜天萬里行何人江上楚歌聲秋來無限
明河色未抵尊前送客情

戲爲重輕體

崆峒山色九秋深河遶天關紫塞陰明到鴈門
寒月落白榆飛葉滿風林

其二

忽然相失杳難尋傳道迢遙去更深會待歸來重攬結可堪飄泊到如今

戲東陽元

除夕緘題百和香綢繡滿路爲誰將白雲不受人間使飄渺三山空自長

其二

空騎白雪笑仙郎意氣由來可易量蒼教一時寧藉手令人千載惑陳王

清思集

卷六

送人入越

天半高帆掛影流永和三月送扁舟羊何倘見還相問爲道清談人姓劉

其二

憐君一舸下姑蘇月苦煙長片影孤傳道少年多好事越中能似昔時無

送陸君入都

天涯芳草送王孫繫馬高樓畫綠樽入洛早聞多避席祇今誰似陸平原

其三

萬里驅車落日黃關河鴈色轉蒼蒼秦城未制三年淚不覺因君一夜長

其三

風江無盡去帆深別酒雲連海岱陰到日未須咨所詣新詩那不有知音

戲東傑公

坐觀出息等微塵大地煙銷證此身世界總今空却盡安禪不動始成真

清思集

卷六

其二

結盡真能謝縷九猶於三界通行檀欲知心地皈依處案上楞嚴會不看

偶題

忽過峯前散作霞岸迴橫露一溪花迴思携手河梁日漾漾空乘天漢槎

艷歌

千金巧笑本難親遭箇春宵爭耐人睽睽留嬌羞被好不憐花月兩重新

其二

輕薄低徊柔膩顏年時姝妙正垂鬟鮮膚別自
勝蘭氣不信安陵骨體嫻

其三

妍姿妖色在斜波最是含情緩度歌密戲誤人
迴嬾眼此時傾國未應多

其四

粉澤方鮮玉比妍善爲聲曲是誰傳若教楊柳
風前舞爭似繁華新少年

澹思集

卷十六

四

其五

生小工歌遂入神不關協律待田春暗開笑靨
紅雙輔薄媚空流妬煞人

其六

拂黛裁蛾且未長風飄冶袖絕憐香盈枝露登
天桃淺柔曼真傾蘇合房

其七

懷猜自喜翠鴛輕美麗言將百萬迎韻管調絲
周小史時時出意變新聲

其八

蕙弱蘭輕歲及髻纖裁袴錦未勝腰箇人如璧
看難厭持與燈前轉更嬌

其九

故偷相調託含辭意比黃金重不貲便欲牽裾
前擁取迴身笑絕隱花枝

其十

空留憐愛爲誰將桂席逢迎判不藏恠底遷延
疑赴曲只愁餘嚮在歌梁

澹思集

卷十六

五

虎丘採茶曲

早採初傳爾雅箋瀑泉聲細注青天王珣祠下
稱奇產闢品當爲御苑先

其二

當時埋劍有寒墟叢茗爭誇穀雨初堪笑北人
惟食酪知君水厄定何如

其三

山寺茶名近更聞採時珍重不盈斤直輸華露
傾仙掌浮沫春磁破白雲

其四

第三泉上月陰移最是醞釀病酒時作若未窮
枚叔發恠來起色不教遲

郊臺邂逅安君將褚姬

吳王臺畔眺斜暉忽見當時新舞衣玉貌只疑
圖畫裡那知步步逐香飛

其二

風嫋花枝出鏡心皎如明月沉烟深妍妖絕世
姿無定恐作行雲何處尋

清思集

卷六

木

其三

千金顧笑未云多眼語留嬌奈若何粉澤不施
光艷發令人顛倒是橫波

其四

容徽麗美性沈詳璀璨難窮態萬方一種閒情
欲知處入君懷抱詎能忘

其五

嫣然迴睇若流瀾意態橫生不可殫瞻得相邀
猶自喜連城十座也能拚

其六

風前杳渺曳纖羅紫玉重聞延頸歌艷意空飛
秋色裡羞他比翼戲雲阿

其七

微度幽蘭秀領斜不禁匿笑惜鉛華天桃含露
開嬌面聲艷由來勝蕩家

其八

握中清酒桂寒凝身在瑤臺第一層詎不自驚
蘭麝氣片時占惹欲誰矜

清思集

卷六

七

其九

接得流霞掌上杯妖姬恰值渡江來本持觥見
驚吳市遭箇吹簫秦女臺

其十

入時紅粉正韶年訝許春心併是憐國艷無雙
名近起五都佳麗有誰先

其十一

嫵暱風流世豈無從來解好亦非徒少年莫惜
豪華擲識取明情似綠珠

其十二

婉孌新誇絳萼名直持巧笑作臺城歡聞儂是紅心草那得風吹緒不縈

其十三

甲帳千重花迸新今時選色復何人題詩賴是凌雲手寫得高唐夢裡真

其十四

水調翻成子夜來清商小管曲重裁從今院院歌新拍妬殺他家乞彥回

潘思集

卷十六

八

戲東魏君

閑憶陽元與有無近來名字落江湖行年已及商瞿後未舉昂藏五丈夫

無題

乞得青山借野夫叢篁疎薄映濤湖如今松塵都拋却憶領前年竹使符

爲司勳贈麗人新月

一鈎微步出花心纖影涓涓洛浦深初夜臨風裝半墮弱疑羅襪未能禁

其二

波上輕塵步窈窕渡河痕小減芳輝天桃含露開新臉留取仙裙只恐飛

送人轉漕

鳴笳纔動鉄驄驕百萬軍儲駕海潮橫甚少年輕俠氣長駟河朔不辭遙

其二

虎艦騰驤督漕勤高牙畫擁水犀軍萬人齊和千人唱伐鼓揚鐃天上聞

潘思集

卷十六

九

其三

今日登壇將是孫轉輸遼海士雲屯傳麾已樹狼頭義建節宜懸豹尾幡

其四

天下征需盡上供千年國計大司農坐看監護攄籌策卧致寧煩二十鍾

贈主謳殷玉琴

艷意常將溝水頭三河年少妬風流花江月地應憐取誤把殷嚴比莫愁

其二

花下風來祇亂飛
益人清恨是音徽
臨秋不忍重開匣
柱促絲長入調稀

其三

一彈飛盡楚臺雲
可是無心逐使君
桂響但隨纖體迅
芙蓉應作夜姝裙

其四

能歌十索奪花粧
迴軫輕成陌上桑
情態飄揚歡不厭
斜波微送戲要郎

潘思集

卷十六

十

題畫

清溪浴鳥落枯荷
物候蕭條興寄多
爲向游從咨蔣詡
白雲秋色莫蹉跎

爲人題象

生來好賈有遺風
貌得形神丘壑中
領頰恍然毫未傳
翩翩俠氣吐雄虹

贈王玉田

少俞推叙未全論
太乙移天可重陳
醪醴遂將調六氣
不驚和劑有神人

其二

微從妙解辟千金
迦盡浮雲未是真
總道禁方懲漏洩
何緣一見使傾心

其三

欲將名理問巫咸
氣應浸淫誰敢艾
聖色能知千里外
好從金匱出長函

其四

喜方自昔雅知君
藥論精來定不羣
傳處但言由舍客
與書今世未嘗聞

潘思集

卷十六

十一

贈裨官

事令野老盡閒看
青子書還屬裨官
惟有英雄兩行淚
廢興千載霸圖殘

爲公取詠姬人鼓琴

游絃調作鳳凰吟
不信春絲烟水深
掩抑自將花裡緒
若從風颺詎能尋

其二

已惑纖腰多夜情
更怜新手弄繁聲
度前流楚風應結
可是離徽恨易生

散懷

閒將點翰詠蒼苔一日千秋未是才
玉笛月宮尋曲譜朝來按得紫雲迴

其二

高言不止俗言長何詎羞他意色揚
老去慎無稱落拓里中人笑酈生狂

送人北上

忽聞班馬發今晨正值河橋已暮春
關吏送迎休躡足少年曾是素繻人

澹思集

卷十六

十一

壽傑峯

幾率宮中老比丘偶來行衛古吳州
因緣總爲裝嚴故住世應知不計秋

其二

護持言是宿生緣到處叢林建法筵
可道應身隨世界安禪常在淨居天

其三

一笠曾從海外還遍尋經藏禮名山
近來卓錫堯峯下酬對無心澗水潺

其四

獨高僧臘不知年已是諸天第四禪
將得五宗心印在每聞見解一超然

其五

遍禮諸方尊宿來羣魔降盡論師摧
親承受記弘通了會看寶坊多善才

詢季朗

朝野知君稱聖儒最憐消息到潛夫
卽今方內書同異曾問輜軒使也無

澹思集

卷十六

十一

其二

聞道書成王會篇縱橫上下數千年
道旁擁帚看迎候縫掖今來誰箇賢

其三

雅游常奉屬車塵伏軾東馳予告晨
不是相如緣善病祇應還訪茂陵人

其四

秋風一夜度河稀數載天涯客正歸
北地初傳霜已滿上林迴望鴈南飛

舟行溪山間雨作四首

雨色濛濛不見天
鷓鴣沒浪水如煙
林巒墜處籐籬密
百丈乘空下瀨船

其二

湍飛石激轉車輪
霧裏波跳暴小鱗
榛薄被煙灘漱盡
千巘風雨暮歸人

其三

雨暗青楓猿狖深
滿天風浪出江心
孤舟一宿汀沙夜
水氣陰寒亂壑沉

澹齋集

卷六

古

其四

黑浪盤渦路又冥
陰風振野挾濤聲
流驚倒峽蕭蕭斷
卧聽寒蓬滴到明

題畫竹

寫生誰似郡功曹
小拂枝柯已自豪
露節纔開風際葉
不驚烟色動江臯

張麗華

凄斷殘蕪陌上斜
錯教人尚恨隋家
夜深愁落青谿月
淚臉何年綻鏡花

雨中懷憶

驚風引雨入窻斜
濕透羅衣香度花
夢裡樓臺江上路
茫茫烟水怨天涯

得詠字

仙掌金莖露一栴
流鶯繞樹日千迴
縱談轉入虛謬外
炙輠成風聊恣詠

其二

笑言宴宴意誠詠
放鶯誰驚別是才
空岫夜臨風簾寂
懸流千仞壁爲臺

澹齋集

卷六

五

戲效却扇詩

且却行雲披絳霞
直饒明月莫籠花
欲添眉色臨河待
休道金閨漏水賒

其三

收將扇影月輪開
盡出花光驚暗來
粉面從嬌雲幄裏
內家催撤莫徘徊

其三

花燭爭開照玉姿
粧湏全放莫教遲
五明不用施行障
欲及三星正此時

其四

髣髴纔聞環佩聲
絲雲繚繞未分明
不須雉尾重
蔽青鳥多時已報迎

得明字

始知無盡是無生
庸有貪他世上名
除却精心持戒定
不將一字著因明

其二

微尚眈來感宿生
本非有我孰能名
空慙負負知何語
石火還能幾許明

澹思集

卷十六

十六

隆起

苦熱朦朧只似醒
欠伸纔覺夢還驚
懷冰安得王思遠
霜氣能令照暑清

其二

幽窻枕簟沐炎風
繁暘常如宿酒中
冷石無宜頻熨腹
虛涼惟憶化人宮

戲東徐君

專家義疏讓經明
太守官牆蚤伏膺
不必質衣留弟子
請看開閣引諸生

偶成

拍手飛花帶酒場
看招黃鵠下蒼茫
千年惟有愚公谷
峭壑誰將避太行

效元微之

烟樹花深夜欲中
倚欄閒眺月微籠
徘徊何事銜深思
香氣徐能聞逆風

其二

粉面梨花開月光
恍然溫馥不分香
欲知秀色真堪絕
一種嬌妍別自芳

澹思集

卷十六

十七

其三

淡蛾紅頰膩融酥
占燭光搖字夜姝
戲捉迷藏向花下
不因笑語未應殊

其四

天孫偷下玉階行
剛被嚴郎筮暗驚
待得渡河凝睇久
采珠拾翠總無情

送人出宰

始見仙郎出玉除
旋聞花裡慰停車
化成無謝中年孺
清約真如棠邑魚

擬被襖渭濱

臨流張組浣芳晨清蹕和風爭麗新曲宴還呈
水心劍後車因載釣璜人

秋日山莊

古木千章幽磻潄葑房荷屋薜蘿深共來霞外
巖巒思蕭散惟多出世心

其二

曲簷疎牖盡煙雲蘭岸蘅皋下夕曛谷口泠然
發清嚮風吹流葉亂紛紛

澹思集

卷十六

十

其三

林棲傲睨意橫生檻帶平蕪破水清一壑一丘
專勝事或搜或引自高名

劉子威集卷之十七

長洲劉鳳子威撰

記

記豫州時事

予以辛酉冬被河南命明年二月至蔡中丞汝
楠即檄予以信陽役曰申息之郊多盜子其往
蒞予馳赴之督所由窮山澤間皆勾致之不數
日繫以獻者百數予輕重論上皆服其辜遂旋
報憲使胡公志夔曰惜也何不俘之臺以爲功
也予愕曰有是哉蔡果不懌已而胡公遷學憲
朱公大器亦遷遂以予兼兩符視省事逾月張
公思靜至傾蓋不相逆也張西人伉爽言詩
予與相難詰深至不爲忤遂委心予予亦盡所
以匡佐之誠協恭哉既而東人有來貳憲者大
不相中張時時獨詐語河濱有新田予將屯民
訴之者衆方爲規畫北河主者有所改圖遂使
縣官歲失數萬頃稅予爭之不得以鹽筴謁之
直指使王公諍解池適蒲晉之山曰鳳凰大出

銀盜穴焉自洛而西往者踵交於塗禁楚之不能公共鑿冶爲訐甚王公奏上且移予逐捕予斷河上下爲關以節達行者非有任者執之又移郡邑無受逋逃遂衰止解散去蔡公以予不先白也則又不憚既而王公疏予治狀於朝蔡公亦疏上河隄使者孫中丞植繼亦有所上則予初不謁也洎蜀胡堯臣氏代蔡亦甚才予有役未嘗不從有大議未嘗不共決監北河者以他所論去盜作亟以予往遂馳二傳至衛則窘聚欲竄入林慮五行之山或欲沿流下入陳宋間予勒兵躡之而又身馳至懷犄角之遂盡獲不遺一人胡自以功上亦及予時者寒極河冰且合杞亦有兵他所使者皆憚不欲行又無功予徃旬日而定遂慙且妬之徃以兵戍雲朔盡冬月休復不便之納過更錢乃愈益求之予力持不可益胡語予何不少徇其請予爲言給不贏錢四而責六輸之後何以堪議乃詘幕府威重逾他官以書私請予不爲動且陳所以始解

而衆益側目之屬使者出求善爲方有道術者乃以予從則因以遍歷名山川始濟自清漳薄從方城過嵩少涉唐鄧入郢中恣所覽觀迂怪之士時時接見言神仙不難致若予者固所求何不從之游會河東使者有期會復旋赴之時胡以伊藩倖命駐榮陽越之而西胡方恨予不從而又之他色甚不平已而胡請急候代委其罪監洛者復以予攝視予爲請能專以相付者無所問不能者請辭胡笑謂豈不知公才專足仗也第事體重大共任之猶可奈何欲獨任其責特請先之餘且續發相首尾予爲不得已徃者則王以驕恣懷不軌前監撫張公永明劾之敕近臣來察且切責冀其改勵迺更驕甚諸所作踰濫制度藏匿亡命繕修器械納羣不逞信邪說欲阻兵自固胡一至洛則大譟恐之門不敢啓託他事出之河陽且漁色無別掠婦女百數有

詔出之。城雉過崇宮室。滋侈皆非法所得。爲命之。驟而不驟也。命之出而不出也。諸使者過洛。皆取道河外。不敢睨之前。監者林公騰蛟爲所毒。禁不敢發。効有署。虛之不復居。予直前據其中。召主吏詰責之。示以符所攝。皆收令置對。始惶恐謝。且云持之何急也。因反覆爲陳。所以當懲艾者。且削何可得。自非

上恩曠蕩。何以至今日而猶不悛。非使者所知矣。氣遂折下。復請少緩之。當聽。乃爲期而待之。

劉子威集

卷十七

四

過所刻復不遣。始以兵駐其門。伍列遶之。時業已令徒諸校於汝。諸非有名捕者縱遣之。尚睥睨未肯發。因令門者但一任其出。止入者。於是內外始隔。益恐出者。且盡遂移其衆郊。鄆之郊。爲置室居。立營寺。使忘遷焉。役皆不淹時。特城不可驟墮。且土無所委之。爲大徵牛車。聚徒衆。置畚插物。土方揣高。庀量遠。通計事期。慮材用。即不崇朝夷之矣。同事者尼之。遂更偃蹇。對又不符。名捕者不肯詣刺。姦予乃復於胡言其不

順狀今

天威甚通。尚敢徂焉。遷延欲胡俟。不痛與手。所司將舉義。憲糾繩。咎當誰任。言頗切。胡色動。憲陳公應和。肘予。胡第二云。吾前已疏之。未聞有後命且。

宗戚當若之。何予已不可忍。遂繼之曰。彼敢抗者。累日月矣。當爲條其事。公據以請。黃鉞必且下。今復畏慎。使漸復肆竊。爲耻之。胡已懷首鼠。嫌予峻直。謂以氣凌之。始大憾。適藩叅耿公隨。

劉子威集

卷十七

五

朝至白北言

廟堂議似以不深効。奏上有所阿者。胡內慙。且懼復不能作力。從予言急欲謝去。自脫耳。西鄙人有以蹶張開閭者。橫予每裁抑之。銜予甚。同列患予者。方圖中以法無可俟。胡乃復移予大梁。道雖大梁繁。予所守即案牒山積。皆一時清目。覽耳聽。刺裁如流。咸驚謂神。值按使者顏鯨氏。至今迂之境上。遂首讒焉。胡復力邀與共作奏。不敢言洛事。而撫他語。誣予謂

恃才好凌蔑意氣過厲宜少創裁者予遂投劾
徑歸悉籍所掌守付朱公大器石公茂華而行
初所入贖錢皆空予二年所乃餘數千予視官
糴甚惜未嘗妄一錢費也衆咸以予狷介疑有
慙乃顏鯨氏給過所遣相慰藉胡堯臣氏厚爲
贐皆降心受之予誠有負又何爲爾此可笑者
藩叅陳公典使康公朗憲張公燈每與共事器
重予所治一藉予裁第書牘不復省驚相謂顏
甫至即爲論獨不耳目之遽快彼選吏者意且

劉子威集

卷七

六

將適千里而舍騏驎策下駟哉爲扼腕嘆息憲
陳公謂予不記座上語耶摩之若熟皎皎者缺
固有是哉庸足爲乎大中丞王公廷尤爲攘袂
不平今予自列予既引避安所置辭乎退且自
念予過不自惜位在下直欲出死力無所讓攫
犯險難旁睨者齟舌不之顧方以不可任劇切
人得自免幸矣獨予既去則襲予故所規據已
成緒迄平僭忒削奪黜廢剷夷其址以功論第
賞書最而予乃用爲罪也且當是時非予先散

遣其黨事殆未可知雖焦爛之功固已在下賞
而顧卒從吏議排斥之則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微效未申誠不忘惓惓耳

齊雲游記

新都東南與壤人衆踰他郡量其富則什居六
固亦一都會也地窮險臨滇隘余往則嘗道之
聞齊雲靈異欲謁久矣值新中夷寇倥偬未能
乃指婺出豫章去獄不百里而近意快快去歲
壬申司勳大夫游焉又不果從適大中丞峴峽

劉子威集

卷七

七

公從吏余乃自決往所期者多以他辭憚行更
携大小楊生子常子彌春仲乙亥始發自吳入
越久不雨途淤纔趨湖濱風陡作號號畏人摧
檣裂艣迫不得進楊生與所善客來呼酒飲舟
中無所有惟浮大白令醕之客困逸去又携他
少年至楊生愈益浮之少年度不勝酒且譁譁
無度因佯起更衣去不返明日風霽過南潯謁
座主宗伯以疾辭抵吳興夜已分亟過之艤遠
郊有來者令人謝之湖余嘗所淹跡不當留獨

與楊生遵微逕曲折行田塍桑竹深茂榮情可
悅桃花猶時時飛綴人衣道盡老嫗指以左姪
漁梁有小船蕩而濟反覆不休楊生懼余益笑
踰日抵四安以水涸濡滯也顧長興聞余過則
遣相聞余同郡人未識乃能眷眷非快吏耶縣
古長城也所由館余路漸入山騎從者院於道
臧迤或蹶而墮然霧嶺齊秀潛壑滋液雜花緋
映如錦蘿薜挂礪門翠蔚欲流煙壁雲阿時鳥
弄音上下隴坂爽氣麗和不覺爲劇暮至廣德

劉子威集

卷七

八

值按使者行部殆路無行人州本故鄣別爲石
封山隰益阡工阡隘深林樹蔽翳土燥以輕燠
雖百里間磽穰已懸且蓬勃塵全行漸漣不茶
惟薪蒸是出販負者主焉隲里蕭條人性悍而
惰語云瘠土之民勤殆不其然再宿至寧國古
丹陽也過之宿盤龍亦以待使者亭舍皆嚴是
多橡栗往稱宣之梨其實下品也郊野蚤暮更
佳出入蒼碧中交藤荒蔓隱以樛枝篁篠娟媚
行芳浥染苑自幽奧塵嶺以多塵故名版迂以

隋陵騎皆下陽蒙蒼蕭莽昧不可睹累折而上
凌其顛以望遠近諸山控引向背勢殊雄據極
目比屋崔嵬以爲無復平時矣遙指敬亭山宵不
能辨楊生仰甚強從余觀漫曰終日閉一室不
之四方烏睹是山川者日且未夕衆欲止遂休
績溪關外弊室中楊生據榻大鼾夜中覺有物
魅惕不安余獨臥前屠蘇下亦幸風不襲帷微
月在地山空宵迴殊自楚寂又一境也後夜不
成寐起視星河漸隱鳥聲尤異遂過縣抵微自

劉子威集

卷七

九

入境即已漸融朗開迷氣皆紫蔚似晉人稱桃
源矣山挺特而多秀礫石脉青瑩野皆鑿潔爲
畝澮井分遂布無隙曠人力土毛可謂兩極經
涂康衍間闔撲地墻雉崇峻白盛燦然彌望華
煥兼常雖介左僻亭堠皆翼整他所未有也自
昔譜牒隱約不能辨姓乃重宗黨合族以祠雖
侈尚誇豔好強大羞貧賤然稍能相贍亦異乎
薄者矣道微嶺望大鄣隱隱自歛至休寧山水
間林館殷接被帶石梁若長虹臥澗衡拱上圖

雲鳥珉石紫赤移楊蔭於泉上繡薄佩於石激
畦沼倚乎遙望清颺微來芳菲溢目若其土壤
腴潤多美田良圃又其所以稱饒也道巖下標
以石闕樓觀傑聳崔巍綺錯浩穰殆過城中聚
工桃段於此而集高門世家第宅施行馬者不
絕然俗纖齎過度多游賈四方若其地則未有
他賈來者傳謂三川之人智巧能貨此固夫人
而能貨也縣去齊雲逾一舍始登山麓揭以
白嶽石閱已覺蒼梯懸樹杪舉足漸高傾陁危
劉子威集 卷十七 十
仄程學士所謂予不能成步處也墜窮輒夷
又折而上度踰百武則有一亭可憩又數折至
桃源嶺地隙處又爲石閣虛其額云親衛使者
縮其羨爲之迴視則雲勃勃興勢似浮動曰石
驚曰桃花澗已在嵐翠中潺潺矣再更一亭曰
松月據佳處有長松落落爲振衣一嘯覺所陷
嚮舍大楊生蹇步屢躓小楊生操篋從留待之
不至前崑曰獨登益逶迤而升谷鴈陷入峯隙
騰洎環眺冲深落嚮清越蓋神明境也崑路或

中斷劣得躡蹻微雖磴紆九曲然去羊腸邛來
有間仰睨雄跨者天門倚隴壁新絕上合下開
攀躋上眞分霄逼漢鄰星河矣右轉磊砢相比
縹緲雲舉架起空外趾其懸徑而入崑曰彌陀
曰觀音皆穿穴逾丈有石鳥立垂喙綠綵離爛
曰鸚鵡又入曰雨君洞砌硯解磴硎外闢若堂
廡中砒礪多砥石津榮滴漸進盆深研若將壓
導者云內有類牀几困積仙所隱跡歷可覩余
懼而止且非熖燧不可入洞口石龍夭矯欲奮
劉子威集 卷十七 十一
不數武曰龍王崑崙上飛湍空注湍流播灑若
驚霰迸落從雲際霏霏散滿一壑名曰珠簾今
人先先忘疲下積水爲池泔碧黝然稍進壁有
坎窪陷若虎蹠者曰黑虎崑從西折而南嶺曰
車硎鑿石爲級甚陡隄防有石斷斷如從穴中仰
出再轉至文昌殿綠硎硎介險因隙曲折爲宇
諸道士居之方巖構嶙峋飛楹相接庑舍悠迴
欄檻蕭清殊無荒野意屬暮遂就吳道士宿楊
生劇呼酒道士亦張具坐至夜半余素不飲亦

時強進一危道士多談顯人余笑謂彼有巖壑
與雖暫來可喜也若余輩沉冥者游跡殆遍往
來不關人既而雨驟作雷電山皆殷震寢不安
微辨色已聞鐘磬聲瞻禮者繼踵矣亟起肅拜
玄帝殿殿正倚崑下穹煥翕駭甚嚴穆遂至者
無不悚然自失齊慄恐懼矣左右翼以二殿前
峙以樓闕皆出天府財賦將作蒞營非人間所
圖也前謁真像傳自神模歷世不敢加飾餘天
從金采耀目不得正視殿後擁以修障儼若屏

劉子威集

卷七

三

康喬松數十章覆蔭披薄古幹虬屈環以羣峯
曰鐘鼓曰輦輅金匱家以形勢占勝氣是殆山
之靈秀由鐘也前峭立溪環其下甚深委莽蒼
中一峯突起數百尋圓若香鑪尤奇峭踰西嶺
嶠中開斗直巨壑下瞰無底曰捨身又陟嵯得
小嶺道士治爲園更里許出紫霄峯下峭崿隱
天節距踊拔上豐下歛勢如翔舞危欲奔迸砒
嶮呀歔研豁因爲宮曰玉虛左右各爲一宮皆
因巖洞無棟宇直標以闌闌而已右聆懸崖萬

仞上挂溜傾瀾騰空直瀉雲練虹旌飛雷掣電
目不暇瞬視珠簾勢猶硃激渺漫若霖因目爲
飛雨石上梢池清滌而甘塵穢所不及道士携
酒坐嵌竇面泉流如檐雷不絕大聲嘈囂則振
萬於宮側也爽思雲浮流連不欲去楊生促之
乃道西天門里許望空中五小填隘轟列曰五
老峯下有關若輶轅道竝紫霄倚者天柱峯也
岩巖半漢由別陁下有沉香洞遠不及尋稍登
一臺復相與坐地沃數卮日氣甚炎解衣當風

劉子威集

卷七

三

尚煩煥不支余倦亟返擬小息復游雨連作竟
至夜乃開霽時上弦月雖不甚皎高眺四山茫
昧恍惚若身之在蓬閭瀛海天影飄蕩空境杳
渺且挾雨氣蒼泐沍沍沈沈恨無羽翰不能出
寥廓欲尋月登香鑪逕滑二楊不可乃露坐逾
時有道士能奕命之與二楊門生奕連負慚益
醉之酒猶呶呶出新茗啜余甚快即奕者道士
也其流俱不知茶乃獨蓄佳者時進客亦似可
與語深夜就枕雨又作質明從故道徐步覽昨

來溪谷雨濛濛蔽之微露又隱煙雲弄色猶自
狡獪況人事乎雨止復濡余雖沾浥不避從行
者病之見道傍跌行者避樹下及亭舍者纍纍
至山下擬筏行楊生云筏不過浮數竹雨如霍
溪怒上下皆水可乎余戲云魚不四面水乎何
害已而卒從陸至休寧抵僧舍拒不納強止焉
遇莫生方自於潛來聞道視廣德山更阻峻也
有談岐山飛梁天成五老已西奇秀不可名及
黃山諸峯之勝顧力不能且余行已挾辰矣即

劉子威集

卷七

五

可往不亦德耶已決從船大楊生與余先之水
泚俟衆皆去小楊生獨留辨護迄午復牽泥竟
陸之微過楊生所識余氏巖下見林氣已暄牡
丹盛開計余歸當不及餘芳庭間籠吐綬鳥一
其柱以草扉之云多患鴛鴦乃至城曉行郊間
霽色茂陰相與娛慰坐待久日晏尚未朝食二
楊生竊從肆食余獨行且呼之向水笑謂之曰
夫畸人節士豈有所顧哉即立枯不辭彼蒙袂
襲履何爲爾既乃得一船殊艣隘余處艣艣二

楊生居舸末倉皆無枰藉以緯竹葉簾覆之獨
可僂踞立楊生咸謂何以繆爲恭終日余慰之
舸能行不啻騎上下崎缺也顧媚之即項強不
奈或仰臥又益不茶去覆少闔豁又畏日氣及
雨初蕩舟壅灘迅疾倏忽而逝晉大康地記所
云溪有四十七瀨潄流驚急奔波聒天者也曰
呂公曰車輪巨石枕中流縈紆行招之竿之撒
若電游因朗詠謝客詩但訝猿鳥定不知霜月
寒良快矣既而灘盡水愈淼瀟瀟不復能駛

劉子威集

卷七

五

舸人憊艘纖不施待其沿流下颺又不可張始
厭之且雨愈益零液漏甚舸又淹浸不可徒寢
乃皮處虛康上篇薄抵之徹夜危臥余戲二楊
生能更此數夕不可嘗歷世間夷險乎且睡聽
簾下淙淙復蕭蕭實未嘗不佳也再宿抵淳安
江即記所稱水甚清深潭又掩鱗故名新安者
也白石粼粼見底或深不測沈約云洞徹隨深
淺皎鏡無冬春信爲美矣因思歛浦沙中昱昱
疑產金彼何不淘取也道梓桐青溪林郭斷霧

朝暮懷煙春鴈夕貓命羣相和地饒梓漆山峒
嶮寒巖嶠險薄有礦穴諸亡命少年嘗聚治其
間雖公共禁楚之勢不能絕往代嘯亂亦是間
也水際始有貨茗者視吾西山不逮遠然浙產
爲最矣夜分至嚴州曉發中丞鄔公時按節聞
余過則使人追謝余余雖欲有於鄔公顧不敢
謁然感其意良厚行漸入峽中兩山如束逮至
嚴陵艤登祠瞻遺像甚肅祠倚清江百丈喬樹
森蔚雲日薄之水影交蕩空碧爭射陸離相發
劉子威集 卷七 六
二臺嶠時楊生躡衣而上余亦躡級繼之徑蹙
治芟薙憶往與陳生偕時皆榛莽陳生踐危蹙
不勝襪而登昨日事耳悵快久之逮夜過桐君
山因著藥錄廬於桐間故名縣又按述征記云
紫溪中有盤石百餘丈紫色映如朝霞倒影入
水又名赤瀨東南流百餘里分沙漏石水木明
發瑟瑟名曰樓林又東爲桐江孫氏藉以名縣
則又不云桐君也曉遇按察徐公方舉帆泝流
乃亦知余使人追謝徐公治浙有聲人畏之以

徐公故津濟稍物色余是日不及富春江漲憤
滔汨舟舫欲崩震掉驚浪間懼不克濟遂泊
以艤宿沙汭早汎至縣復從陸循岸行岸伐丈
石題湊高亦如之下皆積木如此出百里間其
費可知昔議曹華信建此募有致土一斛與錢
一千塘故名云負壑俯流左右爭深崑崙高傾側
處雲頽霄墮危得度江勢白激若逸陵四陸至
浮屠下望中流有山逆折而回潮入隘於沙故
濤竟天來越絕書云岑石者不知孰是且昔云
石脉漂疾故害舟船今爲安流未聞觸者浙又
名漸古云漸水出丹陽今休寧有浙溪婺亦有
浙溪休寧與婺皆古丹陽也是夕擬候潮余獨
輿大楊生徬徨浙江驛下待從行者久不至乃
入城宿道士官尋舊游不可彷彿明日與道士
登吳山觀宇觀奇構橫悟鷄寺特祠相映白
雲左睇海門右挹西湖有樓甚崑崙據嶺曰太
虛開勢雄遠於時煙塞氣消山川洞然尋徑趨
巖曰紫陽霜木冥鬱芳草羅生洞戶磷琅若出

鐫斷礫石磴壓黝黑奮發續綵鮮飫俯視城邑
在目復相與之湖上浮小艦演漾空曲時得醪
酒聊共引二楊生噢咿曰觀止此矣人饑不念
耶乃令炊具食睹岸翼然新宮遽升爲陸氏墅
高棟危望塏壯穹嶸井幹逾百尺瑰麗極矣今
更祠陸敬輿炎勢徂謝陵陸遷革可爲一慨既
又抵岳墳撫荒隧愴陳跡祇憤惋耳暨返聞有
貴客寓止侵晨余先之關外偶長年艤舟待乃
獨坐至鋪時尚未食愈高春小楊生始來蓋市
劉子威集 卷七 六一

脉勢經帶支瀆大川流輪奔滌風會時趣與化
不留亦畧可睹見矣夫傳記稱始皇臨浙江不
能渡抑余與二三子乃得探涉故非有天幸哉
然余聞大末諸山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
識也禹穴石匱之奇子長所慕向也闕駟所誌
與今山川邈不可想像況山海經列荆山之首
及甌居海中地與山之神益已茫昧余齊潔行
求岳瀆冀一與神人遇聆鈞天九奏傳形解消
化之術望蓬萊金銀宮闕滄海中豈徒探中古
劉子威集 卷七 九

之跡於湮夷漸盡間哉姑歸耳余與汗漫期要
自此卜游矣至以三月壬寅楊生謝去退爲記

劉子威集卷之十八

長洲劉鳳子威撰

記

記任公事蹟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以

世宗二十三年進士又九年爲蘇郡丞倜儻弘諒廉武仁恕其蒞事皆以衷誠篤之不以市名人謂煦煦專爲惠公蓋任心而行明年爲壬子閏三月始以倭警聞時承平久兵猝起遠近震

劉子威集

卷六

一

劉子威集

駭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治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墜衆潰走公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訓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獨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追之不及四月又犯太倉蔡中丞亟奔命然士望風走乃入城守適有飛語蔡遂如蘇檄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公厲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行親介冑臨陣士以公激之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敵屢戰嘗縮然賊亦憚

不敢肆公躡之隨所向設拒弊衣芒屨與士雜

行濡雨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齧糲飲水同勞苦且喻勉以古義烈事故士遂歸心與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欲免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嘗墮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跡得又遇之矢蜩集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昇之趨濱水梁已撤犬餘超而過追急佩留禦之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爲流涕親酌之屬公疾猶強力起

劉子威集

卷六

二

劉子威集

巡壘衆憐公壯氣或上其狀使者檄公歸郡七月賊蕭顯等陷上海自吳淞出洋中戈船要之不得前以五百人據南沙又檄公率解明道兵往擊適新冠至衆咸相與守之至十二月命將湯克寬來討湯雖世將驕猷士僑土又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人公恨湯不足與計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至除夕公謁賀歸賊乃俟間突圍逸明年癸丑五日薄嘉定城下值浙使者命裨將盧鏜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

領憲監四郡兵事與鎧夾攻。以舉燧爲約。賊出掠歸四面進。士殊死縱大殪之。賊奔。慮士以貴戀不盡力。舉焚其重。追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會大雨。又得豕突去。上海攻圍急。公以輕縱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擊敗之。五里橋習家墳。又會鎧襲其大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分遣掩之。而身與董公邦政及克寬會華亭。設覆敗賊城下。賊乃遁之浙。已而賊遍內地。公跳驅至常熟。與其尹設櫓械備其衝。潛出兵禦却之。

劉子威集

卷六

三

督將萬表又遇之敗。失亡狼藉。勢遂大張。民逃避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啓。擁塞蹂踐。乘陴者望之而嘆。攀緣上者又縋絕而墮。公適還。自真義曰。柰何坐視之。縱有規謀。我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間竊入。卽縛訊。駭以爲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以解明道兵出疾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舡艦邀之。乃弃所獲餌。我因得逸。由平望去。公又以功進秩參藩。復視事。甲寅正月賊陷崇德。復由平望入。公以沙上兵列沮洳。欲截之。不克。會吳江守已固。遂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者周公如斗。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懋。舉督俞大猷等諸軍夾擊之。威墩斬三千級。又合丞熊公桴等擊之。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五月又一支突至。郡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之急。賊漫入川瀆。恣其忿然。爲我所阨。不得逞。由常熟去。在柘林者復來。陸涇幕府又移公合諸師搗之。戰始交。

劉子威集

卷六

四

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公以夷兵鏖之
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
餘賊二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道兵
與戰敗之又右至平望者公急往據盛墩乘之
浙兵亦至賊遂絕跡去而公以奉諱亟徒跣歸
居喪摧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刃傷
痍遍體疾大作亡何卒郡人聞而巷哭私相與
俎豆之者衆使者乃上其狀得請爲祠郡內額
以褒忠歲時祀守親蒞夫以公聲烈卽質之典
劉子威集 卷六 五

情所能矯厲哉若城下之役開門延敵則城社
與百萬衆繫之公決策納外入者膽智絕人遠
矣余時親見傷殘者慄不安公出涕拊接親爲
裹創士卒最下者皆與通飲食古稱不乘騎不
張蓋投醪分少絕甘士不就頓不先休公特不
足言也其功在國社名在簡竹恩在東南諸郡
邑而蘇尤被公澤深余與公同推擇爲吏凡禦
寇始卒又親所覩記并得之所傳聞亦甚核閱
二十餘年爲萬曆甲戌蜡直載之書不以文
劉子威集 卷六 六

償金記

予所居多市人朝夕所求惟利逐輕重貨遷期
俛仰有取一錢必靳顧能知禮義敦厚於倫嘅
然慕自賢之行不吝傾橐裝溝壑無悔者豈易
得哉非徒吾里難之予行求四方名士君子者
且不可知也乃近得屠潮焉其先爲挑桌家故
狹小耳兄弟皆操作食力遂小裕俾其季津學
爲儒已而兄洪役於官使執鎗主藏洪與博徒
游竊費之人因窺其間失千金官治之急洪無

貲不能償潮奮曰兄坐之罪且不測奈何獨撫
有此不盡償以出兄卽詣官願罄所積代輸請
貲兄官義之訊知其無預也彊聽廼畢力傾其
產輸之無惜且慰藉其兄無恐者兄爲涕泣諭
其弟此我事爾何爲破生計他日寔爲十口累
安從假貲縱我譴死家猶可爲緝死何蓋弟不
爲止竟償畢兄得免焉則業已罄單衣行道上
遇故所知勞苦之意殊不爲動曰千金易得耳
兄方急難吾忍之何以視息於世今吾故在男
劉子威集 卷六 七

者或且累葉富貴抑又何所積耶夫惠不惠於
與奪廢興人旣無所預之顧君子取此舍彼卽
市人能知之矣其可不愧於心乎

九日吳山記

古者爲八蜡以終歲之勤一日之澤有動息之
節焉若吳俗偷其民窳惰爲游閒者衆歲時之
隙無不若狂焉者寧獨一日乎郊遂之間有山
嵒然九日則咸集於是城市爲虛劉子與客觀
焉或以其繁庶曰阜哉俗數里間去不絕。塋埒
迹美跡交焉。午貫而出於斜皆滿。望隙巘上下
蟻緣蚋附盡白也。或以爲時簡易無所於作之
曰優哉寬暇也。得舍其務無力勤股肱。而相與
睢盱偕壯少群聚飲食爲嬉游。舳舳船尾銜鮮
服盛飾六博五白喧呼不休。夫天之養遂萬物
其力且不能使無斂閉隕落。今吳僻在一隅獨
僂僂然恣其耳目心志日遨焉者以歲之穰植
無罹灾患沴厲。上之寬惠造育有加焉。不以苛
細繁密如茶之禁剗切之。而又節儉弘貸哀之

故能至是也。若他所者窘窮迫瘁。搔搔爾。殫竭之不遑。而又何能從容介自逸哉。故人不見德。涵容於協氣醇澤而不復覺者。無怪也。獨念若往者。川虞不戒。戎潛肆焉。此山藪間者。嘗震蕩。閔若無人。當其時。慷慨以扞我井疆。攘却綏定之者。蹟在在可觀。異日者。能莫安永。無警乎。則茲遊不可謂不重微也。余每從里中少年。飲博無不之流連。亦無晝夜逮。所適既窮。厭怠思返。憎焉動年時嘆。余頗謂有意者。既不能效行間。劉子威集 卷十八 九

俳體
游記
歲戊辰抄秋之未盡二日。徐生朱生偕過予時。景氣明霽。瞻引踈曠。乃觀於茂苑之郊。繞吳故城。歷析枳之迤邐。道廣川之通流。障澤經帶。堰場互入。樓堞遠隨。檐宇駢比。當津置所。出行旅交錯。既絕河西。指原疇。漸分盼。踈彌廣。秋田半落。禾菽在野。空水演漾。舟之方之。盤折九里塘。橫出焉。翼然者梁。冒以觀樹。脩木宛轉。陂阜出沒。波中右則綵雲枝道。左乃行春湖曲。遂遵陸步上。憇於亭間。訪故居於范氏。慨聲勢之並去。何韻響之足存。復道祇舍。後密石架壑。截蜺天。矯洞室。倚壁空。礪幽邃。轉而緣磴。遂凌山麓。拔陀傑。僂陁嶽。相屬其顛。平羨曼延。若礪礪焉。越此則吳王之郊宮也。壇夷跡。刈地墜無餘。留夷若蓀。從風靡靡。於是登而遐覽。叢薄隱於泉側。隈隩倚乎雲半。委霸圖於草莽。寄想像於丘墟。外則巨浸渺漫。滔淹萬類。東南數澤於焉。稱最

爾乃斜景就夕林風送秋曖曖芬葳蒙蒙盡紫
下由他道歸抵西虹之沈觀園菊載芳妻并掩
靄感於時物際昏而返二生則止予食予爲言
生與同里然予老於行間所至流連山水周覽
陵谷倚轍遙思撫遠惻愴顧獨我耳誰與偕者
乃今得從爾游人情溺於所習故侏儒妬夫魁
岸跛女矜於狡好安近據狎亦復自樂耳庸知
其他昔孔子縱觀顏淵撫目齊景興辭梁丘流
涕悲積習之可虞慮遷化之無惊耳駕言永久

劉子鳳集

卷六

七

諒同憫焉用書以示

貝葉庵記

夫名義兩體俱舍之所廣攝般律玄亮頃讚之
所褒寫始自悉曇之制典象由以闡弘存乎離
佞之載理術因茲誕朗簡牘注記事既資於削
方梵筴傳譯義乃昉於半滿是以離部明兩尚
未覩於發題五竺克初竟焉取於崇伏辨說所
宗初既流於毘羯聲語方喻亦開誘於日明自
非深會八書題章窮於鳥跡包洞油素制作感

乎幽靈事出汗青之表思覃九域情超赫蹠之
外滌覽無窮何以道齊八繫體妙盡於至玄鞅
絕五乘託虛無而調御澄覺際之悟通忘目對
之累遣者哉粵有茂卿安子學謬空詮泛衆流
之勝解賞言無諦譙三業之談譎觀已恣於恢
詭興積厭於滔諸首契淨因皈攝恬趣標之高
寄薄彼風猷乃供養貝多揭以名庵托聲明論
師劉大居士爲之受記夫符契之與墳索以前
諧會之音佔詁或闕三蒼之所未該秘記之所

劉子鳳集

卷六

七

不及故懷鉛之士識徒止於緹緗恬墨所通秦
空盈於仄理未有測方廣於毫端窺形似於此
界悉梵文以究諸淹義訓之含貫若雲涌淵注
而曉暢經律者豈非種智難值慧性潛移魔事
嬖害象教欲燼者哉迺安子希心絕麗之文樂
慕廣肆之教薄從輻軒異子雲之摘蕞窮探方
國得摩騰之未翻藉言有邱煥安般之廓沃載
維經構闕清室之崇嚴英視觀觀華開敷於初
地沉明照照相關造於昭塗云厲清脩依淨輪

之釋苑撫茲深諦隣薄梵之化基豈徒靡靡蕭
楚規屢屢於燕飾齋房閨迥務康宸於觀達而
已乎卽其度寔芳潔散蘅蕪以名香寓覽虛見
森卉竹以消淨席屏薄以泛霞無非樂音之樹
庭相風於庭床奄臨陰入之階雖圖典具陳於
床廡瓊異間設於廡廈度脩除以文靜礪礪諸
之密綴墮麗廈之顯豁而其所宴息以湛思偃
仰而自喜固已服膺殊勝之旨悟入拘律之文
應神丹之奇祥疏印度之本字揚大離之穆衍
劉子威集 卷六 圭
所謂托空谷而研啗抱玄一而湛味者是殆其
庶哉然安子方有世緣豈久得而就此將順開
智以鏡物惠利解以施澤建匡蓋以策勸煥藻
思以飾俗所以行檀大千緬王公而消累劫拯
溺長夜由卿宰而得究竟執游何涯尙不立乎
談議功行並舉丕緝載於名華且般特一偈了
自超於博綜結集諸品終炳爛於琅函一十七
字諒無餘於倒見四十二章蓋顯正於流聞斯
固通人之所以寓懷而顯化之所以不滯者也

往記已默而許可封言寧辨而無訛氣韻生葱
嶺以西多聞自龍樹而下陳思致漁山之精感
帛橋誓天宮之靈葉模出鋒於剗確刻畫何加
鐫華陣於偃波毫芒焉奕寶光射女牛之分紫
氣占奎斗之間斯亦發祥流禎耀采充符庵之
所爲也

擬子

冥覽

昔者蠲蜀梁之弟子爲說於蔓聯之野而人皆
劉子威集 卷六 圭
舍務釋任委形忘勞去居室之戀無力作之役
悠然自縱適於遁逸流放而不知止秦之墨者
唐姑果好制自任其力於操挈而屹屹周師塗
繕築塞墾闢灌耔不避寒暑之侵霧露之濡不
釋手足之勞也衆爲化之競於爲已奮挿不假
塗閉不通夫說之可使解遺四縱舍所甚愛馳
於恍惚窅冥而道之困苦勞悴又可使之同力
砥躬役精疲神不舍晝夜故夫緝洗賤術也鬻
之百金而不顧跳丸末伎也承之白刃而不辭

又况一詣沈至篤淵微遠誠喻於天而精通於命未始出其宗不爲而爲不言而言不知而知者夫固去就同域出入同致好惡同規不可分別孰知其然而孰知其所以不然乎今辨智捷給蚤起蝟涌欲以取人情者相與爭於塗有惡其賢於已也而求以禦之焦慮竭衷爲谿隧百重設術甚幽險以待之而不能止或謂之曰使其誠賢於說雖奮於取人情何害使其不賢於說雖不奮於取人情何益一曰讓極汙隘詐倂

劉子威集

卷十八

五

婢諛誕俠姘毘衆態相與游胥自以爲賢而不自知其時之適也非才得也時之窮也非才失也故曰倂倂成者貌成也倂倂敗者貌敗也其成且敗者初非成且敗也而自以爲術之深而泰然欲有之謂人不已若而以驕盈溢恣凌侮傲睨舞於車上竊勢假擅恬不畏人此其揜目塞耳塗閉闇冥豈惟終其身而不悟抑舉世莫之非不亦大惑耶齊人之欲得金者清旦而衣冠之市見所鬻金者而攫之人執而訊之曰吾

徒見金不見若也猶之竊乎彼且於白日衆目之前而一以之執一以之洋洋自得故姦之育也不於其蔽幽而可欺也呂子云人之老形蓋衰智蓋盈當蘇秦之困於游說也書十上而秦王不見聽貂裘傲於途黃金盡於資用羸滕履蹣負書擔簞形容稿枯黧黑無色內愧於妻嫂而外窮於交友然而簡練益工遂伏軾樽銜橫歷天下庭說六國之主杜親倂之口使踈遠踰於戚屬天下莫之比故當其少也不如其老也

劉子威集

卷六

六

侯羸區區抱關之流而使信陵虛左待之田光先生衰傲於鷄肆無聊之日精已耗竭而能爲燕昭畫策若人之老而形與智皆衰耶則樗里子之舌困於張儀而計窮於公仲者非左右爲之壅而道穴之多涂也故穰侯以遷廢而虞卿去趙卒不能振豈智困於厄窮而慮失於震恐哉時與勢去之雖有老謀安所用之故計畫得全精神之使也謀失計敗勢形之乖也形之大者人所易見也形之大而在遠者則有見有不

見矣遠而在數百里則雖見已不能悉至於千里之外欲暫若目前則豈所能及乎一日處卑者壅於近雖有明視不得自騁故處丘陵之上則四野若在近矣處崇山之上則四方若在近矣處崑崙清冷之階則四海在近矣故夫形之大者遠且不能見而況其眇微者乎眇微者見且難之而況其無形者乎無形者不可見而況其無無者乎故降省土方目之所極者幾何而因以疑所未見昔后賓天而得開筮趙簡子夢

劉子威集

卷十八

七

登於天而顧小子在後開筮之說云鍾山之子曰鼓體龍而人形與鵠欽共殺祖江乃既服厥刑鵠欽之化爲鵠狀鵬而黑白其文以爪距威衆禽鼓之化爲鵠鳥如鵠而赤黃其羽足見而司旱鶚與鵠也世所嘗見也鵠與鼓之化曷從稽之而又因以爲異開筮歸藏三代之易也則何以云故變異者恍惚之事神之所爲也曰神之矣而何所不可者若幾未兆能見事之形謂之曰有以爲則非智力能禦謂之曰無以爲則

安用夙戒然而智算之臣謀於前辨說之士策於後有知其將傾而慮圖之甚至矣則非不知傾之患也而又以重之者則非情之繆僻而眩惑也其所以去傾者乖其所好而謂姑可以免焉不忍其一朝之樂也六國之主是也非皆愚而不足與計是若有以爲之者矣昔者書有之曰下言者無託也中言者有託也上言者有託無託也無託者自任者也有託者任人者也有託無託者任人已之間者也此存亡之權也而

劉子威集

卷六

六

用言之幾也惟睿明能得其幾今進說於前者其端耗興而無所於質要也一以已裁之不可決之親事大臣不可決之左右之人不可參聽而互稽之不可必已甚神聖其臣莫及則疑事不敢進而讒言不敢聞於耳矣及其以辨微狡譎揣稱之言來也因以箝御探逆之則徂詐不能設而因以輸其情其辨微又爲吾所使而神靈之道無遺矣昔趙襄子之用言也以王登爲中牟有所薦士者其行潔修其學博涉簡子遠

任以中大夫其室老曰中大夫重列也無功而與之則弃其業者必倍君亦耳而目之曰吾之任登既已耳目之矣而登之所進又耳而目之則耳目人終無已也故萬務紛於前一一而聽之則聰必壅察主之所以飛耳目廣視聽必不憚於煩勞其躬而厭於細微纖末之事亦不濡遲隱忍而昏於讒慝之口昔衛嗣君之任薄疑也而慮其專又叅以間之使疑誠賢則獨任之可耳使不賢則參用者又相與比周而欺成矣

劉子威集

卷六

九

是以猜貳生而上下之隙見至於成敗利害之端著而無與共憂好以意食而偷者以取容欲謹其閉而已無所自出虎乃將存而禦之無鄉雖重慎其幾掩匿其情而賊乃將生盜其權而奪其處故疑則不能盡下猜則不能得人之情任智術而謂可以虞未形之變此先慮之所以底滯保已之見而不能稽同也夫爲師者曲體撓指以爲謹恬爵祿無所取以爲潔服事甚恭以爲親之與夫必體貌焉而不與嫫媿必寵貴

之惟所爲而後能爲之用系結而自結之不敢以役使而後得行其道之是臣其行相違而志業不與共故在所以用之猶其草生肉者也而地黃主骨者也用違其人而責其效猶責主骨者以生肉也夫名法者治之跡也名不虛附法不虛立然而言名法者世賤之謂申商之餘緒而刻核之近效也故畏難遠害全已不任上事者而貴之以善尊生雜學博稽言辭潤澤者而貴之以文學遊居厚交牟食以自利也而貴之

劉子威集

卷六

十

以有能之士語詐設構探距兩心者而貴之以辨計之士劫暴行劍殺脅懾霍者而貴之以勇力之士縱脫匿亡逋逃之藪也而貴之以行義之士且見有賢而尊之不問其功猶使人危行微譽舍力業而不務況所賢者非其道見有能而取之不問其所用猶使人託慕弃其田畝而隨末學汎所取者非其人故韓子云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國必削亡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士不得以私名爲利法之外雖

有顯行不以顯焉雖有死士不以勸焉故功名之生必出於官則法齊而民信賞罰可以沮勉一曰以智盡民則民通設之法度而謹守之然而法用而世未嘗無事也故徒法而無術徒術而無法其不可哉昔申不害任術而公孫鞅爲法申子之相韓也將行新法而舊法故在欲下新令而先令未收於此不專其法不布其憲令則不能利於國故利在故法新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新故相變前後相悖則

劉子成集

卷八

主

申子雖十用其術而姦猶有所譎其間矣故不能以勁韓而霸強諸侯者不勤飭法於官之害也鞅之用秦設不相告姦之刑罪相坐而賞必行使民用力勞而不休以致富厚而兵戰強於天下然未及以術馭其不足故孝公死商君敗秦法未解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甘茂殉周穰侯攻齊以成陶邑之封應侯攻韓以成汝南之封故大臣重私封立則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之爲資秦雖強而未至於帝者法已飾而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故陽虎云主賢明則盡忠以事之主不能則飾忠以試之亂於魯遂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疑之簡主曰虎善取之吾善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遂盡其智能而爲用幾至於霸故云御之以道則徂詐咸效於力御之失道則徂詐咸生其患慎子曰飛龍雲乘騰蛇霧游以龍蛇之靈而託於雲霧之勢二者相值然也故雲雖盛而蟬不能自奮霧雖濃而螳不敢憑負者蟬螳之才非驥舉之

劉子成集

卷八

主

用也賢才釋相位則無所藉其資龍蛇之於蟬螳同耳藉之資而才不足以任使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燕子之楚上官大夫之使臣主俱屠者蟬螳而欲憑雲霧也其不能升陵而顛墮是懼何暇一取乎時而措其手足爲乎今人主方揚功業於無窮而所假之資以謀慮愒億創制垂法藉風雲於不肖則覆敗是虞藉利資於豪傑則龍蛇變化將不可測第今不爲患則上下之跡生而君臣不相保菹醢之事動所不免其可

謂不相負乎故任才者有若虞慶范且之論矣
虞慶爲屋大尊匠曰新屋也塗濡而椽生慶曰
以生椽任重塗宜撓而卑更日椽燥而直塗乾
而輕此宜益尊匠誦爲之而屋敗范且曰弓之
折於其盡不於其始爲弓者伏繫三旬而蹈弦
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盡也曷於今伏
繫一日而蹈弦三日犯機是暴之始而節之盡
也弓人窮爲之弓而折是虞慶范且之辨皆反
事之情人主不見其終而任以爲賢是却有道

劉子威集 卷六

重

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則工匠不得致其力而
張構虛敗論安得不窮而功安得明乎天下白
頭游說之士積慮欲強主心故伏軾結駟馳騫
者未有一日不言任賢者矣左右阿意俟望顏
色者未有一日不思專蔽者矣且其欲侵主以
爲威也如地形焉亦漸而已矣使人主失端東
西易位而不自覺故忠主益上而不便於近習
狎昵之意者譖毀且無時不至而人臣者又非
有父子骨肉之親也語曰其毋疎者其子弃處

至親不疑之地而猶有斥弃之患而況乎爲忠
計者進則犯所諱忌而退則觸忤貴寵用事之
人其不憚而爲之者所與幾何而人主遂獨立
於上無所與決斷疑事矣是以謂明主之道不
含聽寄辨於繁說之口不委意專任於借請危
構之士經云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見而不
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如其言以往必參以稽
之伍以閱之亟揜其跡匿其端若鬼若神去其
智絕其能使人自見其誠故昏瞶眩瞽而不可

劉子威集 卷六

重

理吾以之竅通萬物之情堅閉糾結而不可解
吾以之鑿滌陰陽之故夫道者博大而無形德
者竅理而普至人主之所獨擅者非人臣之所
得共操也故措議畫制不與下共功揚權握紀
不與下參議致所貴非寶也致所愛非戚也不
爲重寶虧其令故曰令重於寶不爲親戚枉其
法故曰法愛於戚言實之士則進之情僞謁於
上則進之去五壅六蔽之害謹百匿姦宄之防
故太公所以敦華士之誅而子產刑鄧析以靖

眾此誠能格非而禦亂也

燕義

古有燕禮及公食大夫禮至春秋之王公立飲親戚宴饗其禮實繁隨武子愧不能知今諸君爲醴以饗邦大夫因載之爲燕義

維五載赤奮若之歲其陽在疆梧而歲旅於鶉火之十三月在鳥尾日在析木之津辰在牽牛星在須女之五其所次皆於北維金水之所建

劉子威集

卷十八

五

也司勳皇甫謁之司寇公以二三子咨爲燕禮饗邦大夫者命宰夫贊者僕人正各卽其叙乃既諏日以其前期親戒賓曰某也有不腆之酒以請子大夫之須臾焉得辱而臨之是重貺我以嘉好而寵光之也某也敢親以請賓辭曰某主臣之私也無所辱賜之以禮命敢辭曰某固曰不腆敢固以請賓許諾乃以期告衆賓亦如之遂潔除於庭布席賓主人不屬焉衆賓皆特席長六尺置屬筵一常律之純以錦屬朱倍尋

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陳其簋簠遵豆尊兩壺於房戶間側尊在上膳爵次散爵在下中鼎必靜親祓除之甸人陳鼎五去扇列俎於側設洗於阼階篚在洗西南羹定主人迎賓於大門外樂懸作揖納賓賓旋避揖三讓三揖乃升賓入門而右主人入門而左賓栗階升二等主人乃升賓讓而左主人讓而右衆賓從賓士從主人主人揖降盟賓辭主人對主人卒盟升取爵於士揖降洗賓辭主人卒洗揖賓升賓立於東西面執冪者舉之主人酌膳降南面祭畢反爵於篚更爵洗酌膳實之獻賓賓揖受復酌酬主人主人酌酢賓賓啐之衆賓辯賓復易爵酌獻主人啐受者降反虛爵於膳宰主人乃肅拜賓辭主人曰某請羞於諸御者敢不再拜遂拜賓賓曰某固敢屢膳宰亦再拜主人旋避答拜有加幣玄纁四之衆賓兩之賓辭主人曰不腆之幣不足辭也賓曰主臣重貺某以嘉燕又重之以束帛敢固辭遂輟之主人取觚降洗賓

劉子威集

卷十八

五

少退辭洗主人卒洗酌膳筵前獻賓旅人加匕
賓立側受爵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請羞主人
親薦脯醢賓辭膳宰乃肆設折俎饋滄蒸麋膾
田豕以軒雉兔以芼賓坐不祭取匕噉之反匕
遂執爵坐啐酒降席告旨主人辭以踈賓降取
觚酬主人主人辭賓酌膳拜送爵主人北面拜
受爵皆進就席主人坐取爵不啐飲爵之僕人
正請崇酒於觚畢酌賓遂酌主人僕人正作賓
請爵爵再行膳宰奉炙載進主人興賓辭主人

劉子威集

卷六

七

對遂親饋於席設以淳熬賓出就西南立饋酬
主人主人揖讓就席僕人正作賓飯宰夫以濡
鷄魚膾爵鷄爲加羞酈臠脰備爵無算工正納
舞伶賓辭遂退之歌工入歌闕笙入凡三奏膳
宰請膳諸史賓辭主人對宰夫以散爵酌諸史
於箱胥徒酌於門辯膳宰請膳爵主人起取解
就洗賓辭主人卒洗酌膳獻賓賓離席卒飲降
易觶酬主人膳宰請皆致則衆主人與衆賓交
相酢也賓興主人曰子大夫之辱也願以某安

賓對曰諾某也敢不安僕人正請適次賓挽手
主人畢挽取觚就洗賓辭主人酌膳奠觚於席
賓畢酬主人膳夫侑以芝栢棗栗榛柿菱棋桃
諸薑桂粉滄煎之膏以爲養糗餌調以滑和擣
珍醢醢無恒品僕人正作賓辯羞惟所欲主人
請賓爲正賓辭主人曰固以請賓乃命酌坐行
之有執爵者惟賓所命則受之必卒飲爵辯乃
迭爲正辭爵者必重命有夾爵賓興主人曰子
大夫之辱也請無不醉賓曰諾某也敢不醉僕

劉子威集

卷六

八

人正卷席更坐主人洗升獻膳觚賓易觚酬主
人無算爵執爵者乃酌行之升歌閒合笙無算
樂宵則僕人正執燭於堂旅人執燭於庭闌人
執大燭於門甸人執炬於塗賓興曰某固敢崇
飲以煩宰士主人對曰以子大夫之淹也拜賜
之辱樂懸作賓揖就階主人就西階出門賓就
車主人旋避拜送乃命輟自始之卒禮有盈焉
者何禮感者可以進取其輕者可以逮下故禮
主其進賓爲苟敬者亦爲主人禮也劉子曰今

之君子莫爲禮也久矣夫禮始之飲食故古之行禮者其皆有義乎一獻之禮賓主終日百拜不然則已慤然禮有不可知者禮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如爲卿燕則大夫爲賓以賓主敬燕爲序歡心故不以勞賓也若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是矣至其次則卿爾公大夫爾卿夫敬不越長而不以施於賓又安所用其敬也且曰賓之矣而遠之何也大夫皇甫曰禮時爲大吾知今所用恭敬辭遜亦質有其文何以古爲乎劉子曰否君子之舉也人於是乎觀禮焉作而無觀不其惡而且今之治熙久矣不及時爲禮又可云俟後之賢乎卽謂古不可用於今則今之樂何猶歌鹿鳴以下諸詩也有不能其禮而徒樂云乎哉夫禮之數易陳也卽今之爲獻酬酢者引而進之古其繁者省之簡者益之上殺下殺務從其宜雖不必盡由也是非古之遺乎大夫曰伶人亦古之舞列也則舍之何爲曰奚但此也古者歌以見情故

列國大夫之歌皆不踰其風今之歌其可風乎且古者樂雖代作必采而兼用之故周人取之四代亦以爲不可廢也獨其易爲亡逸則豈但今乎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至孔子二百年間存其五耳故播於笙若由儀以上其絕也非一日矣今欲復修之固不能若稍因雅頌而正音律定聲詩被之絲笙是非君子之事乎哉是非君子之事乎哉

劉子威集卷之十九

長洲劉鳳子威撰

雜文

士詭

材薄而深取名於世者士之詭也。廣飾厚要而智能外見者士之詭也。私則不務其業公爲可欲之行。墨於致志而時竊誦說故有不應事實而妄見以爲華。非其人而私行去者士之詭也。寘儀則不以隱親於躬。建說則不能負任於卒。

劉子威集

卷十九

荏染難持舉措無當者士之詭也。貌愿而不可知。辨靡而甚察於譖。色謙而中僭以泰。士之詭也。發於自憐而以深索人情。周於謝請而以阿意利榮。審於數分而以果簡去就。士之詭也。仰附而遂專欲。奉之以侈驕。身不離於下而志欲踰其列者士之詭也。綜術甚多而或恍惚失其常。背誕無所藉而私以市其利者士之詭也。設之以難則發動於隱色。畏膠於畜已。假專而耻屈。躡以好實。適於交際之間。慎接若不足者士

之詭也。奮矜以爲右崇。廣肆以爲訐懼。則詐諂之養日誣。然後私隙益露而不可掩者士之詭也。小言審窮以盡辭。隱稽博術以援古。浸溢華澤以踰衆。淹利趣巧而潤非。士之詭也。懷纖格戾。諂尚隅曲。遁違介穀而予子自錯於善者。士之詭也。奇行僻幽。側赴怪嚴。迄臻於繆遠而驚於邪迤者。士之詭也。貧賤而好騁。居委下而陵人。罔上以所難知。覆驗衆言。徐持其後以收責。錯已甚高而使人求之如不得者。士之詭也。舍

劉子威集

卷十九

曰欲之陰閉而陽開。術途雜襲。紡謀於甚深而智數多有者。士之詭也。劫之以猝而乘所疑。抗之以忿而構之隙。襲之以瑕而制其變。中之以餌而蔽之惡。漸之以久而摩其間。士之詭也。怯懾於威重而輕於賣交。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者。士之詭也。隘中而私狷。忍猜而無度。嘗之而易怒者。士之詭也。膈臆委之而無親。卷禍藏疾。挈衡而不踦者。士之詭也。出參以謀失。行伍以求責。委疑不定。言督乎用則放游而無所之。詭

大而誇。以端窮。則姦食上而取資。士之詭也。提
捍闔之門戶。欲得事而顧橋以爲名。其身不任
於世而挾輕重之權。遠之不敢以爲外。近之不
敢以爲內者。士之詭也。執疑事以塞談說之口。
任人於左右以微俟視聽之隙。竊其威分使隔
塞而不通。索之不可見而使人栗。若負芒刺者。
士之詭也。乍同乍異。疏置以箝御衆端。可縱可
橫。可引可却。鈎其所隱。以量智能材用。因氣勢
爲之樞機。飛以迎之。使無覆脫者。士之詭也。立

劉子威集

卷九

三

於通塞之間。作關以益樹疑敵。備之則不可勝
備也。慮之則不可勝慮也。虛往而實來。綴之不
失毫釐。常持其構而使不解者。士之詭也。主約
執質而扼腕爲任俠者。稱首。負不信於天下。臨
之以刃而色變。誘之以利而以來。折之權。黷泄
以開姦。其徵在樂亂而榮禍者。士之詭也。厚分
以壹士。偏惠以悅人。不法法而立私行以操制
於天下。無祿入而其家富於公室。士之詭也。卑
躬貌情飾禮。而說塗之士爭奔走之。譽繩之外

與同計者。毀今之內與同規者。安人之所危而
危人之所安。士之詭也。說若環轉而無以知其
要領。可以請事。可以使人親已。可以內得其所
欲爲功。可以外致其揚悅而浮慕之。可以市於
便辟佞近。可以無失其議臣。可以爲恩。可以交
於境內之傑。可以使離披其腹心。可以使羈旅
重。士之詭也。修勞煩之節。善於鄉曲之舉。無所
疾怨於人。士之詭也。立常則不以今爲本。敘業
則不以古爲制。其身甚邇而有千里之譽。士之

劉子威集

卷九

四

詭也。靖廉以自潔。勵辭讓以爲聲。往而不返。材
不可使守職。而實不可使敦俗。士之詭也。高空
名而竊議當世。其書五車。其言數十萬。而有之
不爲益。無之不爲損。士之詭也。故太公之於華
士。孔子之於正卯。子產之於鄧析。彼其賢聖非
不貴士而好戮也。亦非憎其智而不惜也。所爲
亂俗者。非夫人而能之。則孰能之也。故聖主務
明其禁令。以誅廢慶賞。所是者與之立於位。所
非者措之於遠。甚則辟之天下。無愚智賢不肖

貴賤遠近皆由此途出也夫木之壞也蠹傷之也基之隕也鼠穴之也俗之敗也士姦之也木孽基隙而又剥摧之以待風雨焉其折陷也有不能朝夕士爲竭方且溺於華辨之設阻於壅蔽之習不深惟至計便策賢邪雜進而無所裁其罪然則孰敢進而忠國利主以爭與奪之當否舉措無使失其所乎故聖主之化使名稱以事爲主無造虛以黨飾行業以官爲主無阿罔以倖僥用則無由避其所害不用則無由就其

劉子威集

卷十九

五

詰微

夫人之情豈難見哉自匿以專壘而不一誠語於所知百慮以便其私而不一顧懷以出於義故百詐已百欺已而終不能見情懷履肝肺涉險危決一旦之計然此可以壘贖網也夫人之愛其身誰不如我者夫人而不可懼亦夫人而不可哀也吾示其端彼執其隨有所先見動泄

之宜溶若既醉孰知其倪故閉兌塞明匿跡去能慎守其門固握之精參而弗失終莫之曾故射之所以爭質者惡其示人以難也鑑之所以無不入者爲其炫然而體虛也今夫矯逆之飾強厲之容可以爲暫不可以終粹應之辨蘊涌之機善敗繆決絀羨同非愚智提衡而立怯疑竝載而馳拙巧畢力於前悅忽不能自知且以猜出者入之亦以猜也以詐往者來之亦以詐也故潤澤而慴齊給以敏則視之以譁而不敦祇恭厚愿疊疊纒纒則視之以滔而不恪引喻廣大周知比稱則視之以罔而行怪峭嚴慎固執約而不佻則視之以隱而大劇猶激介廉子子爲行則視之以犯而逆急嫗俛曲析摩之不輟則視之以汗而若矧靜正官深眇遠無親則視之以繆而遁情猥察細謹小談辨計則視之以好數而鄙詭以離羣倨侮誕節則視之以爲譎繁稱多文流燁於光則視之以爲誇疎儉善遺淺膚言漏則視之以爲倍凌辭發露譏極岸

劉子威集

卷十九

六

直則視之以爲躁故雖欲閉匿其藏而或啓之
竇扞拒於外而彰泄於衷爲術也甚勞而剖見
若數一二奚謂幾微可以自潛昧幽之能誑誣
哉是以高言人情以振疑而雜襲不可以汰簡
宵貌陰陽權不貸錯而事主不能以詐售遁變
既立誰與戶之矜而好盡忠若酷之理之屬然
易惠能止益用所長猶可以已與其爲名旦與
物徙舍而所執素故於此乎且受玉傲也而知
情不在事矣佩玦寒也而知其情反矣舉足高

劉子廣集

卷九

七

也而知其謀變矣顏色動也而知其計不成矣
況乎歌風而不知鑠倒而不覺言繆而不悟謂
予將有圖也而失其神守焉精先去之而誰與
之居故有肆縱而自忘者無論矣見若畏若失
見若探湯見若罔罔而不自得者矣蓋周慎而
恐忤也然持之過嚴爽神戰越蕩而無所之鄧
曼婦人也猶知其不可矧常交昵也則不可以
貳猜疑事玦也則不可以怖懾燕接暇也則不
可以遑遽飲食適也則不可以慮嘆君子之觀

蓋憫其溺而有深惜也

許言

語曰舍憾在已怒平忿在德已夫舍憾者非閉
之不發也又非逆距而峻違之也寬身於此而
忘怒於彼即有憾焉豈待能殄已哉平忿者非
實有忿而平之也時與分爭事時與守爭泄而
不平生焉德之云乎室也室之在審其端審其
端而得所愧焉又烏乎忿也故獨明者天下之
至幾也而利斷者理性之中正也人與立也而

劉子廣集

卷九

八

高之人與行也而先之辟之而不怨降焉而不
憾憾焉而能殄者憾也獨委之人云乎哉或已
則甚怒而捐之怏怏而移德於我故狷狹者專
已而多尤佞剛以戾物刻害者沉猜而忍禍陰
鷲以螫毒憤有醞而怨有復其極也所傷寔多
必有大惑溺蔽沉痾其中而罔有悛與首之隙
始於幾微而崇長之使積怨深怒發於造次故
有鴻毛其生而犯難不顧者其始未嘗不出燕
笑間側目睨視豈知其至於此哉義理者衡情

之軌而絮變之準也通之以惠融之以公畜之以忍親之以仁忿怨者不使生於中而施平其所遇故有介厲不污之節然折辱焉至於不堪而悍夫爲之隱忍者何彼誠屈於義而當其心也故閉禍者杜幾於未萌恕接者除患於所忽立忤於天下者有之矣不羞睚眦之耻而愧於暗昧之行辟邪之威視之無有而片言之責殆無以生意烏啐嗟謂能無所屈志者盜賊之俠耳故辱莫大於犯分而行莫污於纖隘小人哉

劉子威集

卷九

九

辨俠

俠者明世所必誅也乃有竊其名而實非者則又俠之所耻而不道也夫俠者非氣蓋一世陵厲橫逸敢驚健武而又能急人之急恤人之危殆以義舉取名者乎今慕俠之名妄相陵忽恣於淫泆荒亂以綱朝夕而以誕傲長者爲賢力不能遂則倚藉貴勢睚眦引援奔走俟望者無不至而猶佯佯託意氣自謂俠此自夫真俠者視之豈直忿懣欲堪其胃已哉韓子云智辨不爲事出華行不與計會務交而黨羣害公潔修

劉子威集

卷九

十

不爲上使順情而不可以勸誘此私俠之行成於國而法不可立矣今蕩然之化於何不容然交亂其間使裝侮君子而暴凌寡弱私名混於聽實阿諛得以矯誣邪行浸以溺人聲氣私爲假竊而眩惑亦終不復悟矣故非爲上者不示以意使無所表異不貴以名使無所飾情不虧功實則進之以位其游談寄請作爲名譽者重繩之則何以絕其源哉且貞介之士必不自獻

以干上任法之吏亦見法必取不迴意以阿世非切刻而不近情也窺覲者道穴無窮吾任一意行之不且爲其假擅顛倒之吾何以自覺哉故有徇法之過而無爲喜名之累有刻責之效而無有煦嫗之慈愛惡以類而不示人以所輕重章憲者非所得干而使處士交橫於下謂之文學則宜俟有司之舉謂之俠則又非可公言之而不罪也

法術

劉子威集

卷九

主

法術者譎詭之事非治績者所願然至於無操要規措繆悖者則安得無取法術哉韓子論申不害專言術而未及爲法公孫鞅專爲法而未能知術也故其用秦韓也無大功韓子雖爲今談者所黜譏豈不深於事情而益於治效與夫術之與法不可離而二法者器之規矩也而術者藝之巧也古之言法豈不詳哉而不能盡用者智術淺也故議法不以治而措法不以人人無非其法法無非其術術無非其功故求大功

者無能外於術而任術智者無能舍於法法不改措術不預設故上無所置於術而下無所遁於法故法令可繫於政而民心可繫於法夫法之制民猶埏埴也埏埴設而工楷異者則陶之善否殊與今之爲陶者不求之火齊水土之相得而徒求之埏埴動輒改張故舊今未收而新今又下民方習於故法而主者已復驅而從其所不便故雖十飾其治而下愈容其姦且親事者雖權不兩用主斷者亦守不下移故掾屬佐

劉子威集

卷九

主

曹各竭其材用以刺事故智畧輻輳而功用不繁今好小察樂聞異議不信長厚少文安靜之論而進苛碎繁密刻核喜事狡黠之流法愈詳而下無所措手足聽眩於交至之言神匱於壅竭之役蔽生於纖瑣之隙智困於不周之患且疑阻於付託之人苟采於流惑之說格於拂違之賢議而悅於阿從之曲士書所謂脫易不自神曰殫威今欲闊畧等威而人殉其欲曲收細微之情不惜違道罔譽小惠不足徧物而大體

虧損彼繆辱之人言與行反而使得顛倒其間
構亂兆釁開禍之源是何以禦之不爲害哉古
謂之罷士而乃俾狎習無所憚啓之使縱其臆
言又招其類公肆攬竊佯伴自如雖以明聽廉
謀臨之使必無害者亦何若杜之使不至前悉
委之法無所寬假以齊一信必爲民吏平準哉
且用法者每以微賤而可假窮迫而行弘貸是
可以御淳質之俗不可以御弊民也夫制法者
以俗詭法者以情情故用而輕重無準雖謂之
劉子威集 卷十九 主

釋訓

夫人之所謂賢才必居重位顯秩厚自尊高以
誇嚴於世也然時有所不能則悠叔然失其據
而累辱愧慙情露計極而不知所出矣故廉介

端讓之士不居公卿大夫則泛游而無所疑無
位而貴固自若也且勢有常乎天地四時之序
消息盈虛以成功用未有專一氣而無變通者
也而一節之士嚇於華要耽於榮利必求便勢
而居之謂一日不可釋於位矣卑俯而談僂僂
而趨嗟訾譁諉矇視撓捫相啗以甘言相諂以
佞諛同比回遁以立私義以崇私黨背公上竊
主權放欲利以威爲虐以法爲罪文深抵密此
其爲汙辱殆乞於市人之前而又洋洋然誇其
劉子威集 卷十九 主
得食者也方其比肩而趨倍設機構力爲巧詐
飾形似以相疑間用先發爲右攘臂而爭之料
虛詭事誣理以空文亂真以流言失實以潛肆
毀逆傾擠推陷陵奪易處不忘於衷乘人之隙
角勝勢譬無異於虎狼而搏人於國都者也無
爪距而毒噬不可禦者也蜚逆起於孟孟而螻
急生於寢處者也何以爲位足貴乎能薄而不
本仁任小而欲謀大用寢而不讓賢操急而不
能救紛機緩而不能通滯智弱而不能易亂見

功浮僞長詐增實妄意虛應蜩舉苛督加少爲多課績則耗亂莫治貢職則蠹敗不飾論官則離類失次而猶周合以求顯稱比耦而相覆匿宄亂度猾敗謀私貸公姦惑幾窮怵迫內惕而陽示無恐雖貌言無違而中熱汗怖體削形弊寢厭傷沮手足無所措所謂寬博奢侈驕矜之色故爲桎梏胥靡困苦而不聊者矣變起而不能先圖害深而不能決去遂陷身滅頂沈妻子無遺類是不知而爲之才不足稱也知而不能自免顛頓摧辱又何以爲賢也且君子固有陳義就功身親禍患而不避者是奚足哉顧託虛質而利其實名隨以亡而咎責不塞於天下擁主蔽下而遺烈足爲數世病棟傾濟敗而同覆溺焉是好遂而不量已冒寵竊位之效歟今夫名之與我非所遠也貴之與身非所勉也必以名徇我則高名而無所事矣貴以其身則屈伸與時推移而貴無與易矣故名不虛立貴不虛俯官必當其任乃後敢受爵必稱其功乃後敢

劉子成集

卷十九

五

有之或推而進之或颺而顯之必無病其實而後乃敢居近不爲喜遠不爲憾斥抑而非其道弗尤也詭耻而非其罪弗汙也其用也不敢橫私其身獻能而進賢其舍也不敢橫私其位奉已而遵道不多言疑異以高人情不倒言反類以測人意不參川衆端以盡人術不權竊威假以窮人勢必有爲也益國安上利民無與已其用材也宏而幾慮甚審施之無不得其理若流方次而疏之川瀆畎澮皆盈而輸委經脉渾渾而出運之無際測之無端非強引而周澤不渥濡沫立竭焦然勞於激制也其居位也甚安而受祿也無患富厚尊榮耳目之奉心志之欲無弗從者而非泰也其一旦釋而去之若徙宅焉而資積委藏不假操挈無負裝之煩重輜車之載輕往而易行隨而止之甚適效之時若至足持不必托於名實之外里邑之遠猶咫尺也堂廡之上猶舉目也內不能忘成功致節盡忠於上而外無異於垂紳委佩端冕之日然寧依違

劉子成集

卷十九

六

濡遲參合觀聽而不舍哉羣言噂沓毀媚嫉
抵巇求罪雖任心而不爲回慮愼完持固莫加
於此矣夫敦祗其身恭厚懇惻則見以爲鈍而
不辨順比悅俗俯仰連類則見以爲詭而不情
廣大寬舒紆徐容與則見以爲誇而不檢服習
安故微言約辭則見以爲譖而不遜慷慨引義
廉而不剛則見以爲激卑隱自匿辟衆向晦則
見以爲狹庸庸隨世出入閭里則見以爲鄙執
業操作倪而自免則見以爲陋此執構者所以
窺間而造瑕未亮者所以導惑而教嫌也蓋忠
信而不存好惡平居無異不皎皎而潔不汶汶
而污不蕙蕙而懼不封植田疇累貲多藏不崇
飾墻屋園囿池臺觀沼以爲麗不致美輿帳狗
馬聲樂以爲娛不沉湎麴蘖恣飲食不耽溺靡
曼美好之玩簡游從謝賓客寡鬻對杜請謁約
飭堅隸功利不干其意毀譽無所加而敗害不
能入固窮年卒歲優游而無爲也且彼貶損以
自尅乎其猶有取舍而非以爲遠也高世而驁

劉子威集

卷九

七

志乎其猶有廢置而非以爲忘也無所遠無所
忘蕩然於其間而何所復留哉若鮑生忿以稿
於石介子慙以燔於林屈原怨以沉於水華角
傷以絕於世夫忿慙以殘身而義不足以正俗
怨沮以害生而忠不足以存主其猶遁天背人
隘而不弘乎故順而居之廢而任其所遇以究
於猶可復用諒哉吾不能專此道矣

題重刻吳郡圖經續記

昔在周之制邦國地與天下涂數皆量人書而
藏之有九州之圖以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若物
土之利地之所出則職貢之所典而閭閻之師
又各有其書也況在今吳固國畿之內其於何
不載者且歷世久跡之湮夷庠高之徙遷易置
其庸可既乎吳又水地所謂朝夕池者是也水
之性善華典記之文若越絕雖存而畧吳錄則
遠及交南事吳地記已失其舊吳先賢讚三卷
并忘作者名求古之遺跡泯焉其孰志之續圖
經記作於宋朱長文蓋因舊所傳識之當是時

劉子威集

卷九

大

別有存者乃今則佚獨此存與其辭雖約而義已該所舉類秩有其文泰伯之讓闔閭子胥之霸跡慨然可想其他經畫疆理井邑治官植業異時者無大相遠而盛衰廢興所更變多矣獨山川者宜無改而渝遂涂澮無復故跡汪瀆委輸時亦決塞潰徙固人事哉天地之道尚不能恒久而況風會時趨常有損益豈其齟齬足循耶吳在天下微小而氣所鍾美於是若阜殷不足言而才必吳出辭藝圖翰下至工巧無弗擅劉子康集 卷九 九

絕地之所生固異耶則比壤而殊其所賦毓肇私畀厚醇若有命之者矣是宜有以著之而范氏已來書未睹其恢然者也夫必也廣心肆意好博絕偉異之觀者提三尺油素從而咨之則豈無輜車使通異代語言者詢度而載之少府籍爲一代典法哉自昔爲地道記者則太康之書與陸澄任昉闕駟盛弘之庾仲雍顧野王輩最顯他郡國非無書其何稱與近者茂苑有所撰余亦預之而不能專裁其蕪穢茲甚屬龍使

君來爲理百物咸即敘爰考故獻雅有意整齊之錢君父子皆彬彬善持論因出長文書稱其簡嚴遂命梓焉余慨昨事爲三嘆

讀墨

今之去古邈哉其言之幸存者無不可喜即所遵異尚所業異趨所由異道然姑取節焉畧其全而取其偏舍其大而取其細是爲害其可觀哉昔孟氏之非揚墨甚嚴以激謂其害天下深嗟乎何至是也楊氏潔其身無以天下爲墨則惓惓乎憂天下之治也而謂其流弊至於使天下相食則何以服其心乎語謂古固有不並者即墨子班氏敘其書六家不可謂依附爲之者然其辭無莊周之宕佚又無老氏之簡邃縱橫家之豪舉精措也若晏嬰與管子相去不遠書則晏乃不類當時語管何與嚴僻異不可度方苟執此以疑辭易知者爲不出於古則若二書豈後乃有若人能爲置一語哉墨尚同兼愛煦煦然利養萬物以作力勵勤躬勞苦脩秩業其

曰非命則恐人之怠也非攻則惡戰伐之戕人也節用非樂尚薄惟恐侈縱辟淫以恣其性貴賞慎罰而親士喪喪乎企天下之從已明鬼尊祀是重畏人以不可犯干以神道設教哉至備高迎敵祠祀誓命諸篇似司馬法雖械巧能全人之國然鋒刃之交必能使人無懼乎則彼亦無所用其愛矣權譎之餘是尚可謂不爲兵乎而何以獨蔽其罪戎首也且力於非儒何不自量敢恣毀詆不顧哉猶自託於禹以駕其說若

劉子威集

卷十九

王

吾前奚獨墨也乎

劉子威集卷之十九

劉子威集

卷十九

王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

長洲劉鳳子威撰

雜文

贈劉化之文

余讀黃帝書益驚焉夫人通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者也上古壽與天地相畢中古淳全道德亦能益其壽命至人虛靜恬愉可以百數十年賢人知所養攝亦能延益而養之之難稍失其宜則為逆逆則病治之者神在秋毫屬意甚微

劉子威集

卷二十

觀其色察其候以淺深取之非天下至幾孰能與於此故云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五藏六府之輸二十七氣之上下為井榮膺經為三百六十五會是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自非積精注神凝思極慮何以得其荒忽窅眇於不可窮詰之域哉即少俞岐伯其所示人皆口可得而言者至其精妙不以湯液醴灑而湔浣腸胃不以礪石抗熨而解擗筋脉爪漆荒幕非特秘而不傳抑豈常理所格歟若人之陰

劉子威集

卷二十

二

陽虛實其所稟也情性之動其所因也風氣之變其所感也一日之間其為損者十九而益者不十一也惟能固其膚髓厚其營衛則外雖雜進不侵也故樹木之勝霜雪者不受今於天如不能爾微失其端不復自覺卒之不可為可無懼乎古之論者莫先於砭砭所不為灸之所宜施之甚簡效亦甚捷自漢以下九針刺病多難其人惟主湯液而治效亦視古遠甚矣且古以超越之資妙解懸悟其術洞鬼神含造化然猶必戒謹怵惕為之噤哈為之唯肝故倉公自云心不精脉所時時失之不能全也後之業者視古人何有哉而將之以慢易居已傲誕妄作名譽招要時貴未嘗一精意藥法方論究經脉五診奇咳徒樹其能萬一中之而諱其不驗非徒不驗論病之過且使益深是誰為之哉余里中兩劉氏世為方而居壇坫者自其大父子紹先生名能通數家言名相類不可別獨以度異論死生之人不之他醫而走劉氏者相踵也不

化之即益研精其家學且性誠一敦靜無他慕
好不修家生其所沉思出氣表之外決者千里
而得不可意止也今夏余劇於暑始則泅泅洗
洗當臥忘瞑當食忘饑已則浸淫怠執骯墮煩
憊淡蕙無俚嘔噦而氣不下他醫視之重以五
分之劑宣導其壅又以爲虛而實之疾益不去
屬生歸自淮右過診之謂余心思不少勞乎無
苦也氣逆不循經則結絡不遂避不通利胃且
受之隨以意消息不更劑而瘥矣余始咎向治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者不審誤余幾殆夫今之不能其事而冒若名
者獨醫然乎哉然利害相懸孰有甚於此者而
使以鄙近於欲惱慢之習從事於金匱玉版之
奧是不可以駭孩嬰終日而奈何以身試哉然
此何足怪上於清泠之臺中階而顧黃帝猶惑
獨使今之聰耳疾辭手巧而心審諦者不冝專
意傳方而欲傳者又非其人何取黃義之書而
滅裂若此爲況古之名者多貴公顯人而今直
以醫命之是何果於非聖人也哉而安在有岐

伯若人者

書季朗所論說

季朗游貴人所返見於予頗言當世務雖置不
欲聞然有感予深夫朗之言云天下之以機進
自有萬端執枋者非有械守焉何以待之也夫
名法家之言則固有之矣伯夷天下未一有而
姦人不絕世故扼腕聚唇嗟惜之患無時無之
故云服猛不以桎止姦不以法杜僞不以符此
責育之所難而王伯之佐不能也猛者非可任
力拉折其幹而決其爪吻也姦者非與角辨而
爭械也僞者非可恃察以幾詰逆備之也持在
檻之勢怯者之所不畏而握庸衆之所易守其
爲主者便計與待天下出途者約而易操徑而
寡失孰與夫勞思焦慮人爲之所又以疑自處
也故不敢必天下有遽環之誠節而恃邪妄所
不能亂不望人皆曾史之行而使百僞不相謾
者謂有道也且跡欺者其能遁不過十一而意
食者則其出且十九也人之情日趨於不可量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度其銳於取當事者意益險而難親巧而不可知乘我以瑕而累我所未萌我且無以塞之亦危乎所以待不肖之心也而謂爲善計則未可

書兩朝異數

太僕顧公年未及遽請告歸自以遭遇再奉恩澤所以顯休之良幸朝士大夫榮公之荷若非恒有爲之頌言以張大之者始公得給事殿廷卽拜

命逮其親以爲非效萬死無以稱塞遂抗論危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激雖忤必竭情核其審直者明矣然非

聖睿以流惠矜何以在廷臣之忠而成其譴亮哉

威命者神之而不可意及故抑奪之而或全之惟或全之尚庶幾焉夫有獻而不廢以祗天之命登之福祚如類有可類故迄復召官再徙益崇旋被

賚視前加渥功令非滿一考不得卽得遷以序烏若是渥哉故謂

命典者神之不可遽而度也公方以舊臣司御陪鑒乘

天子法駕出郊見在周衛間鳴玉委佩四夷觀望有誠直臣不敢妄意向背顧不重歟卽者艾尚可雍容輔佐在昔召公保釐東郊垂百年公且強力遽懷止足固引退此其衷豈忘報

上者厲潔廉之操明恬讓不務進趨人臣咸懷敦靖若此其有厚封植固位先便其私圖後國家之急者哉夫誠臣者與其細大盡力謹法度

劉子威集

卷三

六

極勞慮放折就功孰與持大節諷厲天下曉然知有志義之臣臨危難則伏其節時安則奉身而退上不敢賴榮寵以誣功能私不敢飾行以顯其名無激伉之跡無徇祿喜功以罔一切巍然不可動其爲安利康遂寧民視猶身之治不知其所以治可進可退庸與夫狷介忘世同日語哉蓋既以傳荷深重非有出於尋常之外何以致其忠公純固靡竭之效也余數得奉公游察公溫溫醇厚素以誠長者處官與文無害吏

深督峭刻較績論最則公恒居多其前後所條上皆咨前訓不好苛細至引義力爭尤先大體非徒沾矯爲仕宦至九卿貴顯矣功名在當世又烈烈著聞公視若無有其居身謙退里中少年皆與抗禮不肖以尊貴加人使者按部必視公輔養起居數列上公名

召命且旦夕下膺異數振國家之急顯定功業數世之利也豈不明哲煌煌哉非有道者何以當此公之先大夫寔邁德漸漬惠於宗黨以選劉子威集卷下七士名母錢佐以義勤不徒能老而已稱訓以燕其後昭祀命服遠有端緒故非獨公然也乃其世則既湛於德澤矣語云名不虛附士不虛俯殆其信然

讀李于鱗集

李生自謂命世才即子長不啻過之橫驅千古以崛勁自喜其文連類廣肆要不出左語國策太史書屬辭緝綴奇奧靡靡不絕敘一事數百言未究而其意不過爾斯即一語可了故爲棘

澁咀晤然且使皆自己出何不可者必叔襲古語聯貫絡繹以櫛櫛矜衒爲累百篇如一機構或援左以入於史牽經義以附于傳鎔鑄以巧冶若民合無有累兆者幾天工哉可以爲難矣而未可爲至也夫文者必引繩墨隨短長效之即左語即國策即太史無不各自爲家譬美好者其骨法相近而精彩神色則不可同也御者軌策雖同而輪轍馳驟豈必盡掩前跡哉今連類爲之固不可即可矣如牽附何孔子蓋述而不

劉子威集

卷下

八

不作然易詩書則犁然辨矣豈必混爲一塗哉至其所自爲者又奚必曰古語有之乎且李生自以無一語不範於劍可也而無所取裁因其凋幾假其成器必將至襲果陳厭拾弃餘以爲新異即韓愈氏抑且不爲而能免於後來者誚乎使李生之才獨以意切劘之盡去其舊而新是圖剗除子史刊黜傳記培擊往者不本事不援跡不宿構體不預設變有謂無謂有待無待出意慮之外游埃澁之表奚患李生不能哉顧

使論者推高一代猶有軌轍之疑奇氣軼發而當其無有則機用可窺也謂北地始開草昧未窮情盡勢極滌渺之觀關中前滌雕飾而傷直致率易無宏遠淵蔚之色且今使蒙莊削牘則必盡舍逍遙而博議子長當著記之任未必謂無世本國語遂絕簡不載筆也若之何謂神用而有所藉思雄才不能自恣也哉

重論于鱗

李生嘗云會當成一家言此非特李生云也司

劉子成集

卷三

九

馬遷固云然太史公能實其言李生不能也且所謂一家者必自己出乎將合諸家為說乎觀其意似主司馬耳至其命篇雅馴者多有之何跡之不掩勦入之雜亂乎司馬書固有所取裁不皆自己然前後果數十萬言體勢皆一傳載錯出語則具法貴純之道哉今李生竝取衆篇未能驅駕使範我軌轍而時有詭銜竊轡如將為龍而其尾不化然此豈獨李生病哉自古患之矣夫言之不能無所因即旁采之何害若汎

衆流以之川川者衆流之水也雖易牙能分淄澠之合至其脉絡理貫豈可得而尋哉故提槩者非不欲自為至語意忽焉不覺其合猶之可也及夫襲述則雄矯蹈厲不離於古稍易以已則靡焉莫之救也李生固云由質開文則可致力以文求質則不可返是安得不軌於古而違其步武尺寸遂欲改步易趨自創制於文為此生所以不免於勦入之也在後談者有合之兩傷之議未易言哉未易言哉予非敢為李生病也為李生發藥也子產實云有如其面予敢謂知李生哉或有旨焉然度李生不能自為也即欲自為必才超於古而可矣李生既一代之作故不嫌於重論後來者不可罔焉爾

題劉氏譜

自昔譜記之作始於我劉氏也更生為世本班固因之作古今表而譜由是興焉逮孝標香皆博瞻史學有所撰述其於氏族無不載而所獨詳焉者則劉也今烏從得其髣髴哉先是譜學

劉子成集

卷三

十

未有名家晉太元中賈弼之廣撫百家譜專精著業其後齊有賈淵父子傳學累葉集十八州士族清濁高下合七百餘卷極爲詳繕王儉稱博絕詔總次百家譜數諮之於淵古之重字姓也如彼良由上欲分別人流世家巨室矜其膏華第相貴重故不能雜淆人可得辨世雖愈久而貫聯脉續千載翕葉聚其源裔皆可遡尋也後乃益衰落則不能仇其宗衣冠之胄降在氓庶尚安誇哉若我劉自宋迄今畧可考見曰汴

劉子成集

卷十

上

曰金陵曰吳凡三徙而族益繁然所以著者亦惟世有榮業樹名蹟於時故得藉以庇覆之不然彼其烜赫者衆矣卒剪焉莫之知非無胤遺亦何以考其胄系疎近得如我累葉不替秩濟濟乎余案劉之在天下不獨吳也今豫章爲盛勝國時有曰渙曰績者以文學稱爲會稽劉而績之子師劭自稱望爲洛陽則亦自汴徙乎至汴之劉乃不甚顯其他徃徃而在然不通譜亦烏知其所從乎哉蓋劉自秦龍氏既悠藐有自

姬氏者有自范氏者亦遙遙矣今蔓延無窮皆劉之枝葉雖得姓所由與或分或合殆不可知而盛於他姓自古而然矣余族舊有譜自統領公而下迄于今具有端緒其之他所者則不世而曰自某亦因可尋矣夫譜雖存不有獻賢代飾崇之則能存者其與幾何哉且昔聖賢之後厥終罔顯者多矣庸謂乃必將至焉而急不爲慮則於何不置者亦奚但族姓也藉曰取庇焉而本根之不顧至尋斧柯則無亦自艾傷之而

劉子成集

卷十

上

謂世之不延爲流澤不能究與則又非今之所敢知矣

題盛仲文兩都賦

金陵盛子賦兩都因徐生命余余詞賦者流也未擬作者以

累朝典訓宏深不可得聞蘭臺石室之藏又有所未覩一代之作其容易乎今盛子乃獨奮然賦之豈非難哉元美氏猶謂今之命名與古異有害於詞夫撰者曲而暢之加以藻潤黼黻何

患今之不爲古哉即余錄詞稍深讀者且猶不
喜若盛子汪然自恣騁其才力於肆直愷易超
澹顯舉不煩襲述陵厲錯縱緯經以雕繪聲韻
爲益幾乎混成者矣且道與時升降文之施用
其能以時矣乎尊彝璚瓚即以施於獻酬誠不
若今器之便於用也九官十二牧以臨今之治
其能平又無患不給哉固知盛子之賦即今之
官室制度章服聲樂燦然華盛矣舍是而求之
古雖商頌魯駟其可作於今之庭乎人亦猶有

劉孝威集

卷三

三

好之者乎若元美所云又奚貴哉故謂盛子少
休矣止此足以名當世矣

俳體

述真論

夫氣本未造煙煨是徵混茫欲祛睢盱焉究畧
度著成象色剖判數見欲審蒸生罕漫在乎締
構混煩之表機覺蒙昧而不察析固不可得而
云也逮蓊育彌遂誕聲相嘔乘爰初以有挺載
苞玄以含寄濯靈和以內綬託性鍊以陶範故

混元所以垂紀洪源所以嗣曆仝喬所以導流
而有生之倫非夫植造於胚渾詔系之所區類
紹敏於滋育昭生之所宏保則何以有窮其數
分而殷於碩盛者哉蓋蠶薄有醇醕醇醕在凝
會之前凝會然後有成列成列然後有運度運
度在淹風之內溟泮出於凝會之外故溟泮不
可以運度詳也容洞有恍莽恍莽在澄瑩之表
澄瑩然後有積詣積詣然後有昇越昇越在悠
邈之內真表生於恍莽之間故真表不可以悠
邈測也是以至人乘化懸於神裕之自然妙於
宰造之融昇簡於玄漠之標分格於檢記之孚
兆故有學窮於性術者未必究於形表究於形
表者未必通於六合之表通於六合之表者未
必至於千百世之表也何者精措有專致氣易
有奇全睿能有遠邇局志有彼此故豐隆所以
奮發於陵震列缺所以噬吸於噫噉而不能竝
常儀於騰駕跨岳隴以嶺岸者也故務全者行
無爲焉致遠者言無事焉處約者履無煩焉操

劉孝威集

卷三

五

寂者道無道焉故夜行者獨有之也而漸靡者
深取之也世有冲凌神仙之事長年却老之流
或綜化若滅其端罔顯或理治山嶽考度作牧
或輔真主領檢巡放佚或游志無方倏忽狡獪
或隱形幽偏或厠跡塵市此其途品流分丹書
蓋與玄符秘記沕瀾蕩渤曄曄炳爛用能克斥
日景誕彌方垂震聲遐祀飛響無窮者必有所
以云爾而望塗希意企景慕悅之子乃幼少鑽
仰畢老勤恁殫慮竭精苦體瘁躬求之愈遠而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所得彌少故有譬之藝石田而稼沮洳也遂從
而詆之以爲謬悠迂怪矯罔不經然而有生而
神解恍然無際遂證真品者矣有慧哲所鍾至
真屢誘而得之者矣有深自刻厲重累功行而
獲遇者矣有幹佐生民顯定宏業而昭登於天
者矣有陰行惠利勤身靜正而終獲綿祉者矣
是三元八會所以時有黜陟而玄律天禁亦隨
復易註嘗執此而論昔之人無不由焉若今之
潛喻嘿篤闇契於道而人無聞焉者固恒有之

矣若余所觀東海徐君者逡巡退讓篤行君子
言不出口與物無忤其基道貞志綏養禔福惟
和是常罔示喜方好異榮糧千里延請企踵而
求補助導引之術也然而行年八十而康裕恬
暢有如少壯此其爲益算增紀與齡續命者殆
赤明混洞如道家言常融平育四天者察人身
業無過遂與之壽命度世乎抑又積業所感自
天中來其享物也厚其蓄精也博命所分之異
雖滅裂用之猶可而況能謹齋養之又可幾乎
故仙者謂雄力可得則以彼萬乘之勢或能賓
筵百神博采方術索之窮海內招之殫財力而
卒無一驗謂勤求可致則方士抱藥而枯槁於
山林者不可勝論也或竟以恍忽視之謂終不
可成則耳目所覩記者皆可徵信而若徐君者
不以修習而能永年謂天所授非耶且道書仙
經禁方余嘗隨黃衣使者遍索之名山川矣嶽
瀆所藏靈秘異人所授奧訣若人間所有圖籍
無不寓目大要不過黃帝書慎調六氣以御五

內七表老氏所謂致柔守靜莊列所謂無私而已而漢以來謂黃金爲大藥故淮南劉向極意爲之而枕中鴻寶始作至晉葛氏著論大謂服食金玉可以長生而陶氏登真諸篇又主存息及他紛紜禁忌則內景二經已莫詳焉後之論者雖高自矜銜廣羣術衆獎翊同異標立門徑未有能外之者無已其惟伯陽氏乎然楊君感降於紫微不煩要契子良授道於沖歲夙晤靈人丹景鳳唱金瓊神藻吐煙奏雲於一室之內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賢聖膺運及忠孝著節者皆在仙品不爲三元所考童初易遷實盈之如夏啓周文皆領斗君帝師邵公季子俱爲仙公賈生以馬融事果纔爲司馬泰山故庸衆人雖一旦奮發徒自苦耳必也仁賢君子固不求而自將爲之抑又聞其文五篇三皇以授帝嚳而夏禹得之以平水土稱神禹焉吳王闔閭出遊見一人焉令入洞庭之室至石城門開而得素書以獻不可識問之孔子譎以赤烏銜書集王庭焉孔子愀然作色而知其所從來且記其語以迄於今其事固吳也而地又在焉則吳其世有得之者乎夫真道非遠期會難知余寤寐久矣書有之云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仕門者將假在外者將待又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是惟在能勤厲修之況賦命有分則數千百歲又何難哉故輒因徐君爲論次如此

倣道解

夫立於混元之前長於空洞之世撫霄霓之表

出鴻濛之上。渾渾潭潭。靡濫錯紵。而甚焉。不可舉。劉覽恍惚。而窅冥旋縣。不可窮詰者。世之所甚疑也。非夫誕挺者。不可以語微化。非夫博通者。不足以知終始。故謂有長生仙人。延年萬歲。皆以爲竊妄。不經怪迂之甚。樂而信之者。不其難歟。夫元化混煩。值之萬有不齊。故氣本亮清。而照明有至否源。實開闢而迪詣有淺深。神裕無間。而發敘有徐疾。沈摯專一。而簡習有奇偏。悠藐不分。而承納有長短。執狎近之見而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疑希眇之論。觀蜉蝣之陰。而笑金石之景。溺五燼之說。而忽通朗之觀。此淫營所以蒸染靈和。所以罕遂。謂百齡爲多算。凌昇爲誣妄者。是矣。怪哉。上古邈矣。簡竹所傳。爰初肇曆者。皆萬有餘年。而代所刪述。蓋畧而不書。故遷史亦未顯言其事。而經之言。辨於人神。天官書云。五星降爲丈人。君后之象。則古之神明。其德出入隱顯。莫知所從者。可得而云乎。夫含生之類。不獨人爲延促。不可意量。物則有然者。或五百歲而玄

素易質。或蟄以千歲。而一出。是以至人乘化。宰造者。吾所有也。吾亦宰造之所有也。吾與宰造。豈有間乎哉。道者。未始有封。吾亦未始有極。故云。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光可翫。而不可執。握水可循。而不可傷。刺吾與天地俱生。其往來消息之異。變至不可勝窮。而非其所自爲也。則孰爲之哉。故有高爲量。而世不及遠。爲期而時不竟。窮爲紀。而識不逮。聞見踰於耳目之外。心明出於思慮之表。談者取信於六籍。則金匱之秘。玉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箱之檢授。受遠有端緒。九天太上之讚詠。中古三皇之譔述。真人赤靈之囑記。藏之雲陵之臺。隱於空洞之室。襲以琳猷之函。蘊以九光之帛。約以暉景之素。印以天乙之璽。非其人固不可得。而聞之者。皆有期會。或四十年。而一傳。或百年。四百年。而傳。或遠至於千萬年。而傳。故世以遺會之稀。而妄疑真靈之跡。斯亦豈易爲不知者道也。然則耿蔚煥誕登之資。非道不勤求。其人蕭邈虛遠。保神之子。非時不蘊精幽岫。至

於膺運當期拔深宏詣徹究懸悟潔清醇至有心之學潛應嘿篤有自來矣蓋奔景策日靈飛羽化既非可妄冀其階道之自則存乎運數之自然與積詣之精慎故有稟明逸之姿英縱之界候利祈望實筵接靈親受教命而五性未滌使神擾氣竭上不得縱身四域之內次不得駐策修景有所延益有栖息遠朗就味人外存注谷神窮探方術選綴玄奧勒成篇詣而猶自謂小詣限以塵劫為主者所保未能飛凌白日也

劉子虛集

卷三

三

有養煉陶冶輔導采納飡餌津液雲實風英六芝八石而學有基漸品有差次忠志雖切靈會未契幸不大誤亦未用青簡也然能翹誠純固投軀擲景加以篤勵不耻窮殫正復小費歲月終得冲舉霄階携命真友登左乙混沌之符攝紫度炎光之內故吞液握精禁氣者化骨體而入無間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以至四年五年易髓與筋至九年易形而變化成矣是以云能益能易名上仙籍若非積久而頓

得至真世有之矣而未易言也至都無所從事而汨以煩慮爍以淫荒耽湎榮利俯心濁穢所謂盈尺之材攻以百仞之害馳隙之光促以從下之勢其與幾何而謂盡由賦命然哉予素慕五稱八會之文六戊九鼎之記勤求有年微有所悟常患同學未冝專信夫萬畢諸術獨能怪幻神變墨子五行乃使人飛行遁跡形狀倏忽間易世有習者而皆無繫度世長年至九候金液飡吐六氣不食飲者亦人自爲說但求之者

劉子虛集

卷三

三

皆未格正又况方營利祿而希玄寂之途大作黃金或冀多得啓貪吝之妄念滅息真理及矜術天道輕於傳泄是皆科律所禁其可忽諸是以嘗冀海內當有遺榮遠秀拔俗之士語以所聞庶得深思八映輝洽與冥乃今行年七十而有少容且淵識標解清穎慧性卓爾絕特蚤自振發高挹冲素俯謝凡流故處塵中而能完固無疲於心似可與涉道矣又且余懿戚少而長焉其執志不移堅遂沉密久已欽之顧世

緣深重未可縱弃而令俯循百爾周遑夙夜然
邈才淹廣機敏警肆紛沓交投響動聲赴涉而
不有故無傷於物無留於中勢可進趨務自抑
退寄恬遐曠游志場圃不以當世榮業貴曜歸
奕權力而艷羨歆好以乖其和裕之度雖沃潤
足以自華而無所紛驚夷淡簡質固已與道合
真特不逢真會授以旨訣故浩眇所以未期焉
得率任以申一往余豈惜不為指導所以哉夫
玄德無朕致柔守中任邦無為此其大要所謂
萬物之總閱於一孔百事之根出於一門役耳
目太過者贖眩勞形甚者疲執損思慮者竭瘞
大喜怒者破陰墜陽故憂樂不載和之至也應
而不宰圓之至也嗜慾不存恬之至也無所憎
患虛之至也不為物散粹之至也純精之極神
之所守爰清與靜孰知其久由此掇三梁之玄
華拾虹芝於綠阜丹神啓煥壽與天地廣厚豈
難致哉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一

長洲劉鳳子威撰

說

客謂穰侯

穰侯既失勢罷歸於陶賓客多舍去穰侯故不
善也客有謂之者曰公釋秦之重而即安於私
邑無亦有所願與臣能為公得之穰侯謹謝曰
無有客曰公親太后之弟有大功於秦諸侯震
恐連袪而朝於秦者繫公是賴今王一旦聽魏
之亡臣有不快於公者臣請見秦王明公之功
亟託以社稷開執讒賊之口使疾出走即其罪
穰侯惶恐謝曰王新聽游士之計有所廢置而
子忤之是并罪也願子無復客又曰臣請為公
東使齊南使楚爭發千金之使百乘之車迎公
以為相穰侯曰不可齊楚敵國也奉主之命嘗
以兵交於中野而又臣事之能無嫌於心哉且
吾義不肯秦而有事也客曰然則公何墨墨也
今者臣從山東來見東鄉為象者召巫而後之

齋沐而事之具粢盛爲飲食夫婦百拜而禱焉
已事而去棄之溝中馳車轢之不復顧矣然是
其寓象也見有求良馬者異棧而食之剪剔而
被之文繡親視之秣而調御之已而馬來益多
仰而長鳴咸求一當御而馳於是前所得良馬
者且簡斥矣然是其畜乘也至於溱洧之間見
士女相悅者携手而嬉稱詩曰聊與子如一兮
是天下之相得有過此者乎俄而中道見彼游
女之美者已目招而挑之矣不旋踵相棄去故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然是其私相慕悅者也
臣聞當越之未入美女於吳也吳王者與夫人
甚相愛也子長已爲太子異穀同穴豈有間哉
然越女之入則左擁修明右擁夷光日觴之於
姑蘇之臺不復知有昔之愛矣然此其庸主也
晉文公之亡也齊桓妻之安而欲終焉齊姜曰
不可子實有晉若之何懷安公子弗聽咎犯醉
而行之醒而逐以戈是亦可謂賢而相成者矣
及其適秦而秦復女焉則歸而不聞逆姜氏矣

然是猶未有所放廢也周幽王因是以入褒人
之女遂黜申后廢宜臼而小弁之詩作矣夫莫
親者夫婦然不能相保以終况君臣之間乎且
秦之貴用事者多矣公所親見也其能以功名
終者幾何人哉今公幸及無恙時蚤自謝免高
挹而讓賢懷通侯之印食邑之富足以自娛優
游無任於上居有泰山之安可以保喬松之壽
孰與貪朝露之榮左右近臣仄目而視賓客游
士日夜思蹈瑕隙求富貴嘗恐難作於中而謹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備其無繻公何爲不豫而猶是鞅鞅也
爲英布答隨何
隨生以口舌名然所以說九江王者
不知何以動之殆布故驪山徒無以
折其辨故爲所紿耳因代爲之答
英布曰先生幸教寡人甚善然先生爲漢王則
可矣未達寡人之心也且寡人所以託國者豈
獨爲楚強哉夫親裂地而定封者項王也視其
強弱而改圖者市人之行也非南面而君國者

所忍爲也重德楚而輕背之無故仗劍獨走漢雖漢王亦寧不虞其反覆乎且生謂項王身親伐齊之勞寡人安臥淮南不助楚者又不然也生視齊寧足爲楚患者寡人不幸有犬馬之疾即少發兵舉齊可萬全夫彭城之役項王未返寡人先期會戰漢王必含輜重跳驅遁耳寧得壅睢水不流殲十萬衆於彭城下哉此寡人所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又安能知楚漢之強弱乎漢以義帝歸罪於楚夫義帝楚之所立也豈有意廢之哉然而鑒鉅鹿入關中定天下者項王與諸將力也義帝所有者故地耳即不幸於楚何負且與彼置父俎上不顧者何如也漢王譎諸侯使從已自強即無與楚遇遇即奔敗其亡失生所知相拒榮陽成臯間尺寸不得進父子暴骸中野丁男幼弱悉發尚不補卒乘缺轉輸蜀漢之粟率十鍾而致一間遶梁地楚輒覆破之閉壁不敢下一決以此爲漢強殆誰欺乎夫君之視父奚若漢王

棄其父若敝屣於義帝何有而爲之編素惑諸侯且楚分王列國與天下約已定而漢王無故敗約首舉兵攻奪諸侯地苦天下以兵革不休生以爲人共患楚耶患漢耶生謂非以淮南兵足亡楚則何煩千里來辱乃欲留項王資漢取天下若失地則與生亡走漢復分以地而封耳使寡人棄王者之顯號爲亡虜捐已成之業復冀分於漢誤矣夫亡之漢一匹夫耳漢何愛於一匹夫而王之假令聽先生之計於漢誠利矣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亦危哉所以爲吾國社稷也況項王爲人義而慈仁得漢王家屬不加害善遇之漢王怛中而多猜捐非其有以與人雖多不吝然可乘還奪之耳故爲先生擇主不若止而事項王并力令漢無東天下可以少安於先生何如

辨

徐叟辨樂

徐叟曰昔聞之江夏云音出乎聲聲本乎氣氣之純滴聲之升降也聲之升降音之和沴也氣

感而宣之樂非樂作而可以調乎氣也是以先王功成而作樂故樂者所以象成也非樂可以定功而著成也樂之綴兆視乎功烈隆卑而已使衰亂之世奏至德之音能風乎俗復崇古之盛乎否哉是樂無繫於治也曰爽哉論樂矣夫先王曰禮先樂後何徒樂云而謂無益夫風之於天下惟無有倡之者始於微近之於昭著遂靡然而成俗風之所趨氣不爲之變乎哉風可移乎氣謂治忽不出於聲音之間者是非達樂之情者也故風風也上所以導其流下所以神其應者也淫蠱之志慝而滔蕩之音作滔蕩之音作而姦逆之氣應矣莊誠之致極而中和之音作中和之音作而熙淑之氣應矣風與氣交相變樂與治迭相應也故古之治者必崇乎樂也叟曰風成於民俗氣流爲運會不可以變者爲適然而信考擊可以率鳥獸干羽可以平亂階也曰是豈易言哉聖王德及上下篤弼彝敎文化漸以開迪孚格者感兆於未朕至和之流

通因樂以宣導之也若徒諉之氣則消伏可以無庸矣但樂無事哉且氣有虛盈極虞唐之盛疹戾猶時有焉故云不可斯須去也逮衰亂已兆乖忤已積憤怨之氣干逆天造而方正官懸考律度取備樂而庭奏之是何異終日厭飲醇濃而責酒醴不能醒瞢哉叟曰夫聲音之變性術之所爲殊也雅而淫於妖亂者作之淫昏也淫而比於宮徵者奏之休德也使樂可聲傳是鍾律不亡而雅鄭不亂也曰夫聲不無待而飛律之調者固在人也然扣控揭之器而求哀厲之響列俳倡之奏庶幾三嘆之音雖使師延命律后夔操築尚不能相爲也顧謂優伶而歌喜起靡靡而奏之虞庭無以知其辨者是何果於非樂也且叟知宰德萬有不齊而氣應隨之聲歌者氣之形無錙髮爽者而謂器不足以存聲法不足以傳性之蘊乎然而奚謂開皇方盛而聽者驚其殺氣相并官聲往而不復又以知江都之淪喪者是非音之流有所感而生其節固

在作之者而可不究極彌綸哉。叟曰：然則元聲固未嘗亡乎？而器者所以見情也，非情之質也。和象不產氣，日滋黯嘉應不臻，用不究於咸若。元化得無外乎聲？烏乎定也？曰：斯義也。歷世疑而未祛也。夫取驗於器是執象以爲神也，取衷於聽是執影而求形也。古法存焉者，尺度權量尚皆真繆，況聲音尤微而無所寄，即謂今和氣未盡融液，蒸化未極熙洽，必俟積德益深，聲將能自定乎？抑亦猶將有待乎？然則妙達終古洞覽天人神解律元性，諳聲始者不待終日而得之矣。叟曰：樂由陽來，聰明睿天產也。是皆至清而無累者也。樂官儒林屯朋篤誨，尚不傳其髣髴，又非傳記方牘圖象可寫其聲譜。借曰能之，非所敢知也。曰：何爲其然哉？漢去古近，張倉故秦史也。大予之職典大胥存焉，逮歆而下，荀杜理其緒。阮咸風悟寶常，嘿解信都芳望而知氣至。焦延壽祖孝徵，鄭譯陳仲儒，張率更之屬皆未嘗東修而知律。若失而求之野，則西域

劉子威集

卷三

八

賈胡猶世傳七律，詎謂今無其人哉？叟曰：黃鍾之數九，林鍾之數六，取象於日月也。律呂交而聲變，起日月會而晦朔生。陽生陰，鬼三而損一；陰生陽，鬼三而益一。故月之甲三，然鬼氣進而行度遲，鬼氣退而行度疾，則何以齊之也？曰：氣無窮數，亦與之無窮。鬼受氣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餘，而遲者陽之舒也；鬼去氣廿四之日至四之日餘，而疾者陰之慘也。夫聲依於日，律依於辰。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曆則以餘分而置閏，然猶有過於行度者，故律惟黃鍾以九而生，林鍾之六，林鍾以六而生，太簇之八，爲得數之正。無空積，忽微餘律相生，則數有不可盡者。故京房復自中呂上生，執始演之至南事爲六十律，析之愈微而愈不可窮矣。大時不齊，聲可得而齊乎？叟曰：天數爲聲，地數爲律，故云周流六虛，虛者久歷也。陰陽升降得之於易而備成。

劉子威集

卷三

九

鍾律日月初繼起於星紀周於二十八舍而十二律配之故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所以成孰萬物也然曆或千歲而更或五百歲而更亦各以其歲為曆元然則樂得無更乎而中聲將安所取也曰樂者宣於氣者也風氣之散也故八方之風始於不周終於閭闔者西北主殺故自此而歷東壁始辟生氣也至於西方而陽氣導萬物闔黃泉也各隨其方配以律而吹之則十二月之中聲可得此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詳焉當其王月各自為宮者也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故謂之黃鍾曰為壬癸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合於大呂而生林鍾所謂律妻呂子也黃鍾之宮既定則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而五聲十二律自此而調故律始於子者以天為紀者也歷始於寅者以人為紀者也變與不變自此而稽之樂後之作者顧有不能備十二律或止奏黃鍾一宮則何以宣正八風平敘百物遂成天地之功

哉叟曰古者以受命所次之分野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為一代之樂姬出自天龍而歲鶉火故數以七列七同以夷則之上宮步自商郊以黃鍾之下宮師於牧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商遂以無射之上宮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乘數當辰惟氣所布烏在始於黃鍾哉曰受命者改玉改憲故五德之運各得一焉迭建三統而春之於寅即聲之於子也不可得而變革者也而黃鍾者權度量衡繩準所自出制作之本也若夫五帝行德遞興遞廢勝者用事禮樂隨焉故所奏亦惟其尚而已周人有事於園丘也以園鍾為宮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春秋緯文耀鉤及星經云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也有事於方澤以函鍾為宮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地神也宗廟之中以黃鍾為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三者各以其類求之是以為用不同非專尚他律也且周人之樂無商聲故聲淫及商孔子以

為非武音也荀卿亦以審詩商為大師之職鄭氏以祭事尚柔而商為剛強故辟之抑又以為周木德辟所剋也非然也五聲從律雖欲廢焉得而廢諸叟曰樂者和樂之至誅伐者武怒之事也猶吹律聽聲以之策事勝負武王陳未既而雨三辰之協應也然則師曠援琴而奏清徵玄鶴下集翼舞而鳴再奏清角風雨隨至信有徵乎曰氣之應也奚但絲聲之哀師曠之奏也匹庶叩心飛霜下擊慘感之感城高為摧此其於動蕩血氣感通陰陽夫豈樂之比乎周之六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鶴之集也羽物之致也風雨其隨也之應乎聖王制作之深幽及於鬼神其殆是也叟曰春官秋律則百卉彫秋官春律則萬物榮故五音之正各統一日以此而遷楊雄曰冷竹為管室灰為候夫九閉之中法至密矣而猶有不相應者或初入月而動或至中下旬而動或灰飛三五夕而盡或終月而飛少者以為政有寬猛臣縱君暴所感有異

難者以為旬朔之內未之有改且鳥有方纖而遽陵既暴而且弛者豈律之不能冥符哉曰政之所致實有焉猶未盡也夫氣之留復容有差忒法算之外考曆者或踈繆乎抑管之長短失其度小而長則舒而未盡大而短則疾而先乎且古之取竹也生其竅厚均者是治之園鹿麋麋尤微今置管或未盡而遽謂不符何哉且律者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於數數生於神者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而別之清濁之間以及耳之所不聞從有以至未有細若氣微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虞聖之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合自然之運度哉叟曰景季之法班氏所傳千二百為簫以水準概其法易循况黍之生不相殊何後之為律者屢校而卒不定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鄭司農以陽律竹為管陰律銅為管康成則謂皆以銅故班氏亦云銅為物之精似士君子之介故

必以銅爲器其量尺有存者最等皆取以制樂然高下率不得其調夫有形可類以其法求之如彼其難合且獨裁之以意則已厚而石已薄而播侈而柞舛而鬱長而震其失毫芒而遂以千里矣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此法之傳於古者乎而班氏既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又云一爲一分十分爲寸矣而又有以九分爲寸者拘於八十一之數也此所以可疑也若

劉子威集

卷五

車

至短則泄而不至十有一月當冬至時陽氣距地九寸故黃鍾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律與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簇律與之等二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夾鍾長與之等三月穀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長與之等四月小滿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呂長與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賓長與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鍾長與之等七月處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則長與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呂長與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故無射長與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釐故應鍾長與之等此一歲陽氣所升之數而律管應之者也是雖聖人之精測然亦何以及此也曰數盡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復雖陰陽之升降氣朔之進退十二律之長短有不由之者乎故不齊之中有大齊焉以一乘三爲九律起於九

劉子威集

卷五

左

止於六律聲也畫象也自然而然者也聖人以
數而範圍天地天地之度可參而知者三一之
謂也故徑而寡失細分之極於無窮而皆得其
紀焉者舉其要也李文利不得於測候由冥管
之誤也然因陽氣所升之度而古今用尺之長
短是亦可驗之一端特氣之強弱上升於毫髮
之間是非至精何以極其辨哉叟曰北音作於
二女南音作於塗山之妾東音作於孔甲西音
作於辛餘靡四方之音何以知其合也曰夫氣
者陰陽而已太陰居北方北者伏也太陽居南
方南任也少陰居西方西遷也少陽居東方東
動也四時四維固有消息是以聲非止於一端
即武壯姦怒以應肅厲嘽緩流濫以應和樂適
而已矣抑揚之過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危
則不鑒不鑒則竭下則不搏不搏則怒故音惟
其中楊雄曰彤割瓠竹草木土金擊石彈絲以
爲天下捫故石爲乾乾西北也土爲坤坤西南
也竹爲震震爲艮草爲坎木爲巽絲爲離金爲

劉子政集

卷十一

主

兌八方之合而樂成焉所以和陰陽也叟曰十
二律以調五聲然有不足者應鍾之官則微濁
而宮清夷則爲宮則商角羽無其調中呂爲宮
則十二律皆無所取故謂旋宮至於三而止若
旋以十二則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
何以諧也曰此小分之說誤之也淮南所謂銖
積寸累至丈石而繆徑而寡失不在舉其要乎
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何以鑿焉也若鄭康
成之說本之呂覽淮南蕤賓重上生至於仲呂
而所生之聲皆倍劉向之說隔七爲上生隔八
爲下生至仲呂而蕤賓賓而踰次矣京氏以隔
九相生若准之長九尺折之一寸之內乘爲分
二千又爲小分以辨強弱極離朱之明且不能
及又須往以拘絃移動之間彌不能定而欲以
辨六十律豈聰耳之所及哉傳曰五降之後不
容彈矣繁聲過聲周官所遏且知樂者取雜器
扣之宮商尚能相應如其不能則班氏其猶未
耶蕭梁之通隨之七均七調徒紛亂耳叟曰宮

劉子政集

卷十一

主

謂之重商謂之斂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傳記所睹或聆鐸音而知其諧扣磬聲而知歲閏佩聲聞而見其兆者此其人皆天授非有所師傅然則安得彼懸悟者語之也曰古者成童學樂誦詩雖性生而能亦漸靡使之也且不知者耻前而沮議知之者欲教而未信樂亡已久驟語九夏以駭淺聞駭康成而非制氏建獨是之旨裁之胷抱考定雅俗一以三統四時追復五音十二律之盛何妥所以憾於三十年席

劉子威集

卷三

六

間函丈誰能屈已下聽財覽其義乎是以徒抱書而沉寂耳安能發明敘致傳之百世哉叟乃避席曰幸哉得聞此言於吾子也吾乃今知律曆運造可數度也道在茲乎道在茲乎

對 對徐叟問

徐叟曰韓子云跳環劍者十躍而十接刃去之無毫釐而不靡也昇不忍其妻射之摩睫而目不瞋也劍非有知而矢非能有所避也吾與子他所見舞者竿尋丈之帛而旋躍不已帛圍而

周繞千轉百匝曾不終曳曲拂此豈有他道乎曰夫形用者效之乎習而緣習之致神將生焉非神之進乎伎也就之故也故一手足之力能使抄之繁也絀也中規引也中繩衡也似準句也似萬始之微儼徐舒而長俄電掣星流風擊雲散接疾浮捷剽輕擎裂還回宛轉演漾淫裔抑或渙爛混眩煌煌若激輪焱矢驚羽駭波濤怒兕突光沸影亂蕩而不停目不得視者此非其柔縱於骨體而擲投反覆蹻踞踈涌又慄勁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鈔銳運而不輒故穆穆穆穆靡靡排排若出於鬼若出於神孰知其所以然乎精神之用潛之宵冥洞乎無內挺乎無外寂乎不可為朕兆方其專精勵意委務儲思積竭殫盡之所通也上徹九天旁極悅漾何幽遠曠虛阻深暗昧閉匿覆藏而不昭然若貫連而輻輳挺解而節斷若土委地而氷釋於壑也何者心思悟融而智故消滅也故吾精之所措無箴縷繅繅之間蘆苻毫毛之郊非有所理而緒自分非有所諧而意

自調雜舉而紛出。從心所之而不知其由會也。故有一言而悟。有再言而通。有參言而稽。有累言而究。所以寢理於壅沈。疏鑿於逆戾。洮汰滌蕩。而使無湫底凝竭。捲握而不微也。或者猶以吾之繩軌。無所倚之而猜焉。則曷不於其形兆之措。而謂其運之有軼失窮躓乎哉。故吾之爲用。非不可知而實未易知。雖欲言而將不余信也。

日者對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主

黃生云。日者書何以名也。曰。古者舉大事必筮。日故又有假於卜筮時。日鬼神之誅。大史公父子疇官世其業。而日者傳逸焉。獨時見之他書。故傳於今者益非古矣。且天文曆數五行是三者。不相兼其書。至數百家。先秦之疇亦以數舍之則幸存者多。顧卑視之。漢興若丘子明輩。主占候。然觀望有所矯誣。卒以誅廢。不登於簡策。季主君平其道高遠。又非特卜祝小伎。迺使今不可睹。五占三兆之舊。惜乎然干支之始於古。

豈特千歲之外而猶可以長曆推而知也。則日辰豈能亡哉。獨其義不可究而業之者又無晉黍鄭梓魯竈之流。其才智不足以洞通涵會。剖析窳穿。貫達乎陰陽之化。徒以鬻術懷糈。誇嚴自得。妄譽人祿命。虛指地形勝勢。造作射候。竊擅禍災。以恐動人情。矯妄鬼神。欲封山斷隴。續絕地脉。而希慕無妄者。遂爲駕說獎駭。此流俗之見。又何以云。若以爲盡非。則將誣古而滅弃之乎。墨子以帝殺黑龍而行不利於北方。周以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主

日在析木之津而興。故古者重時日。敬鬼神。未之有改也。夫五運五勝。法有可推。九宮太乙。據以辨風所從來之嚮。皆大畧不爽。而鳥情風角。遷甲星氣分野之記。法亦具存。不求之庸明微悟之才。博辨淵識智計之士。而專付之庸隸小堅。則人或賤簡之而疑。以爲無事焉者何怪也。

秋炎對

作噩歲。月相大火既流。益炎民乃暴。諸赤曦降。威弗收。日濫於淵。淵且大涸。衆益恐焦若焚。如

曷其靖諸原燎其可嚮。肆從爾水虞。孰助宣氣而厄彼名魚。於是稿焉。日夕以處。介於典居。乃罔不弊於餘燠。繼清之爲適。其尚何以處臺榭。遠眺望。從容以舒。夫早既作矣。炎猷燦忽。有赫其烈。道隆日甚。民其罔顧。沴時氣而患有司。乃悉閉諸陽。開諸陰。土龍桃茢。禱祠羣望。山川陸率巫而舞雩。誠則既效。格乃罔顯。粵厯我禴。榮益作祝號。載盟詛厭之用。罔有悛迄。我泯莽於辭。或問焉。秋已用事。懼亢而沴金若之何。曰。

劉子威集

卷十一

三

予未從時政。庸知僭。曠烈憐不畏。抑有聞自昔。夫日主陽。陽盛則翕奕。翕奕則炎燠。陽微則歛翳。翳則慘悽。今新服命。陽氣盈溢。薄而爲威。用蒸然眈於臨景。即噉肆爲沴。晷昱曜若。光耀其罔害。軫度之侵匿。則眈輝之守存焉。與其微也。寧隆隆弗替哉。故兆基我休顯。天亦惟用集厚命於我。祗辟禾且登矣。炎不患暵。雖瘴熱時作。陽未受謝。按乃其常。惟齊非齊。時爲大齊。候之慘舒。度之疾遲。若有爲也。而無以爲。保章氏。

之掌我其弗預知。既未洽辰。時乃澍雨。歲以大稔。

客喻

嘉隆間。子威懷道不仕。栖遲東海。潛志經術。將整齊其傳。以俟百世。感東方班揚之流。雖不登三事。然浮沉朝署。以文詞相應。尚以不遭時借。戰國爲喻。恨不得游說取高位。厚爵況寂無所。聞居在卑賤。持此將安歸乎。故因客聊著所以其辭曰。

劉子威集

卷十一

三

客問於劉子曰。夫物有所以貴。士有所以重。故珠起於赤野之末。光玉生於禺氏之邊。山而價溢。連城聲流。千載者其美好在耳。士躬行仁義。湛藝術之英華。用則龍變雲合。霞蒸霧矯。響臻當世。不用則箕穎棘津。考槃幽谷。迷情於清淵之觀。忘已於雕陵之遊。何貴何賤。何賢何愚。而吾子少壯釋簪奮身青雲。參列陛戟之下。出入周衛。載筆記言。執簡彈事。偃蹇承明。金馬觀制。作之盛外。則從大夫之末。奉宣德意。專使事於。

出疆斷可否每輒先發子於是時也未親有所
興立今既罷歸則當夷然自忘返屠羊之肆與
故所遊者酣歌爲適斗酒相樂而吾子猶懷悵
悵似不能遺情於榮辱之途而尚覲於萬一者
意者其殆不可乎對曰唯唯否否夫出處之義
顯隱之致若所言者固涉世之大途經常之末
論也勢有屈伸智者不能預慮以明變事有彼
此賢者不必執已而竝觀故貪昧徇利懷祿佞
倖俟間蹈隙戾夫忿懟尤怨介士遠汗絕俗猶
者枯稿沉溺篤行畏慎夕惕達節和亮簡允亦
各其意寄所存慕而甘之不以違難而有更憂
不以擇術而有遷志是何以論其是非得失所
以然之故哉昔者田子方布衣也文侯尊而師
之唯恐魏之爲累不知其有王然仲弓之徒猶
以爲驕而不順公孫弘老矣對策謝歸再舉賢
良遂相漢以儒術輔人主之治而韓生之屬譏
其阿當世而取容何者道不足而時有餘也故
士當其微賤也則竄伏猷畝跡釣弋及其遇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也則翔景風而傳寥廓施德澤而惠元元漸四
海而造區夏同八荒而傳萬世負鼎歸而殷業
盛投竿起而周道襄射鈎釋而齊霸立五穀佐
而嬴氏張負羈作而晉祚定昌國入而燕薊衍
三傑輔而漢鼎授陸生畫而呂族剪故士韜天
下之大策負天下之宏器入則安定國家建不
拔之基蹟出則興車踐乘卷河山而入之輿圖
豈其爲身取尊榮賴其寵利疏通侯之爵疇土
田之等流胤嗣以福澤徒光顯其私哉故名有
所不虛附貴有所不徒取位有所不徒受而使
其私祿養交陰約閉謀以黨援附麗此飾臣之
以譽竊者也諂蔽蠱媚衆御私請以求嬖近驕
恣此諛臣之以時僥倖者也是以君子感會昌造
則思弘功烈而不以富貴沒其名觀懼猜阻則
奉身遠害而不以繫戀汙其行方今
明聖在御灑濯荒穢昭燭暗昧恢帝網掩皇紘
惇義皇之淳質踵軒虞之茂雍懸日月於太清
麗宇宙於春海曠虜款塞絕域獻寶橐弓矢偃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兵革合符往古薦嘉德以告成功士生斯時咸以爲遇不世於千載爭自磨厲願效絕光餘炎以申其材用術智襄贊昆佐秉宣緝祐昭時亮傳玄運蜚鴻名垂顯問遠希伊呂與周召近慕管蕭與張陳豈有自放於巖壑沉淪於溝瀆以長往分絕於明世者而乃以娛樂耽溺相勉以玩廢恬曠爲高者豈人情也哉客曰然則子之不能忘於世固也何不抗疏公車指陳得失高得對颺次亦召起而益自深匿秘歛含章晦遁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遽天莫之維地莫之傳灑乎天下滿觀物之所驚夫機者無間也而事者無形也形乎形間無間機轉而事應名立而功成者非道之所謀而慮之所預也故曰孰能背時與機而以功成孰能捨功與名而以時冥故無成有貴其成而有成貴其無成也故有朝爲飛蓬之間而夕握天下之圖耀明其說主約持構權重於萬乘威信於四海者繇也窮年待事栖栖於旅人馳就爲講舌敵不得其要大困而歸出走易水之上者遭也獵射澧瀾見止尉吏復拜爲將扼西山而搏猛虎者裁也死灰被溺拌詈舌繹一旦起徒中盡護諸將臺武塞上者開也人臣之位已極稅駕無所願爲孤憤而不得望東陵之上有如沸湯者猜也故秦儀詬辱於垠隸非其計失也未當其機則戾矣韓李報忿除怨立功名於世者非其智得也有所遭適則易矣是以方其淪落失志悵快窮悴固嘗求通而不得及其來也發蒙振稿迅風之去翳亦却之而不能若夫近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者何生楊藻於申息李子敦實於沙海新都覃
精於毫芒濟南游志於摧礪江夏雕研於育造
東海秀振於朝采瑯琊軼材於天步叔嗣鑄巧
於錯離魏君滌宕於遠邈徐叟抗走於台駘僕
既不能續縉甲令朗潤鴻業故留連於典墳尚
庶幾乎來葉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一

劉子威集

卷二十一

天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二

約連珠

長洲劉鳳子威撰

夫連珠始於韓非迨於楊雄班固皆有
所綴所以聯類事情而奏之者也僕
酌古今之間而制其變作約連珠

臣聞窮量宇宙則塊泚之外何依推邇曆運則
鴻濛之前曷始是以火風相轢實生土而肇開
水氣持涵爰載輪而停峙

劉子威集

卷二十二

一

臣聞天極虧沍后裁相於冥昭皇命宥密臣弼
濟於棟楫是以闢造難揆於恒檢構締尤煩於
嗣哲辟帥德而陳常工服勤而就列

臣聞理表之議拘牽所駭域外之觀精識所朗
是以涉覽雖夥豈盡窮於耳目凝神蒞通固難
窺於意想形天之威何徵貳負之梏焉昉

臣聞湛浥漢徙没人蹈之爲莊塗胡穀枝措勁
捷攬之於睥睨是以物有同類而異能術有殊
軌而齊詣長苟效於舍短鉅何嫌於納細

臣聞原燎燔林而麟蹂則鵠麟不免於陵洮校
乘韉野而騰震則玳瑁同歸於灼燼是以威靈
怒而稱毅雄幽壑潛而叩虛牝引身違難者保
神之子有死無隕者篤忠之尹

臣聞秩官訓具獻謀無以相踰爽精忠嚴神用
不能姦綜是以縮取備於一體詎可涉淹役交
驚於萬端能無竭瘁

臣聞維絕樞散齊巫竊以請祈谷震川騰重人
知夫鬱悖是以執殤官而好數貞臣格其矯誣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知天對而近衷有識諒其誠計

臣聞拂臣廟切而忤色空勞強直談士廣肆而
進規未如諷曉是以體有升越摯攝衣而起疾
里當斥遣鄰束蘊以止媼

臣聞楚棘爲柱不待震陵而顛蕩蒼蘿作楫奚
俟漩激而摧傾是以累棟層臺選材於燥勁重
任遐路委寄於忠貞

臣聞形駸於戚屬精措所不能通量極於載任
鎚所不能益是以非其性而義訓乖違其分

而權度失望愈切而恩窮御已煩而轡逸
臣聞窮瘁之夫不可以重耻顛蹙之性非所以
詢咨是以頑徙而誕縱尤難於訓定默挺而捍
戾益艱於繁維

臣聞遷易者情而觸感者非情所蓄照導者鑒
而納入者非鑒所涵何者神固不繫於鬼刃無
獨留其銛是以跡已往而景滅象不睹而用潛
臣聞數範乎神即遠可見幾藏乎寂在近難窺
是以窮往知來象立則易推心置腹情閱則差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臣聞失前行而修其餘未可亢責亡大功而謹
其細何以庇身是以創深而通圖雖悔其庶隙
崩而淺窒累且不倫故矛戟異而興耻善敗比
而爲鄰

臣聞莊諒砥名不辱節於暗昧廉義爲介羞汙
漫於幾微是以讓愷崇高忍數聞於潁水夢叱
壯子驚寤求於衲衣

臣聞精管汨鴻天曜而淖液華秀養長志寧而
容平是以按躋御而絕相搏移變所以盡其理

九候接而不容贖奏刃所以遊其庭

臣聞玄象悠藐降沴和於一夫瑯臺深遐干憐
怒於片議是以合朔交會聖主猶為掩躬風變
肯愆卿士疇不戒肄

臣聞陰陽薰薄而乖時動應省修之實精稷飛
流以變候兆萌罰殛之祥是以方春賑施藜莠
莠蒿其不擇蒼帝行德暄潤動散而推亡

臣聞燭火非日月之喻而繼明於昏夜匹士無
正公之資而拉貴於土茅是以巖穴幽而明揚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達夷所以平乂世族顯而嗣執中國所以咆咻
臣聞極游樞運紀曆所以悠昌化易氣新蒸生
所以光永是以佚怠則榮衛滯逆愆滯則零霧
騰涌九洛諷其飛揚靈蘭為之慄恐

臣聞勝負戰於胃臆貌以瘠肥吐含得於咽噏
齡為延促何者情恬而順以養福源精輔而逆
以為道燭是以萬變不越於守中功用有取於
綠督

臣聞衝飈所及洪羽憑而絕跡淫潦所浸危趾

因以湮夷是以運大者不於奇偏曠則易於籍
勢用長者必有誘啓投則利於乘時

臣聞僞如觸冒狀銳下而上方墨氏尚同形緇
色而容倪是以藏心雖固曠已得於呼聲發踵
何微咸先辨於陽宇一至隱而未訊九徵見而
庸愈

臣聞鳳凰初起見笑於藩木之雀騏驥始駕未
捷於東郭之盧是以咸池之運必穹天而後迅
躡影之技非畢景而何殊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臣聞文鯤夜飛於西海固不謀於狙羞珍鹿晝
托於少陘初豈願於皮幣是以刻麟之功途議
有所不集獨至之斷衆口於何能誌

臣聞諄語之憾造次或以輕生殘肌之痛詬辱
猶可隱忍是以感憤赴節行路為傷小諒忘身
豪傑所哂寧抑心而獎恤孰望風而引盡

臣聞婉弱燕昵戾夫為之動容強暴喑鳴貞孺
有不易志何者鄙近於愆則氣消激忿於變則
情驚是以為快而顧望者煦嫗之慈無勇而犯

難者慷慨之義

臣聞性術感通纖巨之制在氣形偶相措類象之合以情是以螫毒蠹於霧遊非技力所攝成孕字於思女不儀身以憑

臣聞鳥衡吳楚稽同驗於星占電雨西南眊變異於日昃是以郢克而不戒寧無流撿之虞歲在而祗崇用有勃興之烈故神叢猶不可假人理道其容以薛越

臣聞祛挂吳泉之上者不慕醯蚋之榮神潛耕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父之淵者豈貪朝露之勢是以二旬九食勵矜伉以矯時一日千鍾負驕豪而任氣

臣聞房位煦和龍角浮於喜氣璿宮籥舞靈育播於甄生是以方有規仁滲漉遂逮於維鳥宰阿含造菁榮不謝於勾芒

臣聞運管分天序四選於太儀而情睹含萌協紀攬十輝於少典而象正叶諸是以共伯和修盈切蒼符感以載挺女夷策御玄精代以著成

臣聞北斗雄雌距表豪而望極常儀眺胸匝厭

合而謀刑何者兩蛇電而迎背二戒竊以衰昌是以震出開主鬯之辰格成義叔離作受當天之曆秩敘黎印

臣聞天野龍魚國儼軒而宜壽附禺鸞鳥石歸后而效精是以威木華而建春氣通無響之北屏蓬舞而應節音穆若陽之庭

臣聞巧辨盤於丹泉庸惟季德白蜺第於璇樹溺爾滔情是以九烏天矯而蹕日匹曜亂流而爭明晷景所以告於重獻度舍得無慮於火正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臣聞聲侈弁而候欽越備成鍾律容俛仰而歲慄舒禮在庫衡是以樂嬪天而下竊得九辨於開筵帝梯几而上通傳三兆於歸藏

臣聞纂緒大姬言始天龜之自出伊遂皇齋探由龍尾之所馮是以含樞紐而立年朔直紫宮之華潤應光紀而行德星輝格澤之溫榮

臣聞街北占辰出入指於胡貉極南眊景徐疾效於鵬明是以蚩尤賸其妖芒六師有允吾之

竟其舌菲其行度三卿有宣榭之盟

臣聞僑士貴而國隙生驕或乘以簡侮側室隆而主聽嬖寵將啓以竊僥是以兩重衆強爲駭機之風雨私權憎毀作涉淵之洪濤

臣聞揆事強規於未同明飾徒美而難概揣量驟稱於所屈智辨雖畢而取尤是以關恩見情而鄭武怒衛君私請而薄媼留爲忠亟近於私劍良石寧免於敦矛

臣聞瘞疽之痛非刺骨則患未除祛蠱之創不

劉子威集

卷三

八

裂膚則害難弭是以寸砥彈千金之軀操不貲以臨慘危片言割婉嬖之恩舍順情而進逆耳臣聞弩無臣輟兼檄之所效規矢不句倨胡援之所調利是以庚申授律導月母而洪流底安豎亥把算沃日枝而湯谷咸暨

臣聞臯陶穹上當啓蟄而鼓爲顧脰攬援眠撥爾而聲出是以夷吾馬棧知求類於衆材鄧析衣襦終見誅於曲直何者竅言止而姦不生良工登而孽有極

臣聞畎井邇狎一民不可詐懷戎夷逃荒百世猶爲恩軫是以撫征九服而匡夏未兆守龜正域土方而造邦不煩鞶鞶

臣聞穴智離首非必衛於土疆析膽剖心或無關於宗繇是以箴諫慙於寘耳不若犀犛之瑱厲武任其昵私卒爲鷹犬之畜

臣聞操寸之煙天下不足以薪沃釜之漏江海不能爲滿是以諛戚佞近乃消志之斧斨羽劍珠飾爲燔工之窰鍵故隱身有重於昭玉謹禮

劉子威集

卷三

九

不輕於紀庸

臣聞抱蜀不言既修廟堂之上飛鴻在野特收江漢之情是以禁益比詳詎爲衰止令愈苛急誰復心傾故孺下瓦而操筆棟覆屋而奚爭

臣聞田連成竅共琴曲響不能疎越大丙王良駟駕驅策不能中繩何者柄不可以兩用器不可以干凌是以司城擅罰而主勢奪秦昭愛令而國道登

臣聞腹龜徒繁無堪鵙鵠之舉桀置雖眇有窮

日景之規是以摩天者六翮虞空視於郊藪策功者寸翰力焉騁於康達

臣聞運開元二禺號豈匿乎鼎圖道貫五三遁變悉藏乎地檢是以攻雲雨而槎枿力可封山禦神姦而驅索國於有險八極爲之胜腥九域所以澹淡

臣聞夷羿之射挫精於蚊虻之聲造父之御敗駕於溝洫之彘是以巧非弓矢形委則質全工非轡策殲解則神肆故挫鉤不可以語人圖池

劉子康集 卷三
不能以服驥

十一

臣聞鼎旨精纖起干戈於俎豆雄鳴謐謐發流嗣於聲音是以甘鹹和而陰陽具桓武興於撻伐戶牖動而均律開佚女感於微吟

臣聞興利者導以勢迷樹沐而爭發田格俗者示以形間相高而無痺乘是以良吏之爲益功嘿喻於未言善治之奏能下不勞而綏定

臣聞拱揖懼陵上畧攻謀而廟勝武昭不擊順時蒐狩而建譽何者虛滿合離齊而再至棘檀

銚釋備不崇朝是以作教於鄙而令寓伏險於順而患消

臣聞人極緯經情采迭開於正變尋道忠質朗烈遂窮乎訓謨是以貞幹豐條繁於末而秀振和煦溫煥極於午而陽荈艷侈稍以流靡風體庸不垂汚

臣聞矯誕放失尹諧所以誅存僻僞淫宣華仕能無譴及是以假虛道而亂實姦禍深其竊誣奉妬媚而交譎貞晦蒙其訕嫉含利雖欲覆容

劉子康集 卷三
蠱應焉不禁詰

十二

臣聞憤鬱肆其摧傷鼓枻歌而忠慨悲激悅以凌越扣角誼而浩嘆是以魚猶育泳少賤知獻規於國相士有失意精誠寧殫盡於屯艱

臣聞史才華贍而諒章例歸約裁紀載辨通而輻輳義在博聞是以南董降而質不勝削方何爲兼兩洛誦寡而世愈闊緝綴何以徒文故短言爲之悼惋弱亂所以紛紜

臣聞鉉賦麗則彫蔚炳於大夫典頌雉焚紀勒

樹於皇蹟是以獵百氏而選辭符文開乎治最
襲舊六而作經設教原乎道術木疆何以莅官
惟鄙焉能作弼

臣聞遵道繆遠蕪穢所以不分菱約沉藏華實
未嘗息絕是以辛甲亡於周藻箴諷庸爾湮微
庚癸迄於魯篇諧譏猶傳燕媒尺寸苟假於操
觥驚寒何辭於赴節

臣聞斯顯而鮑丘去下節奚爲名高楚居而畏
壘疑當心固無斥簡何者非不亮於忘前老端
劉子威集 卷三
誨以處辱是以彭池僂辱智與勇而皆困園堵
逍遙安易危而異撰

箴

時者喜名之士勝故有飾虛矯罔鄙近之
心焉予不能規之而與相優習職何能已
故作名箴然予愛人不已甚乎親所諷諭
冀以曉之復有論著纏綿反覆以相警發
雖則思存善道將無難與作筆箴

衍衍鄧析始務爲名以辟同異有繁者情榮以

從類胡不彰灼繳察焉刺昔在古者命以正物
各有攸當而豈其滯汨人兢於修厲惟底厥匪
思不出遑遑是迄世數應期會酒濁適斯生迪
茲諄明德業用成實惟天所誕造駿發於爾聲
故君子惡其無實而佻時之倖以爲譽聞若微
以過美豈不速致而何足以云旋蹈於缺敗之
耻不如其泯故有好作私名詭稱動衆覆出繆
亂而患以攸降叶古顛屢造請相爲引重事發
相中而卒安所控故刺候徒爲良苦不能逃於
劉子威集 卷三

楊樵蓋言蒲於四座而聞者羞其猷猷方牘執
規敢告末學

右名箴

在昔篤慎三緘維口言之爲咎書尙多有一字
褒貶裁於其手我非左史云胡所取故當世之
所奪予不敢贊爲而敢有後語深用相閉拒豈
謂忍於躬而以備不虞叶提點注記古惟辛甲
時有度容史趙是狎長者重遲嗛夫喋喋豈曰
不誰咸其輔頰豈曰目論顧短於睫粵有諷規

愬置於耳從之削牆為廩於衆視或微其文無
爽厥旨繩切自喜乃與怨市故敦不慮圖而直
焉是沽禮用匡弼而挂其齒牙洪國子好汝庶
惟務盡豈其得走與責言成詛子與不鑒寧保
其貶故君子曰虔雖有鞅空物惡其全雖慎首
鼠安知賦芋令我挈筐筥不如越樽俎一愬替
命焉有處所司藝執翰敢告下旅

右筆箴

誨誨罷士

劉子威集

卷主

南

昔之游者未嘗不病之然未有若今之甚者夫
游以氣曰俠游以辭曰說非此二者曰姦游至
又不能姦庸謂無所得食嫁於外苟旦夕陋哉
游至此乎故古曰罷士以並罷女焉蓋謂無家
者也姑誨之曰爾才不若人盍傭以給分惟是
宜有綽匪棘何不即康居而徒思有所出何狡
之能為恣顛踣以蕩滴仰覽于今海內平一孔
安如山靡所陳力況爾眇小曰情未有識草繇
木條咸以類秩嗟爾之無良肆不足於藐藐莫

處不能容此之不肖鄉則賤而共嫉乃發憤潛
逝不昂自恤矯詭其跡強務匿飾倖倖陋資風
負何術偃倭乞干紛紜求索俟何所從僻睨繆
戾力頓躓於途前跌後逆歷抵貴勢徬徨內怵
宵貌戚施守事私睚顧俟指向潛為鬼魅律無
所開說徒異於拯卹諧背毀訾縱橫詖滑律乘
人寐昏假以穴窟律狸媚陰賊瞋行妖惑律支
離攘臂自謂與策律諂側傾邪俾也可慄豈伊
異圖俛為口實獲微斗庾而敢滔決瑣玆卑孺
固亦焉責律爾百爾君子不克用訊律彼隸圉者
越茲泯汨忍觀勿治用蚤遏絕律卑迫汚膩穢我
而不是嫉爾惟小子會何能快律雖則乘瑕亦
尚何日德之昭明亟近斧鑕

詰

詰衛侯

衛侯好察而惡人壅已故偶世姬寵於衛姬而
匹薄疑以如耳貴也所以用其明慧察哲斤斤
灼著矣夫寵之畏專任之恐偏重固也而不曰

所任者賢與。不肖與。賢則雖獨任之可也。不肖而使並任焉。其爲壅不乃益甚乎。且雖賢而任之。又二三其聽。而間以不肖。則賢者不能一日容。不則且比周以俟上。而吾之聽益不可知。嬖寵之昵。夫亦自吾所以御之。而庸取貳乎。則貳乃厚其蔽也。或曰。察在遠者。壅在近者。遠無形。則察非有所寄也。近易睹也。則聽不難於擇也。聽者非於說者也。於所以度者也。君子者廣聽而薄稽之。亦胡能人置耳目也。且其置人也。吾既耳而目之矣。而復虞其爲眩且瞶。吾故耳目之終不舍也。而意愈疑。人之情亦愈不可悉。則衛君之爲也。啗關吏以金。是求其罪而戮之也。縣令發席傲而使遺之。是因債者而爲之賞也。爲吾耳目群吏者。吏驚以爲神。彼且爲吏耳目吾者。吾獨能如之何也。故衛君者好數而智。乃邀竭任術而明不及遠。其沒也。逐縲錯挈。薄公子期之屬。終其身眩且疑而已矣。

讓

讓司馬子期

甚哉讒士之覆敗也。已既已行其念。人誰不欲違者而得以怙亂終乎。司馬子期以一飲之細而懟其上。至殘而覆之。忍矣其爲心也。人而不仁。一至此哉。且也有覲面目。尙何以視息爲。所之之國亦孰能庇姦不終俎醢哉。然猶爲中山君惜也。書云王者錯儀設法而固守之。然後謚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能亂也。私欲養求請寄不能侵也。衆強有力不能傷也。愛倖親近不能阿也。嫉忿嫌怨非在法之內者不爲縱也。一舉動無不法者。而人又安所置憾乎。故雖刑罰亟近而人退伏其罪無有望者。知非上所致也。卽樹之虛惠而踰挾纊投醪於水而飲可醉者。法之行至平也。故一饗之微而以司馬法賦士。士庸有移德於上哉。中山君靳士之怒。衆辱之於列。激其耻憤。有不反顧者。逮其以一壺殮而得死士二。甚哉士之不可靳乎。商書固云。狎侮小人無以盡其力。然爲臣而至於此。忘我大

德思我小怨。罪可勝誅哉。爲薄讓之曰。爾以一
杯慙而不以饗慙。不以延賞於後。甘而以償師
耳。分不及我罪之不圖。又重之愆。國何以堪。狼
臙斥而赴敵。以死償責。縣奔父一言而羞無勇。
遂奔而死。驂彼之所爲。愧誠自慙。而以身振耻。
乃在列而狡。私以國市。曷顏之厚。尙偷以息視。
雖孥戮爾。罰亦胡底。

規

規暴豪

劉子威集

卷三

六

古之爲豪。暴侮凌弱小者。皆巨室宗疆。游俠私
義有所好。立然諾不侵。死交負氣。雖數扞當世
罔然。其潔廉誠直。洵洵似君子。卽閭巷布衣。而
有共財同利害。慷慨可稱者。何今之爲豪。皆齷
齷不足數。雖士人而有甚污之行。爲向者所笑。
唾棄之不顧者。猶復傲然德色。自以爲游得意。
無所推讓。風之被使。善家子。或故吏。失計隨輕
黜。少年不服工賈本業。而相效爲美飲食。鮮衣
服。樹朋黨比周。恃其勇力。標奪里中。荐爲亂。探

九砍吏。橫驚不敢問。始之猶可指名。今隨處而
有。雖父兄之誨。不可如何。生則習見若事。慕之
以爲武健敢摯。雄勇不畏。而翻以敦厚服習。爲
怯懦儒兒。此其爲害。旣已浸衍蔓滋。連類起。
雖欲理根排枝。搜剔疏治。乃不勝株連坐之前。
者。已傳重効。後者猶走死地如驚。安得禁絕之。
杜其萌使無復哉。然此非必惡安就危。情與人
異也。殆教之不素乎。爰規之曰。昔俠之名。雖不
軌正。而猶出於義。曷逆亂之逞。而徒以爲伎。始
之士人而好私譽。蘊箠以厚其憤。遂競逐於衢
途。而勢激於所視。顛踣者已踵接。而繼者猶甘
之若可嗜。放誕不拘。夫旣得肆。俗之日淪於何
能。能。精悍強力。適很猜以興。夫曼曼相率。納罟
網。而又將以誰對。式克訓爾。毋流湏之。耽而驅
之。麋潰。毋挺走於險。而覆謂爲利。惟剛制於所
肆。尙永載爾世。惟克定爾志。尙亦爾界。話言之
弗率。余不知爾所泊。

誰

劉子威集

卷三

九

譙吉溫

昔桓公放春三月。公曰。曷爲吏而不佐上爲理。務崇私威。其謂之何。隰朋曰。夫莠芄芄以生。內莠以長。中有莠實。外有穎芒。幾亂於禾。自命曰莠。是其可謂吏而害於民者乎。管仲曰。夫莠其始發也。靡靡乎其蔓延也。及其達也。育育乎其遂也。至其成也。辛辛乎厚滋。何其酷烈也。咋之則所傷滋甚。雖有所治而毒乃不盡。故命之曰烏喙。是其可比於吏之肆害而不息乎。桓公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乃大有所簡黜。而警於吏嗇夫之以事賦成者。余觀史所著爲酷害者。豈特若管氏之言乎。若唐之羅奭。吉溫不乃有甚焉者。峻阻闇昧。操術甚閼而難知。其欲乃必行焉。而問恤斷折。椎剝流血之慘。淫刑以逞。豈必深文刺骨。周銀而內之。直忤我者。與重効耳。何法之拘斬滅其人。而險危其政。鉗鑿日報。而不足煎熬於沸鼎。使之無樂生之念。且有勢位者。雖姦如山。不問而失勢者。雖貴必凌折之。深索瑕疵。使噤不敢出氣。

猶謂不重畏我。敢自列者。其極也能使善良側足屏息。而奸禍及履脫之。且武健嚴察。能督得如往數人者乎。郅都雖名暴然。乘塞能使虜絕跡遁。而桓東虎奔。致奸盜寢絕。戶外不閉。彼才有足稱者。乃獨戒敗艾殄之哉。故爰譙數之曰。而獨非人乎。而輕絕人之命。而獨不長子孫乎。而滅人之姓。何所於教導佐宣。而暴以賦於政。法不以禁過。凌外私必盛氣以逞。而爲橫卒之禍。福之報亦旋踵焉。而爾無用。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三

長洲劉鳳子威撰

表

為蚌謝上表

臣蚌言伏見除書以臣為長水將軍曹丘校尉行醴泉令醴如故臣聞

命踴躍感類知懼篋頌祗辱緘口何辭念臣介

族卑品么賸陋質劣慙蚌蛤之微瑣負蝸蟻之

議輪菌無奇安能磊砢蜉蝣徒爾豈曰閉藏是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二

以轉側汗漬分絕清塗縮朒泥沙託言獷殺不
意過私猥加漸植溉其種類曲蒙滲漉含育遠
茲顧外有冰稜中殊混沌惟多縻積誠何氣味
而得濫預八珍叨陪五鼎腹腹焉取骨體異堪
方當泚以醕沛柔以挫糟僭調羹於辛樛竊借
箸於鹽豉眇斯砥礪以間腍臘未忍腥蒞去同
乙醢孽江珧之房膏流食指齏紫貝之胃飮厭
車螯銜澤及膚噬恩滅頂固將腐爛為期非復
糜碎所答輒不勝戰栗董躬在盤區拜表以聞

詔答曰卿著姓會稽策名海錯脂韋所便肥甘
是悅故斯簡授以待和滋爾其折衝樽俎毋避
鼎鑊勿庸讓也

為王元美薦季朗表

臣聞唐虞咨詢務存采納周文好士恒若渴飢
用能成雍和濟濟之化是以良臣効忠不惟勤
勞其身尤必多所薦引以同底績勸史魚不忘
遠謀也切見鄉郡士魏某字季朗天質超縱藝
才標擅文采英暢議論條貫慤有端緒耳聽目
覽輒見不遺墳典丘索竹素以來無不淹誦在
心遇所著下筆不休可為今之經傳無假思揀
義理由其手出精深博敏沉雄藻繪詞賦可與
相如比肩書奏則嚴安徐樂不能過也且烈亮
有聞忠植成性雖周昌蹇謬漢黯誠直以今方
古未見其差若其經國匡俗立政立事慮憂圖
難抗力矯志必能寧緝邦夏宣靖四方解元元
望治之切適時宜緩急陳安撫富強之計誠文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二

武克允貞幹負荷之器也昔賈生對策於漢文帝一時誠駭其狂率然謀臣策士大抵踵其意而關說卒之盡用其言而後漢以寧何者其才智誠卓犖預見天下大勢而先圖之故驟聞而疑已而無不悉中者可謂知幾之士矣今魏某之賢不特賈誼倘蒙拔擢不以疎逖爲嫌任以要重之權置之近密之地數賜燕見溫顏誘接從容訪諮必令究盡事情無所諱隱而不能大有益於時政者是賈生之對不效於漢而進賢之功不顯於聖代也臣當受罔上之罪無所辭避伏惟

陛下垂神財察幸甚

箋

爲季朗讓箋

昨縣道以明君侯所上表迫令就道參對受版領賤不勝駭愕竊惟明君侯自以累世勲閥受荷深重廼心體國夙夜在公思所以圖報稱答隆遇甚忠敬以天下殷務非一人強力智計所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盡在察舉賢才有可任之以事屬之以四方者詳求而身下之博延周納士來者如歸門無虛軌舍無虛席食不得嚙髮不得沐甚篤厚察身才明天與膺備有高世之資絕今之藝而大啓虛受見能不誣稱與恒過其量甚寬裕薦進牘上乃後親睞狎習而先疎遠自外之流無生平之舊而遂信其有烈士之節甚公諒然獨自愧明君侯不以常度相期常禮相望不以常人遇僕而欲今時破常格以高位見處事權相付此甚感舉也私竊自念有不可者爲君侯陳之請借古爲喻昔戰國時遭世泯焚譎變竝起朝暮異勢當事幾之殷得一士可以轉危爲安呼吸成敗則士安得不重時安得不貴上安得不推誠信任而下安得以疎寵新舊爲嫌也今海內無風塵之警用人遵選舉之制內外殊隔要冗異辨循資而昇計日而取而欲行希濶之事舉非常之典用法外之議此耳目習見交以爲難衡宰化司疇能不惑固不可以專聽獨斷踰越

望之也。夫聽之不至，信之不必，疑貳參之猜阻相仍，而公居其位，不固輕受祿於朝，而重責效於不可成，易於進而不圖其卒，不智內無與立而外無與共功名，不量主之聽而強切劘以所不欲，近殆以羈旅而謀戚屬之間，卑位而發匡輔之策，疎交而觸諱忌之戒，過愚若度不能而姑賴其利，勢不可而猶幾其萬一，貪黷無其功而甘冒昧於時，高其名而卑其志，屈已而不惜，悃誼懷能而不盡，隱忠不竭，不以誠信履位，罔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欺以治定，康功舉而無所施效，節行不顯於犯難而虛有國士之稱，耻辱居常自視何者，而一旦翻然改圖，盡失所保，以詭流俗，虛譽無當而譙讓且四面至，尤悔夫居是數不可而欲輕身肆意，遂叨塵名寵，苟應辟命，濡遲戢司，覲顏曹列縱君侯大度，不責僕以光稱今舉，然使僕進退失據，往來皆躓，則謂之何哉？且僕所私心更有出於此者，使願粗畢，則雖伏一劍以蹈不可測之淵，犯百死以成不可奪之志，何者不可而

顧區區計慮無丈夫氣，徒懷其安，不為知己者一激烈也。僕行年四十矣，先人之嗣尚闕此身，未敢以許人也。古者受遇於公義，不顧私，故馬輕一顧，長鳴而絕士，輕一諾接踵而死，使僕今日當君侯之舉，雖力不能仰副，即當效節官下，沉身無所避，豈獨以口舌議論形跡拘牽而有顧戀也？故非謂卒不可也。今其時則未可也，然心已許君侯矣，豈遂能缺然無所報哉？君侯既以讓能而猥及於僕，僕又敢不讓賢者而蕪塞

劉子威集

卷三

六

闕拒貽知人之累於君侯也。竊見江夏黃生姬水，其人才具實有如君侯，所以稱僕者，使處幾密之任，居喉唇之職，必當有所宣盡，廣主上之德，明當世之務，不徒文史賦頌，能供清燕之適，以戲弄侮慢為也。夫與善不失質也，章究事情而無所枉，覈也，稱進足以舉功，敏也，置廢必窮其終始，直也，四者惟君侯實重圖之。

為人擬上相公箋

陸慶初作

僕聞仰覆之德，匹庶所憫，昭峻之業，古今願之。

僕鄙野之人也。心誠慕樂清淨之治。雖無階上接少露其款款欲效之私。然何能自己也。夫今之時

明聖代作謨烈。繼興成康。禹啓之嗣承猶遠過之。此天之眷祐我

明篤發鴻長殊尤之慶。又以明公作輔。上法天道。施生茂育。含養休遂。其美盡矣。夫又何云竊觀機衡之地。負天下之重。故自昔之相。有以執謙明慎。不敢擅成恭遜抑畏者。有柔謹奉上周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旋承順篤密自將者。有廉節蹇諫敦嚴有威矜伉誠直者。有鞠躬殫瘁知無不爲。斷決國是忘其身圖者。夫專此之一節。皆有以成其名。至於忠誠體國。寅亮元化。成天地之大功。濟生民之洪業。則豈願以小謹爲事。養名持位和退無所任爲乎。故往者之事。歷歷可鑒矣。威權者非可攬擅。然有所嫌避。則勢必有所歸。古固有歸之戚屬矣。有歸之宦寺矣。有歸之倖近矣。乘人主燕閒之隙。或以狎習媚藝。忽焉不覺其專壅而

劉子威集

卷三

八

潛恣此治忽之所由生。可不兢兢翼翼祗執而不敢失。上無逼肆之尤。下有綜核之效。豈邇哉。邇者內外寧謐。疆場少事。正預可建千百世之治安。語蓄聚則生歛之道。宜用也。今制用則自上約損之矣。而鼠穴固在。滔濫自如也。自非痛有所裁斷。以不惑其將有益乎。若思慮慮危則卿無戒行久矣。虛文相蒙。驕怠日至。則又幾何不至弛備與。用人之途。昔論者每以爲狹。由今之道。則已不勝其冗與。之數者皆隨時救弊謀新易舊。改定告成。措儀樹軌。不可循習。陳情焉者。若此之不恤。海內所以傾軋。竦聽仰望於今者。謂之何哉。夫繼業績初。言述守也。飾變更慮言推行也。舉事在果。顧於往憲有所拘牽。奮然斷以必行。未爲不能遵述也。有司之任在於章程典法。不敢虧令尺寸。宰衡者苟盡委之令甲。且每事付之司存。雍容拱手而已。則何賴爲。故有顯融絕世之業者。必更艱危勞厲之慮。有隆赫崇極之譽者。必盡詳延疇咨之計者也。周

公之吐握豈好勞哉。負任之重雖具聖不能專已獨用。優然無爲也。今躬周公之任。雖十周公之勤勞。豈爲過哉。今天下之政皆以爲名存耳。其張舉非不燦然。至責實效計後功。則茫昧未及也。有矣其事固不可一二而又非草野之所敢遽

啓

上座主相公啓

不肖奉恩於門下最久且深其爲銜戴亦至切且極。往者門下方秉鈞化贊爲治。裁位重勢絕舉海內無不願進。不肖亦時以疎賤從下吏得趨走瞻望。顧以樞務嚴密自無清燕可以展對加之分復峻崇。又非濶畧可款語也。然門下委照萬物不以細微而遺其於湛漬恩渥漸洽惠愛則又非可陳述筆墨縷數盡也。今門下功成勲著得謝於朝。與不肖灌園十五都之地又適相近。是宜朝夕宇下廼者濶焉久不奉問。雖臨履之德未嘗以物之向背異其施生。至於被澤

者寧不內慙有所怵惕恐悚不安者乎。竊復自恕者以放宕之跡久託於迂繆荒遁不可常檢小禮期之度外之遇。又超逾越遠不以曲謹辭謝繁稱爲事也。夫僻士厚行不爲時遷狂喬作議不從衆使爭千里之表而失者非轡策之不齊取道之阨也。故效駕園中雖大丙不責以服成者謂知馬也。今求周旋盡慎進退諾諾造請不令晝夜豈難其人乎。抑所謂貌愿者其中未必盡有也。行恭者其情僞未可測極也。故有比

劉子威集

卷三

十一

也然而於去就之間謁請之日或不能以時修而歲省一一盡當也豈謂傲長者恣睢臆不率禮乎在山澤之中已晦名滅跡雖至親不通往來人有見過者喜則延與相羊竟日值所不喜則拒關不受謁自謂率已意興所至時復有所之都不自覺兼亦不謂於人有可否及事應爾不也昔人自適謂意所及則於世俗藐不相入擁書操篋亦時或抵去故謂有好之士還爲道術所中從所見以爲未也不奇偏哉以若所謂

劉子威集 卷三 十一

則雖學設專已信意明志度潔好誇高措不妄隨徇而已所以事門下若復同之衆人則謂跡謹貌恭於心或有不盡且以平生之荷而顧不以情乎則烏乎用其情者故傾向有出於顛蹶之請睽隔顧加於亟拜之數者非謂跡可以盡畧禮將無所用也夫神授者不假於目攝悟通者有逾於誨諭即門下所以教亦不待親之相示以衷雖欲言而何能及哉不然赤子下尾慈母且操筆矣其敢恃恩私妄有引喻乎惟裁察

幸甚
書

與徐丈書

僕曩歲識公方少壯馳騫力進趨各爭時擇便計圖尺寸未能委心相知投分於公也既又得數接然僕氣盛公亦雅不屑乃自今之春褒然而來僕驚焉夫今之時實不逮好作浮僞治名譽曉於衆自以爲得視俗議之異不自知其中所有何如而以臨於個儻非常之間又結納縉紳士大夫虛爲推附阿意曲悅鄙諂媚之態令人憎疾嘔去不復覺方且借以飾耀光顯誇於里族強暴橫逆敢往不遜以立伎於時嗟乎嗟乎所謂盜竊居民間者處士如此而以文學名當世觀其書無一非顯者名則驕人與播間者何異也豈徒使相如子雲腐骨含愧亦使今之人面視肉強行者蒙耻而不道士不幸當其時喘喘畏懾即朝出一語夕遭譴詈頓辱尙能與之論是非利害哉故使提鉛吮丹操觚削牘

劉子威集 卷三 十二

事已無可奈何世之變也如彼士之厄也若此豈獨稍陵夷至於衰敝而已乃淪於豪滑賊禍少年而學士大夫或靡然從之更藉以爲口實其勢將滅棄潔廉操介之士簡黜栖遲高遁之流貞孤絕俗之行忠信論理之說使一切屏退而流漫荒汗侈縱不軌獨肆其志悲夫悲夫尙何言哉竊自惟舉世旣以波蕩流靡無可語者不意公開露胃腹披瀝情懷灼然以僕爲足當於心者則小子何敢讓焉夫墳素之業上自詩書以來粲可見矣太史公所欲紹明世正禮樂刪述百家成一代之典當世宜有其人然以僕觀於今輒慨然興思過不自量欲舉百王之絕業開賢士所鬱於心財采雜說方志所通故老所記憶耳目所聞見者整齊其傳以次世本編年之流然自以戢非史官言涉時事且覽觀未遍年垂歲逼昔雖竊游蘭臺觀國家制作久之多所遺忘安從論正日月不俟則此念長畢亦未可復冀矣獨以致理興治其道寄之典冊治

劉子威集

卷三

十三

方術者言人人殊然其要歸不過遵舊章法後王因勢變制時宜務趨當世之便太史公所叙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其大較也士之進不能興功烈施之行事闡譯統紀以彰先聖所授爵結無以通其意迺各著書以自表見雖其才術淺深學綜廣狹智能遠近鮮能相兼然於宣其蘊積敷陳理亂興衰存亡之微內以明主術操舍設施外以陳經制損益無不周瞻可觀其不由此而紀僻迂怪嚴鄙瀆近事詆誣誑欺滯於文辭者要亦以洩其憤惋不平無所復之而一寓於空文聊以俚賴云爾故其人往往皆沉繫豪兀狷介不能屈抑違於臧獲嬖妾之行而怒於親事貴幸之臣故隱約其身膠戾不然而以書傳後世也故雖竊有所慕而私心復有不釋者不惜爲公反覆言之夫詬莫大於貧賤耻莫尙於窮厄辱莫劇於泥塗悲莫甚於斥逐久其屈蟻之蟄守卑約之分執圉虜之役惡利就害而無意於泰適自託乎原憲林類之間者此豈

劉子威集

卷三

十四

人之情也哉。卽公嘗見僕往者乎。幸以文史末技預周衛之內。薄從柱後得言事習信。不以此時因瑕釁。開說左右。有所發明。而至謫罷謝遣之矣。徒懷欲報之私。爲國家建利博威。廣實富儲。安能自達於上。而亦誰從信其自銜之行。不虛冒昧之談。而收必然之效也。故雖憔悴窮巷之中。枯槁溝壑之內。湮沒無聞於世。而惓惓不忘。猶且庶幾乎苟可盡其辨說。致之投會舉功。急難禦患。因時之間。卽觸履險阻。經涉危殆。嬰

劉子威集

卷三

車

鋒刃而不避。以決計於猝遽凌迫。用快意於得當。除耻辱於所償。此僕風夜之心。而刻肌膚骨沉痛悼隱之懷也。初未嘗以語人。而人亦徒知僕研心賞好。寄乎削方墨筆。稱法是古。近乎拘曲滯礙。不可適於越俗慮變樽俎之外者。是焉可以譬曉悟之矣。竊今之可與圖者。旣未之達。則不得不與公輩進修其業。其爲維世風。繁時化。起下衰。振頽敗。是或一道也與哉。夫文章與時升降。自憲孝間來作者繼興。其流至今。

海內俊少咸欣欣向慕。然而自以登著作之廐。居墨卿之任。校餉其義襲舊六爲七者。其人未必究極衆變體。該百代上追隆古之盛。下窮俚俗之情。而肆其心志耳。目廣侈佚奢。以臨於銓論與奪。好惡不能以類。而惟所褒進。則巴曲爲折楊皇華。所抑退。則南威有敦洽之愧。樓季有跛牂之慙矣。甚至微假刺譏。以釋憾。陰行睚眦。示所必報。以脅恐於人。又或因爲附託。則文之流弊。其何日之有。而聽者復循聲而不責實。衆

劉子威集

卷三

十六

所美者。信以爲美矣。而不知其何以美也。衆所嗤者。信以爲嗤矣。而不知其何以嗤也。是以非好之患。而知之患。弊贖一世。而倒置白黑拙者。得以匿其跡。狡者得以售其僞。而美好更遭妬笑。奏雅者爲忌嫉所擯。或不能自信。流而忘返。是非有所發憤。毅然以爲已任。而又其才足以紹斯道於曠世。爲來者指縱。然後可與共斯議也。則公其人矣乎。又安所退託也。雖劭於年精思尤出少壯。昔太公望且佐王行罰討罪天下。

矣。公何得以老爲解。僕請爲公卒言之。夫今之所貴文者。謂其切於近效。易以見事。不煩藻飾。而直致發露。便於教令。而簡於操牘。夫此豈不貴哉。卽美無定稱。功多者爲善。勢無定趨。適時者爲賢。故曰。苟可以利用。不同其道。苟可以便事。不同其禮。修其近。無多慕遠。從其欲。無務易俗。且物有輕重。而情不能等也。事有利敗。而意不能通也。行有去就。而力不能兩也。故使吾慕今之習。希有當世名。使四方喜游者。樂我之易。盡而不必深索也。親我之淺聞。而不事誦學也。吾因而盡去其舊。梨古之精。與裂前之邃。微剖。輦。檄。任。枯。之。曲。直。去。挺。埴。不。爲。之。範。椎。慶。高。之。崇。阻。擊。毫。芒。於。針。鍛。離。逖。絕。類。猖。狂。恣。睢。文。繡。染。刻。鏤。削。追。琢。漫。工。械。黜。肆。心。之。所。萌。動。恣。口。之。所。欲。言。雅。鄭。同。律。而。不。殊。俚。體。鄙。語。雜。出。而。不。分。無。事。構。營。詮。締。驗。研。反。覆。極。思。致。所。以。勞。精。敝。神。肝。鉢。心。劇。魂。悸。骨。立。極。意。於。文。爲。也。公。其。許。我。乎。且。世。有。能。爲。甚。高。難。行。之。事。而。不。能。

於卑近。有能絕騁千里。而不能於舉足。卽至者。公其謂有之乎。若吾所爲。崛奇奧嚴。道古之文也。而人或疑之。僻橋亢蹈。厲雄沈之文也。而疑之。乖姚佚態。肆和順之文也。而疑之。侈縱發行。溢浩渺之文也。而疑之。放滌宕滔汨凌轢之文也。而疑之。散雕詭瑣錯繆朗之文也。而疑之。誕語曲尊。智辨說之文也。而疑之。遁稽詣維。綜揆似之文也。而疑之。襲連類昌。恣博通之文也。而疑之。蕩是非。與奪峻潔之文也。而疑之。擅惚恍。宵深精理之文也。而疑之。越故有自附秦漢而崇推六代者。皆未涉其渙。而謾以盜名欺世罔人。以所不知譙呵。同異私逞。臆見輕詆。往賢以成其說。使受誣千載。旣往者不能自列。而後來者爲所溺惑。侵時權亂。新制塗耳目。易視聽。非今議古。吾又安能默默不爲毀譏者。風雨一洗。濯其意乎。故近之好作名譽者。吾旣不敢歷詆。其繆而竊羞彼淺庸。僻劣孤陋。不學雖強議。而不知所出。至不能句吾文。而患苦吾不與彼同。

縱訕詈毀辱日至庸何較而猶足云也莊生固云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數人惑而所適不得矣況以天下惑乎吾雖欲自貶損卑下之其庸可耶既已知其不可而強之又惑也姑且已乎吾猶有未能忘者夫自太史班氏以來爲文者皆滅裂不盡其才將能之而不爲耶固有文繁其事而叙致益不詳蕪累且滋彌今失實恒使一代顯幽巨細逸遺之跡網羅未竟而光烈聲政其風貌矣豈徒翳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三

九

如無所表見哉吾欲踵班史之業刪裁刊黜遵擇比綴勒成一家書以垂之後顧事體大身世不可期而又恐力不逮作者將復貽來者誚耶故亦且息意今其韜櫜削翰默靜自秘昧然自肆於無所用之地潛精神以遁萬世恬漠虛愉吾何所不逞乎而求以賈悔尤也公幸財察有以開我

重與徐丈書

昨期公貺臨悚立以俟公豈有意乎未也前奏

公書畧露大旨計已相悉丈人睢盱務外高厲無有泄越乎太清彼之與彼小夫之智不離塞淺說說彼閎者與予數昧美與宵而可矣今使夫順心而俛以殺夫膠膠者非所以爲適也人所欲廢公者豈狎邇焉朝夕得繼見外有似嚮切者使丈人茫然來辱顧以食羹之貨其羸幾何而繆爲此者僕深涉世變無所求名實卽陰陽無從食其內惟習性猶爾故玩弄諧謔閭胡嘗徇夫人且才者非以爲名雖重襲之輝潤彼視貞玉乎尹焉故斬自爲不若休之爲得也天亦惟畀之乎冥焉昧焉未之有倪蜀人揚慎氏乃譏吳人未始識字諒哉末之學也然楊慎氏學矣未之能貫也輝於數度詳於轉注諳於憶誦卽其所自爲說時有所通時有所解極所要歸吳人之靡也委弱無統安用駕說爲直陵轢之矣魏子實精小學爰歷史籍三蒼皆能綜覈其於聲韻自性得之且妙閑詞賦卽相如撰凡將揚雄訓纂班固十三章彼詩人之多識作者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三

十

之博喻。固未有不精於八體。深明六書。包括含
淹。該詳靡。而徒以其虛空去聲。枵然瓢落。無所
實中。以矜銜矯幻爲者也。故其嗜名也若醉。則
其去名也若醒。今天下率趨所欲得而忘所致
力。悲夫。吾求若人而不獲也。若魏子其才乎而
不可狎之。貌愿而辭孫。順懷而遠心。可畏而不
可懷。懷之不圖。棄予如遺。義不足而智有餘。誰
肯則有言之者矣。未之能信。予過與。惠則無所
而暫若昧。遠有視而視有睫。用睫以忘其往。曰
劉子威集 卷五 圭

未之忍焉耳。夫射者必以耦。天亦惟繆悠不可
詰。近李獻吉仲默並時而作。于鱗元美。予與季
朗共世而各有合。仲默行義卽窮厄。患害必相
引。平居則似不相假然。于鱗尤私其交。元美洋
洋意得而未嘗忘燕市飲也。魏君蓋疑路人若
狂狂汲汲日匍匐顛蹶。視予如將浼焉。予未及
魏君年。已自免歸。卽令公孫弘爲魏君。勉上對。
一言取相位。固猶蚤。然魏君何用弃平生交。卽
脫粟待故人。何不足予所。且愈益沈沈。顧猶能

發舒與。誤而已矣。鄒長倩不以弘貴而忘規。轅
固生蓋能直辭矣。予烏有幾微隙。魏君豈疑予
有所要哉。丈夫不自信。乃儒兒語咕咕。嗟乎。嗟
乎。時往而不返。必不然矣。乃獨徐公乎。晚相遇
中間相見且不數。曠以日月山川間之。聞問每
逾時。意乃不隔。接以神。無所事稱道者。念老及
之。可不託業乎。異時無嫌於好盡也。公視予才
何有哉。輒自喜馳騫千載間。俄頃耳。卽二李雄
一時。無不逮者。魏子固賢於王何耶。不宜愧之
也。劉子威集 卷五 圭

矣。其繫於予若圭玉之璽也。於治德合好何預
也。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四

長洲劉鳳子威撰

書

爲吳遺獬子書

獬子信於吳挾齊楚以市於王又雖越於吳而自重也退且自矜其計之得竊笑王之聽熒也王弗能善亡之於楚謂楚王曰吳王之信臣也猶左右手也今臣來吳必重廢起兵而隨之吳可大破也王弗聽置之於廬猶日夜構吳欲入

劉子威集

卷二十四

越於齊而身以楚重又以楚而覆吳也吳之西鄙患之或以書遺獬子曰吾聞之智者不陳已以爲名也義者不毀列以專罪也仁者不遺君以重怨也子之於吳也世之所明知也非有所深怨重禍也子縱不得意而去乎宜重自斥以愆已而不蔽罪於王也重足屏息恐懼以待察而不傷絕於吳也且縱不能自剄溝瀆而亡之異國乎宜終身杜口而不敢談負擔操挈塵埃霧露壞沮而不敢齒吳之萌隸也今子計不旋

踵而背誕深禍行不踰境而操戈內向矣以此而爲名則適以薄於行而厚者不與也以此而明怨則適以傷於惠而仁者不畜也是子之說未行而重自困也且事有反而相成道有逆而利用不足以危人而自墮於傾危反覆奇邪之行非所以蓋惡而揚盛美也未可以得意而輕志淺慮逆施而忘報非所以藉交而貶已也然則不內爲吳而外自絕於天下恐子蹈忿狷之小節而忘親隱之通義也非然也藉有一於此

劉子威集

卷二十四

可以資子之計成子之名雖弊吳以逞猶不難於奉子也計失而無所於入毀辱其身而徒受惡名於世於爲子計也無所取之善爲構者持權以責約故交親而勢重也子西索於楚而不得事於吳無所於講也竊吳以爲質而鬻王以自資聽者雖私其之而約不信也以其身輕於無吳而欲交重於新楚也子獨不深計乎且子之事吳也隱中不竭而專欲掩主以自任以其國聽於子而私用謁於敵以忘其危好言厚詞

以相周飾而距蔽來者使天下游說之士結轅而不敢東爲吳楚天下之符者子也爲吳強天下之心者子也邦屬壤挈而使諸侯不加親者子也幸王之仁而不急也謀奪於內而不爲子疑議阻於外而不爲子罪悔前之誤而不虞子之變計也案可覆之意效必然之畫而不効始事之不詳講也故子得以寬然而去之且非有所斥奪困頓於子又非有拉脅折齒刻肌及膚抉剔不完之耻也子之負王者十九而王之於

劉子成集

卷三十四

三

子無不盡也子能披髮佯狂行丐於市以自悔乎能以其身免而測交於東諸侯以陰圖所以報乎願子端意追惟前事而不忘與國還者豈惟王賴之夫義不矜已而怙亂顯行也忠不安難而圖罪明慮也子豈不念之乎意子將易心而疇所不可冀之萬一殭死而不悔也惟子圖之以嘗獲事於子也敬謁之以書

擬謝交游書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委心當無復間

乃今觀之事何大繆不然昔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羸自剄以奉公子之事夫狗身何易知人何難藉令髮不指於冠上眦不裂於壁下豈不終受嗤於燕魏哉今申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微毫末釁成丘山是使輕生者銜悔而論交者泚顏也願君其熟察之昔戎夷如魯解衣而僵紀公善藝敦矢而泣是以華元不憾於御者司城舍怨於從亡知不可以隘已遂怒也故願君之母忘後門之不肖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

劉子成集

卷三十五

四

斟子韋復有覲於千載吾聞樽里賀首公仲腐心事一至此私爲痛之願君之深計無自蔽焉語有之曰怨不在小惠不在大期於時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憑軾而武士奮矜荆君拊循而三軍挾纊夫蟲象非作氣之資虛辭無禦寒之備也所以成霸越服強晉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嘘囑也是以焦忻水斷蛟蜺而意折於要難田開力格虎兇而命殞於樽俎何則誠有以中

公叔爲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吳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忘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誠明於計審於事豈背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者在後也同美者嫉而後來者居上也昔召忽任子以圖難鮑叔奉令而出傳夷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鼎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已之獨道故異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刺於涇水之上孫臏名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因嫌妬之跡重相夷之禍雖携手而游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西門忘其榮辱干木偃蹇而繆侯締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爲軒輊富厚爲媒梯而相與乎尋丈之間哉閎廓深遠邈然自得志意之孚不見其際夫何有於讒慝之人哉故賢者潔行以振疑智者究理而長慮昔申胥流惑於宰嚭子產不全於鄧析夫處二子之間異者不得而強同危者不得而苟免何則心怵於兩端而勢迫於侵殆也蘇秦將合從於六國召張儀而激之使

西入秦甘氏將收地於宜陽命向壽而返之使重要其主此挾傾狡之變慮因間以執讒口由置構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萌寢而患銷故智軋者相示以色季子之使張儀所以侮而易之是矣交疎者明誓以信韓朋之於息壤所以無攻其後是矣今無二子之明而申反復之計恐開塞之途未容濡足決蹠之耻禍理屬然豈及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黃歇之聽而不悅翟氏之賓申如蘭之契收比德之好不貽玷於充詘何則爲益無厭也夫甯戚嘆喑爲仲甫之舌鄭僑一言而見然明之心何則匡政平俗小稱而遠謀同底於濟不可以諛行合也至夫倭巧凌詐駕說以游而不相見情便辟誣諉怯疑並驚以逞其捷術傾而氣制自以爲辨智微才滑稽無戾是以陽虎樹人於魯亡未出境而襲逐拘執之矣董叔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紉於庭槐今之爲交誠能破胃臆出腸腎厲苦口進逆耳效懇款抒

切直終與之竭盡無愛於情則左桃可使餒死而不辭荀伯可使觸刃而無悔何況作色於簞食之微睨眦於杯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捐印於魏齊祁奚無德於叔向又何足爲道哉且吾聞士不虛俯名不虛立諂然其口積鼠璞以十襲混魚目於照乘莫不望而珥之者何則鮫人耻而周客走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爲萬世寶者以陶冶礪錯而出其精光也故士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己者妄意希冀則燕石珉珠祇開罪於子春俯就鎔範則朽秘腐琕風胡薛燭方接踵而翱翔耳今夫閭巷之雄布衣之傑挾王公之權怙青雲之勢仇景翁叔仇羽公子賓客從橫遊揚爲譽人慕其聲轉相傾動是使恬退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雖欲責善忠告必將效拉脅折齒於范雎說難孤憤於韓子而未有能迴視改聽革心易慮者矣是以君子感飾潔廉獨出於名譽之外而不牽於流俗之蕪穢以自疏擢乎潏淖之中故迫窮而相拯恤無社號

呼於叔展。患害而重除怨。楚子劍及於室皇。許人而不訖於威。解揚死言於無賈。居平顧以尤私。范宣朝夕於訾詆。臨利而能推引。文子不好位而受名。相先以含垢。則疾驅而分謗。桓子。雖閔而不疾。則指楹以平憾。季孫。故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游於霄霓之野而并包於區域之外。獨開曠蕩之觀也。今墮優愛。孺子之見。沉容悅側媚之習。居同。開而猶倨視。長者易嚴重而驕色。使貞介之士與柔佞比肩。此原憲所以謝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魏擊寧。忿於世而孤游也。吾聞疚於利者毀其信。傷於行者危其身。公孫不謀於同乘。而師以敵撓。燕人涕泣於丘隴。而言以譎效。子木背信於齊盟。而躬以逢殆。駟帶無質於要誓。而世以不逮。今使篤道履素之士。捨其馨烈之性。甘於腥腐之逐。漢兵暗於勢貴。誘奪於名途。顛蹶望拜以爭鼠肝蟲臂之獲。而自伏於糞壤之下。則士有髮剝巾幘。婦飾而逃焉耳。安有張目出氣而猶強

顏於朋友者哉

與季朗書論小辨

余性慵且多遺忘。每有所載。讀輒誤。或不暇思。率畧謂可槩通。寄之書。亦微寓耳。奚爲探索。必古之出。不可循已哉。往時幸數規之。或不規。亦復自恕。謂假借多異。益不可方。奇耳。問者覺臨文漸悟不安。且古今之變。亦闔之從。遇其當也。則苟而可。遇其不當也。則爲疵類。孰甚。退而求之策。邈焉胡可窮哉。且周保氏之教。其史頡之

劉子威集

卷三

九

遺乎。及秦而又變。斯高者固亂人也。何作爲三蒼。遂爲後世宗。逮奚吏小史。皆爾著法。漢乃效之。大興學課。最字不正。輒効。然而未有改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好之。孝平徵爰禮考文字。以爲小學元士。禮自謂杜鄴學。而楊雄采之。爲訓纂八十九章。并作方言。而班固續之。十三章。今皆佚。惟方言在耳。若相如。凡將。史游。急就。李長元。尙世。雖有之。復何誰盡觀哉。設可觀。諷必益甚。誰能辨之。逮賈逵修刊舊文。許慎

因之爲說文焉。今之所取正者。是書耳。蔡邕頗師李斯。曹喜爲鴻都學。今石經亦不可彷彿。其存者。僅元魏間跡。張揖推廣爾雅。但釋其義耳。古之存者。幾何哉。邛鄆淳韋誕。衛覬俱稱學古。其書稍散見人間。亦微矣。其何以證六書八體。而況推本科料鳥跡焉。從質也。晉呂忱爲字林。其弟靜倣李登。別爲集韻。雖昆季而已。頓乖音讀。偏傍。遂有燕楚之異。則千載以來。又復可若之何。晉人好專恣。書惟取妍。奚古之拘。而陸該何承天。皆稱精詣。若所撰纂文諸篇。固當有異耶。惜求之不得。江式劉杳。一嘗綜緝。今俗間傳者。止顧野王。然流寫繆誤。積漸失之。豈特毫釐耶。俗儒守之。亦已膠固。而猶之十不得一。近蜀人楊慎。自謂博通於音。廣有采綴。頗譏吳人不能識字。陸粲詒之書。亟相推重。其所謂轉註。特傍轉諸叶。專主於聲而已。則宋人吳才老之遺。亦豈能盡括史籍無復漏乎。鄉人余信。未有聞於時。且能爲一書。時有駁議。夫聲音之道。自非

劉子威集

卷三

十

得之神解。道由我出。則措之無不可者。如其以稽覽叔拾涉。躡爲貴。則耳目之所及。能幾何哉。縱耳能熟之。且遺忘多矣。況六書之義。尙缺其四。烏得謂全哉。若吾季朗。可謂心通性喻。耳諳目存。妙達聲韻矣。余所願請。日夕企之。夫聲寄之文。而成音。音律之變。天地相爲動焉。故通於音者。豈夫人能之。余學誦久。他故不論。獨見六經所用文。互不同。不可單舉矣。姑卽一二言之。若詩之言淺。幟卽玉藻之羔席也。周官則作淺禠。或又作箴。作幟。與鼎。周官墮祭。少儀爲差。儀禮爲櫛。爲擗。爲擗。爲紱。儀之鞞。記爲鞞。詩易或爲芾。爲紱。此皆會意。乎不從文。而從意者。此其例乎。玉藻之龍卷。而古又爲緼。統司冠書之鞠。月令又去草焉。書之蔽志。周官爲弊。詩之綱衣。儀爲穎。記之餽儀。爲養。記之僕儀。爲遵。易之荐。周官爲薦。而蒸爲脊。參爲慘。擅爲擔。播爲汎。及史鷺之爲鳥。鳥之爲爵。此或以指事。或以形聲。象類有所從。與若狄之爲翟。咸之爲兩。頤典之

劉子威集

卷三

上

爲懇殄。鄭玄之以倣載。爲熾。苗以獻。爲犧。爲沙。以挑。爲春。爲枕之類。其假借之謂。與又若周官之爲鼻。爲飄。爲簪。爲簪。爲簪。爲簪。爲簪。爲簪。皆有從若紂之爲緇。一也。而謂帛爲紂。布爲緇。緇人以革。從韋。鞠衣以韋。從革。則又其微義乎。此六經之文。昭若日星。人所習焉。不覺其僻異也。至于史之槎。爲遠。貌爲邈。綵爲恬。哀爲維。弊爲跋。連爲爛。軍爲昆。其爲該。液爲掖。輿爲赫。薪爲交。輿爲要。腹爲界。會爲橫。舍之從其省。要蘭之從女。是之從少。維意所遷。此其變通不拘。而皆著在所嘗讀書。豈足怪哉。若山海經。穆王傳。與今所載。金石刻。奇字尤衆。而音讀亦各不同。故同一字。而有申公毛萇。杜子春。鄭司農。盧植。馬融。徐沈。何劉。王呂。諸讀。及莊書之崔。李。淮南之高。誘。讀。則人自爲一音也。今字書其能盡之。乎。余謂古之考文。不過形與聲二端而已。主其形。則點畫形象。足以括之。主其聲。則音律之變。清濁高下。徐疾少異。則殊以千里矣。聲不可窮。

劉子威集

卷三

上

則文烏可窮哉故有有其聲而無文者矣未有
有其文而無聲者也以聲從形則易以形從聲
則難徒區區守其一偏而以轉註該羣籍之變
此楊慎之陋也不能有所見而強相附不幾鵠
鳥之欺孺子乎鵠鳥近而狎人孺子終不能執
而膝踟足蹠不之顧也余意季朗之明悟苟能
通音於研極寤想之外則縱橫千貫無不達矣
創制裁化移改盡類惟所命之其有以大啓我
乎

劉子威集

卷二十四

古

與子循書

僕幸締交於君兄弟久矣頃罷豫州歸又且十
年得專意修業務自厚不暇爲人然所得可累
言矣夫士生於時以功名顯利澤足以惠當世
傳無窮豈非願與旣不得始以文章著文章者
豈逐時好爲人耶已哉僕覽子安書慨然思
命以道德其厲志如此惜未竟於年子約雅好
道家言自謂神仙可學然竟不登下壽今獨子
循在負天下名天所奉子循甚厚而子循所負

責也甚重自僕所以共千載於非子循曷望哉
然若今所相與特四韻詩較工拙於局隘譬千
里驥共折旋擊鞠駟駿未必辨且令樞工傳與
否未可知也卽令傳猶無益也奈何以奇氣激
憤蕩薄日月高厲霞露亦奄然同盡何以自異
於斯人哉且道德者有於身非以爲名然欲宣
述厥文明其指向非才之浩衍烏能暢哉故將
託無窮惟寄意書策廣陳天人微妙備極當世
之務勒成一家言尙其庶乎哉公精勤積歲制
作必宏遠可垂久但未出耳僕所願竭者則以
古賢聖雄儒其所見必特絕奇偉不相襲蹈勦
說上則王蹟霸畧下至誕詭不經悠繆之談亦
斐然有章故治方術者言人人殊今所欲論說
復何僂院拘滯必出一途焉豈才不可踰越昔
人或締思未密無意乎稀世之觀也抑以保養
不欲靡性精覃膈臆以空文自耗哉則若子約
所云者又僕所夙夜景企塞裳思涉者也夫物
則有賦命不齊者苟可促而短獨不可延以永

劉子威集

卷二十四

古

哉無謂養而敗滅裂而可無患譬諸中人產終
歲用之不竭可一旦費之盡而謂不由人乎哉
每思黃老清靜之旨吐納化鍊之術未始不投
筆棄書嘆惋踟躕者夫欲吾言之傳與吾身之
存其輕重有不待決者且及吾世有所褒毀諷
譏操與奪權於三寸弱翰吾所負既重豈可不
自愛與浮薄少年爭馳輕自發露以搖其精無
固藏深閤吟抗矯峻而爲所侮易忽傲此僕私
每腐心切齒而口不能言者公亦若弗聞乎吾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所貴不欲人之盡好縱有能鼓動群聽致顯稱
厚實且不足顧而況未能駭嬰兒終日乎惟知
希爲我僕竊自喜不知公許之否辭直情促不
知所圖公幸有以復

與季朗書

與兄從事最久情無不相悉然僕多忽忘願請
者數復不記憶去歲淮北遊時繫念況從此浩
不可期中夜思之驚嘆不寐所共厲者文兄才
雄倬衍麗非僕所望若其精理覈詰僕嘗得質

疑焉不可一日離舍此遠去此私所悵快慨惋
不自適者也所欲有謁且撫一二夫經傳周秦
問書此詮言之軌然意所向何古之法萌動於
中茫昧未顯非所思存譬水之浸淫因導之流
故辭假之手少復綜緝而已使坎未盈豈能強
決意未畜手能爲之辭乎故肆意而作緣手而
奮者善文也規似揣裁合變赴會融絡構冶連
類錯繪者文之牽泥未光也所以力去陳襲剝
削雕鑿必直致颺舉雲駮霆疾而含混悠遠英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慨靜學未嘗有意而法度在焉若莊氏綜辭直
無所謂而縱橫數萬言無不燦亮瑩潔秦儀睢
澤立談頃刻奇辨藻辭勁氣逸彩豈思構組撰
哉皆自然得之故敏速倉猝應機蠡涌其斯之
貴若其淹緩研吮采摭按覆則雖肆麗而典峭
越以譎尙不足難而況彼弛解穉淡散亂拙弱
若今之所爲者何算也且兄與僕力開新體首
闢莽翳何有所藉寄假待而小人大言過不自
媿翻謂穿綴又謂多故實夫不能解而妄詆猶

之可也謂之易而不爲抑何罔之甚哉且假能爲何不爲僕輩奇恣佚宕而乃守彼區區不足一笑而自謂能將誰欺哉故實者指事陳義固必及之初非藉此而工彼自不學而忠其與僻則必如彼而後善歟僕往爲詩頗咨淳父未嘗忘彼小人者僕輩誨導之多矣每操戈鬭弓何鄙之甚兄自今異共閱之勿輕語人也今天下半爲王氏學豈王氏才勝兄與僕哉故藉勢位耳兄邇者立致青雲駕說海內當復爲魏氏學劉子威集 卷三十四 七

不久矣魏氏學行亦何異僕哉竊所憤悵不平欲一洩曾抱以寄之無窮者不惜重言之夫涉世取位隨時屈伸兄之篤密亦似太甚雖鑒僕疎誕遭尤招嫉是矣事有固然無足深慮機變權畧辨識籌計神鬼隱幽世豈有能出僕輩度內者哉然不能兼得斯亦非慮之所及矣侃侃正議莊色峻嚴敦重風望不少假徇彼終何所爲蜴螯哉得失有分非人能爲煦煦和謹徒使潔惡恣嫚侮耳幸無爲鑒之過苟未然者願有

所復無惜

與黃清甫論金丹書

余嘗讀昔人書見其窮迫無聊抑折不偶則道然惋恨嘆嗟怨悔若是不已又將遑遑道涂謁請不舍晝夜是不獨躁淺爲之固賢而矜已者亦不免謂欲有以自見行其意不爲利達也其人不可歷指矣卽孔子固云吾求通久矣而不得則何怪哉乃竊見吾子所坎操如是所際如是所自處又如如是每賢而慕之以爲子固遠哉其於昔人乎又承方學金丹將憤世欲捐之與不復馳逐利榮顯名實無窮與抑游思廣肆欲兼涉其義究通之與喜方論採導引辨析諸家言綜述之與欲作黃金事服食變化解依於神仙之事與以子資明才性秀絕群類卽有所注神儲思何者不可徹貫然意子且英少宜蚤策業建樹功名取富貴權利潤及親姻賓客此豈無可慕者而顧樂此此必其情無復於當世泊然不爲萌起耳稿落壞朽勞悴困乏而無悔則

不能定其志志未定則雖才明安所憑恃徒爲
稿落壞朽勞悴困乏之嬰撓且不釋而又何暇
爲所欲爲乎故子之請非直謂子不能謂子果
已必爲之不耳此固無論壯少才力敏利亦無
論攻研學習厲苦以漢武雄才何所不堪淮南
精解天質尤絕古今皆能接靈鬼神博延海內
方術輻輳當是時奇篇怪牘靈書玄符何者不
萃至人若士西姥八公何者不集然以彼其勤
求之也而不獲而一妄男子遂得之此豈有所

劉子威集

卷三

九

賴與子之伯氏固好之乃銳意欲作黃金信怪
誣之說日夜與之此其意有所覲既遠於道卽
所信者可憑黃金可成服而爲害者昔人已詳
之況皆未得其術爲陋愚者誤又何言也未審
子之好之能若伯氏與進說者又將飾其餘而
薦之子之練化胎養畜火盜氣制秉之術能勝
伯氏與否未可知也則恐子徒好之而未有解
卽坐費日月若伯氏奄盡耳且道者糠粃萬物
術者妄希慕富貴而云點化若就則服以長年

此之謂塵穢之想而以異超陵之舉煩累之尤
而以幾標挺之跡兩者旣已分涂而今猶兼
得其昧不乃甚焉而以之事要眇恍惚至神之
道豈所謂也丹書之目子旣盡覽其傳於古者
語旣隱微註釋各自其意未必盡得指授而汎
然爲說者又雜出無所取裁卽葛氏抱朴可謂
近古而大要亦惟在服食夫服食可耳而使暴
戾貪黷之夫橫恣其慾無約已精修苦身刻志
之素而日服食玉屑因以長年固完壽命益濟

劉子威集

卷三

十

其饕餮而又以解化有是事乎故魏季朗嘗云
葛氏其猶未耶若黃庭叅同子旣服膺之矣今
又別求金丹與夫存息坐忘神聖旣不越此吐
納出入以時消息之使其神旣不馳散煩擾而
荒惑耗亂之矣精由此蓄縮凝固毓長淖溢化
粗穢而入清瑩去沉濁滋微妙不可指則其爲
丹固已熟假今胎養已成未解化而輕翔也或
有所俟之則有然者使不出此而徒求之外則
晉人喜服散唐以來服丹砂者徃徃致燥擾煩

渴使誠得其丹我之內不勝驟服之且不可而
沉金火相鑠其光炎可畏而以柔靡消竭之餘
奉之幾何不速做而興益乎即謂彼金石能久
吾與化之使然乎則必凝定之力有以持之而
火不勝水相濟以之化其理殆微邃譬諸草木
之氣可以已疾則金石者或能延永也理固當
爾相傳有餌之得仙者此秦漢所以求長生藥
於海中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子之力顧能求
之與若猶襲伯氏之故也滋可笑於人耳今世

劉子威集

卷二十四

主

之學神仙則無若僕之果矣外不顯其跡而陰
所修習又不敢昌言之其於飛景御晨佩服想
注納嚙胎育書所記言方士所口授意傳默喻
者亦畧備之然未有以大濟於衰顧爲之不輟
猶俟有誨余以所不可知者則未敢期若謂化
黃金方亦已試之累矣世果有之余已無意人
間豈尚有貪繫耶顧不與余爲之而復誰俟獨
以黃金成未必可以致長生而仙籍丹檢藥笈
未知分遇何如藉令名山川岳瀆有隱仙道術

可從之遊吾久欲決往以道路悠藐勢不得獨
進得其人同志相與裹糧並趨不復以跋涉勞
苦艱棘爲阻則荒遐絕域幽險何者不能至于
豈其人乎能不戚戚於當身之厄而寬弛自放
於淪晦無聊之日少壯可爲而遺謝如彼古之
所謂賢者方遑遑求之而子加之數倍明志微
悟吾舍子亦誰與歸故因子之請特欲引與同
事子其以爲何

與徐生書

劉子威集

卷二十四

主

徐生以髫時與予從博士弟子累噤有司之舉
氣愈邁業亦愈益進從之游者亦日盛乃徐生
則有慨焉予謂之曰子知夫釣乎夫順流而投
之迎流而浥之洋洋然隨而上者浮鱉也噉噉
潛泳濊濊渙渙濊濊倚於中流者魴鱖也摧波
狎流奮鬐揚鰓鼓怒呶哈者鯢鯨也故夫童子
之釣屈毫芒之鈎綸獨繭之絲竿篲篠餌蛆蟻
垂之汪中水波微動引魚喙而出之小鱗蔑魴
之屬隨釣而得矣逮夫江海之上龍伯國人之

徒揭建水而竿之綯巨絙以爲線簪五十而爲
餌鍛金鐵之上齊而爲鈎投之乎若滅若沒俟
之乎若存若亡不可以意必取也及其中鰕鱗
之腴鱗挂鱗甲而不得去躁而激浪湫沉泥而
觸洲嶼崑丘倒擗放極乎玄冥然後蕩而失勢
折微波而耘矣其獲非曲梁之鮮也其期非朝
夕之頃也至於渭水之側臧丈人之屬其竿綸
以道術其釣餌以才智以千百世爲淵以萬方
爲魚以王業霸術爲鈎冥志乎無有而游神乎

劉子成集

卷五

圭

至虛其精之通感遂寢寐於聖王建八百祀之
社稷因亦開土命社列營丘之封其獲愈多其
效愈遲蓋踰八十而後遇也釣之道如此今子
將安所出乎夫進不量力之所任貪所獲之過
當故有汨橫波而偕溺冒驕餌與同覆自以爲
欲之從計之得也而利不盈皆害溢於躬所求
者不可幾而見笑於狂夫呂梁之水者何限也
夫操千金之璧者不投飛鳥於株林希玉璜之
釣者不視鱗鮒於潢污彼以其腥臕之獲而傲

視當世其肥之養直微眇耳而與負鼎之臣投
竿之叟誇其榮達利進是何其相背之甚哉故
云發齒吻形容則伯樂不能必馬察淵色青黑
計所獲多寡則詹何不能必魚挈載竭澤而後
知網羅之放失者效之成事也登車就駕不畢
日而知駟駿者要之末塗也故不知事類而輕
笑者衆人之觀也免就功名而卒償所負者有
度之士也不強力夙夜而視景蚤暮君子謂之
偷奈何乎不自厲

劉子成集

卷五

圭

與太僕書

公每歲春秋節承祀事輒下車訪咨僕鄙人也
何足辱明公知然佩服之日久矣缺然何以仰
酬竊惟明公身備九卿爲

天子所禮貌法駕將出親授綬當御顯榮極矣
且中外佐宣揚業樹功尊疆志意其所建立尤
彰彰著見於世矣年未及遽自謝罷猶可一出
用其餘以匡正國家卽無論所至今堅卧不動
益勵清修之士風素卓絕聞望甚高敦其行義

節概以風喻在野有介亮莊穆恬遠之操其爲益豈待言哉是明公履篤備之美居章盛之譽而坎然自忘切下士之意顧僕何有而能當明公哉夫士不庸於世垂空文以自見此非其計之得者也使所述著審於天時人事備徃代衰興之跡爲來者鑒戒或禮之微幾乎絕熄上以考先聖制作之意下折衷群儒歸之經法雖未能舉此見之行事明王作焉有所徵信是則終年窮日所研吟耽味湛思深默而不厭者也何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莫如管宴若管子書爲太史公所稱其治齊之政備見乎辭晏子主乎譎諫其言無非道訓典以救景之失至呂氏鐸氏虞氏春秋惟呂幸存推明月令以寄時政申不害語微見者皆主刑名韓氏書世多有之其術以刻覈明事情商子之開塞強於農戰鬼谷之飛箝用於變詐老莊淮南其旨畧同此皆著書之盛者後世莫敢望焉而道亦不相爲謀未有無所主而泛焉爲之者故今之士退無所事思弘萬世之業其於當身之事復有所畏不敢顯言得失或微其文以見於後然所是非能紹明世本詩書禮樂之意乎又不然則考論行事推原時變質詰疑義究解象數爲後王法則雖復放言自恣猖狂孟浪而卒歸之正無所褒毀刺譏而至其予奪向背則嚴切深峻不阿意比黨以徇當世勒成閎論讜議藏之名山川以待訪求嗟乎此豈易言哉亦何可爲不知者道也惟明公數見就語或移刻未竟亦豈有意於此乎此希世之舉也僕願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在下風惟明公之才何等不可者語間多主風詠夫陳詩之義亦何異立言乎若其意易見可推行者則莫若書何仲默云文衰於韓愈氏非韓氏能衰之也韓氏倡之宋人和之故歸咎於爲之倡者今天下日靡矣士大夫束書而藏之卷舌而不談藉有好者復不能別售僞以詭名譽者紛然駕說且肆其憎嫉妬媚而自崇其蕪穢漫濫若讒子弟妄意橐中之藏者多有之嗟乎弊至此尙何言乎夫實未嘗有一日之力而

劉子威集

卷二十四

志

繆爲謬論將不悟知而然與抑并已罔之也宋人者大盜也然猶竊取於古而蒙其名今之學者反以病人之多聞而博綜廣引則見以爲僻晦古文奇字則見以爲奧嚴宵渺闊喻則見以爲誕節恢詭縱肆則見以爲流遁幽舉險危則見以爲橫失故今之文多出於掌故家而且不能究通其旨泛覽箋疏固陋如此抑又何云且漢以來儒林文學分爲二途今其俱亡已乎且文而欲求合於時務有所稱譽則無以文爲

也僕嘗上探極遠精稽靜宵察玄度之遷流窺乾曜之經運察曆象以審聲氣考五德相勝吹律覽步按河洛之文以知古今之故間者發爲文辭流俗疑駭學士猜而不能信惟東海徐公緝數稱道之以爲世所希觀豈獨爲之難知之誠難若其淺聞而適圖言不文舉不華進不可成行而致節處不可見美而示情然有名譽於世游道者依以爲稱緝業者不敢誹指也則是惟崇黨乎貴勢者翼卵而機矢者也孔子猶云

劉子威集

卷五

志

自季氏乘之以車而道益尊彼乘其位勢而以攬天下惟附已者爲賢相與題似鹿之馬以千金樹人以遊於上下於何不至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如其引黨以封已專以爲名而不顧是誠詘於時不能與較然能服於心無所刺非乎夫隱約者欲通其志固不因時所去就而發憤也操三寸弱翰隨其後收責於百爾君子使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有所傳述華衮齊斧存乎片言是豈不爲重乎哉昔司馬子長自託於

上大夫壺遂所聞僕過不自量欲有所論次亦
竊自附於明公且今之明習故事多識舊章達
於詩書禮樂之意者舍公其誰哉是以願託青
雲之士以共不朽公而讓焉安所望之矣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四

劉子威集

卷二十四

手九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五

長洲劉鳳子威撰

碑

盤門重建猛將祠碑

上章敦牂之歲裔海之人而乘權執政柄爲謾
言惑誤取舊章不揆置悉紛更之故時患夷寇
侵我海邦設戎備甚周則以爲無益撤之然徒
衆素廩於公驕不能食力能聚不能散又業已
罷屯費所出咸裁之矣欲復置則不知所以給

劉子威集

卷二十五

十一

或教之一切檢括用興發例因以大擾遂及祠
宇皆折閱入之盤門故有猛將祠尸祝之久矣
神亦惟大庇庥我一二間族我歲時樽俎宴豆
里父老爲社而歸則相與告無忘神之惠或有
以乾餼之餘嗾之使估其值遂廢不祀時則患
畜比作無所請命民復相與走其地以祈久之
遂各以其私市甓與材棟宇之視昔穹壯倍余
居去之百武而近觀若廢起慨然以思夫世之
紛厖孰可既乎神者寓之恍惚實鑒人之善敗

以爲之兆者也固能禍福之者已而又非人之
所能及也且仕者惟典司人神則固將以禮
命致之其非有常祀也不籍彼其既舉之莫可
廢也亦無寧惟是民所崇神將依之矣而吾又
可替之乎傳有云神之至也各以其物無亦惟
因之而又何矯誣慢爲不然鬼神之情狀又
可與知乎而吾寧與之爭明又焉所不壞而利
其腴入之乎此爲慢且雷不敬孰甚焉而以屬
於民則非所以遠戾而弭其苛慝介之福也故

劉子威集 卷三

不再歲而復者人情之所抑遏若淵潰而趣至
焉其又可壅防之終無所底乎於是鼓舞於祠
下者且相與樂其成謀所以徵之遠者曰必著
之予按神劉氏傳列者不詳焉且旣曰神之矣
而又何以載之乎夫古者取民之精爽不携貳
聰明能光照徹之者爲之巫覡而又以先聖之
後有光烈能知山川之號者爲之祝是以至之
日卽知其神今神能照臨我民而始終之顧能
知祝號者委之俚巫而世典者失其守焉則雖

欲寵神其功以彰示所奉亦焉得而悉之第列
其氏姓之所出壇墀之趾屏攝之位與所以更
置之由且不攷卜而協焉旣監之矣人同其
力而務焉又壹之矣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西方
之書實云故德之興也神降之以馨其百嘉無
有不蠲以綏穀獲歲逢其福康遂我民以祇天
之休尙何不弔不若如昔之泯泯焚焚不幾於
雜糅失其聽哉於是作禮神之詩曰青雲衣兮
遠遊翔白霓蓋兮惟所襄蔽日掩曖兮不可詳

劉子威集 卷三

隨風雨兮上下將將貫吳兮通駿馳絳首纓
兮瓊瓊現肅光氣兮奄晝靈威靈怒兮鬱崑嶺
鼓淵淵兮誕威侮憤墳墳兮終以武慘昏霧兮
神不多出入宵冥兮焉所視桂旗嫋嫋兮抗雲
旂長矢天矯兮著於丁寧白日墮兮心可懲咒
爲車兮何馮馮莫瑤席兮芳旨靈倏忽兮下來
迪爾剛強之翩翩兮不過其紀孫獨有此載祀
兮云如何里

陝西右叅議盧公祠堂碑

古者將營宮室寢廟爲先大夫先廟士先寢後世禮不備其有能舉之者非沒而人思其行業功伐有不可忘則孝子慈孫之不忍忘其親於是始有別祠者矣若叅議盧公蓋其有焉公諱襄字師陳少時好讀書雖從舉子學俳偶語時習爲古文辭里長者驚目之然獨器其才廉利沉至於當世務究切得其隱淹綜可推而行論覈深次要皆中綮非徒爲無當辨說故取高第去三入曹司其爲名法禮樂兵勢形便旣所精

劉子成集

卷三

四

諸法署則論當以平允稱祠祀則能用典而加敏焉司馬屬則按軍實申節制至下請室直氣無所撓由此名赫赫在庭中無出其上者被命典試事豫章貴要寄請其子拒不應其所獎識得人居多且所歷章奏皆主公手故事當遷卿寺而竟得陝藩未幾以御史府君變遽歸竟哀痛不起公於孝友自天性兄提學師劬公幼則從授業特相親愛先卒公撫孤追往兩室如其家範敦睦風訓清素雖兄弟繼起榮位顯貴

於時可謂華耀而家人輩皆循飭謙讓不異韋布單寒之族生產無所問邸舍無所闢惟益嗜書見有異本多就寫錄爲文嚴密有軌裁不妄許人視今佻浮真欲唾去詩亦直寫骨髓卽所遇境不襲人一語有集傳於時子應坊領癸卯薦而姪孫鏐薦以甲子其後方繁日興未艾應坊之賢不啻其父紹述前志益伉以顯廼隆慶庚午中丞建昌朱公大器來撫吳未及下車而先訪存前賢遺烈行事表章之以風來者於是

劉子成集

卷五

五

首及公謁公阡展禮焉嘆息久之惜未有祠宇以瞻式崇望時宰邑浮梁張侯德夫明辨枉正示民趣舍與公意協且俞咨故老論議皆謂當有建立方揆卜管實相高據之地而官之而公之子謂是宜子孫所任不足潤有司且吾將朝夕衣冠拜舉時享焉以吾姓而視鄉人之思豈後哉故攻之尤力不踰時而棟宇俎豆儼其成列余得申觀儀刑仰而嘆曰世之趨變其有既乎以余觀於弘德間風氣淳厚其所產才沈毅

雄繁簡重俗亦敦樸樂易相與力業無敢妄異
以偷一切固諸君子維繫風導有所則效若今
陵踰冠履失措豪俊不敢出氣而處士以游俠
盜名橫於鄉所好非真安得有若盧公輩以剛
凌俗格夫佻險器誇復返其初哉夫文質相變
代有損益而中丞公以巖巖風節矯厲德緒夙
承嘉名思其舉士江服猶有生氣故特表崇示
所尊敬則扶圯墜覲貞風自茲始矣爰勒金石
其辭曰

劉子成集

卷五

六

懿懿烈微誕德優崇昭世垂勳惟興叙功匪逸
載荒敷時摯隆峻切亭峙云齊岳嵩操植克允
建於家邦叶上用詘啓姚疇涓於官選造茲勤
豈伊賴寵叶上柄臣圖藉我則未庸人之永思
道可以風歷是有年尚於能徵叶諸惟監作撫
遂賢教忠縣道秉宣罔不是興叶火懷舉秩祠
寤起自躬達奉禮章煌煌茂融緬茲泯遺明燭
是通昭慮侯矯變以祗窮舍爾不甄盡余觀方
叶身越有願聞降我軌宗嘉則用答孔俗攸同

延惟本枝丕光嗣鴻將將奕昌未忘敬恭系之
庇遠我其作頌叶

孝廉凌玄雨墓碑

夫才其難值哉烟組之始得其粹清者曠時而
一邁然養肆成遂使越於有聞非醉祐顯乎有
以篤畀之不忘其何以及茲永世哉故天闕摧
折恒爲才患而畢其身逸樂不遇危害者多庸
庸無所取舍豈造育者奪此與彼哉夫以其得
之難故悼恤懷惋憾感軫傷必爲斯人重憫而

劉子成集

卷五

七

於彼直漸滅燼盡復何算爲若外越接壤大吳
是多生奇偉偶儻非常之才繕部凌君以仲子
潤初瓊異蚤世圖所以永其芳金石用介余言
余聞凌爲逢伯陵之後出自炎帝始於陵氏去
邑爲凌又衛康叔子爲凌人故爲凌蓋遠哉遙
遙不可得而詳代爲著姓至賢高皇帝時治中
生晏如官都御史再世生約言尙書比部郎生
迪知是爲繕部母包生潤初字玄雨誕英嶷之
異稟含齊肅之淑質至性得於簡受羣友發乎

自然甫就傳卽誦默識九歲解屬文十二窺見作者意稍厭時習頗欲振厲究於典籍之塗游思義輿時有述綴藻發穎絕人多目異之比部公素嚴重子孫無論少長相對色凜凜皆曲躬卑敬不敢妄一語獨玄雨時謁應對淹雅趨進詳整公每爲顏霽嘗以王文成所射策令業之畧覽卽置公作色曰此不足孺子耶起跪謝已得令覆之卽疏其義且指撻若其所者不乃未善耶公喜曰兒大領解卽自名其說何有其

劉子威集

卷五

八

所嘗置石匱穴中是多古文不可讀臨安佳山水多仙人芝草見物有禁方者吾從之雲霞曠莽間可排闥觀清都豈與彼較所得尺寸乃自放湖嶺間落拓稱狂生其慧達若此竟益病亟歸客來者戶之獨所善猶爲強起宴者揚生負氣不能下一見卽解衣覆之歲時存諸姑貧者尤謹問遺其施予若此兄好古見輒錄之玄雨尤善鑒有善鑒者與有家世從籍人給其兄玄雨止弗較曰客謾爾寧失故舊歡其友將就試謀於玄雨預爲文窮晝夜援毫屬暑且病不輟人問之曰生貧甚得無爲緩急乎其交友若此顧已病聞兄病必作力起偵視語及兄則涕出曰天平何瘵瘵吾兄弟爲也兄間鼓琴恒恐以好音致損歲侵有以廢居告者兄已謝罷之復寓書規以無傲天幸毋憐當厚分與財輒遜其兄其友恭廉讓若此迨病劇欲授室慰之執不可慮傷親意私與兄訣曰今茲不復年矣兄泣則止之曰無爲也且何益兄弟比病而弟行

劉子威集

卷五

九

死兄奈何不自愛死之夕猶慷慨謝其親恨無所建其處骨肉之間死生之際若此吁可哀矣夫以凌所憑籍甚厚宜有異才出焉以廣固章大之詩所謂永錫祚胤者有令才之謂也今玄雨如彼其志意使究於年當不知所底而竟天死豈天之爽精燁耀不輕畀人暫與而遽奪之哉抑無所爲爾是偶然者其延促亦無足怪耶昔終軍年十八上書闕下天子改容禮之亟欲自試雖竟死不效然其所當值亦足朗宣與嚴

劉子威集

卷五

十

徐輩並稱可謂不朽玄雨素憊病不能遠適憔悴患苦天其天年使無所表異於世其又何酷耶況慘毒之懷莫甚於戚屬卽兄湛初述其事蔚且有文可無憾矣乃詮次之以繫千載辭曰衍衍昭裔有遐德音賴寵不惱其繇孔歆天啓胤哲奮矯厥心惟秉昇純庸不祗欽欽惟伊何協於休夢熙慧云載置敏是綜夙夜疆志勵玆洛誦誕發綺華成童已雍攬篇著裁從容藻諷超超茂資貫於諸仲粵遵初服聰亮疇縱猷高

至性確矣藐穆脂凝匪清溫乎如煥儀此和令寔介昌毓紹允乃俞丕緒所篤無以少少無以勿勿若澤吐符後來稱秀未就羈鞅若決若驟茂爾逸騁孰知其哀含摭沉曜雲興霞奏戾斯眇孺溢於支膝湮賈我良按登路履恤哉惘昏非所宜邁曷用悲乎逖爽貞祐孽而不遂尙猶有臭雖欲弗殤冥漠焉究淑凡作誄蒼舒爲偶翳翳者光泉壤與久融撰昭琰樹之塹首嗟爾之生可以無負

劉子威集

卷五

十一

俳體

瑞光寺碑

夫視聽之表非聰識所謀墳索之外豈名言能及況乎掩覆載之會弘彌歷運之終始捨生滅而常存離心想而自見此神聖之所不能窮而學地之所以兩絕也是以如來最初之甘露普弘通攝誘之端無方行衛沙界可窮莫非刹土法化所被周盡開提相望支那拂空冥而拓宇盤桓江漢嶮雲霓而開席豈與夫時當移謝不

能無與墮倪事有遷改政復因之隆替者哉蓋
皇矣之極宮巍猶資功德九疇之能秩敘允在
進修炎消六天之障寧關飄淪會窮元二之厄
焉無覆蕩自非道力所持威神自在則何以英
坤維而位上下領江海而定兩間故慈漸萬有
義絕來稱妙辨三才力難圖議往記所載有溢
於削方則述詠厥文事歸於傳譯矣夫應等正
覺者語所兼善則萬行無遺究其精蘊則一切
不立入微塵而不能析其理文字宙而不勝舉

劉子威集

卷三

主

其詞不可以意度測不可以緣境求雖所證知
皆爲幻妄悉其成就舉曰無常是惟究竟之義
乎夫戒旦初分則晦景生色惠煦纔引則玄谷
含溫佛以種種光聚百千日輝散微四天普現
六度故大地震湧恒星不見標三際之真破無
明之結馳六通之馭解顛倒之惑於是寄滴水
於巨海稽浸而消流自如托流轉於千億窮劫
而徧體未沫轉識爲智復空何所空知合非覺
亦有何所有凡目所接是生色塵色塵何知由

已分別則心緣境立境因心生謂心卽境則心
非在我謂境非心則心胡爲體心與境二識生
其中有體無體在中非中離塵而無是性有斷
滅離塵而有則何名漏盡惟捨此之妄緣求不
還之見精見非是見妄亦無妄非性自然亦非
和合明見兩者云何有畔漸頓非以求入半滿
由茲俱遣此精理之甚深而照了之最勝也故
示奢摩佗路而俯引群迷設不可往喻而誘接
凡聖唱無門之密因以廣著心宗運法忍之慈

劉子威集

卷三

主

力以普濟輪切語其功用則棘首不能舉其算
研桑何以計其蹟矣由斯而談則拯溺於人心
與網維於世法緣化於無爲與夷難於締造非
惟冥運相資誕啓於幾垂且功用相發並行於
亭育自熙連遺教二部結集分流競驚者豎義
以相詰難聲明解脫者應機以標淵會始由初
地以及無量諸禪總持於法藏蔭九地之慈雲
入禪於滅盡等千載之長夜故使應身百億現
無礙之靈通波旬六欲摧薰染之報業夢寐神

人肇精感於東肆空來瑞像遂幻化以順緣孫
主以不禮招殃晉明以傳寫蒙福傳毅通人夙
生所值摩騰神足翻譯迨茲自邇慧錫振響嗣
風徽千道果法乘高舉備欽挹於人天八萬四
千輪王蘭若三百八寺南國浮屠象教之興歷
代無改瑞光禪寺者吳赤烏年之所立也控引
山河纏戒之所經絡襟帶都會八方之所走集
俯瞰郊堙則東南鉅麗旁引數澤則滄海夷衍
信江左之勝地也光相空翔入烟霄而晃朗卿
雲煜燦浮香界之霏微天瑞有四其來舊矣夫
幻住者以電影爲化城宮闕法趣者以智水爲
佛土莊嚴若乃寄工巧於推琢豈有不藉經度
而隆崇者哉寺之重緝也當我

劉子威集

卷三

古

大明 累朝之熙洽列辟之誠勞然門觀廊廡
尙或闕如二千石太原王公道行之來蒞也誕
義解於英年寄高遠於淹思酌古憲而平政爰
清淨以匡俗道韻所流游於域表神明所發溢
此區內凡有廢隊孰不殫舉以此寺制作缺於

未竟前構幾於將隕遂今所由嗣而新之時則
明英法師叅味幽奧盡師資於行學辨覈枉正
誓迴禮於台影既虛往實歸和銷累盡理懷淵
達邁興公之稱竺護境範超越異仲文之挹支
林入寂照觀數逾寒暑寢興持講獨高夏臘乃
披榛莽以考築慨以闡揚爲任叅眡景而措規
非以補治求福九流依向四民忻悅令辟丹堊
雲蒸霧集盤木文珉焱騰景附遂建天王殿於
前而中貌以慈氏佛翼修廊於側壁列以應真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像夫諸苦輪轉非剛猛不能斷遣群魔燒害非
威雄不能摧殄求忍精進非勇激不能奮厲拔
拯淪溺非桓武不能致果積行刻練非驚強不
能堅定瞑悲驚怖非壯毅不能敢決故破惡滅
愆爲入道之階級盪海夷岳成慈忍之禁戒而
此四王者昔於河邊奉鉢已增平等之慧洎於
滅度受記親承持護之音各於其方所有闢爭
忿競讎怨觸惱災害流行離非時之沴寒暑毒
滌逢不善之咎咸施以無畏界以休息去狂越

之曠悍得惠暢之恬和所以固誠信而極流通
功孰有加焉者也若此五百羅漢圍繞贊嘆爲
佛眷屬神通游戲汎八解之泉多聞辨才妙七
種之德毫端不動納世界之無窮微塵俄頃舍
須彌之成壞性等摩尼韜虛應於法器心同一
月廣攝湛於真如復有四大比丘不隨滅度十
八弟子別稱上足闍者窟山開而隱迹觀史多
天昇以修習聲聞三昧緣覺種性並得正受涅槃
謂人無我及法無我皆已一切通達觀茲旃

劉子威集

卷三五

七

擅刻寫煥寶相之輝煌香泥圖範炳仙容之肅
穆丹綴飛光金缸爛於壁帶宛虹遙弛銀繩耿
以界道落陰蚪之穹窿不啻匿王於往代奮燭
龍之靈燭可埒祇苑於當年香煙夕臺聲投體
而祈懺韻法晨宇覲作禮乎導經面四衢之葵
壇導獎有來奏千樹之璽瓏隨方弘益孰不生
希有心於霍悟厭茲火宅銷未來際之埃垢願
獲菩提銘曰 邈矣皇始紛綸未垂首惟火風
丕乃迪造清濁剖分萬類形肇三灾流行劫化

悠藐淳質斯薄滔黷以矯苦喻海深塵方岳小
情瀾旣昏識寶無曉習氣所薰是惟浩漵孰謂
知擇而甘荼慕孔熾荒度精用倣擾如藝確華
雖獲則少簡此大悲奄乘運期往記所懸聿來
於時示現迦衛誕跡伊犁肇撫千億三界是毘
式譌天人窮未際垂紆軫皇軒擬息雙樹藉草
帝獻衣染神傳礪行六載攻苦休哺精忍降艱
靡竭嚴固顧此宿因道成亦寓方以津梁一切
求度大地砥平堆阜焉措巍巍釋梵超超輿輅

劉子威集

卷三五

七

咸來在前証以法付妙飾自然天花種布澡灌
烟霏祥河零露爲餒烹糜福感女孺炳此霄晰
抗爾康步悠然帝先遐哉可慕九貫興心四魔
惶怖如華霧淨若月空住濯粹沖池凝和玄素
默顯義林靜標仁而涵蕩冥筮皈攝萬趣非滅
官知焉取境遇綜畧規繁虛藏方履名數孰存
幾用空注絲綿何有塵壘焉務卽之豈遐遼不
可泝仰藉安般頽頽草慮遷變倖徃綢繆調御
揭負崑陵峻誕其庶量測所窮裒廣非據登格

惟緯爰出太清真詣始際實稱妙明領宗二匠
寂寥希聲智炬載燭獲隨器盈乃作朝警徹我
願行一音所宣醫不信誠惟私諂貳怙茲忤情
切利官殿日月天子讚詠長聽聞法彈指給園
英舊淨土人士弟子高足梵志鏢腹秀流渙啓
苦提眷厲恬以飛光沐以薰薩乘風和翔熙怡
若淑流浪靈溪逶迤乾竺廣運陶鈞茂時敷繭
所有世界舉以合成是中化佛皆王舍城充斥
比景周徧寰瀛絕奕霞散軌沕雲蒸脫屣五蔭
伏軾三乘洋洋法肆融融戒燈塵軌高謝世網
憑陵黃中孕育易簡澄凝三達空洞六慧闡弘
大拯交喪永窒隙崩汨天襲夏我是用矜揚筏
彼岸援手誕登獨下金鏡潛引玉繩廓矣遙漢
非藉階升龍象驅駕神足騫騰倘罔圓照嚴密
所應降生補處牒有代與接以正末大小殊稱
有明紹隆與天蕩蕩化肘更新玄夷重朗並入
不二交馳絕鞅韻往靡屆虛流成響疵類消液
昭度開獎高探靜域如游非想治理俱泯神功

惚恍迴覽覺途四關塊泮奮迅長羅通申一往
業非有待日崇以長法亦無門詎逆徂兩德山
峨峨緇林奕奕江介維服吳都宛渾翼以雲棲
琳館青瑋儼來戾止燁如秋電璇階豔蔚壁帶
流眄捷獵星峙摧萎辰薦列講通谷開筵斥甸
偉茲宰階迢遙綵綯連翩飾補靡所不繕有業
者躋緬彼絳殿芙蓉晞景珉瑤沈炫傾陽翳輝
神蒞繾綣隅奧冬煥陰墀夏霽勢涌駭鱗基浮
曳練遙映睟容彤彤石院俯心奚貴儒首并賤
無學證品輕譬縷九極三摩地深四阿含綱維
世諦未入泥洹載哲言蒞歲月其湍愛河可竭
愆浪足殫蘊景幽岫結葦中齋勤求無上揮想
涅槃金策此振內文所貫錫渡東旦幢揭勝壇
聲祀罕邁騰芳義條

瑞光寺禪院建藥師佛殿碑

夫貞乘上義者廣啓妙門而導獎凡識宏立法
願而饒益有來障染祛多生燒累大破無明欲
蓋撤無始幽蒙用砭美疾蓋七住五習既天人

同稟三悔十懺爲疹戾所膺故拯援掄濟販調
御和銷照導捷拔賴希夷化肘自非大悲慈力
隨方善救孰能免斯昏夜而獲此恬和者哉是
以薄伽慈利爲情故以垂誘昇殊翹請因緣境
以汎除憫浩劫之涌蕩殄此餘殃起沉痾之瞋
迷溥茲良石由此愛海稽瀾出淪胥於滅頂意
河津淚迴襄汨於溜心誓以沙界可窮要以博
施不置灑涼露以醒瘖醒灌醍醐以療疲瘵傾
滋液以滌滯壅挾脉髓以起躄廢審表齊以攻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惑亂平泄注以除顛倒治結絡以瘥纏綿驅厲
淫以蠲蠱慝使一切漏盡痾癰不產諸苦攝受
毒業摧散乃廣說法要極陳功德世界以琉璃
淨名佛號以藥師乘化觀其十有二大願盡悉
生以爲津梁而十有二大神復著威雄以爲營
衛功參皇育遂斯世以安般得度慈攝琰魔濟
羣有於昏墊放逸九橫所侵破壞欲樂者皆得
清淨斷遣七日受持勤向正法者卽今危厄度
脫是以崔嵬宮殿蔚煥寶空錯落瓔蓋倩耀法

世整宇開構飾以瓊詭自然八億懸制模以無
爲神匠奇華風飛於逸園溫光榮鏡於逝川幢
旌無待而虛翔法鼓自韻於淵震捷推朗發以
雷被瓊扇無關而雲啓玉醴導芳於義林旃檀
苾芾於蘭吹靈韻四達於音海談騰沛浮而激
清無學讚詠而忘味果乘投禮以廢筌慈澤響
格於探契照悟默成於妙明固人天之所欽向
而忍土所以保綏者也而此郡瑞光寺者尤一
補道場諸佛給苑前以歷歲久圯有比丘大震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來自海虞薄寓丈室力并鳩度規致緝繕緝絲
翼以序興光相由茲徧滿乃於右別構禪院方
更圖營補而震以戎事作遂出身衛法奮往蹈
難其徒道證等夙承師記日耳末命厲行精齊
刻肌治練淳風穆如前構鬱起遂於院後闢建
藥師佛殿三楹中奉慈像及二菩薩而十二大
將侍焉夫降化無方則繕那於焉充斥示現不
滅則真域所以炳流況微妙大願身光以相好
洞燭莊嚴以琉璃周徧用物與種智無盡外道

以大乘安立戒律聞名而得清淨劣根持誦而得具完衆患逼惱而此焉醫藥身相厭離而是焉轉化出魔胃以梵行超厄難以無恐法味以足饑渴妙衣以慰暄涼是則神功潛運輪構速於不疾留影空翔庀徒歸乎曷有雖行檀長者時有發心而宏通遯語本乎初教布金界之威容量等日月成三摩之妙因業扶宇宙鳥注和滋絕天梁於河上象化埏埴準華蓋於宵中固經裁考卜若有相之而弘開冥立迄非天造者

劉子成集

卷三

三

哉至法施與財施務在血誠則半偈之於滿室皆是總持材建所由別有紀者銘曰超超義解惜惜域表空有何名亦復覩宵緣因對立號以法紹抗三界尊勝業所皎藥諭瘡療師揭昏曉嗟此沉荒洞彼昭了執惻蒙瞶挈領惟標瞑眩焉施匪用介召流離二孺矧斯瑣眇遊理自然永斷魔魘恟恍大宗世法徒勸矯氏顧走季梁邑悸假塞上醫此惟七治揖謝黃軒飯瞻十地虛墓靈育涼扇億志泯啓七觀玄池濯累並得

本住允妄非試前滌誰功吐此淨餌迪所格思
還不退遂緬若云觀卓哉有辟荒度惟始於何
式茲儼斯化庭峻由神肆條若龍伸翮藐岳峙
班爾心駭機捷疇肆質華以中文木栗緻無取
確斷周皇密垵崇深既宜衡縮準視象設妙嚴
天飾偉異騰足措規刻旃縈埴寤寐精感神通
現示化佛右遶龍藏巍巖花樹樂音光聚圓瑞
定外赫燦風際摧歸法應須臾無往不莅功映
土社慈漸愛利咸獲淨心垢染捐棄消諸疾苦

劉子成集

卷五

五

戒品成備歛渴內冥聞法強懺舉此世間非所
思議聿來惟祺安不煩寘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六

長洲劉鳳子威撰

墓誌銘

麓隱魏先生及配周氏墓誌銘

予每從縉紳故老考論鄉之履行敦厚長者必首麓隱魏先生然恨未之識也乃獲交其季子學禮從而詢君之指意行事則又盡得其所以嗟乎今刳朴爲彫淳質殫矣若斯人者所謂備道君子其何得而稱焉按魏之先出自高辛氏

劉子威集

卷二十六

一

觀詹伯之辭於晉則自夏而周世有封土至宋季越遷於吳有曰某者君之曾祖也是生二子長曰某某生季子曰某則君之父也母曰徐氏君名某字某生有異稟加以累世植德深固宜其勃興然卒以隱約循循退讓不苟於世顧其所自立強直廉毅專以惠利急人之阨遂存亡死生之復儒亮不任氣俠人有持君者曰奈何居鄉使人倨齷若是卒不聽謝未嘗操奇贏問生產獨好散施故益落落以彼其才游於時就

功業何者不可而若此此其中誠有所執賢者豈易量哉配周氏曾祖某當

章皇帝時徵拜官父某母朱實以女德競孝睦於宗黨內外無不得其所者卽有猜恨亦自相與解去言弗聞於外而里之爲婦若女者咸自矜厲曰而獨不聞周夫人乎至利害人所易動尤不好機祥小數有所妄覲其見亦不凡矣生子女幾人曰某曰某語曰不觀其始觀其終予不識麓隱君而見其子若博士君者修立不啻

劉子威集

卷二十六

三

其父而季朗英縱殊絕以文章當一代才是足以不朽若矣況門戶方昇威卽貴顯數十世未艾非爲善者當食其報耶君生以成化甲辰某月日而周生以癸卯某月日長君者一歲而皆年七十有二云

銘曰惟魏始建實以國系違宋之難始於吳莅爰自姑胥居閭之澁載其明德以克奕世伊惟王祖用光厥裔履尙素純恪慎專惠赴士之阨不乃有覲若彼餽金抑豈爲利逮於王父越有

溫懿恭儉以承是隆友悌有呱惟孤胤予之季
孰長以字惟予之視舉爾賄遷標襲以遺邦君
大夫高其行義顧慕向之曾不可企爰旣厥考
亦用不試弘風載籍該明六藝時操削方輝掩
赫踴償彼縈裝糗彼單瘁匪用以市易言其自
乃篤生君迪此丕嗣保膺茂明繼修前勩芳顏
振發幾悟高詣體故清勝氣亦卓厲穆彼馥風
弗庸以異雅暢其容融融洩洩晞光玉舉敷色
金粹默以沉幾不見其際檢正斯存允茲識器

劉子威集

卷五

三

宏哉有斐易用爲懽九言是咨八行以類孝于
厥家靡不敬肆鴈鱉莫庖其忍所嗜恒慕在中
吐言俱泗永惟風興庶幾不墮學綜群書時有
深致斷簡庾詞勾注以意不徹手披寧眩腹等
懸所領解義隱而肆或以構妖中夜恣睢猝無
動容惟謝不恭休茲慕賢格於精思居嘗服膺
不以造次仁心爲質燔券通餽含有子忍下造
萌孽縱視力所及咸欲安遂損概以入無糧亦
食彼興亂者抑又何刺罄折請謝則非所悉却

行掃軌動必擇地客有嘗君悅以都麗嬌女曼
姿善爲蠱媚神與目挑亦何能已計君以趨出
遠之若厭中自弗汚奚爲抗志時乃爲酒樂匪
由醉爰遇歡伯亦逮酣恣翺謂獨醒興其狂戾
非意詬訾座皆側睨君乃夷然言容益遽犯順
不祥終以自殪越賈行歸賄於君寄比其復來
宛猶封識日者推筴君以幾示方其及門奔走
恐悸謂命不延可日以計曾是歲徂胡寧予界
驚豈術疎君何以至東隣不戒熇於烈燄勢之

劉子威集

卷五

四

赫炎於君是避乃越西旁靡所不泊昔也風返
今以德庇烈烈義問過於樊衛謂天蓋高昭仁
若契率茲祐啓不顯於懷後門之子慨以流涕
君有良婉洵是克儷言出自周宛其來責莊肅
今儀介爾柔嫺綏錫若祥服此無忤誕獎人倫
肆齊貞慧莫不靜好閑於中饋歲時孔修魚菽
之祭無遠具爾羞茲振餌肇敏容績中教攸繁
撫育簡懷敷煦慈義寢疾色憂夙夜以冀出必
涕漣歸於門倚勉以俟命惟德之筮寧是亮勩

遠念策駟矜補之誥尤以敦備居則深閨行常擁蔽婚媾請謁傳於闈寺守禮遠嫌弗覲弗睇子請肖繪卒以嚴闕叙如之何穀及嬰孺嚴如之何惟誦爾恭儉彼懿猷光於往記萊婦棲遲黔婁高議實佐君子傾彼勢位媲美齊微千載寧媿時之方潰日月愈逝不有伊人風安所置爰周摯隆光於內外情愔德音不遐有既瑩木已拱昭聞濟濟勒之幽庭余爾銘誌鍾石可磨斯文無墜

劉子成集

卷三

五

典儀盧公墓誌銘

夫世以才氣自負雖偏儻非常然不通時則其所之固不出於一塗哉或以然諾感榮氣凌一時雖不軌正於義要之直行其意足以愉快無所復恨若盧君非其人耶杜史氏曰按盧出自姜封於齊之盧城因以爲氏自秦盧生以來著於代者多矣其在吳者則自宋徙也

明初有諱某者始起家五世而至松軒公初娶於周繼爲徐武功之孫女是生君於諸子中最

幼獨憐愛之松軒公以貴爲郎蓋亢爽踈亮余往聞之豪長者間時能不拘小故以武力擊伏人縣道吏可猝嗟使也異時者人故悞悞亡何易以豪舉賢不肖知與不知皆慕之不以爲嫌也君幼而慨然有高志入庠序見所陳古鍾洗禮器雍容揖讓始自折節砥行及執喪蔬食毀瘠視諸兄爲尤甚以能遵禮讓爲名已去游太學時祭酒平涼趙公時春名知人目異之言於公卿諸貴人爭願識君矣君顧愈自喜不肖往

劉子成集

卷三

六

曰吾寧狗節官下安能以縫掖作樓君卿游閒五侯間耶費文敏公聞而益重之驅車入閭巷候謁君與抗禮無少屈談久之屬且雨巷狹車徒立移時咸怪年少而見敬禮若此因一日動長安中士大夫無所不傾者然竟以此爲仇家所嫉以危法中之幾殆者數矣君亦自奮思報忿除怨時扞當世之文罔大司馬聶公豹適爲郡故好士有所越法縱捨且直君詞氣事雖竟解益忿嫉故時吏之深文求索居嘗慘不自聊

思運其材智以與時構吳素饒轉輸四方所輻輳財貨委積君亭其中有所廢置人輒隨之者往往致千金去產故日以豐美然好結客多少年戲無復向時恂恂退讓矣在所客嘗闔門閭里皆滿君傾身相與接待人人得其驩心亦且無意仕進而往時知君者多在位必欲令起君爲不得已者而往諸藩國時爲左官強受之非其意也居楚者且四載甲令舊章秘在蘭臺而恩數疎密亦有時損益君動若諸悉周旋規益諸人卽自以爲不如嘗銜命而使絕荆江沂三峽求唐蒙莊蹻之遺跡涉交廣望伏波銅柱俛仰顧盼淚滢滢下其雄心激昂獨出千載至太岳訪海內異人與一遇之超然欲高世肆志焉旣而聞太夫人卒馳歸以不得奉終事哀感有踰於前迨免喪薄游燕薊予遇之衡水上一見傾盡具道諸故人相與肺腑者曰爲我謝之從此辭矣時怒馬鮮衣從諸博徒出入吳市中酣飲譟呼悲歌慷慨人益壯之然不測也歲壬癸

東夷荐作齟齬相與抗者郡國豪傑皆自匿無肯佐擊反虜以故益縱君爲一二長吏求之急乃起應爲立奇策便計累却之荏苒中士氣以此振冠連入卒大挫歸迄不敢動者蓋知有人焉耳吏德君以車馬餽間駕而過余顧君有不豫然曰今之吏治蒸蒸可謂精覈矣文法教導禁遏萌孽不視昔比詳哉武健強直以操一切廉察復非向時之所及矣然俗乃日弊豈政不勝法而猶求之不已乎夫政猶御也急且敗予無以應自是遂避疾不關預人事客造語故誤落不相應曰人言而公勇者直聞我少時耳安能爲喻者知其意已深至蕭條自放庶幾黃老養性之旨然不三四年竟不起矣夫世之栩栩保鄉曲之樂無所短長自謂謹厚者何算也惟弛慢蹈藉有所凌厲雖數奇恒困流落不耦不快然丈夫哉予初不識盧君謂忤恨睚眦不可犯耳已乃日決見其謀議權畧標涌遂起不覺前席然無他腸卽有四方警不可以緩急耶且

士一見其光出其神明有所建立卽人隨而指目之然則必庸庸隨世乃爲得耶君故喜游若

皆其姻婣公初娶韓襄毅公孫繼張則知

州哲之姊而選士王敬臣浦城尹胡應奎則其

諸倩仲子可學則子女焉以予知君故爲之銘

銘曰立常任形能釋用丑封切乎矯世厲行能違

衆直乎備與智闢能以其欲從乎安徐後應能

無慊工疎乎弱節堅處能當心思乎能任不留物

劉子威集

卷五

七

以有紀能異以祗此謂行理揣而日新何其已持而不盈福之所止大道若昧無爲才之所矢昉之不爭而以託於休祉後千百年稱丈夫子

綏寧尹起濠金先生墓誌銘

金先生諱懋字時勉家濠間因曰起濠云父某母龐氏始先生家素窘能攻苦刻厲以經業補博士弟子部使者張璠名知人目先生曰久當得之時少年邁上謂青雲可立致後七試始舉

以辛卯又十對策不利乃以乙選著則已老始驗張公言先生於易能疏其義而潤色之以教授里中豪長者爭延致之先生泊如也予少則從先生游特自喜不名一家然卒傳先生業時者論及爻象生髮自以百世爲之精也家大人故善易常云小子何易言卽博通尙無以爲後去先生久益念之先生於世若不好請而深中隱厚時過從諸少年博飲少年袒裼號呼亦袒裼號呼逐時變與俱上下未嘗失色於人獨教

劉子威集

卷五

十

諸生則嚴重責纖細好苛禮微不當意輒不聽謝以故諸生皆畏下之無敢惰傲其業數日輒試靡自乞乞佔僇風雨長夜徒四壁立燈熒熒欲滅淒然泣下相勞苦無不動容者白首研摩口不輟誦竟以不遇而其傳說亦不大行於世昔轅固伏生雖老尙得議論人主前陳說經義公卿如晁錯之屬或從受之未有窮阨其身若此者而世之僻儒稍誦文句輒取青紫位通顯猶詫言通經而實不知訓詁者亦何限哉先生

以歲已未授文學掌故。無州之樂安偏隘無所聞見。士不中材教之尤盡力。遂有試高第者二人。值寇作。張甚。先生乃率厲諸弟子佐擊賊。人咸謂先生武非徒儒人也。甲子辟京兆。預試士誦業。又踰年始遷一秩。今衡州之綏寧尤介夷。焚攘竊。霍老獷悍殆鳥獸同。先生撫柔之以禮教。消其桀傲悖戾之氣。不復徒姑息爲有不如。今者械繫之群夷驚動。然自是惕息漸識中夏風時已餘八十。監司哀其壯志欲強今留度不

劉子威集

卷五

主

可命所由資遣之歸。尚無以爲家。雇屋以居。日徜徉樂也。無幾遽卒。先生有弟二人。自以不能勞力。減仲之產。悉推讓。又時時廩食之初同居。及仕乃析。皆卒。先生前所以送往存孤友愛。感足殊絕。歸時予一謁先生於王倩所。言他日縣道給足爲吏者。長子孫今獨遠涉荒徼得脫幸耳。無爲也。人或疑橐中裝特故所治經。他無與持者。然察先生意無苦蓋少長無所紛華。不以老故妄覲富貴。其性嗜然配蔡氏先卒生一女。

適某吳氏生男某女一適某孫男二距生成化某年卒。隆慶某年月日得年八十有二。以己巳三月某日葬吳縣鴈蕩村。從先兆也。予知先生深乃爲之銘銘曰

猗歟先生沉性匪他。允謙著誠。迪自冲年。疑有恒操。是紀是程。周旋中外。罔不夙夜匪虔。枵腹環堵不蔽。宴然一室。訓若充盈。致孝者養雍雍怡怡。迨此孺嬰。人則於何。猶以不逞而難克成。惟季之故秉心則降。煒煌厥聲。紛紜相迫。純純

劉子威集

卷五

主

常常無撓其精。匪伊有聞德。只勃興。鬱茲華英。一時俊爽同類。相求則罔不傾。越升其堂。耳目不給。周爰瞿瞿。砥廢發守。刊改刪裁。諸家繁蕪。原古道古微乎幽深。用不可誣。雖則沒齒論說。無當何云。八儒恬漠虛靜。庶幾寡過。樂而忘劬。孰工乎天。孰拙乎人。言返其朴。出何以困。居何以約。徂茲玄邈。往既無始。後者詎央。未足慄傷。巖巖惟嶽氣。所礪止不掩其光。要眇恍惚上下無垠。則非所詳。於萬億年。尚可儀止。巍然新岡。

信齋陳翁墓誌銘

陳翁名桂字某本郭氏長州之車方里人父宥生三子翁其仲也郭故以財雄父時稍侵少而孤依中表陳永壽陳未有子遂後之故曰陳翁性誠一矜已諾故又稱曰信齋翁云翁雖生長里中其植性有以自異吳故都會多賈人縮轂其口交通任俠以豪舉扞法吏次則操廢起爭時輕重下乃飾告窳以其廣往結喜游子弟利不十百則不衡籍此其最甚翁且耳不欲聞其

劉子威集

卷五

所取給因四方財貨操息不能百一故四方亦輻輳並至其利乃贏於彼不啻人亦愈重翁長者爭譽之業用益起名顯間左豈非以信耶翁故自刻厲無所紛華敦厚行不欺其志友愛自其性所篤非有效慕爲之兄淮遺孤珥授室成立之未嘗言恩作力奴愛貴之盡其任人樂自縱爲之轉轂交於道且得取饒畢致其力故不親事不行異邑坐而待獲交親姻歲時伏臘進饌飲食被服雍雍有以自樂也且壯有子琳能

劉子威集

卷五

直

修家生益貨富強財力所以奉養翁者無不至翁以故得蚤謝罷獨嬉游出入與故所善日相勞苦而已晚更簡應接執謁無所通燕居一室凝然生塵孫善道習博士家言餽於公更其門以儒子孫復銜相敦睦也然翁浸以病子夙夜視滄瀟過勞遂亦病先翁卒重以摧憐廼竟不起嗚呼若翁者表清和之粹美有愉懽之高行雖不耀於時其所秉操亦足以光植恒範詒子孫素業經訓非復纖嗇膏粱之習矣彼仕而倍貨不廉於奉身縫掖而有市人之心視翁不乃厚愧於顏乎天將啓之必復其始昌大可期也享年七十有六生弘治某甲子沒隆慶庚午配錢繼朱子一錢出孫男三善道娶衛善言娶夏善教娶盛孫女適顧善禎曾孫男三卜以壬申膺後一日遷次善道以徐君之狀來請爲之銘曰利器不覲鰥魚不出於淵盛德不於躬仕夫孰爲之先無遠羣遠無邇言庶可以全故歟歟者

爲光乎容容者爲慶半平審而所思爲無傾曲
爲內曰汪爲外曰殃慎守其常爲天下藏約取
而一之可爲久長天之視而聰千辟貪而好平
陽釋壁而與生師能若水與波乎惟無所爲創
故恩而著代曰志也以歿而世曰藐也藐何以
稱昭生之所繫也故措舍精者明益頓憲術狹
者危生泉卧名利者厚所界滿盛之家不可以
幾俟適善而所視其後且駕駟是孰爲之遺積
乎今之誌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郭潤卿墓誌銘

郭君者陳翁之子也陳翁未忍其所後又不忍
其先也故命其子曰郭郭著姓也其世已著翁
誌中君名琳字潤卿母錢蚤卒育於繼母朱以
少失怙所以刻勵尤劇茹哀若將終身焉性警
敏初授書卽有意平學誦顧筆於貧又不能力
爲都茅陽有塾獨問往聽其師據席誦義卽多
所解悟逾諸弟子諸弟子亦相愛願得留學念
無他兄弟食力奈何自逸勸太人持門戶迺緩

服佔畢爲故謝去服習賈事勞股肱奔走轉徙
卽又名善賈諸善賈人自以爲不逮也居故四
方所委輸時有奇美修知備與時構亭輕重射
泄之故物之賈旣已見之獨操時趣未嘗讀計
然書而暗與合可謂明知多才藝矣已又置田
業廣樹藝以穀籍謂農者本務徭賦出其中獨
不思佐公家急效貪賈專縮其利耶故時以雜
業雄者乃亦得所觀擇且自以趨利舍去文學
居常不足於色慕行義之恭好行其德所游必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擇方不好閒民通俠諸行賈家其父兄子弟約
俛仰有取獨寬然弘退讓旁兄弟委重贊與游
蕩盡乃歸歎然相勞哀其失意不更問也至事
親備所奉耻以纖儉故不得恣娛適親雖止之
度無不爲孝庭內疑疑素有風訓教其子善道
業儒善道卽又英特有殊稟弱冠諸掌故文學
皆折下之雖稱經生尤好博聞諸家言有旨向
人咸謂郭氏有子迺益市書棋舍郊西令晝夜
講肄暇輒奉親偃息其間謝造請時慨然望古

有事外想聞往者貞高心儀之體素羸多疾而躬服勞有石氏風疾時時發適父病所以扶持之尤強力不使覺恐失歡豫浸益瘁父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屬暑炎遂奄然沒沒之前光氣芬郁不徹信宿謂非誠孝故耶君生某甲子沒已未年五十有一配王氏諸子女若孫不重記

柱史氏曰夫厚生阜財雖詩書所述何能廢哉故太史公云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然其間

劉子威集

卷三六

七

有人焉隱於酤販而其才術足稱特無所效之施於末以取饒聊以自快至埒富有土稱素封者豈非賢乎哉然未必自其意也管氏中田之筴輕重國軌使不遇顧亦白圭者流耶余每觀他豪推財樂施欣有慕焉夫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段干木非魏駟耶何以流稱後世也故發憤為郭君銘

惟荒胤業不考是底肆勤作基式或構止恤哉弘亮欽爾所視小乃緝慎大敢不祇鷙鳥之發

豈為苞匭惟是決塞爰稱衡揣準平其流不籍輟軌權未適變欲學寧俾疇爾顯翼匪恡迪履古有榮貧夙夜遑砥自詒憲師粵有遐企亟從藝經爰進穀子志高行芳甄慕人士里邇造茲命誕允休始懿哉遠度穆且有旨前識候邁誠義焉矢致養孝常遺聞信美敦曰光大可以表里感於明德是庸作誄禮命貞辭昭茲垂祀

陳母馬孺人墓誌銘

劉子威集

卷三六

六

游於余者曰陳生某蓋自昔習焉已而之四方過吳未嘗不從從亦復未嘗不朝夕也今得謝來久生亦自晉陵遊過余請曰母之葬也吾竭焉於封樹且摧毀不及請銘亦累載今視向所卜兆猶於吾心有不得焉夫所以為吾親吾寧不力哉將啓而更之請徵之陸給事所為父銘以銘吾母余不得辭按陳之先世居于西濠里陳君元之用廉賈起家其廢置乃不獨爭時行義有士人風故四方行賈爭歸之坐而致贏馬孺人其繼室也孺人兄曰玄有文學余識之好

負氣凌厲著跡他所甚卓詭迺孺人卽廸有至性惇叙于訓言不出閨人無以知其能慧哲也特相陳君盡所以敬戒之道非徒無違色職所治晝夜不憚悴勞雖尺帛出入何有何亡故業益用長使陳君急人之急無所愛不以富厚矜語謂不遺餘力讓財豈爲難哉旣其卒也孺人猶盛年屏去華飾絕甘茹糲自苦撫遺子女過於已所出及當分與財廼多推與長子渙出後子至德而於季獨薄無有私曰吾寧厚已子且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貸然庸不乃厚望獨陰行善以清淨斷傷害惟恐有不當者而非以爲惠利也爽惟識乃用絕相往來遷化之理無滯留故遣謝未之櫻晚而生計頗落則益用象教自娛悅厲其子無忘貧古志節者豈以得失邁遇爲意哉卽率而所至寧憾在今已而喪其婦錢惟依季煢煢二子又前喪歲時享祀及親姻相過供饋皆孺人拮据力無不致隆備禮雖已傾篋猶粥以益之故三徙其居惠惟用保無不日邁者余時與季遊洽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見其數不偶夷然繫母故裕乃心有由然乎夫利養饒益非爽清習性不移焉有廉義能恬厚於人情所謂寬緩和今若此者至其沈嚴則動而必法嫗嫗不能得其一言微忤卽立斥之操介峻芳少似不能容然其所格正亦何弘也余素得聞甚悉故詳載之生某月日卒某月日以某月日遷于今所視吉

銘曰歸也而爲母則子之繼也而恩過所自生則孰揆之親所致殖業而無所繫之則以惠衡

視施能逮不足而厲色之以德著於教使載推者丘惟新乃峙鬱鬱何恥榮聞有美則自今始

瘞仲女誌

予往少時親老無旁子弟亟欲舉孫乃再得女也甚慮無以承意然猶且取慰故愛之加於常情女生而性悄潔獨至孝愛篤絕先子撫之謂古貞賢幼慧莫之先也昉能行予隨計上牽衣而泣啼號宛轉有踰成人感動觀者予奉使居外常留於家思戀殊劇每信至問服膳未嘗不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泣也及歸廬生鈞予之閩之洛託以田廬獨能保持不妄費一粟逮東返迎於門洗濯庭宇懼相慰藉數過之必親執爨食予間忽屬疾疾亦輒愈而復舉去歲傷一女哭之過遂乃稍損余春歸定省猶無苦也已卽卧疾予視之猶強起治殮見予屏內繫其面而言甚酸切予憐且驚強慰之後乃云恐驟見其瘠而憂也急謀之醫巫疾遂益甚屬予亦偶疾遣問之皆云已漸向平矣逾月予起復往視乃益驚詰傳者謂受教

不欲煩恐予然語間卽託以後事予悲且諭以疾尙可爲不宜過戚察其形雖削然神志無惑猶日冀當愈也不意遽奄然就盡會迫夜予不及往數呼父母而絕痛哉凡數孕不育止一子某距生己亥八月卒乙丑七月年二十有六女大較警敏有英氣在襁褓時自傳姆外見卽啼長尤嚴重不聞聲音治衣服皆潔楚嘗蔬食羹或不糝惟時時餽問不絕儉約固其素云往所遺尺帛具在令發篋中散諸婦女言恨不見夫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成名於舅姑不能申一日之養盛年夭折負撫育恩其意如此可哀也自女之亡予蓋神傷焉不知人間父子情至於此今舅氏將瘞於先域欲爲叙其存歿以納諸壙輒雨淚氣咽投筆而起者數矣竟不能成文然亦畧見其孝義節烈而已

適徐氏亡女墓誌銘

徐天祐婦劉者予之仲女也得姓於陶唐氏徐則與諸戚同出於少昊曆譜譏備矣女始生虹

飲於里之井謂得善祥焉勿則予去而遠游之
燕中又之粵家大人撫之甚愛稱書意教以古
奇節高行事性警異遂益通史傳褒諱刺譏顧
以爲非女子宜恒默不語試舉其辭文叩之輒
有所取舍向慕焉是以知其志矣會予嘗疏要
人得南徙南故越遠竝海折而趨日馬汗未暇
獨時時說卽要害若是道者得無迫於王事誰
當窺足爲用是險隘諸所涉爲易旣乃得近移
矣久之乃歸於徐徐素豪里中治邸第沉沉匿

劉子威集

卷七

七

帷房間顧使人謝翁嫗未嘗得望見以爲不藉
一日養繡帔華襦自安矣如爲婦何乃更日治
穀絮佐生產給衆指執作歲賦入文采匹以百
千卮茜之屬以鍾畝計益斥之其靡不啻五也
間求珍異以羞昇臚度所進和旨能甘朝夕輒
色喜每患翁年高諸所營不無嬰其心者夫治
業良苦夜猶矻矻誦習思所以休勞之百方寧
身專其創竭節覃思居恒若戒忿相閱者倨傲
其辭至者必令聽解厭其意而退曰無使聞於

前有所不適也由是婦之賢稱於內外咸曰斥
鹵無美植羸弱無壯事卽重置繫援顧安所得
賢若是哉子再罷三川也方病免乳力能行勞
予曰大人游且有間矣無復踈少年文無害強
益慕之爲夫吏不賣請終不貴而容容者何益
乎家不中訾乃亦貰貲自給也子不應念前所
更踐裁投足峻不任涉也非游獨難哉亦心儀
其言旣而疾愈復乳疾亦復作猶日夜涕泣悲
無以中長者意而更重憂之雖毀甚尙問遺不

劉子威集

卷七

七

間居無何悉籍簪珥與其姑泣而訣曰婦受命
給供養不幸中族大家萬年幸自愛無以婦故
戚也迨絕猶爽然嗚呼傷哉傷哉其意亦可憐
矣夫丈夫居嘗欲立名行尙無所表見矧又女
子其何稱焉惟感激引決義所過者時乃聞之
又非所貴於柔貞也若其從禮而靜則何蹟之
有觀其當少時慕殉節守義卽宋共伯姬不足
俾者旣歸則治蕪及績言不踰閭而敦隆焉則
敬姜之勤其業也雖內恤其私未嘗假徐氏一

錢費則許穆夫人之懷宗國也竟蚤世其志節終無所效則何以見其大者哉然此足以異於凡女矣籍令汨汨久生則何以稱諸故強予哀而誌之其生辛丑十二月丁卯五月年二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所自出女一字某之子某子三一娉某之女皆勿銘曰

無以勞自將而世以不長無以馨自芳而躬以不饗豈惟全乃厚傷毀乃過當亦惟譽則有慶類則以方顯允我劉而爾則是儀有隆者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徐而爾則是宜修之不輟其成若執孰爲早服而以不越懿爾令恭尙猶有烈母寧百世而云短折

盧典儀配張孺人墓誌銘

典儀君之歿也余誌其藏距之又幾歲而喪張夫人因遂載之辭案盧爲吳著姓張亦昇族國初爲詩有稱張徐者則其後也典儀君初娶襄毅韓公女孫繼以張子女四人皆張出夫人莊靜寧一旣性植懿善來歸則尤能承順婦德稱

於宗黨若嫺戚無不欽望以爲儀法典儀素悅爽好氣豪舉不樂嬖阿見齷齪者輒卑下之故以凌轢爲人側目且不問多寡夫人隨而擔拾戢戢勤殫於內更歷勞悴不恤也逮仕於楚也以

王國左宦夫人輒綜內外皆有條以其季子可學字余長女家人作業歲以益入其廢居特不假計算豐獲乃過當農田亦大穰已寡婦清之抗其富以顯名彼猶且非所擅而此顧用本業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深自斂挹坐致饒貞乎哉其能持也勗子以嚴姑婦間則以孝慈表於鄉烈義照古今可垂範無窮余女又不幸蚤世夫人撫遺孤泣繼以晝夜自喪典儀君後夫人服無華鬋無飾居必瘞蔽發言則涕曰若無寧以老廢禮親姻歲時問遺但語傳相謝人不得覲於子女若內外孫歡愛等無所偏慈而能教門內之制斷斷如也二子競於前且日駸駸興以隆養娛悅而夫人竟不起距生某甲子卒某年月日得年幾葬以某

月日合於典儀君兆會者不啻數百人皆賢夫
人之行以爲古有女史其所載得如是者蓋寡
不有表顯述揚何以彰之來裔使母儀婦順有
所徵不墮哉余不佞爲之銘曰

顯允令聞柔懿是則乃罔不敦惟侯作式粵自
初載嬪于夫子爰相爾室奉禮以從制以其衷
溫恭有恪朝夕雍雍拮据之勞靡躬是效庶思
其秩敬祇翊宣丕爾亮弼業以克昌介于爾嗣
弘茲訓定惟德之視緒有誕興嗟惟彰勤何者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能老防衛自聊豈其厲矜集於荼蓼不刻自彫
不祈自紹宋姬魯母比微共繇銘之金石示爾
不佻

適盧氏長女墓誌銘

余劉自王父以來伯仲氏嘗稱盛矣已而皆不
嗣逮余遂鮮兄弟家大人深恐不延余又三育
皆女然愛當男也繼又相次失去嗚呼痛乎何
至此劇也長女之生丁酉余適不預計上百萃
皆更之慘慘不樂撫之而嘆家大人尤憐性生

而柔嫺且明惠解長者意乃在長罔不在弱在
教惟能視其向卽初訓不煩後卒以敬慎終歿
令追念慟絕當歲癸卯許字盧余涉歷二都嘗
隨之見余有所彈擊奮不暇顧則中夜涕泣已
而竟中憾者歸則又深慰藉以甲寅夏出適余
方遷斥周旋海徼冒觸炎厲祇王事遠不聞問
相念尤劇盧倩爲走千里視予道所以思戀爲
之惘惘繼余稍近移過家望而喜極以悲後奉
諱在疚則哀毀是集已余爲豫州役復以讒替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歸謂余久煩勞良苦迺今卽養焉無曠遠顧不
益幸旣連喪女嫺獨在然亦稍侵疾余辭辭殆
無以爲懷俄遂至不起猶強寬余無以過戚勉
自解傷哉傷哉余何者負致連見殤死恨烏有
極雖女歸有所不免天枉神理有不可知者當
女無恙時余則居外遙遙相爲憶不得娛目前
旣歸又卽背去酷不甚哉始女之適盧躬造作
給供養日不暇恬然安之盧宗黨中外尤衆皆
以爲賢產子女二其於婦禮可謂備盡而奪於

年久又咸爲盡傷夫古以貞行聞必遭值顛沛
因以爲名若幸無他又蚤世何所稱獨憐其幼
而婉順長無違禮貞一始終孝愛天篤所奉極
義恩歿而哀不忘生平至虛寢不復授室女道
已畢余復何不足者特天性之感有不能忍聊
誌其生丁酉八月某日卒己巳某月日將以某
月日葬而爲之銘曰

世以不究其生爲命不延夫惟恃生故以爲不
延若未始不生則孰窮其祀年故吾有令名而

劉子威集

卷二十六

五

寶之則世莫如其全一曰女而貞二曰婦而順
貞順不失而天閼墜絕是豈其不憊而離迭滔
肆以富貴顯安終其身胡爲其幾夫用訊今潔
清是懷聲聞不出閨內穆無餘絢須惟義則是
殉世孰短折而施於無窮尙亦有胤故馨烈者
燔而赫炎者燼宰化者無事焉而豈其吝惟休
懿之垂曠千百世而信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六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七

長洲劉鳳子威撰

傳

嘯客傳

吳有嘯客日嘔囁余側間謂之曰若亦誠語乎
我能傳若言致之青雲懸之百世不亦愉快矣
哉客大喜行趨而進曰天有意哉天有意哉天
遇我慢不得請乃今啓我意我又忘之曩吾侍
子見子所善口傳道之不置且削方墨筆隨而
識之若不迫朝夕其所弗善過猶弗視矧數數
然哉意者不忘我乎則又何請且自吾之生固
已解心委形滓冥乎曾何有乎吾且以名譽爲
蒿矢以才智爲桁楊桎梏也若將鑿混沌而肖
貌我乎則惟子余雅好噓游於余者皆猖狂恣
睢入窈冥之門而之悅澗之野乃聞客言意若
有動者曰吾非耶吾所言猶爲人毒耶而復將
爲來者迷惑昏愁則安所用吾言爲且吾見客
之少矣學誦於里師氏受之業顧不肖發明序

其指意見他所受又慕好之故卒不能名其說
他時吏嗇夫役之衡籍於軌里繇其父若弗勝
乃奮往謝曰待我乎我能若事執筴而登里之
穀輒重十五又以私益之功歸於府人所起繇
百不一失故當其時皆謂安得謹厚者如客也
雖街居在珍貨湊不能亭其中獲贏過當時操
其流輒爲俗所爭洩壤所出三私所出三而殖
益落矣又特好爲詩以爲國風皆采閭巷語何
專事聲律時頓足而謳其音廟切性復通易無
劉子成集 卷三十一
崖隙獨微有所寓苟當適故無吝見里中少年
好氣馳騁亦從而雜還相廝走之如趨流水或
起爲倡樂楔梓瑟掄長袂士女雜坐叫呼無少
長序又時時造謝富人子遊揚談議居閒解人
鬪諍他豪所不能聽皆笑謂客易我然翻以
爲見諧謔漸解去聞人言是非利害亦言是非
利害若所傳四方事何辟怪嚴亦即言四方事
或詰之即漫衍支離佯不聞曰是古有之若某
所者何患我耶家故千金產既散垂盡謂是足

老我且所之無問親故無不流連竟日擊鮮飲
醇度可三斗所餘瀝沾頤髭流胃臆間笑益不
止顧謂披裘帶索畎畝間竝歌竝進此何者而
顧矯世獲名若我者獨如彼何人言而公狂者
而公安所狂即使焦心苦體爭尺寸間何若縱
耳目快心意窮當身之樂而乃自矜喜名又絕
俗無所通往非人情吾無取爾觀其意如此誠
何人耶余徃直謂其謾誕不莊語然以彼其志
樂而忘憂足以沒世吾無以論其得失矣客姓
劉子成集 卷三十一
名曰朱某爲余里中人云
洛誦氏曰自古至今幾何世矣其關於人者皆
死名於困苦無復之者耳不然則安從知哉故
終其身富貴逸樂而不過災患者無算也皆漸
滅無聞然夷由以清故名若梁丘據之徒榮顯
矣無所發憤而亦傳後世者何耶乃今朱君得
客於劉先生所即先生所談皆伏羲神農時事
開陳道德之鉅麗廣崇幸得預寓目異乎草木
之徒萎絕又無梁丘輩倖巧名也顧不快與然

獨使後世知有朱某者則劉先生爲之也

顧母韋夫人傳

顧出於已姓韋出於彭皆夏之諸侯也其在於今爲吳衣冠舊韋有君子曰德芳娶於茹寔生夫人顧有曰溪逸者兩翁相善也爲其子居士某婢之昉入門婦範甚隆將之敬莊當舅姑意常曰婦甚祥莊子註云祥善也天亦惟祚之不自其身乎顧有興者必其子孫乎夫人職競共養惟謹每御食和齊音滋旨甘備舅姑益安之故里謂能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養者皆曰顧夫人云居士故已雅被選擇秩比百石以上奏都邑待詔司馬門在外久之用能不恤其私盡節所守者以夫人實綜內外能操奇贏稍取給且以自衛可謂有丈夫意屬親老傳焉居士亦謝歸專治產不行郡國而以積著務完物坐致饒累起千金夫人相厲以儉賤珠玉不取服御無華飾獨養則致豐腴如此者三十年以孝著多夫人力也居士好使氣忤於俗常憤憤色不平夫人輒寬解之彼且以自若何

不足君所而令穀爲居士亦降以相從有窺主藏者卒舍之異時竟以他少年鼓鑄事中居士雖即解故不任受誣慨惋卒夫人傷之垂絕欲以死殉可謂志烈矣復重自抑爲守祀計學其子汝玉以儒歲輒試誦多受食掌故當喪其婦王時孫其志幼夫人字之視燥濕謹學之無不若而父者以故業蚤著亡何即升於國學選造任官而後夫人喜可知也泣諭其家人曰而祖父世滋植乃惇耀之不者天所綏老婦劬勞迄有今日可無忘其孫之任長城戒之曰爾從民事必愆慎無令法動搖用不弘于家孫奉以爲治稱廉平去歲甲戌上計還謁忽泫然視景恐耄及之者今歲家人上塚欲親行墟墓間示將歸焉遂以三月某日寤而卒則素無苦也年且幾九十矣即見夢數百里間攬衣太息曰而父輩者孫驚起以甫奉問豫康而忽有感愴之謂何已而仆至此其精爽昭著若此異哉神何不之也孫適已遷都尉豫章夫人在殯得與哭泣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之哀遂述夫人之行其爲婦也則孝敬之有焉
爲母也義慈以教嬪於顧七十年當其盛也不
以侈盈必從禮及其約也以時競何有亡之與
爲治讓所以字育者無不至每魚菽之祭必蠲
潔若有享之此其敏慧性成所生子女三側出
亦三而愛之若一後子姓益衆咸循謹遵其訓
濟濟有士人風興者方自茲始長子某次某夫
人出季某命出志少失母夫人母養之故於哀
有加焉女若孫所婚娶皆右族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七

六

贊曰婦無公事然遭家多故能一無問乎即事
夫惟順能不規獻缺失有所佐助與則非才明
不能及矣韋夫人恐其夫以才氣凌人若先睹
其萌勸蚤待之者此非獨閨門之脩乃砥躬礪
其誠力非夫人之以則誰謂爲之哉顧君雖憤
鬱不竟所爲而其後用阜昌謂非有天道不可
夫人身任勞悴而卒獲享其養則恒與善人之
效也

劉朝薦傳

朝薦名琛余諸從之才而賢者汀守公第三子
也母楊夫人出少嘗贅於朱治業掌固家言所
授即能通諸文學弟子咸相推自謂不逮試輒
異等所司奇其才謂即高第何有顧七上皆罷
之竟不成一名時與二三兄弟同習業皆以才
氣自負或已被推擇去而獨淹久不售則又爲
之惜若滯留有待者乃獨慨然不爲下意且先
所題誦多者當首被籍奏已而期無不效顧自
詘於今烏在其詳延之也謂非有所以制之者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七

七

與雖族世膏華家故狹小耳素有心計能視田
硯沃審作器工桮督所以溉治之甚力以時故
獲常倍收田即不善而爲制其收發益拓之使
有餘猶雖一易再易之壤皆歲獲矣稍以其贏
修廢置不出戶而能審四方之輕重輒亭其中
有所流非謂習計倪之策以智構也其明於時
而善爲之方蓋惟用本富歲時以娛其親及親
姻賓客相過從費皆取給焉不自知其饒曰事
之情吾已見之矣使爲之約俛仰有取用纖毫

起吾寧能爲其細若是哉又恒能急人當其有
舊患爲之側席或從之咨嚮計必中事之隱懸
決利害若索之懷汀守公謝歸時諸子孫益濟
濟盛仲子璧出後復成進士人益心豔之世胄
鼎貴者無能先矣若能奉守公歡庇其宗以才
力所爲去就必奉規以贊友愛之隆遇諸兄弟
有無是同綜其家巨細一以聽者則繫惟一人
是賴又以族之散懼其泯焚故嘗譜之或未詳
因極搜摭條疏之世系秩可考并徵之故府與

劉子康集

卷三

上

所撰述爲守祀載者若趙季通王汝嘉趙宗文
陳繼諸家言間以貽余曰必序列之吾宗老之
不存焉五世已上不能述揚則其後又可知也
而寧忍之此皆其章尤著者也若其才何者不
可豈學一先生之言苟而應偶僥於時則自以
爲得者故觀其爲家而知其槩稰理而慎居未
嘗有所忤也故時俗侈獨以其膏粱之餘儉以
從禮行已入於恭不佻天之倖嘗有所治室選
材也必度四阿之廣修與其門扃之徹皆有程

雖尋丈之間而倨句穹直自其意所爲無不耿
慨者量能飲而節之曰吾無所取之酒取之其
歡而已晚乃遽濕則豈在止酒耶爲誤藥稍侵
削然尚無苦也而卒以不起其華也與諸兄弟
訣若常時語第琅爲敘次其事則其於始終之
際遠矣哉其有度矣少嘗游於司直皇甫子安
而遊其子倬於今太史城蓋距其沒未久而倬
亦舉進士長子偲蚤世而諸孫訓輩皆美材此
其於厚取償焉殆有所命之矣其言不在

劉子康集

卷三

九

其身在其子孫亮哉其能知之已乎
洛誦氏曰余與朝薦同爲博士弟子時嘗以意
謂余天所與者必有以始靖之迨數世而彌章
故能受其豐福者必天所崇之子孫也顧自吾
所作者必將或循之而毋寧今後之人謂吾有
然者故也且吾求以得吾願而作之適不可法
是昭不衷以示也故自中舍公以來至大父中
丞公越有顯聞而吾公繼之咸以功烈被於世
今其不能封植以固綏之乎夫善何常之與有

即舉以風勵之抑豈其無而吾縱不能施於當世然所欲用其未盡者是其俟之乎故即其志業可謂能定前之功而遂之者矣於其往也可謂能爲子迄於今也可謂能爲父矣夫

徐孺人傳

徐孺人今推汝寧倬之母也始汀府公仕於外命其子朝薦贅婦於徐徐故名家一姓朱父德輝名華母范生昆娣四人孺人獨穎秀父授之書能諳誦遂通大義淹警若夙成至纂組文繡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七

十

特細事凡內則所載皆敦備雖婦也故猶在父母側所以奉事則又若極嚴敬者未嘗以驕怠既而謂丈夫寧不自立猶依婦家爲勉其夫專事學當操作治生業佐養可一無間第從諸文學講習耳逮汀守公得請歸則又謂爲子若婦寧當不日娛侍迺異居復相遠耶即又營一室密近朝夕視服膳承迎顏旨必竭其歡故守公與楊夫人獨安孺人謂可以終老焉者辛丑奉姑之喪越十三年而喪守公方其疾革時祈以

身代皆出於誠性居哀摧毀不勝時母范亦卒家稍不贍則又歸營殯戚而及禮時以爲難其生殖非用倍息而能以勤致貲算朝薦又厚於親舊有所施舍需凡取之倉卒輒盡其力無惜故七舉於所司雖不一第名赫赫在人士前者則以無內顧憂得專業也又不幸中奪長子偲亦先喪內外百萃皆獨綜之誨倬以刻厲從先志少怠則加譙讓迄能成就以丁卯舉戊辰第進士而後喜謂始有以復於吾夫釋所負荷者且惜不使及見之泣謂而父嘆於一舉終其身天乎爾獨不念也故倬欲請告爲孺人養則嚴諭之盡節官下無以吾故有所難其推汝寧也又請迎則又拒之云有遺孫訓在當撫之使及爾汝寧嘗問一歸省否今去其意固遠在事功使以聲績曜明前之烈不徒取娛目前夫郡吏無得請者而汝寧迺得過省又無淹久其母子間不兩賢耶及以疾不起汝寧已膺召且北入矣聞而歸則不逮見痛毀若不勝喪夫即其子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七

十一

眷眷若此而能制以義非諒烈之性不以慈掩無孺弱戀不能爾也若其平居儉素動必約以禮身勤絲繭之任門內皆可爲名家範晚而喜佛齋潔高措惟以陰行惠利雖蠅翹不忍傷之歲時修祀則追念感愴爲之瘁此其賢懿於古所稱女德實兼之故其子始仕即以異政首天下郡邑徵命厥有自哉夫磻鹵無昌松栢即澤流累葉茂榮被子孫可以見植善累慈基肇源遠矣商周世祿之家至百世而教未嘗不始之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三

閨門不可驟見哉

贊曰抗其家以禮從擅成業教誨爾子名顯天下此豈能望之閨門哉然貞寡之行固亦有才智絕人不假力時有天佑者謂盡出於適然與然則文伯之母能以微言喻而周任之德又何以云也諸劉之胤中丞公之後寔繁余有所信之矣

余生傳

余生名然字不然吳之長蕩里人也嘗從博士

弟子學竟不成故亦頗識訓詁貌諄朴若野而儒言貧窶甚幾不能存似拙其所稱述必矯矯氣節廉方公正有行義者可謂有所向慕矣爲里中童子師不數月輒謝罷去自云好著釋以規碑爲業無他慕而膠膠擾擾終日不安強預人事有所詆訾人嫌之故所適多牾且疑其詐余甚習之而顧久不得其爲人然即其所稱譽多不當意猶謂姑取節焉而數敗好惠未嘗有污辱耻特患貧不患義親老養於外徃省輒返既殆始逆歸見其憾所遊者周之不至也未見其傷至於毀也人有欲爲葬者恐其以爲名亟舉而掩之未見其厚終盡慎也語以事未見其驚直切齒見其委隨無所發憤矣故知君子其難哉始吾以余生雖迂而言論時有中愚不能逐時趨上下貧無以朝夕或謂之狂余生乃今知不以空乏動其中於利害禍福人情喜怒奮然不顧必行已之意世豈得若人而與之哉論曰古人重一介不以與或疑其過於余生而後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三

知其當重也人有可勉而之善者余生即厚庸之不足以爲益詰諭規誨苟可厲之以堅志彼十隨務光者與之以天下且不顧而問巷豪長者何足籍論議少回適徇之誠未足以得其歡心而喪失所持豈爲余生願之哉

黃處士別傳

夫玩弄之事其皆興於古乎蓋以其閒暇思有所出聊以抒一日之澤固張弛之道與故其始制之者必其人智足備物喻深體象及後出乃

劉子威集

卷三

古

益衆然事或不興遂失其傳者多矣且古六藝數居一焉聖人者豈不知玩物之戒而猶著之可以知其意哉語雖云君子不博有二道然且謂賢乎已人之才性術諳無所於籍則何以措之故有篋箠六博象齒犀比樗蒲格五行碁彈塞成梟而食意錢踢鞠其戲多方而工拙羸勝羸負形之則較角心生焉故以得失繫而靳固危怵鄙詐之情作自非倣儻豪上凌踰之氣何以能徒好之故漢武英主也吾丘壽王輩才士

也乃時時以伎事奏而若魯句踐慶卿劇孟蹇孺馬合鄉侯霍將軍貴倖董君梁伯車之屬往往工少年戲此其雄爽非常一呼百萬自快耳庸知其他至乃競於獲蚤夜思償過當而後作姦游媚仰機利而食閭巷屠販不事生產者交鶩其間矣黃生嘗爲余言其王父處士君者積貲甚饒故時者人不矜立懽博質勝俗易豪行子錢資遍郡國吏又不急之故家累巨萬處士性豪侈羞纖嗇特好博少年無時聚相與游戲數蕩費之不乃甚惜客每過未嘗不爲擊鮮流連累夕以錢射或采勝輒叫絕宛轉大噉初未嘗設智巧置繫吝其間負則任持去耳一日無客則悒然不樂自以手左右擲作盧成雉則喜見顏色互輸之財貨嘗與其族人博一夕輸數千明日復召則曰爲我謝公少休矣吾以財姑市易轉輸治業且不暇博爲俟我買大獲當復過也處士君笑曰爾所爲亦似有意我豈強若哉置之故一時喜游子弟不惟所欲在是且德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公慕其爲人文譽之雖布衣名出土大夫間烈
烈聞有嚮者魯朱家風旣而業浸落度十去其
七所親或勸之公豈有所不得已者何若是妄
費也處士君亦慨然曰而公行老矣當就閒寧
復與少年馳逐相矜作色爭勝負爲乎以生產
悉付家人力作誨子弟修經術發憤講授傳業
博士已而有兩君者興起曰得之以選造升不
就吏曰勉之亦升於鄉二君名冠海內學士大
夫無不願得其一言以當千駟兩君之子曰淳
劉子威集 卷三 六

有覬羨其間哉雖博戲亦聊以永日庸謂不可
者人之嗜好乃有不同卽終日苦心勞形矻矻
不舍也亦自其意存不可以此笑彼等耳從其
欲寧有間耶

誄

李于鱗誄

歷城李君當

世宗肅皇帝時登朝位列曹郎時景命熙洽四
方學士大夫輻輳省寺然自李何以還氣亦稍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衰下矣公與三數少年夙夜淬勵力振起之風
於是再變雄峭奇勁矜厲莊遠可謂古之極軌
無復遺憾詩則唐氏之盛七言軼丙且之餘轍
極豐隆之杪勢自昔檣篇者未之有矣免關內
後居數年復起兩歲再遷以太夫人不祿歸遽
卒嗚呼若君之生實二氣之光靈數百年來所
孕毓以顯章我

國家盛業昊天有成命非所得議其長短也即
不登三事然使一代之文與典誥並光四始六

義王風不墮是誰之力歟余與君同舉吏嘗接
杯酒慙慙之歡自後相見亦甚疎獨登氣之合
有繫於中遂爲之誄

粵維浩渾龐深混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
儀軌儲與誕精穆允乃初劾質以正逖亂夷耀
式遏三靈柝以日恠宛汰焉取麗靡之降浸以
謾晦弊檄姬掩流散墮厥不有高張更節易柱
風之蕩蕩不圖庸庸粵乃皇造惠諭九土矯矯
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纒戒婁分

劉子威集

卷十七

七

星璣煥煜時文峻命疇不祗肅昌徽茂符見象
川濱苗裔肇啓漂黃歷處襲殷逮周窮於汗竹
聃始著姓越乃邦族爰所憑籍亦既湛畜氣之
和雍遐不熙淑時乃有挺就就其詣恂美沉梁
敦備醇至介以幼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恬不
待甚洪承顯休迄我敷賁駿發於文薄於霄戾
偁奇麟振駭疾龍掣條出間入莫知其際風雨
飄忽體變機勢芬思敏裕虛神漠志蹠蹠玄昧
幽理翳翳力自標建黜絕侈弊古有休則是惟

弘諦曠代綿邈抑豈無綴時與道裂重茲言愆
河洛騰涌滔音愆憑結駟方馳鳴鑾顛蹶乃徂
自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翻其飄翔

載惟專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勤時之淪踰獨我
其繫誰謂緊淹以先朝喇誰謂遠遐欲及吾世
滴追爰始排仇審許隱軫雄深轅轡仇易鬱勃
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驅焉復載熊叶他切拓落
逢時偃蹇曹閔叶徒切抗論振矜正色抵秋刺石
畢傾英賢以彙茲涌雲蒸籍甚靈氣憑負節俠

劉子威集

卷十七

九

危行高詭二三君子共獎厥懿推瀾派源浮揚
擊汰同律緝聲陳風敘致調上徽急節峻音也
格以慨憤偏宕沈驚激則哀促疾則強忮壯較
彌極慘不傷窺駘籍無當脫畧恣睢在衷斯論
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
焉寄乖乃兆衰競亦和沴齊氣之奮不乃侘傺
質文相變代有所愆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徨
自放御有逸轡譎而能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汰
排調貴位與既洪豐芒亦廉劇儻昧不殊曾是

足昇所務快心遑忤觸計衆或側目從之釁類
乃顧發舒託於泮齊遠棄列埒非謂則醉偁彼
如茶幾何不麗出守畿輔刑襄焉試身可抑折
中何諉誣檢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
瞋志觀者自失莫敢婢媚爲理心開刺史高第
稍用序遷受憲關滋封傳薄移紛擁髦眊輔以
文法胡寧藝事緼籍無害雅所湛漬德之休明
膠遂所視敦惟在寬國中策筆誘啓弼成邁績
上最聲勲繁積榮聞塗曳云何渭涖不可涉揭

劉子成集

卷五

五

惟薰自煎皦固來忌英雋竝游愠於大慙容與
濟上句請蚤稅芳之不邵豈惟鷦鷯相望携手
隨踵言逝取酒貫媼織約忘衛千里命謝憑心
獨喟綽其弘高徐然域外屬運更始乘天之情
惠此羣公徵命遑逮無余舊疆推擇言莅致令
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敢介用逸
臣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勿庸
以次再陟作監蓋且未歲昭茲僦功榮寵相稭
茂揚豫土匪亟來字追踪召周赫赫分地庶其

益躋隆我鼎司

叶息利切

慈養條違盡焉摧毀在疾

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邦之云悴人倫岳隕

典墳靈陸有識纏哀人士興滄斯緒逼造失之

胡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憶昨道周

欵言江汭死生契闊胡泣之嘔間承燕閒殷奉

崇議刊酌流畧軌程篇制騁觀三五宵渺閱邃

拊擊作者鉤深探祕標之道萃崛稱雄佩非乏

先覺猶養後悔晉氏流靡餘波方潰子興視之

豈獨無裁俛仰一時蹠足罄歎即有唯阿辭何

劉子成集

卷五

五

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冥昧
嗚呼傷哉公首闢沉越再輯王軼代典伊誰錯
衡是繼操馭學駕其功不啻緬想容觀郁何棟
棟狀不甚偉視精而銳疎縱不拘敢往開厥造
辰彌海雲清霧霽比量絮度云孰能企萬務據
秕才術氓隸蒙叟臭芬曠祀遙酌喀然俱忘惟
爾清猷嗚呼傷哉故以彼昭塗議君之出叶尺類切
不固其節庸有所缺叶寬端切忠蹇投軀獎恤赴義
業雖未融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公於

厚終可謂不匱良友瞿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
使遂傳被蘭臺石室將焉著記生平故人不聆
吹瀝總一厥文徇遑嘆噫界切包洞鬼神含朗
方望九原可與嗟孺子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嗚呼傷哉

都水皇甫使君子約誄

肅皇帝之四十有四載十月故都水皇甫使君
卒越四年已巳其嗣子荼以君葬於靈巖鄉鳴
呼哀哉君諱濂字子約重慶守近峯公之季子

劉子威集

卷二十七

三

也其命氏悠遠名德相繼近峯公復二千石起
家樹芳績以厚基浸醇澤以釀旨三兄皆以文
學官業崇徽嗣哲益濬發榮名弘獎家範右望
膏華傾時擅代君慷慨弱冠氣奮雅游出入風
雲含吐金石以高第爲郎司空屬於時英髦林
萃造請不避寒暑王澤謫涌進取無淹歲時君
泊如也出典監河周旋故郢朝涉江以抽思夕
懷燕而軫歎竟以讒替黜從事豫州移上佐閩
郡余亦以謫爲李在遠忘遷居昧疑泰封社游

其輕重國軌籍其才術行且前席賈生追還嚴
助而君已厭棄去矣入林故携手初期解組則
轉盼相失既而颶風揚堞炎氛侵日兵交七閩
郡以不守君蓋南望泫然爲之反袂遂爾結轍
霞外抗心世表憫嘿登年人境萋以流渰徘徊
息景山川肆其臨睨陽源之清風貴氣得之自
然景胤之音儀韻會尤自標遇偶所不當即聲
意俱峻事或有忤則權重莫撓加以志尚稀闊
耽味玄寂海泳天飛縱鱗矯翮託辰星而高慕
奇羨門之遺則跡響眇以雙沉世諦邈矣略薄
雖一時貴勝皆以方外見賞庶幾名里表素式
閭崇敬而君忽屬疾不起矣嗟乎傷哉豈神理
蓋荒太儀冥昧抑或別有不亡者存非幻妄之
謂歟夫至人乘化舉世不能入其度恬知繕性
萬物無以滑其中豈以歷載爲短長世運爲淹
速然而襟期就盡則商歌遂起世道交喪則岐
路成泣謝傳中年覺哀樂之差過中郎蚤殞豈
冥契之可追況孤立行意不懼無悶可謂惟子

劉子威集

卷二十七

三

惟我在情在事能不悲乎昔仲宣云亡陳思爲
誅數百嘉賓厭世貴賤操筆幾人不腆之辭雖
不足藻述光烈聊以宣之來者云爾

誄曰猗歟誕節克此貞介匪云邁適伊惟時邁
于嗟若人古所謂快標挺淵致韜映洪派矯矯
諸昆鬱有華聞寵靈當世迭載其芬廼於綺歲
氣獨煙煴鬱臻儁少激昂青雲藻才標起震發
以殷雅冠東都區域則分泰幾峻整公綏逸羣
跡通情遠緼馥含薰纓以簪冕委以時寄俯心

劉子威集

卷二十七

七

循物飾材辨器人忌芳潔俗皆譁譟振冠高矯
盛氣橫厲豈無翺翔必此淹憩鍛羽洛瀛載翼
閨澹蓬敷漆園千載溶漓跡類進趨心以遐逝
鋒鏑在矧遇物則刺爰書盈案削牘相綴文法
銀鍊主者愷悌齒以清裁如振稿繫矜已玩時
俛仰睥睨賦事偶同予開子閉側目當塗凌轢
貴勢察舉功曹遷延上計疇不欽風俄已投袂
通塞非心去來焉繫衆方愕眙子乃微睨謂我
逍遙游亦無細有繫於中精深所詣時化悴榮

劉子威集

卷二十七

七

至自非蛻北風長埃縞衣踰跼浮觀萬族孰能
無敞豈惟美者山陽之襟昭曠自怡樂此寬令
茂悅因依豐長爭映墟煙夕流澗靄晨冰清塵
稍遠南枝初勁門無通謁客罷延請音苔徑就
蕪人事皆擗篇著琴心書間道性便諒奚爲爰
尚清淨虹霓其騫白日相命沉照含輝握符懸
鏡非直邴張焉取嚴鄭仰攀桂枝頽咽丹砂馳
景安極修齡詎涯奮逸九垓聊遣區內枕中鴻
寶閉房所載黃金可成質果焉閔當求化人官
闕所在云何絕往能牽情愛將無惚恍不可爲
許吉妃乃戕首子捐背冲凌未期荼酷者再往
達雖忘撫懷則慨惠氣或愆栖靈非悖昔未嘗
有終焉胡懟隱約即安愈自珍祕五岳六宗迂
怪方誌九六四七爭言其意求之積時冀有所
致亦爲予言道誠有焉惟在才慮必也子傳嗟
乎傷哉誰謂斯旨遂成驚惋淮南實云非以學
謾期會適然屈此短算曲陵謝賞東蒙輟玩朝
暉不賜扉景未旦悞抑失聲今古同歎居未幾

何少孺繼隕君後幾殄天道胡忍爲善者昌孫
獨邁愍嗟乎傷哉自邇邇棲及我居暇衡宇未
殊下澤奚駕猶簡過從徒遣相謝矜亢守高獨
行誰借憶承宴私維昔之夏大自機檢弘之蘊
籍人謂山陽重邁叔夜五言間作往返相爾竟
以絕翰我思悠悠子於藝文所得殊尤家業云
紹衆美庶哀郢中白雪薊北高秋興苦言至體
逸韻道晚恐傷氣中無滯留構篇愈寡下意彌
幽百家衆伎理愜思游宮聲五降奇弄再行別

劉威集

卷二十七

五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七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八

長洲劉鳳子威撰

祭文

祭黃淳甫

嗚呼淳甫已矣士失楨幹時喪瓊寶。疚哉荼酷
咸用憫傷勞心有慘。叶采命之不融迄於斯罹
伊孰昇造嗟惟光聞令名竝臻世誕熙藻敦此
之業遜有顯休丕乃荷紹奄及於變豈謂不遐
而足云劉。子四始之義雖獨今構一何矯矯語
近而促各載聲氣豈其能佻軌度則存升降以
時作者雲擾競出侈浮文驚於卑其實日藐將
能厲矜操舉砭石以格輕慆劇莊方騁故未有
涯胡靳難老繫所宜賦實惜其多患在美好亦
既嗣興芳暢方有至於裔表惠論始終其究於
獲可謂善保凡我同人感念疇往惻涕盈抱瞻
望靈涂不尚與幽曷覲能瞻音旨如在摧愴生
平翩翩旂旒庶用昭享惟是體蒸以羞行潦言
藉頌述共申一哀神理窈糾。叶巨

天切

祭徐公

維皇六載夏四月東海徐君不祿奄棄爾世。嗚呼罔不盡傷心。不弔天降喪於遺老。殯殲我良。以不克永於享。爾惟耆耄不允觀省。祇服厥德。用匡又於家。肇勤股肱罔弗恒弗庸。若既播敷。舊乃亦用獲。既櫟斲厥材。乃亦彰施於丹墀。誕惟考功。用集顯休業。匪介自逸。茲惟友庶。越於宗戚。尚克羞饋。不腆于筐。匪用劼茲恭德。矧敢緬于耽樂。疾既彌寧。惟是話言大克敬祇。以訓迪厥嗣弘於服。日惕不暇。篤敘乃休烈。無縱于匪彝。以遏罔極。惟友于爾同氣。尚亦不替前人義問。嗚呼恤茲敦誨。用和懌百世以燕爾後昆。其有既哉。越在昔介於朝夕。惟是迪哲受於往聞之昭德。以勤我用章。又有俊予適時貞遁。用罔顯於世。篤不忘。念我其女於爾冢嗣。不惟永命以躬饋食。遺育箴箴。進茲閔殄。疚哉洪剗割。乃心矧於惟舊。誕歷年所。疇不顛蹶奔走以哀。額命。嗚呼天亦惟篤用眷。相爾考終。無寧貽我。

劉子成集 卷三

三

老成以稽謀自昔。亦不克憲言嗣。茲予用修享。尚不靈承于位。有來洋洋哉。

祭廬少溪

歲在豕韋。日次於玄枵。客有相過言公逝者。聞問怛驚。中心若失。及審不妄。涕泗橫集。悵快不自得。竊悲以此其醇德至行。厚靜誠一。而不能多歷年永於世。嗟乎嗟乎。彼乘權籍勢。汰驕逸肆者。而且老壽。乃區區靳於爲善者耶。憶維昔之夕。公仲子來謁。訊知方在勤躬。率時訓祇。祇予甚嘉其不忘。最不自介逸。乃未久。何詎至是哉。公于養甚薄。謂牲體實用物。無不重生。故於滋未嘗取適。調節又過謹。宜強無疾。而素羸若不勝衣。煦煦然仁愛所逮。則無不惠覆之。惇純自天賦而究之學。履素自然。其忱可昭。對初不以爲名。有所談說論難。躬此之德。日惟溫溫和豫。抑退周慎。不傷於物。豈不多受祉弘于天而遽戾疾。是雖秉命有恨。而風之所淑。無不孚動有格。聲聞之垂久。當益光豈其殄享。古謂不朽。

劉子成集 卷三

三

者尚庶幾乎。子往每服膺冀得窺過。今已矣。不可作矣。何勝太息。惋悼反覆未已。敬陳醴薦。若有臨之。嗟乎嗟乎。

祭韓承志父

惟公躬行至性。天所畀純篤。慎是常保於質仁。溫溫其恭。後已先人言不出口。退讓逡巡。惠施焉。務朝夕以悼寬。令祇莊德。備其身宜。爾佑享福祉。振振善所格。孚於何不臻。惟是茂繁庭內。有秩衆多之祥胤。祚式克允。效光啓慈。諒載翼。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祭沈公

惟公剛毅天植。醇行是踐。迺有理識淵哉。上善早驚王塗。惟國之選冠。彼惠文道則忠。審格正於時。必克由典。既舉操彈。聞益休顯。直固來忤。意猶繾繾。左官未幾。才器所刺。宣敘作牧。於何。

不勛赫赫雄郡。懿懿惠仁。倚辟流化。外內隱親。

政成教易。越有乂民。歲惟獻計。公於來臻。倚軫。

胥宴。媼以婚姻。周京。膺撫。征車。鞞鞞。時亦夏只。

薄送河潯。五屬布憲。蚤晏是遵。劬勞就舍。不違。

其身。孰為請告。臥護可循。翻其旋邁。不謀於人。

謁公東第。言猶僦僦。謂復小損。何詎為屯。豈圖。

奄忽。逮此不辰。榮業始爾。名屢疏聞。百未展一。

齋志。何云疇昔之歡。豈其能及撫事。徊徨萬端。

交集。公雖即往。風猷未戢。中心之言。涕無從出。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遙酌一觴。永此愴恤。

重祭沈見心

夫哀悼慟感之施。非為事發也。於情則有然者。如以其事則怫鬱困悴。俚賴無復之者可哀耳。其在融顯當世者。又何憾焉。惟情則無間其所。遇而追往懷來。有不勝其慨者矣。若我沈公。仕而至二千石。方駸駸進用。所謂融顯當世者。非耶。異時者。乘傳南邁。薄送於江之涘。意氣揚溢。謂遠圖長馭。行建不世之業。即道里悠邈。山川。

間之聲聞若可旦夕接於歡笑無阻也俄而聞公疾動又頃之聞公歸繼又聞公沒矣嗚呼傷哉夫摧折莫慘於中道荼酷莫烈於盛時遐算莫忿於促景雄心莫悲於短世自古長轡方騁壯圖未竟而遽身殲志訕年殫運謝何嘗不賤世相感爲之憤惋不平而況公親懿匪他情實兼切公之才十未試其三四固重爲時惜若公之後長子雖自樹立中子及諸季俱少孺於公豈能不眷戀獨奈何訣絕不復顧耶嗚呼傷哉

劉子威集

卷三

六

然此之哀雖復形神乖隔至於生平之分久要之言則不以存亡幽顯今昔爲間況素所臨蒞流風未泯安知不有尸祝公者則雖似未快於一時庸不伸於千載耶茲敢車在塗聊申一慟公之精爽知猶葩奕於光景也

祭龔明威大尹

維公懿性敦行自天篤之執德無爽惠於文詞始奮庠序多士心儀誰爲游揚蔚有聲譽專名義疏冠於經儒豈在一第謂公足圖察舉失賢

在位維耻晚廼推上達之內史行且敘進除吏漢滋愷悌爲政越有勤勤疇不向時我則忘勢畏言涉濡何矜高揭徜徉故里亦有年歲巾車東臯曳杖容裔善祥所集必其躬逮威爾蓋愆胡邁斯沴其等處則以鄰義則以世恩公燕語可謂真詣相古有作餘風疇繫醴醖在堂私用爲涕

祭瞿少宗伯

維公誕精鶉象曜靈南離粵應造士裒然來儀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騁驥千里翔麟天衢獨高名第聲冠一時李邵絕榮伯始遂迺昉古稱舉未必若斯爰直禁林恭奉訪咨罔不夙夜俾克庸之屢領察選職當主司春官曄若茂有光熙博聞謙正儒行經術庶作典刑無忝明弼闡弘胷子躬行是率重席篤敷五業竝述歷佐貳卿中外有秩容鑒素清典甲更悉端委於位謝彼私暱寬裕以靜言不近出簡服居躬要在文質公望鬱隆廼副華實俾藉方深恬寄何必厚

寵新朝豈不遑恤偃仰劬勞匪日是決展効陳
常尚冀以日誰謂遐年於此長畢旅嗟於途居
嘆於室萬品結心徬徨如失惟昔周旋數奉詞
筆惠以燕閒申之款密俛爾靈期惕焉內休瀝
泣總惟薦茲芬苾英爽無亡肆其洋溢

祭瞿文懿公

嗚呼公即世亡何旋已渺藐不可復覩典刑今
茲祖載越於千載遙哉即遠安所抒其哀思也
夫公以純德至行歸之自然無所矯勉其立已

劉子成集

卷三八

八

務在敦厚有大臣體方其選造士上公名第一
對策

天子親擢以文史日侍當是時中外相應以詞
藝飾經術無及公者居數歲臨辟雍教士領古
樂正被

命論士之秀應古司徒

國家承平久羣才彙出公所登進皆天下英儔
得古者以人事君之義及進貳春官當

先帝更化之始注精垂神當世之務公時在告

自以受眷不敢寧居以禮樂輔佐肆享濟雍雍
之盛乃未及歲遽卒傷哉周澤方渥深計欲致
功業明指向竟不一試摧我股肱奪我老成且
天於貞靜敦慤與之以福殆其未然耶夫精光
忌於太越觀於公其道淵微其光玉粹即之溫
然內有所鑒外無可否未嘗著喜怒於色可謂
厚重不遷之器注之不盈可挹而竭哉是宜選
享絳曆紀彌久不替何若是其爽歟雖易名之
舉喪厥備典出於殊遇然於公所欲用其未盡
不能一二寧能無所缺望也公之亡海內惻然
傷心況鄉曲平生師友故吏稔公疇昔之分局
勝其慘惻眷戀無已之懷謹相率酹公雖冥漠
茫昧知公之精神猶皎皎往來也

祭徐母

悲先秋之厲氣兮翳獨搖此蕙芳忽菲菲以墮
落兮諒有感於余之悵悵夫何靈氣之偃蹇兮
潔信修之穆將惠不肇察其中誠兮惋浮雲而
內傷飄風厲其相仍兮孰志介而相羊蜻蛉幽

劉子成集

卷三八

九

而微引兮鳥獸羣而哀鳴叶讀郎切淒素榮之萎謝

兮眇零露之灑灑萬變紛其不可既兮豈載心

之能詳惟淑美之所服兮內聖善以爲貺叶虛王切

興統世以軌則兮介貞志之彌亮叶將幽隱之

顯昭兮尚久遠而克昌惟受命其不可懷兮脩

短又非所問遷化倏以週流兮悵獨徊徨於往

運瞻陟降以上下兮紛吾既得此休聞曾嘆惘

而慙憐兮承遺則而以訓橫思慮之若頽兮掩

九原之傷憤嗟萼萼於歲暮兮豈異情而不隱

劉子威集

卷三

十

遺孤號於總幃兮淚相續而不可拭登遠望而

悲風兮髣髴來而在近邈光景之無儀兮莽浩

浩而難追軋省想之繚轉兮下凝霜之霏霏羞

群荔之芳華兮陳吳羹之和滋實瑤漿於羽勺

兮酌清涼之桂卮馨香聞於軒墀兮姦光爛而

盈視眷容與以臨睨兮若洋洋而格止

祭仲女

嗚呼維女之生何感予思維女之死何酷如斯

秉操爰哲欽翼今齊夙夜勞止有悴爾儀範志

彌厲保此奚爲沉疾是嬰慘慘於時靡藥庶已

奄邁霧露孝思弗克如何中路皎皎蕙芳嗟嗟

薄枯緊爾昭景惟日其逝咨予摧傷歔橫涕

靜言厥誓匪命伊沴越乃躋顛爾復早世惟棘

匪辛疚焉荼茹英爽離只胡寧來歸曼曼長夜

神理何微載惟祖爾樽簋在茲痛纏心臆悲哉

無期

祭王母郁太夫人

一陰兮一陽播氣兮難詳紛總總兮誰所爲蓀

劉子威集

卷三

十一

獨有兮華英叶於良切美要眇兮容與思夫君兮風

興叶虛良切乘時兮高翔揚靈兮冀方誕赫赫兮未

央嬋媛兮太息從如雲兮鬱律蓀既有兮美子

雙飛龍兮猗猗姬旦兮竝出元凱兮同乳力獻

兮考功迪篤兮休緒醇精兮凝凝自古兮所修

御文明兮昭時亮天業兮工揆芳菲菲兮未窮

婉彤史兮有城翺其遠兮焉逝忽曾舉兮雲中

儻將愉兮桂宮殷憂兮家邦叶工切涕欲出兮無

從蘭酌兮吳醴糗芳兮竝登叶都龍切盍將把兮飄

風留靈修兮忡忡歛迴遑兮以下感余思兮則
降叶平
攻切

祭王司馬

夫古之沒者無限也惟賢者傳焉若位望顯嚴
貴勢崇重而德無稱則何以名後世而使人哀
之不忘哉大司馬公當

肅皇帝時以繡衣按部直虜大入以功受都御
史將而守邊及南寇作輒奔命而南寇平又乘
傳而北當是時天下皆倚公爲重公亦以世遭

劉子威集

卷三十八

十三

遇困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身矣往被邊郡
悉遭創焉至塗地不可忍視公忿之開壁與戰
捕虜無算惟是權貴請寄無所聽問遺無所
通竟以危法中之至今十餘年矣士無間識不
識語公之績無不扼腕髮豎感憤流涕而不能
已及言權臣憾公之故又無不切齒沫血忿怒
泣不下者非公之精誠感人雖千百世尚有生
氣而彼爲鬼爲域者徒侈炫一時隨燼滅無遺
哉今論定疇功所以飾終之典無不優備公之

二子又各以功名顯勲烈可謂不替矣某等及
事公又辱與公之子游痛慰交并敬以俎豆修
饗固亦古者沒而祀於其鄉之義乎雖公尚其
格止哉

祭師金先生

惟公起自弱歲迨於季年辛楚勞瘁執而不遷
敦儉操厲約以無愆終歲鉛槧白首窮研歷落
坎軻徊徨躓顛晚乃就吏宦於荒裔作力砥躬
竭精以莅老既及之行即歸次人謂懷資實不

劉子威集

卷三十八

十三

充筭始置室居百未遑事謀僅朝夕庶幾能庇
何忽奄然至於不惑人生百齡未逮者二業既
名成青雲望缺仕亦方融年復不昇遂止於斯
豈公初志幸哉有子或冀不墜雖甚單危猶愈
殫悴憶在當時親曾習肄講授忘劬綸摩草思
推源泝流咸有所自公於藝文雖非專致然所
獨解信亦敏利脫手若飛肆口流易篇章未多
可謂有意惜其散亡後將何誌某既受知焉能
不愍深以慨念涕沱涕泗況

先大人世有交義款曲話言好味同嗜者宿里
中惟公尚遺公之南還猶日以企往事舊聞於
公是寄欲博采甄以資傳被見未踰時談不再
侍追惟昔游可勝摧恠大運同歸彭殤何異惟
是朴醇曾無心觀守慎克終以沒於地跡雖日
湮名未泯棄爰述斯文以光潛懿

祭徐母

吉日辰良歆斯穆將芬苾以御粼然琳琅靈惟
偃蹇有來揚揚繁爾淑明脩聞信芳奉時昭則
劉子威集 卷三

西

充於帷房燕婉恭懿靡懷妬傷古也女德室以
弘昌惟是讓隘惠弗用長爾惟優游度實以休
忠信其質越有徵柔內教淳至敬竭蒸禰媿樂
光嗣思保厥猷均歡等愛施罔不周佩此雍睦
從禮是求淵族敦恤恩惟相收秉心專慈怡慢
則不蔑彼時俗椒蘭與蘋式是遺穀宴茲弓裘
芳流未沫飄搖總憐迨此遷載輜車有解言從
其始返於一丘薄言祖之藻芷以羞尚惟克饗
世遠道悠

祭韋太夫人

維婆降精誕毓貞清魯母之行周姜之聲作嬪
來止韋顧舊名式時翼欽維家之積以臨蒸嘗
禮則克將筭筭之脩黽勉斯遑敬共朝夕既緝
既匡荐經百罹適爾能抗義問烈烈為猶則長
庶曰祇訓迪茲茂常範無不肅柔懿之光綽哉
有裕誕乃赫興叶盧良切施於孫子載惟顯昌尚及
而世介此壽康祚之永錫如天之慶翟板方來
爰繫命章奄忽言謝俾也何搶豈伊佑綏而違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祭歸僑川

維公淵德資惠夙成介特自秉標挺茂榮克綏
枯杜篤惟誕精川冲澤虛含弘不盈霞矯露霽
天韻貞清素雖居泰恒若處約動無肆矜識度
有綽靜載沉幾明啓理畧智豈脩簡才乃敦作
式是昭煥紛紜綺錯庭闈祿養鄉閭畫錦訓有
義方福澤茲稔祚益昌繁謙恭彌甚秩秩風猷

敬戒勤恁緬彼放志於公是懷庶幾相效蔚也
有望何忽淹違邁此閔傷邦失耆舊衆惜殲良
況以姻親憑藉逾常爰申一慟曷云能將疇昔
之眷顧此茫茫冀能鑒止德音無忘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九

長洲劉鳳子威撰

論

狐突杜門不出

異哉晉獻公之爲君也其明足以強晉而卒亂
晉幾亡焉且其寢不忘翟氛故能啓土耿霍滅
魏偪陽玩好之不恤捐璧與馬以約事所與國
是豈忘社稷圖者而竟牽牀第之愛安驪姬不
惟遠猷而用老謀顧嬖佞是使如武與威何哉
若諸大夫之良我其士爲乎然君昏不謀而諫
黜嬗樹孽其萌有漸而未嘗一言及之夫子實
云戒莫如豫而不聞乎安在其戒也當其優施
之諷里克欲以中立免若不鄭之對不庶幾哉
然而無心焉不任君之難而謂不在我也有臣
如此將焉用之杜原款之傳申生其顛而不扶
與然使太子寧懟以死忠敬之有焉荀息從君
於昏者也雖立二君而不能終智不如蔡矣蔡
有枝葉猶能庇本根有君而不能衛將如息何

史蘇郭偃其知之矣而不能疾力強爭其亦以從容免乎獻公雖溺焉無亦尚可語者而數子初豈忘國之患將女戎之勝臯兆已見莫之能爲乎夫申生忍死冀伯氏出以安吾君突也杜門而不應固亂已定矣雖突其將若之何哉然太子之所以望我者若此而吾寧忍之且縱不能匡而亦有藉於受賜之言也將以免焉而卒爲懷公戮其杜門也又不能如呂甥能爲內主而歸君矣且臯落氏之役非羊舌大夫之言突行矣烏在其能爲晉重哉久矣其有疚於太子矣夫有衆君子而不能已晉之亂至三世而後復故知飫之詩其有以也夫

范文子

昔叔譽觀於九原而獨願於隨武子也記謂知人然燮也其不替武之德乎夫有國家者非無強之患惟驕之患竈之役歸而後繞角之役始用其謀也而欒武子以勸鄆之役羣師欲戰文子獨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既克敵而益用楚

劉子威集

卷三九

二

立於戎馬之前而儆晉之君臣庸知天之不授晉以楚而盈之乎使率其言欒卻寧有患矣夫有諸侯非必晉之福也亦非必諸臣之利也使君臣儆於位不懈其職業而以來諸侯奚不可者將以佻天之倖而恣其侈驕此文子之所以懼哉當文子之世公室猶未有釁也而憂不免焉其後也亂日以長而欒范胥卻之族皆忽焉不祀晉君之彊死者亦相繼也故君子謂燮也又多乎哉

劉子威集

卷三九

三

陳軫虞卿

戰國之伏軾而游者大抵傾危哉彼其才豈不皆明於事情而熟於籌計者秦之虎噬天下士依以恐持諸侯則易以爲功若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軫哉當張儀犀首銳於取楚魏主而爭爲相列國軫獨優游無所得事豈厭富貴不樂顯名與使其計無所出則已以軫之智而患不能乎且事談游而不好功名則又非所以望軫也夫險危其身以反覆搆亂樂於

禍而甘之。外挾敵以爲重視其土地若舍之衢路而不惜。即盡亡其主而已之資愈厚。雖主之闇忍乎哉其用心也。若軫之說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爲身。故軫其賢乎儀衍遠哉。虞卿之游一顯於趙而卒以不忍貿交捐相印而不顧此其志誠烈然何遂以栖栖退而著書者豈其無復之哉。夫其視富貴甚易而適困於時將無所於入之國以秦之威而讐之。諸侯畏而不敢納與。以匹夫而敢於忤秦以匿魏齊。以萬乘主畏秦故而不敵屬虞卿以國也。豈其重國不若虞卿之重其交哉。夫以六國之讐秦則豈特日夜腐心切齒銜骨而不忘者然秦所善則用之。秦之所惡則遠之。其所用事之臣。左右關說之士。寧不相勸而爲秦。即人主孰與圖秦之難而冀存國哉。若卿能抗其志急人之急而無悔焉以身殉之可謂慕義無窮而六國之主曾不是求而甘於縱橫之說。餽秦之利而以其國市不少悟也哀哉。

劉子廣集

卷三十九

四

難文王稱王九年

詩文王之什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諸儒遂以無逸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以爲文王受赤雀圖書之瑞爲維新受命稱王九年又證之逸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而司馬遷伏生則又以爲文王稱王七年據尚書周傳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帝王世紀則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戊午。蔣注云文王以戊午蔣部二十九年受命。夫周之分野在鶉火故周語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是也。乃又以文王稱王鶉火之歲將安信乎洛書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同爲七年帝命驗云一姓不再命然則以鶉火王者寔周德之所自始。伶州鳩以爲武王事者是矣。文武同受命於是歲故文王崩未及葬而載主以伐殷者事或近之矣。年歲繆遠不可詰書傳亡逸難信而緯候又焉足論也。七年九年之辨此漢儒之陋且僻往往然乎且書序又云文

劉子廣集

卷三十九

五

王既得釋歸而乘黎明年伐崇則是紂之囚文王也於稱王之後五年矣若可囚也可釋也而亦何以王爲乎紂之戾亦能不是之討而直宥之乎祖伊之奔告亦又不於其稱王之大而於戡黎發乎是皆以事之隱顯於後可畧詰實者微爲之辨若文王之以服事殷則終其身無一日變者雖天命有歸曆數不可辭其心未嘗敢欲代殷而亦未嘗敢讓以爲名也此所以爲至德若詩人之頌則推言造周之始而舊邦新命說者何以辭害義哉

劉子威集

卷十九

六

劉放孫資

放資竝以奇謀祕計內典機要外綜軍國於時兵爭方構強弱勢縣而能辨秉曹所向擇主而事則於鄴下羣材可不謂識去就之分乎以操之雄猜沉鷲而能言則見從動相參決非明智而能然乎苟或賈逵一時之賢其所題目未嘗失也一見深賞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矣計畫之士爭願進用而從容造膝受任腹心更歷三

世益簡寄深至能不疑也既當信任朝夕萬端間隙之構終不相染故其密慎歟討伐之議時有所建驅馭將率各盡其用其於功名亦有所樹矣雖管中畫而能讓事勸與羣下參盡有譴過輒爲引分滿寵徐邈皆公諒不阿能爲開解譴毀此豈憑恃作威者乎於昔所妬害者既無纖芥卒薦達之是寬身之仁也不賢者能之乎特以持祿或過骨鯁似乏使剛方之士以嬖臣相遇慨亮之論以恩倖見黜甚哉君子之於進

劉子威集

卷十九

七

張浚

退其可浮沉自容隨世無所取舍哉至謂景初之際末命吝度繆於所付以啓大釁此雖天之所授而人主宜親忠正務抑近私可爲鑒矣昔單子之論蒯叔爲其將輔袁周而強之也魏獻子尊周而爲合諸侯因併謂之有咎然則竭忠力以藩扞王室其皆爲違天道膺天禍遽殃戮當其身且及其後乎夫蒯劉之爲周豈其不蒙數世之利而乃謂壞不可支如周詩穆叔之

言不終夕而知其非矣。若宋張浚之謀國乎？則雖強變天道，驟用弱國專謀，獨慮除怨，報忿奉主之功，而他有所不計者，然亦規處失宜，措施未當，計畫不能兼攬，才智有所不足，豈可盡歸之天道而謂威靈之不復振者數運屬然，不可以力勝哉？夫宋之讐金雖百敗百死而不可已者，浚終始主於戰，主於守，主於恢復，未嘗可以少竊旦夕安緩，須臾死易慮而改圖壯哉，其爲心與若其主之用之也，又不可謂不專矣。付之

劉子威集

卷五

八

陝蜀驅三十萬而前，似可乘金之隙者，端珪不協驟戰而敗，而宋之事去矣。逮符離之失，亡是又何寡謀哉？李邵之才未足憑伏，而徒奪其邊邑，何預大計不爲萬全必取，坐制扼吭深入中其要害之奇，而輕率奔退，使我重失氣，傷沮山東之國忠義之士，翻然無南向之思，是又誰歸咎與其措置淮西也，愎而不能延納，猜以專禍，得如蕭張之籌帷幄乎？故若浚者，有其志無其度，意有餘才不逮，雖謂其輕用國家財貨，爵賞

似非拘牽之見，而不能兼容博納，采攬豪傑，知人善聽，徒急於成功而寡於智畧，勇於犯難而疎於慮患，忠不有其身固矣，而不謂國之威靈衆之存亡繫於一戰，胡再不謀以取敗，遂使後以爲鑒而終不敢進一寸以爭中原和議，遂固不可拔者，實謂浚已不效於前也。苟以曆運之興衰盡委之天，則束手而待之可矣，何以貴殉主安時，拯危撥亂之才乎？惟尚有待於匡濟旋運支其壞，此所以深有責於浚而惜之也。

劉子威集

卷五

九

矜論

長興氏與故鄣人相習，又相優也。鄣人仕而歸，意洋洋得，視益遠舉足益高，長興氏望而踟躕，色不勝下之。而鄣人自若也。第勞之曰：病矣，子之勤不釋晝夜，而宵爲我，長興氏失氣不能答。益聲楚謝，竟亦不與之言。遂遁退，意不釋，乃東見商丘公曰：日與鄣人游也，既死生之矣，雖親戚昆弟莫之及也，可謂一之。而又奚始終榮瘁窮達欣感，粹然不相當於人心，且也。而既忘之。

矣。闔胡嘗望之。而傲然奮於辭也。商丘公適爾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徵於人不既甚乎。夫家人之相與。於其始約也。何有何亡。相恤相饋相愛相拊。於何不至。及其泰也。貨力爲已。兄弟鬩於墻。婦姑勃谿於室。漸而爲途之人者。何算也。而況同業相友。同病相憐。已則成敗得失異之。物形之勢逐之。何有於始之念。而方規然冀其前之响响朝夕。啜菽飲水時耶。子則固矣。而且誰尤與。長興氏內愧。嘿而歸。數月不庭。已而鄭人

劉子威集

卷三

十一

廢其仕。快若於中有難。人之至者益鮮。好逆之。稍自紉矣。長興氏復往焉。則道舊故。由昔之言相與肺腑者。隱必及之。長興氏退。則又詣商丘公曰。曩吾疑鄙之人。不可誠語者。復謂何。曰。子無然。遭其不適也。而無所置其辭色者。假其少獲逞也。而不遠矣。俄則有援者且幾用。遂復倨侮自簡貴。唯之與阿。斬於片語。揖客不下堂。長興氏遂不敢進。

積著論

南榮先生既仕而退。簡微耳。單置故不勝。居益閑。或累月不下階。湛子廉漬於書。非獨好之。若飲食寢處無非是焉。嗜者。顧無以朝夕。家人作業益惰。竊乃無所問。或過而笑之曰。子不見鄉大夫濟濟乎。而獨遑遑如。雖寡人拙業猶有所出之。即無益於事而徒致空竭。不穀於此矣。先生曰。然則彼何爲哉。曰。昔子貢既學而仕。猶且廢置幣財。致饒富。結駟連騎。書何益也。彼守事終歲無所預。此非竄之效與。且寧操智備與時用。

劉子威集

卷三

十一

若一二大夫。權百物輕重。論其有餘不足。貴則出賤則取。財幣積之如山。林而以術行之。如流水。執籌計。務盡權之。陳椽其間。不少休。行子錢貸徧國中。善田宅。悉請來歲穰惡策。太陰所在以邪酉知水旱。取穀石長錢。趨時若驚。眇聽新視。任地盡人力。故其富皆至鉅萬。林館宮室舟車無不繕治。餘惠被輿臺。出入充溢閭里。聲光艷人。其役使乃威於長吏。未始離於鄉而用之適已。且若是者耶。而何以計不自聊。賓客故人

日夜望子而愈益不繼。藜藿之羹，糲粱之食，時匱故紛然解去不復過。而子且以行義尤之。則子何責人無已而不自克也。先生仰而嘆曰：有是哉！子之勵我以富貴而不足我所者至矣。以而所爲則僕誠不能者，然何足憾。夫彼之事，則固鄙污甚而猶洋洋誇嚴人，何可與語者。且古之人有之：鴟夷子皮三致千金而輒去之，此富而好行其德；彼智計用之國未盡，又以其餘試之家，故有所託而逃焉，豈爲富而名高哉。乃有以賣請辜功貨賂彰焉，墨以敗官，始有一馬不全而卒至累數巨萬，又以其秩祿籠其利，郡國操執奇贏不異商賈，此其侔利侵攘，暴陵無頃刻不戒，猶惟恐失天下之憂勞，莫劇焉者。竊成云：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此寧足慕者。而篤信師之若此，猶可謂有士大夫之行與。管氏所謂心焚海內，以其欲則并兼，任俠睚眦剽攻，何者不可。且子見炎炎熾盛矣，蘊隆極而燼焉，無不復者，其能保數世不替乎。雖

劉子威集

卷五

三

其子孫能嗣富溢其舊者，然能久之不盡乎。此則賢聖之澤猶不能踰世累數，姑以其近不盈數十年或數年而生平未嘗有一日之樂愉快，自恣，以其富爲桎梏不異拘囚，而子以爲適，則於何不可適而獨戚戚謂貧也。古卿大夫既廢其仕，闔門謝咎，躬自貶損，無所預事，縱不能奈何求財利自污辱也。詩云：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謂非宜也。而恬不知其過，則何云哉。

劉子威集

卷五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九

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

長洲劉鳳子威撰

繹論上

繹論序 隆慶初作

閒者居暇念四方事或有所宜。自以昔曾備推擇居官爲長。雖無狀見替。不能嘿者。因著論十三篇目之曰繹論。特闡蔽無以通於天下萬世之故。狂悖之言亦或有所合耳。鄒子曰文質政教者所以云救也。當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以書爲說者不盡事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時之變。循習耳目之常而不知偏蔽之積久者。未睹夫治術者也。今

國家法令懸諸日月。而奉法者時獨以意高下之。郡國如彼其廣。而風會時趨又烏能守一而無變哉。故補救匡益矯順革正。修其舊而布其新。酌故憲舉而措之。未有能易焉者矣。顧昔之論著者咸有所傷憤於世故其辭激。激則危。危言詭時。非所以順蕩蕩無爲之俗也。又非所以

劉子威集

卷三十

一

明中正之則也。若予則優游偃仰有所於感而無所激也。竊比夫善御者不詭輪。不泆轡。不終日馳逐。行三十五十里而止矣。非馬不可千里也。恐疾而失其節度也。夫所以爲民者亦有其節盡用之不能。無所用之不能。欲速致之而反傷也。故去就之變。歷百代而不能同。輕重之權。雖賢聖不能預慮也。若今之所言者跡也。玩心神明。制於玄邈。動若迅雷而馳若疾風者。是非言之所及也。故使愚者陳其意而明者論之以經法。夫斷大謀者非循俗之見也。舉大功者非獨智之慮也。雖造詭之談不外見。而補民益治之由。閭巷細小之事。時一采之。狂夫之言。是其可廢乎哉。顧在心之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載也。以未離庸庶之見。而當遠覽深聽之度。固未御而知其窮也。

崇政論上

夫政莫先於定民志。民志未定則雖有煦嫗子育之心。摩撫惠擾之意。其能足天下之欲而遂

劉子威集

卷三十

二

小人之願乎不能足其欲則益起而相凌相奪
害所以愛利之者通所以戕害之而已視其紛
擾而交驚將正之歟抑亦推而夾之流渙無所
止歟於是術始窮於天下而無所施其變矣故
定謀志者必味之上下之分等威之辨然後吾
之所自託於天下者非故爲是崇高以臨之也
其勢不得不尊而名不得不貴也故有以窮悴
幽荒之叟而遽處周行顯通之任一且得志憤
其積壓人流爲分所制遂欲盡削棄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國家典令燔燼先聖圖籍無君子小人之分黜
貴賤卑高之列嚴冠屨履之度滅文物章采
之飾塗天下耳目心志而割擊禮教蕩夷經法
姑以快鬱快憾戾之私而不顧天下長久治寧
之計愚民何知誘以來使盈其欲爭相告言株
連之禍使數千百年衣冠禮樂委之塗炭而閭
巷之民皆不安其室家欲稍自弭則攘臂相仍
者復奪之處誣誣焉如將不得已而姑以告訐
自衛卒之羣聚而起不可遏禁牽得罷去繼之

者雖革言如不遑夕而流害之深已不可息夫
兆姦者其始樂之以利若驟若馳銜勒所不能
御而又委之轡則罄控抑揚之節豈所望於奔
踴之勢哉故論政者不謀於俗舉遠者不恤於
近順於人情者非所以制變也格於俗議者非
所以明法也方傾軛越軌而逸騁也非拱手而
可制時之潰亂泯焚又非結繩而可理也今釋
寬仁敦惠赤子慈母之諭而欲舉名家之覈論
以矯切慢弛之末流操法術之少恩以直繩滔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縱之逸志是誠駭於聽矣又況有進於此者乎
夫悠悠之弊所以養癰而厚之毒彼小人之情
習見上之姑息而不忍於致之法也以爲吾可
以縱恣不軌若驕子之恃憐愛無復顧憚雖有
強橫之吏其所擊者豪宗大族或身嘗爲吏而
失勢者耳吾且得乘而侮辱躡轡肆其悖亂而
彼終不能若我何也夫赤子下瓦慈母且操捶
矣今使至於相率爲亂公行無禮而猶曰弱民
不足與治也夫一民誠弱矣羣弱爲強積而至

於千百人。風之所被。豈特下操制而衆爲政也。其勢將不可復收。而後欲爲之計。不知又將安所出乎。故名者所以正體也。法者所以便事也。君子所以經政。雍化。平海內。綏萬物。動天地。應神明。而成治道者。未有不端此而徒以微譽於羣小爲者也。故在上者。審道儀極。以爲軌宗。程物布憲。以定趣舍。好惡效於準類。裁驗平於稽質。舉言察事。循名考跡。杜微防漸。誅意宥過。無或二三以蕩衆心。故覈而不敢以僞至。切而不敢以妄僥。精而不敢以欺售。辨而不敢以誣詆。明而不敢以姦肆。罪無不得。善無不顯。俗無怪汙。民無淫慝。罰不得以微弱而貸。賞不得以強圉而濫。四海之內。睹法之不可妄觸。利害之懸乎上也。故內以息顓倖之心。外以絕貳偷之望。慎修其常。盡力其業。慮不暇給。日不遑逮。去罪尤。懲僭恣。抑憤怒。暴戾無所逞。財賄無所事。則民志安矣。故君子者所則也。小人者所使也。君子失其所。則凌夷之漸也。小人失其所。則逆亂

劉子廣集

卷三

五

之端也。君子以情示小人。以刑禁榮辱者。與奪之精也。賞罰者教化之實也。故褒進毀譏。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笞。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法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刑禮所不能懲。而德意所不能喻者。百有一焉。未可以爲常也。辟以止辟。乃溢罰行焉。是以教化之廢。推小人而陷於刑戮之民。教化之隆。引小人而歸之君子之域。小人之情。緩則怠。怠則驕。驕則肆。故嘗如束濕薪非。所以急之也。所以安全而生遂之也。故居則設樹渠宮室之固。出則有禁衛呵止之卒。遠堂階之等。以峻禮防。申倫經之義。以止干紀。飾武備。以預不虞。嚴擊斷。以懲汙渙。凡以小人。之不可測耳。故逼之則狎狎。則恩瀆。而不能懷遠之。則怨怨。則威屈。而不能。用使畫衣。可以禦姦。則干戚。可以無用。弱民。可以捨罪。則士師。可以無論。堯舜之仁。尚有畏於讒說。今之爲政者。乃欲含容覆匿。一切無問者。是道民而使爲亂也。

劉子廣集

卷三

六

崇政論中

夫今之政操切矣而姦益不止吏亦廉武自喜益察察矣民愈遁其情爭鬪日繁而論報且不可勝矣不惟不能舉隆古之盛而其流將安所底止哉往時論治謂大豪橫恣若嫺氏之屬賓客昆弟恣爲非軌輕俠少年剽鹵爲暴布衣胸邴牢籠山澤專行睚眦以立私威此皆郡國之深患切慮積世所不能去者邇邇任用武健長吏督察嚴急以次除治間行定襄之誅掩繫無論輕重中資以上無不徙者而桓東之役又嘗舉網羅之可謂敢決愉快無遺恨矣且重抑并兼產稍豐者皆苛遇之人人惴恐不敢保其往向所患苦者今信能滅夷之則四境之內宜高寢而臥護不煩復慮矣然後來者愈益蜩起不可遏深禍者以文亂法任俠以武犯禁作姦良民拱手入陷穽其故何哉蓋法者所與天下共者也非所論於強弱貧富也今爲吏者好作名譽所至必夷其豪巧詆以相薰染雖廉賈護愿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必求其罪以入之蓄藏之家無得免者方自矜其疆直能遠嫌不阿徇雖濫庸復顧爲至小豪造作語言恐脅暴戾羣聚幽隱不避法網走死地如驚反撫之如傷憐愛哀矜之爲之覆脫縱解雖有大姦如山亦置不問以爲是特伺愚註誤惟忤其意者可罪耳至小小詆調詐欺以逞必爲之盡力甚乃指導以誘之鍛鍊以周納必欲過其所望以取悅於羣小干非道之譽若律令所懸條章所制輒忿然作色曰是在我耳何能爲於是羣然稱之以爲良吏得民心鋤擊培植有方畧公廉無私矣風之所被轉相效慕其有不然者以爲懦不勝任罷譴之故雖有忠信廉潔之心寬明敦惠之意察舉操彈之才綜覈博精之識見時之所趨者如彼吏之所執者如此故遂以爲是誠當然孰能以身買害而以去就易榮名哉故往者之治如春之育物非不生枳棘蕭艾也然杜蘅蕙皆得其長養而無害今之治如夏日之赫烈炎炎盛矣治田者不疎

劉子威集

卷三

八

耨父之則漸以蕪穢而害良苗又從而惜之以爲是亦宜遂其生而不必去也則苗之存者其與幾何哉且今天下幸無事不棄其隙極意圖治江南沃壤號爲繁庶往者逸奢小人事未作治淫巧靡麗富者廢居轉販連阡陌駕車騎田宅逾制地重通貨物而多賈今株株然繕其生日不暇親姻不及相賀賓客不及過從宴享交際聊且無復可觀伎藝皆皆厥工枵無所辨積貯益以稀薄苑囿多隳廢地輕無所售而荒閒不耕殖者日以廣夫吳猶故也昔奢而有餘今儉而不足況自往歲裔夷之亂休養生息十有餘年矣幸無冰旱昆蟲之災又無征伐調遣之役議於朝者未嘗不言三江五湖之利爲國家所仰給也任其土者未嘗不思轉輸輻湊之所求所以富強安利之也然而未有能修管氏內政之寄吳淞擅利之權使自至於蹙蹙不可復振者其患在於不能自信好行煦煦之仁小不忍於亂法之民而不敢用違俗之議也故吏非

劉子威集

卷三

九

不賢也法非不備也誠一念轉移之間用今之法修今之政斷而行之不恤於羣言之翕訾不奪於疑豫之牽滯法無所動搖不以狡僞而倖免不以細微而弗誅使凋敝之民寒心銷志知告訐之害雖有息夫躬之才無能免於絕命之患也則各安其業耕者務於耕賈者務於賈所以生衣食之源者豈待上之勸哉故黨閭由此而相睦貨財由此而相通貧弱由此而相恤法立而教行政修而化成公以阜其財求私以美其饒羨與其持苛偏之法無公平之實上下其手人得觀望意指輕於竊發雖黥劓之罪相踵於道而勢不足以止姦俗益以利弊者其是非得失之效豈特相萬也哉

劉子威集

卷三

十

崇政論下

夫爲政者在審勢而利道之情僞之變不可勝窮禮教之成必積世而後庶幾哉古者淳質易見其情然驟而施之猶疑而不信故商君易令先於徙木武靈作教請於公叔謁於趙成何憊

懽乎今積習已深而欲期以朞月之化責以忠信之教無鼓舞倡導之漸徒以文法禁令喻之使以誠應而無貌欺勵蹻跼以夷由之行率華士以鄒魯之風敦正卯之誨而使行無疑衆此則昔之聖賢不能行之於前而今之從政者固能之於後乎是以教化者推行有序孔子亦云既富矣而後加焉政成而後俗易俗易而後教孚未易以驟語也昔并封營丘辟草萊而居地鹵薄無可籍設九府之法通利海內厚致工賈莫之奪予臨境皆交於齊遂富溢累世疆擅山東之國管氏相桓修先君之跡匡乘馬操國軌利盡東海外以成九合之功而民不病內以修宮室臺榭而財有餘況吳之饒自昔不啻十於齊而行旅所走集珍貨所委輸耕殖之所獲與工巧之精麗流入四方者往往而是何今之時則有大不然者以賦重歛則未嘗有加於舊而逋負者且累假貸獨之矣則三代之仁何以過也以繇繁與則簡恤之議列辟之所裁畫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守吏之所許求沉切深至凡可割以與民者利末之事析秋毫無不盡矣則恭儉之惠何以加也以吏理失職與則皆廉潔奉公強毅敢驚峻法深論謝絕造請以鷹擊爲治稍不稱者輒重繩以六條無得免者矣則張趙之理何以並也夫以弛舍則寬以興發則省以吏治則蒸蒸日上俗之侈靡則又已變而纖嗇小人吝一錢費不愛其身爭盡其力以事蓄聚矣然而間左數百金之產者百無一二棄其委廬輕於轉徙者相望也日焦焦然無樂生之意縣官復益用不足不知其所以泄之而財何以匱若是哉意者其有遺慮乎夫法政之華也情政之機也發於機成於時時者輕重之極也時極而之變變之所趨流則有彙彙可圖也今之法顯其患隱非其情也若患不除而外彊之其復將壞法政易矣若法政衷而用反之瀆其時也夫時以兆之權之以智備而權以藏之安可瀆也今之情實謀矣且剛而尚能莫之敢逆可謂能督矣然千里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之外明能照燭而五步之內有所閉塞防拒之周峻於丘陵而蟻孔之隙有不可慮也故外有苞舉括囊之勢而內有啓姦容僞之端顯有澤耀精核之智而陰有意食侵勢之孽夫倖閱者非待辟倚側入督察益嚴而隱伏愈固迎而御之雖甚神明無能杜也何者上里籍而務則長游獨操時趨上邑籍而務則胥吏獨操時固上稽籍探弊竊有流之上獨因之時之開吾邑見之矣時之閉吾邑見之矣時之并分吾邑見之矣故衡籍於里貴算程事衡權釜錘吾不能知而軌長游宗黨正之事究矣衡籍於國文効輕重律論法辟登計平準吾不能知而吏胥夫之事究矣故操其趨以深索於民者不可禁也操其固以深與民爲市者不可禁也夫農夫傳耜夫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纖効歸於府而蠶去之者復三其間於是公有繼進之患而農有不盡入之征譬猶漏釜焉能無竭乎故語有之吏多私智者其法亂下有私利者其國貧今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雖有忠恕之長仁愛之吏上則以嚴督過當中則以侮文開罪下則以亂民傷政且救過不贖日浚脂以及髓而賦最不登於書會文法隨其後而坐之故敲朴不勝而囹圄無所容熬其民於膏焰之上緩死且不得而暇爲容民蓄衆豐財之計乎夫且令下不足而上有餘裕是猶可諉者今使至於上下俱困則安得不儲意於興利之策用心計之臣操權槩之度而徒習儒緩之態進博士弟子而與謀則何以異揖讓救焚而拱手極渴也故通於時宜者不能襲一道而非異已公於體國者不必順近情而違讜論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故曰歲藏一是十年而十也歲藏二是五年而十也必守其流無爲天下泄以操重重而衡輕輕其要在窒利之孔而厚封之以生柔嘉材夫利出於一孔其財必豐出於二孔者其財必訕出於三孔者其訕愈多出於四孔者訕不可支矣若征繕之不時計億事材兆物竭澤舉羣而不暇顧不能理之以

劉子威集

四

徐疾道之以決塞奔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則雖欲窮地數之所出盡封山川而重爲之禁將安施乎故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重則姦益繁輕則姦彌寡審令而輕重布之無干時而濟則守府之憲固在也若是其庶乎俗富而禮教行矣利之泄也謹其出之孔而寧患不足乎

徵令

畜積之臣用而國富強培克之臣用而上下困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物固有與之而爲取取之而不爲虐亦有無所與而不足少取之而遂竭者豈非用術之異歟今天下利盡四海熙洽累世崇飾儉與民休息未嘗有水旱凶札之災昆蟲兵革之孽亦近且數十年矣宜朽貫腐粟中外充溢然而僅以取給徵歛愈繁科條稍密矣雖兩更寬慰之恩放免無幾而有司督責益切不待期而畢歛稅民深者爲良吏治繭絲者爲忠公不諱聚歛之名日以捶楚薰其下以收責爲政而已何極盛強

之日而有焦然不遑暇之慮幸值比歲豐穰而猶上下誣誣然困懷中顛威顛播手此尚爲國有人乎且管子一國之才也尚能以區區斥鹵之齊而富況今籌策智計忠慮明禮之臣布列於位使知之而不爲是隱患不竭罪也爲之而顧不能何以稱責也哉且古與今異矣昔禹別九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上上也三代皆國於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命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宜而爲之種稻人掌稼下地九土曰辨剛墳壤疆渠固北之地勢然曰渴澤埴墟則不能百一至於勃壤輕農則彌望千里矣不知在當時何以能耕植雖有再易三易之差然境瘠過甚方佃而藝之大風揚沙遠爲陵阜者有之矣猶易并雍土多不毛中原之地非復往者亦天時地利之遷易歟故供輸不能不倚待於東南亦已久矣識者乃有采於漢徙民以實塞下之令又欲大興田作於沿邊諸郡及簡穰器修稼政教民治水田之法夫抵皆非所急也因其習所

劉子威集

卷三

六

便安自力興積足以給贍可矣未可以抒東顧之憂也夫轉粟與金幣之征歲有常數然往者二都之廩足支數年而水衡錢亦積之無所用今帑藏乃或告匱而司計者以漕船先集爲功以

兩朝恭儉之德未有土木征代奢侈以蕩費之又因復租蠲稅裁以與民太過也邊境幸無虞出入固有經制何昔以有餘而今不足此遠近之所未信而竊疑貸民之少弘也或者倖門

劉子鳳集

卷三

七

鼠穴有以洩之不者理財有遺策乎且經費出於不得已者不可貶損以示虛匱也禮遇以優羣臣豐餼以待士稍旬以柔賓旅自古未之有改而累歲以來所議裁者數矣謀國於昌時而至於此陋無貽後世笑乎雖因時救弊庸有所宜然有未能去者顧非法之所裁且施以與民何不可者今恩猶格而未下則有司之過也在他所即亦嘗見之未有如江以南者周官之議刑貲即已盡用至交際幾不行販鬻者且以侈

費禁之上下共厲苦節糲梁之含藜藿之美儉無以加矣而俗不益富患兼并之室不能使貧富若一已鋤而治之窮民皆過所望矣而貧愈不能立且常賦之入書其要貳藏之司府矣歲會之日輒有所定本謂裁穀之貴賤地之鹵蕮衡以爲籍而民遑遑不知所出歲一異法輕重殊科漫無可稽名有所寬實不逮下吏緣爲姦詭罔出納憑恃城社莫之敢言雖有嚴切之吏忠懷之長綜核深至不可得其端倪且蜚挽之

劉子鳳集

卷三

八

困足使良民破產而重以輸入之難主者之虐莫敢吐氣勤苦如此而不之恤歲雖幸豐急政無漸暴令先期漢臣有云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今則假貸之家非破滅則有所懲安所從取急乎惟有賣田宅鬻子孫且復不售則徒斃擄掠與轉死溝瀆耳上官惟以課最爲賢明吏又孰計其刻轢之至此哉故雖有懷隱惻之意傷痛之心不能自遂稍不如令遽以不職罷去矣力爭固無益寬假輒蒙罪率苟

目前而不爲異時慮以此爲知事權操輕重
利柄務本富平國惟文深無害乎竊悲其淺於
就功而深於構患也昔管氏佐一國故高相柴
池而皮幹筋角之徵倍彼所取足者齊耳不恤
其他今天下一家非可以損此益彼也夫司計
者高下在心緩急得以制之何不因時而修國
筭之數乎遇歲穰穀多稍寬折入而事貯積乎
糴賤恐其流而泄越之能成困京者稍優存之
使相效乎畜歛者吾已得其籍一之以輕重毋

劉孝廉集

卷三

七

使罷民得以濟亂其開行之以徐疾不必併入
而惠不堪四方物貨吾已得其賈示之以開閉
通工賈之利而實四郊之內奪之以繆數權金
幣之洩射帛布絲纊之相爲勝而厚桑麻蠶繅
之業勸發田之民夫富於民未有不富於國者
矣濬其源未有不大大其流者矣捨賡削之令去
苛暴之征詰姦宄之俗優居積爲婦清之禮審
三時之務執必信之法申墾治之教察污萊之
罰禁流徙去其里重安集勞來之圖轉移若化

與敗相違故云通於廣狹之數者不以狹長廣
通於輕重之數者能以少爲多故立費於民而
藏富於不竭之府積蓄於不涸之倉下令於流
水之源而取民於不爭之官內無以有其外而
外皆爲賢壤且奚必東南乎則雖山國海渠古
以爲籍者縱不能盡入征繕佐國之急然有莞
蒲之利有菹菜之饒有漸澤瀉滷之區有康鹿
麋蒸之壤皆可因而治之善官而守之雖不必
效古之致饒庸令其墮游轉徙爲閒民乎

劉孝廉集

卷三

七

繩隱

夫有治之形而治效終於不覩民之從令轉移
遵風楫會孰不以爲興化之漸也然而鄙觀其
情荒遁其志矯誣其行苟以應上而無純實貴
惇愿厚近樸之效是以外有距非之色而內有
甘樂之私顯有慕賢之誠而陰懷詆訾之慮仁
義虛道而不立禮樂徒文而不行法令益彰而
滋弊教導雖切將曷施哉故所謂治之難者非
吾修政之善有以作率之難也又非吾倡導之

力不使民易趨之難也。又非吾敢縱弛其令而與下議之難也。夫今與古異矣。滔蕩之極。狡恣放佚。倚辟不衷。詭誕無類。則未有盛於此時者矣。故政可使爲善者其貌從而外順也。善之不能喻其心者。其潛伏深秘。雖有明察智術之謹能法精理之吏。亦以爲無所庸其力也。且積習爲姦。憑籍附託。根株連結。蔓衍滋植。寔繁有徒。則肘掖狎近。趨走便辟。胥史輿臺。其可以指喻聽從。惟所意向。無敢抵牾。若甚柔而易化矣。而

劉子威集

卷三

主

可勝也。有所章顯。則任人以爲已勞。植人以爲已譽。交人以爲已援。其數不可勝也。有所殛罰。則周內以輕重於麗。文致以姦亂於舞。探距以巧僞於比。其數不可勝也。有所興發。則遁上以爲厚邀。博分以濟私請。修委以詭出納。矯失側入以冒墨於內。其數不可勝也。夫挾此不可勝者。以旦暮滋長。其間而吾反蔽於闇昧。阻深而不自覺。彼且益比周罔上。以誣公法。塞壅聰明。以恣假擅。其極也。如宋人然。已所親見者。疑以爲罔。而信室老之言。挑灰棘矢而浴之矣。以爲彼好盡言者。將以嘗我。而非有所愛也。故端士蒙猜貳之跡。而實事不聞於前。行無所於參驗。讒諛得肆其欺誣。而無忌。猶自以爲能却悠悠之論。絕寄請之端。寬然不虞其害。徒日望政之能舉化之能行。其所張設法令。儀置軌度。綱紀庶物。綜納材用。展敘百事。幾乎備具可觀。而其

劉子威集

卷三

主

踵其後而視遠者不能見於近。詳外者不免忽於內。母曰：「滅微滔天者伏於細流。」母曰：「滅煢煢原者出於既燼。」故語有之曰：「上失其神，虎隨其後。」上不覺知，虎將為狗。知不蚤止，狗益無已。是以患伏於至隱而幾成於放紛。政教之立其與幾何哉？自昔辨智者所以寧近於刻核，流於寡恩，傷於名法，嚴斷重探其隱，深誅其意者，豈以爲殘虐暴亂哉？勢不得不然也。何者？猛虎之政行，葦有所不勝凋詭之俗，愷悌何以能濟繼淳。

劉子威集

卷三

重

朴者其道不得不惇厚，理衰殘者其政不得不嚴察。且權術之用，依於仁義申韓之論，源於道德。故壅則開之，泄則閉之，操吾之重以衡天下之輕，必參伍於人情。人情之既得，法隨而行，非以取愉快於一時也。苟爲萬世慮，其庸惜吾之深切哉？故云：「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法。」嚴法在乎無隱，內無所隱於已，外無所隱於政，則欺誣不作，而壞亂安從生哉？若公孫成之說行矣，而孟嘗君知其足之高，意之

揚可謂能察矣。公孫郝貴近矣，而不敢議親事。大臣可謂無所容其隱矣，不能燭於隱而曰：「從政，吾不信之矣。」

廣效

夫政之體則廣大惇厚，以含覆四海，并包兼容，無所遺棄矣。然容覆者其量則然，綜覈者其績甚辨。所以能舉匡俗庇民之業，尊攘奠安之功，必其竭股肱之力，極才智之用，詳圖議之，備忠篤之慮，未有無所事而端拱視之者也。論者徒

劉子威集

卷三

重

美道化之成，而笑彼卑卑施於名實。夫名者所以命事也，實者所以定名也。故事必據其體以命名，名必槩其終以考實。使名而無實，是削棘刺之猴懸承影之劍，利則利矣，斷於何有？巧雕極人工而視不踰目，亦誰能覩之哉？故云：「以素緣素，孰知其質；以績純績，孰見其飾？」今以不可稽驗之跡而冒其名，以空虛之名而建以爲治，此事之所以不立，玩廢之所由來也。將至於荒怠流湏，何以暇爲治哉？且人之情，豈樂於是操

勵勤懲戒恐勞仄而不放逸其體盤辟其容姑以淫從其欲而顧倪焉日以自勉者蓋自上以下各有分業雖一事之微苟不得其理則壞亂而弊不可勝故工相與居肆而相勉以巧農相與居野而相勉以力作士相與修習而相勉以敦行吏相與圖治而相勉以忠公未有崇之以虛聲以飾美光炫耀侈於俗且羣然應之遙相煦嫗以爲是足以名當世而彼且泰然自謂天下當無復議者籠機詐以長浮誕昵驕蹇以廣淫誇挾無行以恣陵騁在先王之世是以爲不軌而首誅者既不能舉刑書而履實之反以清言者爲文吏親事者爲庸俗在位者悉牽溺於文辭而不砥修其常秩其始以匹夫之細行能動王公大人折節與交遂使狡禍之民得以翺翔瞻顧稍復持風刺相爲貿亂間者寄請以私其利內外或知其然而已爾容接懼相連染卒之不可若何而猶不敢顯然自絕也嗚呼殆哉殆哉且昔之談士陳天下安危利害而人主爵

劉子成集

卷三

三

之韓子猶謂之素賞素賞行於朝而力政之臣怠於位居其位而功伐不足自列於民詩人譏之素食素食容於上而分業廢於下故事不稱其祿豈惟坐糜縣官而已夫雕軒文駟之飾貴則引重伏軾之材賤芝醴膏玉之饌進則芻菽泝齊之享微誣能飾譽之士顯則精理論功之徒斥縱恣酣荒之習開則苦躬刻志之議格勢則然矣今之列尊望厚無以不從也勢利位尊無以不兼也其力豈顧不能轉移運動弛張在已旋返立致措天下於厲嚴廉切之治哉猶之不可也何者優游之化難遽施以威烈積安之俗未可語以危殆汰侈之餘不能裁以矜厲故朝舉一議則持以爲非典今夕建一事則難以爲不應格黜一人則恐其以爲去所不樂進一人又恐其遷非次也有所改革則疑以姑務遵養何紛擾爲是以委於人情之所未堪憚於循襲之所難變雖至越亂也大無章也極滔濫也持計者猶曰可少安此浮沉者得以自容寧職

劉子成集

卷三

三

者得以覆匿將日甚一日。賈生之所爲寒心者其殆是乎。苟按公法而盡行其意則凡其身無任於上而有爵服者可盡去也。任官而好作名譽不以治爲本者可盡去也。受事而長引談游不以吏爲師者可盡去也。背公植私厚交士以爲恩而高自措者可盡去也。寬閑曹署領者數人簿書不報期會不聞者可盡去也。邑聚卑小丘乘寢削牧典瑣冗課計虧度者可盡去也。操彈失理綱條踈闊舉措不衷者可盡去也。雖督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責太甚近於煩苛然漸以施之則懦者可立柔者可強弛者可奮庸者可激故深言切慮若重有所割裂裁制而實非拂戾於世傷害於物何疑今之不能乎且底績之誥虞夏之訓也三載考績商周之道也與其惛惛不辨庸庸無所取者與之適時變濟盛治將何所取我也哉若夫巧於營構善於彌緝歲計而寡功矜伐多忌譬諸墨子之爲木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是雖巧於爲齋而拙於爲用不若椎輪可以致遠且

無三年之費而有終歲之利今之才賢智謂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其始既簡之不精故進用大易伎者恣橫弱者冒墨逮厭足其欲而後去復繼以空餒者取盈焉其卒汰之不密故罪以倖追姦以竊貸免罷既僥其孽復作必若澄滷簡清精措光藻知人其難稽練性表考課之法若嗇夫之去草尚庸有瘳乎

劉子威集卷之三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一

長洲劉鳳子威撰

釋論下

禁游

夫主國權者進退羣才間有善則求之見有能則揚之無私交士以爲恩專於奉上也若長吏畀以方土專千里之勢以長養育遂利生萬物材有異等藝有殊絕則公舉而達之朝論能而不以爲已譽薦賢而不以爲已功於斯時也烏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一

有結納朋附阿媚而爲游揚籍談士之舌以立私名竊主上之爵牢籠天下喜游子弟雜引寃宄逋逃亡命以張陳黨援若此而不重誅於明法不從司空城旦之議者乎況今天下一家又非若列國分爭相傾以形勢鷄狗鳴吠之才盜竊汗辱之行皆得以翺翔鼓舞爲也故有位者雖利足以潤澤人不妄食一客力足以噓姬蹇悴不妄接一士何者上下有分相見有時自非公法無所得申其謁請一有所顧懼傷嚴重之

威于虧今之議開寅緣倖顓玷染汙瀆寧以身試不韙之名而甘游說之士哉是以士之修己者亦慎行其身以待有司之舉不萌冀非意以諂諛佞悅竊取權勢交驚於邪途五衢如此上下所以相安而無事也邇乃有狡禍之民既不能以農業自食又非商賈工技以轉鬻飾材取資於俗驕惰偃蹇里所擯棄或庠校之教所不能率左右郊遠所不能移度無所容掩以陳詩請事中消願望見顏色初憐其意且不虞其假竊也姑引而進之遂蔓延滋長爭相效慕自以得接於名公卿矜其勢分借其光靈轉相凌駕居亡幾何而風之所被不肖之徒習以爲業殆有甚於戰國之士以傾危變詐交亂四國此其爲禍之烈誰使之哉亦賢士大夫之過也夫人窮來歸我且辭令辨給采詩人豐菲之意因禮貌之於下士無失也然不知彼所以來徒望少有所溉益非真慕德義顧傾心好之謂多士所歸可以崇立名譽遂廣有所納惟恐士之不至雖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二

甚不肖者亦不能拒。且爲之指導所詣。由此賓客之衆。游從之盛。雖田嘗趙勝之徒。殆無以加矣。夫省寺貴要。臺郎華近。其於交際法所宜慎。而使狂夫妄人。得以燕見褻昵。杯酒流連。州郡長吏。監司彈察。是又不得不抗以勢。而容無賴少年。謬爲上客。竊以文學議論。謂能詩爲雅士。實輕薄儉險。不顧大體。公肆鄙醜。交通內外。力過吏勢。千里遊邀。屢履相接。此道穴所以多途。神叢所以據攘。機事所以彰漏。而訾議所以爲尤也。且有位下能薄掾史功曹。無以自致。亦強力慕羨。攀連追逐。得預爲榮。下俚之音。不入鍾律。虛相吹借。至不自知其陋。猥雜冗瑣。尤可憎嫉。而聲勢相倚。恣其滔濫。察舉者畏其唇舌。部臨者慮其黨援。私舉行則公法屈。亂軌肆則官秩廢。請謝縱橫。聘贊輻輳。脅以飛語。流以謫譴。同事聯署。俛首不敢出氣。畏謹者雖杜門以謝。悠悠之論。而恐惕不安。遭其訕笑。目以固陋狹隘。於何而能自免也。或仇爽負氣有槩於中。欲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有格正。而方潰之瀾。遽可折而無胥溺乎哉。哉。觀今之勢。崇浮僞之辭。滅貞賢之行。長淫誇之風。開曠廢之習。不砥修其職。而以事外爲名。忘實故於典。今章憲而誘惑於人事。造請甘心於文史。卜祝戲弄間。上下皆溺。其弊也將何所至哉。昔漢初興也。文網疎闊。列侯貴人。務相招引。致從車千乘。而諸侯王賓客尤無禁制。下及閭巷細民。亦以藏納游俠爲雄卒之陳。稀之徒。以客敗。而公孫龍羊勝伍被之屬。皆至覆亡。人國而涉解終。以其身死禍。其後衛霍之貴。至不敢薦一士。而檢攝王國。流徙禁錮。士重被其酷。於斯敢有以游爲務者哉。蓋勢極而返。則其傷必甚。有所激之。則其害將長。及今禁之。不過內則公卿大夫不妄受謁。非以職守有所關白。公朝會同。圖議大政。考課羣吏。稽其行能。自餘不得窺望門屏。外則牧典令長。興學舉禮。課督程校。以養賢育才。遏絕教導。禁姦止邪。使各有恒業。其輕俠蕩游者。辟以常憲而已。且詩之爲教。溫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柔敦厚。豈爲游士奔走道路。以諛頌趨競爲竊資計哉。古者因歌詠以喻其情。固無論於工拙。若矇瞍之誦。以規警曉悟。無忘敬恭。其未盡出於正者。亦以諷美醜之德。見好惡之端。洩哀樂之致。故曰風風也。始於閨門。極於宗廟朝廷。所以厚風俗而輔成大化。豈其流之至於今日之干請哉。徒好其名而不得其義。故使妄庸得以欺售。而詩之弊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比典之作。本以刺譏當世。而反爲當世之所耻辱折節。劉子威集 卷三

下士求以裨益政治。而反獎扇同異。詭激禍變。故寧有峻絕之防。而弗使有俟望之漸。寧有木彊之名。而弗使有好文之譽。寧比詳於法理。弗妄受於華士。寧廣博於容衆。弗溺近於私與。至舉詩教而以風於天下。則固當有以而又非游士所得聞也。

傳納

天下之事。可一言而盡者。內取之裁亮。而有餘有終日言之而不能盡者。雖廣喻博譬。肆陳之。

猶不能通其意也。是以君子歷歷然專已而斥聽。則無以得事之情況。與道謀語以善者。無不蓄也。告以事者。無不受也。然可與否。異致從之。與違也。異適是之。謂大惑其聽愈瀆而疑也。滋甚。大惑終身不解。夫可以意食者。微見之端。可以數計。未泯亂不藏。是非美惡之淵。曠乎風之於大壑也。克焉四灑。而天下滿達達焉。酌而不竭。是故聽之遠者。察之邇取之著者。存之隱得之博者。反乎約。故曰無迎而逆。距之無望而徒許之。許之則亂其守。適不知其後距之。則無所受塗塞而亡其耦。是以君子蓋如高山深淵。仰之而不極探之而不測也。故鉅海不距百川。而百川不距畝澮。所以爲大無擇乎細而細者亦兼納而并輸之也。且言之奇偏而怪迂者。有之矣。其僻也甚。駭於聽其堅而不可破也。辨而不可以理奪也。曲而不可以辭彈也。然而其旨固各有所歸。理其說又爛如流瀾之被風靡靡乎緒之繁也。無非道之所載。而義之殊塗。雖繆遠。

荒唐而實要妙閑肆固窮年不可究吾何以知其然不然哉故天地之表四海之外吾可得而盡乎道術之衆辨說之統吾可得而既乎吾必欲舉之無遺也而吾之力窮吾悉閉之而無所通也而吾之智窮吾何以役天下之人而奔走之憫然南面而照臨之使人惟吾令之而從作之而奮無敢少忤失其意者則固有所以使之也故聽覽者天下之樞機也吾聽而無所失兼覽天下之謀議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

劉子成集 卷三 上

以天下之心思故能盡聰明之量備極虛哲而通萬於一其無不徧也若精氣之克溢於身雖有隱幽遐遯阻深而不既者無不貫洽融液而周作也夫何世主之聽也獨垂拱清穆禁衛崇嚴言之得聞於前者百不得一而又不自決也傳之近習之手主付之宰阿之掇斷其不便於近習而敢於觸忤者利與害可知也不便於宰阿而有所刺譏者利與害可知也且人臣之敢言者無幾何而禍福利害有所懸若此則能不

沮折憫嘿竊容其身者復何人哉雖誘之使來尚恐其不至而又知言之無益也復何望其進忠益廣論思廷諍面折篤誨切論啓沃漸漬匡救補導若古者臣鄰之義乎夫天之尊者謂人不能通言於上也君者即天之尊也而所以爲之宣通者百職事之人也今夫寵者一人煬之則蔽於前而不見日月者陰翳霾之則光有不及故發蔽啓覆而昭明之所以致天之尊而效其職也無若書所論七主七臣乎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遠近以續明故能審則法令而備待羣臣豐主惠竭法壞而主權衰則以泰而敗矣侵主喜決難知以塞明好小察而行狙令以法許而國失勢矣飾臣進則恬虛讓以爲名高而稽跡之明殆貪臣進則怙寵私冒權利而公聽之明殆擅臣進則專恣以蒙上擊斷以立私威而盡下之明殆諂臣進則多造鍾鼓以塞納牖之忠侈觀遊飾婦女以悞志意而虛受之明殆諂臣進則痛言厚諫以驚主開罪黨以快

劉子成集 卷三 上

私釁而睹事之明殆且人之治術也豈以爲非是而故貴之哉其所以親任之者豈不以爲忠賢而故倚畀之哉顧其所挾有大繆不然者而卒之至於流禍不可解豈可謂無預而莫之省哉故謂驕臣如嬰兒其不知而趨陷於穽可不謂大愚惑乎故夫冬之不濫非不知清之適也夏之不煬非不知奧之溫也明主不安諂諛之奉非不樂順其欲也不居沉沉之中而忘細微非不樂縱於逸也不務馳騁弋獵而慎起居非不樂盤於遊也不委信權重而忘戒懼非不樂恭嘿而無爲也吾所以藏之曾脅之中而制於萬里之外運於戶庭之上而橫乎四海之遠者以流通之機無所待而神不假禁令不俟朝暮必之於已而已矣夫挾必然之說而商不可窮之變則聽疎而情遁持不信之論而待有方之請則膠固而慮決故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議而議得於萬物之表者以不議議之也謀盡天下而未始櫻其中者持其源而往

劉子威集

卷三

九

者也事極於治定功成而未始有爲不自私其智者也故朝聞一善而夕行之夕聞一善而朝行之此以善進此以善退聞不聞議不議也者以視窮視以聽窮聽以心役心是之謂以道從天下而天下不能以道匿其辨以不言總其匯而衆流不能以支繁審其泄故言之傳於事也詳事之傳於法也詳法之傳於治也詳故君子不慕於治而治有慕於君子君子之不弘於傳納也若學一先生之言而株株踽踽謂吾已足矣備矣而不知其有窮也是近蔽而遠遺不左右爲之塵則大臣爲之障受事於婦孺而出令於倖寵偏聽專任禍亂之所以世長也

俗詰

劉子威集

卷三

十

遠始之所倡者隱而終之被及者著東南之俗本以重本務勤稼穡與夫趨末利擅工巧土無曠田無萊民亦無惰游故能擅富厚倍征繕佐國家之急治安者累世矣邇乃閒民漸衆農野益變狡禍少年羣游於市鮮衣玉食不知所從往者當聚羣不逞以哨亂矣幸而得弭數年以來餘風未殄少壯以強力相尚凌暴標擄虐老悖桀而又有豪滑爲之指導要誓交構焚劫變亂枉直遂至府史胥徒皆潛爲耳目黨與則爲吏者且寄身於危殆不安之中若欲一旦赫然盛怒除之則前事已可鑒矣故今之患特伏而未作耳荆揚之民輕心慄悍易動乃自古記之矣夫凶札荒害世之所謂甚害也然間歲而作亦且自己未有一成而不可變若今之習俗日以滋長其悖驚之心而無有瘳犯分凌上侵弱暴寡自以爲得而人亦習見其如此以爲是當然無足怪者始猶有藪區猶可別識今則遍四境無非若徒不號召而集閭井間相戒搖手而

已此其猶恬然不覺者以頻歲豐穰且長吏賢明清約不擾民猶樂業故此曹無間隙可乘假令連遭水旱天災人事構會而發則遂蜩興沸起蠶涌雲合復誰爲之禁遏阻楚而使不作哉故今無謂迫脅之禍未切於身泄泄然姑爲寬大之語以爲是未足與治能兼容之或可嘿化而奪夫可爲嘿化者謂形未成耳彼其積久湛溺性成而固然者是烏可拱手冀其自改革哉故非臨察之吏嚴督之治漸以解散其黨消伏其志鋤治其盤結根據斷以必行而無姑息矧肘深燭其姦而無搖惑變動則雖曰慮有所激稍待其罪狀著顯者罪之夫欲發其罪者且自虞又彼尤狡而善爲覆脫則終無即罪之日矣或者曰惟禮可以已之行之以誠必而已立載師閭師之法任土及民人之居立遂師鄙師鄰長以相糾相受其有故則相贊也徒則相達也罪則相任也鄉無不籍之里里無不籍之夫時其出入而司關司門之吏掌鑰而幾察之此成

周之法也可以本其意而斟酌之以爲憲於今
乎且管子云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閭閻不可以無閭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郭
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
者不止古之防民如此其密也今則蕩然無復
幾詰處平世可也非所以虞變而戒竊發也但
爲之多具文則雖有良法亦獨若之何哉往者
嘗校按檢覆大閱民數矣亦嘗設版置關立檢
通望矣亦嘗保任連屬置掌設貳矣然行之未

劉子威集

卷五

七

久即以茫無成效。又因以爲姦而遽罷不爲。故
法何常之有。顧行之者何如耳。語有之形勢不
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
人整齊。憲令著明則狂夫不敢輕犯也。謂法無
益而至於舍法爲治謂禁不止而至於舍禁與
民更始古有之矣然而非今之所及也。若渤海
廢亂冀遂罷逐捕而自寧息彼何若是之易哉
史徒言其威信耳。夫方畧教導必有所以致之
徒信其能使民棄弓弩持鈞鉏而內先弛備以

示撫懷外無以制其命亦且佯應而終無悛心
顧獨可苟安耳非致寧之術也若治有進於此
者又非所敢言也

謹才

夫用才而喜閎於已者孤專恃而不學於古者
陋古者才之鑒也而嫉者主怨者也怨之所主
災害生焉是以聖人謂之才難者患不能養以
成遂之徒以寡昧殊僻以奉多難之世不稽合
於衆變而叢備貴以待困竭此所以常患其不
足也故乘籍者振發之資也而勢合者時會之
趨也無勢便不乘籍而能有所濟者未之有也
世所謂才者豈必古哉長短之用不齊苟可覽
觀焉一節之善有足尚者顧雖有金齊鐵英之
美非巧冶則干將莫耶不割劇也雖有深羽剡
鏃非弦機則正鵠之度不能中也此非金鐵之
罪而矢之不銛也無乘籍以效其用彼良材獨
且若之何故云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
四者合而後可以爲良今天下之才不少矣

劉子威集

卷五

七

有所激昂必以浮議而窮之以文法中之抑遠疎退屏黜之使無所容而後已即使布在列位者人懷龍淵之利必銷歛鋒刃務唯唯諾諾趨附機以上下其論不敢妄一語有所短長如是謂之謹厚夫才而謹厚何不可者顧庸劣猥懦得隱其間無所分別倖位竊祿計日取顯融而負氣懷才當事之難無所顧忌旁喑舌出數獨敢厲而不畏愀然處虛者翻謂之好事喜功傷害於物非惟不利於官而且有余患矣以此爲戒而人其有盡智竭慮謀不爲身者乎故嫉者非必操進退之權能奔走天下之士者爲之也即一命以上利害相同無不思前而警出已上且愚者妬賢可也才愈高則妬愈甚勢相懸則猶憐而稱之稍至於逼則必重抑切詆之矣雖素與有分至臨事則曰理不得不然一言之借歎以爲難其所牽引必可俯而蓄然後能明已之高而彼亦甘尊已而不敢亢此其習見若此豈有意國家者哉故不才者何尤也惟才者且

劉子成集

卷三

七

然則古之師師濟濟何望於今也然犯衆不祥而取名太銳吾懼其難乎免矣

將議

古之將六卿之長也執鼓以令衆其謀慮也先國而後身其使衆也若屈伸臂指之無間其征不服也有放伐而無逆戰故君之命將也曰社稷之命在將軍授之斧鉞曰從此上至天下至地將軍制之齊宿於廟以授旗鼓推轂而送之其待之隆如此將既受命於君乘車齒門而出必死無反顧心則雖未振鐸作旗致三軍之衆樽俎之間已知千里之外其克敵制勝非始於鼓之日也後世之將既異乎此故將之用於時與時之求善將也二者何相悖乎忠非不竭於奉上乃不能免其身勝氣遠圖以讒傷而覆之或倚待於將者甚至而奔敗相屬覆亡不暇此非授之不慎則鷹揚之任固難其人哉夫常才不可以應卒變兵便機詐又不可以常形槩之嚴令必罰斷擊不請平世之所難行奮死犯難

劉子成集

卷三

七

磨腸涉血士不能以必勇白刃在前介馬疾馳
聞金鼓之聲氣不能以自強故世以善將名者
必出於累戰之後方草昧未定則夫人而非將
也及累世熙洽則夫人而非怯懦也所謂退有
從容偃仰之安進有危死傷創之害人情自非
迫於不得已孰肯甘之而無懼哉今時五兵不
試戎車不駕爲日已久如往者東南之役將皆
中外重臣一時之選雖有克捷竟不能摧蕩覓
醜殄滅之也嘗驅六郡良家合百粵關士成師
而出一呼而潰者數矣其以凱入者無幾也至
於百夫櫻險萬人守之一奮而起無不披靡辟
易卒縱而去之耳將亦屢易費亦無算士之傷
夷者亦不可計其能無患者以國之寵靈相繼
歸命遂肆之於市非能力而拘之原也顧以繆
巧致之功誠有焉謂之善戰可乎竊怪以國家
兵勢之強盛器甲之堅利儲積之富厚然終不
能摩壘而一戰我方車馳徒走彼已襲擊凌遽
其來無嚮將卒錯愕無所施力故以地利則我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五

之所習以衆寡則相懸以智計則彼直狡而已
非有兵謀戰陣之法也以當時所睹見士雖勇
而不服習且未選前方進而後已引退此以不
繼而敗也卒遇伏而驚馳突猝至遂亂不可整
此斥堠不設申令不嚴而敗也士方大集不乘
其銳而用之復違其長技置之迫厄窘束無以
騁縱疾力所向未定而機已泄此怯而寡謀以
敗也故海上有事以來死將多矣豈不投軀赴
命殉節扶義哉然大率冀天倖以無乏絕乘危
險而徼之非有成謀以效死也庸獨能償其負
乎或者謂文吏帷幄運籌而已貫弓挾矢而馳
者介冑之士也將必籍焉以爲功故自列校起
行伍擁旄節材武驍勁善養死士得衆心者此
戰之資也而勝不存焉樓煩騎射青齊蠡勇楚
越標捷此戰之具也而全不存焉夫將必明於
陰陽動靜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先後之度
內全其郊遂樹渠之保外固其險阻難易之勢
此戰之主也然非所以用戰也且今之所當值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五

皆自戰其地又非有大敵梟雄難禦之變也又非懸兵束馬羸糧深入橫絕萬里窮討伐也所有事不過赤子弄兵潢池與虜盜邊境而已遠則鎮戍相望近則部使者以時撲遏尚何難哉然少一觸之輒糜沸而起不可禁也況有進於此可無慮乎哉語有之曰勢之有形埒者可見而學也道之有篇籍者可誦而傳也兵勢者無形可握執而智畧者不繫於法言所不載也呼吸之間轉負為勝決之俄頃而發之莫當與

劉子威集

卷三

主

鬼神通謀造化合符凌天振地抗泰岱蕩四海迅若飛鳥驚獸故建鼓不出庫而莫不懷懼怖伏者戰之上也然欲求之於倉卒乎將預詢衆羣議試用而徐進之乎欲因於世胄象賢而用之乎將不以類拔於奴虜徒隸羈旅乎欲獎其振矜之氣驕而弗抑乎將取於摧折喪敗窮而思奮冀得一當乎欲拘信文案惑飛語顧望掣肘乎將推誠委信寬以繩墨畢其智能乎故無患無人也求之不廣蓄之不預賢不肖無所分

別持祿養交者衆而幕府上功或從中制可以私請此壯士所以扼腕而天下事所以不可量也

揆勢

天下安全而無患者三代以下未有若今之久者矣豈惟曆運之所當值得天立統與前代異故卜年遠哉要亦制度維繫深於萬世使天下若一人之身運動由已無偏廢覺蹇有所不舉若良馬一節不用則不能千里矣故磐石之安

劉子威集

卷三

主

由下址之固厚令置之涸淖歆陷即磐石能不震凌哉夫古之建國之制莫詳於周後所損益千載不能違也獨文武之用不能相一是以當二祖闢造之日戰伐居多故重武功而武爵備崇不徒祿以世及而職任亦相襲雖古之有功者銘書王之大常祭於大蒸賞地無國正未有若今報功之重者矣然古者猶譏世官獨今則不然以歷世熙皞

明聖紹服賢輔忠佐宣翊規亮默有所裁康謨

密畫秘不可知所以消偏重之勢爲未然之防
有出於常度之外故雖守府之憲信若四時無
所損益而寒暑之氣陰有推移不見其變動之
跡也武爵雖盛而文臣猶操參制之權動必謀
焉不得恣所欲爲故雖有驍駭不慧狂孺恣睢
昏狎流鶯放命專驕旋亦削奪之又考第其本
行而後受任小懲大戒時一加焉是以稍有知
識者皆知所勉況其有英毅廉智之才未嘗不
出其間乎然議者時謂寬網疎目恩流太過且

劉子成集

卷三十一

七

漢以酎金失侯者多矣酎金細過也失侯重罰
也以細過而施重罰況其有甚焉者乎若河間
獻王之親賢於漢孰近乎而子平城侯以恐獨
取人鷄兔故恩未嘗不隆也而法之密如彼今
則雖丹書猶在而延賞無改其身雖罪隸而子
孫之蔭自若也罰不幾大緩乎此所以輕犯長
惡侮慢不懲爵已濫而恩過官愈冗而食浮且
二百年以來未有文臣而敢干紀者此非必皆
能伏死不貳顧亦制之盡善有以使之彼武臣

而背逆者時有之矣何恩之厚而不慎且輕其
誓命而不顧也故抑裁之宜變通之道必當以
時消息之未可旦夕忘也若今文臣則已重矣
使者旁午於道古者作監於方伯之國猶未
若是專歟漢之繡衣直指暴公子之流賊重外
操太阿在手務在搏擊然猶時一遣之今則
易其人使得老成重厚持平者豈非素餐其
倚法而刻謂前者未工繼者益甚求之愈深
擾之尤劇以此爲風裁以此爲切直權力既

劉子成集

卷三十一

七

則莫敢相橋威厲太過則過失不聞假能虛已
訪咨兼覽博納延采風俗去太甚無所偏
然猶時有所蔽未必能盡得事情況其矜已自
用剛而次骨郡國何以堪之哉且既付之以
彈則在位者畏之專之以考覈則郡縣畏之任
之以法理則間非畏之乃獨重其任而輕其秩
新進喜事者驟而命之惟其所爲無復糾正恐
非所以防壅而無作威福之意乎夫連內外之
屬同遠邇之勢使者奉尺一而馳天下耳目視

聽惟使者指而無敢萌他意此其爲操制臨馭
維持固結經遠之計即古者十二載巡守又以
其間衆煩殷同無歲不征之遺意也是以天下
何變之敢圖何謀之敢慮顧以莫重之勢而不
慎於推擇此草野之所歎息也然推擇之術奚
獨此患哉古之用才不出一途而所以待之者
亦相懸殊故有循次積資淹遲歲月而不離卑
冗者有誠效已彰練習既久而後受任者有拔
擢異等超越常格不詢於衆而遂登用者蓋下

劉子威集

卷五

重

才固所不論而上者亦未可遽得故試而後授
此其常也夫一事之任付之不得其人猶有所
害况民社之重白面少年一旦付之豈非盡以
顛淵子奇望之乎則何才若是之易也若未可
必知其才何不愛惜而遽使其操割傷劇乎如
往時始進者皆授以尉簿而已其以資任及府
史之屬固有智譎敏給不於其類者必保任而
後命之亦無慮於棄絕也其任之者亦必使之
相坐則人情孰可輕於自爲哉且尉簿雖微而

以臨於民上其可濫若斯之甚也近時雖有所
裁然裁其任而不審其授抑官豈爲其人無所
置之姑慰其望乎則何不以閑秩優之也此固
其小者無足論今世胤驕豪不聞金鼓之節蒐
田之訓自好者或竊議詩書消志喪氣脂韋儒
兒士大夫廣植私譽比黨阿意憎嫉好進無荒
羊素絲之風文愈勝而實衰流方潰而不可止
且苟於目前不顧忌無感槩立義敦尚廉節獨
行者勢之所在則朝暮焉事之婦寺不若勢之

劉子威集

卷五

重

所去則凌蹴暴虐酷遇之深文巧詆鍛鍊周內
者必當路之旨也或有姦如山而不聞盜賊
斥游俠交橫罷民構禍務以姑息爲寬大者以
非當路之所急也市虛名以徇羣小枉直繩而
逢意向厚欺謾而竊求媚任橋誣而甘背誕私
自恣而滅公上往之吏不善於治者培克以取
貨焉爾矣今之吏善於治者鈞撫以爲名奉文
案以爲職論當以爲績善事上官以爲考最才
倍於昔而事愈繁廉勝於昔而民愈困政嚴於

昔而下不堪命法密於昔而偽妄益作改張之已數而愈不能相救風厲之益切而趨不可復返故天下之勢似已治已安不足復慮而隱伏無窮獨竊過計未可謂蓋非也

兵畧

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輶而司馬之職存六師之盛不畢朝而集後世方平治之日不以殲武喜勝好征伐則諱聞兵革樂無事而忘防制之慮必至弛備徹警玩廢不懲此二者皆非也夫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兵之所處荆棘生焉宿兵不解則不可以待敵而變且中作故云師老則國弊而況無事屯重兵久役成坐取困竭其為害將何所不至哉此銷兵之議或有采焉而一旦事起遂至驅市人而以不教民戰必土委而瓦解矣且兵者召之猶易銷之安所歸乎不能返田里服工賈則相聚為盜耳故昔有厭苦兵而欲撤去其患徃徃然矣今天下被邊郡人自為戰故夫人而非兵且習俗長技與敵多同無患於怯懦又習知山

川險易供饋之費寡而能得其死力故兵久於外而無歸念不煩踐更而衆常具者遠郡則然也若內地之兵雖設名存而實亡衛尉之官統絳年少腹削日甚脂髓幾竭耗散之極其有精銳尚存可倚恃者乎且初制固未嘗不盡善也量地險要輕重分列屯衛卒伍之長偏兩之師皆相承襲而餼糧儲峙不待取給於大農各有土田畀之且耕而食常有餘至器甲戈矛鈐鉞其在天下徃徃而是又歲修而日計之武庫之積至不能容復慮其逸怠東南之卒令轉輸無寧歲在中原者令翻休入衛所以處之至精以密自古未之有矣何久而益替其弊至於今有不可勝言者乎不徒凋弊不可以整而悖亂之風漸以相沿徃歲南軍之不戢倡之者數夫而重將貳卿顛沛狼籍法不能行繼若侍從貴臣橫罹者屢矣少有所憾輒譟而逞無所復憚將領之蓄其下殆粟粟不自保惟恐失一人意且族之為害尚何望其執律仗鉞令衆訓齊乎故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姑息之患非一日也驕恣之習非一方也倒持操柄衆爲政而下迫脅恬不爲意而且虞激怒滋患臨不測務相蓋覆掩匿積釀益深顧將若之何哉昔賈生所患特制度踰僭猶謂上下倒置而況舉紀法而越棄之陵夷之勢漸不可長所賴者更以其弱卒弄兵無足慮使在彼者出焉能無震驚哉故今之勢殆有甚昔火積薪而改圖之急當若拯溺救焚不能須臾俟矣夫亂之萌必始於辨之不蚤上下之分所以限民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志而防亂階若坊之止水而乃有罔舉求媚不達政體曲意徇下破觥爲圓阿比苟悅使小人而陵君子彼習見其如此積以無所顧忌夫名器者虛也尚不可假人而使皆得逞憾於上顧辱粹侮之我有短垣而自踰之則堂陛之間幾何不至踐躡無分哉昔觀兵者見少長有禮是以知其克過王城而不下則識其覆敗不返則而犯上雖子玉之才不免焉故已亂莫如禮豈憚其難而不能哉周官司馬中春振旅夏教

舍秋治兵而冬大閱羣吏以旗物鼓鐸致衆明弊旗誅後至者夫無事而閱武似可以尚寬而後至者其罪輕然猶必誅而無赦況進焉者是以兵雖不作而法在焉所以教於平時者其嚴如此有事而使之赴水火蹈白刃知必死而不敢避者卒服習也今欲行古之法乎固知其不能矣特以漸申令嚴必其賞罰雖不至殊死而亦足使之畏有事則重將之權若穰苴之戮莊賈而俾校有敢不用命者乎夫偃蹇恣睢必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始於列將上慢下暴彼既能抗悍於上而下亦悖之矣故行法必先戮其長率而後彼知所以嚴其下所罪者寡而懲者衆法可以一朝舉矣且兵勢貴合而惡專合可也專則無以牽制而虞變故古者曰六軍曰六卿六遂各置率焉且以固相疑之勢最競勸之忠又使緝睦無相猜阻更迭出入則勞佚均也考第功伐則士心競也參相彈壓則號令明也綦布星列則體勢尊也故韓信能將多而益辨者分置得其所而勢

不能爲非故離合進退惟視吾令雖至乏絕困
憊士猶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者豈徒懷其
恩哉上下縈維而不敢妄動也今所患屢反側
難馭者無亦分析之又不得更置之付之其長
之愿者且使羣吏參焉雖同處而壘壁不相連
奇正各有分晝夜設警常若待敵而有他慮乎
然此其常勢耳至綏御之材定功保大和戢撫
柔絕甘分少投醪軼蛙作士氣得衆心方畧教
導顧不在強弱衆寡惟所用無不勵者矣廼使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舞文吏倚法而侵之作姦者上功不以實冒墨
市其利驕暴縱恣而不恤其私此豈士之難使
哉且募士又與衛士而異彼特烏合不逞殘子
弟間里無所容椎埋剽掠固其性然因羈之尺
籍不徒藉其用又可使之有所賴此其撫之之
難何如也且征調四方使勤遠役舟車所出交
橫於道彼羈旅之心安可保乎夫假之利器資
之芻粟舩艦高艦游翔濱海東南財賦苟思染
指此又肘腋腹心之患也至又召蠻夷之兵使

入內討此曹虐老獸心輕狡樂禍雖有統率不
能以法檢敕穢惡非可以常理論也使之經涉
關梁窺習辟塞玩易中夏慕悅繁富忽起盜邊
是自開其屏蔽而引之堂皇之上兵出意外猝
不可格本以除患而又生之此豈爲計之得者
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一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二

長洲劉鳳子威撰

家傳

家傳序

古之得姓者皆云帝王之世或以封邑或以父字繆遠無徵且書云諒章百姓協和萬邦萬邦豈皆帝者子孫耶可以知其妄矣人之先未有不自鴻荒逮今其世次曷由睹哉劉氏或云堯長子監明之嗣式封於劉後有劉累事孔甲夏

劉子威集

卷三十二

二

爲御龍氏商爲豕韋氏周爲唐杜氏杜伯子隰叔適晉爲士氏孫會適秦而復其留者爲劉氏故又爲留爲錡其實一也漢有卯金之讖故別爲劉云又周大夫食采於劉康公獻公之後是也則劉又有自周者矣其後諸劉益盛皆不知其所自始然前漢著者無他劉若輔向屈釐皆宗室至建武後植寬平儒駒駘根雄茂不言自出若寵毅昆矩陶瑜祐梁及晉弘喬琨胤頌無非苗胄則劉出於漢者又且十九矣及按史劉

劉子威集

卷三十二

二

道產與宋祖同爲彭城人而別屬呂縣在彭城者居里又分而三帝室綏輿懷肅安上懷武叢亭與呂縣者雖同出楚元王又分爲四劉矣若粹與毅爲羣從則又一劉也自是以功德著以立言以節行顯者典冊存焉至如孝綽羣從七十人竝擅雕華休哉文雅之族可謂郁郁矣其在今散之海內繇繇瓜瓞初未必非出一源特無可考信故直據所傳錄始自統領黃州公德基自汴隨宋氏徙金陵守主權茶公順之又自金陵徙吳以後乃可具列留建康者曰景高則未之聞況在汴者乎權茶公再傳爲教諭沛縣公諱以禮爲余五世祖沛縣公兄以義仕金華後居婺弟以忠謫居安遠有子孟昌又皆不可得而詳矣故余讀劉氏譜曰傷哉千百世間昧昧爾混混茫茫哉古賢聖者之裔其傳於今未可必信其泯焉遂以不祀者何可勝數也雖其先皆憑神靈乘川瀆星紀之次故其後必繁衍未易廢覆然久亦歇滅無聞矣觀黃虞之屬遠

者數千百年尙可推邈此其易見者今亦復奚辨哉又況彼名不登簡竹跡在草野枝緒分裂卽至近而且昧惑安得列於氏族也今之視古如此則視後世亦可知矣特其前有美焉不及吾傳之後未啓不及吾取庇焉吾有不忍者且世所以顯彰非必勢位隆貴富強能使之也必有人焉爲之追叙遺烈憲崇惇耀明昭祖考今聞而又其澤在人勤勞宣定有可則效不能忘者以光裕垂統是以雖不能不久而與化推移

劉子威集

卷三

三

然亦尙存其髮髯與彼湮微卽身而止者不廢愈乎用是采綴遺聞并存長老所詔記耳目所及事皆撫實著之於篇以示後世有憑焉耳權茶公字和甫人稱鍾山先生其事逸長子曰晦卿再傳而絕次曰雪樓公諱元善培德以淮洪緒五子三曰沛縣公字德讓儀止偉岸博直該聞洪武中以明經薦時方肇建興學崇教以厲徐方自公爰始舉鄉士張倫與同課諸生誦習沛至今祠之子五人

敏字孟功純茂有至性事親度可娛意無不爲陰行善惠利人不自有皆歸德於親仲弟敬嬰疹治療將視憂形於色士以公衣食者不勝數薦授德清令其治乃不避強禦中法免未幾以善書召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朝右傾挹公甚有不獲交者輒自赧其重於時如此公實始爲諸序之者天台趙季通邑人王璉汝嘉同郡趙宗文廬山陳繼蓋當永樂庚子間公之孫曰海舉戊子推官漢陽府

劉子威集

卷三

四

敬字仲與贈中書舍人二子長鏞之孫杲進士官都御史杲子炯炯子璧孫倬皆舉進士杲孫璩舉丙午同知建昌次敏仕至詹事祭酒爲時名臣子瀚進士官副使孫桐舉壬子知縣湯陰桐孫畿進士官都御史侍郎故中書公後二宗最盛矣政洪武己卯解元生三子皆不嗣敦早卒

諱敏字季誠余高祖也淵德不隳篤允克歲友

恭於家。貞惠以肇跡。日用于邁。公昆第五人。不祀者二。遂三族競爽。迄於今無窮矣。

怡晚公傳

公諱某字宗遠。贅於王始居今濠西里第。以力爲善。茂穡廢置利器良材。繕完戢止。雖未施之。用其所規立。益用廣。啓哉若施舍。分恤振乏。匪滯資。賒窮瘁族之舉。昏祭以無失時者。惟公是賴。始濠里曠而近市。乃饒貨財。公益取閒地築室。故來徙者日夥。而治愈更勤。宇東西相連屬。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五

也。故時者俗寬簡。上縣不大苦。公亦奉賦惟謹。以其間與故舊飲。鮮衣良馬相過從。人有爭小禮競者。聞公來輒謝罷。至相讎。他豪爲間不能聽。獨公一言卽服。無敢動。然以此側目於衆。至仇嫉。晚分諸子外居。歲時一再過耳。與鄉賢者杜瓊輩友。用屈原語播蒹菊爲糗芳。槩蘭與椒。逍遙境外。瓊嘗爲圖之。詹事公記謂獨得山澤間意。有千里命駕之詠。公無他慕。不出戶而四方珍異。嘗幅縑厚自給。皆誠壹之所致。其行事

載武功伯所爲記中。余訪購未得。憶幼爲兒時。聞諸姑時時道先世。輒掩泣追思不足。若重有悲憾者。誨我以無忘。厲志余幼未知。請傷哉。論曰。士以游仕爲名。至高位。然其所得何如哉。不能忠益國家。奉節官下。徒竊祿過當。以非道索資鉅萬。此仕而盜者也。我公修士行於畎畝。自其父兄子弟約。處有習業。行有教義。不纖嗇於利。務以傾時之富。不仕而賄以墨資。由此累世而產不益。故狹小耳。視中人之家。恒不逮。然卽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六

所見當時富貴者。或不再世。而替其存於今。有可稱述。及不他適者。幾何人矣。用是觀之道。無常經。士未必貴賤。賢者約已鮮失。不肖者乘時而驕。世祿之家。覆者相踵。而獨延其澤累數百世不衰。豈所謂千載乃定者邪。非也。

王孺人性慈仁。撫諸子若女。愛過篤。公御婢僕寬益。饒借之以故人爭。致死力家。轉輸賈郡國。公未嘗問有所睚眦。指使危難。不顧人亦矜爲。劉氏奴故不植產。力田畜坐取饒。屢隱公孺人。

第四子也尤憐愛之於時先大人幼獨蔣氏姑稍長能侍昧爽視食飲嘗道孺人言貌居處猶可想像云

廬隱公傳

嗚呼士不致青雲徒以隱約終其身雖有夷由之操世烏從知哉夫有貴位利勢雖所興動無大異者人猶指目之卽不善易以傳而況其彰彰者乎若不遇時見其景光卽有所負不屑俯而示人日之湮沒無聞寧有所恨哉我先大夫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廬隱公諱湘字源大少而奇偉倜儻雅有當世意然豪倨不能下人自以與俗議之異蓋用勝越自喜居常矜伉矯厲履道侃侃久而人益知公爭欲交焉公未許也獨聞人有急輒赴之服恤不問所費度事解卽陰去人亦無從德公嘗有故舊孤嫠在維揚卽致而厚存之不知所自或語其故公謝無有故時諸生喜聚議聞公來卽噤不語輒調之曰君輩向何詆豪滑家行物色君矣凡再應辟命試不就去游燕齊間有欲

以難構者公昆弟六人獨難公在故須行乃發比還仇已死曰吾所憾不於其嗣吾諸兄在而使致是吾徒忿安所用爲遂終其身銜之初已已之變虜來叩城公方弱冠輸萬金裝助邊在位者索公急公謝不往曰是將縻我哉度我新可必任也者何益且濡我後庸有及故異時事卒起終不預患天下樂豫久泉貨流溢人益習富驕公約已清素以廣厲教化之意爲高寢以居正衣冠偉容觀人望而憚之舍中兒各令治

劉子威集

卷三

八

一事無敢通飲食俠游者里中相效爭削玉爲比質春織屨立生產是時稱劬瘁勞苦者莫過然物力阜殷爲他所先由此也遠昆弟有以博償宴甚猶爲人責負不敢以見微聞之公公對之泣喻以悔過意召所嘗博者人資之勸以改勉無爲爾將爲縣吏所求皆謝去時與諸豪長者取酒諸豪長者素貴公氣直凌之出其上曰公等並乘時顯融矣其可爲不待畢日也其休甚千載又不徒文史辭藝爲也今計獨可若何

於是共患苦公弗敢應。時若太僕都穆儀曹楊循吉少以姻家往來執弟子禮甚恭。公少當意獨心許。至他爲忤者莫不鄉風折節。陰禍吏以刻薰下取富歸。公聞輒唾去。曰曹子覲覲何汙吾里爲。自游都邑歸。蓋愈自嚴重。以宗老抗其訓子孫言動必可師法。足不出戶者幾三十年。論曰士行已峻高。要自其志非有所希慕。然是非乃定於數百載間矣。若其才恒有所不盡用。無以焜耀流俗。曩者隆赫然異事哉。故披裘穴

劉子威集

卷三

九

處而名高後世。千駟之富執圭之貴不預焉。輕薄妄有論著。雖華贍斯足稱矣。然大指疎者不細謹行不赴實。虛有其表耳。植本不深其流必匱。何足尙哉。何足尙哉。吾公循循言不出口而風規義範貽子孫久其澤雖無近功其後未艾可期也。

潘夫人以貞一稱於族。嫺婦德榮備產業豐公輒廢之行。卽復故。然未嘗操奇贏效買堅逐時上下特以勤約輔佐。且有天幸樹藝產畜獲常

數倍已。又置之無所紛華。故恒有餘。夫人生二姑歸蔣與錢次乃吾父季爲叔南郭君夫人愛之惟一嘗以性行有異請於公公曰是並善長當傳素業以竹貴立功名季雖宕任之健犢覆車生材撓棟顧久乃堅任驅策耳已而皆如公所目無失也。

汀州府君行狀

先府君諱字世鼎松石其號也。其先本汴人統領公遷金陵。榷茶公又徙吳。二世爲退軒教諭。則府君之高祖也。生素菴公素菴生怡晚公怡晚生屢隱公屢隱生府君及南郭叔先君生而

劉子威集

卷三

七

巖巖不與群兒伍。旣長質渾自成。太朴不斷讀易治舉子終日儼然一無外好。屢隱公欲令隨狗時變因命之京師縱觀焉。顧益恂恂茂飭狡獪倏忽誘導卒不能入也。歸益好學歲丁未入郡庠值有司非理苛役府君獨應門戶日恒不暇給試或少不如意輒逾時懊惋以貲升國學始得專業領順天庚午鄉薦連試春官不利丙

成乃授汀州府推官尤非其意也其蒞官率以忠誠不事苛察取名初悶悶若不足已而衆相信更裕然有餘訊獄不假掠治爭輸其情或一至公庭暫望顏色卽自咎解去逮改任未嘗妄怒鞭笞一人人戴之真若慈父也因以事忤當道調潯州府潯在蠻中尤號頑獷時出剽奪備素弛弗禁也初至署府卽值獠叛渙敗一叅將勢且棘矣策馬往喻卽受命散去事聞督府深嘉獎焉又檄令司權筦登譏征乃爲裁濶狹

劉子成集

卷三十三

十二

事日落惟益喜讀書性不能飲而興寄尤高遠暇輒尋游山水間俯仰追慨陳說舊事蓋有意建立老猶不能忘也癸卯不肖舉於鄉甲辰第進士乙巳以太廟恩勅進府君階一等丙午不肖以使事歸省將遂疏請養反戚然曰爾何遽老我也其速行毋緩丁未夏值選臺臣被命南補方幸就養爲便歸以請竟不欲行戊申不肖遂疏於

劉子成集

卷三十三

十三

聖明

恩賚加秩爾宦立復粗可爾祖昔以未見爾生

為憂今爾子又且長矣吾復何憾爾家門所寄
母過憂也八月丙戌疾忽增劇見子女環泣張
目周視問所欲言搖手曰無也越五日庚寅遂
卒嗚呼痛哉先君儀觀修偉長耳豐下天賦純
一守和致柔真如嬰兒人或誑之未嘗不信怒
之未嘗動色愷悌樂施慈仁覆物交際必以誠
為禮恭謹雖行輩不敵皆折已先之無所親疎
一見即歡若平生盡吐心曲故所涉履無一不
可對人言者言皆惻惻款款不為虛飾市井諛
劉子藏集 卷三 三
諛耳不欲聞也其容豫悅和粹兒童皆樂親之
淳風映人每使詐者獻誠猶者消鄙蓋古之遺
愛今之仁人也精力亦與眾殊艾年色澤腴潤
目光炯炯晝夜不廢披覽常竟一更許乃寢晨
興已冠櫛端坐自廣外時微傷其右足每杖而
行妙解醫藥平居亦未嘗廢喜為詩詠輒立就
體裁亦渾厚不作浮艷語為文章喜儻灑數千
言初不經思皆人所累日不能就者詩文多不
存稿止手錄二卷并新紀四卷藏於家生成化

戊子三月丁丑享年八十有三先配孺人俞氏
繼封太孺人吳氏子一即不肖孤鳳娶顧氏鳳
姊姊各一孫男一濟隆孫女三以卒之明年十
一月庚寅葬於武丘鄉先隴之左不肖謹瀝血
叙次乞當代名公著述表章以圖不朽幸哀而
許之

封太孺人母吳述

歲已未二月甲子母太孺人沒不肖孤鳳隕絕
彌時欲卽下從惟是窀穸未畢猶強視慰且先
劉子藏集 卷三 三
懿弘淑宜有表顯彰世每臨紙哀痛心斷逾年
不知所圖懼夫惘迷或墜軼也乃投泣而次之
云母吳出世以武顯有勲闕存外妣管夫人蓋
二十而寡秉操貞特履苦茹艱時母育甫甚相
依以立稍教以女事誦習女誠諸書母性警敏
無不輒解好觀古今事前史皆歷歷能道之論
議成敗有丈夫志年十有八嬪於先君劉於郡
為望姓也先王父以先君長未舉子為戚母初
字喜謂王妣潘曰婦賢而多福胤祚所賴其在

斯乎且占曰三五而光子孫其長兆之矣既執
饋食敬供朝夕乃咸事事當意遂付以內計綜
緝周護收收穆穆肅如也族故繁宗黨中外歲
時展謁禮能無置大父以經藝數試誦於一第
頗事稽積先君雅不善也亦連就鄉賦不效進
業國子母時再舉得女輒又不育今姊之生太
父及見之撫而泣曰嗟胤之繁何晚也乃令從
父北游未間歲而奉王妣之變母慕戀踰常繼
又喪大父每號慟嘔血目爲之昏久而後復先
君素極友弟盡以產授之不問作業母亦舉讓
其姒盡雍雍之美以庚午膺順天薦丁丑產不
肖於京邸適已及艾而母之歸十二年矣以子
之難躬自乳鞠數歲猶未忍今就傅子愛之篤
固未之有也丙戌先君爲汀郡推以仁恕祥覽
每贊以決致聲聞爵流暨赴調嶺外風候暑毒
殊俗悖暴母將視攝慎微慮淹密卒佐以緩事
和謚歸而橐微陸生室乃廉范母畧不爲懷數
相慰藉曰公隱德在人天豈無意乎安之耳省

劉子威集

卷三

五

遷值建井作自贍亦復能給不肖既忝
朝列被

錫命顯榮矣尤以外妣貞善未宜旌章竟格慘
惻不已庚戌不肖以祗役還歡養始申賓婚未
得盡相勞觴酌未及陳而先君忽屬疾母怵然
中怛憂勞焦瘁恒徹夜不寐奄至大故摧憾幾
不能興自是遂長蔬食緇閑梵筴禮諷不輟以
爲先君福既免喪累年猶不甘味苦請始少進
然猶終身屏去珍華餘筭舉以爲施不遺也值
不肖蒙譴於外又以時戒乃奉以行遠陟瘴途
間關嶺海深以不自激昂致患爲懼而母乃更
恬暢體力裕康時時開釋今勉就功業母以冗
劇懈以故雖久淹息然得承順休豫不用爲困
既稍移湖郡近矣而母以不肖前有事於汀備
詢往事嗚咽感歎夢先君儼然在室遂復齋誦
持淡非尊年所宜堪而堅不可喻解夏果爲脾
疾苦百方求療始乃少復冬以改秩當行猶自
力欲同卽路已而竟以前疾作不可支矣嗚呼

劉子威集

卷三

六

痛胡忍言痛胡忍言距母生弘治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已亥享年七十有四男不肖孤鳳姊姊各一皆適名族婦崇明顧翁女孫男濟隆未授室孫女三已有歸一幼未字猗母始終之義備矣生而端靜不妄喜怒至性沉毅識度卓越矣行而執禮無怠處正以方雖以柔順明節而曉暢事情底濟多故準量輕重彌縫闕殆皆應機立具家造中艱訖以匡定其才智宏遠矣母儀足範光稱載揚言必信誠動有軌章義恩垂務納以敬嚴門內夙稟風訓音聲不聞其德教漸洽矣且坤稱吝嗇惟性之常昔大父遺命畀以黃金五百爲母服珥隨以充費畧無惜焉主計毫分不爲私藏臨利烈烈引義潔行慎清操介上廉也親故以窮來歸重自減損以相資奉通貫有無傾貲不較憫恤逮物周施惠慈也平生素被溫顧者或悖罔逆禮詐謀相欺亦遇之怡然今自愧悔寬身捨怨敦善厚睦也先澤所保屢以畜勵往有德者施及其後不忘報之追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七

孝以類隆仁無已也氣完而粹體和而寧晚而聞澤齒髮不謝寒暑不侵內志專一篤養綏祐也耽好佛理研味宗旨因愛及孺動不欲傷之禪觀淨室戶閤不窺然以爲因緣果報特以資化導耳不爲妄冀恬於世緣達於生死嗔恚染愛一捐消之其超悟獨絕固非識所將矣昔先君每事咨焉不肖服官於外一動必請嗚呼行何恃矣痛哉痛哉今日月有時將葬矣淺才無文又在毀裂非所能詳也惟采風者紀之鴻典載言者著之慈烈以昭垂無窮百拜稽顙以俟

告誦文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一

六

尤以展效方始無何見抑若爾自引賁此長抱
人其謂何故復俛事州郡錯其光穎爾則政理
殊異聲蹟琅琅著在閩越間乃拜僉事嶺南屬
母氏遘疾彌留三載尚未克迄事復起從河南
之役且歲餘攝總百務交歷四封遇有興發卽
移莊之雖主屯驛鹽事其他大政無不預畫也
伊藩方悖命

天子赫怒下撫臣理之胡堯臣氏畏慮過深久
且未定舉以見屬爲力折其狂恣陳義憲以重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十九

糾之請事於胡語稍激胡反謂病其濡緩也怒
馬會御史顏鯨初至遂共構而替之自惟三仕
未嘗恤私清約故踰寒素遇難輒奮不顧身盡
忠所事無纖毫遺恨氣激烈矣且才不後人所
向底滯皆永解霧釋暴聚斂懾姦倖破膽風聲
赫赫重矣同列雖側目且亦未敢顯犯公義偶
一僮奴爲御史所悅乘其隙而譖之得行焉嗟
乎天也寃哉初在臺也陳章累三四上見行焉
乃以不任黜也今在臬也方踰歲以積效聞矣

又以讒替也從仕二十年官再徙再黜辱也何
甚哉上負先人惠遺光祐中愧立身刻志砥節
下慚持法糾禁無所容貸而竟譴以不能舉職
彼庸庸者厚自殖且逸樂無患而又蒙顯稱加
衣褻叙愉快矣痛哉塞困顛躓所遭適何甚劇
也毀辱謫在所遘罹何太酷也單寒殫瘁傷摧
慘惻神理何狠盡也非分陵抑橫墮訕譏情事
何瞋瞋也甘長棄矣永自匿矣皇皇周道無復
日矣投竄戮辱吁其晚矣悠悠玄隧不遑及矣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二十

封樹弗親恨靡從矣孰與據名行虧隕罪矣
何贖撫膺長號申之誓告昔王逸少爲時所引
乃告墓以誓遐跡今再惟謗傷忝自陳叙卽欲
引決幽泉下從寃窆以謝愆負第門祚衰薄能
嗣寡寡故復強顏丘隴以望延立惟祖惟父尚
克鑒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二

劉子威先生續文集序

曩者劉子威先生示余所為文集余始讀而富之曰文備矣非獻吉孰儷焉既再三之益震而畏之曰古備矣獻吉多文抑猶讓賦焉今五年矣先生又致余以其續集集如初其富也古亦如之而加奇余而後知先生之弘于文也瀛海茫洋乎不可測也鄧林不可為料也昔之人曰文章與時遞降今自六經至于秦漢魏晉江左唐宋人觀之良信觀退之於唐觀獻吉於明世余有疑焉觀先生乃重疑矣獻吉之好古也無所不為規隨焉然其才乃不能兼作者于當世退

之於紹述於子厚其能貌而兼之文也不啻優孟之為孫叔矣而以視獻吉之盡變固猶病諸先生為文其大者能使左馬莊屈管韓荀呂相如而生無專美于前其近即所鉛繫而周旋者季朗人文其稱人文也用人文稱季朗用季朗其他所當亦往往唯其人是視而是從故先生所包舉於古今無弗徧矣且先生固有異焉方其少也挾博士書游焉於庠校日有聞矣遽曰吾何為於是是焉能不朽我盍姑從吾好於古人游乎自是日耕且獲古人文以其思精而特以其粗為博士家言然其成進士也猶早

既試中秘歷臺郎臬大夫旋軫聞越
京洛間其事至紛其官必舉而文亦
不廢其於古道也甚合顧以介抗不
諧於俗不為當道者所容乃自顧曰
已矣惟德與功吾無所為為勤矣亦
姑從吾初於古人好乎於是亟去之
而益自湛於文章其所為湛唯是關

序

三

關息交偃仰自肆部使者守令雖公
事不為請薦紳里居雖近不為飲食
交名公卿雖舊不為贊幣通以微是
故文則日富而名猶未甚章章迨初
集既出而天下士大夫始家傳而人
誦之曰有如先生文而不急其自名
也先生真能古人哉又曰有如先生

不自名也一名而泱泱遂復表古今
耀無極急名何為今是集也又出天
下有識得從觀之其復如季子觀樂
於韶箏乎集之來也先生實曰子始
為我敘之余不佞敢書此以復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僉
郎前翰林侍講春坊諭德國子祭

序

四

酒同修

兩朝實錄 大明會典管理

誥勅清黃分直

起居章奏

經筵講官年家眷生韓世能頓首撰

太霞齋小草序

予邇歲習禪滅妄想意識雖未究竟然差庸愈乎蓋無始熏染未能頓除而言非有言句非有句聖智固無論若余何敢望哉特於沉濁稍有悔希心懺滌視耽溺有間時復清居息念禁遏游思攀緣惟是掉舉逸出未能

序

鎮之調泰故亦非靜非不靜非忘非不忘非解非不解今之存者非我也夫且予時出軟語而自謂剛烈丈夫居嘗忽忽不自覺有所寄託時或盈秩然昔之棄者多而今之棄者彌少則昔喜有所述而今乃無意耶無意於著偶發於感會及有請者或錯詭

訕笑侮慢未盡出於莊語然不至害道斯已矣季朗云今吳之爲文者不能持論乃遁而入六朝夫六朝不易許且以論詩未可也詩當上探漢魏由六朝而之唐未有捨本而之末者文則必古無疑若以晦僻爲尤則似學古之過猶可言也古固有易有難有斷簡不可強通好奇者或采之雖非無自則捨之可也若必欲盡削觚爲圓剜工倕之指去犧象之華而陳土研琬盞則有能者在予無用論矣夫務靜而多語似躁無想而差別似不平等遠離而執數論似墮異見解悟而爲綺語似謾持此以議予何辭

序

之與有

沛國劉鳳子威撰

序

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三 太霞草之一

長洲劉鳳子威著

芝林頌爲人作 孫禕亮僞孺校刻

潘公之前爲中執法也所按稱平一時雖以六
條檢察郡國其治嘗務寬全未嘗作重劾以一
切繩之而暴傲吏不敢恣睢任其武怒以大誅
報小罪成其威澤惡民恐慄不暇盡舍故所爲
謹自匿無敢動咸以整穀嘉粟自潔新爲政俗
則公憲憲有經也得請歸於昆山下構廡舍
傳隈隩植枿構遵朴以爲規用偃息其間順弛
張之義夫在卿大夫禮有翼室臺榭不敢盈焉
者則退讓之謂也山當郡之北獨巋焉爲衆山
所擁抗以爲岑巘輿觀深勢連峒相屬曰嶧窗
攄可遠眺望水濫出關爲流川者交焉蓋縈紆
映之渙渙爲瀾漪中實與衍氣之所鍾毓自公
之考室也芝適產焉始生一於麓色爛然紫繼
乃日益盛叢生至於百扶踈偃仰照曜原隰因
標之曰芝林識發祥始也夫芝實乘木仁德所

及則生焉運斗樞與董仲舒之言云搖光得則
芝出而班氏載神仙家有黃帝雜子芝菌書則
神之以爲服餌可以長年然自昔以爲上瑞黃
帝以芝名房而漢以來見於歌詠者無不多大
之以昭顯功德若公之所屈而芝隨以繁此至
和之澤蘊凝醇厚鬱積涵育厖深無極故湊涌
衍溢浸潤於生殖協氣霑濡橫流焱逝旁魄四
塞發越於休祥如此也是將兆開我嘉德而載
錫之寵服以宣叙天地之大功乎成水土敷奠

子成集

卷三

二

有度垂百世之績豈虛乎哉敬爲之頌曰

有燁者芝肆其植之芄芄何燁式若燁通介

於中唐紅叶徒尚維德之祺考圖紀之攸從邀靈

祇所繇格援神契之有徵隆叶涉稽廸敘於指象

咸昭賚之自躬蒸哉庶祥曷不由祐之崇有烈

斯猷顯允惟公外內秉宣述有穆風邇浹平惠

迥闊雍雍罔闇昧阻深而不被於昭融洋溢雲

湧至和所充沕涵淳精氤氲昊穹下徹九壤暢

此域中爰乃萌生繹繹顯顯匪菌惟異凱澤焉

鍾休符誕發蕃殖厚隆始標枝莖苕陵是憑紫
煥爛若神色彩瞳瞳郁有奇光升長碩豐擢
本踰尺條達玲瓏俄以蔓莖鬱律卅歎滋美百
叢盼嚮含靈感鬯棣通豈伊响謳濡者功苞
葉載盛錯質湛湛叶羊瑩以丹紫芬耀焉重標
綖細素縉以然叶而紅宛渾半見絳緹爲龍
狀別出綴列有章叶之產不假藝彌覆彼珍
洪纖相倚條脰靡同幽玢衆夥扶輿青瑤委
稠疊倚柅何穠倣詭難概姿態無方叶肅七明

子成集

卷三

三

九芒載玄以彤軋沕共節上岐而分叶夫曲蓋

重英宛轉猶龍葉葉曾敷既橫復縱朗潤潔濁

陸離成虹雲氣翕夢蔽翳鴻洞叶徒芳鮮幻眇

麗靡孰窮逸惟藻華溫猶玉琮柯勁而堅實自

爲房叶符用可服食宜駐顏容月精雲母著名

且衆叶諸金蘭沃若上瑞所登叶都曰曷臻只

寅惟懋庸貞貺永錫基命敬恭膺保豐福施于

家邦叶通厥貺伊何峻彼岱嵩神芝裔裔嘉聞

嘒嘒應古純德是庸作頌叶徂

芝林頌

潘司寇前以御史大夫行河隄使者數禹之跡始自沛視河所泛衍蓄壤隨而刊導不與之力爭特疏鑿爲渠灑水湍悍里而栽巡植功稱畚耒度京陵藪澤辨高下淳鹵濬治出百里役徒數萬人晝夜作無一夫敢譁者則其所經畫勞來身隱親之秩有經故也功汔就以持服歸已而河再毀房村下壞河壩爲敗平地者不可勝乃起公復莅之則視前潰又益盛躬履行隄牴

子威集

卷之三

四

出入漸洳痠裂不避下薪竹爲槌水中漸補塞其口填以土石勞極致癰座呻呼不輟猶彊力督之氣益厲至絕而復蘇方水沸涌延道盡弛載舟沂之覆焉流數里遇本而絀乃得免監河者皆難其敢決臨阨危者屢不爲動臺省方列上其狀而主者媚功以漕不中程抵之自免歸越五年乃復召撫豫章又以河潰進公司寇往治焉方其自洛歸也嘗築舍昆山下遂有芝生於庭已而漸滋至於百夫芝之爲瑞載於昔辭

哉其言之也若公之功德著於時益烈烈有聞若河之所趨勢靡常自古爲患而公治輒效精誠之極至不遑其身之恤功在社稷誰得而忘之蓋通於神明感召至和浸漬發越溢於休祥如此山川之氣若有相之是將啓公昭明光譽平秩時化班敘水土垂千百世利賴尚未有窮哉周公暇先生題之芝林俾余爲之頌曰

於顯明德式時之楨刊敷后土河流載奠叶惟是精勞奉天之慶叶始建原防作治佚佚誠既

子威集

卷之三

五

格止通於昊旻昭茲庶孚於何不臻芝實乘木德所韞螭有睥者枿然萌生閭澤滲瀝毓和含靈猗那其華幡纚充庭粉粉排排宛蜺芳芬叶孚非常所覲震於怪神倣儻譎詭軒丘之珍爰始扶疎執藝而蕃叶扶頽葉韡韡輶輶曲莖感斯搖光麗彼若陵亦既沃若貫於五緯蒼藹蒸作蟬嫣沸渭遂盈百叢駢立相穉九英七明錯質惟異曾萼勿眇布濩以彙彤彩丹榮衆色維厠擢本踰尺漸苞旨味娒娒載蓍匪實伊穠

是宜服食輔養爲利雲母月精若古所誌鏐平
懿哉窮祥極瑞度潔猶虹溫文視壘勁節後林
風輝爽爽匪菌則祥徵應猶響上德博被淮徐
既璣詢茲水虞告成有象錫余元功輝烈光朗
職貢攸同豈惟篠簜粵在宣防興發且廣君臣
勳色矜功決滌偉與芝房章天之寵續邁往漢
垂於有永介以禎符綏我厚重是庸作頌道豐
義竦遐哉厥聲書契總總

送大司馬嵒嶽張公序

李獻集

卷之三

六

昔歲在辛巳浙之賦不如令

上赫然命擇宿德有威重大臣鎮安之則我嵒
嶽張公實來始者橐鼓作衆方戎役乃繁興民
亦不靖逮公未入或燔焉以患主吏遂乘遽驅
之徇於衆曰有能得首事者不從坐得數人焉
按誅之不終朝定矣遠近驚焉謂公之舉何神
也駭動出不意下且未習公教令何以呼吸間
去危殆而衽席之若是速者是非有神武焉不
動色而民喻書所謂有飛鳥之舉有風雨之行

有雷電之疾者乎然公猶以爲未也益布法焉
以爲經政憲在故府教在州閭論在不撓賞在
信誠罰在必致未朞月而化乃大成政刑既立
下不寒而栗因鈞致其樂禍者悉行法焉遂益
愉快公之舉而積時驕蹇留令有所矯失者奔
走恐後耳目一新海上旌旗壁壘若煥然生色
夫兵法云文有三侑武無一赦屬時之康煦嫗
覆育以含養爲事故武斷毅嚴五伐六伐止齊
之令幾於不用則惠得無褻威得無傷於不振

李獻集

卷之三

七

乎且方事之殷比壤震恐以軍無我行已久一
旦發難倉猝失措莫知所出潰靡之勢不可以
法法而肘掖四肢皆解廢不使自非應變之才
因事就功默有以移之而威信素爲人所服何
以震疊懷柔有莫知所以然哉夫有尊主庇民
匡時之業者必有忠篤淹遠之慮有戡定綏靖
之烈者必有弘濟專決之量有救焚拯溺之功
者必有微至咸速之權故發而不可禦者獨出
獨入者也古者若伊呂之佐方叔召虎之臣其

老謀壯猷粹發憤興茲逝景駭詩書所稱公其
庶哉

天子嘉公之有成也召公入總司馬夫國之所
倚一二元老即今四方無有懷挾邪意求於夷
狄又未敢有跳梁不恭微將相大臣何以臻此
然國之虎臣其端委正色言不出口儼若無所
事事精光所被潛消畔渙不軌之端牙孽不敢
萌生又不待有噬膚血指之勞殄殲摧蕩之役
則公之功可知者其在海壤一舉手之力耳若

子威集

卷之三

八

其規萬世利爲 宗社靈長計則謀謨

廟堂之上既非常情所慮而亦不顯其跡若所
揆度闢造經制何者非公是賴若昔撫監我師
餘澤往往而在夫兵之爲費侈自昔患之故大
度之書云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何計數得
也世雖極治備不可不設兵顧所以御之亦非
在衆寡也且在行者多險悍強禍自什伍之事
以上精擇其人喻以禮義不朘削之選列校有
志意者暴布而列置之以相彈壓不則雖日饗

之奚益若吳之剽急有甚於越是皆不可不深
計預慮者也度公夙夜圖荏蒨之藪一日安必
有所以況今

天子任公以統平四海尤願無忘東南顧

送大中丞胡公擢少司徒序

國家肇位四海並建二都隆於三代其在南服
爲始基命之地視之豐鎬則雄據磐礴上應鶉
火之精拊翼東海而味加中夏示天下形勝乃
命重臣臨制若周公畢公之東郊保釐其爲我

子威集

卷之三

九

億萬年敬天之休永有憑哉自昔蒞茲者皆以
名德爲時所倚毗勲烈記在功宗今

天子嗣曆服元臣弼亮一德光於上下尤厘南
顧簡畀我大中丞胡公用奠安綏靜既三載於
茲惟是德刑典禮惠和康乂熙阜之化罔不孚
於民遂以少司徒召上遠近聞公行則又驚若
失所怙謂今方以歲之不易

上所恤念甚至非公孰與順承德意酌緩急徐
疾輕重布之民而遽捨我去者夫時之不能無

穰穰在我一二有位君子罔不惟民之承而公
拊循督厲極所以休勞安集罔晝夜鮮以不底
濟多故拯援無告出之阡危而登於平又即比
歲吳壤少侵往之螟蟲今夏淫潦皆以公精勤
格孚猶有天地鬼神能無馨茲明德回鑒玄漢
眷命我民哉故雖有藪澤疆潦之地民畢出其
力爲町畛原防且與彼隰畢衍沃相通相兼相
易爲賴是以歲且更稔穀之直乃賤於他時公
則先已奏上乞蠲以與民賦中下錯諸調皆以

子威集

卷之三

十

告災免又賑其匱乏轉輸他方以益之凡所以
加惠我者皆過其始望今漕使歛征令不煩而
民樂趨事計上且以最聞公惟先時圖之不待
藝人之畢穫而預策其有成故遂簡知於

上亟以國計命公曰爾司徒者知公於容民畜
衆廣儲厚殖既所精慮而厥效彰彰若彼也昔
臯夔稷契各有所典以成有虞之治而舜惟因
所守官命之矧公業日盛其自茲始陟颺鼎司
執機政統平四海豈獨軫吳會久厯公於一事

哉且今化理蒸蒸所重亦未有先計司者以用
民較之往者盈而今從其省自百禮之達於邦
邑者罔不惟其儉矣然猶惟日不足庀經費常
恐不贍者此固戒謹豐豫之日懼侈心之萌

廟計爲萬世豈徒然哉則其用公於財賦之任
以歲會四方之贏縮制國用公其首念南服爲
本根重地征繕是資即有水旱海氛時作是非
獨一方虞也公雖行其不能釋然於吳者殆有
甚他日是以公之遷小人則恐謂無與噢咻我

子威集

卷之三

二

者君子則幸公之澤方爲利賴無窮其保庇我
逾得盡所欲爲吳雖僻在一隅其若朝夕在公
宇下故於公建旆北發亦惟願公和懌庶政上
佐

聖天子及今治安爲阜殷富強永久慮書所稱
公其惟時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我子孫
世賴公寵綏尚亦遐哉其望公也何日忘之矣
送大中丞孫公進秩移撫蜀序

往者值水潦之不時民且不能靖東南之計方

軫

廟堂慮咨所以能燮和者憲大夫孫公素簡

上知遂受命乘遽來撫吳吳之計惟是播植興民粒食耕稼是先則

國用資焉其爲重孰有過於此者且吳地庫下固水所鍾也雖水稻是宜而近者水庸嗇夫屹屹奔走力爲隄防歲不暇者則天時實爲之比公來撫政之有成則歲爲之漸穰穀之流溢往往而在賦入且中程民力得少紓上以寬東顧

子威集

卷之三

上

念 繫我公是賴也況

今治安久則弛凌之隙易構公之慮不寧惟是逆睹於未萌而曲爲之備所以預戒蓄前事之防宿謀既定而武烈聲威鎮壓折服之者殆不知所由然夫江服之人輕心自古載之而民之訛言尤易動也動則不可嚮邇若近者一二狂狡構造同異將動搖我郊甸竊出我不虞苟不慮不圖則橫潰纂我京口矣公不介而馳指授方畧鈞致其黨無復遺蓋宴然不煩鍾鼓之師

而消伏之故人迄不知公之取鯨鯢於談笑間若不見德者則公之籌畫既篤密在涵育者動莫測所以遂使莫大之績竟付之融液條暢又和之域無際可尋若其縱而尋斧柯不無血指之勞且功賞之費其與幾何哉自是威靈之震遠近以爲重迄於海外有截莫不懾息內響無敢萌他志者則懽於威而湛於德也肆我民人得安於農畝竭力以供上之事非以疆場千里無烽燧警歟且他時嘗訂矣

子威集

卷之三

上

國家重蠲與民又大出帑藏佐之數歲而後復在今日能更此費哉公之功德在東國者既著屢欲召公入矣顧保釐之寄非公不可者今以全蜀之事亟於用公迺進公秩授鉞作監夫蜀固東南上游也不惟形勢襟帶亦以東賦稍畢則西顧之重尤思得人故輟公以往公聞命之日則經慮終始爲久安計憲武之肆昭文之匿謂在禮政以勝衆衆以勝事事以靖民即有所廢置移易皆監於前以貽諸後申警飭備出宿

於次以待事且公素誌嚴無所通謁峻節猶杲
日豈以啍嘔爲恩哉而人自德公誠之格乎固
所以感之者深不徒四封之內欣戴無已時實
數世之仁也諸大夫士既思慕公不釋又無以
致之公介某以言某又素不嫻於詞顧何以爲
頌者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以公之德
在方國則方國安在

朝廷則天下安天下安則我吳被公之德何異
公曰臨我哉

子威集

卷之三

函一

送大中丞郭公序

我自辛壬以來以歲之不易泯泯紛紛上下皆
有痼焉民力之不時汪然失圖

上軫東南計疇咨於廷有能綏惠莫茲土疆者
畀之治僉以我郭公昔察舉吳服風之咸暨遠
於今攸賴乃以撫監之命視師江上公以慎簡
重思所以稱塞無不至而民間公來咸欣欣若
更生故天亦若以禮悔禍於我往之雨暘或愆
乃比不登有不籍之壤自公臨之而令乃時若

百敘無壅底焉時則高下穰殖地數之贏不啻
復其舊以豐守阨則昔之呻吟者起而謳歌矣
公尤以吳賦故盈雖以上歲倍穫上常操其五
而民衣食其半今茲累歉所負多安忍重困之
累疏上請惻愍愷切若疾痛在身故常漕歲以
贍軍國差次多寡移之他所殆減其半而費繼
金幣輸大農爲經費者亦裁節請以大入若舊
逋徒懸空名何益皆請一切寬之嘉定尤弊則
請無以穀籍而折閱入之且永爲准民方少甦

子威集

卷之三

圭

尤宜加惠凡可爲除其病慝而與之休息務竭
心思古征則不調今已令出錢代更毋得復役
而以末業資者百貨之賈我無與知市令幾詰
四方輻湊並至皆得所而退豈止不擾而已吏
奉法業業敢妄一絲縷費耶前又有以貲調者
計口外復以物力衡籍於閭右民尤不堪公下
令楚絕故重民蘇而輕民無徒其有作姦犯科
若槐里平陵俠道穴於左右往往而是公廉知
其情掩捕無遺猶復藉權要旦夕爲請公一不

聽皆置之重論若滑禍小豪嫌不足橫民間積漸之勢將耗起悉致之理使無復者與夫侈俗傷教宕而不知所止弊民狡以罔上岐途百出公鎮以靜敦禮先義允孚格之故時風載變縱橫說寢不行道無飢殍閭閻不閉人樂更新百廢具興使沮洳之澤萑蒲之藪無不覆被聲靈之震疊教士雖日戒而鐘鼓之師無所於試非公宣暢王猷永以底寧哉遠近恃公爲命謂畢公君陳先後保釐東郊累數十年我吳實藩屏

子威集

卷之三

六

王室而介居江海任土之貢又居上上其視東郊輕重何如今方比隆成康而公望實有踰召畢是宜惠我多歷年所得長子孫荷公施無已者公累請告民方奔走

闕下願借公

上重違公請若曰汝明勗命承無疆恤讓於丕時其善自輔養以須者夫公不卬自恤凡所爲吳竭勞慮不憚忤議臣反覆諍必得當而後已賦入有恒猶乞節縮此其爲公忠豈欲求媚自

容阿意曲徇一時哉豫豐之會侈泰爲懼

主上聖德方崇恭儉而公所條上皆裁約輕重之數乞時降德寬惠厚培國本爲隆長計夫任事者固不以去就爲難而力爭主計者能無以數屈爲媚稱乏與哉顧公信誠體國能必之無拂然當事之殷而毅然爲之不顧有沉篤懇至之思有徹通昭亮之鑒有覃盡究舉之畫有惇信孚敏之惠有經遠寬裕之度有愷悌厭射之仁有纏綿淪洽之愛聞公行有日老倪顛蹶望拜冀公少留此其誠結於衷烏能已者諒公亦豈忘我不終惠之耶即且復起居政地秉國成其所得爲視昔無異繫我東南爲國根莖必有大庇我者豈得謂公舍我哉特甘棠之思繫於人心則謂畢召之烈實造成周今公之德我子孫世保之與國上下豈去公遠近而有間然故於公行惟北向引領曰我日以企公善自愛尚爲宗社圖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四 太霞草之二

長洲劉鳳子威著

送兵憲李公叅政浙江序

今天子嗣大曆服鄱陽李公實以直指按楚賦其所隱覈幾詰繩大吏之治罔不視令乃進秩守湖則治最又出古扶風馮翊上遂受憲監我吳四郡兵以鎮安我南服不惟郊保之爲徼道絕於海之外千里一埃已也夫古者侯服天子皆置之監若今之憲大夫以憲令視師無所不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四

一

劉子威集

於憲之內政之大小公所稽裁又無不法法海於有壤裔夷恒竊俟我吏士環列聚櫟而守之且其人驍而輕心公厲威以懾固和之卽沙汭汚池戈船梁麗稱有節制之師若昔越人駭動我蓋岌岌恃公綏靜戢寧之使得無恐豈惟武震之以而惠所漸浹如寒挾纊比歲不大穰公所噢咻拊循制其輕重上下其法權道使之爲之省經費減額寬舍移易變置無所不用民得以生遂何者非公厚仁也俗素嚚猾禍少年胥

爲奸時扞文網有所抵欺其豪者役使里中專橫侵暴率選悞不敢發治公鈞撫得其首領與重効餘差次皆致於法不待桓東之誅而竄匿恐後蓋以宥養含覆爲量而精光所照燭自無隱幽之不被而况彼顯自負者又足愉快爲乎民方恃公爲命不可一日釋者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四

二

劉子威集

實相連傳藉公風望以聳動之又隨以機畧明慮運移彈壓使莫知所以服是爲越亦所以爲我也夫宇縣之博廣袤萬里孰非公度內者况又公舊所懷集今聞公往如赤子之望慈母而我民亦復戀戀謂徹我庇覆此固其衷之愛結有不能已雖公亦豈得無眷眷哉然我海邦其爲國家根本重管子云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公之謀國可謂無遺慮矣雖在彼猶日在此也卽

上且召公入授大政圖萬世之安其爲東南計不較然明甚哉夫政或寬之而急或急之而寬往西北爲邊備今東南亦宿重兵爲旦夕戒變化之概不可豫圖而制馭董率受律振旅公所謀畫固在也統平四海之任公不得辭今且送公封畧相望知其惠我亦無復遠也哉

送侍御治水復命序

予讀管子書水地篇有以知桓公之以齊彊天下也夫國之本在食食所生之源水土又乃能生殖阜庶當春秋時齊之地未大於列國而兵車之役又無歲不駕齊能以蕞爾地雄於四隣則太公之所疆理管子蓋善修之故能以其賦從諸侯之事若我吳介在東南濱於海之陂范蠡所謂鼉鼉魚鼈之與處者也而賦供天下之半則水稻之利是賴哉在昔禹畫野分州謂土惟塗泥田惟下下而今乃賦上上者此非獨地利舍人力則不及此其所闢治視古不啻倍古稱田有三易再易者今不惟不易歲且再收矣

寔由厥土鹵蕩埴壚與他壤少異而水所灌輸勢居下流散溢衍沃用生之嘉穀故管子謂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又曰水神集於萬物莫不得其養盡其幾者水之內度適也且古稱吳之水淖弱而稽留蓋底平故東西流靡定適者

天子下司空議所以重爲吳計者乃特命臺臣按治水道則我公寔承之乃大集列郡牧長諸有秩長年三老蓋策畧者訪延詢咨召川虞水

工習知水之利害者案水道所由躬自詣相度營治又得二生皆生於是土其支縈脉絡無不具知公乃合議取其衷謂東南諸水其西則大江注焉由孟瀆以入又合浙以西晉陵諸川匯爲具區爲泖爲澱爲湖爲漚爲蕩入吳淞婁江東江禹貢之所謂三江者以入於海其支渠涇汜藪汚沼沚午貫交注無慮萬派自吳淞受潮水浸灌沙土壅焉江流遂不能迅快或請別開一道公謂往夏忠靖公之濬夏駕新洋久乃有

所變遷別開何益獨力疏吳淞關開且四十餘里使專受太湖諸水遂能蕩滌潮之填闕及導潏泖嘉禾浦滙諸塘浦於黃浦又導崑城太倉虞涇諸水於劉河盡復三江故道又盡導諸川徑入海者使得速洩雖有雨澤淹時淫潦爲害皆爲海所納以免於湮浸又導其上流丹潤江陰孟瀆大江之所從入及漕渠皆得流通卽有大旱可以引江湖以滋益漉遂畎澮且水有淳淵畜留記所謂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

子成集

卷之三十四

五

精麤寒濁皆能生之百物而注洩有所湍悍有歸渙濫千里間涸不至竭盈不至懷襄淪溺故汪是土也昔之萑蒲化爲沃沮而焦埆更爲膏壤皆繫公疎鑿壅閘奪豪強所侵爲葑田悉出之湖旁地久爲封閉皆穿治無敢沮撓凡閱三歲所始獲就緒其櫛沐風雨跋涉道路歷涂潦犯波濤渺淵窮險昧親視臨決捧土塞治踰寒暑汨作興治功至艱也若其初之經慮也公無貯積極力鳩聚斥羨裁約經費以克之未嘗

上請出水衡錢也度地遠近與其力之所任量緩急與之期不迫不急計輕重多寡仍厚薄物土宜節縮差次上下其食故民以心競役不告勞而迄有成公以役之竣獻其功

闕下若曰此奉

上加惠東國臣何力之有焉者夫舉群策協衆謀準量考衷糾廸長吏使咸卽功固使者事而親其勞躬自作率役久且鉅功有若此者哉昔夏忠靖以治績廟祀於吳迄今不衰若今茲之

子成集

卷之三十四

六

役垂萬世永賴奚啻十之其功德之深入於吳民者又何如哉公又慮水之沉越其變不可預知惟在以時察視補治穿掘不使至於廢壞不然能保其無驟者故又歷著水道通塞及所以治濬之方及工役法程謀議始卒勒成一書憲章百世可循而行并獻之

上此又公悠久之慮忠篤之計其所親爲余道公行事之詳余固樂觀厥成且方服田力穡知連歲潦我猶得運手足播種者以水之宣洩迅

疾也故直敘其所以感孚者不敢以虛辭借

送兵憲李及泉遷浙藩大叅序

夫大吳之在昔以一隅與天下爭衡若潢池之役晉爲之縮則其疆也有由然乎通歲以東夷警置燧列候陳兵而誰何於是思得先卻隨范者以中軍之鼓作之我鄱陽李公實受命來鎮撫我師以前守湖壤相接也聲烈在人始聞當莅莫不震疊風之所被不疾而速與夫振鐸作旗而車驟徒趨者豈所與論先後哉及公之入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七

而賦政寬平舉其綱維無所與深治若挈領而襟衽從若游刃於其間而莫不四解寧有血指之勞者則公局度勝耶夫事典固在由質要取其衷故其威之懾服也遠而人之懷之不知所以然者且並海斥烏其人稍與井邑異犷悍自性成擾馴故有所以而通更間左少年多黠猾意亦何所不逞如蜂蚋集於榛枳間未可盡其類也此他所未有者隱然足爲異日虞如往者之效可觀矣公蓋深籌謚計所以馭之惟鎮靜

以示含育無所問忽而振發則必得其根抵數區又與之自新故蕩蕩之化如雨露之漸雖蒸荻蓬蒿無不生遂況以戎陳緝睦風耀宣朗以神武攝固而精明之照燭幽隱閔翳秋毫無所遁孰敢有異心乎哉

天子念公成勞未卽召公入而進公秩叅政浙者顧爲吳與越運若股肱浙安而吳寓焉故暫假公以紓一方夫吳在今日百石以上皆忠信之長選天下之賢才以共圖我寬貸蠲恤又自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八

上恩所獨隆此非可倖冀也吳之長子孫者累世矣惟是惇龐之俗爲澆浮蕩焉士以私學游者特盛此語所謂罷士皆古所禁公文武爲憲是不特建渠門赤旗政於郊保而已所扶抑輕重默有以奪之特於揖讓樽俎間而萬世治安計存焉又不徒旦夕利也今茲送公將漸遠然風采可想精神流通知其慰我吳之望亦何日之有乎

送馮兵備權湖廣方伯序

夫世之所爲治者威彊阜殷之謂也故爲名法者急於制令導威舉典執禁非所以崇嚴而任法也所以厚防而生遂之也東南之郡蘇爲雄劇

國家財賦之所資也往者海氛不靖嘗置兵陳警衛矣邇大化維熙方國咸暨將興禮樂備典制爲百王法大禮數行則大司農計國之用不得無詳而水衡所以奉上之經費亦有不能已者海淤裔壤庸有不知

劉子康集

卷之三

九

上所以興治垂統制作之意其能無厯南顧哉邇以我憲使馮公察四郡兵事作鎮婁地臨三江五湖之要會經武以示之彈壓控馭不忘一日之備者公於蒞止卽董率士大夫以訓齊服習作鼓戒徒恢張我王畧拱揖習凌而威命四迄煌煌乎形制氣使勢之所動折衝萬里外固不越樽俎間然公所爲治者豈特執律秉鉞以鍾鼓之師曜於江海哉夫武之七德以安民和衆豐財爲務今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

緊政之不時無以靖之公所綏祐康乂謐寧我邦族夫旣遠屆方外無不畏威民得竭其力務本業罔旦夕虞生殖益厚其爲阜繁殷庶又不啻倍昔之盛矣乃又慮其侈縱之以而放失於度以患有司酌故憲舉其衷輕重損益變而通之務以宜於民外若無所事而內所經畫措施規盡覃極故雖從容暇豫不覺其煩勞而熙恬雍和民無所歸德而惠洽政成若造育之於物浸尋衍溢孰知其所以然哉又重以封洫之慮自猷濬以達經瀆無不濬鑿午貫交輸並海百渠之所走集則吳淞白茆爲巨畚挿滙其下日役萬工其所興作皆非常所觀見而功不淹時閭左宴然水道已卽又且吳爲澤國自昔所重圖而未克者一旦拱手定底濟之蹟孰有先此者哉故時者賦入多不及期征調或不贏更以困敝而今茲之輸皆不待勸而爭效焉在所溢盈雖舊不畢入者漸登於計司會書成首郡國以最上者咸公是賴以有此豐穰給足卽

劉子康集

卷之三

十

上所以奉神靈之統以洽百禮公罔不力焉豈徒詰戎兵正於疆域爲乎故中外咸望公卽秉國重佐宣時命乃進公方伯寄以全楚之政者蓋且以公所以惠吳者惠楚方國亦惟楚爲大是簡寄尤專且重他日者楚之政成則吳爲比壤其流風被之江漢間慰吳民之深乎雖旋

召公入當弼諧任且不日矣於公之行旣重爲楚人賀又不能不爲吳懷戀者以公所以安我者方爲利賴無窮不朞月遽舍去故其君子則

劉子成集

卷之三

十一

云公所爲法使惇惠者修之靜正者守之則我猶若日在公宇下無胥遠者其小人則去所怙恃若赤子慈母之眷眷不能釋然乎願有請焉夫今日之盛是在三代以還未有也

明主在上長馭遠撫務并包兼容懷殊俗遠絕異黨之國其爲威彊固不待言而休養二百餘年皆

累朝恭儉之德國力無所於詘昔周之制典亦十五王而始備今正建學與禮儲精垂思備百

世未有之制作威儀文物煥乎維新之會也公且對颺清問將以禮樂教化之意日陳於前亮章王業以應太平嘉瑞圖書之出若乃百司庶府無不裁約幾於盡去繁文矣則豈極盛之所爲乎公當有以念此矣

送憲使公遷陝西方伯序

夫君子之澤方其被之若膏雨之潤初不自覺逮其滋植茂繁而後知其功於是有愛戴慕懷久而愈思之不忘雖出入之不時內而弼亮大

劉子成集

卷之三

十一

政民猶日夕冀望庶幾復綏我乎若我公始爲吳所佐宣糾繕廸敘雖尉也實行守事民懷公德冀公爲真守廼監郡諸君子皆列上公治狀及所爲得民深若此遂進公秩真二千石復莅焉公益懋勤民事吳故雄劇於時新中夷寇創殘之後所以休養生遂厚植之視民之疚真若在躬小人無不隱親雖斂征之制繇賦皆有程不得與民寬假者尤善與時消息亭其輕重多少度可裁以與民者無不至值歲嘗侵部使者

與公同心請蠲貸有所加惠施舍故鮮以不給足數年來殆復其舊皆公規造底濟覃懷鞠育之所及自後爲政者皆循公之法無敢動搖於時稱良二千石無如公者公既以持憲徐土去吳數年民懷之猶一日夫民之所向如水之趨不可壅者故復能藉公以憲臣高秩治輿賦海上尚亦從民之望哉公至未朞月則威化大洽政刑維清帥乘輶睦士氣用振騰適裔夷畏懾無所於效之且歲又連潦民方皇皇緊公鎮定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三

不逞少年椎埋剽攻在昔猶時時竊發乃咸伏不敢動歲之不易調集期愈嚴而民畢力不顧私惟公家之急者緊有所恃賴謂公實生我所以疆理平秩保又慎固我是以有寧宇孰非公所以阜安我者默運旋之人不能知且勞逸有所豈其從上之義而敢不惟力是視哉公所以感之既深故民以心競雖萑蒲之藪無敢藏匿作姦是非威令所使也夫教導愛利民之戴其上必於時之棘艱而後功乃益著今之能靖者

非公誰恃乎公之績旣茂聞不能久淹假於外故進公秩以方伯分陝之寄者夫古之四岳九牧實宣釐內外

今天子方倚毗公以大政統平四海豈惟吳之爲能久藉也吳之士民乃猶遑遑如去其慈母者此固仁之格孚理則然已然公雖遷其風教懇惻喻民之深流於無窮所謂數世之利也是何異公常臨之在上哉公自今陟機要敷對在廷則我下國之願無不達者且昔之望公爲守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四

則克從公遷而望公復臨則又克從今茲之遷位愈通顯時所以嚮用公者又非他日比其以保釐東國如召公君陳之在成周又可日望也予往聞公論治惟在涵育長養之與其悉抵嚴以一切治辨爲功孰與施之信誠居德蓄威以馴服固和當年穀不易民不惟勦失圖若無事哉故卽公之敦靜寧一猶不忘遺之後若曹相國勤爲託者經國大體垂無疆之遠猷又公之所以夙夜爲與之極也鄉之諸君子命余述所

爲懷公之久且深者送公故不復以文

送郡侯吳使君入 觀序

吳使君爲吳者且再考前當

今皇嗣曆之元與郡國爲春觀適又四載值侯
甸群邦守相大夫士皆當祇見以治狀功列民
俗之化及所遵奉典今章憲奏其績主者彙上
之宰司受焉而差次功多者顯揚之以勸於衆
若往者之役使君以行能爲天下第一受
詔褒美賜之上尊飲食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闕下榮觀華聞使四方來者嘉歎欣樂慕美無
窮時已首被拔擢將自二千石高第入爲九卿
矣猶重爲吳故寵神其命俾復安集焉至於今
夫使君始之來也承政方民禁未有定蒞之精
錯察睿督之哲明慧敏覽之心計籌畫則既有
以盡得其情其所臨照布宣使百爾小大無不
得其任治效已章章如彼及其再上也民已服
習謂直可卧理耳使君迺猶厯朝夕曰吾嚮者
所爲足以救一時未暇厭繹永其澤使百世利

賴也且政之成也亦以漸若前之從政者民未

見德遽以禮教責之欲以移風易俗周旋揖讓

興於禮容愷悌和樂流於絃誦是化之隆自昔

難之而可旦夕致乎故云必世後仁今未敦諭

篤誨靡切之歲月而厚望之以此民得無遁其

情而伴應我乎故自吾始之宣敎也而平法致

憲揆度衡今發籍匡殖因時之趨而損益輕重

變通之惟所宜傳不云乎厭宜乘勢事之便得

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吾悉其聰明致其忠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六

愛彊力以行之煦嘔以撫之矜哀以遂之於是
有寧民之惠有相保之利有董攝之威有嚴上
之制而政之經體斯立今而後視聽不爽心志
無惑而昭德之被於遠近也蓋寔始基靖之而
迺休動以慎成端固純肅之化又烏得無俟久
而後浸溢淪胥之哉且天下之以雄劇庶殷稱
者未有過於吳而其慄輕離逃無質要不可以
恭默無爲治亦孰有甚焉者卽近自齊史卒伍
追問左桀黠其爲去就俯仰變化有概所欲出

之浩乎不得其涯誠用一切簡稽精核審聽糾
禁澄汰之取愉快乎然何以使其不復者且民
方恃我爲命我所爲法不使後有可循則何所
憑籍以無恐者追驅馭之詳嚴也厲宣之極威
也賞刑之亟近也劑量之舉其衷秩敘之咸當
其則也是非不樂以無事治而必法法者誠有
所不得已也故法已具效之民民無不信焉法
具而教存效之遠遠無不協焉卽往者設辟以
懲不恪迺有逸之四境觀望者未嘗籍之而其
歸如市故室廡昔嘗墟矣今棟相接無隙地浩
穰皆他時所未有雖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七

國家休養久然恬熙之盛有如今者乎若壤征
昔固十東南倍之然不盡入者歲調以益之猶
不可今穀粟輕而先期入遂著爲令矣徭幣省
而民得以其私繕完封殖又以力之暇興禮義
新訢焉雍雍焉皆有士人之行與往背其文而
民未格者治效淺深何如哉故以其嘉祉殷厚
生物豐民人古稱良吏循政旣未有若是備具

後能遵而勿失則數世之利也今期會已及使
君單車就道民奔走相告曰是行也

天子必重簡命任以股肱心膂民之望之尚何
日之有君子曰天之胙我世豈惟吳是爲今方
昭顯文德懋賢懋功旣尊顯使君以風示天下
以釐舉嘉德吳猶且在所誕育寧異他日乎長
我子孫願無忘使君惠

贈朱斗山府君六年考績序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十八

莆朱使君爲吳已再考上矣蓋自庚辰來莅逮
六年所前後爲監使者列上使君治狀以增異
蒙褒嘉不一而足重以吳爲寄故不卽召入庸
加秩進律寵我者此

上之爲社稷計乃眷南顧無如吳劇而欲爲吳
亦無如使君賢故寧久之在使君亦忘其劬勞
不以從事獨賢爲介者予不暇徵遠卽所見浙
徐侯瓚陝胡侯纘宗燕王侯鴻漸皆以賢故歷
再考今風政尚往往而在數公雖稍久皆卽鑒
陟爲時名臣然方我朱使君則不敢以諛近嫌

者何夫今之時視往則有間然矣徐侯胡侯時
方內無事惟一意安戢諸有所請事令條具上
人自謂且行矣臨時輒令姑已之王侯則徹田
爲糧皆得守便宜今使君始則適嚴政時欲紛
更行腹削令上下楚楚部使者交於道爭欲盈
其課公家文符並下以能督爲功斷擊果敢爲
賢而使君寬然講事以制輕重酌損以衡少多
準量以立節軌不爲迎意有所廢置不爲威有
所動搖方履畝檢括緩者以格令論吳賦故煩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九

所墜底決之俄頃齋閣嘗寂若無履聲而况盈
庭薨薨哉此固才之敏利將之而爲德厚於吳
卽予所見未之有也惟前聞如姚公况公爲利
久遠人咸謂惟使君克紹何者 國家於吳
自昔不輕畀治故名公卿行業相望而尤異如
使君豈易覲哉古稱循政或一於柔綏乃無不
備舉而恩之浸洽汪濊淪入於丘民之心海淤
數百里聲鼓不作化及沮如萑葦初值歲之不
易四方來賈易者物不騰涌已乃益穰植非善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

贈王明府視吳邑序

自漢則有行守令者矣人多難之爲其威信之未易孚也夫自其攝也已以寄視之而下亦以是應之故非有神明之政感通之速者未有能致稱者矣史所載伉烈者則有之矣非中和之謂也若我通守慎齋王公素以仁愛莅郡而威彊之有焉適今歲郡縣皆當上計吳尹傅公以奏最行公自去冬受署逮春未半歲所而政化大行自昔之假守令能集事者有之未有若公

劉子成集

卷之三

三

之得民者也何者公之於郡也爲愛博而於邑也爲力專初不以邑直寓我耳而以我爲邑且吳故稱雄劇其能鐵割者致行法失子育之恩務弘貸者多無督責之意公之才文武爲憲威仁兼照初上事主吏抱案環立數十人欲聳公廼一覽洞得其情每一顧問無不股栗失措擁階下者又數百人詆譎爲奸無不至以片言折之驚謂已得其隱輕重坐皆須臾決故庭中恒爲虛復以其暇檢吏牘視已成事觀時變民俗

所趣救偏補敝興利除害恤所不足表獨行賑乏釋滯延見三老詢以得失尉以下至五官功曹理掾主記有所屬事皆當其才故人自謂公知我樂與共爲治邑雖無大豪若輕俠橫民間及罷女好僻而姦以蕩聞者罰必加焉卽貴勢爲請不能得敢決往徃而在彼以彊直名者視公行事不覺吐舌部使者相望於道文符旁午諸縣道罔晝夜額頷而公從容應之書皆手自疏不加鍛鍊而於文法尤允其當作重劾卽

劉子成集

卷之三

三

三訊猶欲矜宥之慈仁又自其性然奉已甚約於公廩不妄一錢費而禮所當修舉者必盡其力廉公有威所向迎刃邑賦居上上科調自昔患之猷杜嘗日用而不足公下令寬簡人爭自効此非有以感之然乎撫監重臣賢之則力言於朝直指使者賢之則力言於朝居縣不數月而聲聞譁於境內以邑與民尤親而惠皆專達且所得爲者無俟請也宋丞淹雅好學特荷公知每就余語公才明絕世敏給若不

經意然而繫令每嚮忠厚敦慤與善且直行令耳而懇款精毅雖一日必思貽數世之仁故人咸謂公之澤能燕我後豈徒一時哉是宜表之旂常鐫之饒鼎以示無忘顧不腆之辭何以述揚盛德請書之上太史裁焉

送黃明府入 覲序

今天下列郡吳爲重吳之所以重者豈惟雄彊哉固以賢也昔介於夷以泰伯仲雍之賢始聞於天下列於中國會盟自是威霸四方長弟於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諸侯以一郡擅東南迄於今逾重者何亦以爲吳者若郡守都尉皆當世所謂才賢未嘗輕畀治也若昔濟南內潁川渤海所以著稱於後世者豈以郡望特以一二守尉能令人傾慕之若此卽

國家以吳爲奧府財用供需於此焉倚而屏翰海淤壤奠東畧安若覆孟者固亦惟用賢效也適當三歲官正受會計群吏之治自百司庶府皆朝正於王以受法令治要糾禁則吳當在行

而以歲之不易民恐恐焉爲朝夕慮守殫竭所以戢寧之不能一日釋廼都尉黃公實行古者國以卿聘有事則二三執政迭任若子產子皮相繼於道故以都尉攝守事往而禮也况

主上新沛洪澤大慶出常典外與天下更始公之蒞郡也幾二年所矣出入宣定賦職任功振滯起怠匡困資乏省歛恤災經界土斷履行跋涉靡所不履民之事公如事守故能舉郡所上版物土之宜周知民之善非利病與剛柔緩急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之性以入奉主計者裁其最則司書所掌曰典曰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固未有能先吳第居上者何吳固股肱郡而守尉尤天下才賢卽我敝賦雖羸尚甲諸郡國而政法之善爲四方取則

天子旣覃恩而牧司益加愛民亦益勸故必以增異聞而延見加顯禮褒崇以示諸入計者諸入計者咸伏觀自謂不如心服其能蓋初旣異簡必一時所推賢以寵吳吏民而吳因以賢人

爲政重天下故非謂吳重也賢守尉重也故人
咸望公之入大啓我光烈休聞顯稱豈徒前所
傳東郡三河爲雖卽選高第入爲九卿然以吳
吏民之願請者日翹首盼公之車輶載歌曰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則念公之勤也又歌曰君
子來朝何錫予之則頌公之膺顯命也公亦幸
念我無忘旋顧令御驅之曰已有前期哉

贈楊司理考績序

青城楊使君爲吳郡李且三歲將以其績質成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五

於宰士乃諸按部使者得察舉郡邑治狀條上
故以牘書使君最曰是增異應上上考卽當推
擇省臺在密勿者其留以須召夫古者懸法以
一民故有典圖法象三千之屬所由設也而五
叙以緯經維繫又寓於義名比類繩准尺寸間
使民漸靡服習遷善遠罪不自知者也故雖少
衆必立之平猶之爲郡民所恃爲耳目以視聽
趣赴而易云乎我楊使君之爲理也以弘慈含
覆精理微鑒潛洞通於隱幽措儀畫制惟令是

視若沉密不可窺其間而惇大樂易愛實存焉
故所傳於法輕重緩急廢置予奪皆原諸情而
飾以和文雅儒爰書論當必秘全完者多尤深
慎不輕報上且諸使者所按事無不倚楊使君
又不獨刑名比諱民之麗者爲也凡所繫利害
得失政之巨細無不下使君采察辨治而使君
兼覽博聽默識心計籌量便安旌別彰異四境
若在下究無非使君所暢宣廼叙也今而政成滿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六

一考辟命且逮封內之爲州者一爲邑者七皆
忠信之長也承楊使君仁明朝夕相與奉令承
教使君所條刺或下之縣道縣道所上事使君
停疑無不參懷可否而使君誠亮開明愷達齊
給靡所不盡且吳俗咎窳又復仰機利一彼一
此明法者鮮不欲浚治而使君持以寬平期於
式化例之所謂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
之內主斷畫一不阿非有意上下也故我下邑
皆得相濟以和共砥於明清庶獄庶慎咸用惟

衷諸有土君子欲稱述顯德行如吉甫作頌介
余以言余在化育內寒暑之運不知誰力楊使
君淑問如臯陶漢九卿自治民高第入非久借
我者卽當爲王之喉舌贊大政謨謀廟堂所以
惠我愈益無窮顧若曹相國入而以獄市爲寄
則知猶以所主守爲念者夫令甲藏在故府法
吏豈不斤斤其明如使君蘊藉仁心爲質務參
盡不相應以微文則省臺穆如清風被我下國
且致刑措其爲慰我永懷又何以詠歌之哉

劉子威集

卷之十四

七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五 太霞草之三

長洲劉鳳子威著

送朱斗山府君遷浙江大叅序

昔漢之盛居官者皆久於其職謂任之久始得
竟所爲而仁之淪浹入於民深上下皆無苟且
意其治行尤異者往往入爲九卿以至承相若
潁川河南此其彰彰者哉我

明治安出三代上而爲郡若我朱使君再考始
進叅政浙藩是其賢豈特冠一時實昔所未有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一

也吳爲東南輿壤恒重天下而仁賢守亦多著
在人耳目以考上再蒞遂踰次遷者數有之然
未若我使君之繫於人心如此其切始使君以
直指使察郡國有聲遷守究未幾移蒞我實以
吳爲重故擇才焉時則尚深督以綜核爲能而
獨持以寬平方事之殷日以楚楚而以身勤之
爲民裁量多寡薄賦省刑嫗育子惠雖與時格
不昂恤旣而

上解文網與天下更始人迺益賢我使君砥修

平政靖民之以非欲皦皦爲明而洞悉隱幽光顯哉若日之照臨而和澤溫文漸漬淪澤雖豪猾當鋤治不肯爲惠於法之外亦不虧令於法之內有所侵削深治惟允當之簡人以格乎而精神之流通惟我丘陵澤林麓若罔間然故再值歲之不易而以我使君仁政鮮以不浮於天時比遂大豐稔穀之盈溢流於四境外耆耄之老咸謂未見有獲歲如此者非我使君之仁格於天將能乎哉前以一考上宰司以使君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二

治狀績最第上上應遷陟而重爲劇郡計不敢輕有所付故進使君秩俾仍借我頃已再考矣三載有如一曰夫化國之日舒何使我不覺久者良由民得安卧相與恬愉於無所事事征調課輸皆得寬便使民自以其力給公上不峻迫其期亦咸自爭奮無敢後山澤寬閒之地往茲穴所伏遂消平無復荏蒨之警海淤千里盡爲沃壤而民力之普存殆不知帝功何有故方冀使君爲政長我子孫亦烏知淹久於我且召

上位卿列秉國成爲惠於天下豈獨私我者屬使君以勞單方取急而簡擢之命下矣民間使君當行尤沸起欲詣臺請留者無慮數十萬人又欲伏

闕上書借使君以藩使行守事再恩我時則惟我一二老謂使君之爲吳勞思焦慮民雖獲逸而身之爲瘁久矣寧當不仰爲者且浙近也風之流行不潤及我易耶即使君豈獨能忘雖入叅化育我猶日在宇下何必若孺子之慕慈母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三

爲於是送者擁使君車前後遮道數十里間相接也情猶不能自抑謂昔周召夾輔猶出而分陝卽我東郊保釐行願使君旋軫焉夫鎮安江服若周之管洛邑是固宜厘使君今民之情若此其天有意乎安我國家則使君庸得諉哉夫經國重計定百世基予嘗得承使君風論誠長才大畧繫時安危者也伏鉞撫師日可冀矣語浙之人無專私使君恩若我之欲堅請留行者庶少慰我四野懷戀

哉

送沈使君入觀序

沈侯以茲歲秋蒞吳未下車而民驩焉曰侯其來佐數休我乎甫下車與我朱使君協恭和衷共軫民敏惠詳瞻書牘若水之流無少壅尤大慰遠邇值歲當朝正列郡國皆集上計宰士受質課治民異等有功烈者以法式從時則朱使君當行會以治行旌簡任大藩方擬次當上者遂慨然請行曰是不在我乎雖勞悴寧恤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使君恩我久

上念功當叙遷若漢郡守有治狀者入爲九卿不能久借我侯之仁明又我所倚庇焉者復遠赴朝會何以致眷眷懷戀惟是不腆之辭乎夫恩信誠結於衷固非言所喻且也侯之蒞吳非久而感動若此其神乎是誠有不知所以然者傳所謂非畏惟畏非休惟休夫任威嚴綜覈深督察察爲明非不迅捷而孚格則未謂詡之恩忍不能斷雖愛不能爲政惟侯之得民惟威與惠旣雇用綏戢越厥土疆用和懌保乂一惟至公而民之感悅油然而興豈有所強爲哉才誠足以通變宜民利用成務故惟所措無不中度又裁其餘以厚下寧舍有罪不盡人之情是以愛戴之切亦時所未見今茲入奉對以敝郡之賦獻司會課最則未有先我者以增異殊能考郡國威在下風當顯旌明揚受上賞我沈侯之績始章章著在朝列表之旂常豈惟沈侯賴之我做郡實與被寵光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天子恩我厚故蒞臨者必慎簡若爲守爲中尉
皆天下所共推精能乃昇之治且遷陟亦超踰
非常格是崇德報功之典然哉今茲之役實藉
我沈侯式靈之必且賜璽書慰勞增秩

天子當屢而立延見問所以治吳侯上爲

宗社遠猷和奠我東土所宜加惠與所當建造
功業無恤殫竭祇奉披露遂令乘遽將德意覆
庇我輶軒載馳我日引領而望雖侯亦能無顧
徒御驅之哉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六

送長洲劉使君應召序

劉使君爲長洲且五年所仁禮成和惠洽寧億
衆庶休有令聞於是惟日以冀使君之晏我久
其澤無窮也去月之季使君適奉計旋

主上躬蒞政威神光命顯昭布之罔有越佚惟
是五官之計日覽而月省之乃庶士御事給
殿庭者奉令承事動有程雖休沐不暇猶不能
給遂大徵天下治民異等者而我劉使君實首
應召迺吏民咸奔走相告奈何使君捨我去乎

且他時

上急我界我治必厚擇忠信愷悌純一之長又
貸我以多歷年所故我興賦常爲縣道最自非
上之恩我何以及此今雖銳於興治厲欲釐舉
嘉績博延能道訓典陳其制量法象以朝夕納
誨者使畢效於前又求明習法令能條刺違非
得失者使執尺一以柱後惠文彈正朝列將不
愛高爵重祿次進之昂司則我明使君之才信
尤今之所急然如下邑何卽不念我用又惟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七

使君焉恃何忍一旦釋去若赤子之戀慈母誰
復煦嫗之者况我邑嘗勞如亂絲其緒不可究
尋又連歲未稔徵令且急文符下攝以深督峻
文相司使君以身庇我若洪流方潰而障之使
不橫被又從而激決之使浸淫衍溢沾漑不復
覺日引月長上不虧令廢務而下亦不病浚求
侵傷之且往者熙泰久民俗饒給法復寬故爲
邑者得以行一意無所顧欲施惠於民甚易雖
不畢入猶不責程課有所按也今使君值其難

舉室空匱且甚而又歲之不時刈敝日滋蹶蹶
然益遁其情不可詰窮而使君聽若神明纖微
無不洞鑒流矜哀於繩之外多所縱舍全完庭
中肅然無敢欺固未厲威有所與治也部使者
交上功狀聲載道民去傷痍而衽席之無不詠
歌使君之德擁軌塗塞原野願使君湏臾留而
不得者謂善政不可繼才若使君覽聽非耳目
所及仁慈隱惻不著其跡功猶造育之日生長
而不自知也卽使君入侍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八

禁庭貴近矣所爲志焉欲尊主庀業考相天地
百物儀之於民而度之群生將無不咸既然我
下邑豈得若往者心志嗜好疾苦關使君一體
無間噢咻我不畢朝而遍哉度使君亦惓惓舊
民其所爲獻納無先於寬東南又無先於謂諸
使者以長洲爲寄尚慰存我無已時今扁車將
發合言贈使君惟是四封之內愛戴結於衷眷
思不忘勒之金石示後之人無斁

送長洲劉使君入

觀序

皇上臨御之十載熙洽久厚化鬱流海內蒸作
猶勵精圖乂思與萬物維新迺三載
大朝會俾天下郡國皆獻計蓋將

親聽覽人得奉

對有所獻納

睿裁取衷焉通上下情使得覃竭無所畏不盡
也我吳實雄都長洲又最稱劇劉使君爲理者
涉五年矣初值上宰深察吏治操衡石課績罔
晝夜視事不休猶恐未給而使君偃然以靜理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九

無所事峻文卽吳賦重天下往時邑之負者率
十三四雖歲常稔上所下令甚急而期會未能
盡赴也使君設方畧教導恩以聯之不徒厲威
以刻切治辦爲而人爭效場圃未燥已罄礪就
廩廩先稅入而後庀其室且連遇潦人不至艱
食而賦以先他所報聞此豈異時能有哉大農
旣權較詳甚轉相監臨者無不斤斤其明而使
君持之不肯阿意寧不當深督名而所治咸有
條從容誨諭務盡下使得其所故欣愛流通謂

使君實生我出我貼危而衽席之雖罹於法抵嚴猶人自服謂使君仁未嘗不欲加惠也終不深求其陰重罪時時有所縱舍况當是時極以爲難使君行之不顧故謂古之遺愛視單父中牟密縣之化殆復過之此其誠心爲民豈有所觀望移易者哉今政成已上其考諸使者冠蓋相望皆以使君治狀行能列上當爲天下最又適

上蒞親萬機賜天下更始大敝群吏之治使君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十

得

陸見陳所爲治邑者蒙嘉納遂

臨問萬世計則使君素所懷忠慮得因以

獻夫天下豈異一邑也

國家戢寧垂二百年凡所爲章憲程法無不窮盡纖密監於前代不可復加故自古所謂善治者無亦遵舊章奉三尺而已固不必深索異議有所興作造爲功業也且也天下之隙易開若之何其輕有舉措也卽我使君之爲長洲亦惟

休養安遂未嘗矜其智能多所爲條教法令驅之從也我比不得歲而計嘗中程民歌舞之者使君之政有以感其心耳豈威力能強使之每見使君慷慨欲爲

國家建無疆惟休况此復際隆會安得不悉以對敷哉若我民之望使君雖切然使施澤海內不異於我所以戴使君則長洲固日在宇下矣

送吳縣傳使君入 覲序

昔之試爲守令以雅儒稱者必子賤乎身不下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十一

堂而治然其世遠不知其所用爲治何等其潘安仁之爲河陽乎天逸其才彼所謂奇快者非齷齪於傳法令書文辭爲也雍容於上而俗以休遂和悅之積被於草木人慕之至於千載而流風可想者此其超與若今者我傳公之爲吳也非徒儁氣雄情遠凌厲之抑又爽邁豪舉軒軒出河陽前且當方峻文法上下岌岌搖手觸禁而公寬然不以時向有所輕重爰書成主吏數十各覘俟欲自爲功迺一切置之云無煩若

文無害爲俟吾有所按廼發耳每一顧無不戰栗失措者雖部使者翦午於道有所督終不肯少阿之持尺一牘厲若履冰庭中寂不聞譁而經賦科調興發無不中程且先時集屬歲不易民梧潦水折垣墻力作而勞來煦嫗之盡其方迄不爲損諸以事自言者不待畢辭立得其情今之俗謫若無鬼神何所不逞而公之聽殆書所稱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芴乎不可知乎故以無事治者昔有之未有若公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三

當劇若焚絲日煎熬於不可若何之域而獨閉齋閣晏居清心適志談笑而理此其才之利敏動必迎刃平風之被也開發啓閉渙不見其際乎抑所謂操其理道其明而在數度者神明往焉深閤而肆沉至而接速乎故徒見公之登高能賦據梧而吟適其適而若無所嬰心者在昔風流譚詠賞好相命自謂軼塵者何以望公之逸軌與雖鄴尹之有神公特不示其跡所默存者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又安得而語哉今公

以歲會之成將獻之

上敷對以罄所欲言昔黃帝集萬靈於明庭况今之盛鏘鏘鳴玉而至者聞公神明之政咸在下風則清淨之理且爲天下楷模予日企望之矣公幸亦無以吳爲足攫而忘淹久我也

賀傅侯太夫人加恩命序

昔周官三載則計官司之治登其績上下之在漢則滿歲輒考滿考或推恩及其親然不爲常惟增異有治狀者乃得之今我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三

國家憲古爲治有踰隆周郡國奉六條察舉縣道有賦擅一時名出古循吏者卽廣延宣問加禮命無不至若我吳邑傅侯爲政已三載蒞之廉靖譽日起部使者之以事督司者午貫於道侯無論不以阿意爲說所與爭承者執議堅確必裁以與民往往相悉雖欲盛氣爲威皆詘服不得出一語且心賢之謂侯能諍以義惟恩其民非爲已地也故交列上稱令如此視邑若其家視民真其子耶安得他所牧養若此者旣以

課績質成宰士無不中程又所上事皆推賢讓善謂無害者遂以絜令推

恩及親太夫人在堂膺被策命若曰母以貞慈迪其子和惠以教應古經義宜膺受多福休享者夫綸綍之施加以寵數象服

上之所旌異有功烈於民子之所以榮親者固休顯哉傳侯方育育色若瞿然思所以祇荷者邑之大夫士素被惠愛深榮傳侯之受

上知遇重以命典相與就賓階舉獻樽上大夫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四

人千歲壽且爲辭發焉予惟侯之賢自昔鮮儷也吳之爲邑劇甚雖戴星出入晝夜砥礪猶懼不給而侯從容蒞之未嘗見其凌遽失色爰書訊決深禍者以舞文亂之而探丸斫吏卽主臣往往縱之無所承而侯所案無不立得湏臾竟之動若神明庭下嘗虛無人故居嘗晏如征歛故繁比期會又急而侯賦皆登上上又非有苛責深督刻切之令也諸監臨所下事皆立取辦無留牘大豪請寄紛然侯高下在心默有所裁

不少徇且時復多暇引文學講藝頌述蔚興雅化彬彬盛哉退則太夫人前問所以爲治必慈仁禮樂文法教導放古良吏跡則太夫人色喜或欲竟所爲格於勢未遂則寬慰必委曲致於民視之如傷故侯之德於吳厚者蓋以孝理又推所以悅順其親者沉漬於惠安得不以政最登於

朝被顯命哉邑大夫士乃起謂予言非諛也請書之以備敦史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五

贈湄陽傳侯太夫人膺封序

古者命以官則曰疇若予采僉曰某哉則告之所爲底績曰汝往欽哉此帝命之所爲重乎我國家稽古建官繼唐虞治上下數千載未有今日盛者卽作牧典民社初命有秩以上三載考績登最者必命以詞在慶典作功宗遂及其親此應古明王以孝治天下自天子達人咸得親其親而愛無不被乎我明使君傳侯首應推擇爲吳吳固雄邑天下無倫者無論澆嚚善詆

調卽主吏數十善家子皆匿不肯就惟猾禍者
出佐縣官耳而侯寬然臨之曰第盡其力無以
微文爲也若自抵無幾幸矣故所治取其終不
悛者未嘗深索而爭自濯厲若立冰雪上無敢
纖毫犯非誠壹之效乎於人然乎迄三年而政
成諸行部使者列上治狀第一遂蒙褒嘉大哉
王言申

命侯顯休聞若曰往哉汝諧如舜命九官十二
牧美其成功而又推所自及太夫人重錫以

劉子藏集

卷之五

十六

策命因親以及親而愛達貴始之者也

上之所以庸有功而恩逮遠侯之所以榮其親
重有光烈煌煌翟綬有爵服於

內朝人咸謂侯慶東莞王先生以詩書禮樂教
諸弟子因率而以笙匏象舞爲獻庭下介余以
言夫侯之能神明其德而以吳爲者繁太夫人
教慈仁含覆雖峭翹不忍焉寧一夫不得所者
吳固國賦所出又四方所走集一都會也遠近
來觀化侯以清淨爲理不言而喻事猶絲棼而

寂若無爲暇輒從容雅歌俾四境之內絃誦之
聲相聞故風之所被豈惟我介邑卽外壤裔土
疇不皇皇藐藐者如天之福方益屆之王先生
遂斷然曰夫子之言其啓我哉若予以文學掌
故典司宴豆爲禮容而侯之庭內實爲民之章
予有所憑藉以敬敷殆涵育於侯而與諸弟子
日厭飫之予固欲爲侯頌而未得敬藉手以獻

爲宋少尹送傅吳縣入 覲序

今天子萬曆玄默敦牂之歲吳傅使君當入奉

劉子藏集

卷之五

十七

明年計少尹宋侯旣設祖於金閭之亭請余有
以贈行色者余固涵育於使君久矣極欲有所
獻夫今之君子孰不憚吳爲巖邑乎卽砥竭龜
劬奉之猶恐不給而有能從容端委拱手而治
若無煩者哉况比天乃大風事方日以滋他邑
皆戒留視事不行慮圖之不暇獨使君與長洲
劉使君行耳此豈獨才之能綏戢異於他抑別
有善政繫於人心所以格之者素孚動上下連
屬無以入其間卽遠在千里不異堂階且丞尉

皆使君久與共事條教方畧已具可遵而行而宋侯又賢與使君相習夫吳固東道之衝衢市之國也俗雜五方民懷急纖巧食機利邇尤多猾禍少年且嚙蠕動臨之凜若不遑夕自使君爲政卽皆潛匿不敢發其放恣者稍鈎致之卽妄自言部使者下使君無不探得其隱而諸上佐若宋侯皆與使君同心舉按故每見使君日掩齋閣不廢湛思道藝若優游偃仰事外者夫俗急示之以緩俗險示之以易使君蓋隨俗上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八

下推行有序不見其跡而運用張弛變通若神尤以敦靜含覆不求人陰重罪文致之故雖素作姦者感且畏威人謂使君之爲理若庖丁解牛因其固然動中節奏芒刃未櫻髀髀要領剗然已解何至操刀學割乎余每承使君暇有所咨超然埃濫表謂書不云乎恬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爲而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養壽命之原而安全萬物之本也余慕使君惜不能請事一聆使君語輒數月不庭余固游於方

之內安得窮其旨哉使君仁不忘陶冶我宋侯亦云使君之與人無不盡往長貳多貌相事不能以衷使君諄諄推赤心無纖芥有善未嘗不知分功讓能多所薦達故於使君行尤眷眷者固人情哉未有感之誠而應不篤者使君以道德自任余敢徒執邑人事使君禮乎故輒吐胸臆者亦酬使君特達之顧也

送青浦屠使君入 覲序

古之爲邑者皆學焉而後臨政故學之於人大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九

矣哉傳稱周公吐哺於士夜讀書繼晷特不得其所讀者書爲何若今之志周公者青浦君其人乎屠君於今之書旣盡讀之而學以周公孔子欲行道當世始爲穎上卽穎治乃移之青浦以青浦之邑新也介於二郡之間人易藏匿爲姦故因要害建城邑邑雖小所掎扼示形勝則然而亦以遠郊立之忠厚之長使父母孔邇也吾聞君之爲青浦敦以清靜終日儼然未嘗以刑罰法令役役然簿書期會深督嚴察爲而邑

之人驚若神明無敢不敬事無所用其聽而幽
邈畢聞無所用其察而微隱無不達此不以耳
目用而以神用不以聰明臨蒞而以仁愛流通
精神心術之運固非無所事而實未嘗有所事
者君之於學道不廢於爲政而學益邃爲政不
廢於學而政愈善士有慕君不遠數百里來者
君肅容對之言不出口默示之以意士亦不得
以言請久之逡巡退人人自謂得所未有虛而
往歛而歸則君之於感人亦或有以殆神之而
不可知卽余與君近雖劇慕君竟未一覲已神
交之數有所誨則又士所不能得於君者余盡
得之余又何幸且君既喜學人但知君於經術
深於古師氏之說性命道德之源能究通也又
謂君才擅世文必太史左氏有所賦詠皆四始
六義非若近代語抑豈知此特君之餘耳君固
潛神於玄冥遊志於亡何有時有所寄情不得
其所由然蓋道固以恬漠希夷虛寂恍惚處不
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民日服習焉而不知其功

劉子廣集

卷之五

五

日遊其藩而不知其所屆君固治今之民而猶
行古之道行古之道非難也而設施非有所大
異以駭疑人俗指向之遠不離於近而卽之不
可及是余之所以慕君者仕且學而不已以之
爲身以之爲天下國家是爲有道之世萬物莫
不安且遂者一邑云乎哉今將以獻計行以爰
清爰靜之旨薦之於

朝無毛蚝以寬東南不於君乎望之誰也

送楊司理應召序

劉子廣集

卷之五

五

今茲省臺以辟書徵治行高等入補則我楊使
君首當行乃吳士民咸以上所察舉至明也然
我卿使君深則可若何哉使君之爲理也已四
年所謂積久其政雖不專爲威而使人畏懷
爲甚每所繫當凜有執矻然不可動搖非必虞
其覆腕也使專爲惠煦煦然則誰當任其事者
况以理爲名理者絲縷擘者也如其紛焉何哉
故凡使者行部事率下使君理而使君所列上
爰書無不卽報無停訊無留獄考衷度中以求

民瘼他所不可治卽臨之無不易若拉朽焉則以勁直強正之氣何不摧者故其賴使君甚切而更列其治效才賢薦之朝然若我民之眷使君則願被一日之澤豈忍望旌旄於郊遂外漸以遠哉夫古之得民者書不云乎師以賢得民吏以治得民卽往之爲士以憲令布於列官司之位署兩劑之書造皆以法從吳之來蒞者去罔不繫民之思如我使君又施澤於民久凡所下政令小大悉由使君出豈徒嘉石之麗於法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與大盟約蒞其盟書而登之天府也使君卽由此顯陟在

天子左右出納王命口含天憲則其所以爲吳者仰知必切於撫摩噢咻不遑朝夕何者身之親隱其愛固深結於衷凡前所未竟必力而致之務俾安利且吳之俗輕而懦輕則易扞文網懦故惟所裁使割劇微傷則長民者有弗忍焉故亦以此驕之惟我明使君之所聽舉其質要若無煩者行將以此達於邦國爲百世憲而獨

重於爲吳者固知使君之仁必有所施之先後所以慰吳民之望豈待畢日哉今北向送使君耄倪壅於道車轍至不得驅者亦其誠之格乎有由然而猶爲孺子慕至戀戀不能釋其在大夫士乃慨然曰觀使君所以得民若此固不知其所以使之夫今之時所謂刑治國用輕典之日也寧失不經烏忍以名法爲耶以我使君之

長厚

明天子旣所簡知則致天下刑措將立可俟矣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十一

我下邑之政願如日之照臨而慘舒寒暑四時之氣備焉法令苟如是則其被厚澤何窮之與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六 太霞草之四

長洲劉鳳子威著

送表武庫之南京序 孫禮鴻英校刻

國家並建二都其在南則司馬重爲監守焉以掌邦政辨疆圉定封畧以固本根卽周之豐鎬岐畢爲王業所由興故我南服自

成祖以來尤加之意建官皆視北而省之若司馬其屬必選才賢始授武庫所守主古軍司馬與行司馬職也卽司兵掌五盾六弓繕人橐人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之飾材無不統者迺表君始升司徒卽以才被推擇授斯任蓋慎簡哉今

主上明聖撫熙駿之烈世德作求烝哉受命元臣股肱王室矢竭其衷屬精深督不以治安恃總一方畧分明善惡以整齊宇內其簡汰澄諸有秩無不至卽南曹旣多所裁而選乃益益嚴司馬屬豈不重圖者江服數千里我

國家始定鼎於是其示海內以磐石之宗形勢相倚彈壓臨制若伍兩卒旅建太常比軍衆司

馬寔職焉以備不庭不虞今晏清二百餘載自古之盛未有及者故其爲深慮遠猷預爲千百

世無疆惟休計莫甚今日則南國之於天下猶草木之有根蒂也戎衛森列百金之士七選之徒糾糾焉武力雄視四方以居重建威是可無才賢善於韜鈴識畧驅駕策馭訓齊之哉表固世以功烈顯卽伯叔兄弟敷於中外罔不有成蹟可記表君夙踐修之緯經世務文武之用具不待執律秉鉞而大計擴開且也肆之久矣曰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二

基命自天不有戒也其何以待事不有出也其何以奉功報上者昔人朝受命夕飲水非臨事乃益惕哉我其往考典秉禮使師人以和而亦有故府之憲存乎且曰武庫其於何不有歷年久其蓄彌盛秘不敢洩消息之宜非外所預聞乃間謁予文以重行李予惟表君旣進之矣復何言者夫古六卿皆宰也傳不云乎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實爲謀以圖晉國諸侯懼焉卽表君之賢豈徒史駢已乎且世有勲伐使坐籌之

何有者卽今之介冑纓弁皆故時佐命定功者
後得無貴驕之以而稱肺腑勲舊當爪牙之任
表君卽且銓叙其才武必有當其心能服之而
雅文縕藉未肯規撫近世必且上法三代輿賦
所謂元戎十乘豈徒七德是耀已乎詩云文武
吉甫萬邦爲憲表君以之今茲之後無言司馬
則重表君則寔重司馬矣哉

送湖郡都尉羅侯考蹟序

代作

昔禹會諸侯會稽則越固冠裳之國也至周乃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三

介我吳越豈三代政教時有異哉迨我

明肇宇設都於南則吳越諸郡或倚焉或角焉
咸捷近故其爲郡若佐其重蓋視漢之有潁川
三河也漢之爲潁川三河者必選故其治狀功
名皆出郡國上往往入爲九卿况今

明聖嗣服元臣亮章天業垂意東南甚廼羅侯
爲道州則以蹟聞故俾之佐宣於湖夫湖之鎮
曰烏者則四方所走集壤錯如繡猶鄭之有原
圃也其爲藪盜若姦如理亂絲蔓莛不可禁往

蓋患之嘗置監焉以郡曹領則以出入之不時
故未能訓定亂亦時作時止今我有位君子共
軫茲議以都尉卽治請於

上爰得公蒞焉且昇章綬若假守者侯於茲所
興立功業及所名捕諸賊方畧教導秩有其文
則予嘗爲記之矣公雖名典任有所專然政皆
及焉湖之爲賦甲於越則我之外廩也其爲綬
又阜植董率之以諸曹史嗇夫有秋若錫貢玄
纖縞則三服官在焉尉皆與治且水地也禹貢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四

所稱三江震澤則荏蒲之寇伏焉自古記之又
帶以海濱廣斥民多椎埋剽攻藏命作姦昔鹽
盜張自淮海入遂竊名號故廼屢未靖時有竊
發侯理根排枝疏剔連撫其逮捕無不立得吏
之敢任武健深督者無不樂爲用而守文畏謹
者亦皆依以爲理蓋明而察於人之情智而習
於事簡練名實緯綜淹悉諸所發及解脫無不
中程縣道有所下事爲據輕重亭疑法不待筭
掠定之無敢詆譌不服自興發大役輿賦更調

宰士必且齊戒受質以其成質於

上顯有錫命以答殊效以風示諸獻計者卽我
湖郡長貳相與分旣惟深且賦政爰法無不是
同於其行皆有眷眷之色乞予贈以言識所爲
友僚義余惟以士庶重有愛結於衷不能釋者
計茲往也茂功榮聞愈簡簡盛是豈能獨藉我
者寵秩惟日其服在大僚臨長我郡或登之
朝署祇綏四方則侯之惠其必首被者於郡諸
君子在遠猶近固無間哉惟侯之於同位若子

產知叔向於晉晏嬰於齊其相示相益則又非
予言所能得矣

送吳江徐侯應召北上序

徐侯爲邑迨五載於茲道洽政治民大和會廼
歲之春朝正

上米及下車而徵命且逮始復戒行民相與奔
走之曰我下邑方賴使君雖

上之簡知將立於朝顯庸使君以風勵天下然
我之被使君若宇之有棟焉是承是藉其何以

微我覆庇者且豈不惟民是爲而使安定其室
家鎮撫其越逸寧億兆庶以禮承天之休此
上之厚仁而下邑之所日夜企也迺使君瞿然
四面謝曰以時之未間攝官承乏爲邑長於茲
卽我一二父老敦我不暇惟是爾之不獲時又
我則不能經政光裕厚命官司之守僅亦無侵
軼復墜爾之有災患我其力爲拯若擠於淵水
惟胥溺是虞幸及爾迄濟則

上之照臨撫監者憲令在也卽縣道免於繁敷

謂我之有成勞哉今茲赴

命是爾衆能戢庶有以藉手復於

上且更選才畀爾治雖然我豈能忘爾邑哉今
茲水稻且穫以夏春之間頗潦邑洿下其治田
彌勞旬人具徒川虞視澤梁畎人視洫遂水師
監決塞有一夫不戒延乃邑里吾以是託典司
爾者我惟

上祇服克恭厥職惟所往寧獲已哉於是顧御
驅之曰無煩爾走集擁道路也夫卽民所以懷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七

思不忘與使君所命之者是仁之淪澤旣深而
義猷弘慮纏綿忠篤是非有戚屬天性之愛則
不及此今

上維新厥治赫然紹前之光烈惟是喉唇之寄
出納是賴且欲訪諮得失思監於先王成憲夫
隱曲細微雖察至不能潛照故置左右弼直之
臣以矯非糾迤然附上罔下固謂之諛如其附
下以橋上而自謂直何故有不言之患有言之
患以不言持位者此不言之患也若其言無端

未妄意揣稱非言之患耶故

主上睿明旁燭沉幾獨運大選天下賢才則莫
若忠信之長仁厚之吏治邑功效旣章章明甚
則必能通知天下之故經國大畧與所利賴無
窮社稷所以安危豈邇圖是爲以激訐傷譖顛
倒是非辨無所驗耶故茲行也不能爲吳江借
而朝之大政實欲於使君寄夫所重者毘佐宜
翊叙通大命則運之克開不顯明命山川百神
尚亦啓之夫有非常之遇必有非常之功於是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八

焉在故旣以是慰邑人而猶以是爲明使君望

送劉山人序

余往讀列子西極化人事意慕之不輟漢武皇
云使得從若人游視棄天下猶敝屣彼天子尚
爾况匹夫何所繫哉後癸亥間得從直指使巡
行嶽瀆名山川訪古文策籀言禁方長生事異
人隱逸盧敖若士之流余幸謂得所願然尚牽
於文法不獲盡探歷其所延見者多齷齪鮮廓
落奇偉蜚遞窮壑士而予亦僻於書好綜述遂

不能專精學道引辟穀事忽忽幾二十年雖削
牘累數百然自顧何益往氣銳謂此可不朽今
始覺繆甚欲尋繹則精益耗衰將延益補續之
豈有及哉乃太恒劉君自燕代間來邂逅卽傾
知予宿有好欲輔之予亦慕其人博通符文呪
禁方伎驅策役使請祈號召通靈秘書且往來
海上多與靈人接故亦姜使君所進

上隸供奉在鈎盾內當世名公卿咸倒屣樂就
之乃時厭承明欲遍之四方冀有所遇以庚申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九

秋游吳故使予得見之天有意哉天有意哉夫
仙者非有他特精靈之氣適爾爲人遂涉世間
不見其有所異世遂狎之謂與衆等耳而其人
乃亦不自謂獨殊韜光涵耀晦跡埋照隱顯出
入固亦自如若東方朔陸沉金馬門雖好道如
武皇尚不知其爲歲星乃時以俠諧談世外恍
惚事人因疑之然終不謂仙也其復有灼然示
人者若我

國家初建周與張其跡甚著及近者王仙師事

皆彰彰在人耳目何者夫仙日在人間顧混混
不易辨及屬開運會當顯化皆不能不效其靈
變倣詭者故仙者日與人處而人不覺及少睹
其變異事而始驚猶鬼神充塞宇內人目所不
接謂無有也及少見光怪而始懼是仙以接近
不能知鬼神以不可見不能知何以異哉太恒
固謂余和其光久矣當相與溘埃風上征去崑
閬蓬瀛間相羊乎余自惟謫累重未敢追爾忘
惕若業未盡故應刻厲苦體砥躬勞竭廟切使
行成功就且宿習在當盡遣故未可遽升赫曦
出入境也今太恒行有程猶返睨睠睠亟欲爲
余津濟者且爲期復來夫有道者亦何論近遠
雖數千里若相對卽爲別亦何以言贈者余聞
燕齊多迂怪士行且求之豈滯於一隅爲山海
間事亦何限其有出耳目外不可詰因訪之是
皆道存乎若淬之精勤要之塵念是行者與居
等耳異日使余引領睇白雲飛揚上下卽神遇
之無謂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哉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十

贈金山上人

上人燕人幼爲浮屠學性惇一嚴若師夔夔罔不祇學誦梵誦則必徹膜拜必肅以惕誠所奉事無少少師微其燕罔敢以燕旅嬉必色若不足無雅弄厥傳則走匿愠詈焉乃益愉終不有所嫌因驚焉知將弘於前其給共朝夕力操若事繕若衆饗治於素則益感縮不敢寧問焉又不能應則欲游之名山川以藉乃謝去則曰我習而不厭又不勵也道寧獨我閉哉將焉用學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有善迪者我其請而可行所至則謁聞一語必作而思苦躬瘁志殘膚體寢食廢不遑彊立若植自宵徹旦者彌旬不休期必得安居或竟累歲則晝夜不瞑幼未嘗學書至是遂能名百物忽若所誦通於義無不辨諸方詣且遍猶之曰吾不能忍一朝之不燕而使終吾身俛俛乎吾疑也未融敢身也賴惟是寧也大患屬然故北自代道五行之山抵太白西至岷峨凡有物焉焉出美光白祥若有象者望見之不能近益自

踊砥淬殆不復任居長白茹木實者又累年幾忘矣滅矣棄而南行曰我其數求可與者語焉人誰不如我我則敢自爲功語焉必竭見若崇慝不惟謀用爽德日競感若在已所至迺咸能格遂登席抗以父師爲陳其旨闢譯先佛所說用敷錫厥衆罔不悚息以聽已則又之一方衆猶奔赴不置隨往紛集及來吳以經教開導歸者愈不能息予因其徒獲見焉謂予類有聞者何不自慈嚴暴其爽精放越於外不是焉圖將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十二

墮失燼喪其可復乎予爲懼亟思返焉恐不逮復敦我曰是豈其遠哉能潔清自洒濯無所嬰則幾矣不日戒則怠其務持之堅乎始屬而中竭者猶拾瀋也予惕其言屏謝委解恐其又遷也懲齋居致虛將篤靜其庶爲之樂室於里門請止焉曰其與我近得時有規且子之道不違人其忍予哉迺翻然留曰吾已遺吾身何土之懷遇則容焉其何固若爾昔無亦淫從其慾遁天行入而於荒乎吾惟是箴在吾道所謂餓

乘一念力必超證不疑爾欲希無生忍是不難
漸漬累久情想焉是殄遂升十地我則爲爾任
予旣伏膺爲作支公語貽之

翔翔靈和際眇罔致可娛廼解登玄知曠朗澄
太無緬望極遐哉超凌其庶夫熙化良自然翹
首何封隅悵矣安所昉行行奏五衢髣髴崇階
峻迢遙軌景殊名書恣涉綜多岐勢並徂俯欣
衆流會仰快三乘逾八識抗微辨七住洞冥虛
攝境入空寂妙止寄恬愉身影現現相塵勞嘆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三

崎嶇高覽彼智人殉志乃忘軀勤躬自砥礪激
興親服劬力營任煩弊忍辱緣中孚泊然給供
養宛轉依比芻蕘節已邁上矯舉信難誣冲夷
量可溫默湛精能逾卷華固外獎敦道彌進趨
遐征眷晨駕頡頏抗生途騫飛絕往迅卓犖危
行孤岳岳異穹壤幽險非人區攀踐歷甌隴暢
跡驚縈紆恍惚憇西甸淹息從南禺茹苦幾不
慘建想豈邇圖禪思竟宵旦發悟適湏臾靜契
託罔象浮詭懲螻蛄揮手聊示境會心將喻殊

神奇未云貴幻妄豈所俱欽予薄游累飄遙驚
泛柁希風伺松溺法益丐沾枯放候謝愆浪懺
言除宿辜仁者哀憫矜振策惠相扶

贈俞實卿序

俞君與予交未三歲然予得俞君之深雖少而
長焉者不過也予誠尚俞君之爲人然無若其
窮栖栖旅人乎謂俞君必受館乎非俞君意也
予強與之求所以燕俞君乃徧謀之弗獲則予
亦赧然曰是非俞君意吾亦何爲數數然請哉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十四

予不敢以古之事爲俞君語又不欲以今之言
出之口也且吾所爲俞君豈不若吾所自爲也
吾所自爲也者則抗厲嚴高烈亮而所以爲俞
君則欲入之人又微哉所與入之者也夫非其
名而有之曰竊名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志士
耻之雖迫之有逃焉而已而顧竊竊然爲俞君
願之耶語有之曰士已屈首受書而不取尊榮
雖多亦奚以爲此自游談者言之也非有好之
士所忍聞也吾俞君卽舍而遊之貴人所豈不

擁帚却迎立談而從車百乘爲開第康莊之衢
屣交戶外者然而俞君且逡遁退讓不肯行烏
有若王蠋負書而游與子墨子行而載書甚多
以此爲藉者夫書者所以自娛而又以爲人乎
抑又以取顯名乎俞君嘗稱韓愈氏才予因取
讀之韓子誠博學無所不通至爲文直以意馳
驚不襲人一字誠暢快流利簡輕之以費立論
諷諭刺非有所辨析決嫌明微別同異申其言
上下千載惟所奪予誠才足蓋一時然使元美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十五

筆與並驅何啻過之而謂古今不相逮予不敢

謂然惟莊周太史與典誥國策管韓諸子決非
後之人所敢望然吾俞君文不幾古人乎夫人
莫之知雖古賢聖猶然所可自信者與二三君
子相信者而已且行已果遂堅確者有專已之
累峻孤絕特有負俗之累剛躋峭陵有刻暴之
累苦體絕甘約養有戾福之累我之所務動與
之違而欲行而無拂相與群處而說我者其將
能乎哉故不假之持論之繁而稍慰其馮氣之

忿不進之誘接之列而以塞其顧望之端則不
幾強所不能而滿心戚醺憂勞無已乎志士者
貴能行其意耳吾志高氣揚而屈抑摧折俛徇
流俗其與幾何而爲此卽韓子上宰相書彼所
號於人而自謂賢者欲當世吐哺握髮延納之
是猶可言也今吾與子已無意何不輕世肆志
而繆與偕出偕入混其光塵爲者其爲卑賤凡
下乃甚韓子哉故吾願子雖沉阨困窘稿頂黃
馘苟仰而吁俯而笑南面之樂無加於此矣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十六

韓刺史詩集序

詩者緣於人情者也情也者謂質任自然不可
強爲者也故論者云古其不可復者謂古之詩
一出於情而後乃不盡然乎謂由質而之文則
易謂由文而求質難乎故今之詩其合者惟韓
刺史乎予觀刺史蓋深沉渾厚粹溫以和其得
之賦命之初固純全而非噉戾滯偏有所僻焉
者也故其爲德寬裕舒徐雍容淹雅發而爲政
亦仁愛隱惻恕思以容衆而人樂親焉及其優

游厭飲充肆於宴閒之地而因以感暢和氣滌
蕩情志有所爲詩或有振觸抵牾慨激惆悵因
事而憤惋不平其有情出於無所由然而去亦
無所留也亦私竊志之若其感愴屯鬱凄神動
魄悵悵隱憫噫傷歎至乎懷往悼今搜引寫
送寄興於流連賞率寓望剽會事乃一時而慨
在千載見之詠歌一出情之不能已自非有所
安排而處順故其爲詩雖無意於求工而華會
淹利奮揮佚起疾若風雨而本人情該物理宛
乎三百篇之遺何者說懌之深卽偃蹇頽墜無
非至境而流放昌恣亦真理出焉泊與淡相遭
而外與內融釋惟所遇吾皆與之動盪流通而
咏嘆淫溢之不求之形似規擬而與古所謂渾
雄矯舉沉切淵縱麗靡清蔚貴令簡澁極詩之
變無不備者是固情才之合有不知所由然其
謂得之養盛而自形耶寂泊者因之翰寫不待
取之外耶莊氏所謂一尺之捶用之不竭者耶
若夫刻意工苦追琢雕鏤磨礪而成者譬人工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六

七

之與造育豈所論於巧拙哉故予每與大夫有
所詣愛玩景光愔愔竟日或晤言一堂襟詠之
適超超玄致便自渺然不知林澤之外與簡策
之表者此復謂何商畧往賢可與上下者當復
何等憶往與徐宗伯論詩少所許可而予特稱
大夫詩宗伯亟謂知言因書以標之簡首

郁子序

郁子蓋以道術命家者也其曰敷言云者取之
皇極之敷言用以爲訓可遵而行者也夫郁子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六

十八

古之人乎其識淵宏而才沉至要渺讀虞夏書
善之奮興於文無不類又取之左氏國語謂其
辭命所以保其社稷人民而王章之襲則陵夷
之漸君子表微固是非得失之林也郁子以絕
識持義議糾放辟謹典禮明一王之法是敷言
之所由作亦惟是守府之憲以臨長百姓雖時
異代事異宜國異勢錯施異方政術之變不可
勝窮而機之來間不容髮舉軌量以平準之推
見至隱而究觀其本末始卒之故理畧縱橫而

渺辨入於秋毫曰其有用我舉而措之耳我
不親見之亦庶幾他時有能好者乎夫昔之爲
子者自漢以上亦何慮數十家其能以功業著
當時而傳後世者莫管敬仲若自今觀之其行
事往往在而文亦勁直奧深能霸而不能以身
免者則衛鞅呂不韋乎而書亦奇矣韓非以外
則多附託爲名乎老莊固以虛無爲宗所不論
卽郁子蓋志於天下國家其言惇惇立功立事
以伊尹周公望人而析理之精於名法度數軌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六 十九
章物範位宁之叙猶謂是卑之非所與深論宵
微察天人之際探萬化之原故上推三皇氏濬
齊之德象繫以前及睿哲文明精一之傳以二
帝之典何誰三代則夏商之間何汶汶漠漠郁
予尚有所折衷哉則其謀謨若與古諸帝佐王
臣同其贊襄寅亮道德之廣崇與夫文之矍肆
而鉅麗也則納言氏之所獻規而史佚之所命
辭令乎若兼綜諸子旁采衆家嗚咏其膏華擘
析其膚理而臨制其領要彼其於道術亦有所

明亦有所通而偏駁未允於中正而况詭譎激
論好以其說勝口若河注而辨若轉圓雖其意
旨入於不可致思譬則玉卮無當又豈郁子之
所取乎故翼經婉史論德緯化匡俗則郁子之
所用敷言也子之所謂夫人不言言也固不徒
哉予獲私其緒爲之著所以固亦推本之云不
知郁子之所極何抵也

吳釋傳序

吳固奧區不惟所產材擅天下卽有道者多擇
居焉夫固謂山川風氣秀靈醇和乃鍾之人故
自昔來萃止吳者遂無去意若沙門迦馬世外
乃亦恒居吳及吳之人學浮屠者多頓超無學
解脫自漢迄今不能盡搜引聊據所傳聞畧載
之時代或不能詳而况所詣悠藐不可測知何
以論其人哉始吳主孫皓時尚不知有佛得其
象慢之而今寺乃多云自赤烏年且往者寺被
帶山澤及城邑都市往往而遍高臺累榭尤極
瓌異而田宅皆膏飫侈麗其徒亦盛今陵夷燼

謝幾至塗地勢家所占據及僧自毀壞不可勝此非獨與他所亦爾夫其在

國初庶事未遑方披草萊建宮室而撫使者周公乃能斥其餘盡作之即招提蘭若宮觀樂極懷報無不更新極壯固崇博必財力甚裕順人情爲之故其工役率非今所堪而在當時無間言名流於後不衰殆不可知何以致斯也今廢撤者無論即小壞欲修治且不能而况爲若所爲乎古佛刹名存者多不可復考湮夷日甚無劉子威集 卷之十六 三

書吳釋傳後

僧之著跡於吳者大抵虎丘居多次則瑞光安禪固必於名山藪乎若嵩高南嶽皆天下勝地而預識六傳五派百丈天台亦皆擇所居不徒然也吳多名山水各列爲禪居而今已多不知處者惟虎丘尚存特僧無復名其載在郡記者不復舉爲予所知抑何鮮耶豈其道固以寂滅

劇名不欲彰則晦跡匿行遁於藪荒且不欲爲諸方所參請者予焉得知之而焉得載之然亦稍及其有文藝者禪旨固由文顯也

送撫臺古林王公擢南京右司馬序

今上儷明重華亮熙皇始惟德日邁迺江以南實維輿賦上上且 宗國之重每眷南顧尤厯睿念所簡任保釐必周畢君陳罔輕畀也時則我中丞王公是惟允諧越授命來莅以民之未靖罔夙夜圖所以安入矧惟播告之迪俾率循我軌章無自縱於匪彝麗於法厥所祗訓用恒惻於衷惟矜哀之不暇而遑威怒刑辟艾懲之爲視其顛墜若或擠之溝壑思援而出之惟吳賦之重自昔迺屢未貞邇更之惟是厥田上下不可度而錫貢無藝雖欲省抑懼乏興誰則能底慎蠲輕之而惟上之供用咸中程哉公所竭焉者既覃慮砥躬無不至而猶未戾厥心屢上請祈得斯民一日燕所報聞者已不啻十五而愈兢兢惕若隱痛在躬不能釋乃由裕民惟

前聞之敬忌民罔不用和懌曰我之有任是非上之不欲休我也我不能勸而以輕重有所擇哉卽歲頻以雨暘僭愈勞力發田雖愆靡害穀入乃美得溢出四封貢之登於王府者咸以時叙卽今茲方夏多以歲儉民不康食乞大賚者相踵而我以豫豐無歷當宁惟公約勵克詰茲諸有土若圻父農父鮮不竭股肱罔航於逸游冒於食飲執節甚苦至宴豆不備賓俎不陳惟風示儉德救民侈而又作率以廉清董司勞來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三

定辟弼違誠之格孚天亦惟鑒茲欽翼助成平政以克獲歲非有所顯聞於上默眷乎祐則不及此故以時之間上憫公勤勞且召入統一邦國曰爾惟弼諧者猶未忘南土惟司馬實以九法宣靖之九畿之籍所以施遠邇之政以令役於地食之上下今方內雖安可無賴重德祗綏申固圖無疆惟休哉故以公往者宣釐字養檢察郡國之務稍紓其繁用慰公之克艱而

皇畿舊邦尚亦惟公保乂且往者江介萑蒲之濱逋逃是匿民實蠢蠢焉動則制軍詰禁設警申倘有事於封守以時簡蒐建樊侯之旆假鍾鼓以式靈之公雖名移莅而所以寄安危者愈切我民猶日在宇下今其將發復旆之廼咸走集望旌髦有攀戀願得少須臾者懷公恩之漸液深未忍捨若赤子之於慈母焉其有慨然長思謂公以司馬法簡服庶士以衛社稷卽且入總樞政宰造化育平均天下凡所以爲吳有未竟悉舉而修之何患不遂哉夫進賢興功爰立哲輔此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三

上之所急而外內安攘建牧立監旣克慎厥始而復倚公克成厥終雖公庸不以周畢君陳自任者於公之行拜稽首以送曰周公作洛惟是豐鄙尚申篤之則維我吳實邦家之基澤其首被哉再歌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則聖天子中興之烈請著之聲詩以風百世

贈黃仲公序

予謝客深自匿雖近無過從者乃獲聞黃仲公之賢則瞿然興曰是其可無述哉夫有求士於數百載間鮮足當者乃今及吾世而得若人與仲公蓋以賈起家而事乃有頌范相國者且使蠹在於今無所效其扶顛振危匡霸者則未知與仲公所出何如也聞始者欲衡賦於天下乃大度田田固未易均也使寸寸而度之是叢之怨誰能任者舉以屬仲公俾以其鄉爲邑噴有爭言則曰我其酌損之取我田疇而伍之無封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自惟居邑室不能使人與讓爲推所有助其一
日費人多愧以解已復念代他所長者受其名
固不可而况敢奸郡邑權遂時時杜門不通客
獨親姻間有緩急走之視若在其身至窘阨貼
危爲出之使復其所而不能自食餬其口四方
者皆與之貲又數推分以上田宅與族之人而
易其下者且關繕經涂以達環涂其險者夷之
次及野涂沐之使無穢皆成康遠溝逆地防使
水不理遜爲疏濬鑿治無梗行者雅向文學見
學士先生講說道藝慕說之無已時爲治館舍
延願學者使誦習有所群萃而州處相告語以
砥業於族之人又無不食也無不相收也且大
爲之宮春秋祠咸在焉欲以敦睦厚仁之化成
禮俗其過歲侵佃者皆減其入而又爲之賑爲
之貲爲之已責蠲負無不至或疑仲公務德如
此何以取給者能用計然策轉穀田畜筦財利
之口其流溢於四方者徃徃而是與人共財而
獨少分人誰肯負者故雖不窺市門不行異邑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坐而待饒身有處士之義是之謂耶其事之著
曰高公橋邑之走集瀕溪之澁爲梁以濟方春
夏水淫之决隄防湮夷隳毀爲患涉者郡大夫
高公行縣以爲是爲政者責也謂休尹曾曰是
橋之在我耳若之何不圖休尹退而集父老商
所費且萬金顧出於公則帑所積非有興發不
敢賦於里又法不得爾乃咸曰非黃仲公不可
及仲公至則曰我其任我其有尺寸之贏有不
惟力是視者休尹猶恐其難曰若爲之率有願
輸者俾佐爾且爲役大得無淹時乎仲公復辭
之敢煩里父老爲我其遷若賄於旁庀工徒鑿
於山鍛且厲石之堅者燔而灌之追琢加焉始
下杙役徒千無不奮者罔晝夜額額往來休勞
之作者益勸其材既精良而工復巧力無竅情
故不閱歲而成密緻堅仞僂僂孽孽如虹飲水
上請名焉則曰是高大夫命我也公爲政則橋
以之名吾特奔走之其敢藉寵大夫以其勞也
法得受爵一級秩以公乘仲公勉受命卽藏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耻襲冠帶以爲吾家世行德服前人休有所建
皆以績就前緒我其敢有加哉動則歸其善於
親其內行淳備尤有足稱者嗣爲守者古大夫
廉知仲公賢重之以鄉飲禮賓焉來觀者以守
之舉能尚德也仲公之足以風示也是於禮爲
衷夫史所稱能急人臨事有可仗足爲輕重者
顧皆以俠聞若太史公所傳未可謂篤行君子
也雖陶朱則屢散其產其猶任氣耶無若黃仲
公陰行善不祈名遇事奮發慕義無窮其所濟
不自爲功遂循退讓有古烈士風而善藏其用
則又類有道者記所謂仁者贈人以言予固請
以不腆之詞載之削方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七 太霞草之五

長洲劉鳳子威著

詞選序

孫禕亮鴻英校刻

樂之不可作久矣古樂之不可好有由來矣然一何微哉非至精不能得其數非至神不能通其變何者其數易知也其和無所取之取之其耳也不可傳也自宋胡瑗來無復有言律者往韓宛洛司馬嘗志樂時亦有喜事少年欲學之皆不可嘗欲授予予亦謂非所及也樂府古詩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七

十一

其漢以來樂乎被之聲當必近之而今亦不可作降則爲詞爲曲雖愈下趣然皆樂之遺乎是由可沿之求律呂也詞自唐始元其變也曲始金大定間亦至元而變又分而南北迄於今然金之曲今已不能歌矣北人不能歌南南人不能歌北則雖強之終亦不可矣則知師乙所言宜歌商宜歌齊者固然哉風之趣不可返猶南北之異音不可通也則古樂豈所望哉然詞今亦不能歌惟曲用焉則因所習以求聲律不易

耶第所謂九宮十七調惜知者益寡雖吳越之間夫人而能爲曲然夫人而不昧於所謂宮與調也往祝允明唐伯虎文徵仲諸公皆高才似通於音惜不使之典樂一求胡明仲之遺遠近者爲曲悵悵乎不能引商流徵所謂僮工也若古黃門名倡丙疆景武其可望之執翟秉羽者哉可憫矣詞選者予門人所葺宋元人作夫詞發於情然律之風雅則罪也以綢繆婉變懷思綿邈醞藉風流感結淒怨艷冶宕逸爲工雖有

劉子威集

卷三十七

二

以激臬擣健雄舉典雅爲者不皆然也元人樂名之樂府非也樂府雅也古也詞鄭也今也何得同特就而取裁焉亦不廢夷昧之意也

休陽史序

余方觀於無有絕學捐書有丈夫幾然而長廷辱而教之曰予鄭人也爲鄭志之曰休陽史子序諸夫休陽邑也即閭縣之師所爲書也而其文則史也雖小大之倪若是而年以首事事以從予即春秋所書魯也而內外係焉所以廣魯

於天下也者爲一代法也即休何足以當之曰
魯史固郡國之記也今縣道視古侯甸若也則
謂之記與史若也且今之爲書者何限也繁而
具裁簡而法固各舉其事也而生以爲必古也
者則紀年乎若魏之竹簡存者列國記也始黃
帝迄隱王數千載事昐列也吾不能紀遠取之
秦以前其作邑不可知也紀之鄭紀之丹陽迨
建安而邑始著則有可得而追數之也始奮於
筆其得失存乎則行事之跡在當時而奪予之
權生固操之也自我明以來益詳哉特徵其辭
不敢顯有褒毀刺非而義則竊志之矣若所書
皆其大者舉其端也其始卒之緒則由其端而
可尋也故不必悉載之而本末著其明以衆太
之事繁之一邑以二邑之事繁之天下則豈惟
爲邑載之而因以著其代則邑之所由盛衰固
政之所由廢興也是記也而史之句鑒戒存乎
循其名必責其實則休陽之有史雖擅也而曰
載之某所與某所聞之及所親見之也則生其

有所託也故觀於是泯泯乎先王之澤也猶古
之遺乎則在我甸服是

烈祖之所疆理也其風儉而饒其俗纖趨而事
末人民好氣稔立懷能得萬貨之情時有奇美
今之君子則燁燁乎興於文學哉是皆

上之所寵惠成遂之也詩書禮樂之教其有由
然乎若夫揆準山林規表衍沃行衰淳鹵宣節
浸濯書其涂數以達道里遠近險易物土之利
與制貢之春秋入於王府化之隆污而剛柔緩
急風氣之變異宜此頁版上計者之所業也有
司之守也雖不具書而亦可槩見之矣

休陽史序後

史之才難哉自昔謂然者亦自其代耶夫古之
爲史皆以辭命造次上以通神明下以專對奉
國之典即其人爲時重輕漢以來直以史命之
而史才益鮮司馬氏班氏父子疇官然其所取
書皆古之遺也得有所憑藉雖名刪裁判黜取
予自己顧其文辭與所載事命名百物何者非

光遠宜朗可比象也又以彼其才潤色闡弘之
故言史者豈敢望哉或有介程巢父氏謁予手
一編曰休陽史者予驚焉乃今太史氏復出哉
夫休陽雖邑也而志則史名予閱山經地志若
丹陽吳地會稽諸記則休固所具也書皆無幾
且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繆不可質故疑者缺
之至咸不同乖舛乃弗論次益不能詳哉今之
記休陽也文殆數萬其旨咸取裁春秋以片言
榮辱予奪嚴於華衮斧鉞始自秦猶標其槩惟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五

一辭哉且昔之作者若陸澄任昉一時經儒絕
學今皆不傳始興荊州之記一語見者人爭尚
之然止於流連山澤空文無益其足貴與吾聞
程子蓋學於汪司馬司馬今命世者也無所與
獨與程子者有疎通知遠之才博物如子產而
彊志如萇叔具左氏之華以措之綜述也是能
無奇詭切至當人心哉度諸爲史者獨擅於後
固宜也

程典序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六
程巢父自著其姓曰程典蓋由子華云其宗君
爲周日正始有土社作程典今故追述之亦遐
哉其命氏也夫生人之初莫不有所自古之得
姓者自一人分爲數十族所謂別子爲宗者也
然其後乃至於不可知則世載悠藐勢不能無
忘者故義農以降未必盡湮亡也有能知其世
系者誰歟在周猶時有著見神靈之統皆以其
子孫奉之使有所依故遠古之裔若十六族若
四岳其胤遺史氏猶存之逮後世禮廢而族散

愈遠而無徵雖欲愬其所由生可得耶巢父所爲紀者當宋世有都官嘗爲之譜則程之先畧可睹見矣繼

國朝學士又譜之則宋以來益詳焉故巢父有所藉以辨姓著代稽類合異綴遠附別理緒昭統斷斷纚纚輯比諧會疇孰不迪敘蔓延犁列析疇據攬可循計哉夫道古以本始上仁也庸勲以明世顯義也係先以彰紹胤收族也隆近以崇長昂展親也立宗以存家介貞教也地以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七

記徙遷謹散越也主以重守祧慎淆亂也日以表年祀審往初也行以爲差次定列也爵以尚顯尊取庇也貲以尚斥美貴養也土田以識里區正疆埒也行業以樹貞素厚孚貽也又舉之外內戚屬姻媾子姓上殺下殺旁殺而十倫九族八行五典於是焉備於是焉以同而異於是焉以異而不殊雖散在海內猶目前也雖千百世猶一日也夫在今能重其宗莫鄣人然而鄣之能以姓達於四方者以多君子且藉典策以

傳子華之云宣王時宗君入董六師爲司馬又九世而子孫或介居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則以世見於後無放失者非書曷稽嗣是而能修之者代有焉故遂能若是著且若楚之昭景齊之諸田在漢爲強宗非不本本源源稱保姓受氏不墜者今泯焉無可復識或者謂是有天幸又不然也夫譬則水焉其流行或遠者爲經濱近者爲坻埳漏遂惟彼江淮河漢則其所發源者跼籍漫羨而支絡千貫扶疎赴會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八

浩浩不可窮是胡謂族之衍繹非有功利及世覆庇之所漸漬者深定有天祿哉則何以苗裔若是勃興綿歷時代若是久又產材若是異瓌美博大時挺生焉類非礲土璚璫所有者故知其所憑藉遠也或者曰典法也在上所奉程何預者夫能亢其法於家是亦所以助上爲政也雖謂程典夫何不可者故藏之私府以爲憲後之子其無忘時訓

素問臆說序

昔孔子序書僅始堯典今爲方者乃有黃帝神農氏書何也神農二十篇班氏實云戰國時託爲之若本草素問雖非三皇書然皆原其意耶四經雜黃帝諸篇已亡惟內外經今頗存其詞乃類近代不似戰國何哉然名理甚精解者未必盡得其旨也全元起王冰氏之屬殆猶未耶古固云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今王君國光自以少喜方專精大論揅度陰陽奇咳禁方脉書無不受讀解驗之獨謂素問其論病也精良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九

形弱氣消風寒薄之氣消者解形弱也其云薄乃鏘義皆可無議至其辨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可謂渺論因輕而揚因高而越之談實醫之微旨博而浮沉陰陽之義尤爲精識若爲開爲闔爲樞三變之所由生其不可及乎其論招尤之爲搖則古字通也不知日月謂刺而補寫者言乎壞府而取是揲荒爪幕之技仲景蓋能之矣君謂未然與則帝之恐亂惑殘賊岐伯之云獨出獨入是殆鬼神之矣不可預知也即問不容贖烏烏稷稷非神而能之乎虛實論之釋言無常也可謂獨見矣論瘡大率主於刺今猶難之其取邪於四末微入秋毫哉脉解之云所謂繆繆水熱之以去府爲毫竅可以見註家言汗色之鑿標本論并衍獨衍之解可以會岐伯之意五運論氣之應於脉六微言亢害之義天符歲位生化升降之旨其通極於命乎且簡冊斷裂不能無混淆而解者徒曲而暢之附會以求通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十一

君蓋多所不取確有執雖百世爲之精可一言而定其是非得失是由精詣獨至一往之性入於恍惚窅冥不然是雖名一家言而該天地萬物之紀可易闕乎君既洞貫靈蘭坐見千里淹通古今之變謂今之醫皆不推本於是而以論病則予竊謂於玉匱金版之槩微能通之君其許我乎哉既以命予遂爲述其意以俟知者然理外之事有不可窮南荒有婦產子而夫乃就蓐者與脉而驚男女之化者則移精變氣之論

劉子威集

卷之七

七

未盡也秦醫診晉侯而知當失其良臣與趙簡主之事則六祈攻訖之說可怪也是可不備論故若其逸篇岐伯經黃帝流注經之屬則訪之海內異人及名山川可也

史詮序

予性嗜著書然所經涉覽未能盡窮之名山川所藏且必也古所載乎則今之存者幾何哉又未嘗事訓詁若漢儒喜自名一家言守其師所授更相非如劉歆欲立左學而諸儒迄不肯下

議此皆自謂數十年席間函丈故其持論不相假則然若今之爲何足尚哉程巢父氏精於太史書乃歷舉近數君者嘗爲之說喜事者爭相傳矣患未極其致復爲詮言其爲司馬氏無餘力矣可不謂忠所奉哉復介使命予使爲之序述蓋未知予不習數君子也若太史公所記則予微知其有所自非盡自己也特其才倣詭昌恣漫衍無方班氏稱其涉獵貫穿采摭網羅其書不可具見耳若蘇秦張儀蔡澤范雎諸傳固

劉子威集

卷之七

七

取之世本國策而蠶氣橫起如親在其間拊膺高蹈論說也虞夏書微有所更曆書取大戴而禮樂書取荀子禮記語此今之爲文者所以好用其辭豈謂子長亦有所襲耶程君乃謂其取篇綜辭選意用氣揆勢命體固有文經冢理貫緯策戰戰兢兢節奏存乎而解者源本所由廣引識記異聞遂病其荒與夫巧匠韃繩而斷固必有法存特其所爲運者以神遇而不以目遇獨出獨入是豈規擬形似病於跡者可與語

太史氏乎哉漢儒解經局於所聞刺裂牽泥或
於義為疎故謂之章句學況史以記事與持論
者殊出必欲如經生所云則標一言以為宗而
屈折反復條貫始卒輕重章解節斷若陸機劉
綽之論靡而至於宋儒及今之君子極矣此博
士試誦多之業也非子長意也予則謂弛縱陵
蔑滌蕩奇肆滔淹萬類混混瀚瀚者所以為子
長也程君學於汪司馬者也固病今之為有所
發憤則知其為前數君子破其械守起其沉痾
劉子厥集 卷之七 主

緯畧序

緯者託經而滑者也君子不道也或曰作於子
夏之徒非也其秦漢間好異者為之也且於經
何取焉而繫之也因又託於讖記則又緯之滑

者也其書亡於宋之南以來久矣特時見於經
註疏班氏書太平御覽及諸傳記者予愛其詞
頗可采故見輒錄焉未能千百分一也而貿縣
范司馬乃刻乾坤鑿度及所存禮含文嘉王司
寇所載易通卦驗不知此獨何從傳之而他皆
逸也然多訛不可讀有見他所者或未載故斷
裂與宋均鄭玄杜預皆大儒嘗為之註則似不
可廢者予特以詞章錄亦非其初也他日求之
名山大川倘復得其全者予所載直為之一羽
劉子厥集 卷之七 南

龍之片鱗哉

擬蘇松武舉錄序代吳縣尹魏侯作

聖天子膺曆肇載海內欣欣向風維元祀實天
下造俊之期而南畿重地尤先藩服

天子已命廷臣校試取士務得實才視往者不
啻加盛其實巡按蘇松四郡樂觀其成焉維武

士亦罔不乘時思奮遂遵

制 移監試某官考試某等各矢心從事合勲

胤及良家子若干人三閱之取中式若干人不

敢溢於額也既畢事咸造於庭乃作而嘆曰慎哉斯舉乎其經遠圖始建威銷萌之大計預存乎夫今天下治安已久制度軌量聲文典業咸以明秩

聖天子紹隆前緒維新大命湛恩之所浸液沕滴旁需無不漸被而昆虫草木亦凱釋吐氣可以

垂拱丕享永延於休矣而

祇德庸畏猶自撝挹深惟萬世之慮發號施令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五

儆於百執事修辨候燧除謹疆場和戢上下以嚴有衆於是進大司馬若曰其令郡國條上武舉如故事蓋經國審幾遠猷先論不以天下無事而弛備不以黎民既安而不誠不以夷狄殊俗之國已賓享而忘懷柔綏靖之畧無疆惟恤不以休瑞榮號爲貺而有憂先天下之虞是以選於爾士將先時訓誥循教明喻作勵服習而使之也即爾士其可不輸爾誠勉策爾力翼朕佐輔以竭忠於

國乎且士之建功烈稱顯於世者顧異論文武也長才大畧安定

國家建萬世之業分職咸理而主勢尊強動無不威舉無不克如卻縠隨武子之爲將其勲勞忠益豈直矢刃行陣間已哉是以古者蒐以簡才卜以命帥必即卿大夫謀之未聞別有所出蓋文武之用同而倚待之意齊也然國之用兵制勝其畧有三而士之以材武見也其道不一豈可以一節裁天下豪俊雄傑奇瑋之士哉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六

夫順時而動天下爲響因民而慮天下爲關不待嚴鼓振鐸而四夷請服恐後此不戰之畧也國力富厚武節森舉將忠信而賞罰明約束謹兩軍相望不至頓刃血矢而敵人奔北此廟戰之畧也明於料勝制於萬里之外開之以陽閉之以陰鼓之而吏士爭奔敵不旋踵若雷霆之所擊無不靡爛者此決戰之畧也爲天下者三畧並用必待士而弘功業故士有武義沉斷潔行廉志忠不犯順勇不違難者有識度權術握

勝符校軍勢坐而決策者有搃摩慷慨設構持
問提衡主約而拱揖折凌者有軍謀智計因應
變化辨於五行以刻六神而多算克敵者有敬
慎持重明習法令悛遠倉卒不可犯千者有因
資挾變撫幾奪謀振弱爲強者有善爲行陣雲
蒸霧合進退不知其所攻戰若神者有驍悍趨
擊獍獍猛毅勇力絕世者有騎擊搏刺便利捷
疾工於劍術者有駭發迹射塵飛響起而天道
同的者有鋒首銳士深入敢決戈戟交於鬪而
不顧者是以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七

國家頓宏綱以掩之懸寵祿以待之求之甚詳
而舉之不次者惟恐不得若士而用之也即斯
舉也其必有是數者出而爲維城腹心之寄乎
其亦甘處於介冑執袴而無預國之大計乎爾
尚其勗之哉
於時巡撫都御史某建鉞總師訐謨保久獎率
士氣勸能賈勇 巡鹽御史某昭舉憲度作先
戎行咸有攸賴謹列而書之

擬蘇松武舉錄後序代魏侯作

皇上繼天揚業發德垂務首儲意武備畿郡當
選舉監臨巡按御史某檄其屬各趨事惟謹兵
備副使某預監試事序諸末簡曰昔仲康始基
爰正不恪宣王中興車攻作歌夫恢張闡釋以
紹道德仁義之統上烈也昭述表相以承撫駕
綏馭之業明畧也宏亮祗庸以光卓綽震曜之
緒顯猷也我

國家赫赫隆祀威德宣暢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六

皇上重光宇內神符靈契天人協應文臣武士
濟濟翼翼煥哉煌煌精元之會不可得而喻也
神心獨運創億兆規萬世蓋猶有安危之餘慮
思得虎螭熊貔之士以備將帥以和撫四夷戢
安中外若今勦衛咸以累世之功伐積載之策
訓猶令明試以校能而差第之其若戎校更戍
素門平進凡有一材一藝者皆得據其馳縱之
雄心而預茲招延之盛選惟吳會實東南之輿
區而負海之上地也介於淮楚其人輕心其餘

標急於古則有然者奇材劍士勁勇拳捷骨騰肉飛者往往而是其器械則犀兕之革干將莫耶之所產也其戰常建鼓聲動天地則夫差之所爭霸也故曰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比雖承平日久瓌桀之氣漸以銷忘乃者島夷俟間鑿兵於溟渤巨浸之間累歲而靖之是以兵甲益治輜櫓愈設組練被於山川而聲威震於絕域矣憲臣親率而督勵之士皆響臻影附其教閱簡服則申胥華登不足言也其選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尤

練稽覈則投石超乘不足多也其距踊翔赴則水火不足蹈也是以斯選也射則飲羽穿札騎而旋步以趣多中程者不能盡收也取其尤文則軍書方畧奇謀秘計雲蒸龍矯不能盡收也又取其尤蓋旂鼓作氣令之而齊一人以心競軍以勢攻故吳所以多士也若彼不習而命之其能有然然選既備矣某猶有懼焉夫勇將易得也而為患謀將易得也而狡為患智將易得也而顧為患惟埋眊眊豪暴恣睢此實

公樹黨游俠之餘習也許增首虜巧避文法遷延選囁此點滑之餘態也良弓高鳥因敵為資動為身計此奸雄之餘慮也今取士於一日之中其能盡知異時之建立必無類是乎夫品象銓擇料資器使拔所用於易見必依於法之內而無敢踰者此今日有司之事也砥節勵行貞慎誠亮忠規理幹濟畧等量為

國家驅馳蕩定勲名垂之竹素藏之大府以無負

劉子威集

卷之三

手

寵靈之懿鑠此吳士異日之責也

諫錄序

諫錄者何緝

世宗時諸臣疏也夫以言忤人弼違矯非雖朋友尚難之况君臣間哉嗟夫此諍臣之多不免其身自古然矣然知不免而犯顏色蹈危難甘之如飴自非有所不得已而寧殺戮無悔此其志亦可傷哉若庸臣論說不過昉人主意上下甚者窺所向迎意取寵此其有出於忠愛不可

解於心者耶當

世宗初論禮也方

唐冲卽欲舉隆古之盛

不以近代爲而諸臣各守所見紛然爭及

親覽聽條決平疑則奏獻輕重當又紛然爭

上赫怒咸抵嚴或斃杖下或更戍投荒裔竄逐

罷遣諸臣曾不以爲懲此其忠耿出天性不鑒

前之履轍益褻裳趨之願卽死闕下得申其一

言退而就鼎鑊成爲臣義愧彼觀望持兩端不

敢進說者於千載下今讀其疏猶使人毛髮立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主

痛夫其氣亦可矜矣雖所執或不當

主上心守前議不敢更亦主吏奉法守成義則

然耶嗣後遇事妄發有所懷則直陳之有不便

利則直陳之係

典制擅議

宗廟則直陳之妨於政侯邪在位則直陳之貴

臣擅法竊弄則直陳之居賄諸傷道穴於

上左右則直陳之雖譴謫囚繫相繼爲用事者

所中見法而未嘗無危言激論劇切所難奮患

仗節之士夫貴倖憑城社而恣五壅議臣處言

默而皆有責

上導之使言必知其端以稽

其實故有直犯所忌諱謂必不免於罪而竟優

容之因以開納登用其觸忤誅者猶時採其言

此顛倒鼓舞由

主上明聖用莫測之威馳域外之議故諸臣冒

死而不顧者有由也老臣亦嘗列在外臺幾欲

有所諫諍疏成而輟者屢矣同列媚直忌能猶

之可也已需忍不決雖上爲老親誠負明時不

能建尺寸夫追往事慷慨寄餘恨白簡氣填膺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主

激上不及隕首以全爲臣義懷

世皇厚恩不能引節殉身斥之南荒再起再蹟

奉職無狀乃猶緝先後上書者仰戴 睿明

覽聽出曠古亦以寒奸諛者膽而扶直誠氣也

謹序列之如左

重序楊伯翼詩

夫詩主於情昌於氣定於格故曰詩言志觀於

志而詩乃可知矣春秋諸大夫聘享也使詠詩

以觀是又卽以知其政治得失者耶故執以論

今之名能詩者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何者其詩以爲名高求名高而不得必附離於人與自相崇樹以爲宗宗之名起高稷唐未嘗有也何乃降而從之耶惟吾楊伯翼是其卓然者哉伯翼爲詩無意名而名赫赫起其深於詩者無亦惟若古者以言志耶伯翼志乃在三代間而氣蓋一世骨力於風雅而筋節於安世房中故其詩上自三百篇下逮開元天寶之盛及其中葉無不兼存之雖存之故亦與之出入上下鞭箠使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之乎遇其意所當值情之感暢舒寫發詠焉風雲色澤隨所接觀流溢入之篇故不主於理而規構經裁體輒隨變意外之語理之所不能該而思窮於宵渺恍惚若其廸造經始軌轍塗徑所謂巧匠輔繩而斷不舍法而不爲法法病沉壯淹鬱渾雄逸閒清綺流便此其所自運以深索秘幽遐闊絕詣不可思存者才與天遇動與天游前不知有往賢而後不知有來者故其所得超踰凌跨廣肆奧微兼總淪浹洞通於情境

而浸漬於華腴五七言古規蘇李而馳建安七子猶未離其質平時極其致驚挺麗靡則漸於齊梁間乎逮爲律絕則約裁聲韻以激越音節放極於矯舉宏亮清曠以夷密緻以栗是其嚴於格而峻於命篇哉且今越之爲詩盛於昔伯翼乃駕而觀於吳予得受讀而驚謂當世之爲詩未有若是擅者揚雄氏所謂勢之名卿亦姑有所詣乎乃伯翼謂溢哉子之論詩也吾所自爲適方其登高而賦是豈期於名者而亦曷以名卿爲也予憊焉心服而矜其氣卽是氣之不可折下且橫出宇內而遠驤域外彼局局然竊笑於樊籬是何敢望子之清塵而足云者子亦尚古之遺乎古者列國聘覲見於大夫士不親相語歌以獻其情拜賜之辱則起而謝先公先大夫實寵嘉之今吾子之示我也豈惟我敢專承之請傳之吳亦以請之當世采風者伯翼其許我哉

重刻博雅序

魏張揖貫綜經藝包洞天人通自然之音窮鳥跡之變續裁造創掩該制構於文字之用訓詁之義上參周公所述孔子所傳子夏之徒相與修之以逮叔孫通沛梁文補拾考質者體會於淹識究窮於簡素檢鏡於羣方以楷範流畧揆權義訓指南儒林作爲博雅用廣爾雅之所未備揮擇倉頡史籍之遺採綴三朝小辨之旨載籍以來圖書之始逮繁省之異轉讀之訛偏旁之列今古之殊一文而諸家之釋不同一語而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方土之音各出呼之輕重與響之清濁既分而意之所指及字之爲用復別鳥獸草木之名事物品庋之彙蕪雜於衆端並茲於生殖統攝華瞻兼總周詳網羅放失整齊佚畧驗正舊文據索先後搜極宇宙之間充塞天地之內更僕不能數窮年不能究可謂超踰周秦絕馳漢楚小學之著龜九流之源委雖復凡將訓纂說文急就三倉字林張敞從受於杜鄴爰禮講析於孝平賈逵師友李登兄弟其於著業亦何以出斯

之範圍舍此之撮舉歷代握管以紀言摛藻於辭苑者得以取徵於俄頃借定於筌蹄其功益嗣周孔而比肩游夏豈徒曹喜何承天呂氏輩而已哉近皇甫世庸大夫授簡子浚鍤梓以傳開末學以象譯啓戶牖於雕蟲立筆陳之赤幟導文海之波流曾不數年而復廢墜良由人不說學安於淺聞文不師古矜其孤陋遠媚前修仰慚哲匠不能嗣芳流微而更翦棄滅裂使風美未扇獎掖無施紹卿徐叟嘗慨焉有託俾予復校而刻之因循未果暇與郁君討論點畫從容問字始恨輟軒奉言時既不獲甌窰賞酒詢亦焉能想君平於庸蜀寄翁孺於臨邛俯仰興嘆負故人之知失相許之念可不重然諾耶乃復序而刻之如左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八 太霞草之六

長洲劉鳳子威著

汪禹父詩集序 孫禕亮鴻英校刻

汪禹父以詩老焉其好之可謂深矣所嘗游者無不徧矣晚謁之余豈余能得禹父哉夫詩上之所以風下而下所以成俗者也故十五國風皆本教化形民風者也今之澤隆於三代故聲詩之盛亦與雅頌齊流化海內洋洋乎美善備哉自嘉隆間來士無不言詩蓋古之詩夫人而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八

一

能之而後乃有專能者若今其庶近於古哉然何至以詩相詬病者則詩乃以市而名實始乖則戾於和又何以風焉者度禹父之爲詩得之情所感隨所遇輒賦賦輒足以陶冶性靈而感邕和德其致淳越溫怒沉密其達充肆蕩滌周作其緒靈寢寢靜正和樂嚴順之有焉始禹父家故饒以詩故落鄆之俗善賈有魏之遺風焉儉而儻而禹父獨不修廢著故鄉之君子無不賢禹父者夫昔之君子修游馳以發閉藏

故滌覽遐外量之不可使概汰之徹遠不可使

瑕適察之渺微不可勝窮者何蓋惡凝蹇而可

方湫底易涸竭也禹父不問有無不治家人業

可謂能肆焉者乎故於詩極所至變化無日出

入無以吾何以知其然哉邇來觀於吳我吳方

歲侵詩乃稱子循以下禹父蓋謂無足言海偏

有元美兄弟創開一代作然有禪務西土喘喘

焉望之無復以詩爲者且西方有聖人其道大

充悅其言柔軟華蔚使人人得所欲余方有事

劉子威集

卷之三十八

二

焉故無以復禹父者其寬我勿介介也

大司馬張東沙文集序

記云書者皆士不得志於時發憤之所爲也若王公大人其道得行何假書爲者是殆不然昔虞庭賡歌臯陶益稷其言著爲謨訓周公之功何盛哉而周官作焉下至管商旣以其道術致治強且爲書以傳後世是豈特窮而後有所譏述哉魯人亦有言先大夫臧文仲旣歿其言立是爲不朽且言堂蒲堂言室蒲室非亦有憑籍

故易哉若粵大司馬張公壯少登朝貴用事其所錯施爲國家建萬世計身亦見尊寵顯榮流於後無以加然居未嘗廢削牘有所感則著爲詩歌事有所當於心輒奮筆登高能賦固大夫業執簡以從則將以進退予奪標之片言以命今一世無敢不屏息聽者公蓋潛志於道德用經術輔翼

主上日祗祗庸庸所爲經國緯化宣敘平秩何者非文而潤飾闡譯肇稱大禮謀議敷納皆有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體要動爲典則非人所與知其爲一事發若一人人事所當載與夫喜怒哀感感歎咸寓之者在情爲中在音爲和在有明爲一代之作予往則從士大夫間奉公餘教願執鞭弭以待事今獲從公之子某盡出所爲書讀之喜可知也乃申末命將使之銓序者予何敢夫今之以文命者咸謂自獻吉以還公之生與先後而才過之或並驚焉時乃驤逸絕騁軌塵不驚而若滅若沒餘軼遺勁猶畢景未已將使大丙王良却立自

失其爲快固翔家廓而乘霧游也觀者方竊竊然議於尺寸間是烏能得其髣髴哉一時諸君楊用修李川甫任瀚王維楨輩咸自負不肯折下而獨仰止公所以推挹甚至謂公文在李何間則數君子者足徵也予安復置喙特以益稷周召之業公尚未竟其志而道在簡策是可舉而措之垂經法無窮卽周官無論矣夷吾治齊所謂大匡乘馬立政具載行事公用世者也雖名爲文與彼空言無當者異趨其於禮樂征伐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銘功德金石刻傳太常議是當藏之太府爲憲故謂後來者無以文人命公直謂大司馬法今復傳而國之賦政四方爰發於是乎取可也

吳瑞穀文集序

有明以來文盛於

憲

孝間然尚鬱而

不流迨嘉隆後遂旁作肆泐萌生沸海內哉且古謂以世降故昔之擅一時者其人才氣咸豪犖毅彊雋上卓絕非可望矣然文皆隨其代自西京以下何慮數十變未有能蕩越上追古作

者卽永明黃初元嘉諸人似不至相遠及所爲文何邈不同哉靡極於齊梁唐之韓愈宗元禹錫奮欲更之自許典誥雅頌復作然僅變其音節固亦唐之文與若其才殆不及顏謝何劉江鮑而文乃過之哉故以今之君子視昔亦未可羣量廣袤銖釐度也古之賦才醇至篤厚學亦淹奧漸漬當其迅發若駭幾然今漸已漓薄雖復陵跨雄睨誰則信之然自北地始倡其後來者所撰述或可與司馬賈誼楊雄並卽無論唐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者詘獨於文則何所置喙乎蓋吳子不從流以趨易也故矯勵以伉之不襲迷以附離也故獨趨以殊之恐急疾之掉溢故浸渾以摩之恐促理之犯節故紆徐以取會恐峭削之侵質故寬平以赴量以直肆之寡要故婉復以明致以激詭之傷氣故優縱以立變以繳射之易盡故含鬱以蓄旨以率至之爲縵故纖繁以純之以佻輕之病剽故聲石以重之以逖濫之滔污故稽詣以詘之以阨隘之墜墮故悠邈以洞通之若纏綿而深思若望遠而有槩若疊疊而恹恹若延延而不絕譬則臄臄焉可散而不可散也譬則荒幕焉可渫而不可渫也譬則陳宗彝焉可微觀而不可驟說也吳子之居固多君子其所共砥有異心乎哉予不得請季朗謂予崇長今之文者豈溢言也夫謂文不繫於代非然也謂代不繫於人非然也謂風氣有所繫謂無所繫非然也故氣之爽勁其究咀晤而奧嚴不且爲粗厲哉氣之輕揚其究翩飄而麗逸不且爲柔

劉子成集

卷之六

六

靡哉氣之沉越其究敦愿容與氣之幽眇其究
宛渾紆譎不且爲闇溟爲漫衍哉故謂文時繫
於代時不繫於代時繫於人時不繫於人神之
匪所思存其變也恍惚窅冥孰窮其所以爲故
今之文其超踰也或上隆於漢有若吳子者又
何以論其世乎哉篤論吳子得之思力爲多思
力之極鬼神之矣而又可與知乎苟以爲不然
自有知其然者矣

雪樵詩集序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七

歲委和之紀萬安劉公爲都尉吳至則被郡符
攝守事已復行縣道化以雍民大和會暇則以
雪樵公所爲詩示余曰是我劉之先所以托之
百世者也傳不云乎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何所
無之唯旣歿其言立是爲不朽者也昔先太常
翊從隆佑至贛乃家於今所作邑世爲衣冠族
而雪樵公當元季劬勦時放跡山澤間以吟咏
自娛雖崎嶇奔走避亂而意常不忘斯世所托
喻憫傷憂深思遠殆有若屈子杜少陵者乎蓋

優柔反復以志所邁離國雖靡止而豈無謀哲
以又安之者何不圖也及我

明造宇公則旣獲寧止而興所寓乃復沉以思
淡以遐悠然於事之外顧以始之感憤於世而
遭值隆運遂從容蜚逸甘以逸遺自責不應當
世之求此其執已負持峻潔不易方所謂清貞
之士非耶今觀其詩咏嘆之不足故長言之乃
半爲古歌行纏纏乎連類廣肆則思之蓄也厚
故溢而不可已也超超乎不累於物則韻之高
藐與拘曲之士異乎哉夫詩之用於今視昔蓋
已屢變而豫章故楚也楚音固不離於始若公
之質其猶爲一時風人之宗乎都尉公語予諸
劉之散於江以西者皆自汴徙譜謀有可徵信
則其源或出於一而裔胄乃流分不相合乎且
予嘗最向歆以來至唐而止劉氏以集傳者四
十五人而五代以來不與也可謂獨盛於他宗
而當孝綽時宗從能文者七十餘人則其不盡
傳者又可知矣其在今以文學政蹟功烈著者

劉子威集 卷之六

八

方益眾則雪樵公之寵光我諸劉也抑又爲之
赤熾乎故爲標之簡首以復都尉公

皇甫司勳集序

夫文之於爲國也世雖弗庸隨所賦實惇耀宜
導之豈其壅闕不遂可使廢哉故傳云能文則
得天地國之有獻賢衆庶所依載之典圖以弘
厥勩曷不於文是徵而統輯同輯元化緯經人象
天其有意焉畀之使立俗施事緣飾端成不必
位之顯通貴遇惟所置卽不爽於度以疏越章

劉子威集

卷之六

九

聞豐物厚功於是焉取之利用於上下莫非軌
儀以克厭永世天亦惟胙之第藉紬於一時康
懌其衷命之有延不惟其身是榮肆湛漬於澤
能老焉惟今聞無窮被之方有無不則效誦而
納之其美盛矣乎垂之休千百世未之有改豈
當吾有所揚屹不遵信於後哉我

明以文命者代有其人而吳爲盛至皇甫司勳
大夫其極矣夫蓋厥考中憲公實始濬發之其
所述揚書具在可爲憲當時大夫昆弟四人漸

范乎訓道其順辭以相切劘故咸以著記纂就
其緒蔚有顯稱門內之教無非詩書禮樂以紹
明世存一代之文所爲作也而仲季皆蚤世獨
大夫敦備之勲錫我嘉問晚而熙綜統業刪潤
厥文勒成一家言整齊其傳以俟之後俾予得
縱觀焉則煌煌乎煒煒乎其茂以加乎夫文自
漢以降陵夷至於宋極矣我

明肇開則北地首之而吳三數君子先後翼興
則黃氏二昆與大夫爲伯舅兄弟皆有力焉大

劉子威集

卷之六

十

夫舞象之歲卽以詩聞已而以易造於鄉論於
司徒列於位則與何徐邊熊薛諸君相麗益於
時方嚮文海內士雲集諸公卿及我一二老皆
折行交大夫日與遊息無言不讎迄以讒替出
官楚楚故多才其所游則又盡楚之良也逮居
恤起家邀於二都則都人士競相推以爲弗及
後值濟南瑯琊輩方盛大夫與相和又出之滇
與故太史楊慎及蜀士之雋游故大夫於詩輒
隆而遷者音氣之異乎亦時者殊尚則因以操

其音非善於變不置於用能及此乎今退而老於吳四方之謁請者後進之喜名者爭願及門屢不遑曳牘不暇削因所謁題目之人自謂得當大夫故俗益休動之咸矜勵雖始誦學必強摘綴希一顧風之流被無不自意非有所慕效然乎夫今之不逮古已遠古之善爲辭令者國不能一人故若公孫僑之博辨諸侯賴之韓獻子之魯始得三易今文詠以行之動而四徹或乎咸秩遠哉大夫之功乎蓋大夫才誠濬勝足

劉孝威集

卷五

十一

而利敏於運得之性生蔑視彼佔畢若淵潢川涌焱駭雲汎故一時譟離者方制於法動聲者方程於器構體者比於近繁節者害於短用氣者傷於促主理者病於穢大夫一削壞亂決蕩怙憑俛黜熾趨陵轢沉散暢融粗厲稽核流慢廸造於衆變交勝之日而取衷於舒疾豐殺華實文成踰數十萬其指要則會百家所長究極六藝掩該篇籍藻朗光靈鳥奕今古贊翊治理參育萬類天人之事彰矣顯幽之故允悉故以

論於制作彼自以所得爲極未及博通乎流畧道術與其闕與藐微音聲象數况神乎無方若有以爲而無以爲遂欲雄視一代陋夫何以窺才士之用心而以侈浮其志眩於誕誣哉余每見大夫有所發憤者竹簡逸遺之策襲春秋之舊六願未之能從

國家隆命將興典禮而不得附絕光餘炎措儀畫制蒞執辭命以盟貳勲昭紀功伐徒垂之空文顧已謝免朱及有所設施烏以盡大夫哉然

劉孝威集

卷五

十一

待風具存盛烈不泯欲有采焉可徵信也

王少卿文集序

前之論文者柳宗元盡矣今之作者有人已哉然未始異柳之言也何夫學猶植也不植將落故雖有聖人之才無聖人之德且不可而况兼二者病焉則何以文爲也故所謂學者必盡若柳之言則文其殆庶乎然猶有至不至者則緊其人也近者海內喜名之士爭著文焉然病乃在同乎蓋有所慕一人焉則宗之宗之則似之

矣君子同弗與異弗非若之何其同也若我王君少卿尚其免乎哉王君蓋強志介厲者也其學固無不該於文若機觸之動水決之流風遇之則爲波飄風至則淪漣渙濫大風至則激駭跳涌突怒風雖終日號水之文有同焉者乎王君嫠人嫠之爲文沸起咸自名家而王君一不顧走千里質之予予固木彊人也何知文特論其槩則時能同不同而以不異異之故人亦繆謂予能文者且古不論矣卽近之爲文或風焉

劉子康集 卷之五 七

曰必子長氏遂寸擬而尺度之又數君子出焉以雄力兼才淹敏瞻利閎博加之鈐勒策筆御之引之中繩驅之不越軌咸一日千里殆與之爭先後矣子長得無亦凌許弊蹈乎不惟子長雖典誥易象經子不無壞亂而况一家言乎故非謂不能似也似之且猶不可若其可也唐以來寧無見焉而待今之君子也故謂莫患乎襲而况可規模揣稱割裂之乎卽子長復起必別有所出避其跡惟恐不遠而冒遵一涂哉所謂

有可變有不可變者此其義亦甚微而持之何如若子長之論彭韓使得操尺寸欲有以會其度可得而量哉文亦猶是也使無所操則雖蓋世雄力何所籍以逞者故亦有所憑焉若柳之言則其植本也深矣然後有謂無謂况愒意匠間而操縱與奪惟所出無不可者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使其猶有經構塗徑可測知又何以稱獨運者今觀少卿文其深詣實微所自得者與人異振而發之出之不窮用之無所往而不沛然有餘裕者卽子長作且揖讓不敢當前而况他作者皆少卿雅不好也予知少卿必且擅當世名予亦幸因少卿得著於後哉

吳瑞穀先生文集序

今代爲文者洋洋乎盛哉然至吳瑞穀先生殆無加焉矣夫實未至而喜取名者虛實已至而過其量者殆實者有藉者也而所以實者無藉者也是以文必先事於實而務興於藉故權藉者主運者也而量者措施之率也故無所藉違

其量而事於名實者遠矣今雖有割劇之利非巧則不能效矣羽幹金鏃非機弦則不能致遠矣何者權藉不在焉故操執者不假器而利用者必揆勢者也故實之至不至也量之多寡也用之淺深也幾之遲疾也得失強勁利不利之相懸也然而皆出一途未始異於初而大悖於後者何也非邃幽之以而鬼神之也世之爲文者志弱而好侈大力罷而好振發才不競而好凌厲之識不逮而不務稽誦以洞之實無有而

劉子威集

卷之六

五

恥自詘中不解而強尤嫉之由此而文焉得無訾議哉且挾其長而求一逞焉憤前之闕嚴而欲盡斥之性之直者則有之矣非然也若瑞穀沉毅厲深篤慮專壹貫該方藝淹通衆畧譁談多誦先古之書已泊其實而撫其華然至其爲文必澄思以定之精楷以審之廣畜以會之博喻以發之旁求以類之恐率而未委其致也故闡繹以綜之恐浮而未極於理也故綿密以締之恐緩而未能赴節也故騫騁以驟驅之恐軼

縱之滔湮也故抑遏以糾迪之恐淺膚之悖也故煦深以緊鬱之恐曲戾之鑿也故輻輳以剴切之恐誣諉之累也故峭削以蠲繁之恐纖趨之霧亂也故連類以覃謫之恐姸姸之怙憑也故震蕩以疎越之恐亮不足而談有餘也故靜正以和調之恐肆於文而離於質也故約裁以軌之度恐累於氣而傷其道也故恬愉以引其緒婉渾以暢其條動之恐其乖以怒離之恐其析言破義也故戒慎於抒才而刻勵於用氣踟

劉子威集

卷之六

六

足而須繩範存焉由此觀之則是非得失之準可見於前矣語曰孟賁之怒也不控素驥驥之逸也不候蹄此激於變而憤興不能忍須臾而亂軌轍文之急於應而昌恣滌宕不可羈古有之矣而非所以稱也故觀瑞穀之文綺靡不可窮謂何繁縟以麗則也斐疊而安翔謂何反覆以融通也崛崎以奧嚴則極思以明變也無所倚於襲沿則創開以立諒也雜而能整栗則微辨以察昏也凌遽而寬暇則意適而力閒也其

端焚如而不可亂則秩有其理也故雖有銳上之才銘利之器韜其鋒鏑若無所挾及其遇會而奮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當使人氣折心下無所復措手者則以有藉效其無藉不可思存者所謂散無方而求監焉軼玄眇而後無截六際而不絞者是神之說也軼倫越等不可並觀焉者也視乎孰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窮冥是可以常情識量窺睨乎往予與季朗言季朗極推瑞穀先生季朗其知言哉今人所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七

取名高又何論實有與無且以名相詢病也故予謂文至端穀無加焉已者先生亦自信無以人爲輕重哉異時者使者出而求書於四方則必盡取以獻藏之蘭臺石室爲一代制作則予言尚亦足徵也

華君詩集序

予自少爲詩逮今老矣終不能進予烏敢言詩哉抑予聞之詩者承也故曰詩承之其承意而

發者耶又云詩者所以已怒又卷舌下一星搖動則繁言興詩行其孽者言能動氣也一言而善天爲之格而况累言之不足乎是宜非予所及也然見他所爲詩者輒賞嘆激羨心鄉往之要自習性然耶華孟達與弟仲達皆工爲古文辭而尤長於詩仲達與天人接靈如昔楊周二真事遂通於神孟達亦因有所授夫自黃澤謚以來其可聞於人間者槩非我思存孟達既精博士家言而又神之不可軌法滌蕩情志又非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六

常所測也予蓋驚焉何者予事銘槩終年行墨間從有方之士則非所以論才也希意作者之林若傳翼而飛望表而馳非所以語曠閭之游渺莽之適也若孟達既精曠所啓蕭邈之韻泠泠獨寫覽悟超至其才也天而其思也神出之未始有所攬而引之霄霓之上埃溘之表其自然者與泊澹冲寂者合而藻采浮動與蒼茫無定色者眩曜煌煜鬼目駭心蕩人精思殆不得其所以然溟滓乎其兆無有而其萌無朕詩道

然乎發乎情止乎禮義極之三百篇不過爾而况西京以下逮唐氏有不包舉者乎故其質渾天成雄沉深厚則用氣之效也峻潔標舉高厲悠藐則旨詣之絕也虛映洞皎飄翔霏微則思致之玄也風華初引則繁華之鮮朝日綺縠璀璨彫文刻鏤則飄風若雨湊湊而至也譬若大丙鉗且之馭飛龍乎天矯六氣之混茫而騰驚於掩靄恍惚王良韓哀之徒方執轡策聲控交衢豈所以論先後哉鯤鵬之舉六月一息娛嬉

劉子威集

卷之八

九

乎朝夕之池而羽翮之悍者乘地氣霽肅自恣乎藪澤寬然猶以爲迅飛也者豈自知其近遠乎此吾孟達逸勢餘勁之所激射震凌摧易舉將辟易顛墜罔所措者予預爲期所必至也予款啓寡聞之人也豈溢言乎哉晚得孟達兄弟良愜宿心若獲與寧先生遇於蘭沙之地風霧泛泛而起又若與葛仙公陶真逸把臂遊噓吸沆澹而茹嚙玄露也且始予之遇季朗一見以爲絕倫後得人文又以爲奇逸因得二華詩則

猶季子之論樂曰觀止此矣無以加矣予自信可謂獨道非有見焉不妄借者苟以予非子將請質之被勅總監校籍者

華君詩集序代人作

華孟達刻其詩謁予序之夫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者也而又云可以怨可以怒者何蓋舉其全者也聞之禮云長國治民論政以喜悅興民之陽德以愀歛興民之陰德詩以動之被之聲以知時者也故五聲八音兼用之誰能廢一而周

劉子威集

卷之十

十

無商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者則用其四乎又曰七律七同無黃鐘之懸漢大予亦曰七始華始則又舍其一者何也聖人通變宜民是固有以則知爲詩者其變又可概耶詩之變不勝論聊卽其近者言之自弘正間來又凡幾變矣人自爲體極其力所至上凌古作者自以爲過之而同好相命又翕然和之風之被遍海內曰某出自某者咸自喜也其有不同所自出者至相詬病故他所爲詩者曰不作吳人語此雖有所

激是不能窮其變者耶若孟達於詩其源出於雅頌流於風入於西京建安以逮唐景龍開元間自爲體非有附依咸自詠其風懷務竭髦髦之思而不覺其激越以剽舉則其所軼陵者也清散以舒徐則其所解肆者也質渾厚醇則未離其初者也悠深弘長則又縱放而極所之也華會藻采則婉而成章者也要之其始之萌動也恍惚驚濤浸潭越溢緒委而禁起稍引其端則如迎出雲如觀濫泉出雲不可窮而泉之濫也潄汨淪漣姿狀浩漾其寃也使人若忘若失目若有所遇焉而不可得言也蓋邃淵者思致之密博綜者涉誦之深而締構規裁軌準暢融嚴於立體而朗於命篇風格峻高寄之沉雄而警新逸冶翩翩出於寥廓外使他所論者謂之吳語得乎夫周人始之林鐘宮而歷代未之易晉氏過江來則云正音在茲詩固樂之流也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卽吳之風氣鐘毓久矣故產之才恒擅一代而吳人之於詩殆天性然有不

由於學習者所謂得其精華由氣之輕揚故其淑粹清溫實潛恣焉豈屹屹磨勵假之力者夫聲揚則越聲揜則鬱聲高則咋聲下則底厚則石薄則播以意取之不失毫釐故人固有宜歌商直歌齊者其輕重清濁得之自然不可易也況孟達才旣絕人鬼神而啓之又好之專日雋永焉兄弟相與涇濡於四始六義賓客相過非是不習則其所詣當復何所不備淹者且不聞之夏正乎曰時有俊風者大風也從南方來者也則我大吳之風其俊風哉予請以孟達詩執論者之口

華用儀詩集序

郁君游於予時稱長者則云華翁用儀予固矜之未之能謁也忽介郁君以所爲詩請予尤惕然謂何以得此於華翁哉夫詩士之所詠其情之適者也其適也有出而顯榮當世者有不偶於時而相羊林澤者雖二者殊致其爲適已則一而已然顯榮者不論於詩何如而易取名彼

不得意者僻陋寡與倡而莫予和雖善誰則知之故人之知與不知亦無論工拙亦惟所處耶然終不可誣焉者是非久自定是名實之辨也世恒有操是權者是惟君子乎予何足以知之且也亦論其人故有當代鉅公心勞於綜畧底濟雖或一二言足垂百世固無俟游揚爲之聲其隱德操介峻絕雖無有於世爲而人愈益嚮之其言立即百世爲之精不則敦俗重禮和德善誨行已之善必有慕說之者惟不言言乃雍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之謂質木無文而又焉能知天篤其衷才性固絕而自昔之論詩者亦云得之自然者爲至翕亦率意抒其華腴耳非若彼研吮過苦雕鏤鍛刻靡心力於句字間者是可見時風之盛而後當有傳者予無用有所揚摧

送郁人文之金陵序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文質代迭尚哉有明遠紹商周返時而時從弘於前而風可作也其及著而能止之雖有崇於世者猶之姑也蔑也忌今而昌於古越哉郁君平肆所忌也逃自虞唐謨有夏殷王書周之誓誥惠可揚言也謀左之間語之華可對而挹汰之而取衷也餘乃目攝之而趨罔不指顧使也適有指疆土曰我惟時邁哉惟我造邦粵始基命可不觀乎始征也曰驅之犯輟劉子祖之郊曰觀始於王跡之存其以詩書禮樂俱乎今九牧三監惟分命莅禹所土都邑牧宰則周之陝服惟作天室畢公君陳在焉郁君進而揖讓其間文命其再敷哉夫文之於今烈矣豈曰古不

並哉驕盈矜誇侈大之以而敝化也日甚雖郁
子粥粥若無能然王公大人隆禮崇嚴貌言苟
敬故屈折進退則容易矣唯之與阿則聲易矣
禮交燕接則受易矣譬之水焉置之器湛之朱
綠而方圓而色異激之嚮風被之成文漬之而
芳與殊皆生於染也故染者非郁子之初也而
不覺靡而從之則其爲郁子者無幾乎夫郁子
之文豈不能光明顯昭之卽儷於兩社誰則不
率以聽者然文可昭也辭不可使黷也美沒禮
焉質乃盡也而又以振矜之俗之易也非夫簡
服於慤醇敬恭迪乃丕訓惟德之又罔敢逸從
人盈其願則曷爲驚於古從周之文尚亦由郁
子之志乎哉我則敬應請無復敢規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三

劉子威集卷之三十九 太霞草之七

長洲劉鳳子威著

蘇松治水志序

孫禕亮僑孺校刻

夫水於化育居首焉五德之運亦惟時所勝故
其迭尚亦因以建朔在昔五行之官治而世乃
用人及我明肇造東南我吳列郡皆爲甸服固
水地也川瀆藪污谷壑澤壤原隰則圖籍載焉
若司空作治虞人掌水之禁以時行視令甲無
不具其渰遂畎澮溝洫又農正所典司疏導有
程水庸職焉詳哉法之善矣乃邇歲水勢所盪
汨時有變遷故道多壅闕不治潦則成浸曠乃
或無所資廟議方輅國計屬有言者爰命臺臣
讓作則某公實未遂經度考咨履行詢謀凡水
事罔不覽該其疏導乃自江以逮於海古謂三
江震澤水之大者既迄治餘支渠無慮千百播
爲泖蕩湖瀆澤散溢於諸郡間壅者資灌溉利
水稻決者疏底滯去滔汨節宜其流方羊迅通
者因以漕致負海之粟其在陵陸水所不及則

硤瘠乃控引穴掘使洒濯焉越沙行蕩爲丘墟
流乃細不任所沃益不能洩其淫則暴流倒
注乃盡排治洩汰洗滌之故高高下下咸若其
性而土益作又水之去留皆爲利斥瀉沮洳舊
坊之湮夷井疆廢然者蓋秩如貫輸交注雖有
堯湯之水旱可以待諸乃北嚮獻厥功且最所
考度稽謀始卒脩成爰爲書用垂之後其記別
十有二蓋紀水之所發源次則所由經帶天之
雨暘歲有愆慝則水之盈縮利害水工之設

劉子康集

卷之三

三

有常秩而又有董率鎮撫之與所爲治方畧及
水之順其性循下也自昔至今其疏鑿之跡爲
農田利者爰逮所列

上請事版下郡國徵發因著爲令有所損益因
革者及下所建畫教頒述功德者乃咸載之
夫是役也自江以南則漢之丹陽會稽二郡地
今之首京潤而連吳浙者也廣輪千里凡歷四
年所躬跋涉道涂相度工之鉅且久財用未嘗
賦於民而不至匱勞於役而咏歌作焉則侍御

公之亮誠體國懋規碩慮忠勤之效弘濟之才
具著矣勒成一家言爲百世章憲嗣後因而修
之補緝護視可遵而行卽史氏爲河渠溝洫書
當取之盡載公行事之詳一代社稷功尚有徵
哉

王中舍詩集序

詩之言風也風也者時之會也時之適變若有
驅之而風不能迴也風之宕迭不受令於時而
潛移焉其推遷也其升降也若有爲之而誰適
爲之宰也昔洙泗之間言詩者游夏之徒固云
風之動物詩教微焉孔子蓋有慨而刪裁迨其
愈流歷世遞興遞易風其可徵哉我

劉子康集

卷之三

三

明之盛於今爲烈風之被海內咸暢於厚醇凝
固靜正雖有游意於奇邪安能蕩陵我和純哉
故有若中舍君體誕精之寧一鬱華內宣沉至
忱實無意聲律而言皆中度有所爲詩一本之
性情故非與操觚授牘不病而吟者語也往余
與遊二三君子咸有好之士君頽然言不出口

意若無有而一詣沉絕賞會風舉默所擬託不
事標置故曠遠出一世矣且承太傅公遺烈其
植本深者其委又安可窮哉夫風人之旨所以
正風俗厚人倫成教化也故上采之以究政治
得失而下獻焉以志風之趨者也由今之化華
而蕩者將反之質惛慢而肆者方和其節而挽
之淳時者實有意整齊之示人以所好惡顯有
輕重取舍運旋天造之幾余深慨大吳之風稍
陵未能越變而出於正乃幸有我中含君之業

劉子集

卷之五

四

在昔徐叟繡語我云弘正間之風含而未越故
猶和之至乎君蓋得於過庭而簪筆禁近與中
朝士大夫上下其論究觀得失之林故謂風之
正者惟在君反覆吟研徐叟誠知言哉何者佻
浮者導欲志僻者乖度儉利小夫卒於險詖而
何優柔厭飫之有也管子云詩者所以記物又
云詩記人無失辭是為政者所重而考中度衷
平其國准者也君詩夷淡似孟浩然平和似韋
簡遠似陶大率其所自得趣乃天成觀於君始

知雕追者何為哉君沒再歲其子有懷有年相
率造余圖所以傳君詩余因為刪定且商之謂
是今一代風也雅道方隆復古之盛是不於君
乎徵之誰也故為叙而刻之後來者庶知余非
汰哉

沈嘉則詩集序

嘉則先生蓋與予同歲而才過予遠所為詩則
元美序之又以屬予予則安能知予方怪今之
論詩者何僭也詩固六藝之一妄一男子而自

劉子集

卷之五

五

名刪述豈將與孔子比聖哉夫今之詩固繁昔
三代二千餘年詩逮千篇而存者三百耳何者
彼其人忠實務遵讓且善不必自己故春秋諸
大夫賦以見志皆陳其國風不遠有取亦未有
所自為也今之君子好賢則其務有已乎然愈
卑者不能自名而籍人名故率曰某蓋遊於某
之門也嗟乎是其志可哀矣嘉則先生高議矜
抗未嘗有所推下一語不合輒作色雖王公大
人必凌出其上氣固雄哉夫詩者精氣動薄神

化回瀟發作於中而四暢於外豈衰志渙洗蕩
易不沉驚深切而又以割鐵襲竊爲乎故曰律
者立也立者能效其所可知也古不言律而今
言律者古之樂亡其被之聲詩今不能作于鱗
云唐無古詩是也無亦以其似存之乎按法而
割聽於無罔裁於孰莫放乎無繫論於恍惚以
極詩之變嘉則之詩則然予以其能致壯則氣
不懾故又云直已而陳德又何以規似婉嫵姍
然悅人爲人嘗患余不比於今然予實不如嘉
則簡而盡無繁稱溢言從容諷議以一代風人
自命賢乎哉

劉子康集

卷之五十九

六

郭子靜詩集序

郭子靜先生題所爲集幻遊予閒予素傾先生
得讀其詩不覺三歎而作曰斯所謂寓之聲音
以感興和氣滌蕩於外而無累於衷者乎始先
生以策畧名冠惠文司砥礪卽疏司徒繆國計
直聲著一時旣乃監護諸將陳六代翦蕩逆夷
其籌慮萬全方以功當受上賞而被讒替故當

其任用時謂游爲幻及其歸謂予我閒也夫所
謂逍遙游固無論用舍然先生臨事則穆然而
深思抒之辭酬贈問遺際接饗宴和易以廣遠
猷哉卿雲以降是其度乎恍惚無睨游神乎宇
宙之外無乎不之殆不可爲象是幻非幻乎逮
解謝也則寬然自放行吟山澤興閑以舒嫵逸
休豫康梁夷肆以縱發其藻采斟酌於華始迪
變間相與般辟而馳騁乎球琳考擊律呂相宣
蓋無論王孟錢郎諸家皆可轡轡之矣且卽今
之爲詩者遍海內人自謂得北地歷下遺予竊
非之夫詩豈不夫人而能爲之哉則人自爲法
可也又何至拾人之餘竊其脂而以自馥也昔
鍾氏嚴氏之論詩曰某也出自某然猶本國風
雅頌逮建安以下謂放依其氣調體勢韻致聲
度耳皆得之於性之近豈若今襲述於行墨間
乎先生與其同歲章道華王元美遊而詩未嘗
取形似獨寄之意興爲工予慕先生伉儷沉毅
有當世志而未盡效之用乃泄越其抑鬱感槩

劉子康集

卷之五十九

七

者如此既私其緒爲數語引其端云

楊伯翼詩序

昔之論者云詩緣情而綺靡此雕繪之所由用
乎實詩之所由失也彼三百篇者固皆賢人感
暢和氣形之詩若其間巷之人與婦孺非有見
焉而驟所感發皆可采之爲風是豈以雕綺爲
哉本之情性自越於音聲無不中律呂者後之
學士大夫欲效之能乎逮漢始漸開於文由是
而降詩其靡乎鄒揚君伯翼志古者也性歲來

劉子集

卷之九

八

吳始識之以未得謁元美今茲復至示予所爲
詩予驚焉詩遂至是乎鄒固人士之林也伯翼
名家子才穎絕博通群籍隨所遇發詠焉情之
注而奮於手若煙雲之興滃然而合爛焉其光
之溢耶或肆口而歌燦若霞綺而實未嘗銳思
求索追琢規擬得之自然可上匹風雅不與近
爲累耶與予所論詩意正同而猶不自信質之
元美夫元美提衡當世其所出一語是非使未
名者顯奕煜燦稍抑下之則摧喪無處所矣伯

翼必大有當其心無疑故與欵言彌日夜雖已
謝客遽進之大懼引滿尤人所不能得於元美
者非有所以動之不可返復請予予適病然爲
伯翼喜不勝且鄒之爲詩者方日盛予得數家
者皆非他所有也夫雖不暇追琢亦必浸淫漸
漬溢於沉沉無涯涘而後決之橫潰不可禦伯
翼誠然矣歸詢之必益以予言爲信哉

刻華陽國志序

華陽志志蜀也蜀自黃帝爲其子娶于蜀山氏

劉子集

卷之九

九

其後遂爲侯伯然僻陋在夷無所紀秦司馬錯
張儀始通蜀而益富強資以并六國漢興亦以
庸蜀出定成秦成帝業迄昭烈舉蜀以圖中原
再世而遂滅則漢以此始亦以此終哉陳壽習
鑿齒皆有撰述至晉常璩取自昔圖謨所載蜀
之初至永和間列巴漢中蜀南中爲志而又次
公孫述以來霸跡以及西土人士詳哉其言之
有章也夫蜀固險遠之國漢以來奇偉倣儻之
士數興焉豈山川之爽精蘊毓固異耶璩蜀產

也才挺逸前代華擅群籍涉淹委詳取裁伉朗
卽其叙事也雅贍有體約而能該而意所寄重
貞正貴恬讓敦介廉進激直獎醇德存節亮况
土旣介在夷左恃其厄隘而有遠心時復動不
寧非有禮命典訓端士義行以格迺聯固和之
不幾壤裂奔潰外我王畧哉此志所爲作其有
緯經人化播土風繫政俗瞻我西顧之思乎舊
刻已多訛余宗人某久莅方岳有安時畧偶與
論四方事遂取授之亦不暇釐正今爲楚藩若
梓之傳當有能通雞次之典者况此之爲紀於
近乎

吳記序

記吳者有數君子矣吳固非他所比也古之盛
也皆於土中至秦伯始來吳而吳始著至春秋
時晉楚我嘗爲長矣其後益烈興今吳之爲郡
重天下豈徒以財賦哉其生才固殊也前志乃
不詳吳之分合故考據秦以來併會稽爲吳郡
所領縣道二十六至漢順帝始還會稽治山陰

而吳領其半自此復廢爲二矣入孫氏至唐宋
間郡國所上圖籍可循而知乃不復次余往志
茂苑操筆者非一人予僅標四論耳茲雖畧貴
見予所志其大者遠者哉

小酉集序

予幼則爲聲律長者禁之然見所爲詠輒喜故
時時私構之每見則愈益喜遂不能止有吹劍
橐已而去爲紫微舍人有所游從然閱已自好
與所寓未嘗爲人也居亡何使於粵有夷猶橐

在南臺茶陵相國鄢陵司寇繆見知亦稍稍爲
人乞皆不應也有太微集已而居恤始與淳父
游斥於外在南中與子約遇及覽於浙季朗游
於予也皆有集止以適一時非謂有足傳惟比
玉以魏故間存之不爲予也予於詩無所得特
方壯盛時氣盈溢見他人作慕之意不平或不
能無感憤者忽忽不覺其多旣謝罷亦行老矣
意無復之且三緘其口畏後生自引匿不暇而
暇復以比興諷諭爲乎故其詩益鮮自謂不足

覆誦而中猶有不釋然者謂是果鑒於軌將暴之使人執是詆予而何用盡弃去爲久之始鐫汰近所著稍取之夫人之咎予者謂深耶謂不易知耶謂援引書奧未見謂不入時流易耶蓋予所庀才也廣投之輒中繩若御者不俟策羣卹勿無不合桑林之舞豈有彊哉且書皆學者多有之在唐則時用焉而患予謂何若其銳思也徵發調也逸選言也奇制法也刻庸不無構締鏐鑄和劑埏埴跡乃存乎以此指予何所辭

劉子衡集

卷之五

五

也予不恤今之不盡合也謂古詩不可復爲惟魏晉以下稍可致力若唐之律似易而尤不可逮則予與今之君子同所望焉嘗與元美論取近時絕佳句與唐人絜量能無愧色乎元美亟謂然則予詩亦不必過求也

胡子衡齋序

予故有意經術然不能無求之箋疏則昔之傳經數君子者其惟以訓詁乎且人守其師說自名家未釋然於章句外豈能有所得耶未陽曾

侯示予以胡先生書一編予受而讀之知其深於道哉夫宋之伊洛以理性命宗今博士家僅僅守其說不敢置一言而胡先生生於其渺精微宵深邃嚴內外之辨若毫髮間析之至無微不至反覆詰究必求至當而後已非有所疑於宋之儒也謂後儒不能推究至隱或傳其溢言也若名物度數治亂存亡得失之故靡不研極而折衷之以爲準故目之曰衡齊衡以平不平也齊以齊不齊也此非心之自得可以口耳爲

劉子衡集

卷之五

五

哉予往則聞豫章鄒東郭羅太史以道學命世胡先生與相應和則無異鄒魯間誦法孔子傳其緒上續統系數千載以來又聞嘗默坐澄神累歲時則寂定豈特三月不違哉乃今得覩若六錮七蔽雖聞之他所此非有襲述剖析奧義於一字間大有逕庭矣窮理盡性皇王之業於此焉蘊昔人云可謂格物未可爲物格者非謂其不能融通滯於多學乎予固悵悵於岐塗晚喜談理以一入萬萬復入於一上下兩間千百

世事與籍所該皆心所現量而實性無所性至
虛之極非有纖芥存及感而起不假致思豈修
習爲者觀胡先生書是將舉而措之爲帝治王
功緯經人紀惜予不能從事曾侯與聊城傳侯
皆有當世任以睿解冲識博觀天人際綜涉萬
務彌綸含覆而施由子諒始其傳是書豈徒哉
見諸行事與所聞無異詞予親被之日耳二大
夫之訓所謂文不在茲乎竊自幸晚得聞道也

梁伯龍古詩序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古

世謂古詩有三者漢安世房中郊祀鏡歌諸篇
可謂上古鄴中諸子迨晉潘陸左思之徒可謂
中古元嘉以來至於隨可謂下古隋煬七言樂
府實開唐風之始于鱗云唐無古詩誠知言哉
然其所自謂古者則不知其何居梁伯龍自名
能詩一日過予出所著示予曰元美命之宜多
爲古遂成帙予讀之既喜曰梁君遂至是哉夫
古不可幾矣才以代降卽其語固亦時風哉且
古所爲文命之爲經六經以下無復能爲者謂

不可復焉爾也古詩猶之經耳于鱗氏之言而
信則又何望矣今梁氏詩乃出唐以上哉元美
命之矣可以徵抑何疑余故驚其敏自云一日
可數十篇則自昔爲詩能爾乎不也夫作者多
媚人出已上故其立論每不相假卽梁君才五
倍余其命篇漢以來無不擬騁其逸力拊而發
之翔鶩千里咸中桑林之舞豈特學御子期者
纔得秋駕猶不免圃池之敗者比力度材哉且
梁氏喜爲新聲人咸效之遍海內今乃復爲古
焉使可諧之金石則由庚以下笙詩之不傳可
復作而有明一代之樂猶將藉其聲以調宮徵
清濁高下音之甚微妙可得而推審音知樂其
有待乎哉

國語鈔評序

今之爲文者必司馬子長顧子長實有所取裁
也世本國語左氏國策大史皆載其事兼取其
詞微有損益而已何者雖以太史公雄才必有
所藉以發其感憤鬱積之氣而況後之慕學焉

者又安得不悉取其書讀之哉而世以選造重
必宋儒經義邇者海內學士大夫始益好古力
學質有其文穆考功自其未爲郎時積已於數
書厭飲之乃擇其腥脰而浥其膏華吸其沉齊
而引其清涕若有所瑕瑜焉指玉之玷而孚尹
益彰微有所澄汰焉吐珠於澤握其夜光而掩
其微類雖孕未剖者昭然若發蒙矣是非命世
之才其能爾乎予獨覽其國語評鈔嘉樂之蓋
其酌取十去四五焉而并著其得失美惡長短
少多之數於其支經冑繁膚腴榮腴旣雋永而
深嗜之又爲疏其義曲而暢之使煥乎藻績之
施爲袞冕之華爲經國通遠考中度衷之典豈
徒以文爲哉何者古之爲鼎者旣治則鐫鐫乃
平也是其盞乎爲玉旣攻則磨磨乃瑩也是其
石乎語云石猶愈疾而况文乎且有周一代之
制雖衰微王室猶秉之未至湮盡禮樂征伐所
自見也列國相與以辭命應對自免焉及其賢
者糾慝矯邪匡危去佚謀猷論議推見至隱是

劉聖集

卷之五

六

猶將百世憲乎迺今以文辭焉視之抑又非漢
以下書可掇也聞之考功大夫方以宰士銓叙
百職適省臣有所上事幾不測衆虞虞乃力爲
拯援無少避此其爲亮烈義伉氣固蓋一時哉
夫亦自書所得深也且語本左史所記納誨朝
夕志之鑒戒與夫象魏所爲法歲終太史奉諱
而君齋戒受質者也今我柱下縣道大夫爲梓
之傳焉固謂正色立於朝以論議抑揚上下迪
造功業於此有所藉手乎若抒發爲文辭而宕
奇逸縱莫古焉脂潤足以馥毫翰精營足以壯
筋節一染指而遂充其量舍此則不雅馴又足
好乎余敬受簡爲引其端

劉聖集

卷之五

七

切切新書序

夫醫之道難言也其原稽之五運六氣而論衡
氣以二十八星房昂爲緯虛張爲經奎壁角亢
則其門戶也又推之太乙移天五帝之所司鬼
神之與幽此聖人之能事而豈尋常所論乎昔
之喜方者太倉公自言其所授出公孫光陽慶

始甚秘必精謹始肯傳然經脉言小兒者尤鮮也惟官能言嬰兒病頭毛逆上者不全一言耳及扁鵲入秦爲兒醫則固有其術哉漢已來止婦人嬰兒十九篇耳迨乎曹魏後漸著矣江左有俞氏療小兒方徐叔嚮療少小百病方逮療少小雜方又療少小疹方范氏療小兒雜方王末療小兒雜方小兒經方徐氏少小方療小兒丹法皆自晉以來傳梁大清樓所列也唐以後書不能盡舉顧今並不存雖宋劉湖南書尚亡

劉子康集

卷五

九

洪陳子得之如此其艱也夫少小者雖云生長之易然氣猶含而未充故云孩芽也凡物根芽之萌惟在所滋植之譬豫章之始芽孽也搔之不勝遠其長也而後能勝震陵之風雨則夫幼幼者經方藥論可不備陳哉且幼之病病者無窮而醫之論病者莫盡矧血營猶淖筋節尚柔脉之不可究尋止以形氣色澤毛革決之其凝泣之端淺深之候順逆之變少多之喻虛實之殊過不及之分迎奪之用合離之辨所謂拙者

以不足巧者以有餘是尤不可以盡言也且人知少者始之病疹也似同而終之所傳化也不測醫之始投也似易而卒之所取驗也甚微謂攻之可使疾去者而不知母伐其和取之於毫芒而失之於千里以爲養長之者而其入愈深至不可療是何其相整之甚也而以爲其初未始殊故陳子類之百數十門者古所謂如迎浮雲如窺深淵殆猶未耶若痘疹者尤幼少所以係死生也謂古或未有者張醫陳釋不以面乎

劉子康集

卷五

九

唐入所謂麻胡與黑醫巨胡將無是耶然胡迴不患故不敢深犯我者是以地耶則古今之變又安可窮者大要發之以至於痂而脫若苗之秀以實乎必若內則之言致謹於閨門衽席間視聽飲食盡所謂胎教者必無患矣是其爲十全之禁方哉宋以來吳之專家者曰陳曰錢二氏陳以熱錢以涼故有火與水喻者今二家漸歇而書猶出自錢則其源緒可推而金陵之陳自枳回始盛陳子傳父學而參以衆家尤精良

驗四方來謁藥者恒蒲若是書求之累年不
置爲之分析條其義與所投各有宜其解悟得
之性手敏心調特以神遇之而猶必本之方所
載可謂不輕用矣予固好數意尤善之予所聞
五驗曰敷和升明備化審平靜順此醫之大旨
也少小方當不易此屬鍛梓且完爲書此引其
端

郭子靜南征實紀序

當嘉靖之癸甲寅卯間何南夷之侵軼也出阯

劉子藏集

卷之五

十一

越則颺越急出吳會則吳會急大夫士以其急
也奔命不遑而上貽九重宵旰憂則聚天下之
精材盡策士之籌略一舉而撲滅之宜無難者
然延至累載師小獲則以捷聞覆則不可掩匿
將以次被法維胡公宗憲鳩繕勁勇力持之然
寇在郊藪蔓延未已而來者且合勢潰不可測
天子謀之相臣而相之客趙知胡已能制其命
逆拒之矣有所憑仗遂自詭立功而相亦以出
自其門可藉者郭君子靜以才著慷慨喜功名

又欲藉之行且使他日無異言也則使之佐軍
時調發且衆子靜督其將領馳而南約戰使無
犯至則胡雖已降下之而猶不釋甲未肯來見
阮中丞初出於圍趙亦維胡是倚胡尤恐失趙
意兩人者議欲縱之去以弛一時又恐子靜持
之他時復來誰能任欲盡殲之畏其強未敢方
欲假之子靜以自紓當是時相雖才子靜而實
有猜焉虞不與趙同而功有所分也趙實藉子
靜謀而意媚之恐其別有所出胡故主兵而子
靜自中遣始約降而中愧失信又恐賊汪不可
誘以來則賊徐已墮吾穽復恐失之故不時決
子靜以機在須臾而可緩者使漏師則事立變
矣遂力主戰實天誘其衷鬼神而助之以肆其
將士之怒一舉而焚蕩之無遺則相方幸其成
功而趙竟嫌之謂其謀出已才氣不可御方事
之殷不得不合而已乃爭投之日不先制之則
將爲所裁而相尤意忌并胡不相容而子靜先
被構斥矣故賞不酬功而忠乃不白夫才美者

劉子藏集

卷之五

十一

來嫉謀慮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自古而然故人謂子靜見知於相而不知始之不同量終之與出途者爭也謂趙之合於子靜而不知始謀之協與功之既成計兩而勢易變之所出日異且與所嫌者不並立也逮子靜歸而時事一變則追愬往事可勝槩者故述其靖寇之畧憂遑之慮臨戰之危以無忘在師嗟乎古者畫奇定難之士若衛先生輩精能動天地而信不喻人主事如此可勝千載之感耶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五

小隱堂集序

湯迪功子重先生所居堂標以小隱遂名其集蓋先生浮沉於世在仕隱間耶始予少時則吳人士濟濟盛咸推文徵仲先生及蔡九達王履吉兄弟而子重與投分甚厚休承孔嘉輩皆游焉發於篇詠酬和遣寄移贈其體裁故亦相類而各極其才力相砥以求擅一時而傳後來今觀諸君子咸有所載而小隱集其視文與王蔡間哉夫自

愚孝來文命愈益昌海內鬱興於詞藝而吳獨著謂土風醇和而氣之輕揚流盪鍾之人而才乃標俊朗徹頽秀清出固亦風之會耶若子重先生詩研苦以寓其致而微婉約裁直而不越其猶有先古之思乎若其所暢適沉冥酣恣解發開洞姚泰娛說舒肆無不融洽韶令風颺月至而所與偕倡詠者一時情采藻績華實雖相與上下而先生獨超然自爲得也故景色若增而煥篇翰若飛而翔駕而騁遂以詩重吳以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五

吳之重重海內四遠無不聞先生名者人且爭欲得先生偶一不當意不肯往遂懷嫌至抑之使不達然身可使不達名不可使掩也能窮之當日不能使他時不顯通也故卽今先生之後奕奕盛而孫給舍君與曾孫皆以文學貴而詩之傳遂爲千載盛業視一官輕重何如且我明之盛實監唐而變乃不一論者乃亦以時風有所奪予夫持議以俟者則後來無窮雖今所指目若此而安知異時者其風尚何若獨謂可變

者體勢沉緩激越淺深難易間而格力風調有至有不至終不可踰曉曉者何爲哉故今之視憲孝時則文愈彰矣夫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予方有所矯偏箴違匡其洪而人未之從信若斯編與文氏學皆未離其質者也故予爲三致焉

游志序

游志作於元淳祐間陳仁玉則當宋嘉熙也方南北戰爭兵革日尋非耽游燕佚時而獨無恐懼憂惑不且奮往圖難效其然又不且戒慎不出戶庭而猶恣所往流連耶此其人誠宕節寬身無所係而亦元政猶在耶夫人得縱覽娛適必清宴平治無梗於涂時之休暇與無所撓其中故足樂也若其浮沉於世非必絕跡削影則或羈於役有所主守得自由耶仁玉固亦仕而意好乃爾雖所至不廢尋覽然猶恨未從與其所寄猶有在與乃緝嘗志游者圖紀其奧夷險幽崇遂陷巖顯高盤據之勝與其所舒發眺引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寫送遣寄之興固若與其人並遊而目所寓乃極荒絕窮微遐外若在躑步不必走萬里延歲時而快意娛神所不能得於人境者雖溟海赤波閩風縣圃若可想象目營神遇之矣其言謂自沂水以來二千餘祀咸載之而今僅二秩予從九華大夫所見之且紀吳地爲多餘皆佚亡與近何氏慎氏皆嘗采綴而惜多放失未盡且謂極吾意所之亦何可量一舉而凌忽荒隘九州倚寒門絕六漠上下無垠吾何邇觀之有而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送王少卿序

夫古有千里命駕期之日月無替者此其人誠相慕說然非烈亮相許以意氣則是豈有不得已者與舍是而遠相從是非予所知也故鄭王少卿今之以文命者與予初未覲忽而相問予則矍然以予之固介居數荒絕於世世則誰能有者又帶然不能詞且過請焉竿牘未嘗通何少卿知予而獨先之也若少卿所憑負則出商周間其譏辭與詩詒垂罔不爲訓言必典視咎

劉子藏集

卷之五

三

西馳者未嘗無所因少卿之行則相懸矣予請按館則辭請以相見禮接又辭曰某固子之私也自吾得見子於所爲書則習於子也久矣請以燕見予固不敢然不能舉禮也則予茲慊焉且覲我也以越國而問則予未嘗以一介將之繼自今其及圖乎進而請所詣卽茲之結駟而遊皆少卿黨也其亦有所過乎則又謝吾何以歷抵爲特請魏君出與郁君止與吳諸爲名者誰與居與文之放紛焉極時者將復乎且競以

劉子藏集

卷之五

三

單伊繫伯詎史佚不啻自其口上極千載豈今之世足當哉顧自折下肯以予爲者予則安敢自謂能得此於少卿拜命祇辱抑又有所請焉者謂予淺膚固鄙近其心而豈有藉於聞今命家者必挾焉以誦讓今侵其欲而奪之實兼利而環其私卽少卿且翳焉不使見而又以予相引重也不乃重困哉然虛相應苟未之亟近也今而來賁予壤且其相去遠計道路莫能爲駕者又非有徒旅偕也卽以遊道言昔之伏軾東

詭淫險誠統世自覲眩矜莊左管韓而深鑿之侈誇以古借釋是務由已不跡之蹈構爲異惟所規措古能踰則踰於古亦有人已乎且吾何以觀厥惟氣之昌雄於當世子之舊吳業主齊盟豈其以詭勝不執之正聲義命照臨我而艱棘譎隱暗幽是遵乎且道穴於經則經壤道穴於左則左壤道穴於子則子壤局局然憑藉神叢則我小寡亦有辭於吾子矣予則聆少卿言唯唯謝是非我所能哉且是惟我一二兄弟其

所爲是則誰移之且今之爲名者惟力是視彼其力庸不足則有之矣焉有所擇而又焉舍規而運去繩而斲必若自能爲範與化育參陶冶一世則予之責人終無已乎少卿乃慨然猶有不足之色留不以日數揖而行予止之幾途之患曰是則貪動枳而得貲矣子乃爲我願之是界此而弃之僕僕者奚爲爲哉予則愧又不能相行郡大夫陳侯爲之嘆達之境少卿浩然充然曰吾於茲行也有所觀焉吳則不足然所快者二陳侯爲政德及遠者矣劉子所願見得所聞則今之文夫亦惟襲乎吾茲有所擇也矣

劉子威集

卷之五

末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

太霞草之八

長洲劉鳳子威著

座主大宗伯壽序

并頌

昔在虞庭伯夷典禮當

世宗時則有若董公作秩宗惟典人天其所以致一代之治舉禮樂與虞夏商周比隆豈虛乎哉蓋我

國家久寧久篤道崇儒典章法令皦如日月載在訓誥及功令之藏王府庸有不備而列辟所

劉子威集

卷之四

朝夕圖無亦惟修舉是爲乎迨

世宗膺曆案考經典河圖閼與實云當天元朔旦聖王受享祚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含地符於是太平嘉瑞端命之事咸臻厥祥若叶光記則云賢臣當出惟我董公式以經術侍內則稱丕顯德以日陳於前貌以擯禮禮以擯辭罔不覃乃心外則覽郡國所上達四方之爲宣其命令必以典從溫仁敦厚煌煌哉無不允諧遂簡在

上心倚毗日切凡發大政及諸所敷納皆得參
聞時時召至掖近詢咨公以非常遇益竭盡考
中度衷慮天下事無所避且深存敬慎造膝詭
詞謨謀密勿而出則粥粥若無預者用是

上所加錫便蕃寵之章服逾絕以示殊異且時
既太和浸潭應期鑒度爲修定禮儀綴紀撰書
以昭事天明則公所欽翼祗辟和協上下神祇
以承天休摘洛鈎河揔微探約緯綜元化必自
衷纚纚洋洋捷敏華給上交蒼玄答以禎貺厚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二

隆我

皇祚我亦載陟冢司晉掌邦禮考驗道術精稽
法象爲時折中豈惟寅清在位惟是六官之治
皆所贊達

上巍巍之盛邁德殷高周宣而肇時闡繹恢崇
三辰誕登之績顯定九儀六樂淳和之緒皆公
之力布在列位濟濟秩秩皆公所進賢簡汰黜
陟又公所與裁而公以治定功成遽自謝罷藏
其用乎無爲之域怡神淡泊雖不務黃老養性

之旨登年七十而玄默靜篤精營滋榮形神和
澤孰非專一之致哉若公之德固乾明所挺毓
孕於登閭積久彌彰記所云天之四官是惟鼎
臣楨幹王室而公委蛇事表不及以政

今上以公三朝之舊禮命荐加公益祇栗稱老
若曰今皞熙無所效萬一曷以答厚命者昔伊
尹太公蓋百有三十尚服政而召畢保釐東郊
至百八十餘年今公之年在古不聰謝適國乘
安車之日也况公疊疊不已心力精審聰明視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壯少是何得無厘

主上側席哉且書不云乎昭天之福迎之以祥
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雖
欲自抑滿而不滿實若虛然尊而彌光無亦惟
天所廸篤俾耆俊式克儀形於下國稽謀定命
以我

主上億萬年敬天之休今卽無舉憲老乞言之
禮上尊珍膳朝夕東序以俟公之駕公其能無
勉爲

一起者其門弟子某敬舉一觴爲公壽爰作頌
曰

釋繹溫文恭先几几精耀所通乘德伊起丕天
之福作時多祉式惟皇矣眷命我

明股肱良臣時萬是迎甄度稽驗信而有徵功
參赤制俾以予寧禮亢有昊惟茲直清惇允辭
懿疇不諒誠穆彼孚貺迪此貞令馮隆顯元篤
我顯問業日其融居曷匪敬沕滴五三灼燭相
映動以典成匡用和政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帝惟庸勛庭亦屢命懸示寵階熙榮曷盛惠順
有常孔仁惟性含逮何閔肅秉無競藐爾廣心
漠無所吝彬或在中從容道勝翹節建志於惟
靜正淵眇孰闕不遐有慶聲烈發聞光於千禩
純澤厚綏汪濊漸漬撫茲豫康容旨克粹抒意
何有寅若昭對耆定厥祥奕昌靡儼肇錫難老
俘來其茲耽樂考槃何云渭汭符應畢臻精神
上契既履簡求其能無肄翻然奮爲弗庸以次
付畀四方尚克保乂弼我彞倫襄我景祚功施

無窮介於永世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燦德榮名
罔不章備壽考維祺躬膺帝賚一代之譔徵諸
記載

文休承先生八十壽序

古逸經記憲老之禮云有虞氏之養也尚玄酒
而尊瓦大由質乎哉由質乎哉三王則有乞言
記之惇史君親請羞洗而饋降拜而酌若膠序
左右之異其地燕衣玄衣異其服豆三以上至
六異其數也其禮益詳哉後乃莫能舉雖永平
之際崇更老焉則何以載之昔在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世宗歲己酉待詔文先生年八十郡都尉常公
攝守行燕禮焉頗采之古尊齒貴德其儀孔有
則子餘大夫爲贊執爵者以辭迨己未先生年
九十矣守朔方溫公復舉食禮於庠益秩有其
文則子循大夫爲辭發焉乃今距之十八年而
其嗣仲君行復八十鄉之大夫士乃私有獻焉
者夫禮樂教化之意隆則翔翔濟濟讓道四達
而風穆如故君子舉典班序顛毛爲之紀統將

以雍俗諧化昌迪導誘非必有所慕效爲之而
克恭敬友順悌之禮數行焉所以和協其衷而
上下能戢睦者也我吳以禮讓稱洋洋乎肇自
昔乃罔不繼而文先生父子又世篤其祐始其
在少也卽所漸習無非孝仁禮義之序舍學藝
書數無所爲遷尚亦由古之道乎友於兄業焉
於家相師保之朝夕共砥故不出戶而行成德
立方是時四方之士聞其名若不克見旣見人
自以爲得當晚雖從博士弟子而名卿諸貴勢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六
過其門者軌相接於塗曲躬卑遜不敢有其軒
冕下逮其家人視之亦以爲吾公重於世彼富
貴何爲者繼而先生被選擇補文學掌故使者
行部猶異禮接不敢問所主守久之當差次除
吏遂竟自免歸蓋其雍容甚都固文法所不能
裁而重遲與便辟不可並進也獨鄉之人望焉
以爲依曰是猶存爾雅深厚質淳之意乎卽茫
然丈人衣冠偉甚雖無所託且使人感動起莊
肅慎齊之念而况其能撫訓命辭侃侃臨之加

有藻才華聞恒簡直以規無所詭若時之易滔
心溺志寧無格正於其間哉夫是亦惟天所植
以我國家

二后基命靈長乃其鴻龐之氣鬱積磅礴流溢
無窮顯相我多士一二老迪受之故其巖然番
番不震不凌多歷年所而益豫康純固毅強默
篤此固服膺忠信之效而亦賦造粹淑以悠久
然乎哉今其杖於國可使鎮定億寧而適於鄉
稱老焉乃我間族式有憑藉長者日與處爲益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七

不自覺則相與選其嘉禮以羞饗從盛其威儀
登降揖讓物有其容應古養老之義又爲之頌
且祈焉則澤之覃延尚亦未有涯哉且

主上方稽古興治使者行風俗日以四方民獻
逸遺奏

上必且

詔下訪存饋膳賚爵珍從三代之禮行復舉矣

贈王玉田七十序

在昔商讓之禮行於鄉自少逮長皆習於禮讓

故其俗淳厚而氣乃不疵戾瀉薄日蘊毓焉人
乃多耆老壽考引年至數百歲者亦其常也自
後則傳所云野人曰老者何算焉都邑之士則
知有齒矣大夫及學士則知貴序矣則夫羣相
與者減裂甚矣尚安可望於古哉夫既簡棄典
禮而俗益澆淳人競其力養老之義無復焉者
氣安得醇且久乎即黃帝書亦云上古有真人
中古有聖人其次有賢人皆於壽有遠近其下
則俗之人矣若玉田翁蓋深於黃帝書者今行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八
年七十是於壽若始基之也養生主莫備於軒
岐儻貸季所究研至於窈眇莫知其自見其烏
烏見其稷稷翁既進之矣予何以論其年哉予
所知者三代間事亦惟周爲詳周之政教隆禮
焉故貴齒而尊德其於鄉國及朝老者杖焉上
下庠虞庠養之禮有隆降而於使民作讓厚風
教意罔不至焉所謂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
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又曰飲食移味居
處溫愉而上所加意曰存高年問百年者就見

之其惇惇純純懇款之至德惠浮焉用能光裕
大命豐植龐厚純固之有焉於是蕃其生命而
浸漬衍溢無窮耆俊在位庶老優遊皆得極其
天年而日引月長鮮有不遐享者今玉田翁其
所得於軒黃書予不能知而知翁值今之盛與
成周比隆
主上垂拱玄默元臣邁德若召公畢公丕佑保
釐越數世之仁故今之長養安遂人之獲壽者
幾出中古上哉况翁湛於道術其庶乎挈提造
化而含陰召陽呼吸精氣凝神於獨哉則壽乃
吾自有之無與於外者然使之遘盛隆際昌會
卽安車之使且將致上尊珍膳佐養之備及以
更老禮接乎是淳和之化在宥天下未嘗煦煦
爲仁而其澤遂涵育無不若其性卽在野將憲
且乞言豈他時能及此哉翁之嗣方選造升於
司徒以翁之教致之
國其顯榮當世何有者間造予請所以壽公予
固雅知翁無暇他語特以翁用道家言虛靜恬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九

愉無所事而今之治尚禮其必有舉燕饗食三禮者其於酬酢揖讓禮容翁必無以是爲繁曰是三代之隆也用是綿綿延延曆祀無疆傳曰其儀數千升聞皇天故能永其世而豐其年其此之謂耶

壽王玉田七十序

玉田公予里中人自其父與家大人遊予少而習焉公生而喜方非常人也不知其所從授第悉取禁方書藥論讀之能盡得其旨爲人治精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一

十

良有驗故以善爲方名然非必公意也若公可謂有好之士與靈蘭書義皆奧微自昔訓詁未能通爲盡疏其逸遺及所疑別爲論難予嘗與究尋曲而暢之渙如也則知神仙家言長生事殆原於是乎其論六元五紀清濁動息所以長養之道既無不該充其言可以引之至於千百

入神則庶其仙乎吾何以能知之公今且七十方幾壯強哉詎謂年耆者語謂物之勝霜雪者不受命於天卽人之爲道者其制命自己故能遐永無終極自古而然顧世之言術者多淺妄故不能移天肇曆迆續宰造雖希意吐嚙服食然不能大有益也卽彼且節宣天地化育燮和之使氣清寧膏醇不漓而况其身有不調泰康豫爽精不攜使氣血周作百體純固或微之至於出入元化隱顯不可方哉予觀公口不言神仙方技怪誕事而其道則軒黃以來闕而東啓者時時獨詣有所得則幾發於踵油油然人而天哉且也獨往獨來是爲獨有獨有之道可以乘莽眇之輪適壙垠之野而出六合之外又何以測量意其少多之算乎予固好數取公所著受讀解驗知公於道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將獨直上遂矣昔楚人賦遠遊言道可受不可傳則自古言長年者遠有緒未可謂恍惚要眇疑彼乘雲御風者妄託也卽今之言方以所見臨觀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立議自異予嘗博詣海內有道術者上下其論
要皆自黃帝始玉田公既盡受其書且將宰制
造育自作元命矣予猶得與公友及偕廬敷牀
士遊乎因爲公壽且亦自幸冀仙者可遇也

壽大司空曾確菴序

代人作

國家有骨鯁臣曰大司空曾公其佐命定功貞
我無疆之祚方肇隆哉自古在昔德之休明則
賢臣輔匡共致於理故臯夔伊呂召畢之臣皆
聖王作斯翕然景從弘功業稱後世亦未有不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三

蒙其福永於享者自

世皇帝履運則楚之才允濟濟若

高皇帝興諸功臣皆淮泗出也司空公誕精南
紀少壯在歷服當

世宗時新營

正朝公陳力經度選材賦功以令於役逮獻其
成則公之發功居多既歷廳中外無不以蹟著
庸蜀適擾公往撫師絕其亂畧而宥其歸命開
地置邑聲威著於裔夷自昔未乂者皆服屬之

遂佐司馬掌九伐復爲御史大夫班副相陝司
空風望益重海內方倚公爲命公今年始五十
公父位爲方岳有駿烈會且登用遂稱老焉者
授公以纘服竟其業也今年七十矣某君雅爲
公知請所以爲壽者某未役於公退自思使我
獲有寧宇者孰非司空公綏我乎夫古者大司
空居四民時地利若今之水土演而五行之官
治況我東介於海固沮洳之澤也上之撫我勤
而恤我之湫底鮮不浮於天時雖分職以倡九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三

牧而平成之蹟是惟有所專哉且川虞水衡郊
表寓望藪污塗壤亦惟共工是職若今之無陂
障棄塞盡闢治者是孰爲之殆謂帝力何有於
我者故人思戴其上無不歌詠君子之德祝之
世受多祉永保民使長我子孫福澤被之無窮
者是化之漸也深愛誠結於中冀其恩我久若
水土之涵載者公亦安所委哉且惟唐虞之盛
故工虞百職無不得其任然敷土之命尤慎重
之公之身係天下治安是賴固無所不經碩慮

卽今之川濱卽又猶不忘戒

主上儉德土木宮室未嘗少有興作則公之所
弼直夾輔之

聖德日就博恩廣施洋溢無方所謂以予共貞
億萬年敬天之休殆煌煌乎流唐漂虞越殷周
哉夫如天之福上下同受其慶百爾君子式序
在位由我一二大臣元命所挺篤生於時懿德
純備訐謀諶亮故濟茲大業係於

國家景運豈尋常所易窺乎夫鴻猷登假四塞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四

千載一時也烈精惇耀懿鑠書之稱玄符靈契
也軌度章物貽燕罔極詩人之歌君子萬年也
其不佞請附風人之後

醫曹九十壽序

兒醫曹公歲之戊辰登年九十元日則其始生
之辰也予以里中且飲其惠至深爲之賀因介
以言夫昔之爲方者秦越人未嘗不兼能也過
邯鄲爲帶下適周卽治耳目痺來入咸陽爲兒
醫自後之言方者始有所分矣然今黃帝書傳

者其言人之受氣多寡胎會淺深血脉盛衰與
所爲治者至詳矣而未嘗有專言嬰孺者彼其
具體而未成華而不實顧不尤難言哉大論之
旨多貴少壯而獨不及其長養之道若靈蘭之
書九有謂師氏藏其一者豈有秘耶漢以來有
婦人嬰兒方十九篇皆佚隋乃有俞氏范氏徐
叔嚮少小方今亦不存而所爲載者皆近代書
耳予所採拾至多然未有足稱則名爲兒醫者
其方術何所從授哉夫孩嬰者氣未定猶之物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五

始萌生豈不皆化育之力乎將護之微失其道
則莫遂莫達若所病又不可診而知必聞病之
表論得其裏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見不出千里
而決乃可言治耳吳之爲醫自元宋來有其人
有專以熱用有專以寒用者而皆效名累世傳
之若曹公爲方其所全甚衆未嘗專寒也夫疹
戾時作東南之氣多少陽陽明司之予見公所
用溫慰者至少而以八減之齊迎而奪之爲多
自他爲方者以爲不可治而公輒愈之故人爭

就公以爲有公則活無公則棄捐故重公德公親愛公無已時今年雖及耄其志慮精專聰明不怠治效愈益神之夫內經云五十至六十而榮華稍落知之則強不知則老同出而名異耳故知者有餘愚者不足有餘則老且復壯至於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其付命同而能輕強返少夫亦惟經之旨能究通之則數千百歲特其常耳不然黃帝岐伯豈虛言哉曹公於金匱玉版精解微喻奧奇之典既所悟入而善爲方又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六

爲之調適成遂特有所寓歷世見之易其名以遐跡者是不亦庶幾之哉予旣爲公壽且意公其殆通於陰陽數術與至人爲徒如內經所云者則予願有所請

贈張復菴序

惟皇十有四祀七月哉生明邑之右庠諸文學咸造於庭請曰惟師氏誕作率亦旣用顯德丕迪我興於行濟濟翼翼惟往訓是由以鄉三物始教之服習收其威詩書禮樂用咸巽厥志日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七

敏焉如弗及則我諸士用和懌先後惇誨越有成乃惟古所詔曰孝行以親親友行以賢賢順行以事師長抑推本之則我是以有啓誘宏保惟茲濬發其祥乃罔不在厥初越我師氏以孝德興在位丕克羞厥父今其耆耄好禮天所迪篤身其康強尚無日不戒曰無以耄舍我不交傲我是惟所聞於人之格言予茲不忘肆予小子其統承於迺王祖王父惟我先憲民爰服御事陳力厥典常弘乃烈克綏受茲命歷候甸男

邦采衛往底績時惟有攸賴哉而曰予其明農
惟時天休予弗克承其敢賴寵忌寧人之迪踐
修厥猷無忝爾昭考恪慎於鄉化之率敷罔不
自近休有義問式燕爾昌嗣蚤服茲庶乎適乃
祇協作賓于王家俾就刻於外胥教誨率學子
興道諷誦言語中和祇庸孝友乃學子夙夜肆
思所以效於躬惟是如天之福錫我難老乃罔
弗答若古之誥曰天壽平格格之云者乃有大
造於時構隆我王室遠觀省作稽中德建無窮
劉子感集 卷之四 十八
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永于享予惟諸文學所
颺言罔不秉教之成洋洋乎樂律之奮舞節之
肆大合以告備邦國以和萬民以諧是小胥之
所秉成也於是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可任國
事乃興在列是天之所考相以綏多福皇極之
欽時以用嘉錫尚亦惟天祐命其與可幾乎多
歷年所式弗替爾祚身用攸遂耳目恒徹譽聞
用章昭聞於上顯祿崇爵式寵光之若爾多士
之所祇竭是庸作頌以明官學事師之義尚亦

允哉夫順德乃大和會和之極也庶徵之備惟
是昭洽乃古之頌者曰如崗如陵又曰不震不
騰君子之謂善祝亦惟曰其自今永無斁

壽徐元材六十

予與徐君習自佩觿時卽咸以朗儁自意或疑
其佻易無威儀而顧益奮矜雖負俗不恤也已
乃得今執憲王君時相過從同遊於郡校各先
後舉吏去而徐君遂落落予旣忤於時數跌乃
厭罷久之而王君愈用顯無暇問予故獨得與
劉子感集 卷之四 十九
徐君游無間徐君蓋益綜博士業佔俸不舍郡
邑每所上士徐君未嘗不在而主者輒下之故
後徐君者成名去甚衆而徐君不以淹有所愧
氣愈發卽卽駕而謁徐君者無不折下曲相推
而猶凌之出其右未肯有其貴也間有所過則
倨上坐傲睨意揚揚得若其弟子宦於外而來
入其庭抗以師禮無所避至或走千里迎之今
年已六十所而視與予往還少壯時不少異與
時輩競逐講說無不通意乃以爲未竟精之必

至於極若可三十許人耳且制文與時易繁難
樂之所謂文質多寡當其時則用過則否故雖
稱擅當世亦止以微一時未有久無就者惟王
先生濟之稍名於前亦僅僅耳而徐君故能隨
時趨上下之屢更試誦多出應之不窮受業者
愈益進亦用自忘其始之勤漏已過半猶琅琅
聲甚苦屬予時勞之今爲郎者豈假材力學藝
誦試哉要亦惟所遭值况時之舉非以訾算年
月級數差次爲也故有訾者既不予官而廉士
又不必得官習業久者又不必得官雖歲聚郡
國士與較音角豈無當者而得與失何預人耶然
誠得之固何恨晚者昔公孫弘亦年出六十不
欲上人強之始就道乃竟取漢相則徐君無亦
就於往壯果其志以淬之鋒穎厲行決一旦之
勝必於得無所紉不寧謂吾已登年耻受彼少
小頓刃凌梓爭衡猶若兒態者則是將若我何
而我且也禮先一飯矣不當以顛毛班叙而獨
氣蓋之曾何有於髦觀先後長第許諾衆亦惟

唯唯從之耳故予雖知徐君之少也若在今則
予方倦於游髮種種意愈藐藐我其不可用也
已而王君視予一日之長則驅之萬里道徼外
宣國威命人望之尤巍巍徐君况輕強甚膂力
視聽不少謝前之盛血氣厚羸固賦命殊耶而
又能自策毅嚴無委靡意殆天有以相之久其
年所成遂有莫大焉者不惟苟取速效爲今我
一二老亦惟求耆艾與共圖政好高明顯昭而
不惟幼少窮固昔之議亦有以顏淵子奇不常
有必年及之者良哉其慎於取人乎徐君所修
業蓋益熟之且涉世深矣出則以老謀長慮億
寧之術爲國家建萬世功豈與夫邇圖者同日
論哉故又安知徐君所極也往予與同學徐君
每患予博規之又素不好予文數欲爲之著輒
辭故雖少相狎長相優而未嘗以言然吾聞與
人者不問其所欲又云仁者贈人以言予旣忝
有仁之號則雖強壽之以言徐君亦庸知不强
許之也且爲之乞諸君各爲之賦以侈大之聞

爲徐君發

壽袁君六十序

袁君蓋予里中謹厚者也予少則與袁君及徐君輩學爲儒而袁君故有輕俊姿工言笑而予則弛謾自恣諸子齷齪患予誕而好侮多捨去獨二三君時相與遊竟日夕無厭時予故暇數多少年戲而二三君善摩厲攻苦刻誦乃亦病予謔劇耽廢余又每矜大吐胸臆放言不顧若舉世無當久之益不堪徐君至色不平迄予舉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二十三

進士迨文成終不能相知古謂白首如新非過然予故自愛二三君弱冠時間里舊欸暱親狎懽相得也雖彌歲踰時間者濶焉不相聞問而意知其不逆且予覃精奧思窮見洽聞固世所駭豈望之經生學子而以徐君爲若袁君則視往者遊從時遽變而諄諄愷易溫厚與人語發自衷無所飾既循俗多可而動乃齟齬滋蹇悴人其不好良謹哉適以愿故忽凌之耶而君愈益于于退讓盡忘其始之爽奕負氣時也今積

已及耆與之語少時事半不憶而余亦降自撫昔之意過不自量軼之出霄霓外竟何詣而一時游者若二三君皆齒髮稍暮壯盛豈及念榮謝亦古有之彼以富貴誇者旋盼已復可懊惋而吾與二三君得常共貧賤韋素重於章綬徒步可當駟駕怡泰安適可以養壽命無窮無任重位高顛墜之虞又無交際綢繆借立名譽匿飾之事又無內外刺促擾擾焉役其衷者故予爲袁君俯仰自快其梗介胸中者引酒沃之耳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二十三

間與之論張單之事又笑今雖逃空谷然去人不遠且幸無猛獸爲害吾專養其內胡不裕者視彼朝受命夕飲冰內熱攻之何如我全其天年樂且無所繫哉故余觀袁君貌雖瘠氣充然見於膚澤筋骨猶柔縱調利返壯不衰古方論書所云默若有契者此其爲延益遐永不待學而得且吾黨所謂希世之士袁君間謂吾既不

能事家人作業乃恒至空匱不繼枵然無以爲夫袁君之賢遂至於此哉吾所爲共千載者謂

操寸翰託之薄疏聲施於後不可既耳若輕軀引年嗟吸吐納之事固無暇然何患不若松子桂父者乃今又得與箕穎考槃共其節耶是又何矚然爭光日月哉

壽張母許太夫人八十

今茲歲在丙戌丙歲位也戊陽後之辰也九月加戌戌至之日以丁亥丁之言盛也亥之言核也物乃成實也其合乃在壬寅功曹爲天后喜氣也事乃在青龍勝光以之發樽爲許太夫人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壽侑之辭曰天所昇顯休命必大啓爾後肇位宰衡師保上公膺備九階庶福不則以文命昌於時乎故張之爲姓自前代冠於有吳世有人焉及今而始益著哉始太夫人來降其所爲婦禮尤肅穆以和顯相乃夫子敬恭朝夕罔不祗若用承順緝庀數賁執任治家人力作明於積著乃益豐植至朽腐無所用翁故僮僕任俠尚氣有烈士風能急人之急而孺人助之施雖富溢居故廉清無紛華真丈夫女哉子三八皆以

才命世吳自昔以文學名雄長海內始之高季迪逮徐迪功遂以清麗稱擅代長君與季蚤以選造上司徒次君湛於道術獨不肯上曰公孫弘謝其鄉長者以無行意已而竟上則又何也長君乃亦不行與同志而各有好不局局然一途自其意乃出千載貞明秀朗非執小諒而顧奕奕神爽爲文率獨裁陵跨超踰自命宗卽當代顯名者皆視之蔑如妙閑音律聲詩被之鍾石視安世房中相先後無論六代也次君故與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二十五

元美于鱗伯玉相應和而尤橋上并兼之其弘潤恬暢類相如而清曠簡蔚自莊荀出若其縱佚則子長不過也且薄之更專精易學究研繫表謂馬鄭王何未極奧深博探旨要覽稽衆解成一家言可盡廢箋疏矣故一時談者謂三張二陸惟以文詠豈若今經明行修節槩玄勝稱大儒哉吳人士莫不傾向聲之流溢有土君子及朝之名卿大夫咸企望恐不得當欲誘掖以出而二君顧戀戀大夫人日劬勞奉養無頃刻

離啓居動息若寒燠之適與膳飲所宜食上必
在所以事親遠近傳爲法故無假仕爲而名德
之重尤巍巍也太夫人才鑒遠出常情外謂榮
祿重爵尊高滿大何加之與有卽禮教隆備濟
濟者賢也遠也濯濯者賢也無滿也賢以遠賢
以無滿也夫何名位之及榮夫何百世之有乎
門內之修以我安抗其法孝仁朝夕肆敢不安
苟致其濟濟濯濯夫何非禮之自出乎夫大夫
人尚亦由古之道訓迪罔不在故二君之賢有

劉子威集

卷之甲

三

由也年雖耆耄視聽不衰精神強固昔詩書所
稱曼壽皆震於神怪未足云今奏爵稱慶賓皆
栗階上千百歲壽乃起興辭曰老婦禮不踰閭
無亦惟是諸子克類修前之功無失其署是教
之有成也又辱諸君子交謂才足劭可不朽老
婦者是之爲福豈敢獨承之是天所以寵靈我
張氏爲有吳重敢不拜於是以食禮接而詠之
詩曰受天百祿罄無不宜又曰如日之升昉於
昆吾是謂正中是究是圖賓旋辟再拜而退曰

張氏之母可謂禮宗矣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

太霞草之八

劉子威集

卷之甲

二十七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一 太霞草之九

長洲劉鳳子威著

壽周公瑕先生序 孫緯亮鴻英校刻

夫西方之書云文之於人大矣能文則得天地得天地者福祚所歸小而後令聞長世夫世之用匡又戢安永綏靖者必建知能象物而動儀形百則非文曷以哉是文之溢也驛驛條達感鬯四塞蕩而無止則必有是匡是教爲之盟主焉以軌準輕重與之進退升降與奪當世者是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其能無所屬哉昔潢池之役我吳始競與晉爭長焉其在於今則狎主齊盟者無能先我久矣元美實云前之君子若沈啓南文徵仲先生皆壽垂九十實能提衡四方大國皆率以聽繼之者爲我公瑕先生今

天子萬曆之十一載先生且七十矣前爲壽者若海內儒林之府冠帶之士無不畢造成稱曰天之所篤文不在茲乎前此

憲 孝間以文命者具有吳文定王文恪皆預

國政闡繹大猷爰逮於今文逾溢流其彰施之盛若公瑕雖不踐位名重九鼎古於藝文其始開也雖已萌動必久而後昭灼炳煥卽我明之文亦適今五三之會而盛始極且倉頡非聖人乎其所以肇造歷世損益公瑕兼通之於文則承昔淳質之氣濟以雄厲風之變忽不復覺詩則鬱爲盛明其胚混於厚凝而暢宣於朗麗迪有古初之餘故凡恬筆和墨以方牘爲者聲氣相求數千里輻輳於庭皆願請焉而先生隨所求應之無不人厭其欲繼踵來者不絕於道不限華裔絕遠海外之國輪轍所及皆以有公瑕之跡爲榮其策百名以上卽重賄購之恐不得者若有事薄蹠以藝學名家者皆爭就席請業得一言許可遂生其光價或已有名偶所彈拾輒挫折減損故一時高下皆取定於顧盼咳唾所謂蒞牛耳者若公君辟王五侯九伯長第許諾拱手而聽無敢出一語爭承且王公大人欲垂其名非竹素何藉故束帛加璧之使旁午焉自

淮泗修禹功司空以平成告大將建旗鼓浚稽之山申以盟誓註起居者欲纂述功烈太傅世以勲德欲銘之禹舜無不願出公瑕手當是時載筆贊爲命者皆心服其能嘖嘖嘆賞至宰相爲分庭舉相見禮欲令奉太史書竟謝焉退而益修於鄉遠近望之曰其寵綬我乎文之寄於斯人既與時命對則其膺受多祉三神還精老且復壯是豈假之存嗽吐咽導引哉衆心所傾扶養敦固必將使之永於年用光顯我大吳主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主

壽伯起六十序

海內盟孚於休罔有不式且天之所啓其可幾乎所謂無小無大皆以列承事則我日在宇下修不腆之賦以從其尚靡日不企矣

是矣故同其同不同其不同而道術爲天下裂皆非後之所敢望也今之君子有相命曰吾出自某也其尚肯耶不耶然而未見有犁然當於心執以爲是守之不變者是其猶沾也夫若吾張長君者其特立獨行有道術者耶吾願游焉久矣請效其私夫世之爲名皆相倚以立則多附依於人彼所去就取舍不能不望之而趨有能與則與奪則奪斷於已無所惑者哉夫嚮者聲之所以馳故循聲而應者小夫之智也又安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知所可慕而說焉期之必至作之不輟終吾身樂之不厭者乎若長君當聲炎翕赫酷於皜日而無所艷之沉澹淹遠恬然慕古之道敦行之蜚遁不污離世之紛不忍以身之昭清受物之溷浥渾濁煥哉繳哉響龍鸞章若其自爲也則厲而於人無所不容溥愛閭施人與之爲無町畦亦與之無町畦人與之曼衍支離亦與之爲曼衍支離故自尚通者視之則爲近苦矣自狷者論之其何所拂戾非人情爲彼其專已抗矜潔

廉烈諒所謂有好之士峻絕也似剛而危行無所傷直以致節遂志不能屈折喔咻儒兒雖見謂介僻而和於義不和於非義若古穆光卞隨千駟萬鍾視之邈如是其可常度測數且始亦欲效之時偶一不當遂決往無復者悠悠自放雖賓客勸請終莫能回祇力共養母孝友之聞光於簡冊性善書薄蹠側理恣手揮妙得鍾張法無論晉宋也人持重購填道流海外爭寶貴矣時發爲詩與文天質涵縱尤擅當世所謂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五

有獻予爲發焉敬上一觴曰古有真人與天地相畢其次至人亦延長之壽考維祺請書以爲祝

壽瑤泉申相公五十序

古稱輔相必曰周公召公者何成王幼膺曆微輔相何以成君德康四海故周室之隆皆夾輔之力也方

世宗時嘗思貽後人休

廷策士求爲周召者乃得今相國申公固爲千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六

百世慮永有憑哉既當

穆皇帝時侍帷幄交修不怠以輔台德及

今上臨蒞遂以承弼梓陟宰衡惟時一二老雖

踐列先後所以謀謨密勿固云協恭罔顯然譬

之味則必品調譬之音則必間律呂未有專一

而可者故同在位者各有所建而公屹然山立

可則可否則否顧事皆悉嚴人不能知然皆心

服公而樂推讓焉公所將明匡迪格正自

上躬以及禁掖戚近臺省府寺政令所出一以

忠誠體國知無不爲靡晝夜殫竭所以規獻諄
諭變和調護消息之以漸而不迫蓋承前之緒
黜有所劑量輕重損益外不示有移易而益培
厚元命以滋化育去雕與琢醞釀至和使風之
流溢海內盎然春溫萬物無不得其生長而不
知造化之功者傳固云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
明則成故天下之望翕然歸公謂自古功烈之
盛未之有者昔周召君陳成康之際先後保釐
未盡出於一人而公實始終之建我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七

明萬世之業雍雍之盛遠出前代篤恭精勞睦
如白日遠邇皆延頸以企願公多歷年與

皇祚悠永者今歲在闕達之申適公五十某公
之私也非敢預栗賓階執獻爵者列竊生公之
鄉重爲我吳光寵者巨區之數數百年來乃誕
育公蓋精之厚醇孕毓漸漬積之久而鍾之全
實

皇天眷命我

明易言哉昔周人之頌申甫維嶽降靈今吳

之墟光耀見於星紀山川之爽靈上騰爲雲物
示嘉祥君子謂茲福德爲

社稷壽我元輔所謂自天篤之允錫難老豈吳
敢獨承之哉某私幸雖越在負海君子之烈光
實顯昭之且盛隆之會旣誕造由公則顯慶之
萃於公昇之永享於無疆之運相爲上下所以
答公之貺語謂自食其報豈虛乎哉故敢以不
腆之辭遙上一觴稱南山有臺之詩自附於康
衢之叟詠歌於塗者將無不可耶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八

壽陳太常六十序

記謂君子正色立於朝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
忠用其言而顯其身不敢以盈違其言而莫之
入也不敢以疑故從容委徐而人歸之志其出
入進退望焉以爲時輕重謂其德教道諭義業
足以鎮撫國家安定其民人而令聞長世施於
子孫不忘則其調利豫康多享集厚祚於躬者
俊在位適國稱老焉衆所導式謀焉則就用保
乂平格綏顯休命無窮若退而教於鄉又以其

風輔化循俗肆惟茂敷惇惠厚固和之永有憑藉越於世史乃爲載牘以頌其膺備純祐衍溢於休祥遐哉其不可幾乎若我太常陳公以重德表顯嘉問迄於桓桓烈烈蓋自昔佐宣股肱王造徽謀令圖載自初其光耿於民矣故卽始之仕也粵有土社俾又乃罔不用乎儲與扈冶亦旣漸漬於德由之進而給事

殿廷以法從使疇咨闕沃而朝夕納誨得盡圖政之所謂得失而效之則其儻正毅直數劇切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一

九

以拂違矯傲之義雖

肅皇帝仁明多所覽納而亦因以言

賜免逮

穆皇帝諒公誠節復見旌禮召補則所以守職奉

上不隱其忠愈益竭之未嘗懲前之忤有所回意久之進公太常奉祠事以公忠信之質克恭明神故使典司屏攝之位與奉其祝號則又以齊敬之勤且將復授之崇秩高位而遽請告歸

矣居則抗其法於鄉執理宗黨無不欽其禮範肅穆且惠仁有以洽之而蓄制順則施恕用弘於家協於姻族故其外內齊給卽之而知其不厭也望之而知其不可量也今其年及耆人咸以公登年爲喜並走而就劉先謀謂古尚齒而貴德有以飲食之禮接者因揚觴發焉以詠宣盛烈而且祈焉者也予惟公於進退旣有繫於時其出入周衛事

兩朝官再從而業益融朗能光昭之矣今其爽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二

十

精懿強方爲國家所倚毗必且重以簡書求舊德庸以顯相物官業在蒸民之三章矣曰賦政於外四方爰發雖年及之必且老謀是屢宣翊庶猷康我大化其能遽以得謝自介逸無復從社稷之役乎且天亦惟命之矣其所畀之者旣厚醇以強固實能惇大耀明以豐功協於上下元精篤殖生之嘉福者也故其享物也弘而覃延也遠保遂我茂熙以長養蕃庶莫盡其氣固純凝之休應而真一之介祉也夫亦祺祥是兆

而暨暨乎丕奕彌劭不可虞度曷惟肇基者然
而流之若淑之問訐懣之惠愉懌之娛而厭射
之享以莫不庶豈與夫佻易愒愒者論久近哉
予宗人以子姓將進而執膳爵栗階以獻遂納
樂介四方之賓稱壽考維祺之詩者請予爲贊
執爵者以辭予高大夫之義又以爲時所崇庸
不登用引翼紹隆我麻緒重貺我以召公君陳
之業不佞何辭之與有

壽大司空確菴曾公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國家肇造與虞唐比隆治安久雖三代盛王有
不若卽周曆謂遠然宣王以來威令不及於天
下得如我

列聖紹作海內真安無虞哉况

今上睿德允恭端拱以治元臣亮章弼直顯命
孚格天睭而見景星嘉貺篤祐故於時刻辟在
位咸濟濟秩秩方古五臣九牧殆無以加哉若
大司空確菴曾公楚產也江漢之間方鍾毓川
瀆爽精焯燿淳明又祝融所照臨也故異才生

焉皆挺不世資瓊直博大用昭顯天地之光以
佐宣化育者也况公奕世載德父始位方岳其
所建咸卓絕有令聞而以公仕旣融遽自謝公
以父讓事也益纂就前緒恢崇之獻慮發功力
砥修不遑勞勤夙夜者今五十年矣公父亦適
七十

天子方柱石倚公四方亦顯顯望公及冀公父
之壽考以寧也咸願祝公壽無異辭迺其君下
徵言於予夫褒與颺厲上之所以畀下也非下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所以奉上也越在草莽敢以在野之言獻其不
類與竊惟詩三百篇閭閻丈夫女子猶得歌詠
其德澤君子采焉卽今之南國不啻被汝濱之
化世篤其祐又不啻四方無侮而已頌述功德
寧獨我者且自嘉隆間來天明地德會合宇內
醇精厚凝萬物以休遂恬息然尚含而未越逮
至於今開朗發舒昭明有融若有景象光屑震
於三靈無不照燭者何夫始之顯元遂鬱勃蒸
作懿鑠若是者蓋由上所加意耳書不云乎配

天之主言則移氣慮則移物

今上厲精求治大臣以身任天下謂往之涵育
惟悠裕是崇是長得無逸盈不逮事乎將墜底
焉懼故振而起之百爾君子疇不竦側以聽上
下齊志同德簡稽緒正釐舉財擇外內齊給無
敢苟焉而可故憲令舊章條布海內若揭日月
而行之則司空公寔有力焉豈謂執度度地物
土居方糾百工焉已哉公既躬膺上德其蓄深
闊而肆以天下爲度沉忠篤慮周於萬世不能
一日釋於天下而天下取庇焉亦不能一日釋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三

公

國家景運方隆無疆惟休公且方強毅股肱王
室寧將膺力是任人之望公雖數千里猶儼若
睹者謂公之精神著於百物也禮曰陽之精氣
曰神神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
善否治亂之所興作也大化之流公燮和之五
行之紀公宣叙之水土之平成公敷乂之元運
之推移變化傳所謂紫宮極樞通伍帝車臨制

緯經翼張舒布爲比爲輔則弛張遲速少多之
數繫公所謂劑要東斟酌賦之俾無決汨宕決
厥謂地無伏陰天無散陽火不燂炎水無沉氣
土不朶凌是惟司空之官治帥象儀極度之軌
章嘉績克厭帝心以攝固豐殖能鍾之嘉祉以
殷富生民者也是其於延永靈長公寔造之以
昨我

國家大曆服且也數君子者皆命世耆壽俊在
位而公又年始及艾是將保我子孫黎民豈特
數世之仁哉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一

十四

國家十年時萬時億則公之澤與之升降何者
平格保乂天之眷祐我

明昇之純嘏協氣休應蕩滌漫衍沔濟四塞三
事之老實寵光之昔畢公宰阿之屬身所弼匡
者累世公既三朝舊德所謂社稷臣者未有不
獲福於天者也記謂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
祝之升聞皇天故永其世而享其年也詩云如
崗如陵又云崧高維岳峻極於天是古之頌君

子者則有然矣故亦附之與人之頌哉非敢爲公獻也

壽張母許太夫人七十序

昔之肇命必始於內教之隆以克受茲多享故商之頌有妣周之頌姜嫄抑豈無聖哲濬發洪靈垂於昭裔而必云所自生篤哉其於厚植滋育彌棐惇祐綏定爾世罔不厯厯祁祁丕簡造之矣張於吳有聞自昔若隱君遜於賈而烈烈有丈夫氣以弗無子嬪於許而有三男子之祚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十五

易以儒大其門時惟許夫人之禮內以佐迪祥胤流慧和昭祇受彌縫闕怠宣之景問微懿惟良顯哉其若於訓而惠於辭咸足緝寧祐翼載淹載達歆其明德無窮者至式用威則以賦列於下使卽爾工無敢傲逸從康以生之嘉績庸功若微織女事時有奇羨用富溢其舊仇其法以嚴厥子則瞿瞿繹繹敬教之率朝夕不懈以警於閭惟是所聞於先之話言以一二致之俾由以遜學就其業曰必無廢前人厥惟子之事

其母也則亦祇栗勞翊欽欽日惕具明冠帶立堂下視所進飲食寒煖必適出入必請迎意承志惟恐不當故稱能養者無以及焉是豈不由遵述教戒慎相然乎哉夫天之命此久矣是非一日之澤僥而致之惟夫人之德則旣昭升於上飫聞顯稱克惇耀光大之天旣祐啓其衷以夙夜基始厚固靖之帥歸於寧故永於年旣多受祉而氣之醇凝貞一視聽居息強裕悅懌無論壯少若其朝夕猶無忘敬戒如公父文伯之母旣老矣不敢以歎之家而自安曰必修我無替前之業此其於能篤也豈學焉而得哉旣醉之六章云其迺維何室家之壺類也者言嗣續前哲之謂也壺也者言內則敦備廣裕其身之謂也自身之施於子孫而蕃育盛大胤裔無窮故云萬年者福祚必於其躬受之謂也今觀子姓濟濟於前若於人賦張仲之孝友歌常棣之究圖其於發越譽聞爲時所敷求登之俊又崇秩厚寵申之命章享茲備物由再命以上顯榮當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十六

世服階象數翟黻斯煌以致於庭下而曰奉主之教以膺天之多錫用與在位四方且於是觀禮亦曰主席有以語我敬天之休是以明夫人之令德也故徵於澤之衍溢也而胥能洪長順保之矣徵於備養之至則遐享與我齡式天之所奉以襲於休祥又何以知其遠乎哉

贈錢罄室七十

夫耆壽輕強逸樂豈非人之所其願歟然惟化之雍也人咸得遂康而全其天年故期頤之老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七

比肩而游者亦係於時哉今

國家治安踰二百年皞熙出虞唐上乃亦俗厚醇以寧億無佻佻意若我一二老多引年遐長又非他所同論也夫吳於氣得其華故秀美鍾焉自昔以才藝擅天下乃其人咸吳產卽書數繪事何者不稱絕世名若徵仲文先生壽考以寧介於前聞而錢君則學於文先生者也其名入室不三四人而錢君蓋寬然長者所題素殆遍海內雖有采之前代多所聞而自名一家蔚

有致古所謂章施於五色以玄黃朱綠藻圖象

百物之義儼若存乎卽今之以才命世者吳已有元美其人數百年以來未覩也而書學亦有人已哉乃錢君之繪復絕前後則地之所生又何至於斯盛乎予既執簡爲名命其有一才一行咸得載之而吳之君子予所書多矣是不宜後錢君今茲歲委和之紀適其且七十矣而豫和需澤起居與壯少相若里中咸爲之賀長弟雍雍風尤可尚哉顧吳於地誠藪爾然特稱賢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十八

士之所林者以海於輿衍江澍瀾渚焉滔蕩者無不旣若山陵阜隰形勢墳延蘊蓄至深厚故藪惟具區豈徒生之嘉材致足於用已乎其美蓋盡佚發於人非他所能有而又厭數順叙無逢不若所涵載亭毓何者非純固厚凝之氣渾灝無窮窮魄及之不然其有能勝此者乎且溢於貴榮福澤何所無之獨名者不易居也天地猶愛其章光故日月遞爲明而況在人乃吳旣已專之又不足以備美有所虞若以前數君子多

得年而錢君又視元美幾二十年以長矣尤能以保壽蚤服不發越外之形泄成光默契老氏之玄符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此其人雖重昇之寧滅裂用者是以日益生日祥使氣日強非自夫善養不佻天之幸不及此况其居故貧而深沉好書家所藏多予得從之寓觀見有名書卽手自削方墨筆或不惜重購卽古之人鼂勉不已聲譽焉不以耄及之者乎故知錢君壽不獨繫於吳雖令聞長世可矣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一

十九

誥封包憲使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榮名者天所愛惜不輕畀人者也故以名顯於世者恒難之若婦人而名者非抗節不顧身則不能若其富貴逸樂壽考而有榮名者又非尤難值者乎包憲使母張夫人者其值所難而亦惟天畀之厚哉夫人名家女世載其德歸於包故爲構李衣冠族自其祖伯仲以進士貴而諸從兄弟又冠惠文柱下包公蓋與同宦學久之始與子憲使偕計上而子又被推擇又三

年而始升司徒共富於朝夫人之舅若姑輩皆有法示以爲軌章無違命夫人蓋媿媿爾外承其夫惟敬順之以克迪其子勉之學蔚爲禮宗稱賢婦賢母者咸惟夫人今年及七十自稱曰老婦而所以訓齊於家者志無怠容無惰言無不稱禮其精神強固而體力裕康無異少壯時於其始生之辰姻親咸奉上卮酒爲夫人壽且頌謂夫人克撫有茲者不惟賢哉夫昔之以賢顯名者不必盡於其身膺受多祉而砥行厲志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一

二十

或過於中則其爲刻肌苦身自勉者又何有愉悅永於享哉若其遐享者固多有之而名無稱焉則何貴也夫人蓋自其出也受姓命氏其先皆有勲列及世明神降之均布福焉則所憑厚矣記所謂能內利親親者也而所于歸惟舊有爵服子孫序守之以其光烈耿於時故內外馨其明德而服其顯休以克令聞長世固未有不膺受天之嘉福以覆庇爾族類者故旣以佐君子爲方岳屏藩我楚蜀而又其子之淑以抗顏

時貴不以折賦於憲糾糾稱直臣罔非內教之
及若其裨衣翟綬

錫命以重貺榮天施之厚於夫人而畀之全所
甚靳而未嘗輕以授者賢名與康強其來方若
是未艾蓋本本源源其濬發也既長且遠則其
流渾渾灝灝又何可涯哉故云硤土無厚植而
天作榮余泰戲高山則珣玕璆琳珠玉產焉樓
栴椅梓若木生焉皆更千百歲而榮葉未之改
是豈彼淳鹵之地魁阜之丘所能有哉是其爲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王

便蕃庶殷餘澤衍溢逮於無窮非他可幾幸者
加之憲使君丞丞驛驛祇承天之祐命以勉篤
之無不具帥是庸宣惠寬肅保世滋大顯諸
續引其緒則雖天豈能有所愛不永綏者故非
我其敢徵福於不可知畀我我其敢辭詩曰以
不恤置必廣其身憲使君之謂也又云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夫人之謂也予固未游於憲使
君亦從楊君爲之祝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一

太霞草之十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二 太霞草之十

長洲劉鳳子威著

壽周公瑕七十序

孫禕亮鴻英校刻

公瑕先生少與予同游鄉校而名已著在人口
予居外二十年所而名又益起予始恨少日幾
若南郭子連牆不相謁請者將余能與先生相
忘於道用不言言不知知哉時吳故多君子無
不交公瑕謂即起定功名顯榮當世者而竟不
肯行獨以文行重逮予謝歸始與先生日浹愈
益慕向而予竟無所成名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二

一

今上萬曆之十一年春而公瑕七十矣學士大
夫又無不爲先生壽者余豈終能默默謂意得
不假言耶夫名與壽誰不願者雖古賢聖多不
能兼有之豈非本於自然不可強取乎今之君
子乃有好名之累矯妄斯甚勢之名卿儻有著
述駕說造作虛僞至取名書胤易之遂真妄不
可知公瑕益退然無所爲書而言詠題榮散落
海內其精能惇耀宣朗之其光能照徹之雖不

務名名焉逃之故公卿交辟三府之命日在門
多不顧不得已間一起應遄謝歸未嘗立於峻
嚴爲不可犯之節而貴勢祿利不能入其中當
世皇帝時嘗博延多才藝能事天神者一時際
會九卿可立致也人多心儀公瑕而竟遠遁退
避江陵公在位時廷見欲官以清近又唯唯不
前謝此其於出處大較益巍巍也彼貴極一時
者思垂金石名必發重使相繼於路公車待詔
者羅立見公瑕落筆無不驚失或發大議有所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二

建立功業及勤成一

朝史藏之金匱石室外攘絕漢鏤功德皆欲得
公瑕爲重中外詞臣鉅公何限也而虛左一韋
布走數千里爭延之恐不得當此其能傾服無
異詞豈徒然哉吳之俗輕往數君子者皆以敦
行厲世今之風蕩陵無復存其高者不過託意
氣有所傲睨下則浮競無不至公瑕優游與之
偕而默有所致其意故人咸謂長者往賢遺範
賴以不墜雖所趣尙不同無敢顯自外今雖登

於年精神和豫人望之而惕卽之而愛且悅謂
天實右相之使我得見老成有所憲其於守典
匡俗威儀定命忠信爲質顯昭我文明之盛上
有致養引年之政下有恬靖潔清安貞之老此
非天地淳曜精明之氣充洽融溢播協風以成
樂物生者也則不能及此且庶老之衆無若我
吳而一二耆壽稱國老焉者尚多有之若公瑕
尤岳瀆靈氣所鍾毓名德出千載間前後相映
愈久而彰是其可歲計而數知哉夫吳之先實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

有昭德又值

國家景運無窮式顯休之故他時謂分野有異
光者則於我耆舊徵之矣

范太僕七十序

太僕范公益

世宗時誠直臣也歲在己卯年七十遠近聞公
壽而康寧則咸用欣若曰是天相我一二耆老
爲

國家休祥且時亦有楨榦厥所憑依若事之有

著蔡可用稽神我里族矜望爲儀故其在所則俗成焉禮化是雍所謂哲人惟刑是非惟天祐綏用保乂我式克俾茲舊德貞於永世哉且公始自前聞人肇隆厥緒至於公克修之初服政從民事則砥躬殫勤叙宣業命罔不祗肅用荐陟藩服躋於卿列命作大正是雖古之僕臣其簡命少異今然在九卿國之大政皆及焉公正色率下其所作功業載在惇史烈有顯光旣得謝則人恒望公復起秉成贊爲理廼更歲遂久

劉子集

卷之四

四

公益自茲嚴慎於已其所廸篤用可格於上感召休和大庇於時雖不在事訓告保惠罔不是予予自昔從公于役動不忘諗公居東海濱又獲從公時放於山澤臨觀臺榭有所眺望間發詠以舒肆虞意則惟古卿大夫其所歌以相示咸自其國風若公所陳詩時之泰熙溫仁敦厚之意咸於此形焉則盛哉風之極乎夫風之動雖若汎汎乎始自情所適然維繫乎世殆有甚焉我

國家肇基至

世宗時文命熙洽隆於古殆踰越不可計度故亦惟一二老皆天所純命有文德以宣耀其光敷賁闡譯潤色我鴻業鬱發於時廼有訓誥命誓雅頌體若奮欲抒其華以發舒一意者咸自名家而公皆臨長之與上下其論嘗盡取先後所著悉載之網羅放失有所刪裁是其述詩書禮樂意乎蓋續厥緒於前則其美可睹垂於後則盛難繼也自昔有作備成一代之制未有若公可徵信雖百世未之有數公所謂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亦惟有是不朽之業令名施於無窮况其養綏之厚提挈造化與神爲徒則黃素書所謂壽敝天地游行世間視聽八遠之外謂之真人者公殆類之乎余旣尚公之爲時得游目今以功烈顯者以文命世者其能享有遐年和豫以休若公者則惟天之所祐固命之可知也彼無繫於時而以壽寵言者余何足以知之且古所謂賀者禮皆載之曰有慶非君賜不賀又

劉子集

卷之五

五

曰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然則謂今之大夫士咸爲公賀者既本之禮又以時所崇爲教於鄉豈其敢私效之惟公則克承之請無讓也

壽司刑大夫錢公六十序

昔司馬子長云天道常與善人復以感激疑其不然者是未知天討者也故黃帝書稱上古至人皆與天地相畢餘可延引而長者非爲善之謂乎若我錢大夫舉世所稱賢者是非天之所與而何哉始大夫之先皆學爲儒所謂既爲秋栢我落其實而取其材矣至大夫而益昌少壯登朝穆然有廉靖節當路才之所進

上文令和墨恬筆輟草之大夫色若不足謂此人所榮我何以爲者遂不當其意循常調與官猶不慊竟斥於外旋復又南也終謝歸此其抗志不詭隨取顯位甘落落爲所擯無悔其中恢乎莫見其際豈所測量哉故其安徐靜正能定之自作元命寬裕有永遠與終古無極其慶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六

故勝耶夫人之能任視其所受有少加之遽滿

溢者是其能負之而趨遠期千百世近數十百年哉固勝與不勝分之不可同有然者卽大夫幼而名沸起蚤被推擇處通塞間不少槩於中使授之以政必能措國於不傾之域致用於流水之源而藏神於不竭之府既以其身免焉則其所自爲綿綿若存動而愈出其有窮乎哉今歲之甲申申大夫始六十夫甲數之始也申重也又曰汧灘者大也大夫今適歲之復始而重以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七

光大是天之相大夫而厭繹其澤彌久而光固大夫有以昭受天之多福實乃大來與善之效如此哉且微天有以畀之猶之不可謂備也故率吾所能無善之不從然以效節遂志可已不能必咸順無拂休暢嘉泰臻百祥者大夫溫溫躬之暇豫而庭內雍肅子孫繩繩森於前能紹明其業所謂備福非天所獨隆顯祐篤祐則不及此若其執冲含和能用其氣則書所言自致遐永者至人之事也大夫善玄言與天人接靈

有所爲書善不善必先知非其德通於天合於神明何以降格如嚮者至人固睿通他書言周公實無不鑒能知天神情狀余讀大夫書而神之大夫尤精於禪則又非識情知見所及者是以余願有請固大夫其許我哉

壽張太學母馬孺人六十序

夫傳有云人之血氣治精神固強此其自爲壽者也若貞行格孚嚴躬厲意蹈履孝誠操節建志行人所難服勸示訓啓誘無數克開其後者

劉子慶集

卷之五

人

是天之所爲壽哉於馬孺人徵之矣孺人名家女素閑內教居則相助養供女事既歸於張事王祖姑暨其姑無不備盡服勞若視寢膳烹飪寒煖適安之此其常也至有所不安節而調護瘥療靡躬竭慮剗體膚不恤此性誠天篤豈有所效慕爲之耶及相隨宦學南雍又無祿蚤世孺人誓欲以身殉顧親老莫養若此孺子何且在外未得貞於兆故扶携歸鞠傷啣戚慘悴殆不勝家又已前廢興生治業罔晝夜頌頌植藝

力作微纖畜牧稱息取贏凡可致饒者無不用役其下使咸惟力是視積已復振時省其父翁以和甘進值危懼祈天代某之身獲昭祐享有永年撫遺子女竟成立之慈不忘教最厲誨迪學子以儒遊於國子人嘖嘖謂張氏有賢母者且方其失所天或侮之謂孺弱何恃而卒能立志以潔廉自顯外抗其宗有婦清之譽保持門戶水地之產數倍昔入雖子之才克負荷而母之辛隱殆有甚焉少寡而志節若此禮應旌

劉子慶集

卷之五

九

命簡書未下今甲申之春年逮六十里中咸走賀堂下余惟孺人豫康無異壯歲此其得之賦受獨厚而全宜壽者若其立節盛年持身慎行培之以福澤綏之以純固久之以凝壹是天所相旌有禮庸有執服有成命和祐我秉心無競而耆耄未艾於此乎兆之夫貞松栢之植於巖藪翳壤風雨所震凌霜雪萃之而愈茂繁長遂此得之性堅直而摧剝慘刻愈益其標舉特立之槩凡卉雖榮於一時其能與之較年歲哉故

擬之終身富貴逸樂而庸庸隨世猶稱丈夫者孰與夫閨闈之行足表見千百世稟有烈風況身食其報遐享哉余方載筆紀吳人士請書此爲孺人壽

壽范太僕序

夫古卿大夫得謝則教於鄉養於學故虞庠右學膠序之間國之俊士皆與執事焉而民知有長長者由此也若天子行養老之禮則食饗之制三代有異故曰五帝憲三王又乞言今

劉聖學集

卷之五

十

上以睿明重熙耿命禮敬大臣欽欽翼翼罔不用典大禮時有舉行賜天下高年蓋將禮國之更老親行饋食者於時若太僕范公實惟

三朝舊老其所踐駁中外功烈懋聞故乃作藩屏陳時臬惟所蒞臨罔不服勤廼事赫有顯休越既命爲太僕則從卿列宜叙政事凡百官之業命無不與治雖所典司則有常秩然服在大僚與彼效一事者異公所修砥其蹟用愈彰且若古之燕朝則太僕正其位又惟罔命則云正

於羣僕侍御之臣惟公凝然可望而度其德則無不齊肅敬恭恪勤朝夕以祗厥辟無亦惟置其同類以懋交修而大匡諸夏將天子是禪而遽請老焉者不獲竟其功則惟敦靜愿慙之以歛其德明光於上下退藏於密故所以養綬者益裕迺躬厚於植無所於洩越發露之以戕其和故體力固彊而精神悅豫書所稱事天治人莫若嗇夫則公以蚤引逸以傳於息機之義愛其章光而節其動止故日以充遂滋長之極於

劉聖學集

卷之五

十一

盛雖多歷年視之若少壯故亦惟天所畀以耆壽稱國之介老其在四方聞而願望見之以儀式刑公之德矧今年始七十雖不與壯事然老謀是徵卽安車之使旦夕及門則惟公所以勉爲時者惟厥正人以御於

上所豈惟僕臣之迪哉外朝之位公且與正焉國家建無窮之基固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若其行饗禮而以國老醴公於上庠則

上所用尚德貴齒酌三代之盛典取其衷大合

樂以有事憲且諮焉公所以光國益時忠

上者遠近所承式四國多方罔不欣睹曠世所未有煌煌乎盛哉且今時則治安之極卽夏殷周之世未嘗無盛衰而我

國家熙洽之久則醇和厚凝之氣蘊毓蓄積於宇內是其旁魄充塞賦於人宜有純固之德不貳之老膺我休顯光迪惟如天之福施於時嘉祥荐臻以彰厥應調非至和之所感召其何以及茲哉予與公嘗共祗厥役則公乃言惟服暨

劉主集

卷之五

士

公老於東海之上歲時選杖屨有所觀焉咸與從其爽精不淆專一有恪恬於物順適以遊乎方之內時發詠焉感暢遡蕩皜然於塵垢未嘗諄諄視日景蚤暮蓋將以長世久視延益不替固其所自致者有由然乎予雅重公願公出其餘以應簡求惠綏斯世而又惟公處則雍雍翔翔風所漸被語云賢人在百里之內壽寵惟及故所欲邀福於公其何極之有用敢以不腆之辭重介公壽

壽徐母陸孺人序

今上奉

兩宮歡海內方皞熙恬浹物無不得者乃敦作阜殷厚於養曷不摯隆哉固無非

上之德覆之氣亦惟厚凝貞固之積而人獲有康乂安遂克永世者壽惟日其邁者時化之所綏祐其弘已乎迺余所睹子之善養與能爲母者其遂臻於茲非祐之純貺罔不昇式若時克厭之則曷以舒靖叙篤之俾顯休有遐也若陸

劉主集

卷之五

士

孺人豈徒貞惠之有焉若底濟抗其世式擴之其明識則有超踰者徐故豪邸第雜業過里中出子錢能緩急人起富比千乘之家孺人擅其賢若巴婦清其所蓄美轉輪廢居之事皆能操其輕重以時構智備乃出丈夫徐翁晚始生子天祐孺人則又慈不忘誨篤厲之義方甫就傳所學誦日數千言故於書無不淹涉在幼卽能爲詩驚其長者孺人必欲子之顯通以宦立名行在當世令通交郡國豪傑及士大夫之能推

較者子之名遂赫然在吳人士前四方之願請者無日夜企踵至此非孺人之教曷以哉卽其子亦孝愛自其恒性所奉事無不竭惟用娛悅順安之雖奢麗服美似介盤逸者顧能爲一日之養豈其他恤不盡哉孺人以懽故于于宴宴條暢於志意而豫適飫厭至夫居處簡御侍從祁祁昇滋和旨饕餮善潔翻以太康爲言者於時姻親內外無不美其能爲子也今孺人可六十所雖登年強裕靡粹彌劬無苦此非養之隆望感集 卷之五 古

上之豐福丕天之慶無疆惟休故推以錫天下之爲母者能有厥子家室相保以無咎菑肆子愛亦炳炳克有烈光引之無極余惟胤若茲之業使非亶厚其衷以綏固之何以紹稱於光施亦既顯受若成懿矣不被之頌詠以發之悲無

前之驩忘祇庸之義又非所以彰類昭受駿發永享蕃育爾嗣之謂也且始之獲也倣儻殊尤里中相賀夫人能道說之及夫儲祉垂祥擢耀朗宣益衍溢乎於休宜爾子孫百福繩繩則其機有嘿篤之故雍容燕貽齊敬以匡我軌儀孺人之所以毋也恢崇省觀浸浹于澤張大之越有聞襲爾熾昌子之所以子也俞乎懿哉則鴻鸞之賓締紳先生彭聃之流並造於堂詩由儀之章樂南陔之闕東嚮爲孺人壽遐不鏗哉渙哉渙哉鏗哉

望感集

卷之五

五

一 壽槎溪上人

夫佛之乘運其顯化也無窮而應身亦無窮故不以住世爲重然菩薩亦有住劫者則不可窮其年數矣此於東土有緣欲普惠而悉濟之其大慈之願深故亦長生久視千百年若朝夕耳與夫學神仙者吐納延益求之而不必得相去何難易之甚哉若槎溪上人其所證修固亦以空世界而起劫度者耶然人見其少而壯壯而

者年龐眉豐頤唇臨然舌聃聃然支節佗佗
然是其度世應真無往來者耶夫佛無人我壽
者諸相故於世出世間無在無不在而世所以
持定土所以莊嚴何者非我力所任成壞變化
若狡僧然而我視之湛然寂然無少遷動此非
其中之定由虛極而冥絕無寄澄凝猶太空無
纖翳存而亦無所起滅無所窮盡山河大地皆
爲幻妄源載群物無盡藏者幻化息滅亦復無
餘耶吾見上人非不與世酬酢而於世間無所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六

染着獨修無漏業而人不能知雖在此土學地
而宴坐經時滅想絕念超於色界故其出息不
染塵累而入息不居世中是日遊其樊而不有
其躬故外其身而身全後其身而身存是其於
年亦復何計耶且語不云乎純白不粹神德不
全又云穆志隱憫純德獨存况其禪修之業人
不能知於宗教無不悟通外若無解而叩之卽
應機之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待人觸
之而起予每就之叅請恍然無倪三藏經義若

泉注而別傳教外非語言文句舉示無隱未能
言下隨悟則予實愧之固知上人其嗣法於千
載而不肯建立一義以明宗教分流祕微窅深
纖密幽邃轉識爲智其涂徑少差而邪見卽起
今者法流似湮且幾掃地而盡諸方耆宿其有
存者分裂律論未契真如妄以魔境爲實地塵
勞爲樂欲故其深願扶樹五宗兼而存之普與
閭浮同證而終不獨取涅槃其願力之宏吾何
以知其然哉特其住壽累劫固亦與賓頭盧尊
者相與游乎故吾尤願有請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七

壽伍九疇翁

古者貴齒里有長者則率其子弟而聽焉未有
過其門而不式者所以聯之以忠敬教之以孝
仁故其俗美而化雍也風之踰則戾所由興若
吾里中其猶有古之遺乎亦由禮所漸然伍翁
兄弟予少則習焉皆怵怵服行兄蓋年垂及耄
今九疇翁已踰八十矣而安步從容周旋里閭
雖遠不假乘紆紆絮絮入望而知其可尊也

素通黃帝家言精經脈方論老猶爲人治平居亦盡用書所謂養生者動適所宜循其性無溢喜留憾若眊然能視營然能聽而不勞慮於連嘯列埒之門以漠暗誘請於名勢利榮故食氣之母淌游渾減而其神終不蕩越流放體自堅強而不賴且書固云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夫譬則木之莖葉條枿皆本於一根而條循扶疎此其所自爲得年者而純德粹和充溢於人所瞻覲惕焉無敢不歛躬仰止雖時之所趨若先者踰下則後者蹶之未可遽語古之道然吾里得若人寧無視效而興者乎且翁少以孝聞其事親不恤殘肌隱膚雖踰中道而戚之至有不覺者故其遐齒亦天所命之矣予就翁問所以壽則退然避不言夫民俗之哺雉離跂以明自暗以薰自燔天其天年者何算也若翁得全其天貴於丘樊人無知者然惟無營於中黯然其光之照燭也寧能終閱者必且發聞於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大

朝旦夕

旌命且下予故爲里中賀

壽敬泉王君五十序

夫天之予善人豈不信哉不暇徵遠卽耳目所覩記者何可一二數也予少長里中卽里中人多不識也然其有一善可稱則人咸稱之予因得聞之故雖不盡識亦若無不識也者則不於其人於其善也若王君者善人哉植德維厚故不惟其家蒙慶而其後且將有興者昔予里中有伍大夫寒泉先生劉夢橋先生與家大人遊皆稱善人家大人數爲予言二先生之爲德於鄉雖童子無不信之恂恂善誨惟恐人不得爲善之利故予里中未嘗有暴人焉卽有之不旋踵徙遷他所矣故今二先生家赫赫鼎盛有孫皆顯貴方里中賀兩家牛酒時予卽言此行賀王君家矣蓋王君自其父以仁厚不欺敦行善道篤於義未嘗與人失色也卽市易必謹頂不贏取利故四方來者皆跡其門而利亦用饒王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九

君遵行之不替又學其子爲儒而文學君遂以經義名往郡邑首上文學君應辟而諸文學亦咸相推讓必且奉大對漢廷當無有出其右者此非天之予善人彰彰哉又不惟是也前之君子皆於其身享有遐祉年及期頤壽考以寧者豈非以善所格乎嘉祥應之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故未有長厚寬裕爲度而躬乃不休遂逸樂無逢災害者今王君方五十固壯強未艾以善所及必且介壽康永於年雖天所畀

劉子康集

卷之四

三

亦迂續有道凝厚綏固不褻越之悠久之徵豫見於今甚明著矣乃諸與文學君游皆一時才雋嫻於辭令謂王君躬發上德承天之休精神所向禎兆必報天地並應景福昭明皆奉觴上百千歲壽又以予爲學士年長者進揖余爲之發予故雅知王君父子皆鄉之善人故以里中事衆所熟睹者頌焉亦不俟別有獻也異時者慶流無窮文學君奮起翱翔要地後先相映爲予里中盛事予與有榮焉且漢以鄭公所居表

其里曰通德則予里豈不益休於前聞哉

壽海陽丁侯母夫人序

夫詩書之言流化皆始於庭內之修者厥有旨哉周家之興豈非由辟王君公而生民之詩乃首頌姜嫄蓋推本言之也古雖曰言於閨以內禮不出閭然其教則存而所孚格何不至耶江夏丁侯爲休陽政雍俗和熙洽之逮百物咸遂則有賢母焉侯故世家代有爵列爲武尉父乃奮興以韜鈴何有必上畧也者保世滋大吾其

劉子康集

卷之五

三

庶乎而大忤於時至罷免母爲開解言所以廢以材氣見忌古則然矣使而得當此足恨耶然竟不及其身復用遂置之有丈夫子四人各教之使叔也爲儒肄博士伯也亦以材官起復其世叔既登朝於法得自言公車欲列上母賢行既除令休陽得就養焉則曰吾既出身奉節官下吾所不竭焉則如所以事吾母何噢咻之以母之所以子者子其人故閭保之任有一體之恩其煦嫗愛護之者非由外也中之默篤

固於母有不言之喻而出入訓定則每侍必問所以撫慈字養者休侯對以威用緝又綏其渙毋猶不忍曰柰何以刑戮用夫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繫者所以矯不直也吾築冶之濡若甚柔足磨厲耶雖有枉材顧不扶而直者視所與立耳故侯之奉若明命敦用德卽邑之以智構修其備或爭時之所出乃競焉而氣矜之隆斬其所甚愧不獲逞憤盈發洩於是乎詆譎竭夷不可訓誨而侯所綏靖糾遘覽聽若神雖用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主

由興寶甄四暢至和之蒸洽篤祐覃受罄無不宜則致天之屆眉壽萬年昔之所以頌君子者豈其虛乎故走數百里乞言於予夫休侯之烈始於是邦將由是益宣其德行順其憲則構隆我

皇造醇溫凝固之氣鬱積旁魄交作其在萬物無不獲其生殖如休人之誦本本源源則其所蘊毓感召之者曷不壽考以寧其胙之延長與我明上下哉若其顯被 旌禮命章翟芡光載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主
寵列固世服乃勲而武文之茂建以展叙百嘉則自今其始且休之大夫士言可信千百世而予復何以獻者特謂侯豈專爲休哉行且召上矣若太夫人能凝定耿命今天子以孝仁垂統所以上奉

兩宮弘於前古遇會千載一時其有 詔休侯奉對者必有以光益無疆惟休我尚日以望之

贈余樂善序

余里中多長者自昔則然由時化方熙風厚醇

視他所爲異余翁年乃耆耄尤非人所易見古
之人乎何但稱里中也始翁少時去儒就賈日
坐肆中其停貨輕重任時之趨守其流未嘗用
智計求奇羨市已閉肆取故時書讀之雖游於
賈人乎束脩至行誠一無所於妄欺故不廢儒
居常事親盡禮孝義孚於家兄守約故亦好書
與郡之爲名高者交名高者盡推挹之時時相
過假其書友愛自植性然風之被於閭俗勵勉
篤勤用敦厚爲教故時者人皆相視效恥爲不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善而翁兄弟相先後享有遐壽守約予未覲樂
善翁今垂九十而康彊悅豫與壯少者不殊翁
固未嘗習養生家言而其旨則默契之不勞慮
苦形役其心則無所汨其和是宜永年與人不
校歛悶沉密則不洩越用之是宜永年嘗以貨
界人行貨蕩費之不能歸又憫而益與之則不
以喜怒干懷是宜永年惇朴重遲不知有機詐
巧利則其初未鑿是宜永年寬惠慈恕行無負
顯幽則神天格之是宜永年故翁雖耄及之而

和祁遂遂樂與鄉之君子接好圖畫家所藏名
賢手筆至多予不能鑒賞而時出以示則爲流
連愛玩竟日忘倦家近市固都邑之衝行旅走
集猶多就翁斥賣居積商取予行貨財祈翁一
顧卽令其子若孫爲之且尤好吟咏每飯後必
循行百餘步故益嗜飲食和於衷人見其優游
終日油然樂也謂樂善翁真得所以樂者故雖
隱跡無事於名而世積漸知之間有請必驚謝
不敢然愈益重焉至謂名可聞惜不得而見予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與翁洽因云翁所爲壽惟善藏不自眩假令與
世馳逐寧能保裔彌老而筋力無謝者人之好
爲延益引氣服食而未必若翁渾然天質自成
者以外物不能入也因著翁行事以爲壽而且
以自警

冬日宴游序

冬暮玄陰予老而休靜自怡憚杜關却掃罕所
接覲然遊思宇內不無動於中往壯盛時馳役
四方有所覽觀多忽忽不暇流連締翫意恒急

於程期欲俟他時當盡償何圖一往不可復而
事之參差又惡可得其端者迺今與念昔所歷
盡爲陳跡而山川邈矣烟雲出沒猶若夢寐中
見之向親暱陳說舊事不勝慨遂駕而言遊聊
舒寫鬱積時則朔氣方引晦淒可想沉影淵淵
流響無定幽烟緬藐陰池若鏡使人情怊意失
漾舟入之蔣菰雖落猶或蔓焉遙望博以深悠
然群山映帶遠岸碕缺左長薄似有人亦不了
了墟里蕭蕭清疎因與客登其麓入林中蘭若
劉子威集 卷之望 王六
寂若無僧叩其廬始出肅爽中人栗不勝沃之
酒連引始暢適物候緊風亦驚急觀寒卉於前
森森有若竦立者有敷榮皎皎矜其潔者有凌
厲獨苦鏘然鳴者有震搖將落者有萎謝者有
偃仆者有摧折者有餘存者有并腐者壤凝凝
白離立雜植都無華滋相媚柯葉鮮澤者景色
窅然靜天皓皓澄霽時遠靄浮之若濛昧所謂
英英白雪者耶夫四時之氣何者不可喜而人
遇寒日畏其凜烈慘膚動容至闕不出觀且昔

壯時性柰冷雖凍兢愈益厲欲以奇自見或乃
馳驚四方北鄙飛雪蔽空我我層冰晨夜風苦
如割眉鬚間虬結疊疊馬爲辟易而行不已是
何氣之勁哉今而與若坐密室擁重衿且煖焉
時進醪醴羞醢間一出四眺猶謂良苦者何引
逸與勞劇若是差歟夫當此日騁原野驟良驥
躡風騰縱若飛獵射猛獸淬輪飲胃此男子事
何等不可予恨筋力解委不復能從每一念猶
爲淒恨然今而方感寒吁沫濡筆手痠裂不顧
劉子威集 卷之望 王七
時仰屋沉研尋繹纂構忽有所得夜猶於被中
舉燭書之人亦笑予勤者予不恤亦各自爲適
耶獨徃游謂可續不能需若在河北欲登王屋
從者恐河凍失接使者期請俟春龍門王喬洞
亦在道旁易之謂當再過兩之泰岱不及謁孔
林尋徂嶽南中尤多勝地桂林諸山嵌空如追
鑿信州徃復數經而巉洞之異皆視若跬步而
今邈在天際地表是其追惋悵悔何限耶卽今
之觀不過宴豆之內尋丈之間而人猶相詫謂

奇賞者視往所經何啻倍萬是固知時者不可
待而遇一失遂無復日今之役役名途者謂觀
爲失事猶可言也若予宅心事外愛探歷興深
窮人跡所不至冀或有所遇泄其祕藏於沉翳
歷世甚者攻鑿而出之雖履險涉危蹈不測無
復顧而竟未償乃今得於平居從容杯酒而謂
快適與彼無異嗟乎是何無小大之倪歟抑又
謂是皆有分與適相遭不期得之同一非偶然
也則予亦可無復繫念哉

劉子威集

卷之望

三

上春與客臨泛序

劉子久不出益憊值春多晦陰閒居無與聊客
或過予曰夫子久偃息憇一室將無氣鬱逆結
轡澹淡紛屯不夷肆舒解乎夫委隋墮窳實令
支體不適豈養綏之道哉不能安步亦舟而觀
也乃大啓予意遂理機命臚自舍之東漾而游
杖擎者請所詣曰西有野涂春方作則卉物宜
動而寒勒之故穉而未長適始霽和煦之氣漸
溢萌生似向榮滋烟際橫枝餘花半落猶作淒

霜雪態而臨水自媚消然與叢薄映寫香微襲
人林壑色皆妍潤無復搖落意益深入漱浦交
焉鳴榔出於遠碕而清渾沉沉鏡發小溪深流
新水淫之微瀾淪連沙渌澄凝而波嚮不定施
嵐相接葭菼間濺濺蒲也人情亦自暢適開迭
共景色爭爽予與客濫焉視昨時淪陰霧雨何
其快耶夫景候者有常而雨暘適異方其晦幽
窳翳濛濛蔽之及飄風飛霰雪激激也吾亦樂
之謂與閒放荒寂者同致擁鼻行吟不廢笑歌

劉子威集

卷之望

三

而況今茲之觀與客共之客以爲視他時爲佳
惟上春之芳辰群物莫不欣欣煖氣麗日又可
謂不足遺形忘世出風塵外耶於是相顧而嘯
徘徊瞻睇引觴泛羽連汰之不舉醺者共譁與
之夾爵玩弄竟夕予謂客夫人能暇者無幾暇
而興在泉石不以他事嬰者無幾游而遇斯景
色亦無幾也我與若旣撫有茲樂不恣焉者何
以爲一日之澤我且能命曠識之他日與爾繼
尋舊事猶當俯仰間耳可不念哉此誠謂一日

千載也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三

太霞草之十一

長洲劉鳳子威著

程巢父祠堂記

孫祿亮僊孺校刻

昔予素不識巢父忽盛夏謁入未及謝遽已及門遂栗階升成拜而予猶愕謂巢父何自知予今巢父沒予不能臨而其子長君復衰經儼然造予請爲祠記者予固奇巢父而益奇長君夫故鄣之文今特盛中夏巢父乃獨嗜予言臨歿猶手之迺其子遵述前緒不遠道里來徵予記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三

可謂不亡父也已巢父平生讀書閣題曰青藜蓋五行地記家所謂善氣鍾焉者也巢父游思典墳宇宙上下無不之而於此又所寓日盤桓其間不能釋者也今其與化游又安知其所止而又安知其不返顧此不能忘哉故其子卜所爲祠莫吉於是夫孝子之念其親思其居處即其所諷咏研啗朝夕傲睨玩弄之地想見其貌言容聳耳而目之則祠孰有宜於是者君子以是謂卜有知也鄣之俗侈所謂宮寢必崇之相

誇麗巢父故能約而長君將順亦無敢加其舊
夫於禮方有餘而又益之不其甚乎廟祀亦少
衰矣而復崇飾之是非君子之所忍也故謂長
君篤於親者無亦惟是事亡如存視不見如將
見之蠲潔齋敬所以嚴父也嚴父所以慎禮也
巢父往與予言禮樂其可興乎乃尤潛心述作
其所欲著書數十種已竟者傳之好事者人有
之未竟者方以次勒成期假之數年可以遂所
志矣乃卒至大故耶昔子雲默而湛思欲擬經
奮六爲七其所纂就與嚴之有焉然而談者猶
未之盡許也則以跡有疑耶巢父抗志如浮雲
遇不遇無少槩其衷惟刪裁刊定潤色鴻業載
筆削方有所當意津津喜動色自謂足不朽無
待於人故直已專致究尋不已未嘗有所降下
者則其氣邁上矣今長君悉取其書紹明之闡
譯顯章盡傳之無遺文之不墜既爲有子而歲
時享祀有祠翼然饗饗有所榮序階祀其儀則
備將貽爾孫子百世紀書所云能文則得天地

得天地者子孫繩繩走祠下永無替之謂也予
無以竊巢父特達之顧爲長君語所以隆締構
者昔孔子欲西藏書是不可度之序間以俟乎
哉

食力草堂記

貴溪徐君所居山川秀靈隄壤也地產所作是
固當生之嘉材以應天化徐君初試爲邑即邑
治徵入給事

殿庭則以伉直名所論建皆萬世規以西北地

不墜辟不能繁植乃恃東南粟備言古所以雄
彊以豐稌故若其外有賴即何以稱沃野名都
上腴者故於農田水渠之利詳哉其言之適欲
舉行而徐君出官於外往來豫章間乃就故所
居構堂曰食力識所志也徐君負奇氣欲爲國
家開無疆業所謂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
淵者非必筦山海事歛徵有所藉於賦法特任
其力足以使充積於郡國流溢斥羨京坻箱廩
之詠在在而是無不咸賴而謂徐君所自食云

乎夫士之節則有潔已自好重一介謂力焉而食者力之所及傳所謂以家爲鄉鄉且不可而況以鄉爲國以國爲天下哉故云辨淳鹵安水藏視高下時其泄無過度不害於稼雖歲旱有所粉獲司空之力也相肥瘠明播植察地宜物土之利詔期前後役其四體使五植皆得其所由田之力也率徐君之力將使一世之人舉蒙其利自陽微極於幽朔無隙土焉而轉輸負海皆得息肩此非一夫之力也食百世而有餘可

劉子集

卷之三

四

與抗節狷隘者同日語哉且所爲堂溪山幽峻稱絕湖水蕩沃在其外江入其中清微無滓下瞰皎若空帶以崇嶸障日萬尋出煙雲際道家靈岫洞穴名在圖籍者皆遙來在其旁輕林茂木映蔚相依被以長薄荆榛蔓繁而溜泠泠寫靜夜清吭踈響屢引時絕致足娛人蘭芝都梁郁烈發皇不特竹箭擅美昔賢多遊於是衡宇相望或託遞樓或以經術教焉學徒萃止而以靈異著者隱與藐悠神怪所產殆又不可知是

非地使然耶夫瑋異恢詭之觀絢績離立於堂若無與者而秀所鍾毓是不於彼嘉卉朱草寶玉而特發於徐君在今日方詳求所以治安陳國準揚地權致阜殷於千載上徐君益登用竭其力規度經構錯儀畫制何日以暇是堂之名雖意所寓而於林麓原隰直魁阜視之川瀆贅汚阨塞要害不爲觀覽存目營四海力欲修古井疆阡陌地道使莫不有康食寧宇而豈能獨慍慍一堂乎昔孺子高行耻屈志故懷其清於

劉子集

卷之三

五

季代若徐君宜勞中外以殄瘁匪躬靡所不爲自厲使世食焉則其力始效是所以推孺子之意得竟所爲尚亦紹前之烈也乎哉

里西新朔仁祠記

夫仁祠者何即精藍之名而非精藍之謂也昔阿育王以神聖力令四天下同日構祠宇事既悠邈今化力持世界亦安往非功德所予里中人多於佛所有空緣適燕僧金山流化至吳弓慕其真解能通經藏可以開悟生未來心捨地

初淨舍居之未能為華楠高覺稱所以奉嚴安居者特為屋三楹墻其東南為西牖關之鑿累堦其督僅尋而側置之釀水令可布武而已中奉佛南北序為庋亦各奉菩薩像使僧得誦經宴坐其卑小固云維摩丈室乃十方大千無量數佛入其中無礙者不可以常心度也且於制不得私有事故小之然已請於郡邑以先大夫之澤得老焉者歸心於釋冀仰報先恩因託祀於別室依慈力而祠焉俾幽冥升越在淨土者

三烈記

三烈者長城沈氏女也二女皆未嫁而喪其良人一嫁未久而寡皆厲志不移所天雖或過於禮其抗行貞高尤人所難也夫禮有方嫁而辭不得嗣為兄弟者是非聖人之言乎適有三年之喪豈不可待者且何與焉而遽絕之也豈人

情哉若女未嫁而夫死焉則未成為婦也故齊衰而弔既葬而除此禮之衷也若謂未成為婦而已身許之矣則遂以身殉之者是尤女行之烈者乎文學沈某姑氏年十四字盛而天日夜泣矢以身從已而父母竟欲贅富人子章聞之遂不食死時年十九耳姊氏年十八字丁思義以疾廢遂曰吾豈能執婦禮備汛掃哉當謝之丁亦義不肯以疾罷待至年三十竟不行以卒此其能建志不易人尤兩難之又其姑年十七嫁丁思孝未半歲而丁歿謂舅姑當大為穴從之地下養焉不得請哭以死復斲斷其三指以示訣未有子以伯氏子子焉好去脂澤無復為容素貧操作以供養大家母石疾刲股愈之與所殊指皆復完全如初尤可異也且所子又不惠日食米數溢復省以奉佛費如此者逾七十年困瘁可謂極矣前此有異姑詰之云爾節孝方降格已籍爾名由此畀爾壽而康且上迎爾語卒忽失之咸大驚謂感動迺爾者有非常之

事固有非常之應如此者乎里中人賢沈氏屢開於縣道表其宅間光寵之甚備將載之彤史風厲來者樹貞名於百世則又爲豐碑以彰厥懿夫感激於一時以死此義槩者可能之若從容於單匱窮乏危苦迫於肌膚瀕死者甚亟而甘之如飴彼誘之者且日至而無幾微動於中此其堅定沉嚴至貞之性果哉不可幾矣彼丈夫有血氣者猶可奪惟義理所得乃終始不變若是乎沈君方察孝廉予聞其事母尤篤孝母疾夜晦陰走百里求藥道過其所親假二人隨之曠野中遇迅雷二人者驚仆沈君亦植立不動久之或構火索焉已不能語而藥在手不釋其就養無方此特細者固沈氏家性貞義孝烈皆有足徵哉夫有令德者其後將大沈君精地形家言夫既能得天則令名無窮福澤方被之矣

西序外寢記

余以彊梧赤奮之歲闢居之西爲堂者五楹右

介之西榮爲翼室古謂之夾前爲箱謂之序結焚栽爲閣亦謂之閣禮云大夫於閣三其高不隱望而聖堅之或槩之黑蒼椽椽檼檼之綵繪雖不麗崇縹綠的然屏處階以升則皮置圖籍其壁右隙地不一尺長不能四之壘石焉壘龍雜襲或垓焉隆爲峯崎嶇峙狀岑之巖又宛渾實之塊滋卉所繁爰有樹薇其葉菲菲於墻之隅簫竹洵媚亦蕭蕭其陰詩采芻於小雅芝一歲而三華徵雜藝所宜藐未知徒以近者萱蘇玫瑰榮鬱小草蔓紹菲焉於其夾置寢夫古者居處有節寢興有所非有故不宿於外其燕御接見皆有常度朝不失朝夕不失夕雖晦而即安猶有禮焉而況流漣耽惑俾晝作夜出入無恒是之謂何故從容偃仰者游居之適也蚤暮動息者弛張之道也隈輿顯闔者寒煥之制也高庳差次者豐約之等也余居蓋僻陋湫隘或虞其墊且滋久檐檣之隙疏鷄是育乃撤而更之不敢加其舊而疎達以翹舉務顯爽不爲

薄蔽房廡靚深又愜所便安遇夏序炎燠開燕
無所嬰而檻祀虛曠足縱遣舒解又未嘗有蒸
浥濡鬱踳局不快然也顧體緩意肆懈惰且甚
靡靡不復能彊力時晚歲謝我其已焉哉將崇
志於虛濲淡薄養適自佚游於黃帝之所上清
冷之臺俯而四顧翱翔翺翺耶猶之乎曉嗜沉
研淹習誦貫訓詁爲平彼其善交致客人事請
謝苞苴竿牘自謂名貴於時吾豈能相效哉夫
休豫恬遂可適也而不可好也引氣服食可習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十

也而不可者也專靜而不可懷也厭繹之積而
不可忘也毅強之意可厲也而不可凌越恣也
所以神而存之者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義也我
其今人與居而神人與游雖在耳目之前扉闔
之側間開之內而時出霄霓之表橫九州之外
者吾其以有待然乎既成寢時與平生故人宴
簞舍羹藿飯糲側尊無禁昔酒不浹臍膾不常
具而猶寬然樂也謂余所寓者尋丈間不過容
宴豈豈爲華者不知余所託千載其猶遷與且

即之古燕居之義而有所修虛道乃儲與潢洋
未窮其所至矣

竹素園記

楚陳使君始爲淮陽海內士爭求識予則未暇
而使君已先命之既復莅蜀莅閬餘十年所雖
寤寐思服宵不閉問今歲在大梁之夏乃復奉
牘置吏且命之先大夫居汙水之上堂之前園
曰竹素子爲之記夫使君方以天下爲勸功名
藏金匱石室竹素不勝紀其爲園直寓之耳庸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十一

暇以觀爲者昔堯始爲園游城陽然其身焦勞
萬民居土階甃甃不斲礪何侈觀之與有特神
在之而以園繁育草木鳥獸是之名焉今使君
於雲夢之野江沔之濱土之興壤藪澤之鉅麗
生植之盛與形勢巖突見之相如所賦今古所
共誇爲美談者於斯爲園而身固東西南北之
人也即在外且未久入而乘宣庶政列上卿或
間出仗鉞撫師又安宇內復歸踐寧衡蓋清身
苦體夕惕慮樹功業中外尊主庇民爲社稷圖

無疆惟休則亦無疆惟恤而遑燕遊逸豫夷肆
玩弄倦倦顧景氣流連物色池亭間乎則雖有
林郭峻崎乘空雲鬱負壑側波蕩發灑映遙可
清人思亦入之夢寐而日與構接者鞅掌王事
惟竹素可以綜述爲一代典訓舉其見諸行事
者載之書使後有憑藉且規焉其有廢置予奪
無所不詔以鑒戒誨諭若伊傅所以佐當世者
豈惟廸踐篤弼用力用勞哉且作之伊訓說命
若仲虺咎單諸篇詢謀稽度諄諄是爲即使君

劉成集

卷之四

十三

所適必載筆從登高能賦傳之薄蹠語刺刺不
休皆妙天下其要歸以砥勵德業勸切人所不
足而又每飯不忘推轂天下士其有一藝即揚
進之士以此益歸油細綿素方冊簡牘提繫於
翰車使者兼兩且弗能舉而是園亦復具之哉
昔孔子欲西藏書周室蓋欲爲萬世計而若使
君心豈其爲當身之樂哉古之明辟賢佐其所
造攻謨烈無不藉之竹素而家以世其子孫億
萬斯葉匪是曷徵則是使君之園與天壤久與

往之爲苑囿華林樂遊諸君子以輔世才相與
永日謂舉目有山河之異歲月之感者咸欲策
勵以恢樹構立形之歎咏雖賞在一時而興乃
千載不期之曠世哉予僻陋在遠亦欲觀乎江
漢之湯湯遡三澁之水過南郢而攬七澤於楚
遂既未克從願因明使君以一見指向

鴻信堂記

夫驟施之恩能得士於千載非虛語也何者彼
特達之度有於一顧間而感結思效此豈尋常

劉成集

卷之四

十三

可測哉今觀鄒使君於闐其風之所動不終日
而使士奔走之不尤異耶使君甫受命爲憲察
博士弟子即夙夜祗栗思所以砥節奉職恐不
能稱塞負

上委任固以勤學興禮崇化勵賢爲已事曾未
期月闕之士靡然向風矣縣道吏淺聞不能有
所佐宣諸文學皆復其身無所事事此載在令
甲而不奉行使君輒舉憲繩之專長養羣才禁
楚諸長吏不得有所預始都士有郡權貴人或

有所謁即立黜之且欲舉按使恐懼再三謝不得士皆以此益心向使君威足懾而恩可懷不忘也使君忽有所不當意即出郊待以其符章付主者遂投傳去其憲僚爲留不可藩垣率諸大吏爲留不可博士弟子千餘人即夜走數十里擁使君前後使不得行泣涕以請使君慨然謂吾奉職不效所行有不得竟奪吾守官吾尚可留哉諸爲監使者亦遣其屬要之途不可諸弟子乃即使君所舍寺之堂名以鴻信蓋取之

劉子感集

卷之四

五

詩鴻飛遵渚以志所以懷使君也夫周公以流言居東卒之感悟成王冀使君行且復召然周公之其勤王室久諸博士弟子於使君涵泳未深而格乎已爾化之流行一何神若是哉洎使君既歸猶謂不能少頃更復見之且青紫且謁予文勒之石此雖使君澤之厭浥不疾而速然閩之士敦師友之義亦何至此者尋使君去就之跡非有所戾於時特伉爽之氣過激烈持丈夫節視去位爲輕志義爲重不能阿意耳在

昔虞庭契爲司徒禹司空夔典樂各效其職有所專也周始爲三監監於方國逮漢而使者奉尺一察郡國益詳廼有以典職諱其所主守雖君上不能奪至犯威嚴譴怒者以爲常或因以拔擢即使君投劾歸非久且不次遷而閩士之義又他所無者異日史氏傳儒林當特表章以風勵來者請徵之斯文

寒雨坐齋中記

時癸未之十一月望也

人之所爲適者非景氣麗明融暢之謂則晦淒

劉子感集

卷之五

五

幽迥愴悽慄亦足快耶夫融醺必有顯豁高明之觀使人意舒泰怡懌解放自多若霧雨昏瞠寒凝則與室卑牖煬且擁毳獨陰陳所愛玩書當其自得時復歡笑豈外有所願耶今冬多燠霽小至以來始陰寒予棲屋頗踈明而隘小風薄簷止雨蕭蕭灑樹石間遂蔭蔚鬱嚴氣散溢有摧悴凌折之感睹植卉不受變霜雪憂然含滋自媚色精縈者固其性耶余固寒生非煦溫向炎與時逐者氣味與茲候相樂得四體愴

適入密戶縱心遐古冥思簡牘舊聞了不知煥
何從生然每一迴念此樂可長耶乃始竦然起
捐書撤几默坐滅想舉平時習氣一切屏除不
徒忘境吾所知有冷熱者相何從生其妄識分
別其爲適不適亦何異不異之有并所遺忘之
矣

虎丘放生池記

佛之生自周昭王時其入中國也則漢明帝世
摩騰始來至晉道生輩作而其風始盛殷洪源
劉康集 卷之四 七

之屬皆傾意嚮之謂無以動之能爾乎虎丘自
王珣施宅生公實嘗講於此石猶存焉則其爲
禪人所棲久矣且爲郡形勝故據而官之莫枕
川濱地形家所謂負倚之勢則然者抑亦游觀
者必之焉又宴息存乎是皆爲政者所不廢也
故有池爲居人所侵入之則莫適爲主也萬曆
戊寅我大名侯公來佐郡僧某言狀遂按圖謀
訊三老履疆洫正其爲寺舊壤也悉返之於是
數十年爲豪強竊據者始克復人咸快之僧某

又慮後無以徵且侯公之德不可忘也圖勒之
石夫公於爲政敦大以含宥寬惠以秉宣敏廢
齊肅廉清無私自昔所謂善拊循得民心無及
公者即抑并兼歸一池於寺特其小者公固無
心於浮屠氏微福也而使接近居人積習便踰
者有所懲惕息不敢犯是烏可無紀哉池故未
有名爲名之放生池者唐制每州郡皆有池遇
鰲視則市鱗介育之以爲功德前賢所爲文在
所有之則虎丘之有池姑亦以施恩蠕動之物
劉康集 卷之四 七

以爲造育生長之助祝我

國家無疆之休此浮屠氏法奉三有之義也予
爲之記

王氏阡記

王氏阡者王生視其父兆也始茂陵人曹氏域
人稱之曰京兆阡墓之者自表署曰南陽阡王
生不肯故直曰王氏阡云吳昔有士曰黃省曾
氏曰王寵氏今有王生裨登吳固多士哉王之
先實烏姓據世本齊大夫烏餘之後蓋邇邇不

可知有曰金安公者善星氣風角爲海師卒覆而免者術之力耶免不敢復以姓名行乃始曰王氏夫古姓與氏有分故有以王父字爲氏今訖不敢易曰自王大父也者尚亦由古之道也乎故家晉陵乃跳而之蘇再世爲真三世爲洪子二曰軒以行子錢起家固磊落丈夫哉方其少能急人之急業有聞既踰冠修家生善守其流率數倍娶於荆尤能佐之以禮躬自約俗侈麗乃儉嗇之以事姑朱益竭其誠力喪之無不

劉子康集

卷之四

太

哀死生之義備矣季未室室之以妹歸者二既又舉其貲中析讓居第與季而自之晉陵值東方兵興攘臂其間主者以君故戢其下使無犯人多賴之初置舍舍主以病者留又善遇之病者卒之他所以免人益智君而以徭故大不堪會崩卒又喪其長婦居常不樂遂老而傳曰爾穉豐其勉焉而公且休矣復往來吳自放山澤間託之惆悵無所之而仲王生也才當秉相國時欲辟署不果文日益起余徵其意謂文者惟

以自適何所不逞若之何以今之君子爲而且也以市則何居余益善之未敢有請顧造余言前葬荆孺人梁溪父以其塾也時時語他日無以吾歸必更之爽塏者值在疚行求之高陵廣川大藪乃枚卜惟今所相則兆曰是爲有阜崔嵬湖水瀾瀾竅而里之宜爾孫子遂揆準高下糾度規表刊蕩魁垤剪雍道蒔南望南斗北戴樞星朝夕以矩無失尺寸旋式定策治爲隴以荆孺人從焉禮也則謂斯阡所由啓必有所識

劉子康集

卷之四

九

之重以命余夫古之爲禮也質故不封樹不厚藏周以來謂仁人孝子之盡其心也始備其制而爲之節務盈焉者時之末失也若其營之說山林向背五運六符變驗據形勢爲氣所鍾毓而又視辰所加臨以其至之日與方所指合爲吉則自黃帝來有其書而是阡之用事無不愜者其爲王氏發祥將自茲始哉然阡實以王生重雖更千百世人望而指之曰王氏阡者固以其人乎不然吳之富貴而名磨滅者多矣而胡

名王云王云

若古不墓祭故不屋今舉二祀故置壩闢堂皇
爲衣冠游無不繕者其地在山之坳當其偃曰
灣故山居浮屠守聶斥爲徐有乃券取之

振英堂記

姓氏其難言哉古帝王之子孫其得姓者蓋寡
而命氏亦異哉所聞古者質其源之所分一姓
而別爲數氏殆不可知其曰百姓則百官也九
族則支庶之分不可勝窮也嗣自世本作其文

劉子康集

卷之四十三

辛

頗有所不盡若後之爲譜者可得言哉元魏北
齊尤重世族唐太宗欲釐其弊卒不能何今遂
至陵夷不可究質散無統耶惟故鄣頗能載其
世以諸宗家皆彊大合族以食燦而不殊聯以
昭考之義追以胤遺之始有古之風故在他所
有敦睦之道焉有相恤之仁焉與夫以路之人
相視者遠哉吳瑞穀氏在微爲大遡其所由來
遠矣其徙遷者蓋亦四五焉初則自龍江徙而
大溪又徙而漁梁又徙而石門又徙而爲今若

洲曰茗洲吳氏則自榮公始也茗有山鬼焉氣

之所鍾毓也昔之相厥居者既景乃岡取其景
貞廣衰勢之夷墮者故茗之吳盛於今生之瓌
肆博大繁碩璋異者則山川之爽精所廸發儼
興洩越之耶語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故吳之
盛豈徒子孫衆多濟濟翔翔已乎迺咸誕挺介
逸恢詭倣朗有由然也自敬一公爲堂以養母
名之曰敬止迺今名振英者則其遺也堂之名
亦累易室復有五焉其取則於太室之義乎又

劉子康集

卷之四十三

辛

嘗以相地者言豐隆六神太乙所在徙而負川
以拱焉又以不寧居復其舊與更今之名者則
隆慶壬申之春三日也堂之後有樓以敬德名
則猶存敬一之意與比而爲堂者凡四庭館翼
然而曰雕雲者則瑞穀所肆其文者也瑞穀實
命世才天之所篤生是人也固將寅造亮章熙
育品庶爲國家建無疆之基其爲振發啓祐克
開美盛矣哉然而先生竟累上皆却以長第差
次又復補爲之先者蓋天將大祚之其所爲書

亦且數十萬言莫不任蕭用教寃宣揚勵惠可
底行藻飾光命勒成一代制輝於古掩前之烈
我明之文不在茲歟異時者舉而措之則有餘
裕矣故重其進者其構期符運殆匪易言哉且
斯堂之建固以歲時享祀吳之子孫實繁於是
咸集少長有禮可以觀敬而英爽高明顯昭繩
繩焉纂緒紹休廣吳於天下曰代有人焉上世
未可量也若郭之爲堂以饗食者無算保姓受
氏以祿位貨力雄者多有之而吳以英賢著垂

劉子藏集

卷之四

三

裕敷遺尚亦不可同語哉故振英之名且與文
翁講堂弘農楊氏之堂並稱於世自瑞穀以上
有句容令諱永昌以賢良徵而諸從父以文學
被推擇者二人父諱槐則義行恪純茂文多藝
而不試郡國潛光考槃且不得年生子八齡而
逝則身雖不享特昌其後并殖於茲耶斯地之
勝阻山帶河漸水繞之而里區非一皆秀靈衍
沃臯隰與深是豈魁陵夷陸陪阿煩壤能生之
嘉材而單寒陋門窮固之族亦何能應地之德

握天之行攝提五括爲發祥流光永永無極哉
昔之譜姓氏者率重地望今茗洲之吳重於崔
廬清河范陽之望可哉

郭池記

自舟道閭門北河城闔帶之轉而西迤邐前渺
瀾盈望吳固水稻是宜而土風柔嘉岸迴鬱映
樹從萃蔽繁墟里相接長薄羅絡臯隰坻阜高
下阻脩浦澈交輸灌溉宜瀉荻葦障之遠可見
數里外扛梁在所而是蓋其碕缺微露衡連橫

劉子藏集

卷之四

三

潰斷流絕陁若布網焉者地險則寓非輿馬所
歷也益前爲長漾瀦而爲蕩爲匯則郭氏因以
沼焉者也即水之所汪然渟樹之檉柳杞櫛下
列植芙蓉而荷的皪水上滿焉葉駢闐隋風翩
翩香來逆人構亭其上坐而俯視爽然醒人思
也夫觀之樂莫過遠而曠而是地去城可數里
水之紆徐浩衍折屈入之不覺其深而人跡殆
絕亦鮮間杖擎者擊汰聲以其偏也非所必經
途故幽絕可以避喧可以遠眺可以風可以陶

永日可以舒寫郭公蓋依隱玩世者也故其上
居於輿隅而去是池甚近又於水際結構可寢
息罔晝夜游其間不倦然人之望郭公爲德於
里間時欲就而請焉公亦汎愛寬仁容衆有所
施惠匡濟之時出入城中故池以郭名而人之
來不禁也

郭園記

由郭池而益泝洄前水紆縈宛渾中間小坻曲
碣淺瀨遙相銜接而岸起環其外折以入石梁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五

下惟小榜通焉則爲郭氏居前有池雜植芙蕖
池之外積石爲峯巒巖巖草樹叢生綠緇蔭蔚
東爲亭臨之軒檻踈豁下視游魚唼喋荷荇迢
爾往來升其堂陳列器皆潔雅可喜穿其輿爲
道稍狹限以冰復杠焉則望見之竹數千挺蒼
勃雲興徑隈輿轉幽樾間有樓循其後復樊爲
門則詰屈行旁皆檜栢爲長薄穿薄窮則柔蔓
細幹網絡爲亭毫芒繁澤洵翠燦有堂翼然
自左登徐引睇四阿則園之勝舉在目也堂凡

三楹其榮深之可二尋所窓牖盡華綺朱綠藻
加之簾惟寔以竹密碧爲施丹漆其上後戶悉
啓達嚮敞朗無所蔽則望之窅然林麓邃深庭
之前疊秀石璘璣岑峯爲嵒險爲陁陁陁上
陰陞環轉翳以珍木甘菓異卉其顛四方而高
曰臺陝而修曲曰樓憑高以引眺曠可知也山
夾水爲澗則時雨初降淥溜漫溢灑竹樹蕭蕭
成韻有穴爲岫則峽嶠參差石璫錯多姿態
悉異方產津乳欲滴風來則竅穴皆應聲振谷
壑令人眇然有乘虛無出九陔想予來適夏炎
都不覺暑亟欲御繒幽鳥掠水還來坐隅翠羽
丹距馴於庭際主人命酒歌鐘方奏輒翔舞而
去已復下闕夫原隴之在我郊遂惟多暈崔而
此乃有衆禽由畢弋不至也且吳皆平疇夷陸
雖有山亦不崇深而求觀游之適者亦必遠有
所之此則去井邑甚邇而地乃窅靚渟渟不聞
喧囂因其陵阜之勢增高就庠而爲之臺館沼
池灌埳崖郭因土之饒樹之衆木無不茂蒨青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五

鮮謂不假之人力固不可然不甚費鑿引壅底築治積時累日極侈心之肆求必從之欲殫財力於不窮之壑期以崇麗爲也茲固謂可以盤桓卽之以爲居室之安而旦暮游衍四時之氣無不宜而樹藝之成落其實而取其材不又因以爲養焉者乎

劉氏祖隴記

予劉氏之先斷自統領府君者其上不可推也其自建康徙姑蘇則自提領公至孟功府君爲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七

五世此趙季通所爲譜序於永樂間者也又徵之趙繼宗所爲序云劉氏居吳至孟功十有三世則又不同何也王汝玉云幼常識退軒府君嚴重詳雅儀觀偉然予高祖季誠府君則退軒府君第五子也曾祖怡晚府君與高祖同附葬於祖塋之西南有碑爲風雨蝕微辨而已塋在武丘鄉傳自白玉蟾所視兆甚祥祖纒隱府君以地隘不能容乃別卜今阡又在其西南南嚮崗阜遙帶地脉相屬連延皆丘隴也其後背林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七

麓爲宗從墓稍左則中丞府君墓東有丘當中丞墓坡陀而前外爲田右亦有丘高下接皆拱揖內向外亦爲田爲隴前有池予廣之東西接小溝外水入之雖蓄不流亦通源也池之外少隙地亦田之外隱以林樹則亦墳墓也地餘數畝松楸皆葬先考汀州府君時櫛頗繁鬱固風氣所灑子孫百世所當封植者也近葬予室顧宜人術者云不宜復竊其傍乃復視今黃山兆予以不得復親先人體魄也實有戀戀於衷不能釋者且恐別在他所後世愈遠無以復誌况二隴亦懸於初祖各百武若久而湮夷何以識所在耶故思勒之石以昭示無窮自曾祖以上猶有宗從自祖以來則惟予子孫無他人矣故予所爲懼恐其嗣胤之不延則我先人之緒將安託哉夫自上推至於不可知而逮予予之後未可知其繁衍而至於不可窮又未可知其不墜緒而蕪沒也則斯隴之傳諸後實賴先德之隆式寵靈之保姓受氏長我劉於千百世則同

姓從宗合族屬豈無一人出焉能大覆庇之耶
則予不敢專私其子孫而樂有望於族之久矣

春仲過城東別第記

予久掩關城東第在通達所謂車如流水馬似
遊龍者也不庭者數月矣仲春善遊遨往觀焉
則重感予者時之始暢融也物無不自得欣我
以景色卻我以眺望舍宇不戢且蕪要我以汎
除假我以盤桓燕處將二三過從開戶達櫺畫
發其隱曲屏蔽疎明逖朗高顯以徹通其於應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日宜此故陸守居其材本偉壯博碩然歷年滋
數更主者而至予則不能無耗傷東向自其門
爲堂者再而墻焉以障於前今爲予宗人有予
居則由其左爲小門再重而造小室本其左介
又轉而爲堂則視其前少庫之中階爲唐甕甌
甌其墀則累石焉蔣以珍木佳枿方敷榮燁然
丹花四照石豎若縑不縑而稹理邪迤隆然窪
然竅空磬折以三五或如流白盛其上輒置之
皆有屬其棠則不知其爲杜與爲赤與棖木爲

桂其萌則卷施葭華與小草與含葉散英丰茸
繁薈堂崇四七廣四三步修三二步前爲屏闥
門謂之閑又謂之罕思後二夾爲窓中爲屏又
謂之辰左有脩曲曰樓是爲庫自左達後爲屋
再成謂之東序序之上路左出別爲屋則爲庖
偏爲厩廩東向爲樓甚壯庭虛而廣其右廂亦
視東序樓之崇視堂四七而五之廣同其脩四
二步左右各有樓二楹壁缸今皆壞後爲雕牆
下文石甃亦缺其外燎以重屋東偏爲予有西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爲止予所遊也後爲弄則人由焉有園古爲囿
游者也以藝植且蕃育鳥獸也頗荒斥草萊弗
焉有池汪焉則蔣茹曰荷有洳緣丘達之後池
今塞其半丘則池土焉崇再尋上有修木凡爲
亭榭今皆廢後之池方中有小丘橋而達亦微
中頗藝菜菓瓜瓠之屬其垣多頽未戢也夫予
之有此使畢力爲之繕爲之築治則予因而漫
衍因而尚羊予豈更駕哉然踰年不窺足或嘉
時勸觀焉又恒不果往者好爲探涉近之山川

無不縱吾目或累夕不歸歸輒復有所詩今特
城中尚不時過則予豈憊至是哉性本耽書無
所不觀無所不通晚尤未免舊習上則覽稽顙
度下乃察氣候淺深辨陰陽地脉日者家言與
醫巫祝史論說今以規望游者率淺庸志在得
精言五行者亦復不精良惟吾郁人文能通曉
時與談故不覺歲月謝或有所著各相規故不
出者每經時經歲要知予有所樂老猶婆娑藝
林詞苑何假治第爲而茲觀亦聊復志之知予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記游

古有客難賓戲體裁若一予愛之作記游
予非不好游也然游焉者鮮偶偶然寡與哉何
者予少則懷嫌家大人今之習則杜關不與人
親接人亦復見謂驕罔顧也游於鄉校諸儔少
非無願見者恥先折下故莫往莫來獨馬君玄
來交予遂與游然亦不數數出其詩及文示予

頗自多高擬托予時未暇爲而卽以察吏行欲
進之貴人所言之范守范館之予使嶺南則獲
交杭王叟潼叟由許君應亨見時游方始得從
良愜然僅至嶺不肯行留其故人所叟軒舉以
詩名浙工繪後予在臺嘗見過意氣老猶洋洋
得也茶陵張相國治得予詩欲進之予詩故未
工也相國儒重予深感知焉已則黃淳甫以詩
見投予素傾遂納聲數得請淳甫五七言秀擅
尤服膺之洎予斥閩子浚亦遺以詩韶婉特長
於古諸凡弟中爲勝在莆獲與子約朝夕性似
峻而有封隅予狎之不無動旋卽爲笑詩頗尚
沉思逮還始與子循遊子循名奕奕流艷而薄
於質予居恤得季朗乃大快予季朗英少而敏
瞻相與砥各舍其舊而圖新約十年所覺予之
進也已乃獲從徐丈紹卿極稱予頗過情然予
方肆於文徐丈詩視淳父而研苦老愈適遽失
之可勝惻惻若章道華之簡令王中舍之和淳
皆予所貴而亦復不久失之張切子之博綜與

予尤洽王百穀之宏遠及諸君子皆不時接晚
益無俚焉憲使佻佻遇上忽見就既非始望後
乃得郁人文其文奧古刻嚴能規予不逮予喜
謂若人天以予窮畧之娛老哉予已無復對之
輒淫淫動著述想不覺御篇如醉者不忘飲饒
餓者聞食氣喜見顏色顧焉知才謝非所以保
昔日有穿楊技喪於一不中也予往自憲聞他
所有文學名貌焉蔑視之未嘗輒請假令相值
亦示之以默今自失無以測我所向以此人故
相忽予實沉摯雄力掩覆廣肆迅發逸興雲起
霞矯恣手所裁任情而揮無不合於桑林之舞
而行綴節奏案抑屈折華蔚豐美章清秀出險
澁與奇與流易蹇濁者分境逸采浮於染翰外
光氣時見驚調震於怪物而予自不有散洪霖
滴若佳風日自成景色惟人情賞會或嗜好之
玩弄耽溺或媚抵惡怒豈予能得之人哉特數
君子者時相與依隱附和誕節詭世縱弛絕馳
僻危謾陷陵人而逞其奮驤蹈厲騰威蹈藉之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氣四方賢豪非不慕悅也意所往則雖古賢尚
妍笑非薄之而况能推挹退讓今世者而人以
此望之予何用謝為然而高下在心亦非膏於
知人者當世顯名若干鱗輩豈不識之顧以嫌
不相下不敢強附而他所名未盛者或能投分
已而名在顯通則亦不欲援借惟近得二士曰
王少卿楊伯翼尚未甚為人知是其當暴興者
耶吳瑞穀亦已有名程巢父汪禹乂皆前喪在
閭時則候官方邦望袁達林世璧相與實深而
泉人王慎中亦投分欲以文見貽久不就嶺南
黃佐學士亦欲惠文予生平故人不過爾許若
予循自序其文而其旨乃直叙得交海內名高
者以為重予鄙之甚且彼專以交道名者竿牘
紛然藉其延引接納若蔓之附枝非不萃茸盛
亦何強幹之有予今已謝氣亦復非往時更願
與為名者游昔唐太宗謂李百藥齒宿意新予
殆其庶乎欲以一旅與今之君子遇於中原共
相角逐請以全師鼓之必不敢見敵而嘗若其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連衡齊舉四面肉薄而臨我亦必不敢交綏摩
壘而退當張兩旣駕二廣爲鵲觀要劇攻瑕惟
是一矢以相加遺豈不快耶使以予爲不足當
敵也請登巢車而望直前鑒之翦此而朝食可
耳何累致師而卒遷延無有應者徒使予老猶
負輕薄名也

吳氏園池記

古自堯爲囿游於是有園之名所以樹藝蕃育
而眺臨遺放舒寫適意者也漢以兔園名而鄒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十四

枚嚴徐之流皆焚集相如至自免去游焉則以
孝王好士而遂傾一時故至今傳之耶吳有錢
園子美仲淹嘗寓之而朱長文有樂園豈非皆
以人重哉若吳文端公以忠誠德翼亮

四朝晚得謝猶不忘作人構堂曰崇正合郡之
儒異授之業故去爲名輔佐者率出公門其東
爲園曰真趣讀易亭中曰洗心而子貞毅公自
吏部予告歸極所以奉親懽崇飾之洎返自湖
藩盤桓泉石間則園益闢矣逮九華大夫解郡

事園乃更吳被創殘後復更緝治則園之盛殆
與兔園金谷爭勝遂擅美東南而掩前之所爲
園哉始自其第之堂後廡轉而右又更一堂穿
其後則爲曲室謐榭便房窈窕連屬循堂之右
則爲道詰屈以達石關爲棧可達於園而園之
門則在第之西稍北文端公舊所名也入城西
草堂後爲梁平而堅緻小池密石甃左右爲翼
室置歌鍾茂和堂華煥軒舉前後爲藥欄時異
卉玼花北爲齋曰玄玄則列南粵奇石鑿黑如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十五

墨不加礪而嵌空若歆刷極磽礧夭矯以象陁
隙色鮮腴欲滴此窮山澤出之不易得也故又
名石林北有齊題之貞白後復有門爲室五楹
則以養煉丹石爲神仙學室西北隅依檻爲小
池甃甃砌璫石爲底魚泳焉影若空懸又爲奧
室鳴琴宴坐於內冥思游神時適釣天帝所故
標以青華丹室前爲庑閣奉佛此最其邃僻幽
偏者也東爲玉山草堂則穹然出諸林上標顯
爽清高曠疎逖以遐矚遠引夷肆恬漠延納無

垠者也其竦峙者爲山則禹貢所謂鉛松怪石盡搜其區之藪而致之巖巖音崔崔嵬乃效夫高嶠絕壑而中一峯突起奇秀若雲霞蔚興山之陽卽文端公玩易處繞以泉石嘗取涪翁句題其上者也乃益正其阨傾洒而高岸隈隩流水瀺灂曰直泉者涌泉也沃泉縣出側出曰沈泉而爲階爲渚穴出者爲洞二曰神清水渥之石巉澦其上可涉所謂陟丘者耶洞固烟霞所自與雖假人力若疑結而成者則王爾般輸之巧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六

與中爲石佛牀竈躡級而升可躋其顛是爲東山之狹而長曰墮詩曰墮山喬嶽者也有岑尤陵嶽奇峭其最高處山脊曰岡者耶可以盡覽園林之勝若其榮木嘉樹瑤蓂異芳來自絕域則散英垂實耀采鳥老蔓動搖於阜陵陂陀間蘊藹蓊曄其屬非一而修竹綠坂上下便娟霖歷藹藹斐斐蓋其土之墟埴是曰五沃其於樹藝也宜降自山而西有亭翼然亭踞小洞之上而洞東向以賓出日是曰朝陽山之東爲文

昌閣則大夫新構以俾子弟習焉者也閣之後水帶之所謂湫闢流川挾雨聲淙淙不絕而水所洑出爲澤則有池汪然上構齋曰韞玉而池之中有屋若舟又若緋縞之維浮梁也水上茄荷被之的皪芬馥嫋嫋漏衍其東又爲翔霍所憇渚時鳴舞應節北植桂曰桂嶺復降由池中石梁至北崗則轉入竹林中颺瀏繚繚與風搖颺旭日映之荷氣時襲飛音傳響此其幽勝不可名狀而又由崗之西爲朗月軒則可宵焉於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七

此候月而觀亦畢日矣此其園之繁其大夫所自爲記夫園之景色不藉富厚之力則不能繕完翦菲除薙崇飾若石氏洛澗之阿其山川之勝固自甲他所而又以豪華侈盈之以故王氏之集蘭亭雖風流賞惜尚慕其遺風所謂身名俱泰哉是宜人所艷羨若荒閒寂寞窮裔鄙壤而又何以云且大夫於此以先公宴游地羨墻之思時入於白雲宵渺間而克構以奉前緒纂就其功故於觀備而規造詭麗精巧與草木之

茂滋皆有加焉園之名遂著於吳予每獲從大夫遊徙倚淹晷當其巖鳥停嘯林藪罷烟出豫娛神則極幽人之致及二列進絲笙間作則鳴鍾鼎食故亦快心極意處世之適差不負耶且使他時人慕之得與相如鄒枚莊夫子之屬並傳予又何幸哉

吳園記

夫園囿之勝非熙世不能有而游適遣外寄意於澗壑林阿非曠達宏放有好之士能爾哉昔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六

之石戶漆園其所爲傲倪恣睢輕當世者非不翹然出人外不可方物也然當其身飭粥不繼或餽之粟猶却之不顧以爲名高則高矣其如苦體而勞形何故惟謝成功而委去與夫恬漠任性所謂天解者是其逸樂閒肆窮人間之可欲而不失爲虛遠清勝快意者是豈不絕人已哉予素無累惟託於游今老矣所當意者非九華大夫曷以大夫丞相家其所承傳遠矣而不以榮利爲懷吟德佩和彷徨於汗漫之宇而甘

瞑乎無形埒之域繕性於獨寄通於寂詠發嚮臻聲溢遐外其園自文端公開之貞毅公又之大夫復擴之極其力故其稱擅自昔以人傳者若洛中多諸耆老名德重當世方其引退杖屨所及以安燕佐輔養彼其志雖未忘社稷圖而縱耳目娛心意安得無所寓哉故自文端公以來累世之澤而於斯園益加培者謂觀之勝有宜於曠遠者眺瞻登陟眇望無限也有宜於迥絕者地勢幽偏奧如也窅如也疎寥閒寂若不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九

在塵中也故方及其門則覺蕭蕭有人外想而池色岸芳遙來相引遠循山梁入幽樾踐危磴窮障塞景氣之撩人不知所從而漂渺激越冥緬遶遶淒戾寂歷炎風和煦四時之候畢備若行石城金室沈羽流沙之野而適瓊闌平圃漣汜開發無不可嬉娛解舒滌覽徘徊者也大夫當芳華時則藝蘭九畹擗蕙爲帷張薜荔爲蓋杜蘅爲宇駕孔翠之輿建文鸞之旂以觴客於清冷之淵飛謁來襲芬馥或郁中顙沉酣使人

之意也消及玄雲素朝朔氣明瑟則樹菊數千
煌煌扈扈芳桂爲嶺騰林拂烟霜霍晨警玄狻
宵唳豐輝映人啓泰姚佚以與客賞寄流連增
款歎吧若時之暇遇佳風日未嘗不命賓侶設
名酒脯脩鷄纖麋糲相與暢飲歡劇拍浮舉白
夫此非所謂通於太和悵若純醉而甘卧以遊
其中未始出吾宗者其能樂此之樂而不以入
事經慮爲朝夕戒哉且擾擾焉盡悴之不暇尚
何有林壑間而人得以奉簡從寫引吟弄爲者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中

予放廢久無所於入之咸以爲淹弃卷婁之屬
也而辱大夫遊邇茲園之勝始之文端公若白
傳裴令公李文饒之勲德功伐固宜掩有之而
輿綠野香山並傳又有大夫之賢嗣修之且佳
子弟翩翩盛一時隆業崇構自可千載若予得
附麗每尚羊竟日慨然以思與彼厲苦福隘巖
樓谷飲避世者予豈爲不豫哉

春日紀游

時丁亥二月

予故猖狂無所之客有勸予游焉以爲適者乃

春日陽薄泛自齊門泝沿瀟街遙瀟涯淡上
阿丘之偏高以望故吳之漚遂所謂水地者謂
其經帶紆紆崇垤林麓與洲渚島嶼相交構也
出沒葦荻荻蔣間乃西北引則相謂之膠山觀
乎乃復道渥瀟適蕩漾越宿乃之安氏居庭宇
殊曠唐階翼如導予以觀其園則沼池臺榭林
館巖肩軒輦高下愼歷隱見竹樹葦葦龍從時
方群卉含枿萼榮的皪水際已暮遂卜宵焉更
設樽俎醴之有加豆腍腍脯羞具旨酒思柔又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一

中

爲予設盞齊謝之更以醒酒糗粢之屬饋謂之
饗尤滋出俵子嬰童歌詠水蹠陽阿舞伎優笑
考鐘鼓曳纖絲餘響停梁間何云秦青薛談哉
明日又同過其昆則甲觀華堂以文相爲柱櫨
簾而加密石焉流漆墨其上矣軒陸疎顯蕭屏
靚深足媮娛庭後景石爲峯巒巖隙潭洞崔嵬
曰岑上銳而長曰嶠連緣爲崗隴卽水中爲泚
爲隈澳澗壑陂陀備藪澤之致其館曰清樾齋
樹列其前後森竦蔽翳蔭覆極遠幽若當夏時

則清陰綠荷水鳥鳴呼尤更佳圖之芳木千章
檉柳櫟櫟朱榮丹藥杜棠之屬淫與於渴渚垆
隰接檐檣屏圍而蘼蕪菟葵莖蔓其陳玉蘭方
吐璀璨若瓊雪與非杏素柰相映發季乃同予
園之後陸而之其山莊行田野間藹葉艾蒿彌
望隴畝茆茨垓垣頽堵亦復間出亭榭可憇者
縣聯爭勝流湯陸離脩棧藻梲浸潭不絕由以
達西林而望崇山遙障環繞其北垂條扶疏雜
襲其址樓觀竦峙晞曜波中連簾接衡抗棟浮
劉子藏集 卷之五 望
閔而薄落漉漉則廓然而虛者可以遠肆遐對
紆抱繚戾悠謬恣漠者可以流連恬暢恣其酣
溺徃而不返適吾有幽憂之疾是其當吾意者
耶水上朱閣丹楹虹檻雕題陵跨駢羅偏橋飛
杠委折以達而洲渚上下連延枕倚泛杼泳焉
相與舉酬則又之東林故一水滙爲湖而疏分
汴出歸異出同灑爲同川瀨而反入則斥岸曲
碕浦淑淑湄澹之而魁陸陵阜列映於倒景皋
氣間曲梁浮空榭柱截業則涉濟躡躡循陞以

升凭檻高睇而時鳥往來鳩鵲鸛鳬鵠鴈鷗鷺
數千群接翼翔嬉魚呿濺濺則跳躍可引斫鮮
以佐饗而歡興愈浹箕踞夷肆吟嘯俛仰簡簡
閒閒而吾所謂快者其無復加哉返自其室又
爲夾爵則視其季而腆樂音愈亮屢舞蹁躑夜
漏過半而別安君美秀而文往歲過從踰十年
所不見而客又導之過其居乃重爲費予甚愧
之若長君則又謂予所不能得而若此厚矣明
日遂過許氏所許予初不識郁人文云是其表
劉子藏集 卷之五 望
丈家有留雲洞又有爲之先者乃拏舟往焉許
故亦長者款予良厚遂陟嶺之洞觀洞特數石
鬼焉中甃可穿雖不甚奇而石皆蒼青爲琅玕
色苔蘚被之松徑詰屈雜樹榛栗可供杙餘乃
爲樵蒸資復飯予於舍醉乃就憇有石甃池廣
步四三修四五深十宜有五爲屋二成其上可
以休今置賄焉客言佛寺在山之陽者遂復道
以經墳衍趾川濱飲啗適其所則宮殿歸焉鍾
閣在其前頗圯而象設皆前朝舊榱棟宏壯樑

觀題奏規度堅仞殿後爲堂九楹則僧所新構亦甚翼翼材以拱抱不謂苟而可者方未畢工日藏經閣則又在其後經已散佚而閣亦且摧左爲楊氏祠云自其先所施右則祀其僧之代言其舊閣隳此重建而小之見遺礎在爲之慨然若堂殿之廢者不一高閣層簷之盛委之平烟白葦引望無際閱其碑乃云初名少孤山庵有嵩頭陀者來居禪坐不起高行傾一時皈者衆遂成雄刹主者以

劉子賦集

卷之五

四

上請得賜額嵩山而宮宇之整煥著於叢林今之替卽在他所往往甚而此之住僧且才是其可嗣續哉山擁之若袂不甚齒萃而開勢遠故許氏崗其西南而謂與寺升降予謂非然原倚寺立南東故招引形勝虧則風不散蕩耶人文堅爲許留予謂舍舟而徒昏則不利涉乃別去許復踵而餉予酒數行予謝之遠明乃發又明日下春時至錫之北門泊慧山下登自麓有堂帶之衆屨交焉頗開池在其背而泉渟焉上爲

劉子賦集

卷之五

四

二井則泉所自洑夫水上出爲涌而斯泉名第二其泚而芳烈當不虛云山其崇峻層陵雲舉峭秀分霄其半嶺以來宵榭齋巖瑤宮綺望架立競起者不可勝紀且多勢家據爲苑囿珎館側谿谷之間飛棟隱榛薄之內饒案文廩榮楯高臺彌阜被阜捷獵霞表東有長松偃蓋高踰數尋或託爲封兆其一尤秀拔垂枝二若虬龍之俯而欲奮則舊所名聽松而仲山王氏祠焉護以朱欄巨石橫卧其旁頗奇崛因過其園抵隴坻之隘蟠屈纓帶坐起鱗次風觀凌空下爲洞室漉池清泚始亂於泉流終別成潭上爲頽壁丹崖黝石雜襲續綵奮發而京臺競高歌堂層峙左右松栢交陰棠杜並芳標之怡晚而凡榻列置桃李象簾頗事華侈又過黃氏園傳錫山下蓋兩山齊秀雲天而慧山尤峭立嶽岑隱阿陟者恐慄錫山上有宰堵波佛宮昔嘗再至園之長廡偏架脩廊宛轉以達局閣蘭薄蕙樓玫瑰薔薇綠林暢榮崔錯幡纒而謬門依水曲

榭向池雖不直注傾瀾而潏潏不絕微風拂之
陸離眩目其堂敞朗可以解駕可以永日又啓
其右肩別爲亭舍橫立柔條弱莖紛溶垂蔭樓
曰攬秀下爲石渠九曲以浮觴泛羽其上窻牖
四啓洞徹疎遠岫遙對流影恍來鶯囀禽啼
落英翠照游袂沾染衝飈濟盪使人俯仰泉苔
意深魚鳥時已日入落棠遂解維還夫予放蕩
不羈非有所慕說而晚更栖栖隨所之聊復自
適通千古於旦暮不下席而覽九垓雖近在目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前而遐濶無倪矣偶放柅揚竿爲茲遊何異飲
茹溪之上凌晨升之臺望黃鵠之舉而與白雲
悠悠哉且錫之爲邑所謂川無滯越水土和演
而麗繁穰植甲於諸縣道予游固莫適爲主而
遇則流緬昏酣潦倒無復意氣因命管記其畧

記于婁之會

丁亥春三月癸卯會于婁郭子主之張子以諸
子從何以張子從張子主約者也諸子游稔張
子可以往則往矣可以主則主矣予與郁子則

不夙者也不夙而從之不乃易與且張子則易
予其私予與予獲私張子其尤幸與予之不能
有於諸子非張子曷與張子之欲有予於諸子
予安得不易若郁子則與郭子故其易也有由
且予黨焉偕焉可也諸子長韓子而後郭之二
昆與之齒也旣飯於夾室乃觀焉於其庭沼有
卉焉芳欲瀾予始見驚予之於遊猶恨不數哉
有奕者有少休者有談者有卧而應者已又飲
於堂宴豆有踐再列而五之復又之血飲饋饌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古與甘脆之設時也旣酬酢散爵無算顧之黨
有與闔者外而入其闔也弗勝則泣而想諸且
似慍不能底也顧不能無動予起而顧子亦繼
起諸子稍後予之從於會而記之何登來之也
登來之者何遠而赴之諸子同于野也有未覲
旣面之故美大之以辭也若夫易則易于則于
予之於往也皆有權焉行權有道自抑損以行
權不異人以行權塞而通之以行權若抑人以
自崇迂其躬以悟於人非權也於予何有

記泛舟之會

今茲四月之七日周君復約客舟泝焉予茲有
謁返自途郁子適不至遂往造之閭門者尚果
舊與吳水地也沃野平衍瀆田不徙而洫遂貫
焉故水所游者爲渠爲浸灌輸於江海而舟濟
環陵以達舍是弗繼始與客溢觴於浹時故菽
麥被野書所稱草土之道或高或下各有所歸
又有草物十有二衰其是也夫故諸子觀焉者
樂其穰與歲且登適新雨霖霖放舟郊之外緣
隈隩踰疆萋石梁之經帶津涉者三四或斜倚
焉古曲有塘上行殆其近與舟子招招乃共具
甚腴釜洎烹載和齊旨芳楫之且半則有官焉
者語謂之精藍前頗圯近不知何誰緝之升其
堂則無人焉入其奧室有竹離立其北樊之承
雷接牖四啓之文木几置隅或藝諸氣達墻屋
客坐據膝或偃焉或擁楹而歌復捨之去益前
則有丘陵然水中其名東南遠眺望莫擅焉者
丘固古與重也有由繞其左登麓以右達僧所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廬櫛比又陟其岨直行道中群木秀長斐斐然

其葉若苑其陰交覆遂門焉僧揖入突漏修紫
唐塗廓如也無不繕完可以娛倚西之庑肆目
焉群卉條直以長楚棘疇生如翟如蠶蔓焉復
觴客於庭肴蒸備陳果物或擇之蒂之夾爵旅
之舉散繼之雨微作微止忽湊湊而至飲未已
遂更之堂連沃之乃起而循其除行復躡山之
趾躋焉觀其疎而立者曰峽有泉焉淳之則又
由以舟乃宴豆復列夫三饗三食三宴古者相
與習禮樂者也今之君子莫爲禮也者則以其
燕樂乎然我所謂觀者以休以遊三數君子相
與談則禮所謂推其往言以擇其來行聽其來
言以省往行是豈徒酣酒沉恣已乎然猶之乎
未也夫長年者無復哉則其道然而適惟無厭
事事亦不來是其娛笑康愉逸老焉者尚亦無
棄日乎與任達放恣蕩而無止者何以效其然
也又若昔管氏沐涂之樹而耆老無柎枝而論
歸市者無惰倪不歸是其竭焉者何無一日之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澤非然也若吾之遊洽以燕言示以質信厭繹而不湛其愷易宣暢發舒遠望而深思邇其身而意出宇宙外事在一時而賞乃千載酒酣以往細萬物而薄往古與彼無俚者卑之視景蚤暮朝不及夕是又何其豪睨無前而可以游藝荒替志弱焉者同語也

無夢齋記

夫靜一者其惟聖人乎三月不違其能久乎雖未達亦幾矣故至人無夢高宗文王孔子之夢夫亦天所啓之與志之所之與彼大夫尹氏及役夫之夢則勞思役役旦晝之間是其顛倒幻妄所爲耶周官所謂六夢其是物耶樂廣之論進之矣今有道者於夢不爲恐懼憂傷危害慮駭雖迫隘能有主不爲動性娛適順所欲無拂逆是亦可已然未至於無夢惟青愚闇惑幾於無心知性解固亦不知所謂夢寤固昏然寐寤詡詡然若欺鬼耳魂神不交烏有所爲夢哉夫此固亦幾類夫至人之靜一者耶則又不然至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十一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十二

人者其靜也天凝其動也天游固亦無動無靜無寤無寐而一之者耶何者覺無所覺則寢無所寢雖有游居宴息向晦及明之異而其中故定意未嘗游馳於外作止若一皆無心焉感而起我非有所迎亦不之閉拒萬變日陳於前而我無與存斯其謂之定定之極抑又與我忘我其不知其爲旦暮晦明雖息之出入尚無所依而又何想念嗜好取舍慮謀營度耳目之所接心思所及境之順違事之否能執繫滯偏溺焉而不超踰脫落形之心目彷彿間有所覩見形象爲噩夢耶今予於道若已坐進而猶之乎未耶然所願學者空無一存西方至人其所爲教者息綿綿通於二氣之升降往來氣微之乎不可見而可把握循玩執以爲常乎然烟乎未嘗滅息者惟其無觸則湛清澄寧纖毫無所染固鏡微淵渟渾渾乎融融乎通萬物爲一體而上下兩間充滿流蕩其爲我也不知所方而又何耳目心思之涉形聲氣味萌焉在者特其持之

未能純固忽若墮而坡於地耶惕若驚而寐之
惺耶恍若有所去而復返耶是吾於去來猶未
之盡期益懋焉故以記吾齋

劉子威集卷之又四十三 太霞草之又十一

長洲劉鳳子威著

孫禕亮僞孺校刻

九頌

大宗伯董相公初開八秩其門人鳳慕相如之
風上九頌以獻壽益擬遠遊大人而小異其節
奏者也

伊載初之顯迪值皇造之昭嘉闢三堦之洞啓
陟峻崇之高遐躡北宮而肇征蹕匡衛之旖旎

劉子威集

卷之又四十三

十一

何粵頓網於僞又遂群於恢羅盧加始集重湯

而投步乃擁太常之清華入鈎楯而奉帝車之
嶽嶽環藩列而承華蓋之牙牙惟樞極之嚴邃
穆太壇之委蛇側禁林而依止隨斗杓之所加
儼閭闔之瑤廖邇清都之澆瀣朝夕容與於西
清出入登趾乎天羨接靈囿之優游侍宸居之
休宴龍鸞之疇振鷺之羽懋止於南榮徘徊於
修殿重廊四注曲閣睽眩仰巖突而捫天據宛
虹而流電儼端委於民儀暴芳輝於宇縣列文

昌之六辰枕三台之所纏。叶蒼芒異其光色。戴
筐隱其奇扇。會司祿之棣通。儲樞衡之博選。賴
帷幄之寵私。聲中誠之遙薦。旁唐肆乎琳琅。差
我疑其簪弁。酌璿璣而是預。參謀議而無謾。備
訪咨於得失。辨縱橫之簡練。納約潛於隱微。註
記諗於燕見。總駟房之謬戾。度黃虛而徐轉。直
後夜之迢迢。歷嚴更之疎箭。待公車以含毫。爰
奉諱而存諫。

右禁林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二

爾其肅金華之清穆。耿日月之光曦。前文儒而
臨講肄。煥禮容而起朝儀。執法糾糾而色毅。掌
節收收而更祗。進敷陳而累輯。懋交修以仰禪。
扶輿幡纒。容物苾池。欽翼屏息。進退懷寅。六尚
備閑其典度。太乙相映於五公。蓋謨神明而啓
玄心。鏡大道以據浩穹。贊主德之弘廣。沃漸漬
之何窮。緊勸學於累景。抑荒怠之或助。火垂旒
湛湛之凝思。當依繹繹以謙沖。獻虞箴。誦無逸
規禹跡。詠函風。甘美石之厲爽。盡謹言之公忠。

援警戒於經義。備壓按於習誦。上和旭曆乎管
議。光貞耀以達聰。追甘盤而究王業。體猷訓而
勗萬邦。滿紅願。愿違之靡作。豈伊私之賴寵。容既
日益而罔覺。誠樂膏而有庸。翺翔乎書圃。被飾
乎法宮。頌共貞於軒陛。薄環聽於臨雍。覽觀師
儒之盛。游鶩述作之藪。鏘侍從之排排。羅郎位
於其右。發功業。勤道誘。述仁義。登授受。爾承疑
於後先。異疎附於奔走。抗體貌以優殊。絕光塵
而寡耦。異數傳於一時。聲名騰於衆口。

右講筵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三

於是 天子改容而反席。馮几而爲起。修恩
遇乎便蕃。賜榮典於具覲。趣進律而表顯。錫頻
仍而愈薄。紛在列之英賢。襲纓綬而貫組。獨眇
眇之生輝。荷眷知之誰似。彼宣力於股肱。焉嘯
功於心膂。紆藻纈而躡雲鬱。曳琚瑤而鑠瓊葉。
儼招搖先驅而奉引。與蒼龍挾轂而齊駛。軒轅
軋芴乎玉房之翊翊。傳說徐徊乎東廂之謠謔。
諒習信之彌深。固揆謀之所倚。筮易爻於中孚。

符晉侯之繁祉。序九堦之並懸。布位宁之森峙。
分服物之有差。惟七采之昭視。固等威由上之
所操。孰褒與而非皇仁之浩。繡鳥章之示優紳。
垂璫之杲杲。播佛律之圭璋。立文陛而始好。膺
寵靈乎單厚。綏庶祿乎天保。曠千載稀濶之良
辰。卑往代崎嶇之末造。輔興運而無前。何洵美
之能紹。畫三接以訪咨。繼乙夜之論計。

詔絡驛而宣傳。訖漏分而就草。感遇頓極而絕
援。介志往來而在抱。鼎命洪鬯漸摩之非常。渥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四

惠輯濯靡徒之云聲。據盡赤而塞恩。誓底濟於
熙皞。覃文命之四訖。跨虞唐而猶少。

右眷命

爾其雪澡誠而昭事。滌玄思於上仁。醴格感於
皇矣。下監觀於明宸。愷德上通乎不顯。景鏘仰
鏡於泰鈞。俞乎休哉。雖允升乎大升。猶請命於
郊禋。矢文辭而誕告。述潔清而祇陳。祈天放乎
君衷。薦進藉乎誠臣。多周公之藝才。非史佚之
足導。維泰壇元媼神。炳管蕭。祭蜺蜺。揆光耀明。

熙和醇。報茲並况。恭闇閭。綏繡皇章。應璘璫。造
迪效。歡聲新音。發梁揚羽。激徵申。狂會軒朱。緒
咸循。展詩蕃。釐福所親。漢奏騁於臨饗。報皇祇
之克甄。代天言之昭信。抒象載以明庭。慨正直
之修通。暢和協而寫平。祐沛施之增博。覽五神
之並禁。蓋一德之孚合。入君臣之間。而莫窺。欽
歛翼翼。慄慄夔夔。眇古昔之際會。校明良其如
台。泯上下之形兆。信一體之相期。何降假而不
至。何允誠而能知。簡宥密之昭洽。謂匪夷之所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五

思慕靖恭之敷貺。匪言誥之鋪時。躬人神之嘉
令。逝汪濊之斯答。專精厲意。開徹乎無從。馨聞
華祥。范或平颯。還。燧。斐然之遠揚。銷玉鳴之磕
磕。

右事天

若乃陟宰司之崇重。承沕穆之清嚴。總具僚而
是統。爲王士所式瞻。酌器資於品象。別九流而
辨官。佐均平於四序。調鼎食於辛鹹。莅孤卿之
表署。先六大而作監。十倫差次而得所。九品抑

揚而備諸書。考上於審當之稱密。類勸誡乎短
長之若覩。洎如四海之潤上。油然萬國之盡厭。
政簡令而材靡詘。陪制數而用不淹。是惟夫子
踐位而迪。臨照之朗。清疎闇諒。敏毅淑譴。贊進
登崇。不忘翊獎。隅僻越遠。惟是馮仗。發幽蒙之
蓋藏。掩收畜而覆露之。長育遂成。以含逮。矯邪
匡枉。而可慕於焉。都士於上計。咨藝能而論造。
聽澤宮之序升。浴蘭矢而祓濯。譬良金之賴冶。
若洪纖之在鑑。殆剖蚌以求珠。劇攻玉而磨玷。

劉子威集

卷七

六

采駿於驪黃牝牡之外。相才於艱虞棘窮之可
驗。舉欣欣而自謂感知。既濟濟而無不能勝。群
廉孝之來臻。畢武文而并歛。矧以人而事君。承
靈億之放措。吏推擇之審精。上文學與掌故。遠
漸鴻之翩翩。屢交午於天路。歸掌銓之裁量。握
用舍之權度。

右銓堯

於焉臨中壇而綏茂豫。託承宇而建顯懿。惟消
信之典神天。能照燭而恭望類。洽百禮之寅清。

勳秩宗之功勳。狹子產之博知。考二胥之典同。
類射父之官物。豈徐襄之爲領。經泰祀而華曄。
曄。定章程而示雍雍。立玄黃而制五儀。六樂辨
邦國而正摯。令功宗。蓋宗伯之所守也。降明德
於嘉生。崇齊敬於容則。比象釐改。軌儀衡石。文
告節中。品式圖籍。主次疎數之度。尋器比量之
適。用能監三代而郁郁。光精赫而耀宣。服裡潔
之共恪。物享依其貞專。攝齊敦固成之質要。邕
光氣於山川。享聖神於宗廟。考同異。

劉子威集

卷七

七

平方術。聲懷柔乎戎徽。合符明庭而開瑞檢。徧
宗河洛而下。明詔。歆浮雲而喻金景。出寶
鼎而隆感召。猗歟洪化之闡揚。肆乎嘉祥之蜺
蜺。屢豐年之阜昌。計萬邦而簡料。朱草繁蕪於
中唐。鬼神接靈於宵突。延九賓之重譯。輝灼爍
乎庭燎。抑進讓之不倫。服威彊於勁剽。鏡景鍾
而勒勳。走循墻而彌邵。委成功而不居。眇潔廉
而何儼。

右宗卿

爾其據謙光而自抑。薄寵位之遵巡。讓茲服於
不時。罔退引而弗諄。拜稽首之矢言。惟明農之
是乞。若古訓之攸存。恒履蒲之勅惕。懼靈慶之
或過。謹蒲心而踧踖。諒仔肩之久勝。虞皇路之
傾仄。惓惓得請之爲幸。懇懇陳衷而求釋。爰遷
思而迴鑒。羗高謝以離逖。天牖衷而集忱。載殷
命之不易。彤彤 丹宸之介達。粥粥願忠而
無射。邈逍遙以遠舉。恣翔進於藪澤。誦朝宗於
洛汭。引伏匿於陽翟。避悠悠之能調。託悞悞以

緯繡。事任心而寡尤。跂周容而委積。古卿大夫
之解免。率群萃而教於鄉。惟斯義之可懷。揖登
降之序。詳軫遺忠於朝夕。寄遙思於想像。叶
斯謹禮正俗。藹彼金玉其相。綽寬身之峻烈。烏
暇豫之洋洋。逸光炎於旣往。將校飾於六藝。襲
舊經而聿新。踵春秋而繼纂。焉進越以况榮。固
期應之攸契。挈王道之衆端。薦無窮以平睨。納
行夏以陶匏。何結楚之繁會。蓋刊削於靡幾。垂
一言以蔽之。然而浸發舒以遐邁。厥儲精而凝

思。俾焜燿於彰施。曷能名於超世。自昔卷懷而
私處。負矯矯之絕勢。迅遶廓之無何。寧狎近而
溶滴。攀九宮之勃宰。念冲舉之何伏。

右遂初

於是友松子而命黃石。翺青雲而臨赤水。聊放
志於六合。復整裝而有俟。徐淹泊於黃中。睠回
顧於行李。神漠漠以恬愉。意專專而自意。餐六
氣而咽華英。噦正陽而咀玉葉。饜滋菊之糗芳。
茹菹桂與蘭蓀。玄醴濫波於隄州。元氣淋漉而

劉成集

卷之三

九

自醺。汨減颯習以翹舉。不獲世之塵滓。祥風甘
露之霑洒。日與游其涯汜。內惟省以遷延。惘默
存之微旨。澹無爲以致虛。貴休德之修美。亘中
夜而綿綿。精髣髴而焉以秘。奔景之爲方。遂端
操而視畧。按朝夕以起潮。馮噓吸而爲紀。經丹
府之降升。貫雷霆之在耳。戲禽舞之翩躚。又焉
所於能揆。惟一氣之孔神。忽鴻綱而無底。初竅
通於幽關。自湧溢而誰使。渥閼闌其不息。醇和
被而始壯。保清澂之固完。託杳眇以奔放。師聃

由之執玄靜。偶僞祿而與之黨。召井公以共博。
思縱橫於沆垓。笑欲投而躊躇。共分曹而爭先。
聚玉女之啓顏。賊飛光而成電。帔慘於以荀始。
建格澤之葱蒨。吾且載卿雲而上浮。覽瀟率於
九縣。奇相招招而望予。倚太儀之婉孌。夕總駕
於崑崙。置酒乎榮川之淀。休予旆於瑤岑。仍八
珎之饒。而具朝饌。嘲廓杜之閒閒。猶不忘乎
睍睍。勒赤螭青蚪而更整轡。驗渠黃白俄而謁
闕天之宮殿。

劉子成集

卷之三

十一

右超舉

爾其窮車轍於八紘。覽相觀於上下。忽更慮以
改圖。頓雀梁之西廈。延帳揚幕乎麗虎。設坐高
都之寬假。吾登軒轅之臺。而四顧。思大鴻之佐
帝。而開社。且斯世之受民。豈中义而予捨。彼風
后之里土。數而畫疆。窮委羽而定坤軸之震撼。
偉帝佐之劫髮。輯重熙於皇覽。惟天不庸釋於
敦予。遷遂次辭避而不敢。思升陟之蹈厲。尚鷹
揚而神憤。欲取道千里而舍輔車。恐濡滯而不

能濟。抑抑志弭節而依違。衆不知予所示。陟陰
康之庭而聆音。更統世之萬年以爲貺。叶既探
策於河圖而得一。予效夫辰星之出於均商。昔
尹躬之保衡於有殷。則百有八十而方將。胤伊
陟之象賢。復相太戊而流慶。叶在巫咸之宣勞
於悠久。巫賢繼而弼亮乎又康。呂伋奮而能嗣。
列四岳而命姜。國有耆德之俊髦。永歷年而載
采。平格頌其多壽。固奚限於年載。閱宗臣世家
之相仍。固盡室從公而何改。搦繩繩之踵武。忠

劉子成集

卷之三

十一

靡竭之萬分。况

天子臨軒而冊命。玄纁稠疊而在門。馳安車之
蟬嫣。殷聘問以厚存。詔國老之善輔養。重
筐頒之溫綸。惟乞言與憲老。親奉欲以上尊。四
方於是乎觀禮。其爲重國元氣之本根。事尤殊
常之奇邁。揭隆古之特盛。以儲恩。惟公燕安之
不懷。洞洞屬屬之猶交儆。詩衛武之初筵。抑抑
威儀之暇以整。咸引領而冀公之來思。矧
九重虛聽而屢請。宗臣義不先已而後國。忍不

翻然而晉靖。身其與國而升降。獨幸自安而庸
肯。單延長於不知所禦。奕葉輔德之令顯。相古
彭錢之壽祉。猶葆爾常儀之小腆。惟藏史之更
駕游。尹喜望而竊倖。徒垂空文之五千。在治人
事天而已。緬真氣流而及茲。霸紫蔚之騰。歷未
卷。乘嘉俠之良吉。神烏翰翰而來。覲吾累代命
氏而爲公族。率耳孫秉國之治辨。固磐石億萬
之宗祀。鳳鳥自歌而恒樂其轉。立天地而惟斯
人。竊快在其中。而握長生之鍵。戴鈎鈐膺玉斗
而身享。觀子孫祚世之昌衍。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三

右輔世

游吳元賦獻蔣大夫子徵壽

大夫君子立王朝。今爲世羽儀。澤彌四海。今曾
不足爲貽。翩廓落而遙舉。今極登闕而迅馳。攬
宇內之惚恍。今沛周渥之猶未綏。氣標起而高
厲。今倏雲浮而風靡。願布名於天下。今鏘光烈
之昭垂。淵乎懿哉。榮聞之旁冕。今格皇天而遲
遲。薄恣起以遠翔。今翔幡纒之上浮。指天關而

準直今。徑六合而敖游。總采耗之光耀。今建句
始今輕軛。屈雄虹雌霓之連蜺。偃蹇今駕青驪
駟。駟之颺颺。推委屈崎。詫咭呀以翺翺。今翁翁
翺翺。蛇以觶觶。揭桂旗。猗猗猗猗。翁翁以鬱律。今
浮渙放散。介其軒輶。駟於柔撓。嬋嬋飛槐。槍之
歲魂。今芬芬斐斐。躍以崢嶸。舉斗柄以繫絳幘
之隆窮。委麗今。綸袍戍削。癸醜以殫轟。發嚴廡
崑崙。踟以啓路。今振路通谷。盛以彭彭。嫺嫺徹
循茂。蒙逆折。今。怛今無從。惘今無獨。今。經昌陵

劉子威集

卷之三

三

別島而艘路。今邪徑坤維而度少陽。曉曉盼蜚
之從風。今。呌。果橫絕乎寰瀛。選暑群神以並轂
今。徵靈囿以駢乘。今。蹕躍狂趨而露奔。今。集五
帝而朝灝泱。歷大角之皎皎。於疏廟。今倚天門
之璀璨。而列行。征北儻招予而託載。今召豐隆
使後車。招搖警候而在上。今沉亢池之澆滌。而
睹夫含譽。竭飛觴於四衡。今翠蓋踰蹊。以儲與
前祝融。而遐邁。今吾迴軫而休乎南疑。輜乘將
將而分行。今二歲秩道以防非。七公杳渺而相

屬兮。列仙之人兮紛來下。却睇女牀之流爛兮。
夫人婆娑來而在其野。馳天梁之決宕宕兮。赴
蜺奩以不違其馬。駢闐膠葛聚以鑽羅兮。叢委
積乎玉井與帝社。臨斗極流觀八荒而四眺兮。
離珠匏瓜雜遝而蔭乎函夏。泳輕霧而盪離瑜
於天江兮。北望漸臺鴻洞而截業。息乎軒轅之
宮而搏鳥喙兮。絳搏扶抗絕之攝葉。導九阡之
絕垠以右轉兮。西浮弱水而度流沙。駢服從從
驚精氣以游嬉兮。白霓衛從相紛拏之衙衙。踰
不周據崑崙之抄顛兮。熒惑揚旂屯車騎之如
麻。陟左更之囿虞。轆右更之所牧兮。風伯除道
而靚頰霞。吟軋沕集。中河而電駕兮。入瑤宮之
淨無譁。遙集丹楹之緋幃兮。豫閣道而日遐。離
榭脩幕附路而眎兮。吾乃今親見乎清都。登
降刻施吐衆芳之曾華兮。翳玄玉珠官紫貝闕
而爲家。憩予車盤桓日夕兮。內欣欣欲忘歸而
私喜。重厲漢津叩天扃兮。麾九旂據參伐而爲
之使。低回幽都跨絕陘兮。張咸池聆九韶之搏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古一

拊馮夷赤螭應節而歌舞兮。玄夷驂豸而不處。
承雲列進題旌夏之螭畧兮。面明堂方闢而曳
踵武軼先驅貫列缺而凌景兮。閱輿衛之鏘鹵
簿。媮滴漏而縱北落兮。逮遺光而齊速。罕車騁
而無餘轍兮。頡寒門而窮壑谷。隘區中之薦莽
兮。常羊乎無垠而恣所欲。曰予從百神以備御
兮。見王子而與之宿。詢服食之與道相應兮。嚙
咀清泉之瀝液而噉秋菊。仰咽六氣而俯濯神
池兮。吾畢天地兮。爲壽姬日月兮。齊光。後若士
而斯罔象兮。次窮石晞予目於落棠。隣太初而
出寥廓兮。視無朕而聽無聞。極上下之無窮。重
曰端佩。枉兮。文繡裳。游昊元兮。定三王。審玄鳥
司兮。今日出扶桑。羌節政兮。正圉疆。調斟四時
兮。布令於鷄火之場。胙鴻長兮。晏八荒。薄展詩
兮。宜壽康。樂君子兮。永矢弗忘。

白鵲賦

周君以青史子自娛而子姓斷斷皆敦至性有
古孝友風一嘗割股奉親其行義重於鄉矣故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和氣充焉。鵲馴於庭。產純白者。予爲賦之。

猗賦賦之靈羽。拚飛初若是之迅輕。秉醇精於
閭昊。星璫光之散而成形。發占書以鑒度。識喜
氣之所盈。化南國之攸被。詠鵲巢之爲正。美閭
內之盛德。類託身之不傾。知攝提之所止。感黠
慧乎是偵。偉翔集之皚皚。尤有耿於雕陵。鍾純
質之何皎。乃潔素之可稱。姿幽迥以淑粹。帔曷
皓而自矜。儼西宮之御女。順秋令以白繒。引如
茶之修羽。若春雪之載凝。其飛竦而上下。影霜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六
毫之相仍。翩頡頏之可念。獨馴擾於戶庭。亮不
復近而妄止。必擇所主而依憑。爾其風鷁雨鷁。
露色煙華。挺生異產。紛耀奇葩。出非有種。瑩乃
無瑕。容態姣妍。動止修姱。菁采逸麗。流媚清嘉。
旣而纖吭疎引。長鳴啞啞。飛艷影灑。粲若新花。
乍矯翰而伴逝。踣傲畏於黜磻。時竦身以微睨。
忽旣近而復遐。疊弄影之未翫。似揭驕而意奢。
颯欲颺而遠去。旋啄粒而味加。跡不離於軒檻。
寄崇檐之衙衙。屋瞻鳥之爰戾。占入巢而宜家。

於焉景氣和煦。麥隴雉雉。旭曆方載。祥風徐徐。
晏溫清旦。霧隔雲墟。翱翔翩翩。曳練蜚綃。曉曜
現皖。或曄貞剽。朝晰始映。晃朗飄搖。曜若有睹。
瞻彼翹翹。撒如電激。餘輝尚灑。彼其命群。相吻
婉孌。陽睢。倫類絡驛。啼呼共哺。此獨連軒。槍地
徘徊。敖娛。志氣不群。鮮采華腴。貌旣超舉。性亦
異趨。恍似狎人。親而復疎。傲彼白鵠。鄙爾晨鳬。
陂的皪而起。驚。漂翩翻而顧步。蒼矚宕之睨。翠
翬往來而自婢。委輕翼而瞞晶。恐驚鶩之遙妬。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七
飲繁姿而獨立。暖冰雪之凝沍。當玄雲之通興。
晦沉空而無睹。眈眈猗猗。其猗猗。徐整翮而徑度。
劃若暝而暫開。較然分而特著。煥照燭之修翎。
俳啁啾之短喙。豈徒啁啾於稻梁。匪自眷戀於
潢汙。眇主人之周墀。恒徊徨而更駐。吐且茹兮
若英。噉且飲兮華露。丹吻灼兮若朱。緝芬芳兮
如馥。靚稱纓而不前。迪遷延而思慕。終寡侶而
私處。判離居而別趣。無眇視於微禽。翩耿介之
已具。頃何來於座隅。接且擇夫茂樹。稟金天之

瞻然資瑤瑜之溫裕矧若是之玉顏豈無他所
之瓊圃請對以臆之惓惓諗歷時戀爾之餽嘔
實精感於神明用顯昭於誠諭漸至和之綱組
覲表示於轂乳昔流烏之降祥猶動色而相賀
固休明之在辰將九子之匪夥卯不脛而天殞
巢可俯之姍那感予類於栗林覲高城之枝左
謠且咏今凌風噪靈鵲之芳播

憫雨賦

測平分於四序感斗柄之司時日昏中以成夏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十六

從祝融於南垂度林鍾之中律入東井而夔足
奏清徵以延想豈赫炎之謠諠駕鵲首之欲遷
猶曷陽之未晞爾乃沴陰爲梗玄雲霏霏零霧
夕結繁霜晨淒舞幽螭於潛壑恣屏翳之崢嶸
羲和弭駕於扶木長離掩曜於丹陵昏慘慘之
暄景薄沈滯之弗勝若乃迴氣之汎濫森壅閉
此以之白日願朗旦之廣清悵惋晚鶩露露
之西匿皇天淫溢而洪霖水潦肆其何極霽靡
靡之霑灑霽霽之流液豐隆崛崎而砰礚雨

師康梁以振策朝黻黻其晦昧遂坑泮而竟夕
覲初旭之乍熒倏消煬之乖隔終瀰漫之侵干
淅滴雲之旁鬼颼颼颼而長駕颼颼颼而渾渾
淹滔滔而愈盛汪瀾瀾之焉卒畢觀爽之猶寒
滄飛煙之更疾淋澍澍其已湮霽勢踈而復密
零埃露以增加霽浪倉其相軼當蘊隆之在辰
蕩燔燎之如失飄風栗冽其總至霽霖奄忽其
翕集湊湊何時而能已霽霖益浸而滔汨三伏
謝其烈威溽潤滋其專一歎蒸烏有於渙汗大

劉子威集

卷之三

十九

火焉在其平秩罷延涼於霄觀重御綰於清室
浥濡湛其沾肌沈瀛沚而前芳含濯濯之鮮腴
染莓莓之芳澤猷潮上而淼漭几暈生而漸浥
辰星函劍於太白重輪浹旬而纏畢濕津津而
垂芒光耀耀其的歷於焉望大河之洲渚潏遺
迤而並趨駭波犇揚而滂潰橫流午貫而交輸
涘涘滴瀝溶溶與與逆折鼎沸潢漾流渠鴻漣
泥泥而張甚跳沫湯湯而洞攄漏踰瀕而不盡
防弛崩而難圖瀟驚瀾之蛻壇襄大陵與高岨

飈雲撓以穹隆。波潄漭於沮如。泐厓隙之與峻。
岐。灌平莽而潰具區。瀾灑灑乎良疇。汰嘉苗於
封隅。沓沙礫而灝岳壑。瀕囷泫而澹靈湖。悵渺
汚而潛演。渙混瀚汧之淪渝。激噏乍散以乍合。
噴澗倏鼓作而倏徂。森飛騰而起漲。瀉浹漫而
盤盪。且瀟灑之與處。固吳越之所都。乃轉而濱
於深淵。憑蛟龍之爲徒。影近水而成汜。湧驚濤
而汎汭。眇奔亡之不暇。用蕩析而離居。爾其疆
洫莫辨。原隰何殊。次上下而爭沸。淪漚沫之爲
蘇。

憫思賦

朝邈遠而長駕。兮倚空閨而浩歎。發篋宮於戶
內。兮哀振衽而九瀾。儼篋筭之重陳。兮俯變節
而興思。悵徊徨而雪涕。兮攬茹蕙而沉疑。結流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一

風以延佇。兮傷太息之歔歔。恨昭年之芳若。兮
何萎謝之從時。痛玉綬之繆繞。兮憐婉孌之歷
茲亮一往之沉沉。兮渺欲見而無期。視結璫而
想像。兮猶音儀之未分。蜚截髻之靡靡。兮刺方
領之微芬。靚綺襦之昭爛。兮聞芳氣之細縕。介
眇志之所存。兮廸永世而自貺。修奄征而上浮。
兮忽杳杳之焉廷。循疇昔之耿介。兮眇抗行之
何諒。秉貞清之在躬。兮持禮防之沆浪。芳烈菲
菲而灑濯。兮紛猗栝而難藏。削葡蓼而還望。兮
復何時而可忘。俄天矯而騰逝。兮遂翩幡而遠
翔。鬱蟬嫣以私處。兮獨綿邈之相望。折芳椒之
郁若。兮來彷彿之在傍。增敵悅之無據。兮令隱
伏而聊慮。喟蔓草之淒淒。兮怊惘惘而不去。掩
浮雲而凝睇。兮擘予襟而竚貽。路阻絕。不可
攀。兮情難結而遠詒。初吾壯而多適。兮伊嬰患
之備茹。遑風夜之能杼。兮劇憂勞之安底。存棘
艱之並臻。兮信薄估之繚戾。泊黜絕於壤陬。兮
偕馳驚於荒裔。影翳翳兮榛蕪。覓笑笑兮水瀝。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一

感疾苦於阨危。今惟六氣之爲厲。疾纏綿之無已。今每呻呼而微曙。選美石之競進。今淹積時而庸愈。膚沉痾之不釋。今孰能懷此脩嫠。強自策以追隨。今矢殉身而奚顧。逮解謝而得請。今獲旋返於吾土。嘗險阨之既過。今猶生虞之旁午。豈璵璠之精麗。今侈容服於纂組。慕操作而自刻。今惕親事於錡釜。謂生年其方永。今胡寧忍而與此終古。究明慧之若淑。今不能屏此二豎。朝駿興而盥御。今夕奄棄夫故宇。嗟徂化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

王

曷速。今曾不得引訣而相煦。嘔遭末路之不造。今極屯蹇而遵此。盡喪慘矣。坎廛之橫集。今心慘淒之怏怏。頽傾淪逝。其無日。今恤裂膚之莫狀。瞻沅波之磕磕。今頽年侵而詎足。恍尋遺塵之燼盡。今去幾何而不可助。感反覆之展轉。今愍久故之離而悵悵。苟性命之不延。今填苑下而何讓。撫桂枝之零落。今憶往昔之無恙。飭新宮於山椒。今盼異穀之何愴。距幽夜之悄悄。今靜脩術之廣廣。重泉悠以迥遐。今白日皎皎之

將匿。春秋迭運而不停。今然灑淥而心惻。芝蕙焚而芳華殄。今悲薄暮之迫迨。辭欲叙而無宣。今涕綰縈而焉息。

哀隱

昔淮南王賦小山以招隱。後乃有反之者。夫隱實難。何以招爲。而又重以反爲。予見吳有何山。云點胤之所隱也。夫點固以游俠雄。則何爲隱哉。俠之於隱。道不相謀。且狡譎以爲名。高小人哉。其用心也。時方聘及。則僞應以感。謝朓謝起而已。乃獨竊其名。是固隱士之爲乎。僞以自居。橋罔當世。而不知非郁子謂。今殆有甚焉者。命予作哀隱。

劉子威集

卷之五

王

夫何人之不純命。今惟是非之紛綸。物有微而必彰。今胡隱衷之弗循。薄纒纒之有分。今曷蔽晦而能遐。山峻高之絕天。今遠杳杳之巉岼。巖谷邃以阻深。今據青虹之鮮扁。上幽晦而多雨。今雲霏霏以在門。林木茂駢之輪囷。今固鳥獸之所蕃。桂樹叢生。今偃蹇凌兢。逢涌曲涕。今

寔險探而何相縈。山中人兮自若。披女蘿兮蔭
松栢。飲且食兮流泉。終苦體兮窮約。緬斯世兮
若遺。靚縣邇之無所泊。離人羣以度潔兮。越曠
時而有作。獨專已而引遠兮。介志之焉託。惟
匪影以消聲兮。恬無爲以自樂。豈揆所以營慮
今尙遑遑乎徑待以揣度。忽躊躇而歷升兮。猶
有所不忘於盛譽。好夫人之修美兮。乃褰裳而
欲濡。雖橋厲而愈詭兮。假操之而盡其劬。亮展
側而未安兮。何午道之多虞。非秘密之有要兮。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三五

之煩惑兮。焉持論而不顧。恐載盛以沉溺兮。孰
安驪而高翔。惜前轍之縱橫兮。時亦猶之未央。
以皎皎之昭質兮。盍不返乎中行。彼竊攘之所
得兮。恥鄙固之多方。苟清激其然否兮。遑遽不
知所趣藏。行嫫媚以取衆兮。不虞其何以爲此
佯也。紛致尤而招悔兮。夫然後知其愴也。悲衷
猶而冀進兮。終連類而鮮貞。陷輕薄之無行兮。
慚忸怩而羞稱。亂曰。鸞鳳鷺鳥。薄高舉兮。難驚
燕雀。徒整羽兮。揭車江離。漸藪滫兮。蒼葦艾蕭。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三五

被文章兮。世一槩而相量兮。非所慙而懷傷。思
絃結之不解兮。私怵惕而難忘。

憫殤

女孫歸何衛尉。亡何而夭作憫殤。

長太息兮憫傷。遲懷思兮難忘。撫白日兮歎息。
背尊嫜兮傍徨。蘭姿兮蕙芳。信耿介兮安詳。薄
影舉兮忽遠。望眇眇兮未央。嗟幼節兮高厲。乘
急序兮摧藏。邇瑤圃兮清湘。路綿渺兮凝睇。紛
馳驚兮多方。悵欲索兮焉可。隔雲霞兮相望。戶

瑤英兮玉房。桂麝薰兮都梁。稚嬌小兮掩抑。鼓琴瑟兮既張。秘芬芳兮不發。歷迴風兮驤驤。獨沉沉兮誰思。迫短景兮無時。不須臾兮翔逝。橫欲戾兮焉之。檐展轉兮聊慮。悵悵兮自疑。泊所之兮多虞。睠何爲兮獨逋。步山隅兮踟躕。憚膈臆兮修途。誰下招兮號呼。魂偃蹇兮心孤。羌既來兮不處。感蜉蝣兮螻蛄。偈依止兮黃壚。痛填膺兮毒痛。人莫不穀兮歡豫。已何辜兮茹荼。望橫術兮縱廣。行不進兮力瘁。返顧兮自失。涕

廣集

卷之四十三

二十六

潺湲兮沾軾。忍去此兮焉延。窮佛仿兮未極。蒸橈兮踔躐。約胡繩兮爲袵。倚積雪兮層氷。寒凝凝兮慘凜。時暖暎兮將疲。風烈威兮慄甚。石磧兮河干。沙渚兮漫漫。託泛泝兮自載。從湘君兮蕭宮。與上蘭楫。巫衡兮西止。絕江潭兮煙汜。魚濺濺兮騰予。鳥翩翩兮斜視。慨朝飲兮汎泉。野瑤圃兮夕指。濫迢迢兮驚波。躍潑潑兮王鮪。豈采遺兮滑甘。隨芳椒之樂樂。洪宕宕兮天門開。雲中君兮紛下來。薄徃從之兮言遡。悵悵兮

心有哀。曷昭年兮華盛。遑寢痾兮太橫。恨天枉兮兼常。遂絕身兮滅姓。隔有畔兮岐有瀾。思纏繞兮何時覃。漫徊徨兮却立。綽伶俜兮珊珊。采篇薄兮芳草。緒交集兮無端。命何輕兮鴻毛。慘寡祐兮適遭。慨浮寄兮短折。劇勞心兮忉忉。奇貞光兮內抱。鎮幽處兮林臯。宛若人兮水中居。四無降兮莫可俱。葦荷屋兮芝蓋。桂寢兮刻鏤。江籬兮莊壁。繚揭車兮起摠。文栢廩兮夭矯。椒芳兮繁幃。搯葯蒞兮飾帷。淦微波兮菹蒲。汨滔滔兮江浦。汎蕭漭兮五石之瓠。從續紛兮如雲。翩徃來兮駕文魚。目眇眇兮望絕。濟昔日之里墟。地濛濛而未分。靄淒淒兮有淪。蹇惻愴兮無歸。心淹留兮怵冉。倚結旂兮做罔。怨惠氣兮侵染。知不可乎再得。寂無聲兮光歛。白壁隕兮珠沉。攬予衷兮噉噉。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三

二十七

大暑賦

今歲下。夏復已。度十七而陽猶不克。氣淒陰以風疑。將終不炎。達乃望後。漸以杲曠。熱遂極至。

不能堪夜尤煩燠不成寢爲賦之

惟季月之修景。曦陽曜而薄火中。執掩翳之充制。遂蓬幸而隆崇。伊大雨之時作。蒸濕土之能。能固溽潤之方上。氣弗勝而成霖。疑司時之或過。豈愆陽之未融。忽陰沴之滌蕩。麗晴旭於昊穹。何條爾之炎灼。駭恍惚之如烘。赫焚燎之在體。走倏惶而西東。諒蘊茲之已極。俄迅發而燼燼。亢烈威之莫禦。燂燂而焉窮。晞昭晰於清旦。映薄晚而暇重。曝皎皎而芻絕。欲避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三

五

而無從。悵袒裼而未堪。紛何暇而爲容。勅墮節於裸壤。怛居處之不恭。肅焉羲和騰駕而睥睨。日烏遷次以逡巡。軼祝融之爭明。案陽谷而迴輪。若木始昇。曜初杲。方輝洞若郁歆。熇熇或炭漫燐。煩燠景炎。薰天爍流。皓熇光熬。熬烤枯槁。熒或與宵憚原燎。興煙媚欲燔百草。昂彼排排勢尤慄。展側喧極疾。荼蓼侘僚。煩惑亂懷抱。意不自聊。逮昏曉。曠行者之吻渴。望塗樹而思渫。氣不屬之怯促。何白羽之能筆。慕居者之偃息。

亦豈知其疲勞。衽席沾而成淖。汗如雨而嚙滯。

晝假寐而欲休。寢何時而交睫。盼溫風之忽來。沃若湯之增熱。咽徒噪而就聚。焉層冰之可挾。吁嚙冀其津流。喘愈怵而短咤。熇然蕙而不怡。強自抒而案壓。屢噫欬而引嘔。個頃刻之稱愜。瞰赤茲之西沉。煖頰霞之煜燁。款燭燭以未斂。獨屏營而更懼。影丹帷之踈輕。翳白鳥之唼喋。飛蕤蕤而蔽空。旋空涌而乍合。懊繁憤而方滋。悠燭陽之不輒。撓撓擾擾之爭集。最肌膚之磕磕。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三

五

劇揮肱而欲駢。臥豈安於在榻。步列星而浩歎。望涼颼之颯颯。鑒明月之在閨。荃仿徨而倚闥。羌不揆予之衷情。願漸浥而有納。華露燠其不流。飛泉輟其仰吸。坐庭隅而至曙。曠雲期之未洽。與玉井而容與。馮洪濤之可涉。託飄翔而遐舉。乘遺風以攝葉。潛凌陰之洞室。遠置塵之猥雜。出埃壘以浮游。驤籥雲以爭蹊。憶寒門之絕根。從馮夷乎爰業。免曖曖之昏霧。削熇熇之於忙。恐曜靈之照臨。能嚮邇而不懼。燿燿爍之末

光尤烜蔚於近狎。孰囑夷而能康。焉扶木而可
息。追閨風於徒語。蹴雲館而更惜。望夏德之將
暮。謝秋暑於若罄。縱解舒於沈寥。悼歷時之任
石。

閒居賦

予老且憊。夏暑甚。日強卧。猶不堪。浩然曰。吾何
爲哉。此快快也。賦以自寬。

慷慨以致憤。兮抒中情之所明。起周章而曾睎。
兮援昔日以爲正。敦吾躬而強持。兮勑祗力而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十一

無陂。^叶惕若感於興居。兮儼色莊而何砥。值蘊

隆之爲虐。兮燿驕陽之弗制。^叶真亢晚氣而猶

鮮兮。暴方滋而未沫。^莫汨展側予未便兮。屢遷

次而爲之變。故敖敖而不能安兮。思欲捨此而

自遠。吾雖沉寂以私處兮。羌侵撓而無所避也。

專一意而不顧兮。尤窘迫而予劇也。喧囂肆其

爛爛兮。燿若而是而不可撿。煽煥赫之洪威兮。光

照燭之嫋嫋。思炎其莫我紓兮。將偃息而未寧。

敢憊夫暑之令行兮。藐不知心之怛怛。憊僕雲

之若斯。今年時去而不來。^叶固疲薾之強忍兮。

又巔越而誰擠。舒四體而縱解兮。放唐乎林谿。

情煩惑之不快兮。焉睹乎天倪。怙惘惘之難聊。

兮。又沉鬱而自迷。固惻愴乎煒燁兮。跡蹇蹇而

愈睽。退靜默而希晏清兮。何束縛之我加。恒侘

傺而沉藏兮。終悶瞢以咨嗟。薄喘噓之氣不屬。

兮。息厭厭其不濟。灼烈曦之重困兮。羌燥擾而

焉隸。沴燿裴燿熾之。或過兮。寧獨予之壓而日

替。瞿何燁而更燠兮。迫蛟聚而爲之敝。雖盛壯

之佼輕兮。猶怛茲快燠之何淫厲。選茂林之嘉

蔭兮。望松岑且焉止憇。臨河水之泱泱兮。又滔

汨而肆溢也。謂繁陽之有愆兮。雖已克而不可

治也。迷聰固已駭恐兮。又何以爲此逮也。炯爍

從之。燿聊兮。投予步亦焉詣也。抗冰井之高臺

兮。延蕭爽之涼颼。軼玄夷之幽隙兮。暢容與而

自怡。擢修莖於雲上兮。接仙掌之截葉。飲華露

之寒滋兮。颯涼冷之可納。吾聞仙者之數子兮。

能造水於六月。恣懷詭以虞娛兮。風流溢之發

能造水於六月。恣懷詭以虞娛兮。風流溢之發

發。何恆心而無尤。今浴神井於層巖之下。諒逍遙閒清之可適。今恍若身世之遺而不知其所。欲遠從之而無所繫。今恐路之邇回而未可欲。隱忍而甘此茶蓼。今又厭夫仄徑之坎軻。吾且從容而有俟。今揚厥憑而不頗。聊沉吟以詠思。今薄彼朝夕之叢脞。肆研討於藝業。今泊愉神而無墮。吾何一時之不燕。今將千載之克荷。笑彼高冠之岌岌。今誠繆盭之懔懔。時冉冉其過中。今忽焉其謝此。修夏衆芳且稿。而節離兮華。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杏花賦

昔孔子教於洙泗之間。爰有樹杏門人集其下。蔭芳樹之茂陰。肆講德而論義。相濟濟之威容。選珍木而爲寄。嗟茲卉之有託。遂見稱乎千禩。於焉非豐豐之洪緒。纖相軼而何屢。時春陽之浸熙。暉方含而欲吐。蓀蕙負之弗勝。紛羣羣而可覩。漸榮榮之芬華。抽柔撓而擢縷。萼華曄其昭鮮。繁蘂媽其布駕。舒妙婧以嫋妖。藉陸縵而妍冶。羌郁郁其遠蒸。勃蔽芾乎原野。肅何芊芊以炫耀。視交加積素而色赭。薄薰天以盡絳。今振陳磴磴而紛來下。爾其巖崖傾崎。參差相追。噴噴橫梧。磐石偃蹠。振豁通谷。重疊增益。望似宵寥。上下一色。漫衍淋漓。羅生旁出。縱縱莘莘。苞并澗側。寤春風兮發菁榮。爛隨流兮華煒燁。料枝旖旎乎還會。雙椅閭謁而縱橫。素柯綠莖。縹蒂丹英。絳葩豐霈。紅萼許榮。日蒸霞蔚。虹蜺鬱興。朝霽初朗。新雨乍零。綺績曾繁。奪人目精。徙靡澹淡。不可殫形。敷荷灑對。芊萊葱珩。灼麗穠以溫潤。又莊姝以姣清。盼的皪其盡朱。翻玉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容之迅輕。類渥飾之繁盛。含芳澤之豐盈。信美好之無極。被霧縠以明瓊。瞭嫋美以修夸。靜情愿而微頹。狀楚醢之未解。薄酡顏之朝醒。映流瀾之欲赤。皎芬芳之難名。娥英聯娟。未可并。鄭褰掩袂不足程。妍姿丰艷。宛自矜。華腴沃若雲興聲。仰似凌飛。靚都雅。側勢揚施。密影灑。粉粉排排。燦紫惹。若乃依結風之高榭。影層城之丹彩。花奕奕而照極。芳爛漫以隋蕾。發上林之遠條。據神泉而漙漙。競昭粲以淋浪。倚宣官而有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十四

待。散紆餘而駁聲。暎薄媚之靨速。漸葦葦兮秀長。騰玉階之崔嵬。天桃讓其光華。穠李追而不迨。眷天上之詭赴。乍半散而波駭。疎布漠於登閔。度斐韞而誰在。徵佳俠之游宴。矧惟時之重於觀採。騎青驪於駢服。揚和鑾以趾躔。課後先而交馳。颺紫塵於春海。暢英聲而明得意。張氣勢而無怠。

清秋賦

瞻惟畢之方中。今颯涼風之初灑。暢繁醒於積

時今醒。予意於疲備。衷惚恍而貽宕。今睥睨乎無垠。而誰駭。春秋遑遑之日高。今忽感惻而良駭。賦歲陰之迫遷。今紛炎燠之謝解。漠不知氣之入。今遂淒悵而減毀。朝澄澄而杲鮮。今何疎渺而調美。望緬邈之無從。今曾展側而盈視。時冉冉而過中。今悵招搖之西指。縱廣遠而高厲。今薄迢遙而不可企。余不能降心以從俗。今固緼綸而多訾。遭回序之愆伏。今託訕謾以離纏。愜秋風之動容。今獨徊徨而徙倚。曰余耿皎然之昭質。今諗若是之恢詭。廓落蕩而無當。今肆越遠而難弭。靚僚慄而有哀。今折芳椒而私處。沐蘭澤以自潔。今薰或郁之華滑。盥露寒於夕零。今攬晨霞之可茹。激瀝液而仰嚙。今冽芳馨以爲醕。渺余居之潔清。今澹淑浦之叢楚。焉超超之曠朗。今固迷惑其何所。蕭瑟快其蘭薄。今徑斜貫而脩阻。左群木之被路。今悅嘉生於花籟。遂漸浥而半落。今萎絕離其芳緒。氣繚轉而不暫停。今睹眩妍之欲去。吾且漱飛泉而後濯。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十五

今盼庭柯而延佇。沈寥平肅若而天高。今。愴增
歎而焉抒。水收潦而湛澹。今。猶淫與平丘。階目
泠泠而長寫。今。悅愴恨而莫禦。慄懷往而不聊
今。豈浮促而可拒。信余生之坎壈。今。寓宇內之
常爲旅。私自奮之翩翩。今。欲冲凌以飄舉。廓落
淨其如洗。今天清而無雲。渠崔粲以滄臺。今。豈
颼颼之廣漬。颼颼瀏瀏之滂溷。今。靜省想而無聞。
械遺風之搖蕙。今。發窮隆之餘芬。泌汨瀉其颼
屑。今。颼遠空而未分。惟芳烈之欲御。今。飄鬱律
以自薰。氣。靄靄而繚繞。今。何秘辭之益醞。步容
與之恬嗵。今。超埃溘之無患。叶除馥。馥紛以自
救。今。感蜻蛚之宵吟。焱涓沸以漸抒。今。蹙仿佛
而有明。昆蟲軫時之變易。而忽異。今。股以翼之
哀鳴。響匹泆以微曙。今。怵遙夜而迅驚。顧汀渚
之靜杳。今。羽滲漚而南征。悲微露之晨禽。今。又
疎引之絕續。憐清吭之在陰。今。候蕭條之滿穆。
聆噫噫之於野。今。惕幽風而興囑。終偃蹇而無
成。今。惜徂光之奄盡。形枯槁之日甚。今。凋予髮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之何髯。時振發而不平。今。變霹靂而爲戰。霍雋
絳之磊嵬。今。忽填膺之不能忍。吾忘老之將至
今。厲夙夜其猶甕。汨滔滔之急節。今。孰悶瞽之
瞽瞍。信遐世之可託。今。何所願多方之愈紆。遺
筦簞之爲適。今。恐懷其安而致隕。倚霞岑之天
矯。今。據高梧之輪菌。攄叢薄入深林。今。綽夷肆
其焉所窘。遙思出宇內之嶮濟。今。哂彼棲遲之
搜引。咏高山之戔戔。今。慄虎豹之隱螭。食且飲
之與世不相涉。今。節又奚過苦而若蚓。非耽悅
乎矯跡以長違。今。惟仇夷之爲允。滋條達而無
蜷局。今。憑不厭乎卑近。雖好夫人之慷慨。今。復
見謂以修謹。依前聞以節中。今。履行負繩而扶
準。衆嗟喋之愈昌。今。吾茲謝其不敏。事率任心
而無他。今。又何必訊夫詹尹。衷旣昭昭其可明
今。諒垂無窮而焉泯。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稽生

劉子閒居忽忽不怡。通復意煩。體愆強力不支。
乃悵快無歡。慨然以思。往請卜肆。請問所疑。曰

吾氣烈延燎。燔灼宇內。意溢洪流。滔淹萬類。今
茲日悴。意者予有遺行與幸爲決之日者乃拂
几端策曰。請所以命之。劉子曰。吾其厲志廣肆。
博陳衆端。以擇所出乎。抑黜絕抑遠。無所迷乎。
其綜業造迥。恣玩弄乎。抑沈默晦隱。以從衆乎。
其抗言節中。無所諱乎。抑阿媚曲劇。以競詭乎。
其超逾縱凌。離人群乎。抑汨溺沉滯。儼怪疑豫。
迫隘憫紛乎。其虛勝玄覽。高人情乎。抑假寵貴
矜遷擢。黨駢以取名乎。其屈伸變化。與螭龍並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六

井。吉將焉往而不盈。卜筮誠不能爲子營
懷遠賦
魏公久不相聞。忽奉訊爲賦之
覲高闕之崔嵬。今紛曾睇之緜渺。盛冠裳之所
遨遊。今尚栖集於天表。列微道之隆崇。今群龍
騰翔之僂侶。出入承明。專制作。今校飭厥文之
有標。殫乙夜以精勞。今勤殆忘夫昏曉。思往昔
之眷眷。今忽私心之爲愀。夫何超遠而遂睽。今
憑不念乎吳之沼。攬蒹葭以結言。今託迅飛之
高鳥。東惻歎之願。寓今眇遙路而難賒。欲弃置
而不思。今又個惶而自矯。悵煩惑以沉疑。今衆
端焚而繚遶。曾伊人之薄厲。今惕離遯之杳杳。
簡秀異之群材。今學少胥之云騰。都人士之有
章。今藝儒林之擾擾。惟我明之作人。今溢虞庠
之猶褊小。師氏操其質要。今躬砥彈平育造。重
膺時之載任。今締轉側之縈抱。豈縱逸之爲曠
兮。衣每自公而顛倒。焉抒辭而抽信。今違寄言
於遠道。途結軌之緼輪。今門何時而却掃。游茂

陵之倫寔繁兮又交驚於張趙雖欲謝而更進
今固填咽之糾糾冠帶相過之如雲兮趨驂驪
之驟襄極引望而遐想兮翬沉沉而無光自吾
之不涉此冀土今眇不知涿野之右繞近塊泚
而辟塞兮孰觀覲而能眺徒懷思不可結而詒
兮手不及搖頭何暇於掉彼鴻鵠之將將兮覲
江淮之何湫聆伐木之潄潄兮哀雉鳴之有驚
計專專之欲赴兮恒每食而忘飽晝曠恒碣之
幽阻兮宵斜覲夫畢昴論奉訊之彌茂兮偉周
施之浩漭哉道路之何敎兮方德音而爲少洽
沾溉之濡澤兮慰營魂之稍稍獨隱伏而踟高
天兮竊眩曜而自姣異魁壘之與大陵兮犖麋
矯飭而言好妄希冀而求通兮覲夷吾之知鮑
覽方域之忽恍兮淨寒潭之皎皎仰浮雲而無
從兮悵喑歎而終老

玄思賦

逖緜渺之無垠兮藐予思之載馳緬恍惚其旁
驚兮又激凝而靡施泊靜密以省緝兮忽遷抑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四十一

而長疑予端居以暇逸今薄矯矯而矜厲宕廣
廣之安底今孰滯牽而爲喟時縱尋於繆幽今
驚悠遠長懷以曾睇休遺緒之芒芒無從今默
優游偃仰而容喬氣佚牢內而繚轉自絳今望
翳翳且焉止憇仰前猷之彌曠今豈中路之可
稅遵往軌而廼蹈今趾繩墨之所誅竦予意以
恐及今閉自慎而焉顛動不妄措以幾幸今力
砥行而訪愆究年歲而務遠期今旣末暮又焉
所至負抗闕而猶此介介今誠難摧沮以減毀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二

吾屈志而弭節今亦已降相從之失次潛晦默
以恂愁今又焉知夫時世之不固獨慨憤竊以
恨恨今憫何誇此修嫖屢邁遲此蹇屯今省念
亦孰知其故彼毀譽之昧昧今何是非紛揉之
能睹信雷同而眩曜今聽讒訾之惑誤恣顛倒
極猖披今予亦若弗聞而奚顧竊獨悲此悵悵
今當何時而發寤任所往之多違今羗不改吾
之素且薄藝直小道今曾何足以芥蒂重若是
之惓惓今甚矣不知其細逐好惡將任已今猶

謂其別有所附競詭趨以僥遇今測夫人之所
論妄自矯以匿飾今終迷昧而失路諒狂狷之
眇小今孰能敗之能數願盡心之無已今固亦
希人之覆露嗟倭諂之接跡今紛來騰於君子
不撫壯而弃穢今又焉所施其愧恥惜黨人之
不諒今甘容說而與之市夫衡既失其準裁今
虛揆度其焉以謂命令其在我今亦奄歛而傷
於恃舍規矩而改運今謂追曲其可以幾似徒
黜點而自污今奚易置上下而可使吾信曉曉
之謾觀今誠不忍一朝灌以墮落抗予行之杳
杳以薄天今奮百世起而有作漫迤靡極乎歲
魄今憑不厭夫樞秘以刊削心猶陋其耽溺之
良苦今據青冥而遙噓極數幽荒裔窮秘簡今
咸搜引而與酌昔孔西藏於周室今亦恐逸遺
之罔泊矧訛偽之多塗今况絕系之簡錯抑古
文繆戾轉碣難知今蟲魚鬱律蝸蛸之磅礴
蠹蝕之愈甚今肆聿皇而求索雖謏訥之隘卑
近今沕汨排秘苑而荒度料羽陵之煨燼今鄙

吾宗之七略稍斟浥其飮芳今豈屬厭夫糟粕
殫研極於奧微今咀茹其英而見謂浩博精流
通而罔間今喟吾形之猶欺鬼音日厲刻之忘
味今既墳素之是託欲闡譯以昭垂今又慮夫
訓詁之爲鑿謨大猷於邃古今用業謔而顯夫
懿燦笑馬之欲襲舊六爲七今何足異乎爭光
於螢爚吾覃思亦將畢世今漸其瀝液之猶沾
追瀨中翁之遺風於既遠今徒仰閭其義疏口
伏生之所授今中托宿於賈鄭之廬繁箋言之
或支今焉兩夏侯之可蕪探金匱與閉房今求
鉤命決於丘墟斯闕畧之足憫今雖譌錄其何
居奚擬經以進越今又侃然正席而稱師儒縱
縱拾假擅而不歸今亦猶竊人畏夫司敗之拘
彼愚陋以褊淺今古所謂禍之徒硯閭濶之誕
節今粵橫流而孰與共途寧自粵損以抑下今
從夫衆人而不殊吾耿介之自初今汎夷肆於
潢潢之區頓弘綱而該掩今舉曠古而爲之怯
苞宙言之奇譎今兼揣稱之異趨竭載籍而漁

獵今發數澤而焉取餘。蒐討猶貪夫原獸之儻。
儻今追逐不捨彼亡逋。簡練取夫捷捷之若神。
今辨說猶嚮之應梓。效實敦管之切核。今人物
則皇而誰模。建道術之端直。今崇權修之多選。
皆短長之何變。今忽旦旦之信而改圖。寄立政
於法法。今總搏選於王鈇。離堅白於同異。今又
以其當不當握夫樞。予浸渾於天則。今智畧足
以參成而不渝。扶彼滑曲恬禍而有所刪黜。今
刻辨慮之近迭而相扶。策夜行之獨有。今徵簡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記之難誣。吾寧儻侗以干佗。今背學誦而秋逞。
百家異議而錯出。今願要質而有請。語一而三
反。今譬振襟之挈領。泯形兆於無朕。今究脉理
之合井。予將循道而遐征。今筮蓍策以爲憬。風
薄澤以周流。今非大過之時而何以擢其穎。曷
不獨立之懲。今履氷折而有耿。剛內強而枝弱。
今長女藉白茅而節東。仰高天之涵育。今望繩
直於貞父之靜。事繫括於易象。今氣既形而有
滋。吾養恬而無競。今漠修潔以峻持。憑游霧以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容與今御微風而稱詩。聊且以乎逍遙。今冀永
延以爲期。嚮道德之華。今澄神於寂而窮宵微。
邈若循環之無賜。今翩往來而出入於幾沉潜。
予思愈吃而更藐。今昔以爲是而今非。悠然極
於寥廓而無所之。今洞何所底之。可依雖欲止
息而不能佇想。今析毫芒而自運。叶于非。怛若有
遇而忽又忘。今悵惘惘而焉歸。條神化而出象
帝之先。今顓吾行飄飄而無所踐。太素之始亦
何睹。今虛之又虛而安用遣。瞶杳杳之不聊。今
亘終古而修衍。吾陟太上之庭而登降。今與太
無而同。墀下觀萬有之紛揉。今榮惑於交馳之
錯舛。詹同源而異委。今妄見謂差而各有誤。去
連連而日乖違。今親所睨而不知其辨。無拘牽
以局於一隅。今信專專之徒冒。吾玄默亦何所
存。今目綿綿而不可殄。惟灝元之冲漠。今豈俾
已自多其見而賤洗彼冥觀之無不瞭。今固云
從幽而視顯。亦既遺世而鮮營。今非曰劬勞而
敏黽從隱淪之蜚遽。今仿務光與善卷或倏往

而上浮今况榮於希夷之所輾轉自恣於蒙
龐今洒濯乎元氣之至清而縫縫浚之極混茫
而不可望今竭溟渤而云淺毫搏搏鏡大道之
高深今欣自慶得膺備之爲鮮罄倒言而縷陳
今知鑿混沌而奚藏

秋池賦

劉子閒居觀於園之汪水湛湛而淫之波澹淡
而弗興篁簞勞之有叢望靈靈而澄泓汨沮如
而清泚泌瀝淪而弗勝宛澹澹之夷鷺勢浸溢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於高勝於時清風始戒流火在辰征鴻欲矯湛
露方新淡兮素秋悽其愴神寂聽無嚮徐來襲
人息駕乎林麓逍遙乎水濱殘美半落凋荷在
零蔣菰槭其交橫翠瀲灩開兮交蘋渾感蕭瑟今
物候惻惻戾今迅驚四時遞來之卒卒何迭運
之不停遽搖落之積漸運長茂之嘉生伊茲池
之皎潔渙秋水之粼粼被微風而汗爛隱眺沫
之駘驢沆瀣肆其宛渾鮮扁濤可悅之清津蕩
輕波而洄洄追衝擁於嶠斷漏隱隱而騰轉影

直瀉而遂臻攏嵬屈於隰岸判圓淵於邪遵溢
流涌而疊濯洄瀉縹而縹緲爾其霖雨方降盈
溢無畔消澮淥入交輪午灌潛濤起漲激逸漫
泝泛濫橫潰駭湧爭悍注平莽而決隄防厲洲
渚而不可亂崩峻礪以壅底飄杠梁而道斷夫
何葭莢之芊蕞於涯涘葦菼散而紛披青莎蔚
其郁煥水松藹以被離挺菱芰之匪藝毓自然
之榮蕤紅葩叩獵於潭池標菱謝於新滋葉田
田而倚沼聲淅歷而不任持泛翠翳之蒙茸今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茄猶從風而靡靡擢蓮房之的皪今泛游菰於
陰坻翹莖灼灼而森蔚揚皜曜於其湄哀其楚
之菲菲葱蘢陰乎芝栢淨隈隩之泌澌潄叢灌
於漣漪獨憐夫芳藻揚綵於晚暮頽芬弗之未
衰尚熒曄以容喬將消鑠之無時爾其泛鳬狎
浪鷗鷺依止羽族恣其沿泳介鱗育乎幽嶼翻
翮歎其不洽翩悠然而遠去喙喋藻荇喧聒池
鱣濯錦繪以修翎拊瀑沫以命侶群嘯呼於水
干競產育於涯涘林筵蒨其栖集礫霞布以雲

舉聆哀鳴之慄慄。噲噲鳴之焉。抒肅涼颼之悄
悄。悲迴序之不處。登隴坂而怨遙。望別浦而傷
旅。顏於邑而寡悰。渠漱溜而圍墅。睇蓀葵之萎
黃。鬱茹蘆之餘緒。倚欄壑而省想。淒蕩薄之焉
所。枝煩挈而蹇積。憚涌湍之修阻。羗息吹於蘭
林。聊弭節於堰激。馥桂苑之秘穉。跼高掌之華
滑。忽徊遑而反顧。憫洪湮於禾黍。豈靖夷之逮
斯。將渺沔之可紓。衡杜就稿而節離。菴菴同燼
而焉拒。惟歲歲之施辰。今孰歲晚而能禦。逸秋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四九

駕於圃池。今惕予轡而誰語。

臨眺賦

步逸暇以順序。今怛無爲而廣肆。聊逍遙以永
日。今緬登陟而遠睨。惟茲土之平樂。今憑上仁
之所遺。徂層岑而四睇。今鏡宇縣之雄麗。慨茂
苑之擅昔。今倚長洲之泝泝。控荆越而遙寫。今
臨具區之溶漚。紛臯隰之廣衍。今奠婁地之卑
述。邇其高岨峻崎。水曲烟滋。累榭層臺。巖突翳
蔽。騰射詭暉。宵渺連綴。帶崇山之峩峩。映坻鄂

之霞汭。髣髴三江之經綜。隱洪流之澎湃。望溟
渤於長薄。左今又沉沉而無際。嶺翼張來自西
今割若分而明晷。擁以重巒。忽四注今偉千里
之開勢。揭崇墉之礪礪。今含光晷而斜憇。標土
疆之環句。今攢羅駢田之相盤。倚青冥遙望博
今向風開襟而仰喟。目渺渺之焉窮。今氣繚轉
而自締。哀川原之靚深。今時晚暮。吾其不濟。愬
徃初之廸遷。今藐遙江以徑度。邁跡鍾阜而始
載。今七葉托茲之覆露。吾生且長之逮斯。今倂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四九

獨展轉而若暗。偃棲遲而更引。領今縱廣莫而遐尋。嗟松柏之九尤。今撫佩衽而思難。任肆眚志之所介。今憐卉木之蕭森。既徃昔之不待。今冀發悟之自今。佩沃壤之潔濯。今何間井之露霽。盛檐楹之撲地。今景欲昃而西沉。延廩秋之爽清。今孰幽顯而異心。入悅憫之無象。今眷然被酒而長吟。矧壘培之猶在今。睹復闢之層深。曾是置燎而設警。今列堠隧於嶽峯。懷丘樊之靖謐。今恣搜引而遠送。擴落無當之突寥。今吾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翔鶴賦

濫秋水之橫流。今汨揚霄而霈涌。濟滔蕩之無倪。今淙逸駭之浮動。楫輕舸於洞復。今厲淪連而游泳。礫洲渚之岳岳。今沿盼嶮之高壘。流津漉澤以漂疾。今川淫溢之洶洶。軋輻泛於水中。央今擢激擊以騰登。薄臨深而有戒。今忽以揚而危。恐舲沸渭以綏頽。今淹潭淵之倥偬。排旬碣而徑度。今前翼分而並擁。夫其三翼五會。浮舟乘泚。急榜餘艗。船舸凌虛。艦艦舳舳。艨艟軸轆。五兩捷疾。渺然江湖。斯並載任於貨賄。力疲於道途。豈與夫張水嬉之宴樂。進吳舫而遨娛。乍恒卷而不牽。任所至而自徂。隱激霧以汎汎。偕鷗鷺與晨鳧。恣翱翔於藪澤。徒往來於陽陟。施笮簪之離纒。並歲歲於渚蒲。入芰葑之涯淚。狎群飛之鷗鷺。芙蓉的礫於沙淺。汪洋蔓延乎蔣菰。汰中流而容與。翠羽啁啾而相呼。方欲前而退。概似却轉而不俱。盪通瀆之填衍。繞迴野之縈紆。扶踰波而爭瀉。眄廣斥而並趨。橫逆折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而漂擊。冒風雨之淒淒。帆迅輕而叩獵。若傳翼而斜驅。聆鞞音於空外。豈作勞而更愉。何招櫓之並弛。施循浦以欲弭。嚮隨槳而颺迴。憐招招之舟子。蹴睢盱以愕視。援汝手而命侶。經松梁而杖撓。穿九橋之迤邐。非赴遠之有程。特飄搖而聊爾。於是狎起漲於俄頃。雲興聲之絳綵。張惟幌於艦艚。撐飛廬以偃蓋。維柁側以爲閤。間櫓參差而暖隄。居簾中之懸薦。設燕坐於其內。聞中流之嘯歌。或舉酒以遙酌。彼蕩舟而怒蔡。女焉所怖而懷對。吾尋陟之彌日夕。今騁游自於能逮。翻下瀨之磴磴。今觀四時之變態。揚厥憑而不處。今窮川原於眇眇。歌且謠。今鳴榔極遐迥之高檣。氣滃渤以霧杳。今思影翔而不可裁。何漁父之傲睨。今猶薄孔之不忘乎代。予淹滯於窮澤。今若噉喁而濡沫。猶不忍隣於蛙蟲。今時蹠足而整敝。雖自謂吾次。愈令楓松舟而凌其橫潰。

新苑賦

予城第舊有苑。植藝雜樹。亦蓊然成林。予就其壤闢之。薙厥荒穢。基不改築。池不更浚。而苑蕪遂成。因目之新苑。且爲賦焉。

經沃衍之阜壤。今嘉茂木之滋繁。翦又密以平治。今芟夷其下之翻翻。蒐選植之充美。今悅羅生之可援。渺高睇以寓目。今作未同於短垣。衆卉初以蔓引。今漸液方藉於和暄。傾渠溜以洒蒨。以爲門。肅雲墟之慘靄。肆水榭之嬋蜎。縱閒寫而遐憩。步廣延以盤桓。圖順時而蒔藝。土既墾而日刈。分畦遂以鑿壟。夾壟塞而浚源。播江籬與蘭若。豈惟樹夫芳蓀。備雜菜以蔬茹。耕莫藿而滄漭。埒遍野兮。薈薈被籍。籍兮若屯。攪汚澤兮。潤上漑。莖葉兮。漸根。池清泠以如瑩。瀉流瀾之潺湲。蔓王芻之陸縵。豈含景之獨溫。吾時蹠趾於長薄。映朝旭而行園。追炎序於旣達。屆眇秋之欲霽。顧迴淵而遙遡。攬檀栾之猶存。爾其流澗空傳。婁引忽變。屢絕復續。時隱而見。綠

渾素湍兮迅潔。瓜瓞侯莎兮芊蕞。靚翩影兮寒
影。褰飛霞兮並薦。聖餘暉兮絲網。沚清陰兮脩
浞。惠氣沉兮陳粦秀。華露激兮林景晏。散夕鳥
兮歸飛急。寂鳴蜩兮輕涼。遍感絃微之厲驚。聲
欲微而無轉。攀垂條而結想兮。倚楸梧而長吟。
複蘭畹之郁若。更披叢楚而遐尋。夕明媚而可
悅。怵疎吭之泠泠。藪胡繩之嗅芬。淒落晚而愈
慘。既厲爽之足寄。何予思之弗任。械稿葉之燐
亂兮。耳牢嘈之衆音。要賞適於滔逖兮。陋機械
於漢陰。貽昔之人獨何裒兮。安所兆而自今。儀
黃鵬以規準兮。曆玉井而捫參。惟天園之磊磊
若貫珠兮。固苑囿之照臨。諒偃息之多暇兮。焉
所搜引之不深。休南臯之穫歛兮。畸仰陟於曾
岑。風襲澗而漸勁兮。祭高嘯而開襟。顧溪萼之
在御兮。樽桂漿而誰斟。聊寄言於山中之人兮。
獨終日之惜情。豈樂遊之誇麗兮。想嘉李與芳
林。望東園公之逸跡兮。庶差彊於予心。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五十四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四 太霞草之十二

長洲劉鳳子威著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學士貞齋江先生神

道碑

當

世宗時以文學議論從容佐規者有翰林江先
生先生諱汝璧字懋穀唐學士文蔚之裔自宋
徙貴溪九世爲監利縣丞永洪先生高祖也自
大王父以來邁德克嗣父諱演以先生官諭德
時贈如其官娶洪繼胡皆累贈宜人子四人先
生幼有異資九歲失洪宜人哀毀動如禮十六
補博士弟子蔡先生清負人倫鑒卽器重先生
嘗邁疾久之精發於夢遇羽人愈之遂以癸酉
舉於鄉庚辰始第進士值歲之不間辛巳對策
揚用修徵實第一而石齋公顧以語精麗疑預
爲之乃以庶吉士選授編修先生思以詩書帝
王之憲啓沃
上心休亮洪業有所纂裁未上會聞父不諱倉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一

彳行丁亥復起值見山桂公爲相以親嫌改南
園子司業胃子之肄於學爭自砥新凡通一經
以上爲釋滯疏其蔽以義業名家者皆謂出先
生所又以史氏歷祀遠或淆焉欲整齊之以傳
疏

上得請載筆紀一代事者咸以暢宣而別史逸
遺者尚多將以次搜緝庚寅又以胡宜人憂歸
旣免喪改翰林侍讀入奉幃幄先生雅欲納忠
講次益進規切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二

天顏爲動衆爲危慄失色而猶款款諷諭言必
中實終能感悟

主心明日賜金幣慰勞之復令日

進講益蒙眷知

上大享賜輔臣胙亦預及蓋殊禮也尋遷春坊
諭德

上所開納一時在講筵者無能及方傾注遂爲
時相忌丁酉主南畿試時交南纂其主

上震怒欲勦絕其命先生謂遠夷不足煩中國

欲請無用兵直以文告服之耳未及疏上適受
都士命遂策士曰夷夏之分自古記之矣帝王
未有不重內輕外者且猶之天有陰陽雖惡陰
其可廢乎如獸之搏噬天性使然欲調之馴其
捍兇固在也黎氏初竊我土壤戕我吏士畧我
民人

祖宗時非力不能討猶赦弗誅今陳氏復奪之
雖不請

命謂宜聲其罪責之或發嶺外兵以夷攻夷令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三

得其地則以封此固周官治荒服之道也又侯
勛怙寵而專其祠祀非制援書爾祖其從與享
止歲祫非嘗祀也

上覽策謂祀戎大禮非所宜言逮治請室侯勛
欲以擅議宗廟重當賴

上業已罷兵御史吳悌抗疏先生忠直宜蒙寬
宥者謫提舉閩市舶往羅公倫舒公芬皆以直
諫忤斥守是官至先生而三御史李公鳳包公
節欽挹先生甚請授閩士經典禮以風又請祠

先生於二公所先生以書力辭且引咎愴息念
上幸薄譴我又敢以爲名乎乃益賢先生前後
列上已亥量移南駕部郎先生素懷經世畧官
禁林無所效之至是自意詭立功名疆外爲詩
以勒燕然銅柱期因按郡國圖籍究通天下阨
塞險易四方所走集道理遠近被邊郡乘障而
守者凡幾繪其狀若在目時承平久軍實耗稅
發石畫毗贊蒐乘補伍申軍法士氣爲振癸卯
乃遷國子司業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上顧輔臣曰江某素有文學何以在外輔臣對
以策事及機要故

上曰今其言中矣遂復召冬有

詔廷議

廟制先生以

九廟應古經義且

今上所已立應復建而春禘祭宜改爲禘者

上命禮官詳定失時相意久不下議已乃奉

特旨改春特爲禘著爲令尋進左春坊庶子仍

修撰翰林甲辰選隨計士主者疏名以請而不
及先生

上特簡在翰林次命之逮先生聞已深夜亟入謝
則漏下過半矣昧爽入院未及校士而主試張
公潮致先生獨任焉鑒裁既朗而又切於得賢
適周不風夜既獻命

上心允當進秩少詹事兼學士掌翰林讀

廷試卷副纂修

王牒總裁其被卷知漸崇顯矣先生睹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皇室盛強而祿食者愈衆勢且弗給讀

高皇帝甲令子孫有文武才堪任用者官之與

異姓同竊自幸帝王公天下內選於親何嫌者

方欲上議會相鑒二子登第有嫉之者擯發之

言者承意謂有所私復逮治先生謂選造公也

焉得以意上下之金以愈鍛精且此復有主者

非獨我也鑒者不過忌我進用耳竟罷歸喟然

謂性所嗜書仕雖多暇未若今得極意騁騁縱

馳也所涉淹無不該猶以多亡逸訪咨抽繹覃

精竭慮罄晝夜遠近風靡以不得及門爲慊乃
丁巳冬歲在龍蛇賢人厄果應之邑令於元夜
夢

高皇帝召先生疾遂甚顧其子慶胤兆祐等曰
吾受

上知誓以靡躬竭節少效萬一而竟弗能致汝
曹勉之幾嗣成吾志業是我猶生也卒以戊午
三月距生成化丙午年蓋七十有三先生博通
群籍據經守典循循雅儒欲以經術佐當世治
每傳以古義執論侃侃進談動辭如雲興霞矯
終不以其華道掩實皆可推而行遭值

世皇帝不世出主可謂非常遇每進忠諫匡翊
矯非拂違若所論交南事非不允納而側目者
衆矣故其言未嘗不讐而身以日遠且

上之睿明於群臣無不知其才用短長學藝操
行親所題目咸中先生深被眷知動輒感奮以
抗議辨知溢於禁掖其學術如仲舒而隘直似
汲長孺惜哉其再起再躋以沒世也所著易纂

劉子集

卷之四

六

言增定文選安南考諸書并詩若文皆未及傳
而學者時有之某於先生爲門下士而奔走顛
踣不能攝齋升堂承接旨向抗顏以請比彭宣
戴崇切自恨而承長君命爲神道碑不獲謝爲
之辭曰

於穆皇造懿醇以熙誕靈川瀆殷惟昇遺顯允
我公迪哲應期朝曜所挺元道乃綏允性貞篤
韜緯淵思采入宵渺究宣剖務精意所下辨難
詢咨抒發雲合沛若風施於鑠鴻德禮器在茲
統承先古貺我民憂爰初登進入侍肘擬持橐
起居奉圖宣室惟是諒誠諷議愷懌摩切彌滯
不叩自恤作戒安疆以防越逸茂畧時宜靖我
封域內益祇祇寅恭朝夕

帝亦簡亮夜半前席納善其忠俞哉降格踐陟
中外謀謨宥密惕斯寵憑寔與媢嫉百口可明
臣心如日芳馨鬱流疇任遏抑煒煒議臣邦之
司直建設雖僅業在典則師鏡八儒焜耀六籍
粵有刪裁匪作伊述誰云年位庸惟是齒名稱

劉子集

卷之四

七

無窮紀祀千億

復孫王墓碑

夫孫氏之建於漢則僭竊也於吳則義主也當漢之失綱人思自擅孫豫州其勤王室圖一方亂不可謂無功至長沙王提一旅欲進與中國爭衡逮其死而後爲畫江計耳可不謂雄哉故江東爲國視曹魏若有間焉謂其功烈可紀而罪微也豫州及吳夫人長沙王三墓在吳盤門歲久湮廢逮宋則已累被發復封之且陶於甬劉子威集 卷之四四 八

又設厲焉跡殆不可復辨

國初王璉盧熊嘗履行其所考據以識迄今又復蕪沒值濟南傅公來爲吳百政咸飾因行因觀覽形勢慨然思前代遺得斷碑於榛莽間知爲孫王墓卽命芟治殊之叢塚外立封域率士民酌焉且請之郡設禁置守勿侵踐以禮之又與諸君子爲之詠俾余記其事勒之石夫道古修祀舉墜復丘隴表疆畛若魯存大庭氏之庫以其先嘗享茲土也故禮於始之者而示民以

義豈其細乎哉公爲政以雅道綏柔興民行卽觀其一可以知暇有餘力矣故有朱堯民高陵編今續而傳之使吳世永永以存無忘公緒完意也

督造司禮太監東瀛孫公去思碑

昔禹之制貢江淮之間曰玄纁縞曰織貝則絲纁之出於我南土舊矣周官文織四方之幣則內府掌受其共王之服用與職幣司裘各有司存而又云惟王及后世子不貪則尊尊之義存乎若漢之三服官時乃在外及我

劉子威集

卷之四四

九

當代制法敦朴爲天下先

今上垂拱玄默尤厲以恭儉元臣弼直裁約省削慎節無不至其舉措皆出三代前若

上所服御袞冕九章朱綠藻采所以奉

宗廟社稷備百禮舊必命近侍貴信者於江以南就繭絲監守土臣共織貢何者黼黻文章山龍華蟲之責不使人學製焉故簡必慎工必良任必得其人以給共

上垂衣之治是豈易畀哉乃東瀛孫公實膺是命其始至卽召列郡長貳計經費慮財用簡徒庸量事期書餽糧以令役於諸有秩而效之以蹟又身隱親之往來於吳浙旣勤而撫之時而作之察窳怠懲不恪無有不朝夕敬共竭其股肱之力慎乃事者若幌氏染氏藝人織人擘涑湛漬緒紡杼軸之任咸精其能纂組繡縠治鮮支靡潤蜜綴輕柔華會綺殺之盛美矣至矣然役不及民工不告勞郡邑宴然若不知有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

內朝重使將赫赫顯命臨之在上者公車轍所及少長扶携而觀曰是

天子之近臣寵在日月際者又何其溫溫祁祁謀亮而愉懌也蓋公寬然長者慈愛自天性而約已務施雖處膏飫奉養無所紛華清峻介廉御下也不怒而威故咸欽戰不敢毫髮肆往者鉤考緩人得緣爲姦公雖持大體而於隱微無不洞達故其軫恤惠逮獻事發功者與直皆過其始望謂自昔所未有也加之好學慕賢所至

訪咨時有敬禮其公忠體國貞幹之才固已素簡

上心故旋有

召命蓋以所貢稍足御卽止不欲多費且念公久勞於外欲令奉計得復在肘掖注眷方切非下邑所能淹借者乃無不仰戀追慕瞻懷思企積不能忘衆遂相率謁余爲述所以愛戴之意余惟書叙隆古之治其在前後左右者罔非正人以旦夕承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今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二

聖天子在上未明求衣尊禮大臣綜覈彰盡曜明灼於四方內外忠賢翼翼奉職故卽我孫公之德在人如此亦仰見

明盛之世其奉尺一宣叙百職惟甲令是遵上下無敢苟非

皇澤之在海內漸涵日新何以哉是用勒之金石垂於後繫輿人之思無斁

五聖祠碑

夫神者爲能照臨爾民而禍福之者也昔在先

王設九巫以司天神地祇人鬼之祀若秦巫載
亞馳久湫陳寶之神楚巫則屈子所爲歌鼓舞
以娛之者也至天問之恍惚宵眇楚人機而近
誣然其事固古有之安可窮者觀射父可謂知
鬼神之情狀矣其言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
五官則今吳俗所祠五神者其殆類之乎五神
者不知其所自始則爲之巫祝者失其守也在
周太史太祝掌鬼神之祝號能知其處位次主
神之氏姓所由出而又知其所享服器牲物族
類之所奉故神降於莘內史過知周所憑依爲
丹朱之神帥狸姓之族以牲玉往焉若今之祝
史旣非世典而又無能照徹之者以爲之巫覡
則何怪不能光昭我不顯大神之休烈以明示
於遠乎哉且神者爽精之不懣貳者也故曰聰
明正直而一之無亦惟是山川之靈氣鍾其美
於是故能神焉抑神固有所自或憑焉上方者
表吳之藪澤而爲之望於位次爲南則融之方
也其形勢滌蕩左招越右據吳味加具區而拊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十一

翼東海所謂聚不弛崩流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者也則有所寓之而爲靈傳所謂神叢者謂有
據焉則能神故云利器不覲者則山川之爲也
又何云求之於彼求之於此乎神之族姓所傳
聞異辭皆必有所授非不能本末著其明卽書
所列晦幽秘怪藐遠冥昧無所放矢也予未敢
謂知天阼而鬼神之事則詳聞矣特恐不典雖
存之故神之也亦何事徵其所自出與所爲神
耶今湖之衍光景翳焉若有輝者卽靈氣之蕩
薄可見哉五神之號曰顯曰靈曰聖者先鄭所
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者也其曰侯者或前元
所加爵及其族屬抑別有授之夫神必命於天
其所守主有封域以司民故江以南若閩浙多
五神祠餘則非所及焉是不可妄有所祈也而四
方謁請朝夕如市者何先巫六辭其五曰禱若
周公能事鬼神爲三壇自謂功至風雨之動威
固古不廢也太史公云載籍極博然猶考信於
六藝則何怪今之騙辜血祭幾瑯之事不絕也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十三

又惟神實依人而立物所歸也其氣炎有以取之故不假之人不可也予宗姓詎之婦許疾迫不可爲神起之遂致令雙累基若崇墉然設械築之密出其啄石審若樓長二柯有半使踐若渠亦甚嚴飾矣乃訓語予其事請識之卽予者不易值也不知神亦重得吾文耶予自貴其文通極於神不可以當吾世而弗載故列著之神之聽尚降格嚮哉重係之辭曰

翻翠旂兮爛遺光修往來兮馳適皇屈孔蓋兮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四

襲杜衡翔杳冥兮出入無方忽若有睹兮其不可寤知室家宗食兮於彼曲隅路悠昧而沉藏兮雲濛濛而蔽之薄晝晦兮神靈雨陰翳繆繞兮肅承宇砥室翠瓊兮臨山高象設像兮容衛遼代舞不絕兮紛下招彭咸告人兮維音曉曉娛酒沉日夜兮樂康珠縠羅幃兮馥芳踈緩節兮歌迭宕藉瑤席兮陳浩倡呖吟容與兮靈蹕踰撫長劍兮璆琳琅虎豹關兮貫弓鞬廓落千里兮旋入九谷怒僊僊兮娛相逐施奕襄兮右

引其族忽若驚兮迫江薄分曹求索兮遠望博思何望望兮水漸漸有永承祀兮篤靡不愆

長洲尹周侯去思碑

夫爲政者使民懽愛親戴之於蒞臨之日難矣逮其去而懽愛親戴之無間則又難矣若其久而益思慕之無已時非其澤之入人深焉至是哉昔公安周侯良臣以

肅皇帝四十有四載來蒞於時承軍旅後財賦方訕民勞未汔歲比不大稔率三分其力以二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五

之贏入於公自食不能其一而又以置戍防儲峙供饋恐恐焉疆場之備未之敢弛部使者督臨之切課少不中率則以尺一繩之長民者方畏賦法之不深期會峻嚴厲之以威猶日不給而又何暇緩有寬逮煦煦然乎周侯蓋以爲是庸足難者夫立政有程下之所以畜民豈其徒惠之而不以威刑糾禁防其逸者上之所以鳩繕算署名曹豈徒不遑朝夕而無徵令比要布在耳目章章者顧民之淪日以益甚而庶乎之

不咸惠和之未洽雖有嚴督深察之效孰與相喻以情相示以信其爲益有出於法之外哉且故時者雖急習猶弛民亦怠偷輸不畢入令課虧度自周侯時始變而趨於迫然下猶以爲便者浹於侯所爲惠利保乂之故寧是輸也與其脩驚而患有司則亦惟率其力竭焉何至不時畢而耗散上下俱困爲若罷民詭法百壅之百遯之侯察端而觀失舉繩墨裁其罪雖道穴無窮而所以室絕禁楚之未嘗動色風之被遐遞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十六

民始漸漬於澤不知所歸德逮侯去而遺俗餘教固在也相與思之洎久而人藏之心愈益嚙咏之不可殫謝泯湮思相與俎豆之則古固有然者特以侯今其佐宣中外以治績功狀素在異且必撫司我終惠之是庸亟哉在漢義故爲郡若邑勒功德金石以繫其思多著於今若侯清身約已厲苦奉民操割廉劇所創制立法時有所循時有所易而爲利無窮是皆當紀者可不重圖哉諸父老咸造予請爲之言予惟是時適自豫州得謝迄侯之去未嘗謁請至於今猶未始覲不敢私德侯則予之辭可徵信於後也必矣

光福賢首教寺重建碑

佛教之流東土自漢明帝時而盛於吳赤烏年故寺皆稱託始焉若光福去吳可一舍地由大士闡化亦云赤烏中肇有厥宇歷世久不無廢興廼予前過焉寺雖隳圯缺裂湟徙散越無出肅者然殿巍然存建自宋其柱材皆文柏連

抱迄未數年已掃而更之矣僧本立自言於撫
監得率貲費勞有來慰向慕者若相國申公司
寇錢公皆嘗恬筆墨爲之疏矣然又數年竟亦
弗就大宗伯董公行視封兆見後徒屹屹若不
能任進本立問狀遂按遺址標置軌度登望遠
邇物土之宜揣量崇庠厚舊堞宜植治若某
所翳薈蔽之宜剪薙若某所墊隘更之夷墮
若若某所墮夷久亟復之若某所據形勢昔未
闢崇之寮舍庠廡官宇焉列象貌有夷岐途旁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十八
達翼翼言言若被帶崗阜跨據陵陸衍沃洒奠
其區東北延郡邑雄勝寺之營實左引右攬挈
山川經緯之五行家所論奧壤要害也其令甌
棟角棟榱桷格庀工及藻繪費出自公者十九
然公又以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且何以代他所
賢豪長者受其名哉更命予爲疏丐請焉則業
已將獻其成矣僧徒所謁諸檀施以宗伯公故
皆去吝與愛大有所舍雖佛氏所貴初心皈信
不以多寡蒙福然皆自公發之遂迄以大集華

煥闕整一新其制夫土木役此有待於人者故
琳官梵殿遍天下未有久而不陵夷逮之卽茲
之役諸僧肄之累載徧走豪長者家殷勤甚備
然未有發憤出其身殫力砥功者宗伯公一倡
而寺以克復雖有所募其與幾何佛之教無重
於捨者則宗伯公當獲福德無量然宗伯公不
自有也歸德於

上謂 國家 賜諸觀寺人不得擅蓋爲

國祝釐今茲寺與衆共功其旣成也北面發焉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十九

曰

國家建無疆之基茲寺與同永永無數哉王始
於嘉靖癸亥成於萬曆某甲子是月勒之石以
識

蔡侯德政碑

蘇爲天下首郡來牧者必極選然能舉職者不
易去而繫人之思者尤不易茲禍者嫉之而繫
士君子之心久不忘者益又不易矣蔡侯以
肅廟季年來守郡時綱維少弛公赫然糾之以

嚴威先倫序而後政法重人經教禮俗徐喻之
興行遵教設爲科條甚備取不率者痛抑之故
時喜奢縱初爲公驅而變之始則若繁密已乃
知便事而利於用從之如流水公又苦體精心
飯粗糲羹藿以敦朴先故人信公爲誠愛之欲
俗之厚愿而以阜庶也子弟之無侈奢敗也刑
罰之以明清而不用也凡所以教喻禁遏誨誘
無非愜款而不以飾美罔譽寧謂有所變更而
不能因襲怠安逡遁避事哉故尤夙夜勤悴推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三

廣所爲可益民輔治平政緯化者漸以舉之其
爲遷於善也蓋日進而不復覺特察其凶狡樂
禍不可勸誨者數人名捕之皆越逸他所不敢
歸餘奮自改勉部使者廉察境上方嘉嘆以爲
仁義成俗復見古遺風俄有不便公者欲肆其
意公遂請急去民愧惜失所怙恃又踰年而公
復起視郡則向逋者復遠徙怠者復厲公亦以
向所條具咸在不煩而治居亡何遂有領憲監
四郡之命雖遷秩不改拜顧爲監位重於郡而

少逮於民專以訓詰兵衛以禦戎侮公則理根
排枝疎剔蠹弊所以耗敗財用而屈民力者緩
之不管十一又得斷城旦鬼薪以下遂益用展
舒其業潔惡民畏如神明繼又移視學晉以公
作新時化能長養群材故也旣不獲留公則相
與肖公象尸祝之公亦眷眷爲舊民慕戀掉鞅
遲徊已而公竟爲謫忌中以法免民相與思公
之澤在所浸洽始猶謂憚公威故不敢犯今而
懷公道教有所耻革見浮俗或與政令易則曰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三

得無墮毀公所爲耶遂益恐去公遠而跡日湮
無以示後人謀勒之金石垂百世蓋公爲政強
直無所媚故有不相能者然專於爲惠非以立
伎也不求以勝之而求以化之是以論久益定
可謂孚格之矣非誠仁愛然乎其辭曰
顯奕者猷敦於惠柔惟仁誕矜匪我是求孰者
離迹而不度用糾民之多辟滔汨之由科教以
閑迪惟墳丘俾返質淳以格畧浮吳賦擅強厥
敷莫旣寢惟熾趨事末以不育於來薤本業禁

隆繫惟我公靡或不底殫樹藝功亟以課登民
不知庸風慄以輕公政有章叶之聿乃革新庶
惟雍雍講肄率親渙汗自躬予篤惟誨牖啓所
蒙効扶扶倫廩惟懾從豈好是勤恁而以日忡
忡旌能別惡鄭產比蹤布流善惠孫叔作頌累
政迥駕孔純發衷秉此不回儼何諒清激直義
奮忠純道膺氣高秋漢光爲列尾讒訾中作磨
而益瑩載起載躋介節允貞惟時祇德結於黔
時穆穆思存彰流駿聲暗達可忘黷茲肅明歆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四 三

我茂美揚我信誠以祠世之尚亦有正意想則
寓非祀是榮軌極攸在徹於邦土辭文多漏職
石焉拊綜畧遺芬千載所觀愛畏并集無侮民
主寃覽在時伊是之取

韓家先墓碣

韓家先蓋踰冠而歿則猶長殤也曷爲備禮舉
之才之也曷爲才之則以其成人禮之不乃進
之遽與蓋其志業則固謂我其克世昭前之寵
德不以幼志將焉雖疾也猶不有所沮喪濡忍

競疆無替固曰丈夫哉是安得有所畧也者則
爲之載也烏得不盡辭哉家先始生卽巍然殊
方再葢固未知書也示之音義則能憶父念其
幼慧也愛之甚置之膝拊之則問人安始者語
以其代若四世五世昭考以上者則又問從是
以上安昉乎胡爲其遂能有也履此則孰爲能
覆載而是昭昭者其外亦安底也長者驚焉謂
孺子何知而遽及此卽又云日月其附天而行
乎何以不見天游地浮也稍長則舉動必有異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四 三
不與群兒狎性不好弄能操筆則書跡婉然不
習而楷法存穎敏固天相之爲聲偶則隨應對
不致思語皆出人日覽記數千言師不勤而功
十之逮成童則其所誦通者群籍殆徧選於有
司以僞異目之然謂其少也不令肆博士弟子
其大父供奉謂我少府屬
陛下詔子弟皆業焉則有名籍矣例得試庸可
不上戚屬以其未娶也難之則慨然欲往曰兒
未有立無以爲也且此尺寸者欲以藉而顧以

道路虞哉遂行都人士試則咸詘下之嘖嘖謂
此適從何來而遂出我上耶方其入衆擁焉不
能步素羸遂傷中疾作值其從祖被

命主典推擇所上士以嫌避乃俾習於掌故猶
以不能蹠蹻踵相隨上而守此何爲已而燕士
之黜者謂土我而四方士寓之升司徒使我墜
底焉我無所歸咎矣遂與僞故皆罷歸則又彊
疾走數千里劬焉重以悄悄未騁衷益不能釋
然恐以此感長者深匿之勞之良苦則猶自厲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云何害者已而色日悴父諭之兒少休矣士故
有時遇且少何詎不逢而足恨耶又欲授之室
愈力謝非所及偶自不愉行且復矣幸勿慮雖
朝不廢朝夕不廢夕而體覺不任乃請遷於外
養焉猶日朝於親所逮疾已革令復於寢返席
未安而沒其沒也捧長者之手不置云兒生不
能成遂無一日之養於親而恩我過若又感我
是重懷憾泉下也幸無傷兒雖未有姓弟在卽
兒在也已絕目張不可含三祝之終不瞑遠近

聞之皆駭且惜之奔赴者隘於涂輪軌馳軌塵
接彌日不絕且其生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必
且亢其宗以韓氏昌乎此自其曾大父來四世
矣所以厚培之者有由則其生才也宜今宗伯
公惟典神天則神之祐之何乃不永延而遽奪
之年夫才焉而暴泄越用之則易易則虞其短
折也而家先尤能奉之以道踐之以仁欲揚其
親非已之爲惓惓若無能未嘗振矜之此其於
凝承之又克盡而橫罹天枉人謂之無天則又
不然天之休命夫既寵神之則久與速曷異與
世之老壽而寧者何算也而其所鍾畀者不在
是惟爽精之奕奕者固靈命所重耶故以爲不
可無識也而系之辭曰適爾而彰遂爾聲之揚
胡云乎不享叶既施爾以光是之謂厚貺叶固
世莫之長罔不由前之慶叶是爲子之官曷隱
也惓惓永也憑叶於文乎有徵叶

徐元材墓碣

嗚呼元材古來已積歲矣其子益替終禮蓋闕

予爲立之碣曰元材徐氏父白齋公肄掌故爲諸生祭酒咸尊事之以經義行業重元材其繼出仲子也兄故亦不能遵業失愛外居雖欲有於兄不能得蓋恒病之幸而得沒元材方壯與予試博士則人已異之俄突而升昂然憑几謂舉足可躋顯貴其誰不云然論於鄉數紬而所規殆益工弟子日進講授靡日夜不休至轉相傳習與予居近服每相從徵所學誦或非之則忿然謂此時所崇行且取贏何少之爲然不也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壬午

則又莫之回已予之四方不復得數數追予返則時已晚志迄不衰意不能有予其趣愈力而所從授者亦多取功名已乃栖栖漸以窮老無復者爲予談古賢成敗未盡由才異甚乎其遇合也紛糾不可知不恤其實有闕而惟憾是肆極乃弗勝則謂之何且彼庸詎賢而竊以藉不尚取之而侈矜倨驕以暴陵無忌是而有爲之者毋寧鑒焉而烏用必大焉先枉抑沮敗是豈惟我非敢調理實然是尚其及圖乎雖愈益困

氣猶揚揚得也然所爲試幾上矣有與之爭者復落又人以其經義成進士則尤快謂我何用不能上阨窮遂極耶貲植既不充食焉者又不治任子長矣猶學爲儒竟無所成冀其少者占業亦復幾成會遭大故迄廢且元材席間函丈逾四十年每講義環而聽之無不堞弟子自遠至者咸默疏其意或與古之異自其記所通別爲說數百條昔江左經儒若張貴素之屬著在前代彼皆有所藉不似元材貧也自其父白齋公世以經明行修爲衆所歸予每從問其父時諸生則又謂能愈益暢宣不徒墨守膠固爲也性剛耿有風稜遇事有不可必正言無所阿予每懼其傷於直嘆曰君乃復爾耶故予尤心向之生平所與善非他人比而竟無以效其私元材秋來詣予猶奕奕別不幾何而遂奄邁慙傷素無疾且充於色不謂爾也夫其學尚貞素體德履方宜表於俗門戶不振後乃倖微宜有賑隱植立之而予旣衰力不能從其門人在周行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壬午

及繼進者皆尚有及也予追叙往昔述其行事之畧已恨不能悉他日誰當知之故系之辭曰夫士負恃行業冀一爲時知少泄其憤憤者卒沒世而名不稱故有不賴生懟以忘其軀者奚怪也元材少則翩翩欲翱翔青雲竟老無聞悞臆感忿時之不分慕毋自好姬奢何勤雖老猶當上遷延未行勉以孫弘貢禹之被升卒謝累躋吾有所懲嗚呼傷哉抗志丘樊凜若懷冰乃言惟服衆庶所憑嗚呼哀哉語謂不在其身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三九在其子孫何天道夢夢微其後昆若古也有徵其極也將反嗣且將大其門

陳處士枳田墓碑

陳處士名某本錢氏武肅王後也其曾大父某故豪贍於財以侈故廢至其大父某遂單匱去依其舅氏陳舅無子子之故姓陳處士幼而明悟學於伯氏兩月卽復去依陳氏習岐黃書故無傳者多不可訓獨能領其義有所解遂習爲方陳所治方故已盡受之而又兼明他方且以

易故數也其言生化備矣言數而不稽於是猶之乎未也故究通之以合符於候之侵干順違遲疾消息盈虛之理學解既深他好數者皆自謂不及乃爲人治吳貴孺子故爲兒醫始猶有數家者皆名於吳傳幾世矣顧獨能取驗遂傾之翕然謂金陵陳兒之盧扁也咸走之四方來謁請者日盈其門性固良謹善遇人貧者不能給疾莫養焉尤爲之竭他所要以賄故亦不有加矣嘉靖戊申間吳歲不登爲粥以食餓者及寇攘作方奔避無所既潛之山中猶憫其散亡婦人竄逸食之無貲者貸之顛躋者援之無問識不識也於親故尤有義恩竭其力周之不稱責故有與同居十五年推分讓財不使有憾言已又之一方則人尤惜其始之不卜鄰也外家周無子爲求所以嗣且爲置重費弗惜也若急人之急或德之曰吾無自矣其與知爾所爲治者皆精心一慮非謂苟而可恐不審將失之且幼少不能自言其病病又不可脉而知故晝所

視夜必危坐以思若某所者其狀若何此其標
在彼而原於何治或論其裏而得其表既端雖
未見而必致則喜見於色曰吾知所以療矣其
不爲則爲之戚他醫以爲可治而已獨謝去嘗
謂予言某氏子故不病寢則親體者楮故燥也
上一重必濕已則衣亦爾中單外嘗濡云此熱
極也近者燠之燥外乃蒸之餘烈也投之涼劑
解之漸以愈昔有病寒而水以發之殆皆以意
取之耶初其子病適已亦病不能診漸聲嘶以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惜羸甚母乞他人治以爲寒也及少甦見之驚
謂幾誤殺吾兒亟發藥猶可及也重以熱攻之
音乃復徐氏子天祐切而病發於肌淫淫衆謂
疹也愈而醴諸醫獨不肯往曰非我庸也必我
也者俟他日逾歲果疹作乃獨謁公治問前所
病則云固有疑疹者何不察也諸生毛其女亦
疹已遷於外謂不爲矣視之云固可療也其病
得之熱水於地藉之爲劑宣導之熱去而醒瘍
醫張之子疹則虛甚人皆謂無瘥理乃投之異

功散愈張故主發之用附子過錢氏子韓女皆
痢錢已積久韓所犯不爲者六謂幸猶實也泄
之良已關譏者方戶曹子夏而病下不止集諸
爲方者戶曹亦自能爲方公所疏不當既有加
無瘳復召謝不往曰吾已置度外矣姑試可乃
已謂是已益深坎而卧之乘土生氣爲五分之
劑而安楚人陳爲李過吳遍視其諸子曰是兒
色青此水德不能周行舒布失其宣平其發以
驚於法不治能及家可乎已而竟殤海於人有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熱疾醫莫能知曰疏謂熱有四十九門此猶未
載耶投之蘆薈丸遂解凡所爲治本之經論而
時出意有所變五常六微此其大旨而漢以來
十九篇言婦人嬰兒者先亡餘亦不傳不知何
以爾今獨宋以來書故亦不甚詳豈各匿去自
專其能故易逸遺尤甚他書耶公故有所傳而
得之手敏心調揆度陰陽易象外變石神禁書
受讀解驗之既精誠之極鬼神其通之則不可
而有迨其子端遂悉取其書校而傳之云吾何

以私其緒不與衆共哉公迄不肯復其姓戒其子他日當以餘子嗣錢此由恩之不忘寧違禮而專致其所授受者是亦禮之變而衷者與論曰夫嬰兒其始生之氣不可伐也然又云無補法者固謂平之則其氣自調達昌遂無夭閼不得長養者哉靈蘭之秘謂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幼少者固恍惚之間耶或推本之其母之宜子與不及其父之稟者是固數之所該攝也陳君蓋通於易則其視黃帝書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亦相表裏於數能精則禁方於何不窮哉逮其子而悉取傳之則海內之言方者皆自陳氏出其利益人若何語云得璣無小德人無大陳氏之謂矣用勒之石百世其誦斯功不替

誥封夏恭人神道碑

夏恭人御史大夫端公之配也端暨夏皆姑孰世族夏之先有爲方伯者則恭人之曾大父也

當
孝宗時以直聲著其遺烈耿在人父某秉德以

培之無替厥問恭人固生而有異稟慧解得之性成婉順承長者意父撫而憐之惜女也者他時當貴不能亢吾宗囑母王孺人謹視之故久不輕字人逮端大夫聞而聘焉則及笄之年逾一歲所大夫亦已通籍於朝矣雖累世宦顯家故能貧恭人歸而甘之以清約厲如故布素也事唐太恭人執婦禮備盡歲侵太恭人憂焉則進慰之出所資裝嚮以供飲食和滋具鼎饋必腆而已所服食則甚約躬治鉅不使人代尚亦惟禮之視親服勞若魚菽之祭則佐爵與羞尤敬恭大夫謝焉則曰此禮也敢從今高安又舉所以字人者勸以盡節官下無復顧大夫亦不妄以一錢入遂用廉清召入爲御史卽日就道惟故所携未嘗治行也方貴侯勛賴寵而驕首効之廷中爲慄逮被勅省方西陲及按浙恭人留事大家緝其下無敢與外人交言大夫有所按墨吏蓋素所嫉網利倚法而削者行人薛侃封事言及繼嗣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上震怒希意者或妄引有所指蹤乃爲辨析力
詆其人言侃忠誠無他疏數日不下大夫固以
身殉節獨猶瞻瞻太恭人則諭以奮難不顧私
奈何復有所念哉大夫慨然復疏諸柄臣語尤
慨激

上爲回意嘉納罷去之當是時直聲動海內而
竟爲當路者側目不安於朝矣遷守大名未一
考卽移少卿陝死馬恭人知欲抑遠之勸令歸
遂謝免夷然不以介居卽若未嘗仕者以峻節

劉子威集

卷之四

王南

自勵期以此教於鄉未幾人爲數言

上不宜弃者復召行少卿遼左大夫以母故難
之則又請祇命無緩人且得入其間矣尋遷備
兵申息之郊值大歉先發而後請恐不迨事遂
頃時而定

上嘉之以功故且累抗疏名數遷至中丞撫監
山東邊釁作大興發轉輸饋餉焦勞日夜又以
雪不時降爲民請命恭人悲勤於內佐規匡益
尤有賴焉召還視臺事值太恭人變馳歸人猶

以疆圉未靖護之亦竟不能中免喪起撫師河
南虜大入兵集

闕下疾驅赴援俄進少司徒又徙而總留臺憲
駸駸向用矣御史大夫漢副相遠近望公且爲
政而遽卒大夫嘗謂得展萬分者皆恭人時相
我昔辛憲英具人倫鑒言無不驗其庶夫故出
入中外垂四十年不以內事關懷而閨門肅雍
事秩秩有條雖一履之任皆當其物家人稟餘
教不嚴而果無敢逾越傷言其學諸子以詩書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十一

禮樂時省而日厲之勤也尤示之儉謂吾本以
清素立門戶爾曹其無污壞之昔魯毋其言也
立吾所爲訓迪爾其無忘前之功尚思企之無
替日長缺率義教踐迪有恒而人見謂不欺興
德慕賢無窮推擇爲吏吉之永寧誨之曰古謂
世祿家鮮克終以不由禮墮爾慎無恃已不循
民有易今犯政奔勞墮我家世也子奉今惟謹
克有成勩鄉以有恭人無不望而自惕相與修
於閭與與遂遂其風之也默而喻哉有不瞻者

或仰取給焉歸之德則曰禮家施不及國我其與聞乎哉若親姻內外待而舉火亦不知所以恩也中婦諸子皆治其業勤恁朝夕無敢以豫貳倭怠時進而語之生之在勤勤故不匱與所爲事之得失必也度義光德繼法紹美追孝於前聞人不則何異幸之有或言所見聞事策其終曰吾非敢有詆訾顧鑒戒存乎爲異時者識之也每以鼎食進則必令損之雖貴盛寧不及禮焉已老時猶執作季鉦恐其勞請休曰爾不聞乎古自君夫人以下皆有職未有無所事者吾以率也且吾宗繁相室之老與傳姆保氏非吾視曷以吾爲爾家婦者逾六十年更閱者多澤之不延孰非自盈溢始乎恭人所賦固厚年出八十猶彊毅不殊少壯與諸子望隴首之隧忽軫伯氏之亡疾作衆環泣請所誠曰吾與化游固有往來耶前吾語爾者遵之又何言毋慟而撓亂我季婦又請曰姑所念洛兒適不在不須其至訣耶復少蘇則引其臂曰勉之吾無所

劉子底集

卷之四

三

道念也遂絕夫端大夫之賢今之梗臣烈烈引氣所屬歷皆有功伐可紀庶幾時之棟宇國之楨榦哉其歿也厥終之典易名之舉東園主章之請與太常所上議今猶未下者豈有俟乎恭人之行矧又足表於時爲世族之家法古謂禮宗者是其爲儀範爲內教者典式宜章顯於世以風示無窮且其身之壽考康裕亦天所迪篤者卽禮命之未申章物之未備固必有舉之者夫汝墳之化詩人詠歌之謂閨門之脩施及四

劉子底集

卷之四

三

國福祉之垂未有不自內兆之者固當著之彤史遺光百代樹之石以勒勲名貞行是又制所得爲敬因鉦之請述以辭曰

猗歟貞懿淑德嫵嫵越有榮聞祇肅之肄幼則慧矜容節無穉曰嬪自初顯相爾視廷內之修惟範之植動必有遵恪慎無遂婉婉柔從專靜穆將秉禮以匡風夜克恭更容必審政于中饋用給共養力孝惟類軌刑厥家嚴敬以率秩秩欽欽鍠鍠被被俾也何勤隄達

則易儼若色莊寬身之莅惠茲隱慈軫哀能
施愛撫逮斯孺嬰焉忌教迪以方憲於明義
匪能婦只規訓敦至職况斯興靡有所缺侯
惟周行三揖在事化之漸流風有自始式賴
佐禪惟治非治孤卿內子位寧之次章命再
加賈允旌勸殷禮優隆是曰緝瑞壽考以寧
福澤其倘子孫莘莘貳勲則比標行介純烈
光昭遺歿曰順化千祀焉俟是例盤匱懸之
簡記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三

游晏吳山碑

予山澤游數矣卽往者氣盛賞洽歡笑顧盼俛
仰雖近在郊甸而意寄則橫海內恨不得超步
陵越一舉而絕遐外邇歲頗憊游固不數而亦
無復往者矣所之輒慨惋嗟異之謂他時者人
有能知吾游轍所至及意興流連杯酒相屬一
時朋儕其所爲觀亦各有當而因以解舒縱發
遣放無倪者乎迺今七月旣望後復與客泛輕
舸沿汭水時漲甚映漾洄澶洪泝潛沲皆水淫

之瀰瀰盈視范子所云吾蛙黽之與處是吳越
固然耶夫苗方穉所謂煦煦乎孺子哉何以禁
浸淹若是其不滔汨湏墊虞哉築障塞匿古者
必有事焉今茲之潦是猶可爲者非人力不競
與稍楫而前舟上覆廬又曰爵室謂如鳥雀之
警視水不巳人得如鳥雀與所經從無不宛在
水中居者舉視殆無復分往所爲塘爲塹爲阜
丘爲環塗者猶歷歷爲客設徐糜臠臠脂腠而
予乃嗜白粥客有猜焉謂異饌者非然也安乾
粒粒之屬予皆不御晉人謂服節飲水隨陰而
涼此時爲餅莫若薄壯此誇言耳爲削瓜因徵
言此產於瓜涼故曰瓜州有狸頭女臂種固非
一而予所嘗者薊北爲善極南而廣州亦佳甚
遂抵於吳山麓山故不甚齒率乃逶迤登左連
崗曰支硎曰郊壇曰磨嶺右崗曰陸墓則陸大
夫隴也又西去爲黃山則予家新阡稍後爲寶
華諸塢西亘者曰堯嶺又持高其間魁阜嶧陵
限隩嶠陳三襲再成者不勝紀後顧則爲橫山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三

九隆諸岑南望則垌阿阪壘森布其前而諸流
入之爲石湖演漾瀨漲而爲涇爲沱爲陂爲瀆
爲溪交輸午貫庠豁重紒西爲具區以受諸水
而東南則筦三江之口曰松陵泄而入之海與
越分境故其川曰越來昔越掩吳之不戒而敗
之吳太子隕焉者其是地乎今嚙之顛皆有竅
穴可藏伏者昔之烽燧也則不知其爲古與爲
近代與今千里一候礮鼓不鳴吾儕得以嬉遊
不則遑遑之不暇其能一日燕與夫山川之開
勢雄遠馮據險阨是固所以奠枕我吳而經帶
東南者也是豈其爲遊觀之適哉顧我與二三
子者朝夕遊焉而忘其爲分壤設守置隘列卒
陳兵而誰何此固疆圉之要害也若其穰植沃
廬雖叢蘭土而征賦獨當天下半產育工織衣
被天下者亦無不取資也蓋其水淖弱而稽留
泔最而塌凡水無不流者而此獨淵然澤陂灌
注滌不能邀其不爲魚者幾何亦無論稼也人
力之施於恤遂歲十六七而恒患不勝若今茲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四

之蓄又豈力能給耶吾與若方軫時之患而暇
觀者亦欲相其襄懷之勢若之何疎導而使平
北則瀉之江聞其灑汨爲甚特河之受水者狹
故去不疾然靖江之汪豈能壅者度彼亦被淫
潦故耶若東注之海則諸江之濫自若而徐之
者是猶不可知耶吾與若何預而欲圖之亦重
自笑且隄防之設自古而然彼坻潏洲渚皆人
力所爲若襄樊隕于之地皆爲大隄而豫之臨
河與夫淮楊之間皆堅築密堊尚何若城連數
百里不斷吳亦能捐地效之爲崗阜乎特恐牽
於尋常之論將必不能然猶有遺慮謂水自川
瀆來隄可恃也其霖淫則若之何是固非所及
然農蚤夜厚水而出之則巨防之爲益豈不昭
然今人亦有爲之者顧各私其力其與幾何未
能合而有事者功大而役繁故咸憚之且難與
慮始固駭於俗而不能信也道民便事之教非
有負世之累不顧患者孰能爲之客乃謝非所
及若斯言也可不識哉予慨然以思泗水道辨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四

淳鹵仞厚薄相高卑我其敢預知乎哉予膠於用訊而寡於識畧斯誓言也必行田使者師鄭國白公河渠之意川虞水工又必得其人而財用之克務極閼壯斯可久耳亦豈今之時能及乎且吾浮游於茲直寓之耳又何擇者然昔之游跡今已湮沒不可尋後來者其孰爲感悵悵悵懷不平撫茲而歎哉昔杜當陽功烈在江漢偉甚猶登峴首而悲恐無聞於後况吾與若客乃謂元凱嘗勒之石一沉於淵一置於原謂後雖陵谷變遷當有存者今可不鏡之辭爲無窮規予笑不應亦姑從其意也

朱府君德政碑

苒朱府君爲我吳且再考德入人深以久乃進二階叅政浙藩旣去民追思之切惟若往者季政陵踰日罔質要民用側頗僻暴戾之以實蠹蠹焉動

上乃詢於衆疇能又我介郡且僻在江服而有鄙心王室何賴於時我朱府君以柱史遷莅濟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四二

南且一歲所政有成聲已遠聞遂以復於

上曰是可畀治哉乃移莅我政之弛者引而張之弊則掃而更之翼匡其不逮而節衷焉置繩以抗其法與其或非法使必由是焉出無敢蕩然踰恣自爲故不主慈惠亦不主猛毅昔之緒如焚絲雖單勞竭悴礪意砥思猶之不可而茲以逸服臨之上旣無煩而下尤勃然若不知恩所自蓋不煦煦然爲愛而亦不繁於文辭設條教詳辨治飛耳目俟幾間以深求於法法也而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四三

自無敢不用其情法不患於過苦而人亦不患於難從措則正施則行見其易也而不知其中心物愷誠之所格通也夫故辟以止辟俗之佻急邇歲以來年少暴豪作姦椎埋橫閭里者時起非不掩捕跡獲幾詰訊掠而迄無一聲其有未悛革者亦廩若懷水不敢復肆故時有縱舍以與之新遂益克厭其心而謂府君愛人無已者有由也歲之不易地固卑下水潦之不時比雖不大獲而以賦擅天下吳之登計者每先諸

郡入則民之能率而府君之公忠先國家之急
極所以經綜裁量商去就衡高下操決塞時其
歛征通有無化居才之敏贍與所爲精強廉利
便人之政豈尋常之度所窺哉若計司所下與
部使者文檄皆先以請使民力少紓乃後致之
故不傷於迫促得自由穀軌之準恒盈人得盡
其力故野益開治而浩繁與舊埒其爲德久故
功之所就日益而不知民固冀其安我不遽召
上而任已深初獻計則功之巍巍受質者將有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超踰絕特之舉猶以劇郡故令增秩視事比再
考則以府君淹涉益甚遂遷大藩而民之懷思
日不能忘圖所以識之無窮永其思千百世者
乃勒之石系以辭曰

於維盛烈顯奕殊絕漸漬沉深乃罔不泆淪膚
及髓匹溢宕迭長我子孫及我瓜瓞惟是顯休
如日之揭愷達其心光朗昭晰保愛無窮惠綏
之竭周渥克咸外內惟徹鼓舞盡神教不徒設
章聞亟行罪懲旌別誕惟仰畏式以明悅政之

有經久用周缺澤所全完曠不感結平賦匪繁
尤所誠切視徭於民俯慎銖銖若不遑寧意之
優優五蠹之興寔爲奸孽我是用憂殄茲惟滅
其有仆顛蹙惟手挈約裁非威檢刺有截杜於
未萌害之逆折廣博易良茂明惟哲兆罔或微
應機立決違非備彰或時陳臬蕩蕩覆涵焉所
道穴化之簡清謚爾欺訐彼務爲名猶之渺蔑
孰與寬身耿介焉屑廉厲則存公方峻潔豈伊
邇謀磊落大節自我髦睨與我耆耄追邇傾瀝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東私填咽圖紀恩斯無俾俟軼垂告來裔貞石
是鏤永永其憑坻頌之閱

瑞光寺藥師殿山房碑

瑞光爲吳介刹舊矣不知所自始宋以來則盛
極僧之有行業義解超踰者多結集於此四方
恭請求證學徒紛至故罕堵波壇墀棟宇皆弘
麗法席大啓逮有元以及我

明宿老名德於此當席衍譯敷暢授受有聞於
今頃頗圯傾墮墮乃有爲之緝繕者由寺門以

及天王殿廊廡皆新之無幾何時而魔遽作有
孽僧毀戒無行狼藉甚時方關治浮屠爲其所
乾沒故功中撤不就而復以夫布貯焉住僧醢
酒不戒於火焚之可二百餘金主者初亦責之
典繇者不他及孽僧陰有所欲逞訟言軌里之
率遂浸淫幾盡折閱入之得恣盜侵肆所欲又
佯爲予曰殿之始構也由以發功今而競隳毀
垣之其忍視耶予信而謁視邑楊明府得僅存
而禪舍僧寮厨偏苑圃樹桑悉高估其直孽僧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聖七

時而孽僧者作遂侵敗剝殘創毀幾欲削滅以
快其意何念懟於茲而發其憾不制也彼前之
修崇者僧尚存而亦贊其爲不知一人之身而
前後頓異至若是也夫亦繆悠不可詰抑所謂
陰魔者入人心不復覺將由定業而彼之受報
固有因耶故精修者貴覺彼顛倒惑業由不專
精雖始之厲而終乃變耶今茲之舉仗佛威神
克復蕪然魔之作無時經云諸天日與魔戰其
言也信則惟禪力足以勝之往之居者數僧皆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四 聖七

所廬園池菓樹甚饒皆蕩費之及匿去而又取
他所營舍并鬻意猶不厭其猖恣無已時乃郡
邑見其屢訐人也薄懲之少戢而藥師殿之遺
構無守者偶北僧某行術來吳衆以其篤誠也
共留之使安居前所估値亦屢上下適乃奉明
諭裁定僧某遂遍請之遠近惠施代爲償所由
乃書牘畀之無敢侮陵者予因感夫刹宇之興
替孰不由僧之善敗者卽此之前不數年而以
僧一人恢拓崇飾遂頗以傑立棟峙曾不幾何

精持故業日隆情化之速遭後來者墮壞由於
律戒不復顧與俗之無異今得僧某宗教能通
悟嘗據座演說聽者逾數百人而時以禪寂爲
務其視身也若遺蛻然而况茲宇也亦烏能知
所寓者則吾又恐其以遺累遺妄空無所存而
焉能有於是哉然大慈固以成立世界爲事育
王遍海內立浮屠此亦其遺之一也則爲慈氏
守之以待美其疑佛之住壽有累劫者以閻浮
有緣故不違本願此旣默而許可矣予故書之

石以證久遠

何將軍墓碑

何衛尉云其先自東莞伯始

詔世官三品以寵秩之蓋何公真安集嶺右當
勳勳時不隨群雄舉事故得保境息爭以待所
歸其功則烈於彼攻戰者哉人不惟鋒刃全完
者何論數十萬子孫宜食其報傳而至其則幾
世矣父某雖疇官故不事事亦不若彼綺紈習
侈蕩之以行列多侮之亦不知數就閒如隱逸

劉子威集

卷四

四

然无咎无譽逮侯之少則學之經義稍長益習
射藝牙誦亦挺出父喜謂我則不競爾乃纂業
光於前哉使出應都士在高等既上復試通所
射策蓋工而又能引強命中故與宏辭埒父遂
老焉解以授之群校皆以氣矜角立而猶以誦
勝初載在功宗者何固居首而莫能讓故其父
未嘗一有所統至是上旣材武之任以事又悉
能中程無不集者遂授以符蓋護諸校時宴清
武久偃衆亦弛陵極而又刻馭其下取資五之

日失亡無復問且疲羸卒蠹食而又多滑禍者
持之尉業以寬之無敢詰侯始莅以威董正之
無敢苟而可慢易者振發焉應在籍而故漏師
逸於外使伍虛稍檢括實之而事之廢罷與今
之不從者皆以法法不妄責每使者按軍實簡
蒐閱視見其整暇也謂其有統馭才而年又方
將謂可備將率乘障當一面數言

劉子威集

卷四

四

上衛署故自始開迄未有能緝治者前後皆以
寓官自視獨爲請焉構築奎壁堂皇廩墉桓桓
工徒作力旋勞之不淹時畢初所與同事者多
其父行意不能平及其政有成則乃咸折下之
而亦能虛已不敢以色驕其握符十四年所終
未有缺失取戾故書考咸最而時且欲用之矣
乃以閭閻擢閩前被兵適靖而兵之置浮於始
者三四事亦旁午其赴機發慮深得物情動謀
應猝兵之變無常與之上下無失所宜並海之
人皆習於賈而譏訛皆吏主之惟烽候不謹則
閩乃司之亦幸比無警而所措規亦竟無施使

者上奏皆以能統督勦用最聞久之轉留守

興都固

皇業所基重地設守焉據其雄勢要領以示威
彊彈壓中使時往來視

宮寢陵墓

上所眷顧不忘豐沛念者也地尊望重政雖簡
而意遇乃不同他所方以能安集稱而亦無失
中肯人意交譽之計且進用值柄臣歸臨其父
之喪諸帥皆介冑以見而獨冠帶長揖怒喉言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者論罷之柄臣其所推擇論上者也以為吾之
私而有所效固已啣之而又不為屈意猶未
已幸其卒人籍籍有稱其能不阿者而諸所諂
附皆得罪去會當復將而遽卒且素強無疾年
未及氣方盛雖論病者不謂其至是也則豈非
天平侯性沉詳而凝深外寬內急其所策圖遠
在千里有鷹揚氣非選慙怯疑濺淖濡滯者也
然用不盡其才業不究其志時不能逞其力而
歲不能終其為中道而摧失之足可悼矣且武

吏也而雍容雅拜相君前不為諂曲附離其有
先識耶以何東莞之為德其後宜有興者人咸
謂慶鍾於身而乃爾又何耶將綿綿延延嗣起
者方未艾侯雖不永年然留守於秩二品官階
則既崇矣賞所未盡者留以貽其後為系之銘
曰

猗與將軍遯載其武捷粹騰踰佩紉千櫓烈烈
洸洸儲與強扈國之虎臣士之宏父才勇是謀
作時翼輔爰以都試名第蚤取出已哀然匪曰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超伍品象器資何論工苦簡肄界貽腰綬纓組
進綰符章眾惟爾撫戎機師律粵有守主作氣
程材弊旗賊鼓令不再申事歸其府壘壁奔車
飛旂游拒裁擬狼孤貫挾蕭附時其作止訓齊
行部肅肅有紀惟萌之杜未出國門爰可禦侮
遂進撫師建閫閫土專寄藩方股肱心膂眾之
初嚴大旆忽舉用遏夷荒若剗朽腐惟是謚寧
戢彼狂豎宴清海於績有可睹舊都岩岩岐畢
何數丘社則崇儼爾天宇我是用監師之所聚

威彊則憑愛之噢咐式時之隆敢用蕭斧何爲
恃權諂禮予怒我則不能庶哉茹吐屈伸之間
尚亦儀矩名亦更起雖退庸愈若玉之蘊實始
剝剖時爵疏封志業欲樹俄遽淪傾摧我梁柱
哀可懷傷邦國之撫繫此壯烈藐彼終古蕭蕭
者丘有淪園簿視茲銘辭曰惟何其千載是徵
實覃實計

郁母胡孺人墓誌銘

夫顯其親成之令名是爲能子是豈待爵秩寵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貴隆一時哉必也載其文乎語云能文則得天
也則今見可蓋之也也郁明都之所以爲其親
其榮名之被無窮哉蓋母孺人胡氏實備德敦
美用能光大其後始自宋安定先生子杭之觀
察志康逮元自湖徙蘇也曾大父顯耀耀爲德
受谷沛之庠卒相攸無已而業以日張父躍立
槩不侵慕義無窮孺人生而淑儻齒齒即柔靜
肅若善承長者意日嚴其閨教雖家人嗃嗃不
以孺幼愛溺焉而動容無不皆婉慤故愈益憐

哀之遇長者疾則色憂忘寐輟殮不離側人未
目異之嘆未有者重所歸故十九年而後適郁
君杰蓋先所配卒取以嗣嫡衿裙祔禭故云婦
服也以服事人者也郁君被薦屢絀所司怙怙
不慘則愈獎賊厲勉慰調之亡何卽更大故舅
乃越決遺落不有焉者不惟空匱之以且公私
負多稱責者不勝時前所出者長應待事而孺
人固無預也爲悉出嫁時百兩幣以償人謂雖
齊義繼母之行不烈於此矣繼姑不母苛遇郁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君雷使之季復乘以跣跣欲斃其挾寃抵焉者
孺人葢菅菅治濫薪釜鬻漱漠粹醴修膳胖骨
體以膳羞於姑而躬茹毳蔬茹樺櫛絕靡曼之
飾已則抱蜀不言而旣修繼母乃大當謂婦賢
也厚遇郁君而孝睦乃賄賄聞於時不徒免於
伯奇之酷則孺人之勤恪朝夕誠之格也且素
席膏華長於綬紵雲爵而解襲裘糲食不厭珎
衣不駟麗何有何亡竭所庀治營致宮登卽宗
家所饋餉悉以佐養而郁君所與遊五乘之賓

時或干旄過之治具無不腴洗惟恐味不酉腊而客不環醕之也暇則挫鍼治解臘繡緝績持生生其體南畝嘔作人以豐而子女左髦者隅眡之削不使近以厲苦訓明都資幼挺與常兒之異造以經術學誦卽不惜重費釐俶裝縞紵以易膜饔飴鮓簡素有不能觀者必力求之他所使距踊勸業逾夜分不休卽不以貪故儉其師氏故郁君恒居約而若處泰者孺人之砥相逾丈夫子之蕝塗矣雖不攻苦於詩書而開敏

劉子展集

卷之四

王南

知爲元美所崇出其文予驚焉謂世有若人者文自商周以來與嚴以典審棘敷鈞子軌肇參以虞夏而下與左國爲耦卑視秦漢無論後代也夫孺人值季德身坎壈敘陳女業秉佐伉宜亮熙其室無一日之燕其敬勤至矣天不圖顯昭光大之則祐善曷爲哉故敏及於而子之以文奮厥世復逮晚而始振發之譽則畜之厚麗以滋久其蘊積而後敝簡於時曰文不在茲者是千百世之貺榮孰先後焉而與夫駟駕傳

劉子展集

卷之四

王南

今沃後王之信乎故若是之昭垂今泐巖嶽而何以鏤

漸溪汪君墓誌銘

夫以順處常不遇會有所發其感槩不顧難猶之垂當世名不其難哉若吳瑞穀語予邑之汪君于漸居泰以沒其身而不昧其名是其賢乎哉夫汪之先爲汪罔氏遠哉遙遙代有聞則其所憑厚矣休邑之西市有汪者則近自婺源徙也于漸之先皆有孝德以起厥家父浩克紹子三人君季也幼而瓌美大父余奇愛之謂兒他日當立語父謹視焉少從而游於賈人乎楚故多善賈父令幾其廢置乃恒得過當父謂才也足嗣興遽老焉而悉以授之賈賈則益又饒父得優游娛山澤無不適已則謝二昆鹽鹽於淮鹽賈以財相高大賈常眇其曹偶郭人尚未得有也君始介其後行屬使者訊薪蕘之利若何契券之數當金鑑若干若之何爲便利衆粟不敢對乃推君前具言所以官山海者粥粥乎其不

渝移也循乎其順陰陽化也就就乎其可施之事也使者聳焉自是咸側目君而鄣之賈聚而衢處者益夥以君爲祭酒長弟許諾則君司其契無敢不聽且始其游吳越荆沅以爲計之得也代進而厚用之時不再與會不又留利不兩立貴在當之而吾獨焉知之故或爲行賈居賈無滯雖有充詘不能挺吾心矣用能殖之厚盈而所以奉其親者若有封邑之養開園游繕館宇歲時伏臘上觴爲壽觀者侈艷謂汪氏有子若其緩急人則無問新故視其在阨窮若疾在躬楚有盡室餓者臣妾夫妻登極而號將卽死焉聞之曰人生實難其不獲死乎而自罄也周之粟且及其鄰使食一升以待穰歲其在煮泔所忽心動遽聞父疾亟歸侍塲所爲求療惶惶如弗勝不有寧也若子之爲何少聞猶色憂不懈父乃前諸子而諭之曰季之能殖以大吾門此先德實寵靈之敢不承其卽所居寢重遺之諸子唯唯受命而君乃固讓曰憂之不圖而敢

有他者逮居喪毀瘠視禮有加既又喪其母戚
殆有甚焉其殮舍加襲顧有所不得爲斯已耳
卜兆窆其塋域史言其祥若有害於君者廼仲
子宦等泣請少避之君哀自衷惟終禮之謹以
爲粉榆故在不惟親而謀及身乎卒用之廼昆
仲姊姊其存亡皆君所任無不恭友悌軫於心
非強致之其隴之前故有藏者欲去之而以地
市則謂之無傷也第爲之封汪之隧爲族人私
齋之父不享祀謂不可及吾而有所不食使之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十九

記謂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財者君其人與君
生而壯強裕康無疾不食酒亦不喜服餌方術
且多惠愛及人當遐享而遽不淑年未登中壽
者二生嘉靖戊子卒萬曆乙酉配金氏同邑中
市國子三園公女子男四人其孫五人其某
女孫八人宦狀公行事因瑞穀來乞銘予嘉乃
恭德爲之銘曰
克以厚生而隱乃起其名。人之穀言是天之粍
宛而見其爽精。不以其遐而誰與競明用之不
盡發奮鬱氣息以憤盈。貨暉神廬不以其滿而
福之與居。後千百歲不尚有淪。銘石之趺以介
爾腹。嗚呼。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十九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五 太霞草之十三

長洲劉鳳子威著

陳處士達甫墓志銘 孫禮亮編校刻

婆爲沃壤舊矣邇益興於文學則勁彊剛槩之氣憤盈昌作肆其所至是宜有恢恣卓詭之士出焉則有若陳達甫者其人乎蓋始生有睿資父爲文學先生浙途所經卽能辨其方名迨七歲日誦憶千言人驚幼慧十餘歲往來鄱陽覽舊事慨然長思固朗詣不可羈令爲仲兄春秋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學操牘爲文意慕古卽已詞多伉舉與衆之異咸駭笑謂是可施之何等迨省其父沁水濟江淮轢晉之郊其所覽觀益能發舒遂盡出篋書讀之若有所當謂可誦法且極吾力所能何足難者時評事常倫有負氣名一見極相然許值仲兄與計偕父謝歸命以誦通試博士非其好也又以今所都諸生業至淺膚然猶以倖冀不專爲工卽使吾執經稱弟子問難有所發明何者不可而齟齬以語言相藉爲賴則雖欲有於

是其若之何旣仲氏推擇守雖而父亦行老決意謝去師氏惜之固請留謝以書道已所爲去者三自昔人所爲文或散落雖欲汰之故存之耶而士以行義表著不當其身逸樂幾後乃名其先有善而弗彰聞是胤裔之事也吾寧爲竊資落吾事哉故遂放驚恣睢直行其意游於是始瀾曼忘所適必欲車轍之及無餘地焉以取快一日然未暇遠聊自粵返郡之水所被帶者六又夢中栩栩然御風遊黃山名天都者軒帝所嘗息室中漏斗下射則丹陽之分也故皆託以名自其謝也人愈益向之士大夫之喜事者四方出途者爭願識而郡亦翕然知其隱德至行爲之興則有若數公者皆有名實當世而長弟許諾以文義見推於是時也相與講藝論業相勉以綴學相語以垂之後不朽觀汪司馬所著論則郁郁乎漸漬於俗哉而性本夷淡紛華榮利干請不盪胷中去矜之悖徹意之蔽解形之拘通時之塞惟陶於酒醉而醒無虛日人以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二

其遜也歷擬古高蹈若榮啓期拾穗行吟非能嗣之而焉也御史大夫蜀張公按部以文爲公壽卽禮所謂國有福事則慶賀之者也顧今有行之者乎故又以此賢兩公公於文自其性所嗜旣博取之而卒歸於漢於詩始學鮑謝又進而建安以上則汪司馬實云况天假之年優游山澤得恣其力而一時倡導使咸自奮遂風焉雖始學者皆高談太史左氏無復以宋儒爲者公之功德矣哉卒年八十有一父沁水公名某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

嘉石昭垂永
王天本墓誌銘
王君鄆人也其先家於燕山宋季始徙壘水洪武初有徵爲布政廣東者又有佐郡長沙者失其世次數傳而有選於鄉者瑤是爲曾大父自是宗從日盛大父備父鎧母虞皆隱德不曜旣三舉子不育晚得君念之深君亦幼有成人志十二喪母事繼母馮謹娶於章嘗從博士弟子游已乃被推擇爲史卽能傳爰書事諸長者皆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四

以次補未上久之曰吾所爲效者寧有擇耶遂
行除主郵傳廣之大陂道遇疾歸五日而卒寔
萬曆丙子十月也君名源天本其字年五十有
七子三人長宗學廩於公仲垣與兄同游惟季
示學力田孫男四皆幼垣嘗館予以銘請夫人
所爲宦學非遇不致尊顯昔蕭曹故以掾貴若
張湯趙禹以文法事丞相卒之顯於漢數世此
豈倚故人力耶今君之子將以儒取青紫致高
位大其家方自茲始謂非由君之陰行善不可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五

五

遂據長君狀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
之何孰制於命而參以謀多孰行揆之而動譽
之與和雖克荷之有而名位終負又以誰咎嗟
王君之受獨昌其後

明故夢雲劉公僊室張氏合葬墓誌銘

予少則聞韓叔暘王仲光二先生名德重吳有
禁方得之丹谿氏再傳爲盛啓東啓東傳之劉
德美當

憲廟時官醫院蒙眷甚厚傳子之訓至孫雲厓
劉子召先生者尤著一時予雅慕向之又聞雲
厓子服仲紹厥緒故以慕雲稱從詢其始則云
自金陵徙與予同所出也雲厓公娶于陳三子
長黼儀伯次則公諱芾季晉出後其叔公少學
爲儒迨雲厓公歿長兄蚤世公以業之不昌奮
曰吾豈不能大吾門而忠家不日益者黃岐言
固無不當廼公意故所傳者書又在也業旣通
精乃發之夢寐昔所嘗從長公治者復構疾夢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五

六

公披起淖汚中策之行寤而思之公乃善醫耶
神告我矣遂謁公治公投之良愈于是翕然謂
公能精藥所善爲方爭走公公固沉默寡言笑
不以詞尚人人或從之論病所由診治逆順爭
擾期決衰愈久近公不應特脉之知可治與不
意解不能形之言病者或過自慎至遍召諸言
方者各以意上下經脉奇咳獨瞑獨視投之輒
不應及公至視之云易耳當與何治而諸君乃
爾衆譁不服去之疾愈侵乃復召公卒如所用

劑而衰有喜方者病雖謁公治叅用已病終不去急乃復詣公曰此昔人所謂五不可治者也奈何任已爲司南也乃聽公治而愈或非可卽愈者及解休不可名者隱曲僻幽脉之蹇縮外引他醫拱手不能知狀公望而知其難易有從公治而一意將護不攻伐以徐俟者不勝欲速輒他請猶視公所投劑不毫髮變而愈者人謂代公受其名公讓不居曰是固精能我何預者蓋爲人聖儒不較少多未嘗矜已自爲功謝其

劉子成集

卷之望

七

金錢雖厚利委之不顧至甚貧悴者無間寒暑蚤暮亟往視且慰之無謂我憚勞也急人之急又恤所無躬自劬數百里內咸集公門公遍應之其不得前者久之不去必俟公間以有公則生無公則死也性尤篤慎友愛天至初雲厓公不甚得年兄復不永遭家不造大母王性嚴難得其意母陳甥所以奉之公慮匱養始經置繕完緝庀資賄給朝夕甘毳且繇征困之則又黽勉作力稱貸益之間復謀其私日不暇前娶於

陳爲御史公祚曾孫方伯公鑒之姊也繼張孺人父大本以高行聞皆百兩是將悉以佐供饋罄之張孺人手自拮据蓄聚砥礪尤劇傷長姒不子以其次子子之字孤女愛逾已出長適陸君其次適百戶某皆厚爲資遣官笥緘紵無一不手所措公固敦雍睦隆其親靡有於身而孺人亦佐承惟祗何有何亡節縮其恒費以備餉遺虔賓祀於禮咸舉卽公所酬酢必其姻戚他非可與者無得參焉而饗進必旨必腆公雅不

劉子成集

卷之望

八

嗜飲而必爲客舉酬時談笑道故舊論芝石記山水佳處於燕處夫婦相對儼如也雖蔬食敬若齋豆在前葢習而安之哉公四十所醫始著業乃日昌其據脉書守經論似厥祖而湯液案熨和劑變通視雲厓所自得則出於精思非可度量且履行醇和人望而知其長者邑大夫閩陳侯親造請匿不見乃表其里郡行鄉飲酒禮欲賓之亦不肯就非有所矜抗而介性純固不易有古逸士風又不標峻爲名高是所謂隱德

哉子三人長君某應三公辟爲諸貴人治無不應手愈俾承四世裔官奉御堅欲留之念公老不矜力勾歸次君某少則爲人診有聲其治放大都視兄季某素嬰疾鮮死女四人長適吳澤卒陳出次適某某皆張出長君娶張工部郎嘉玉孫孫二長某娶王太學女次某娶韓澧州孫孫女一適柳紹芳嘉遇娶張卽母氏宗女孫女二一適陳嘉言一尚幼光遇娶張繼周孫二輔世尚德尚德後嘉遇曾孫男一人用世出未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九

名公生弘治甲寅卒萬曆甲戌年八十孺人生正德丙寅卒萬曆癸未年七十有十以十三年乙酉月日合葬於吳縣清流原祖塋之次以長倩陸君所爲狀請銘於予不得辭謹撫其實而銘之銘曰
猗與隱君敦允和醇自其性成嗣德膺緒綏厥寵禎昭祐罔不是承維遙裔繩繩師韓傳方百世爲精有赫伊劉盡受盛所是釋是紬俞咨曩休診候日陬天浮氣游與渫并流改興通脩目

管知周越昔秉昇疇不葳肆曷日宏月肆惟我矯奮風何懿懿遠婉彼儁貸季有婉淑奴播厥芳懿吳光宣勤迪哉典御爰泊哲弟應古所記肇隆惟親卜茲幽窀體象言詢兆發貞繇習祥乘晨宜爾子孫予銘爾壙千祀于新用靡有屯

錢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吳之城曰盤門者蓋由古也予往寓於是則聞有陳翁錢翁陳素長者晚再娶於吳生太宜人故吳以抗節爲貞母太宜人生而貞母教之女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十

儀甚嚴備自少凝一敦固不妄言動齊敬之有焉旣女於錢則婉順以共婦事何有何無力相爾室竭所以毗贊者溫溫終日畧不見喜愠雖事有拂其衷不爲之動使忿言於前若罔聞其可喻者曉解之其諱不已爲之驚至沉疾發動禱且治積久乃愈亦終無恙此其惠慈之性有能爲之易者哉錢翁蓋篤行君子刑於家率踐無不在禮顯相之以太宜人復盡其雍肅故其家訥訥如也里中惕其義多範無所不用誨也

弟子學於錢翁者皆自名家太宜人之子曰刑部君幼以警敏聞方孺子戲於庭則訓之曰禮蟻子無踐謂有血氣者弗忍也此可以知愛可以廣仁隣所與嬉者不習爲禮懼染不能徙避之可與朝夕乎不令下階窺若所爲復勵之曰吾所藉以慰吾母望子姓者實在爾爾不忘二氏寄暇自逸哉故刑部君於學尤力太史華先生名知人一見奇之盡傳其業未弱冠已名溢人耳使者都士輒先之又試於他所亦無不先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十一

每一文成爭購寫爲式遂聯舉進士官於

朝逮養及其大父與太宜人之母咸歡豫得所爲承順者人謂爲善能食其報旣而喪之各三年戚容有穆其哀戚人長姒顧女弟適米咸寡而有志節白錢翁養顧姒至於歿而送之返其兆虞山妹朱爲之館而廩之又命刑部君繼廩又爲之窆人不知其絕屬也其所惠利人固不爲費惜宗從有不能家者錢翁見而嘆息宜人爲資於行子錢家助之娶若所週屢急人之急

姻戚待之舉火者恒不絕宜人傾資佐之而又爲之繕完以續此其個儻好施丈夫所難况閨帷間哉方錢翁病劇憂悴恍惚夢媼曰無大傷而歲亦與之埒乃悟死生之分爲之霽哀果越三歲疾作輒已復甚惟撫二孫而嘆不及見其成名可謂不怛化也已距生弘治丁卯十二月六日卒萬曆壬午五月二十九年七十有六子一卽刑部君名某娶蘇封宜人女一適某孫男二汝桂娶潘汝槐娶宋皆太學生孫女一適某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十一

曾孫六云刑部君卜以癸未十一月之吉奉

太宜人附先大夫存耻翁之穴於吳山南麓述行畧命某銘之某不得辭銘曰於維德始虞麓之莅洎盤之墟聿興爾勛惟祥是臻弘於昌嗣順茲婦則貞惠其視鬱爲禮宗義教焉穉慈靖能毋弱履之肆靡不夙夜竭躬敬事疏置振乏漸浥逮暨爰周贊隆厚仁渥施抗潔秉方遐不用許繫繫其光風之攸被溫溫其恭天惟篤昇穰穰其庶式敷爾詒詒之典法

昭玉以志詒之茂胤支息以植遵循罔極惟百世食有隳者崗宛筵吉隧萬祉報祐靈慶斯問沛沛洪流繼擬前系勒頌徽音惟後之庇

勅封孺人沈母陳氏墓誌銘

代之咸昌時乃得老壽以歿而惟節烈貞義稱焉若不立行徒保而世者何算也吳有賢範人望而惕如季文伯母者沈孺人之謂乎孺人出於陳其先以直顯有功伐母施與父繼歿遺孤藐然及兄曾皆鞠於王母鄭沈刑部失其儷繼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七

室以孺人時方游鄉校試誦通且養焉舅姑性嚴重庭內翼翼孺人盡卑敬晏承事和甘視具奉以慎齊雖勞無怠容乃大當意內外咸謂能爲婦者又時時勸刑部君學曰作業請無問婢子力以給男子卽取顯名揚其親耳時寧待乎故刑部君益篤勵丙子遂與計偕上罷歸舅令與季異居素不饒又中析刑部君惟誦習務持立門戶皆孺人躬自鞠勤如此者竟十年得成進士丙戌筮仕桐廬故岩邑民易令不可以

惠綏旣出身奉職官下不暇顧私孺人尤盡所以贊佐乃以增異移海寧不上歸持母服再補博野則博野治以獻最得封其親榮矣比入爲刑曹則以明習法令聞俄有貴臣下請室適輪直已受代

上欲抵嚴并坐刑部君不牽引代者自承之斃杖下事在朱冢宰所爲誌中孺人驚恒殆不欲生時冰雪載道號且行間關千里纍纍以數口奉喪歸觀者爲掩泣顧益治產盡出服御需之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七

買田擬給又爲縣繇之困慨然命其子曰而父志業未伸而豈安啖畎者但刻意學吾猶能爲汝營何患不致饒又將以儉無不可貴者居舅之喪繼喪女婦其爲慘悴劇雖不足更費愈復砥務積聚居故隘稍廣之子淹名途數上不偶尤諳於訓有家性疊疊沉思淪至孺人每以古大義激勵陳說經史事先君之思以勗我後暨諸孫長咸學之儒晚更時俗紛華嘗非薄之歲時姻戚相過以禮接退皆幸有法式子已七十

餘朔旦奉觴上壽孺人垂九十尚視聽無爽怡
怡如也相傳爲盛事是化之暢融宇內故多耆
壽然若孺人賢尤可表見風勵來者豈徒顯閭
闔間誠有烈丈夫氣卒萬曆之癸未七月九日
得年八十有九臨歿惟以子未膺辟命諸孫且
未選造爲未光先業言不及他此其志恒欲紹
承不忘所寄者故其子文學君敘致始終之節
謂孺人有超踰者六謂幾未萌有先事戒才用
奇勝有操縱權濟以立斷無濡忍志所建非邇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圖慈惠逮人而持已介嚴也若其言足爲教身
行可則其儉勤甘淡泊未嘗妄一錢費此尤今
所難者子一娶趙繼陳女適某先卒孫男三應
斗郡諸生娶周應輔娶鄒應丞未聘曾孫男三
人孫女二人玄孫男一人卽以其季冬二十五
日合葬於刑部君之域乞銘於余余以孺人之
行皆可書是當傳之百世爲儀刑大夫士家內
行若此不足爲吳重耶故爲之銘曰
吁嗟媛兮植行維類遑不云備順茲柔德作嬪

余昇惟敬恭視紹事克貳以勿墮墜亟承之勞
勩明慧孔哲子養不其廉吏俾底致之棘艱試
克祗平之惟天子使無不彰尤異實右相之所
稱逮震凌之方異靡有怛而失以靡有廢而不
治罔夙夜是力跋涉顛躓云誰之必行道之人
而哀其秉志匡迥詔亮爰定昭嗣奮而復起弘
於其始哀我痺人慘慘育字載恢載肆百世之
侑休有烈光罔不用許幽闕云闕孝思不置尚
徵茲銘華聞之費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六

明進士查允德配顧孺人合葬墓誌銘
夫士有所以沒豈惟延促哉若婦能持志節卽
富貴顯榮與貧悴何論哉少涇查君懋昭蓋進
而不遂者查爲吳著姓自南唐尚書文徽至宋
殿中元芳龍圖道祠部陶迭以功名顯我
明湖州學訓諱誠貴者始來居吳五傳而爲君
父都督府訓導諱應臣是爲涇南公公之上兩
世皆贈叅政以弟方伯君應兆貴母陳氏御史
祚之孫方伯濠姑也涇南公長子懋昌方伯公

子懋光皆舉進士爲郎君始承父兄之烈讀書爲儒時且少隨父宦學遂爲順天弟子貢卽順天都諸生嘗在高等而未上至庚子始獲薦辛丑復下邇來吳予得識之其才實備爽意洋洋得也謂一第可唾手予亦尚其氣與相愛旣廼復北明年壬寅夏遂卒嗚呼惜矣君娶於顧視予爲女姪之姓孺人海上大家女祖愐陽公謚以進士起崇明父明威公春有義烈名孺人歸於查雖世有宦業而舅以兒醫游貴侯間夫方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五

七

則不可同語矣少涇止三十有五未爲徒也以孺人之節益於君無憾發居而姻媾未嘗失所長女適叅政吳愈孫福安尉諫子志弘娶於監察御史蔣詔次女適文太史徵仲孫元弼皆當世名公因學其子於文太史所方薦於名塗故凡爲名者得盡交之少涇君生正德戊辰孺人生庚午卒君後三十九年萬曆庚辰志弘以某月日舉孺人合於君穴騎龍山之原勒之銘曰士也而以名通匪直升於射宮抑亦以亢其宗幸爲時所崇其得也已豐雖齋於年其究也則同女行必著於困窮厲危苦以躬必敬戒以保素風申儆於天之不可叨而撫孤笑禮範是從而克有終茲文貞石焉礱千百世何恫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五

六

文學陳啓之配張碩人合葬墓誌銘

始余見陳啓之古詩亟稱善然未及覲也嗚呼乃今啓之歿踰十年所矣若啓之蓋有好之士哉夫陳之初由太丘故望潁川世居吳有顯者至其父某娶李生四子一庶出君其季也能言

父授之詩則解誦父奇之成童時令學於蔡九達先生累旬足不下樓蔡亦才君作進學序以勸蔡雅有名與諸名勝游君因得侍几杖往來諸公所諸公亦折行與交中不無歎動益緝綴篇什希有以當其意者蔡故高視其所名古人不少假君游志愈廣詞徒靡不窮蔡官南都往從之作月詩數十篇諸公皆和焉彌嗜古力學有抗當世心年出三十始業舉子再試不利以貴入國子大司成見卽器重進與論藝迺諸生

劉子底集

卷之四十五

九

多願與游逮省中貴人亦爭欲識君五石山人名遂一日沸繼以家有戒歸歸亡何病以卒若有使之無淹久於外者配張碩人父某公蚤世母陳蓋寡而育碩人訓之女教故碩人歸而善事舅姑宜於諸娣姒及遭大故陳君哀毀殆不勝喪顧惟碩人黽勉有無治絲枲緘縵簪笄屑糗幾其內外咸秩諸執作者所肄無敢苟嬖御人爭勸就功積餘藏羨蓄峙取盈如此者二十一年陳君得無內顧憂大抵入羸出少重守慎流

亦其性然第不欲漁利也故僅謂給家通衢客相過者衆碩人必視其人長者爲饗饌惟謹他少年俠游者皆前謝之束脩之問不出境故人亦無敢跡陳氏門君既得令妻伉儷甚篤於其家雍雍如也於諸宗黨皆有恩業蔡先生幾盡得之詩多擬建安以來語或驚挺故不入時卒奪於爲博士家言未竟所至也有集若干卷君名宏策生正德癸酉卒隆慶庚午碩人生甲戌卒萬曆庚辰子一潯女一適徐孫男一縉周孫一

劉子底集

卷之四十五

十

女一尚幼潯以辛巳十二月十六日合葬於寶華之麓以其從子某狀來請銘余觀陳君才足以聞然終駁者何由前數君子者歿不能發明陳君後進喜名者皆以食羹之餘邀致唇舌簣鼓一時陳君視之何有哉且彼終遺玷缺不能保不足陳君齒冷也爲之銘曰

允文載德昭茲諒醇天質深至弱躬斷斷淵渙篤衷風懿茂臻誕惟嗣徽靈軫筆種鴻罹齊烈劬勞日稷厥勤伊何敬戒是勅亦既懷仁永言

踐閭淹漬芳腴靖邁匪亟薄棄誇毗祇爾慎膏
不遐有美惟克自抑亦曰觀乎晨始伏軾惟都
人士咨嗟願識京夏煌煌榮聞倏起惚遽云旋
庸詎遏止敦用惠荅越廼貞似夙興是力建又
庭宇庀我卽功迄無壅底光啓爾輔駿發百祉
穆卜斯藏後以永視聲範實垂燕爾孫子

鄉進士怡椿吳子輔墓誌銘

吳世爲吳江著姓其初吳之諸公子也以國爲
氏播遷於汴復還吳有千一公者七傳而爲贈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三

太僕卿諱璋以孝子名是生司寇公諱洪司寇
公四子長山相繼爲尚書其季諱春爲嚴州守
子六人其中子諱邦相則選造君也嚴州公凡
三娶君爲沈孺人出生而有異姿凝然魁岸出
群兒嚴州公撫之喜曰兒他日紹爾祖無隕前
緒甫就外傳學誦所記憶獨多爲博士家言卽
亶亶有思致遂以選隸弟子籍屢試未上尤自
激昂謂一弟何足云者嚴州公哀其志曰孺子
良苦少休矣爾何所不逞豈惟是焉藉因謁大

司成與胄子遊果以歲辛酉選造與計偕嚴州
公喜曰吾固謂此子也才今不信哉往吾嘗謂
諸子吾世衣冠裔而曹寧降在庶人能奉吾嗣
耶吾無以旌爾特所爲圖自得謝歸卽優游其
間而能奮興當授之圖徽所以後我者昔人卜
嗣爲符藏之中山是圖卽吾之中山歟選造君
固讓卒命之曰而與吾居吾始者言莫不聞矣
而曹寧悖吾遺令哉故君得日供養於前所以
順適娛悅之度無不爲又恨不得追孝於前母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

氏所以奉洪淑人歡尤竭其力洪淑人亦安其
養不知非已出也丁卯嚴州公病不脫冠帶而
養色憂爲之瘁及大故哀毀如不勝喪亡何洪
淑人亦相繼歿喪之甚感動無違禮旣而慨然
以思父所以立行以清慎著不聞以賄名吾何
事者惟日取所遺書讀之訓迪誨勵其子以無
忘先業且也而世爲卿族今漸替矣吾諸季有
仕者皆不獲年吾何幾之預有矜抗自其家性
而簡淡夷易不爲城寓苟與交必雍容揖讓不

以氣凌人特深自閔不輕有所詣近浮薄與時
逐卽顯貴者外相慕欲見之亦引避不肯前郡
邑大夫至不相面其篤慎如此恒有犯不較急
人之急親姻無問遠近推分樂施雖算器饋必
遍時時問請存諸故人以長者稱宗人有後母
私已出虐所遺孤行賄欲右之卽峻斥不顧隣
以盜金誤獄捕之曰奮難矜患是不在人哉我
其恤爲雪其枉且代之償人有以女來歸聞其
初嘗字矣貧故不能賴盟卽立遣之曰吾助爾

劉子康集

卷之四

三

適嚮所遺爾不足耶且繼之其隱德行恕義恩
又若此喜與客飲歡呼流連客有能大駁者善
行酒者皆浮之使醺以此竟日馭僮奴能得其
力不爲苛使自饒而咸盡其用癸未上南宮不
利居常忽忽不樂明年疾遂革卒四月十七日
生嘉靖丁酉年四十有八配胡孺人子三人煙
邑諸生娶於徐予甥也煥娶周炫娶沈煥與炫
皆庶沈出孫男二孫女二俱煙出尚幼煙卜以
萬曆乙酉十二月四日葬於長洲魏家字圩之

新塋狀其事乞銘予雖未嘗獲接然知君矯厲
遠於俗敦行不忘無侈縱之以窘于年未有見
於時而志節足稱矣爲之銘曰

生於膏華而處約以敦已選於造士而履素以
責趾謂將復其始而中路以自弭物忘者美匪
蒲之視克勵徒爾急張且弛以彼其意遑途轍
之擬而焉往之足底嗟乎靡迤邁時之否隆埳
崇崇黃壤之趾惟彼令聞卜世之累其後益起
君子有子於萬斯祀盍胡徵此

劉子康集

卷之四

三

明工部郎中蔣公貳室徐碩人墳志

蔣工部伯宣先生有遺孤女適造士查君之子
某女之母李孺人無子養於查遂以歿某爲之
衰且造予請曰孺人生則從其女終則女其殯
今日月有時將葬矣請爲志之予不得辭遂爲
之削牘曰按蔣之先世居具區之西爲吳巨室
伯宣舉進士授行人屢奉使不辱命進御史且
十年被斥任州郡吏以陟郎中工部始蔣娶於
徐爲侍郎公縉之姊其姊則李孺人衛尉能之

女也生燕中代爲執戟陞郎長孺人少歸於蔣則能承順徐故不爲貴驕而姊亦從以敬讓故相與雍睦追隨而謫居楚歷豫章遷徙數千里沉浮於江湖間逐臣憔悴良苦皆預更之至牽復郎曹幾三十年而惟舉一女郎中公既卒則家爲寇蕩焉諸子析居孺人無所依女既有歸則迎與共居查之母顧則予中外姑也亦先已寡二母相與處甚安之而查自造士歿家亦中落夫婦拮据爲養極劬勞不以儉故闕供張朝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夕必甘旨具是以貞順相保足自娛慰委積生殖有無是同孺人尤習女事若昇饋刺繡緝織數舉季文伯母之訓率以勤示無忘卽功又自謂家老亢其法於女惠慈而教存焉蓋又二十年乃卒則其倩爲位而哭令蔣之他子主其喪來者拜之無不及禮焉者蔣雖有子然服已降惟所自出哀戚之至於情則有然者而爲義故崇所以奉生送往從其重又以故所藏封域越在洞庭水中難於涉且不忍遠之也卜其兆近

郊誌而納之壙則永有徵矣夫孺人之賢聞於姻戚間始謂不幸無子而寓養於外然寒煥居處之適孝愛之隆藹然不間於室享茲耆艾以歿其天年飾終有禮後有所託古有謂女勝男者則君子善乎其聲之賢也卽彼有子而缺於養者可勝憫與蓋查故衣冠族雖中約今興者接踵蔣亦代有其人二氏皆吳之著故其奉終舉大事爲衆所觀遠近稱焉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銘曰肇始自蘓爰嬪於吳惟是潔誠葦然忘劬迄未震子從孀於徂不匱於享視彼蘓塗昨之升降百世與遐洪孤切

三老吳季公墓誌銘

地形家言候望也其有徵哉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故其畜也厚凝而蒸作其可禦也乎鄣郡古奧壤有聞自昔逮今其鬱而流平益彬彬向於文學又不若他所靡也尤敦行義若吳季公者寬然長者哉誠廉讓之有焉季公休陽隆阜里人自其翁父時善飾財能整齊教誨

之至季公而益賸季公昆弟三人其所爲行異
邑轉轂四方季公力居多已而兄弟異財七取
一焉善推分哉微旣繁庶食恒急公轉粟於外
挾計然策明積著理故其獲豐或當歲侵賴以
全完者衆其惠及人溥哉故雖賈而仁義存且
其取視他賈不贏一錢人尤以此歸之旣脂膏
不自潤奉養無所紛華至急人之急捐緡錢盈
其願不少惜學舍圯繕完之若陂澤川梁皆相
築治以表道路遇人溺卽赴之其行德施類此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主

故日者刻其年乃盈者七是隱德致之所濟者
弘謂活一人焉此其報則未然也鄉旣高其行
以飲禮賓致之故人咸稱三老吳季公云季公
行能格于幽則過其所十年信於人則實於鄉
行憲老禮由雅好文義略能究通之而性所秉
朴純有近道資故學其子以經義守周卒業胃
子守鄒事生產守魯從博士游公生正德丁丑
歷庚辰年六十有四娶戴長公四歲子皆次室
何出也周以公未病時受命鼓篋行故不及公

沒尤慘痛以程巢父狀乞銘於予顧何能重公
者公之鄉賢士大夫爲公恬筆操牘旣皆吐言
爲經足垂不朽故予論公亦謂鄉多君子所漸
旣異易爲善士所謂不扶自直良亦居使然也
抑其山川雄峙磨崖能攝固之故其人多自植
立足表見於世若季公者雍雍退讓良賈哉爲
之銘曰

於皇季公惟德讓仁熙精淵篤誕蘊和醇俾以
穀籍不可使概轉注若流操其奇汰謹修時備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主

攝閉其外五勝迭代貨暉神句績業少分義光
曷昧規步尺趨言不下帶惟是矜哀不遐有害
中靜何留惠施無怠惠何大小利於氓民道所
顯昇淑問是親渥復丘阿燁燁寔震宜聲祥祉
善氣迎人天之報之不在其身在其後昆麟時
嶸嶸擊石作頌華袞則存垂億斯年尚亦有芬

汪禹父墓誌銘

汪氏云其先出自姬則童汪錡其始著耶禹父
蓋汪之憲也歲癸未來吳見於予辭孫而說發

氣盈容予竊傾焉已則以詩請又得所謂詩教者溫柔敦厚之有焉予拜禹又何覲之厚且以詩故在予抑又非所以命也既別去今茲之春有來者訊何若曰無恙秋而有衰經杖而拜者進之則禹又子元勳也爲之失聲問焉則曰請爲父誌予始之獲交禹又猶未習也乃今盡得之矣其先在唐曰越國公有功烈於民自宋居婺州又徙休爲東門之汪累傳而爲璽三公則公之父也少時負任以養母人賢之既乃以鹽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九

筴起家至鉅萬入資得勳階爲衛尉榮矣三娶皆不子後娶馬乃舉二子仲卽禹又蓋以嘗爲德於鄉致之初涉河適水暴至幾殆遂爲石梁以濟涂旅利賴者衆及禹又生而岐嶷不與凡兒伍人咸以爲汪由此昌故程氏女焉曰得子姓若是且大吾門遂肄博士試累誦通值父艱宗人利厥資則有攘陵侮肆者謂其兄曰衰戚之不圖而又與族屬治辦財賄其無庸逮免喪值使者都士復先之俾食於公遂得三子而兄

之子一復疹患且殆乃爲之祈以已之第二子代近續乃命於天昔第五倫自云猶有憾者而禹又出於誠哉丙辰夷寇常俟我間猝入將城焉所司至發冢取魄覽暴骸蒲野又亟爲之言郡申厲禁乃戢時名已籍籍起鄉之君子無不願交禹又會於汭上者數君皆有顯聞而以氣讓不敢專席方行飲禮於鄉而有以子之貴陵人禹又正色引其坐却之曰若之何於斯觀禮而亂之也既慙甚則欲有所中傷會禹又已升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九

國學已未而勳之母以更衣侍誕育焉甲子當論士金陵人有以千金寓禹又裝盜夜盡傾橐去而金故在也人謂公已無資誰知者掩以爲已乎笑謂而公寧負人者假其竊也當償之而况存耶亟歸之試復未上返則遇父之友韓有隸之變方有喪不能事韓而構逆誣之郡郡故以道穴於左右不能蔽其罪人皆爲憤悵而郡愈益厲威謂人爲謝請拒使不敢言禹又奮起而諍之力曰事不直且解衣冠披髮入山耳乃

始改容禮焉其慨激若此隆慶初元大徵天下士鄉邑爭欲上禹父又力辭不肯行獨溺苦於學至嘔血乃舍去曰吾何以窮經爲不之四方觀耶始爲野夫黃冠訪禁方江海上言道家養生事辛已不說子勲并其母置之鄙幾若吉甫之惑俄而兄以口語罹禹父憂之至廢寢食廁下幾殆謂其子曰吾著述未竟爾其成吾志勲固能傳業又竭所以求療不解衣帶而養刲股爲齋進甘之遂有起色母兄皆感悟召而還之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

自是恒好靜散齋於一室惟勲晝夜侍前之游王廷尉亦惟勲從癸未復來吳惟將勲行嘗與予之山中忽有曰是善地形汪羅山先生耶予始知禹父爲孤虛日辰家言又爲指其地吉其地當暴興予未甚然之又言爲范太史相地大驗其氣矜又如此歸則日與所交金上父默坐未嘗出戶第二子與諸弟閱伯父怒愬之縣道禹父跽而請不能教今官之以謝不可居數日乃稍解詈之曰伯子八吾愛之若一爾非吾子

耶何不念我所以爲之者而敢爾始吾承先人緒業二惟吾兄未嘗敢問今其使人謂吾家孝友衰耶旣而金上父忽卒爲之驚惶且無子爲之殯爲之置嗣哀之過遂以得疾不可爲猶日正襟坐戒約諸子丙戌四月朔已不食勲亦食不下咽者逾時矣至暈絕而復蘇母兄始強欲迎禹父歸其寢自尅云歸則三日死矣已而果爾臨卒又爲詩以訣皆曠達語各名其距生已卯某月日卒丙戌四月日年六十有八嗚呼禹父真豪者耶始其家故不貧而以詩故貧且雖匱猶好推分其所賴以全濟多詩旣足傳則禹父不死矣况子勲孝而能文且起家旣刻其詩又列其事請予銘之曰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

才以自甄而卒隕其身匪才則湮詩道愈臻用不能伸惟問日新相古有作三九當辰篇什以陳制不空垂靈期是劭與乾運澤中實爲寂沉則不掉伊誰云譙公乎迥蹈峻以厲操匪磨以膏最茲文誥仰鏡孔造表微析奧彌歲彌年

攻穴鑿力覃精耗自衷所好時豈能勞氣何浩
浩游娛放傲隱傷是悼未食其報言返其真牛
車載輔卽爾窳窳有子五人戚涕洵洵營斯隰
昀刊石表銘厥聲罔淪慰公克神

劉朝載墓誌銘

朝載名垢文恭公四世孫朝載爲長其居卽公
故第公爲學士時予告築此近市而卑隘朝載
仍之稱克構凡我諸劉云從宋室遷而南自主
領黃州公始朝載蓋少而學書不成去爲賈賈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十三

亦復不能致饒僅取給時販鬻行異邑論共有
餘不足商取予偶一過當輒不出有廉賈名逮
予居恤毀悴能數相扶濟慘容有憾獨出常情
予賴之深嗣自出入委之計無不視猶治其私
急也予得無復返顧慮其良謹自性然族之人
及他親姻無不依藉惟其言信苟已許人必不
使歟望行子錢家欲得其一言云無以要質爲
也至客乃借其名以行委之貲求贏者善能推
分亦有天幸他人效之多不能全無子子其族

之子復天女之姓葉生爲之經緯已而去婦姚
不宜子晚乃有所納生子俛學之儒久不成予
謂旣不能爲秋栢之實何久困於學爲今之應
門戶適子幸能養忽疾動素康強無疾不宜有
而有猶謂無恙乃遂以卒卒某年月年七十以
某年月葬其祖墓之側爲之銘曰

維劉之興子孫繩繩鼻祖之承胡德之不昌不
日引以月長乃替微之萌至於今而不克嗣於
盛榮夫蟲之百足者不彊豈伊世之濟濟而亮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十四

亦何有於保受休祉以守宗祊惟爾篤醇之性
自其初而介以允貞賈則仁義存而人見謂不
與時爭衡其籍以準平已獨以取盈其言也可
憑而遠邇以之傾惟不侵之效可徵而人借名
以行年歲固且謝矣幸子之晚成不獲多享其
報而福乃在其庭燕貽之孔厚尚亦以永寧予
銘爾之隧惟千百世不替其馨

劉朝貢夫婦合葬墓誌銘

嗟遠哉我聽烏府君之澤其遐永也劉之傳其

序承可見者三宗而聽鳥之後爲盛朝貢其第
四世孫也父諱煒祖諱桓曾祖諱潤皆有隱德
居閭亭大衢人所走集四方來者於此市易舟
車日夜不休朝貢故善賈以鼓鑄獲其贏利然
銅所出遠而貨無常主不能與時爭權其出入
不大饒則又去爲尺帛故亦以操之急其息益
又微則又捨去已而二子爭爽能以智去就變
化有概逐什一恒有餘乃盡付之令益恣所爲
曰而公且休矣會予閒居則日隨予爲山澤游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三十五

予所詣無不遍而朝貢亦每出必從與少年嘏
嘏式號式呼痛飲亡何又或時稱善爲瘍醫人
亦從之治輒愈謝之金錢卽以給食酒費予於
宗從中少所能獲惟朝載爲予治家生朝貢則
庶幾與予沉冥稱吾家小阮已而益老漸不能
作適則命二子時侍予觀予亦倦游無復如往
者每念舊事及一時所將客不勝爲慨存者益
落落而彫謝且過半先已失朝載而朝貢復繼
之淪喪未免喪而其婦復繼歿傷哉事之不恒

而時往之駛古謂賢聖莫能度不能一瞬而生
平浮跡已恍惚不可紀予獨標其大畧婦某氏
善裨佐興生作業皆其手自親不徒治饔膳衣
服絲枲事習女紅而已用能持其家朝貢得以
無問二子皆其出晚而食於其季所及爲之收
二子咸力送往事生哀敬可謂有禮矣且聽鳥
府君之遺胤其後當有顯者而朝貢四世已來
未著固知食其報者在其子孫信有待也年各
若干卒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爲之銘曰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三十六

壯也非狂而易云深藏晚以益莊而豈其太康
惟訓之迪其疇不惠於祗匡跡晦而亮昭是之
謂埋光爰可愬傾氣何洋洋東海之汾曰吳藪
荒扉屢欲蒲雛雉山梁右携左招顧我由房時
目攝之湛然清觴匪逸放傲不逾其方往我之
昔諸劉競強運之式微未之有央爾旣盡喪室
亦淪亡實惟秉率無忝義綱敬恭之克終焉允
臧子之踐脩厥聞用章乃寔斯丘旣視其祥後
嗣蒙福混混其長琬琰爾銘述哉其芳

蔣太母龔碩人神道碑

龔碩人蔣叅藩之王母於官階得爲碑神道制也其不爲王父碑者何父歿而子貴不得爲父謚推之則不爲王父碑者禮也蔣之族望於吳其居吳淞江青丘傍傳自宋侍郎堂以來世有顯聞龔碩人吳江陳思村人宋都官員外郎宗元後也父諱廣娶於麋則系自宋祕閣修撰溧其由來旣皆甲族鼎盛著一時蔣大夫之祖淳菴公諱桓適喪其配張碩人請繼室焉遂歸之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三七

嚴其舅姑爲婦禮卑敬之有焉撫遺緒家生鞠宇罔不盡淳菴父尚默翁諱濂有子四人欲析居未及考築力贊別營視高隱室焉而以其第讓伯元乃諸昆季亦各爰發土功咸有寧宇蔣之雍睦不失歡由碩人佐宣也淳菴敦朴無所紛華故能致饒始者跨長洲崑山二邑以長賦衡籍於鄉歲不畢入尚默翁患不能支碩人陰出所賞裝代之輸以取贏卒用本富由力田故雖好施予急人之急而恒不乏絕不可謂由天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三八

幸則碩人所拮据任其下作治有程無敢怠偷之以故咸盡其力善化居商出入以阜財且瀕江尤水地歲恒不獲三四非籌計曷以始張所出二子鰲鯤碩人母之不知非已出已而生麟則使之降曰無使人謂我愛偏麟而不一子恤也麟故穎敏學以儒夜誦恒漏分而碩人亦力作督厲之不卽安待誦徹休勞以寢息麟遂以經義名每都士在高等其婦唐復早世遺子夢龍卽大夫方四歲碩人鞠之長而俾學所以教視前有加無替大夫卒以顯子鰲蓋二十而夭有遺育曰堯婦懷亦素稟碩人訓矢無他乃尤哀而撫之曰無以死鰲而有異心使堯也立吾不負所以母矣抗以法戒諸介婦無敢與冢婦敵偶而堯亦能克荷蔣從子選士煥婦楊亦少而寡未子養兄子坪幼且好學孝於楊碩人欽楊之志節喜曰一時有清貞者二蔣之門戶光矣數問遺之俾懷與相友姊宗之姪徐孺人故武功伯女樂亭令廷貴室也賢而知書子熹切

達名赫赫起而天徐孺人有高行諸先後無敢望碩人特重其禮範與相語必移刻忻相得也於諸宗戚相饋問亦必誠必腆且約吾龔氏戚屬無得視張氏退讓無間存歿閨門之內肅而不歎笑不至哂慈愛以蓄婢媵無不得其情尤好涉覽史傳見古賢孝烈貞惠必重加賞羨且舉以厲其家人方五十有四而喪淳菴公哭而病肺痰疾作又二十七年喪麟疾復盛又三年而遂以卒嘉靖甲寅正月某日也距生成化辛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三九

卯六月某日年八十有四且卒猶誨迪大夫爲臣爲子以孝德踐修之世篤忠貞無忘乃祖乃父言不及他可謂氣不衰謝有烈丈夫意良難矣哉蔣固門閥素高而播清白風著在周行使人稱禮宗有所模範式化之成俗啓大夫之賢颺歷內外皆有勲德在人方向用遽請告歸養使者按部每列上大夫卽且召大夫子某復選造行嗣興而碩人之子孫衆多龔斯之詠不在昔而在今且蔣凡之得姓固亦自文之昭耶世

族之能紹續日以式廓光大之者惟蔣爲華胄哉碩人葬以其年月已誌而掩之距今若干年大夫復以碑請其尚追孝於前無已時耶爲系之辭曰

於惟載德閨行倘醇自初作嬪溫溫其仁克恭惟寅夙夜思存隆禮謹禮動必有遵嚴奉所欽力事興門締構何云職惟藻繁請命於時義植道援誕乃扶保燕爾後昆濟濟提提孰爲孤遺不侮可侮思斯勤斯貞清惟範風譽何馳秉迪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四

恒在順節是儀古之隆教靖惟爾綏稽訓無間榮服其私徽天之福式與之期質所報享敦有耆順度志準揆激勉則諗祁祁大夫劼愍勤恁昭亮熙業宣究所稟澤之滂流兆則有朕德媿姜任聲氣之凜千祀彌昌介于群品隧首之石徵信孔審

徐子受墓誌銘

嗚呼子受其止於斯與子受徐姓其始得氏於徐子之國與何其興之暴也今吳之有諸徐若

楚之昭景齊之田爲疆宗而其人皆挺傑子受之父少則行賈而後乃爲居賈致貲十餘萬其生子受也晚嫡生二女陸生子受愛之過恣其爲性亦勃勃侈驕之以恒跳動脫易爲兒嬉卽異常兒惟所欲不顧忌少拂之則忿然怒而啼號不已傅姆恐謂視不謹則愈嫗拊之雖長者前自若也人或以爲口實然知其愛之溺亦不非也稍長則又矜厲甚眇焉謂世復何有惟予在苟所之當其意則寔若入焉不當其意則寔若出焉其望之者亦若有羨焉者謂其戇且狠暴度不可若何則猶穉幼之與初予有嶺南役家大人以予少女許字旣乃歸之則抗以丈夫禮然猶驕不任怙恃矜氣欲逞焉者則未知其爲豪與未知其別有憑與人謂之剛則安能剛特以驕故不聞其失其父愈老能舞其智馭下賞乃益豐桀黠者人之所患獨能收取使轉轂四方惟其才用堪無所問故財之入七藏於上而三流於下人恒有餘力贍其私求施及所嘗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十一

思雖歲繇於中役於官無虛時而皆爲之竭徧請諸公或倚諸徐佯也者守相故亦寬之無復急其間因得自由美修其官室崇大之子受籍其疆益發舒沉沉猶王侯家益市服物器用珍怪精麗異時所寶貴罇簋盤匱繒素染繪簡翰錄枝蘭鼓蒲穀璧或賈鼎斯給無不致之太高則藏分下亦藏分其亦未必解而強自謂知所不知旁有評語則怒謂爾安能識且漸亦狡譎習於事諸游閒者爭集其門日與娛戲進說謂前之聞焉者何與予豈子而不競於時尚復有先子者哉雖爲名高任俠者亦陰中之稍附和折下從之誘掖以玩弄文史間卽復自謂能揣量當世非薄往賢與作者齒讓其父驚焉謂我子才過人哉肆於大胥則大胥爲傾國之胄子咸側目謂未有當選造每推上不果而名遂遠聞願來交者衆無不狎也無不善厚也古謂貌色聲衆有美焉者必有美質在其中矣所謂美者其殆是物也乎予每見輒異之固不數數日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十二

耳之猶之乎不能測也此其父也能殖子雖無勤而殖也愈於勤夫既或作之從而室之惟天將啓之與謂其微時幸則其用之人也無不盡繼世無煩亂而智備益脩任心而勢氣樂裕而變易知謂有慮者哉視其父時商取予不遺一錢乃大通權利厚奉養客若以遊若以其寄請不可而有惟於是依曰吾所不任也誰任者選音聲習伎樂首貌妍姣妖童幼色雜擁之猶恨不足令遠求之倘有異者重畀之無貲之寶後

劉子威集

卷四

四

房績繡更容者皆殊尤積已厭之則慨然謂丈夫所建立於世稱乎時者庸邇身圖亦庸闕而祈發聞也治裝首路不謀之人屆燕始以書來言乃復大當諸貴人爭願識車轂轡駢不容巷其有事談說者綈綳而踵相隨不知何以效其然也執秉者見之問所欲將官之辭方以策謁苟不直言對推上者何名爲始進哉既欲收有嫌輿聞著者却之復罷去乃怏怏不懌負其才謂此何有而胥舛已爾可復與爭出途哉淹跡

久惟是累箕屑糗共饋且不充適柄臣解諸附離者逐初無涉也而人以此恐之子受謂類之類者乃承厥咎士何預執牘而易移以言不能守固是弱志者則可居之自若然而疾動遂謀歸其所將重又不可輕而馳則水道且澁舟處鬱炎日不能一舍復無良醫且自用不知其所投劑何方論疾益進無瘳未及涉淮召其二子徃徃則無及矣其長子則前侍其婦及二幼子亦以前赴之歿於途而裨乃得良木初每將其仲子行事必任之然知其蕩也憂之懼其費覆也父晚有遺子且幼既長之厚分與財人咸謂難其後分諸子乃亦竟未及有言而絕前所娶父在時卒所生子三女一後婦以沈生子二以其喪歸遂更其宅尤慧敏能承子受素專其家出內一付之故其才也克濟能探人隱曲知衆斥賣賈物擅其利方子受病諸客皆奔走之有願爲之死者且子受誕而侮人其所畜養非有車騎賓從之盛餽遺特算器食而人思之若是

劉子威集

卷四

四

耶是又予所不能測也記禮者云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夫人各有見焉非可知知也而况其封植也久憑負其貴所爲朝夕準揆規慮高嚴人情執之以數而遽驚決之以挈而獨致不學而性辨此豈弱志而繁亂者哉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子受勝心焚海內氣溢於內馮馮弗勝與人無不凌出其上中微嫌則見之色其磬折爲禮容固以諧笑當之然入人愈甚而終無困厄凌猝之事客雖其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

已死猶心嚮之綜其家事赴水火弗辭特前之三子皆不慧而二少者才天亦從其愛輕重之耶是尤不可知也是將興其後耶葬已累歲予追憶爲之銘曰
於鑠惟時休於洪懿德乃惠寬天亦庸畀少則綺績壯而沉鷺邊矣今禧是惟昭志緒績其皇紹采之視迪秉由然或匪用許允罔不倣惟智則類不茲碩訐猷之克茲難投以物難說以言衷所閑距撫彼介純曷云能認趾藉衆流疎踊

高厲紛紜騰感何意之憤越可蹈陵使我夷肆姚佚泰奢庸德之季習染遂殷從容脫易心氣誕華豪睨以媚千載獨有誰其云二俯仰異時慷慨焉寄顧盼興廩睢肝愕眙神觀爽爽浩蕩焉嘗見今若驚倚異佞儼豈嶽嶽蛟節蓬瀛萌生抗揚所泊俾怙焉心悸而詭禍逢志福未盈眦方擁袂挾策援頰論難歷抵在位容起避席虛聽遙爲欽遲亦或色動言反舛乖微許舍莫如幾曾不濡伺職命所制非予蹶躓相昔縱衡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四十六

騁馳轉旋已失撤若隙駟亦何言謝之駛况此之宏悠哉局器雖中道徂未及厭事而秘議中機陟敘屏次猶之存閱嗟爾之勤勩丈夫子五人几筵其蒞兆彼敦丘三卜高隍地婦域徙遷從所封隧能陰爾子孫本根之庇臨爾之穴嗟爾之治未窮爾所至留以爲千百世遺

章氏亡姊墓誌銘

嗚呼予之寡兄弟也而忍吾姊不之志哉始家大人及仲父俱未子王父患之切云我何負而

子孫不振振者吾姊生非始望而猶慰甚而從父游燕則外王母與母偕行聞王母歿吾父奔而南則值巨寇擾齊魯涂梗歷險難懼危甚已而又從而之燕則吾父始以國學升于司徒又再往而予始生則王父已不及見歸而舟幾覆溺幼多虞乃爾未笄而歸于章母氏憐之隱可知也大人宦南中予則從而不能忘念姊已謝歸大人漸老家益落予少則章故相依倚不能無賴母督婦子曲植簋筐爲生具而章故勸以儒選於鄉遂推擇爲吏章亦以吏故庇焉予仕則躓疲於道路遂相厭薄姊生甥二人女甥一人章數濫人婦爲所持好患之爲納婢周嬖之性狡善譖姊遂替不勝其抑陵之悒悒疾作周節其食自以三錢買錫章大詈加窘辱亡何卒予時在豫迨歸始聞之驚摧若將絕進問故則知其以周也章恐予讎之則肆所以侮者二甥初固愛以周故逐之自與周所生子居甥餒不能任或勸少與之貲則怒次子竟以死未死則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

告言其逆欲殺之幸主者知其溺嬖也加譴焉故未得害初不踰月舉姊瘞於坎未有志予痛夫姊之不天也章之悖亂也周故姪嫗所出又不才甚卒之身不得沒周盡以其業與勢家而逃焉嗚呼天其報之何酷也姊之不天乃天耶予親之所以念姊何篤而晚乃遭罹如此傷哉傷哉其感惻泉下痛何甚耶予傷不能子又不能弟忍不能報亦何忍誌姊墓也姊長予八歲所沒五十有八嘉靖癸亥八月也生而安徐靜正罔不於親若色長者喜愠時請焉有不安適則遑遑然親以其幼而歸章益不忍故所以給之厚亦至矣素嚴其夫動必請無敢專質誠居後者可得敏慧將事者可見也日朝於舅姑所姑氏尤慈愛慰其勞諭之無勤迨更大故而章之晚非復前嬖寵濫尤姊沒而昏耄茲甚家以廢銘曰惟德之盈前胡慶之不延身以其家顯何蓮之邇若猶有天寧不速顛不可替湮惟行之淑賢千百世傳是之謂有衍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六

四十六

誌何氏孫女墓

此爲何氏葬予孫女墓與予忍哀抑思叙其事
勒之石曰女生於隆慶丁卯三月沒萬曆丁亥
三月蓋二十而夭始女之生城南第而王母戚
其不繁也憮然泣生三月始抱女見驚之啼王
母啗曰女於何祥而猶有快者豈不足我所而
寧亦是有餘隱耶而父隆蓋四舉子而惟女天
不終其天年是其初若有爲之者哉幼則字何
氏恒慮不育然始暮卽能順長者意乳媪劍女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四

久則佯寢他媼近之雖弗有呱矣哺之糜不亟
食食於乳者稍長則有閨門之修未嘗戲爲女
事工織纂組文綉不習而能長者憐之令無勤
猶不止也傳母學之書輒能誦甫笄其舅故將
也垂沒命爲子娶力辭乃固以請諸爲何者復
敦迫之而父隆不能違尤愁於情謂禮之變近
乃有然者夫旣歸則恐其弱不能爲婦而敬共
朝夕動不踰則逮喪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踐
位而哭稱禮焉旣則夫以嫡應上大司馬閱中

程材之俾以武力效而女所以視饗膳執匕柶
祖姑與姑所初未有儲致之無乏時以鼎食饋
姑辭謂通約何以備爲而以素祿食庸儉其親
夫役於外日嚴其爲監者無暇顧其私至靡晝
夜不休而代之任綜緝綏御無敢不戒聲不出
戶而無小無大咸率以聽每食時夫不與共牢
必虛以俟已乃被命將屯同列以其少也凌之
勸之降以相從無驕恃氣故能以班下得協底
伍符故不能稽其留令每踰時不可詰急之則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五

五

沸起往以虧令及於令之外有所益皆罪極憂
之遂疾且連產皆女意尤不憚迨病日增猶恐
恐無忘規佐夫亦憂其殆機穰創屨無不用藥
石攻療不少衰瘠已甚恐戚長者猶彊問訊絕
之夕始駭傷之痛夫予老見此悲悼可堪耶予
薄祐其遘罹者多矣然短折未有若女者一何
酷耶女於何不祥而遽至是且使女也幼未成
則猶可下殺女已歸成婦而以賢聞雖在外猶
父母念不衰孝愛天篤其身之不恤而恤予之

表也遺謝以不得共養且生女何益而足憫者
顧若二弱孺何惟長育之是使死者復生也痛
夫痛夫何言之慘也女雖夭枉然自古有死予
圖不朽女其視女銘銘曰

瀕溘聞謚誰昭道之馮翼逢長孰逝與之焉秉
季德而肆天之冥昏康回誰所極采薇驚鹿萃
何吉遼邐不若遇何隱紛綸膠葛馳浩浩播導
厥化由迪造孰制其脩用能禱誰所交撥淪淪
藐忽焉敷華條枯槁旦暮遷流又焉慎事往爰
劉文恪集 卷之五 五十一

御祭周文恪公碑陰記

嗚呼古之論七臣也雖遇會不世猶惜有不能
盡其用者有由然哉夫雖有察主明上務盡下
材用而時有隱賢遺忠不能悉效之顧非不顯
榮位遇禮絕然所負欲濟時之治又康綏祐垂
無疆休猶憾不能遂致之者此非獨君臣之交
爲難而復有所尼之者是非人之所能爲乎若

我文恪周公遭遇

主上明聖旌其公忠幾欲爰立作相矣方且須
次而竟未及登用易曰月幾望幾而未徹乃自
古惜之嗚呼豈非天耶跡公始之遇與卒失之
遽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而或者謂人能尼之夫
雖或尼之孰非天也而於人何尤且公以諸生
起入備法從雍容禁掖於時材藝如林爭自灑
濯求試而公恬然自引方載筆纂

肅皇帝實錄且上遽遷司業南都在事者皆被
劉文恪集 卷之五 五十二

恩而公不預也已諫官言事忤又疑出自公門
大失江陵相意以滿考上復使蒞人尤不平父
之始召入然猶仍原官也既乃進洗馬司成侍
講筵

恩數荐加都順天士知舉禮部改詹事少宰俾
吉士宦學焉公亢以師禮士濟濟盛風教殆隆
成周哉於時簡在莫先公既

主上疇咨若予輔僉謂公惟允哉而適不庸又
謂公其選於衆合郡國所上士推擇之公拜稽

首颺言曰所不與衆共砥者有如日既得士以復

上嘉答且虛挹日甚數請告眷存彌切遣

中使就第問有謀沮公者幾中之公固不意遽起避席曰臣無狀宜退敢賴寵哉顧未有可去者耳寧患不能

上素知公諒誠非可受汶汶亟降

溫言慰止之亡何而公忽中疾卒矣嗚呼何若是慘邈哉豈幾之不能待亦時者未當得公爲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十三

政哉乃

上軫天心震悼不已再

命臨奠西園主章備終典之隆封窆之制有加

錫矣卽先後禮遇之殷無少不至可謂曠世

恩遠近來會與門生義故無不爲感泣沾洒其

子姓榮君之施礪石勒

御祭文於隧首俾予爲識其陰且公之神靈不

忘社稷衛者無亦惟是始終之節未嘗有須臾

不在

王室氣之發揚昭著顯奕又豈其潛翳晦幽不日以彰暴表見出爲景光現爲縉縉白雲照燭四方休聞餘烈被無窮哉其能尼公者徒於公之前而後乃愈久而不磨者是又豈人所能爲也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十四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六 太霞草之十四

長洲劉鳳子威著

故鄣黃長公傳 孫禕亮僑孺校刻

班氏書言方土之殊而風繫焉民性習俗異宜豈虛乎哉故鄣多君子亦風之會使然耶昔蜀故蠶叢氏國後有王褒嚴遵楊雄之流興於文學世莫盛焉非有所以倡之遠斐然從風靡耶卽今之元化茂熙海內鬱流然好聲矜賢立慎引氣未有若鄣之俗者若黃左橋君廷璧又何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一

其雍雍長者哉夫既遠有承藉由漢太守公積以來其所憑厚矣逮元季及永樂間代有聞君之父南潭翁復起家貴產豐甚甲其里中義施及於遠涂湔道第達郊保人頌其功君爲其長子幼而與群兒異黃氏之耆老云是千里材也不擾馴之且乘日之車爭先後交道可易馭哉學之誦語卽智畧輻輳能得萬物情因之四方轉輸百貨亭其中取贏時慨然曰吾豈慕計然爲哉夫然之筴其有欲見人餌之其無欲見人

司之其明見人匿之其未明見人俟之相競以巧角機智乘人而聞其捷吾猶且羞之吾譬則張羅者張於有鳥無鳥之間耶人謂我有天幸則不可謂我有道術是殆不知我者也吾其浩居而自順者也所至輒訪古之遺構鼎彝尊卣往賢所題染傾橐中不惜雖游於賈人乎間則取書讀之玩弄賞好仰而嘯舊編所載幾得與若人共適非是何以啓我意者有丈夫子五人咸疑疑成立諸孫益衆且美劭知其後將益大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二

叔子正蒙鴻臚典謁尤爽爽有烈士風予未從識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典客與吳先生瑞穀游爲予言吾鄣氣矜之奮多節俠儻募自意不且纖趣激射辟俾筦椎之以而離本而失流迺獨成儀詳序從容雅儒善養其親故左橋君每過諸子恐不鮮未能淹久於叔明所則發其藏書解衣盤礴徜徉竟夕至漏分猶吟研燭下見其所爲古文辭及所與交通酢酬爲色喜蓋旨向欲傳經術義訓罔不在又以身在澗阿遺落

世事了不關懷誠約諸子家人作業無瀾廼公
爲惟親姻間力可及者爲之援俞俞佗佗適其
適有以爲而無以爲也不恢詭立行峭嚴使人
憚而介則存焉見人少爲善則遂掩其前之失
而亟稱之且務歛躬遵晦記云獸原不圖檻乎
若何物有以見其材取忌者可不戒哉若鑿龜
數筭兆而知之則已晚矣故雖明數度乾象地
形殷槍弧逆方伎家言未嘗伐其能人爭言其
所地寶祥幾利其子孫恬不爲念夫能慕義無
窮雖處脂膏不自潤清素敦行善時最厲又不
自賢訓迪乃罔不以忠厚所謂洒掃庭內殆其
有焉而叔子特善承其志將順惟恐不當思所
以揚君之美顯君之名豈徒謂通籍有秩周行
間收當世譽爲榮耶惟載筆者書之方冊曰郭
有隱君子左橋公者垂之世可以不朽故已乞
瑞穀文而猶介以索予予則何能爲重曰請徵
之鄉之君子備矣

劉原檢傳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三

原檢名倬係出自劉康公亦云自沛上遠不可
詳其可知者宋統領黃州公自汴徙在元有主
領權茶公六世而爲中丞公世熙是生汀州守
文韜公第三子朝獻則原檢父也原檢其仲子
母某氏娶於朱繼徐少則岐嶷大父偉之令師
事今少司成劉公璵學易選爲邑博士弟子每
使者肄士輒在高等已乃爲禮兼通二經已上
以丁卯舉於鄉戊辰第進士而朝獻已不及見
追憶不能已除推官汝寧試爲吏奉三尺從事
無所阿蔡故多盜訊鞠將以不忍廉其情迫貧
故罪白者伏其辜疑者以與民輕重論未嘗溢
於法而惠浮於理矣每當上立報遂以書牘聞
爲監者咸才之爭列上功狀辟書徵逮趣命值
朱孺人卒馳還倚廬感若不勝喪方其在郡時
大行皇帝登格入臨冢司楊公欲留之補銓曹
以衰之不圖而又因以爲藉人其謂何力辭歸
旣免喪授御史人皆詣謝太宰獨謂選任公也
主者不任德而任者亦不當恩也若之何私謝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四

爲遂不往太宰竟以是嫌之方欲有所論建未
及上立柱下無幾所而除僉事竊外矣廣固僻
陋在夷而潮惠尤介山海吏墨者弛縱之又不
者侵傷之以漁利爲故反側未安時梗吏治不
可以文法教導賊鮑尤悍惡前使者不敢詰始
至則宣尺一欲與之咸棄過自新得少安無事
而狡夷貪猶間出剽直指使行部至所分地鮑
出羅拜佯也忽以數千人蒙楯擁御史車恐脅
之令錯愕不知所措乃忿其悖立爲方畧募死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五

士設間集見兵勤之往興發輒已露聞得爲備
至是猝攻之賊忽見兵入已突至前不能格又
不及遁遂殲焉積歲數區爲患遠近一旦蕩夷
民鼓舞慶諸爲監者大稱快幕府上首虜以功
遷秩一等以叅議復蒞條其部內創殘者全安
之逋莠者遏抑之務爲生殖治狀在高第繼又
遷副使皆不去其所而治益進嶺以南珍貨產
焉厲以潔清作率其屬無敢賦民一錢以上吏
皆凜若懷冰而法理用精嚴上下無敢苟而可

爲爰書必手自裁大較以安養嘆咏之故稱法
吏而尤以仁恩著比歲拜表

關庭故事必重賞遺當路獨無所將人亦愈益
賢之未一考轉叅政湖廣在汝寧時喪其元配
在廣又喪其繼歸營葬甫畢赴上未一歲所以
往者涉歷嶺嶠蒙犯霧露介而馳之無冬無夏
靡不夙夜而心經慮夷蜚阻隘要劇出沒無時
砥礪勞悴因忽構疾醫不知所爲遂卒嗚呼惜
哉其不永年也遐軌方驚顯通在前而遽淪喪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六

奄失未及肆騁極驤委頓周行可勝悼哉嗚呼
原檢志用閎深策畧輻簇而加以密慎沉切篤
至其用意又未嘗不敦厚款曲慰藉人人得其
歡心族黨中外皆有恩施固倚恃取庇焉天不
畀純謂之何哉乃罔不墮心失圖其自嶺奉使
道出吳一嘗上隴將

上所追贈其親誥寵光之謂自茲且荐進賴
恩未已而遽止是耶嗟乎我劉自昔爲世族語
所謂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有明以來造士公以

忠義詹事公以文學行業稱大儒骨鯁嗣後代
有其人今者漸替本根日瘁所賴原檢復起之
已矣可若何原檢於予爲姪孫因次其事爲傳
投筆良以慨然自中丞公至原檢并其仲父朝
聘四世第進士而原檢子誦復應進士舉爲五
世矣原檢生嘉靖甲午正月卒萬曆乙酉八月
子七人誦謬諧先卒與詠詵皆朱出獄鸞俱庶
潘氏出誦與謬娶于胡詠娶章繼季詵娶徐獄
聘徐鸞聘馮女適楊士翹先卒孫男三二爲誦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七
出一爲詵出孫女六一爲誦出五爲詠出詠於
諸子爲最賢以才

醉客傳

醉客者俠滑也好飲自童子時賊中深禍隱狡
不可知父家中人產仲天伯兄出贅藉婦翁倖
醫鉅萬貲無子悉以歸客則恣縱通輕俠晝夜
飲博里少年無行以客好大言誇誕挾短長術
能傾動人聽爭奔走之又冒爲儒時陳篋書伴
誦父兄喜謂業成能多致客有爲之舉者所

以給飲食費不憚竭力亦時造長者門繆恭謹
長者心知其詐學亦冀曉悟之不忍絕與兄析
旣家益落縱飲自如過所遊輒流連竟日沉湎
放恣好謾人度意所向曲相褒悅卽所善雖躋
跖無不敦信長者言似吐肝膽無吝故往往瑩
聽溺其諛歡無間也僅謝去復有所詣又恣言
若其所者其不善無不備發疑難鈎致人情得
其語則又文致構間令無以自白時立同異論
事愷激驟聽之驚若將改厲悔艾者已卽誕謾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八
諧笑脂韋滑稽蓋譎詭自天性然而忌害慘酷
無恩甚矣人知其然可復若何且憐其口佞以
无妄畜之得好語無足爲意卽誹又何嫌以是
愈長養就成其爲傾覆也久或憾之衆無可復
囁嚅則又走他邑他邑賢豪未之知則又爭與
交每傾坐起迎生亦稍矯飾且初不虞其罔推
誠待之生卽謂他邑長者不知已所以誑之愈
益恣望且自其室卽不相能子逃其父不敢見
其乖牾有自來矣副墨氏曰夫士嘗患不遇然

亦有幸不遇者卽以醉客使遭際得投間抵巇逞其譏詐反覆交闔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行其兇怒則其所傷敗將於何不至哉福有先禍有反終能以其身免乎哉故爲之幸所適皆窮幸獨於其躬不於其隣得以安然無大戮辱者匪獨身之適亦邀時幸於天也

黃約之贊

唯季公天挺質魁何博儻以栗亮嚴德篤明翼恭矯矯連哉軼侯簡簡緼有必洛誦覃諸采詣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九

允華腴燁可湛辰也嫿穆如潛嵩喬嶽鬱何澹備四時公所領

王公懷贊

煒煒盛容是惟太冲陽發於幾未出吾宗載穆爾顏盎然者躬何飫其色而厚以豐何謀其光而養之充去雕與琢靡不自衷誠理旣得是可

精粹審而極微言蓋蘊造於眇忽彰徹於形神敦敦頤頤熊熊肌肌書之所稱備於其身岐軒相與對天老相與隣誰謂今之世觀上古之真人

醉竹居士贊

顧君以始生之日命之以竹曰竹以是日植茂也夫君子於竹取節焉故云如竹箭之有心顧君其有所寓之矣予識顧君晚知其介諒伉爽不隨俗取舍固丈夫哉其始從博士弟子也當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

在高第未籍奏膳人以時餽食之顧卑視掌故家言好博綜群書不名一家時所與游者往往去取富貴顯榮當世而君益泊然不肯行會其子已通籍爲縣道將以二千石入爲九卿曰吾其已矣吾有所托以成吾意卽欲有所爲已付之令遵而弗失則所錯施覆被垂之令名與身隱親之何異且古之人非不欲見諸行事吾適有優游之慕姑未暇爲苟以畀之使竟其業足矣吾游於酒人乎聊以傲睨俛仰自恣超超埃

濫之外乎吾何取之酒取之其晦光含曜混世
偕樂使坐忘焉者於斯時也竹之森竦離立不
受令於霜雪寒暑抗以凝嚴栗冽之操茂悅欣
欣氣調或有同焉吾沉寔不已疑若伶籍任達
易而忘返者然放不遺禮貞不絕俗雖以醉自
命而凜有介特繁廉凌厲千載邁上之韻其流
風映前後使晉賢失其所保謂軌正於義儒亮
之有焉爾君之夫人女兄弟之子曰申太史其
言爲典乃爲君載簡策徵於來者所謂不朽其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一

在斯乎

贊曰醒也而以醉名其廢也中清竹之不隕其
節也類君子之貞而曰是物也與吾同生吾澹
然不受物之汶汶豈其睨而誕矜篠簜表惟震
澤禹之正名山川而賦是用登庶茲擅東國之
美聊與爾之爲朋吾湛酒於削方而昏酣於汗
簡故謂吾醉也而適有所囑吮謂吾遠取諸物
也而異乎二三子之譔昔周穆西征樂池之所
樹觴之於清水之衍休茲竹之爲適曷不致酒

用腴泥泥惟葉爾惟式冥穆如者風爾德靡顯
有夫作頌百世以爲善

名實贊

夫名與實不相待也久矣名能逮實者吾其不
得而見乎何者昔之人修其實而名歸之今不
能有實而務名焉故名與實詭而行與時僻且
君子有而不居實若虛爲而不欲近名且逃焉
而不得者矣乃今以負販之心市名於人所矚
目猶之可也至有掩匿覆藏陰盜竊攘恬不自
覺者此何人哉贊曰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一

隆隆炎炎必滅以缺實猶惡其暴矧又爲之竊
敦彼庸違煽爾鬼孽夜之以獵機禍孔烈諧始
其昌胡不揭揭貽我垢慙俾我內熱乃如之人
實繁有徒抗行危厲必慎萌芽侃侃執議抑豈
非夫云未絕其緒祚庶亦聲爾辜毋謂涓涓不
亟慮圖毋謂咎对無若我何鬼神而誇之莫勿
蒞其誅

縣誌宦蹟

夫古者五家爲軌六軌爲邑邑國也故於文凡地皆從邑而周官有縣正如楚遂縣陳則縣之始也縣大而郡小故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秦漢以來始以郡臨縣然專民蒞政惟縣爲最長洲自唐萬歲初至今風政赫赫者可觀也

論曰夫長洲戶口殷大徭賦繁重實東南奧區而水地彌望汙瀆民輕心易動稱善理者自昔難焉唐初建邑以還令長雖多逸亡然以雄劇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一

不輕授大抵推擇賢者顧政化損益與時上下國家解網與民休息言剛烈者不過奉繩墨非敢議於法之外若漢令得斷擊亢暴之治無有也其餘各以意有所興建皆益民佐時和衆阜俗去病害務以靖之而已方牘不存故其跡日以湮微者可勝數哉夫仁牧用情誠在安利若父慈其子非以爲名然不著之則善否奚辨雖有卓行循政殊絕尤異者何以彰示來世稱不沒也故爲論次庶幾觀禮讓君子之遺風矣

贊曰霸吳餘業擅賢席強求瘼柔理去疾急張遺棠勿剪來蘇是遑徽猷式在風愛斯光

今制邑有學學之官曰教諭訓導古大胥之屬黨正之事也諭以諭之德義訓者訓詁佔畢而教導之也故能其事者祀於馨宗旌之也可無記乎

論曰古者樂正造士以詩書禮樂而執技若祝史射御醫卜皆待語焉今之學雖專以經業然九流七畧百行何者不統特所重有在爲之師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四

者不亦難乎文章故吳士所長也若出而幹國家定社稷何者不本於經術至其材有大小亦各有所適而師氏緣以爲名不可謂無預也贊曰誕立之師循用彛道時教鼓南遜於遊造淵哉懿鑠鎔匠精奧不彫自蔚文命惟冒

雜紀

夫祥異之興由於五事故鑒戒存焉然兆於一方或久之無其應非修政實然則何以哉是亦可以觀也若夫不繫於時者固無取作雜紀

論曰人所希觀者輒以爲異夫物化適爾何所
不有是奚足哉而周官有察望礫穰之禮是其
有意乎故事郡邑有祥瑞若變異卽條上今
國家方務冲讓禎符多寢不報故紀載闕如至
小有耳目所未接卽用相傳駭妖由人興不其
然歟卽近事一二知未始不爲祥矣

贊曰五行侵干兆爲禳祥逆失則悖雖沴惟常
喜氣迎人孰害非殃我是用惕粵有舊坊

城池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五

古稱守令爲專城若長洲治郡下得其半耳至
襟帶崇深則地脉繫焉因之以爲險固也

論曰城郭樹渠其當三王之世乎故傳稱禹疏
決江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壇之場而邑落之今
郡城傳自吳子諸樊視他所建爲最古雖隋氏
暫徙卒復故地其所當值乃百瀆委輸水土凝
結故畜聚生殖嘗甲天下盤據利便所謂吳得
勝勢者也攻守之淪河山百二是其庶乎

贊曰壯哉斯縣實惟奧府崇墉辟塞偏衣方拒

管鍵掌授藪澤東撫是舉關傳雄於畿輔

學宮

古之爲學者不一重教也然不若今之學專獨
以祀孔子者則重始之者也若朝夕絃誦則必
在焉管子所謂令夫士群萃而州處故其教不
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者也

論曰金匱五音奇咳之書始於風后而太公二
百二十餘篇亦備形勢五勝之術自後望氣者
多采之往往奇中若長洲學自往歲改卜蓋亦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六

有地利焉今崇飾有加於舊以時方尙文學表
章六藝來蒞者皆當世名儒務以德化人首從
事於學置塾貶景相度弘樹遵風仰流益彬彬
如矣

贊曰泮水魯公講堂文翁興學綴禮作室考官
必視加臨玉門所攻風射水逆六氣以鍾

倉場

夫貯積民計所賴而東南水稻大穰故自昔稱
海陵之倉若廩庾經置則必於高塏亦周官遺

人之屬也

論曰夫吳擅天下之利爲日久矣以區區百里之壤上瞻軍國下則流溢他所者往往而在若越王之請糴於古則然故倉廩在長洲者尤急如越絕所稱造兩倉其昉於此乎然今之利不出二途一則征歛以供轉漕一則積以待徵發亦僅無乏若通計水旱備九年之畜則未也處脂膏者不自潤殆其然乎至夫厚塗堅辨燥濕時覆藏則吏嗇夫之所詳矣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七

贊曰京坻十九國軌次塞要會歲正豐庀盡筴通於廣狹權楮益斥無貲之實陳陳相積

壇祠

國之大事在祀領民社者所先也若越人鬼而楚人禩吳則兼有之故祀典所載與民俗所私祠者列之壇祠

論曰古聖王之制祀也豈徒然哉必也禦災捍患勞定國死勤事有功伐於民者不然則土穀五行山川風雨也故諸侯方祀而士祀五祀守

令固古之諸侯也祀有常秩與其非典物者不幾於淫厲已乎國之興聽於人然若內史過之論丹朱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是果何物也是以恍惚之表君子存焉至於齊戒神明其德必誠信以蠲則休享於鬯豆之外矣

杜疑

客有示予貴察予告之杜疑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八

疑敗謀猶傷性古之士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有連牆數年而不相覲面者門人謂其有敵不疑逮其一言而後知分之深有踰相見者何夫苟相信雖曠千載如不越席不相信則雖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而不相語情此疑所由生也疑作則忠謹所由構義慈所由衰親戚所由貳貳之爲患上下同斃因之以忿猶之性開之以易間之隙故疑似生而嫌猜積介子所以逃而焚鮑焦所以無頌容而死尋其始終去

就之跡是非有必可去之義與必可死之恨也然而不能忍須臾之恥以決一旦之命非薄其君顯已之不以一毫挫然此猶可以成名者謂其事誠足以激濡忍之志申壯夫之氣不徒自經溝瀆中也若其無所事疑而懟以離其交維務逞焉而不察其情之所向且事固有跡涉於嫌外似而非者非明不能燭徒疑何爲者故設之以事而入其君臣之間佯激之怒而恨之以變此張儀之所以行陳軫於楚而去犀首於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十九

魏也疑隣人之竊鉄則見其貌形言動無非竊鉄也及鉄已得則見其貌形言動皆不竊鉄也是非人之有異疑在已而觀易於彼則夫隨事而構繫無所往而非猜阻之地恭而似慢誠而似僞語而似誹詆繁其節文而似矯也使人忠謹祇飲慕說無已之心不達於左右望望然欲去之迎奉之禮既乖於初交喪之失益流於後何者自好之心勝視人若將免已不免悻悻於色而無寬裕之度狹中多忍不能假人以尺寸

而礪礪小節是殉舉天下無容足之地自同隨夷務光烈則烈矣人固不能堪而已亦無所入之必如寒蟬之栖托風露無室家妻子之戀無賓姻親戚之權遺世獨立邈矣人倫外斯其可矣其若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如中行何哉且究觀其由則猶生於忿忿生於疑疑生於不察也信如所謂貴察者能察尚何有於疑哉

議理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一

理者邦之司直也謂賦法輕重得其平也語所謂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政侵則百姓危故國立之司平以取準焉郡邑主吏則工曹以法理從若錢穀地數守府之憲輕重徐疾與刑罰之必致皆爲亭疑平決佐守爲治其任重爲事繁故今之郡理視他丞尉則所主守有繫於郡之治豈可同語哉今之制郡有撫監有直指使無不統其他領一事作監者非一人事必請與民之自言使者所則下郡理爲聽之郡理

能不阿意是非予奪惟法之徇則事允而民之情僞無所逃而刑罰得中及他瑣屑與暴豪用氣若盜竊橫民間作姦犯科人不敢告言而上不及知則爲理者飛耳目動悉得其所根株連逮雖遠若在階前而幾俟省覽見於無形聽於無聲人驚謂神遐幽隱曲有欲申其抑鬱者舉能得之而未嘗假胥史擅輿隸以訪咨之寄且其所爲察者事在於此而端在於彼無開其隙無杜其室謹備其所害而敗在其內參之以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自任而敢往彊直堅定時與上爭辨不肯阿矧若是則爲理者得其職而法平法平而民不至搖手觸禁文無害輩不敢舞以深文抵巇皆得自保矣流平恕之惠明清之譽全完之澤數世之仁也其爲功名孰有不基是者而可不良圖哉

題湯迪功集

夫詩之爲教記之經解備矣而近之爲論者其有爭心乎詩自三百篇以來則漢魏六代以及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唐此其所承傳遠矣古謂學焉而皆得其性之近則惟人所尚云某出自某可也今必欲人宗已云惟北地及濟南爲正宗餘乃旁出也卽詩盛於唐矣在唐烏有此論哉若吾蘇以詩名天下謂前數君子者在也予少則聞湯子重先生於時方肄博士未暇游焉已去爲吏歸得游於徵仲文先生而先生方宦於外竟不及見乃今得其孫給舍所貽迪功集讀之昔所向往償矣先生詩溫淳以和沉鬱以思融醇於充溢之盛

而漸漬乎暢適姚佚虞娛與夫有所感激發憤終不至於怨與怒是其有

憲孝間典刑哉今之論者欲勞文氏學而外之故謂先生與前數君子者黨焉而於先生庸不盡詞予謂即取先生與文先生詩善者較之北地未嘗不可揚鑣分徑也亦孰知其爲宗不宗哉且詩猶文也自孔氏外諸子並傳亦何在其道術之同不同哉彼不同者且不可禁其傳而况詩亦安所取衷以一人之言而遽欲凌挫摧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三

抑之也昔履吉與子安勉之各立門戶嘖有煩言而文先生夷然處其間予循嘗謂予自今吾輩當爲一家予不遽然之今思其言有旨哉夫昔人亦云勢之名卿顧予眇微安能與彼乘利勢挾黨與名位者忤特心所計亦不能默默歛手讓且安知無殷璠高仲武者出持獨見有所裁酌與人固云能爲二李者乃不爲二李者也即子重先生詩在他時當爭寶貴矣無以嗣北地譁也

題任公手蹟

嗚呼此任公所染翰與公已眇邈不可求忽睹遺牘凜然生氣其辭皆忠憤激烈喻其家人父子以死殉無復顧者夫當事憂倉猝稍念及家室則疑豫摧阻矣惟奮前不顧圖難蹈危以死綏厲雖所親愛亦令隨之效節不圖全者故聞誓之日即介而馳當暑雨蒸鬱露宿沮洳則忘其軀冠在前後獨出其間凌白刃肉薄而攻之則忘其軀乘單舸犯風濤涉海波不測跡冠所向則忘其軀雖迫危恐悚際猶從容談笑與別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三

將臂劍賦詩詞旨皆獎貞孝矜哀橫罹者以慰士大夫心庸謂示之以暇則公直據發其情非有所播而爲之且特以示其門下客非欲振矜之也此其於險危慮之已定亦忘其利害在呼吸間而游息於不測所自若也非勇氣膽決志之不可奪他人能強爲哉陳生履端不知何從得此數札予得授之憶往時事作予與公周旋見公輕行嘗敵所將白徒未知兵徒激以義與

之俱屢陷賊中賊不知其率也數跳而免人亦咸願爲之出死力士女依而免者奔竄顛躓者傷痍者皆公援而出之冠手當是時或疑公之易冠而不知公性植忠敢其濟與否皆不逆計而惟以效其隱惻拯接不忍坐視而暇謂其思已而爲此沽矯哉其事予嘗載之今陳生舉公之題藻壁之祠中使郡人莅祀者睹而興思想其慷慨奮發功實生全我其百世食我也宜公之精神時亦乘風雨徃來儼猶在耶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王

休陽金孝子傳

夫詩書所稱孰不云孝乎是本行也能是而後可語學焉是之不圖本實斯撥而又何以稱乎故世以治相維俗以禮興行業所由昌而今名無窮者能孝之垂也匪孝弗彰在昔則云蜚蓬之問而簡弃之者有謂哉予固願得若人迺有以金君桂芳告者是其足當耶始金君自曾大父時以鹽筴起而王父更以儒殖遂中落父以養故竭所爲轉輸遂稍能饒給說其親然好以

奇勝一不中乃大亡失既訖於財無所復出之而母汪孺人能作家生厲以勤罔晝夜劬力事供養寧以無糧不食而日以和滋進順適之不知其匱也已而汪孺人無祿蚤世金君方髫卽號慕欲以身殉重以長者止之今泣不出聲而慘悴摧毀骨立至性所敦幾不能任行道之人見之爲弗忍也迄於喪無日不思儼若見在前言及則出涕如初至終身不忘哀也父亦義孺人之行卒不有所納旁無騰侍又以已有親而不能養而遺之子子之能致孝於吾親其爲孝於我也則有甚焉者故益致隆焉而金君之所以砥礪者朝不遑朝夕不遑夕進以宴王父母而退以慰其親且力學以經明行修待舉誦業課功有程而以其間營務作勞又非能行決塞操奇贏致溢羨也而養以取給親安之裕然其志意之得雖日享以大烹何加焉者屬嘗推上金君復不就而都邑士聞其名爭願識且師事焉金君日以講授取其脯修佐饗行與夏月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王

披裘拾薪者何差金君故不肖以養賴人非出自其力嚴於一介謂古之孝者不辱親以非義吾寧有負哉會父喪王母則戚王母若前之戚其母而又加哀焉謂王父與父之不能一朝燕也而又重之以憂之謂何故尤軫其思而無方之養冀以虞娛調適其體力逸豫其啓處康遂便安之卽以忘於衷者而私則啣王母之戚未嘗釋父以其親之老也每謂金君而之養無寧豐於王父而之事我也爲日長而我之報其親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三

景愈迫矣固孝德之通神明父子間諄諄相諭如此而人之不咸乃大不率友傲狠明德痛室之不能和協而使至是憤恚疾作遂甚金君惶惶無所措購醫藥遍請之言方者大父震驚不有寧感惻深忽仆地不省踰四日卒父以邁罹之酷疾愈不可爲金君籲天祈代之身恨未卽嘔心剔肝乃鏤股和羹進誠之格父困而復蘇曰吾夢神與我藥曰爾有孝子可與之訣夫人整我死我可耳又死吾父爲吾不夭爾又失使

者期爾速往吾忍死待乃以父之末命不敢違旣赴使者亟請歸則父已歿矣益痛不能忍須臾使親不得絕於其手曩所謂養之日長卒湮焉俱盡進不得竊升斗沾一命爲親榮而退失吾所謂戀戀者故其痛疾之意崩內傷腎焦肺所謂殷殷田田如壞墻然咽枯而聲嘶雖總總爾而所謂設冒襲歛必盡禮時之不能然猶爲之駭者則曰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而金君固以哀之發於容體發於音聲發於言語發於飲食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三

居處必盡由古之道朝暮一溢米於隱曲爲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禮不及故人遂翕然稱其孝謂未有者其居固曠遠有虎暴人視其跡乃環其廬不入則孝誠之動物及猛獸哉野人時以麥麋以脫粟進鹽酪醢醬不入於口或勸之終不聽故令聞之彰於四方學者皆自遠而至觀禮焉且請業乃以未免喪其所對者惟服問四制小記而已以其隱之至三年之喪若駟過隙旣期而小祥而後罍之寢有席又期而大

祥中月而禪始有牀其服之變以漸去麻卽葛重除乎首羸然不勝衣也夫時之渝豈徒自今素冠素鞵詩人詠之而金君獨追古初謂因心之愛吾自用其情非有謂而仲氏愈嫉欲墮毀壞之因金君之野次也逼其弟遺婦使再行逮聞之則號泣而呼曰天乎吾之不能有於弟負負何可言又以王父之兆未貞卜則尤其不釋喪而奔走道路視兆也曰仲父苟無貳孤子敢不夙夜卽罄其資遺之界相景崗所宜則又不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五

以葬而忿愈甚求甘心焉其尹丁侯聞而賢之曰我在無畏彼暴也已而果俟其出袖椎狙擊仆之人知其爲金君競前扶欲痛與手乃泣止之曰幸無傷吾叔也遂得匿去而又欲燔焉以快所爲金君抱木主戒無已時衆爲執兵而衛故不得逞侮凌已極而金君終不忍疾怨惟號慟於墓至飛鳥爲之踟躕爲之翔迴芝連產於側者神之說也夫且也人之不淑則不如鳥乎夫喪禮之不如古也者則非一日矣而能動必

由禮無日而不在之此固孝之通極於性而人之企傾欽悵尊高之者亦自其好德之憂哉故自金君亦充其愛創鉅痛深不知其喪之久非有意於襲絕遠越以立名行爲而自其里邑以逮觀采風俗使者交賢之行且有表章旌異辟

孝與廉之

詔下矣予往則聞故鄣多君子閱行人姜君鏡及吳君元節所爲載知其世迪篤之予嘉乃孝德故爲之傳以附諄史金君休寧人游於文學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五

掌故當次除補然曠世而得斯人焉此又無論也已

澱江太守吳九華先生傳

始予少時則聞家大人稱往吳文端公與宗伯朱恭靖公俱負赫赫名兩公者每論士即哀然出其上弟子從吳公遊者傾郡中其自逮至者踵相接也已起家爲國員臣以重德參宥密舊學交脩其所格正匡諭顯定明命以弼我世皇不顯丕承功在宗祏而子貞毅先生

克世篤之從中秘出莅外郡陸沉金馬僅參楚
藩謝歸所蘊未及一施乃有激江公爲之孫繼
之遂世其家若古宗臣巨室與國升降信夫非
維岳降靈何以然也故謂彼皆有所憑依神實
昭臨其子孫而禍福之者夫大夫稟純清之懿
造哲自初幼而睿敏齊至自天啓之其所發悟
解喻知長者旨嚮占對造次必有意理文端公
奇之曰是非常兒也吾自教之既就外傳令習
誦卽自謂道在簡冊不尚躬有之而佔俾爲乎

劉子威集

卷四

三

師輒驚避席曰是非吾所能及也少而趣已爾
可測所至哉初貞毅公與諫省朱公約婚適欲
爲之納婦而文端公老多病方晨夕奉侍藥餌
視寒煖之節調適慰拊務媿娛之乃請於父兒
惟大父之不燕是虞而議及婚禮哉請少俟他
日父爲之動曰爾識度及此耶始冠卽南游太
學遇選造人咸期之必論上而八試皆不偶卽
庸庸者取高第去矣顧獨詘於時能恬不爲介
文端在位時與新貴人以議格不相中故抑貞

劉子威集

卷四

三

毅公既乃除禮曹移丞光祿予時從朝署得數
請重其姿神英暢議天下事據援古今豐豐有
條恒心向之且方出其身奉職官下不復得顧
家故所守主錢幣者恣焉不復異耗亡多洎
出參藩過視之太夫人及大夫圖所以則竭其
私財與朱夫人所賞百兩償其六七貞毅公益
賢之謂圖其室不自葆聚而惟親是力是不難
爲吾荷任故一付之產令督諸桀黠俾盡其用
而業於是始振然猶不舍經藝集諸僞少與群
居而肄謂一第何有者數上見落豈吾不自意
耶而猶與兒女子競會貞毅公解歸乃益奉親
歡管邸弟治園游沼臺榭藝極臨觀之美貞毅
公前語之爾才氣當自見可不蚤奮今後時哉
古立功名者非一途爾行矣癸亥始勉就道逮
至都謁入而聞父疾動遽奔赴已不及屬續躡
踊哭泣哀動觀者毋止之曰爾不獲自抑主喪
禮孺子慕何益然猶飲食無鹽酪瘠而待事復
緝文端以來舊事與父之備行徧請諸立言垂

世者永其傳已被推擇乞南以不忘庭幃戀得
贊卿行多暇日雖從政乎無所藉一逞焉恒自
陶寫闢徑藝蒔花竹宦而隱耶猶心念歸侍太
夫人值當入慰詣闕下主者以新改元不
敢受章大夫與爭

世皇山陵四海畢至道有遠近詎可却之且
主上仁孝於禮忍不舉者大宗伯爲悚然遂得
終使事因請養焉奉慈親歡尤竭其力躬自供
祓酒醴醅林梁極柔旨逮奉諱其哀毀則有甚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五十五

焉自以爲於此而不得致其情尚烏乎及者方
考卜塋域地形家有言前所葬下有流泉爲驚
恒亟啓之乃甚燥遂捨之而以柩從自貞毅公
見背刁間奴務自饒且倚蔽其主脅持之又連
里中不逞挾以畔命求盈願焉往受卵翼長之
者不念恩我而釁我瑕肆侮凌既曲爲含貸而
益嗾以地質者爲侵之大夫奮而自言使者倚
氏張公所皆已往事且未生時何預知猗氏故
恃蒲坂公而不知蒲坂故與貞毅公有家世既

語塞猶令吳尹理之尹素深禍知其枉抑猶欲
迎使者意上下其手時者告訐蛇起人皆毛髮
立恐竦若不待夕幸而後使者更之乃漸以安
大夫以不欲再起所知交勉爲不得已者而行
復補吏左行嘗奉使道浙前使者以謫去稍復
戶曹相遇淮次尤自慙焉初蒲坂公才大夫意
且來謁欲相引援而卒不往後遇之乃云何不
相念乃爾居所論述可出示不大夫謝唯唯且
以時才與往賢較畧所對甚愜允益知大夫識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五十五

度嗟重之其在上軍若趙氏之出其屬吏駢以
謀國是舊之蔭除者必發故府之憲稽之時有
坐謾背悖徵請者且入之貨不貲大夫咸峻拒
無敢以情求一裁之法時大將在邊聞而願交
焉遺之寶弓漆鑿謝之曰生不閑馳射公以此
介馬鳴鏑雄睨朔方乃遺之無所用者耶將知
不可動愈賢之遲公鳳翔則自監漕時識大夫
於胄子謂必以論造上司徒每佇之知見抑輒
嘆主者求才踈濶固爾哉在司馬時始一見爲

拭目惋嗟不得超踰陟登若一時賢公卿有名
當世者無不心傾大夫以不肖附麗故亦不能
無望焉南充中丞王公則自守郡時出其門而
尤自引陞然王公賢也求大夫亟而竟無所屈
意人尤兩賢之冢卿抗張公每詮量朝序輒曰
古胤子柄政若李文饒輩今豈無之惜例以格
裁不得驟用使儁雄豪上之氣與齷齪者等是
我所不能快然耶值

國家大需人賜爵二級大夫以請江陵相素不

劉子威集

卷之四

手書

樂則又裁抑之使榮不逮親人爲不平以次遷
始京兆佐司隸故名雄劇人或患其冗而大夫
若未始搜者縣道所上獄就讞者皆立決而加
以矜哀燕人性懽忤輕生治構者動以死償責
乃深恤其情苟非辜即與輕劾無令覆實使道
殫不完至破產抵嚴其爲德則尤甚莫不便之
且天府四方所走集封傳馳者接於道極浩穰
而姦實容爲止吏故謾滅使籍無所稽乃檢括
出之始懼而自實以溢報者五千遂得拔擢去

其激成之如此亦不見恩也行錢自昔以時輕
重其賦鑄上雖操之而下所流或見洩不可障
尤府之法故亦異其決塞乎乃爲平準其來言
者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使無所覆脫則爲惠
尤普焉屬當大弊群吏之治使者以畿內悉俾
第其上下考爲察其材行治狀咸中實定於須
吏不以嫌故有所避當路服其清允爲之游揚
輿聞益感既取衷焉又不謂之代尹治也秩當
補郡太宰欲與近猶以江陵故得湏之激江湏

劉子威集

卷之六

三

在今爲富饒而且蘭沉黎陰道萬里大夫雅薄
利榮故不欲行人從吏之輒笑謝遂免歸與故
所游者自放於藪澤原陵隰澗以爲吾有當乎
心則樂之不置彼顛蹶道路無時休者旣聞耳
矣安有爲其身若是貼危而不蚤自圖卽爲吾
鑿行夫鑿行者何私引逸不能語之人也且人
不首其義庸知吾所爲者哉因前所爲闢築鹿
囿蒲圃孔雀盈園恣其翔集鵠鴻鶩鶩蒲焉以
天潢南五車中咸池之星魚鳥所託也爲池渚

象之疊石爲巖巖益植水奇卉滄若曲光海
與霧羣星壤日爲客取酒予與大夫相去近時
得過從則慨然謂丈夫少有槩見於時則當有
識之者矣我其不遂陶燮萬品則遐引以適當
生何有役苦其躬徒砥礪者古賢豪任不至二
千石家不盈數千萬何名得意耶若予矻矻晚
遇大夫不覺目失耳大夫器資明茂通當世務
而未嘗扼腕談說負其能少從受經施讎退丘
公輩問東庸生論語而更嫻於文辭吳故多膠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十一
倉嚴忽奇之流意皆凌出其上遇興會輒有賦
詠予每爲之噤吟齟舌且性孝友慈儉敬共之
有焉故舊雖有憾曰弗損吾異日也以彼居泰
而約乃過其操之不已感耶我其二者之間若
追孝於前訓其諸子若孫以義方而子若孫咸
又濟濟才挺異珪璋特達誠廟朝資公侯之後
必復其始承累世之澤學有家性然與予謂今
世祿之家其謂能保姓受氏延寵位與其諸不
替君子之素風與未不亦稱乎貞行之無忝爾

祖也載大夫之行事以附諸遷史世家恬筆削
牘之爲亦有幸乎此也其衍溢無窮者尚亦俟
之哉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七 太霞草之十五

長洲劉鳳子威著

祭撫臺郭太夫人 孫禕亮鴻英校刻

嗚呼誕造淳德允保蒸生功惟佑相於赫厥靈
嗟我太母辰所降精懿厥微問氣之淑清實媿
君子動著儀刑抗茲物範風始於庭是興嗣賢
敦彼義經高挺才鑒映徹神明祚之景福孰不
祈祈介以遐祉永世是宜胡構斯軫疚我百罹
東土喁喁失所怙依民之無祿適不如時惠覆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祭錢司寇太夫人

維天降德孔厚以純百福維祺是集是臻淑順
爾止尚亦克嬪顯相有翼篤祐載申承茲寵命
晉錫便蕃光啓祚胤上公是敦眉壽保此來茹
來御荷天之休廷內萼萼禮賜九階章服有奕
榮既備只罄無不烏允斯懋典煌煌翬翟宜益

遐享作我儀式胡忽考終淹就寃寃是用戚我
肆惟怵惕三揖畢造匪曰相率敬舉獻樽尚其
昭格

祭凌司馬夫人

維靈誕德璿曜之英竄昇作配於維靜貞召南
流化寔與周京維茲柔懿克儷熙明淑問徽美
邦家之禎六珈煌煌命章是膺恩華覃極備錫
寵榮顯允君子位列孤卿歷踐機要秉國之成
四方爰發無不在行功烈則茂休有令名能忘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內顧職爾是宏爰逮丕嗣祇服王程惠訓惇至
夙抗義經光祚雍盛慈諒俄傾去帷卽世晦景
淪精聞問悽愴疇不怛驚
上達於朝荐沐顯旌某等昔預選造仰瀆齊盟
跡雖殊隔於分則并用藉泚藻微薦恭誠靈之
降格載惕載營

祭皇甫百泉

嗚呼有吳逸氣鍾爲先生誕造力起擅時之名
蚤遂游刃隨所獵纓青雲冠蓋靡不盡傾雍雍

高步偃仰抗情違衆越履率已簡輕仕則屢躋
豈藉寵榮游惟快意焉有虛盈寬然自放談笑
縱橫無累其索弗傷其明優哉豫康遐矣醇精
享有耄齒咳猶孺嬰神仙可學道詎足成倏忽
遷化上逐僑征駕言飄舉返於太清誰謂長民
終古有聲基等夙忝義分承奉華芬荷眷良厚
撫念則勤從容燕語意猶若聞公所當適浩蕩
無垠萬事等耳何足以云拭涕遠望山川出雲
敬灌饌以佐以膏肓陽刻魄感陰綱緼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七

三

祭徐元材

嗚呼我徐君乃止於是耶始憲使王君與予及
君三人者游莫逆也於齒則君爲季君氣粹而
果謂一第唾手耳屢上不偶益自礪逮老猶屹
屹不舍傷哉傷哉何齊志以歿也君歿而子且
未立少者復未婚君豈能瞑目哉所謂雖有良
朋丞也永嘆予愧不塞哀恨力不能若此何獨
謂爲善未蒙福者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有能振
其後者是未可知也敬陳薄醑君其歆之

祭蒲州相公封君

爲傳吳縣

嗚呼維德之建在所乘辰維汾之汭天梁之津
篤生時哲長臨我人玄命所挺於維化鈞允茲
秉畀介於休醇嘉保奕世明祐則因有開紹胤
厥武是循匪伊誕始疇則肇陳精兆有繹咸萃
其身祇崇懿鑠廸造光仁粵乃昭子作我爰倫
翼匡皇極遐不是臻宣曜大政緝佐維新運之
摯隆先後彌綸績藻章度和文彬彬

三朝舊德俞哉臣隣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七

四

上初勸學交修罔覺朝夕啓沃告不憚數一二
謀猷協底何倬曰秉國成秉益勵兢寅亮密
熙聞日登化之融洽至理其昇泰階斯踐永也
有憑敬奉慶養庶寵頒仍胡遽遽惟感我股肱
遠邇震越殆若弗勝

上感淵穆惓惓矜厥典備發飀襲服稱賚視
秩常卹乃有增

恩華亟覃禮命則舉貴於顯幽榮冠列序雖則
茹哀報可以抒其適載白簡祇役江甸宿所瞻

仰私竊流泣蒞弗能躬遙曷云唁其可致虔庶
茲誠貫敢藉祝饗爰俾主膳潔彼飫蒸馨此體
薦惟誠芬芳非儀之先愴復興思相古之譏功
載絜令名垂宇縣君子有子百世爲憲式爾銜
恤猶深

睿眷榮願方申抑又馬快丕憐明禋肆克休享
馳望冀野光氣徘徊忱旣惟通神何爽爽矢能
格之儼若可象

祭徐子受文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五

嗚呼子之少也以子姓見我其性疾速以喬摯
謂他日當有立旣壯而果銳日上遂克負荷前
業光大之予謂不繆知人予氣溢宇內而子亦
盛自發揚欲加人一等予深知子故未嘗以就
子也冀子充長焉無所隕當世嗚呼豈謂子中
道淪喪哉惜矣惜矣吾雖傷子之不竟其志然
與子嘗相忘也則又何言以哀子者中旣忘則
不待言而言亦復不能載也况予方自哀之不
暇而又以哀子甚無謂也夫萬物同歸於盡盡

則無復有存者矣延促隆殺等耳彼執之者妄
也復此饗子者求子於冥冥之中庶或飲食之
尚知此惓惓也

祭楊司馬母夫人 府公命作

肇允惟參章放光象敦彼河汭黃虞所貺誕乃
公族仍世烈亮紹胤者楊勲德相望繼序焉爽
駿業斯抗侯維貞嫻微美有暢敬教靜嫺肅雍
以相置我軌儀柔懿作讓惇行修內職順無曠
昭時之祐聿有顯猷有震且奕長馭遠籌桓桓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六

厥聲邦域惟休代秉樞機罔不懷柔賦政平乂
迪茲訐謀况我元老位惟宰衡銓鑑人倫簡允
公清嗣德克昌和燮是營規方威畧式惟于城
魯母之訓爰始儀刑化之自流皆本戶庭福澤
之源孰非賢明實俾君子朝夕有程糾虔業命
永也可馮是宜多胙云何不祿憫茲哀傷此
痒鞠貞禮焉諮厥典斯穆貴錫則備褒終華郁
某素同朝序義則相存臨問莫可惋惻用敦束
帛之使載馳在原敬設奠俎祝史道言享獨以

秉遠可告虔肸蠁之靈曷所不甄

祭蒲州相公父撫院命作

維辰之次曄有異光在汾之野曰膺厥祥蘊毓
萌生實主元綱迺誕至和輔翊天王維公穆穆
奕世其昌懿善敦備嘉德是煌靈祇純貺肆發
厥祥亮昭泰祉休聞章章恢構丕造作我彝常
篤生時指於維佐匡紹開運期裨贊虞唐上謨
神明闡繹玄黃始貳禹司參預宥密欽惟協恭
格哉董率一二謀猷罔不祗栗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七

上方睿冲傳導天質甘盤是學允我保奭肆德
日就篤棐無逸遂總泰階翼肱睿極惟作霖雨
洒沾沕濶惟是暢宣惠氣融液

上用褒崇荐加封秩錫服九稱黼裳赤舄奉若
於家致忠於國

溫綸酬論

恩渥照灼覃舉曠典昭茲懿鑠隆養適殷胡邁
斯虐九貫失秩百爾怛愕云何浩麗不可究度
上厓淵慮悼憫狎至介使將命便蕃襲載爰既

主章無不宿肄赫茲茂終

制極所優異重昇上儀玄感之契某服官南土
有懷厥中匍匐以趨禮則未從震惻靡遑夙夜
自公況我下方疇不是惘惑我柱石疚懷忡忡
瞻望不及承事不躬肅戒宰祝虔視饋饗蘋藻
之儀涓潔是共靈之洋洋靡不格通尚亦鑒只
其來渢渢

祭劉陪橋文

嗚呼云何不淑隕我善隣維公載德愷以和仁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八

亦既累世是依是因懿茲篤好靡不用臻更涉
歲時義協情親實同休戚分踰荀陳往者少時
相與朝夕出入與居游亦何密宴笑狎暱未嘗
相失三數君子言念疇日對衡接宇歡愛寡匹
不待繁辭暢於諄質公有英嗣晚更怡逸奉養
膏華善自悅適方茂遐年何邁斯厄遠邇盡傷
拾踊摧惜况我石交悲慨尤劇追愬生平動於
精魄里閭之舊何復能獲敬修索享適皇求索
神不遠而庶其昭格

祭劉少雲母

於維賢範慈德上善化之克昌弘於廼踐夙夜
敬恭執不黽勉淑慎有聞光乎前典于嗟貞行
克相君子佐宣緝庀齊微媲美用介休祥允茲
慶祉越乃篤興啓我不嗣續緒顯服膺體慈義
普愛厚施隆仁覃被拯援顛躋惠保敦至究閑
道論寬然聖儒昭哉述孝志養忘劬維哲季昆
玉則有瑜實勤辟書視益瞿瞿不違起處祇竭
庭趨福澤並茂耆耄是娛何遽斯疾倏爾淪傾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九

祭錢母陳太宜人

嗚呼維昔之軫傷歲且云再終事慎詳今茲祖
載動而卽遠豈勝涕嘸維太夫人賢相古慈愛
遺光餘烈仁聞藹藹式示儀刑忍茲捐背惟是
永思不聆末誨雖神理之顯昭尚洋洋若在而
千載之嘆不勝其冥昧者也嗟乎嗟乎旌旌在

道藻池縞縞奉此葢塗合以貞兆禮設賓奠潔
以芳芼瞻望遺車軾彼靈導申命虞殯爰相啓
告凡蒞同盟罔不匍匐顛倒况其游於大夫父
子間庸無慘惻摧悼是用陳此素饗繫幽之報
神之格思鑒茲慤慤尚饗

祭曹晴峯文

嗚呼維公與僕始相遇于章江之上而未相識
獨聞玉泉張君稱公之治行而遽各以事他適
又逾年矣乃得傾蓋於吳道中卽承推分初非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

有杯酒流連之舊而若素與相深者眷眷不已
私自幸所以獲於公者何厚至此也不圖復申
以婚姻之約厲以金石之交此公之謬知於僕
特出於尋常之外而豈所期於邂逅間哉方幸
弱子得所依附薄門行有馮藉矣去秋忽聞公
屬疾者幾月固心恒切憂之猶數數詢起居計
當遂差已何意奄至大故計者又逾月乃始以
告屬方與李公語不覺失聲驚怛李公亦爲泫
然者久之嗚呼何遇公之易而失公之驟如此

哉公每喜談神仙事亦好道家書縱不能長生
逍遙虛舉而上昇也然亦可當遐壽久享未艾
何遽厭棄人間而去之冥漠耶豈所謂學道將
成乃捨此就彼視如寓舍然耶抑大丹已就服
之者輒顯化委去以示不復有愛戀耶然又聞
公脩黃老術未得用氣之要或謂傳者所誤乃
促之使不得從容入於道妙且養外者名華居
處服食御幸不能無藉於物而又或多憂思以
伐其和拂忤以傷其性所謂魔之爲害然耶夫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一
器勞則敝神勞則瘁將所謂守道者未篤耶憶
往歲與公談於慧山之側公初未深信佛理僕
稍與證言幻妄之端援據緣應之業亦頗能領
解乃致一老衲使參其說遂欣然有意公亦可
謂易悟矣今雖或未能就養鍊餐咽之方然有
爲之事竟不足恃儻昔之言未忘則虛空無盡
之中固公之所常在而不滅者也旦暮長短之
差又何足爲公惜哉顧情未能釋聊復一陳其
哀歎以公素聰明玄悟其尚能了了於死生契

閱魂來於平生故人不以存沒而有間也

祭王宗伯封公

嗚呼肆皇天所篤弗尚易哉基德累仁嗣惟克
開維公誕將迄於終靡回大啓爾胤祚日式廓
以恢維天子使秉宣國之紀爾卿爾陪先後藹
藹傳於彼囿臺矢文之德聞天之才出入勞止
靡不允諧烝也無猜恭讓服養以弗能懷休哉
令問與時巍巍亶亶時百祿紛其來下皇人逶迤
惟是昭假嫺嫺靈婉婉氣表所冶感降西極大隗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一
之野茅之孫子晉許之宗世有載者是知天討
誰其肇且如天之福帝所命也公於優游和令
以雅撫有遐祉孔惠寧假相古敦備若公蓋寡
公何往乎駕言適捨將邀將翔惟茲長寓白雲
英英肅我里社君子有孝子是曰純嘏向風慨
然無不復沾灑

祭顧給事中封君

嗚呼天之所開其後乃大而能及其身膺享厚
祚壽祉錫胤無不敦備者若公其可幾哉夫父

教子忠古之善制乃言維服惠可底行以大獎
王室厥功懋焉而寵祿之及又獲養焉以歿而
世則明德之茂豐報之有焉以昭庸顯明有慈
惠之則有孝德之純以用光寵我間族顯休我
彞叙是用震悼恒惻相率委命巫史以享禮接
公之靈惟公其惠顧之

祭顧進士

于嗟若人邦之彥士爽儻無儔翩其繼起惟是
振發材之杞梓宜薦清廟越于簠簋爰旣推擇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三

民社焉以鬱有聲譽胡寧百里方祇召

命臺省所俟乃軫居恤復此促赴摧我棟榦傷
我具爾懼茲枉折殄及壯齒錯采伊始物忌有
美誰謂玄秀驛驛未止誰謂遐駕鞞鞅中弛嗟
嗟孔懷疚實靡矢有哀明德式共爲誄肆其祖
載道路惻疚敬酌一觴哀不能弭

祭張封君

嗚呼惟茲奧族名指相望誕毓英爽光覆彞常
允哉君子羽儀踴踴敬教無匱問何茲芳嗣惟

奮興敦彼周行比類百則休有義方載勤工虞
績用爾匡任茲軌物施於明堂於顯景命賁爾
懿章侯惟顯錫象服孔揚亦旣享只職思其康
胡遽罹且遘斯憫傷懿厥括昆夙夜斯惶胤何
總總守禮謂良今其卽載設祖於堂同盟畢至
流施泱泱哀亦無從零露浥瀼

祭張叔貽

嗚呼明靈何英朗開解伉爽若是而忽摧折怛
傷不究其天年棄爾榮業休聞達此慈親具爾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四

一旦訣絕脫屣長逝傷哉傷哉憶共生平話言
游居接習可謂軒舉豪暢盡豁襟抱而遽此之
乖遂成千載能無悵悵愴惻嗚嗚惋噫豐恨太
息未之有極哉雖自古而然誰其幸者而惟閭
達絕遠不循尺寸者獨垂稱遺思若明靈淹度
一時所傾無論識不識皆向風願進而失之太
速使人情怊悵意恍慨然流嘆者謂熙盛方爾醇
溫若此而不竟其志竊相爲痛之爰暨同好敬
羞授奠庶其格哉

祭劉復仲

嗚呼茂誠慤愿遜於德固逸言迂其躬于僻非
世豈謂無其人哉若公篤履純素自少壯迄于
耄如一日其厚沈至行和樂愷悌固天性然非
有美異敦躬浩心廣恕良易暮夜不欺豈其爲
德貞一是徵庶哉專惠率衷必盡色恭匪汰在
衆咸悅疇不爾貸煦煦雍雍恩洽仁藹妙閒軒
岐微睇審睨默所悟明惟恒斯契况所授從遠
有源系特深候數若診在疇其論所全至不可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五

祭劉給事封君

嗚呼自公之歿已免喪矣其爲愴惻愧悽可勝
道歟昔之與公游也積以歲時歷祀綿久備更
寒燠邀娛里中相與無間爰亦自少宴笑之言
適豫休暇慰慰勞圖計始卒相示以衷愷釋

況到所謂居不失樂疇不失慮動不失詒軌事
不殊而託跡同好者也自頃失公時云殄悴顧
瞻里閭無復當時之舊矣適復追往竊復自疚
今茲卽遠既返於真芻車云奏慨我懷悼紛綸
深厚亦靡所究藉言俎羞醴薦醪糗瑤爵莫耐
不腆之辭叙陳匄伏以獻以侑

祭族孫原檢

嗚呼予世維休肇二百餘祀襲前之遺賚我百
祉靈承斯慶歷躋顯仕肅肅王憲挈綱提紀揚
節楚粵式厯治理緒有成勞弘於其始榮業誕
昌今聞日起峻登華要舉足伊邇作我宗盟庇
我基累惟光是懷旦夕以企惟時楨幹亦是焉
倚云何不淑言違斯否磐石墜傾本枝隕圯傷
哉百齡大運遽止祚之不延失我所恃循涕徊
徨瞻望焉視惟昨之季爰送行李逮今來歸飛
旄旒旒族靡小大爰洎髦齒戚悼怛哀伊於胡
底虔茲蕝薦儼在筵几不用索饗匪物之旨鑒
於明誠陟降庭只

祭慕雲劉君夫婦

維徵君與碩人之將載也乘車既飾商祝及執事者已戒賓入其敬設祖焉夫禮朝於禰而遷焉奠於門外示將不返也則感愴之興於既夕殆有甚者徵君既惇德慈純以歿君子曰終謂備美而無憾也孺人以敬慎佐承爲婦爲母孝慈之有焉自昔夫婦若而人終老多祜宜子孫稱厚德百世祀者可謂難矣子姓秩秩其送往也皇皇遂遂圭紱而哀薦之以於賓奠也踊而興辭可謂如事生者矣其不敏惟是生芻泔醴之陳謹以致休享而又爲之辭以告卽遠惟茲爽精之奕奕在上尚鑒臨之哉嗚呼哀哉

祭范太僕

嗚呼自與公相遇申息之郊遂爾投分後予閒居公每行邁輒停車過存流連永日旣公得謝歲必榜吳舲闔亭前就予談笑及一二耆舊道往事商確文史賞好相命追遊暢適怳忽旦夕間而奄逝淪失零落燼喪事成今昔嗚呼可勝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七

悼歎怛傷徊徨惕息哉公今茲春暮猶駕言遊

教登高能賦不幾何時聞公養攝卽次俄聞公違棄矣何遽至是哉嗚呼若公才明人地顯榮富貴功伐勞勩彰施於三事可謂勲名始終遭遇不世尚何患者登年艾耆享有祜祉子孫俟俟古稱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自宋及今而公繩其武遺風餘澤將照耀千祀福之敦備自古所難而旣多且侈曷又傷只予承公眷知周旋二紀懷宿昔之綢繆感遷流之浮歎顧睨雄情曾未盈視而追慨反覆眇默焉跂惟生芻之在莫想象靈修之蜨爾辭桂酒之椒漿寄永世而爲誄

祭嚴相國

雜

肅皇帝時敷求時哲爰立作相用光休烈維時我公實效誠節位躋鼎司望隆稷契聿自禁林造膝論說惟是交修皇不單竭進總百揆統平調變夙夜秉宣勤躬靡切弼輔忘劬疇亮忠結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八

業之巍巍三辰是挈方底雍熙豈云自繁旋遠
引歸避位何決匪慮盛滿寵祿遑屑大臣之義
寧袞有缺休度坦蕩不可形埒亦既知止優然
虞麓禮則讓三白駒空谷謝不待年立行維穀
醇德茂衷厚我邦族益務養綏思何髦髦雖則
在野敢忘來告敦道精忱光於九服載歷

三朝惟祐之篤我來自東載參化育民所曹望
實維公屬胡不愬遺云惟斯酷時文

睿慈悼隱有蹶喪我老成蔑我啓沃誕降恤矜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十九

其儀孔緝聞再爲徹恩視當軸哀榮始終物典
備沐某固公之私叨在鄉曲昔惟于役公所屬
勗寓興匪舒拜命祇辱愴感於中茹傷惟鞠勿
猝奔問未遑匍匐絮酒陳辭悚側以憑昭哉爽
靈鑒茲悃幅

祭前蔡郡侯乃父

嗚呼允惟仁公生我蔡侯昔臨茲郡凡致之民
庶實式奉義訓恩所固結極於誠信則不惟以
分一承簡書道出於吳快得瞻觀溫溫其恭指

人之今充養涵蘊逮侯秉憲飭兵旋被召
命不惟我用訊遙遙舊民之思遐不聞問謂方
永於多享胡遽惟茲纍垓黎罔不奔走顛蹶若
躬在疚嗚呼惟惠愛之深惟天不愬俎豆在列
拜且踊焉以助執紼

祭蔣母

誕維靈祥載茲淑指克敬祀禮以盛休烈惟是
懿光罔不芬祕祇爾厥猷庶云覃竭嗣乃遂興
聲聞揭揭陟颺昭塗越有軌轍允服義教力競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二十

於列顯膺命章煌煌散裝亦既酬止亶善且長
介福於躬宜壽永昌迪以孝養獲請於

朝至行惇備榮名甚高閨庭風範劬彼姒姚用
有矜式貞素是標方綏茂祉百祿伊始云何軫
傷遽失所恃言念于役哀彼陟屺禮得奉終仁
信能祇凡在疚心潛焉作誄奠觴有踐顧命宗
史

祭錢母文

荷歟婉嫺坤靈誕育惟德之盛養以之福作配

君子昭茲惠穆婦範母儀克敬顯服允錫胤祚
光命有郁慶既夙鍾善祥斯溥介嗣惟賢恢我
邦宇丕祐禎符罔不胥佑茂祉蕃興純懿所篤
繁寵自天時惟戩穀紱組載膺濟濟髦芳猷
炳宣義問何淑充於幃庭孝仁攸蓄宜享休遐
云胡不祿邇言誠慕慘悴以願蒞修明薦越有
史祝爰導以辭顛倒匍匐靈之格思若風肅肅

祭王少溪中舍文

嗚呼中舍公竟已矣不可作矣緬惟生平之舊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曷勝慘惻推愴不能爲情涕泗淪漣覺哀之無
從哉往與三數君子臭味焉同賞好相得令月
佳辰山楹石室相與徜徉永日笑傲今昔形骸
都忘不知身世之超忽謂千載可追往賢何述
意氣抑揚從容燕睢輒復衷無不盡逞其胸臆
真希世之遇曠古鮮匹跡散朗而事奇逸矣况
公點染煙雲洒濯泉石虛致遠勝和暢淳質談
詠如屑澄映蕭瑟而器素凝重不覺莊栗使人
之意也釋可謂古之人與可望而不可及何圖

一旦永淪斯游遂失傷哉傷哉絕琴罷斷重爲
知己者藐浪然悲泣不復知其沾渥藉之祝史
以叩公靈尚流爲川瀆鬱爲山嶽雖間存歿猶
濯濯也肝蠻之間鑒此允慙

祭張孺人

允惟孺人休烈顯光實左右君子達於邦家爰
初來嬪以承禋祀罔不興於善祥惟是肅雍純
命所挺克篤義綱鴻儀盛美周聞煌煌宜於娣
姒敬共太姜遠哉貞賢不牽帷房高劭令猷非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所述揚竊附光炎時獲登君子堂宴豆有踐百
禮莫不是遑鞠勤無替嘉爾佐匡猶可幸幾得
通姻列復過所望式茲義諛謂慶則長詎驚促
世曷勝輿傷戚之無從敬上一觴慰薦何已千
載是常

祭從姪朝貢夫婦

嗚呼朝貢爾何去此之冥冥乎始之吾宗方盛
春秋承祀則宗從并集吾於時方少壯游於澤
宮奕奕業業自喜何甚惟爾尤親昵數從吾大

人燕席奉歡笑吾役於外馳而南北亦數朞吾私吾亦眷顧之時時相問泊吾歸放浪山藪流連日夕游未嘗不從從亦未嘗不恣所往也忽焉而老及之則爾之二子亦時從吾游爾猶扶杖相過今爾遽先朝露傷哉思平生少年時諸狎游者狂恣歡賞龍浪無序窮人間之適不意轉盼間時謝事往勢移情易所涉覽地皆爲陳跡追念循環紬繹反覆餘樂不可追而悲慨遂無盡矣促景寄之遐世徂年悵茲短晷傷哉傷哉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哉吾獨何心能不摧怛也爾之內人事爾久門庭之內裨助之益弘多有肅雍之風敬戒之德後爾兩歲靜順以沒而世子姓秩秩可無恨矣潔茲俎豆享爾於兩楹之次爾惟爽精不昧尚其格哉

祭章姊

傷哉余姊生未逢辰方期歲晚胡殞其身昔我先人躬德備淳孚於休祐宜及後昆余旣坎壈困於周行姊實鐘慶亦裕而康資緼有美家日

用昌子以克立各競於方房帷之訓式時章章夫乃制義亦或未詳小星虧耀悼心爾遑愛移情易固世之常誓矣泉壤終何所望幽憂促世慨憤則長余旋自洛聞此憫傷中心摧折涕若探湯人亦有言理未諒只母疎子斥勢實應爾吉甫伯奇猶或病此傷哉傷哉逝者已矣追念先慈篤愛於姊沒未幾時遺此屯否邇往悼今有痛而已死喪之威豈不懷止聊陳俎簋樽酒有醴精爽如存尙能格耳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祭陳母

於乎陳母旣賢且貞卓彼令範式表義經體暢高亮資挺淑明相古有訓不顯其名惟是絕識遠邁陶嬰粵有顯德休有烈稱良史所述則何以并爰初來嬪敬禮是承撫遺逮庶慈乃不陵躬惟多故胡用不兢廩其克構志操則矜兼厘淨業玄理能徵空諸緣慮澹無所營死茲惠訓益善於庭季實豪詭與時沉冥談諧通朗有所自興抗交榮勢倒屣公卿嘲哂笑傲一時盡傾

予素寡與尚其爲人聞母懿行光於典墳俄爾卽世悽其愴神今當祖載翳此長泯哀以今昔享醴是陳魂乎解脫無或不歆

祭章姊

嗚呼姊氏亡來已再更歲愴悼平時痛亦何已今其家遷載有日動而卽遠綿渺予哀感結內塞下徹泉壤達於幽冥夫婦人從夫與予其哀榮始終亦復何言顧姊性聰敏知書通於大義慈仁篤愛無所媚忤尤善抑忍不發人嫌怨素彊無疾何意遽以此捐世且先大人鐘念思臨沒眷眷之言余何能不涕蘇蘇下也家門之戚寧爲他人臨辭感動伏不能興輶車在門薄醑在庭精未忘只尚其來歆

劉子威集

卷五

五

祭周文懿公文

嗚呼公於何不淑國摧棟梁時失輿輓柱石焉傾王路焉感海內悼驚失圖顛倒匍匐嗟公之德皇皇翬端委朝署乃罔不勗勵以祗匡有言惟服特荷簡知擢自禁林入奉帷幄交修罔

替實賴啓沃講席論思寅惟舊學巖若嶽峙溫

乎如玉威儀詳序明慎勤肅方參貳鼎司贊調

軋育晉位宰衡又宣九服忽爾隕失淪喪遽離

荼酷風雲爲之黯慘龍蛇奮而起陸兆人怛傷

百身何贖况某夙荷駢蒙預在戚屬憑藉寵靈

恩顧隆篤何圖一旦遂夫所庇茹痛焉恻傷哉

民之無祿不得公秉執權軸造迥公餽厚我邦

族爲時禔福此固遠邇惋懊豈特致吾私哭惟

是禮命亟申嚴儀陸緝榮備典冊光照簡牘

劉子威集

卷五

二十六

九重惻哀是用桃茢敦遣史祝恤公之往越有昭續洪施霖霖荐至匪足是可慰公鬼神表於閭俗敢踐位成禮遑不云夙薄醑何陳生芻一束庶亦鑒茲瞻望有跼

祭韓家先文

嗚呼天之生才其亦將長養休遂惟祐之貞與其亦摧折沮喪數不盈與且旣畀之必將厚成之若猶靳之則如弗生之何延促修短之若未始櫻與韓家先切而岐嶷維祖維父撫之過篤

與戚屬之望之謂卽當嗣興以主宗盟克紹爾
世著當世名愈益英英何乃夫闕於茂齡未中
道而夙傾若是之不延宏與且才爾以詔令標
挺拔新朗清而不使爾負荷品象獎任人經作
爾儀刑秀長美劭與福之迎而遽奪之幼少弱
喪蚤世蘭伐蕙零所謂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使
人中心怛怛何若是之不可憑天乎天乎豈其
無意於中仍諸忽然而見忽然而民竟歸之冥冥
不可得而質明與夫固之與慧殤之與彭哀之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三

與榮曾不足少異於重輕其若爾天篤之性孝
愛之誠穎異之稱匿爾之疾惟恐傷爾親之情
臨歿眷眷猶不能忘衷之繫縈負長者之手捧
劍嗚咽收泣無聲以至於長瞑嗚呼豈搏埴爾
以形燔灼爾以馨歿替爾以其方昇運化接速
之不停猶旦暮晦朔之遽更自古而有死則何
間於孺嬰惟重焉之幼敏早預玄之精與蒼舒
之少達賁竹素而見旌乃遠條之翹翹而不實
惟翦喪之弗矜豈伊人之所能彼爽神之奕奕

諒無有於悵悵之難平嗟未月數之不庭庸知
爾之誕登天乎天乎庸忍爾寧俟焉迅征上乎
玉京今茲祖跋將卽爾瑩敬陳奠觴或索於祔
祝以虔告薦此血腥庶格來聽矧爾之靈託光
氣而上騰云誰之令在兩間而有恒慰爾親之
哀悼無憫傷之弗勝尚饗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七

三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八 太霞草之十六

長洲劉鳳子威著

憲副沈江村先生誄 孫禧鴻英校刻

吳有楨幹之臣曰沈公某予少則時時聞之誦其言謂必魁岸丈夫歲在庚子從諸文學見焉則短小精悍廉廉然語不可盡胥訓告保惠無間新故無所愛其情故人人自以爲親已爭願附者後迨予被選爲吏復得從公燕中則益習公予未諳事公所以教道者詳哉其言之謂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八

不可不慎始予固簡遂絕不詣人既來南則公亦守郡浙予居恤而公執憲楚乃不復者自後迄予謝罷未嘗修竿牘於人故於公亦渺焉無所謁予則悔之久之公之仲子某則以所爲書示予且命爲之誄者始盡得公事蓋公幼志卽欲有爲未弱冠當室衡賦於里之籍且漕上者五值歲大侵主者俾盈之償者幾二千石又爲豪攘貲與坐獄不勝雖力與時競未嘗廢業使者都諸誦多寡輒先諸文學選於大樂正者七

乃上司徒素與鄉先生盧師臣兄弟遊庚辰歸自燕廬病疫人皆捨去獨視之惟謹戊戌始被推擇南工曹屬爲廩則誌厥廩爲關則誌厥船

值

大駕時巡司空預爲戒咸以屬公則具所以濟待事已旬師告由他道遂無多費宋尚書景尤重公公每下議無不允諧宋輒謂非所及守奄請修中都

皇陵費不貲時莫敢承則又以屬公且命衛尉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八

二

偕往視公謂之曰告聞

太祖有訓敢動一坏土者罪死乎今茲之後誰當任者奄齟舌不敢對曰然則若之何公謂第可葺其墻耳遂估其直千金奄大沮少宰嘗問倉曹以貯積兵曹以興賦皆不能對公具爲疏之甚悉衆咸自失在南以考上留爲比部畿內獄嘗爲貴人亂之乃守法無所阿聞司寇淵倚之爰書皆俾獻其成權責不敢撓或時

上所欲治付之公一一據法分別輕重旁爲慄

謂

威命且不測公迄不動於死刑尤所軫有盜六人唯首者一人當原公察其有他則欲濫其室誘五人者盜又實其罪以已免遂服其刑一人既出守紹興醇政近民多所廢置視民所重惟農田賦上下爲滑禍滑之遂履行賦蠲其賦惟一其不壤咸斥之自昔蠹敗一旦除蕩民尤快焉蕭山所爲徭惟里之任欲通其法他縣公謂各有宜不可其地蓋以水爲而泄之驟農失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三

利爲節宜其流置堰豬其舊防修之弗令弛至今賴之民廬接患火所之滅魚乃化爲虎又禱之復爲魚此其政若神者並海故多爲姦劫掠而大豪復主之盤據甚固公知其必且構亂乃有欲以互市中之者諮之劉給事洵尼焉豪乃大恨雙嶼有盜許穴焉往來浙度諸在位可入者入之不可入者構飛語間之遂大開命朱中丞統來督公爲畫所以破之甚力朱故以能督稱竟殲其衆海上而許乃跳之逆蕃所匿而盜

汪乃復滋朱公以數盜者怨之罷去公遷執憲楚東南遂數年不靖公在楚未幾以浙讒歸始公在胄子相嚴爲大胥知公未嘗私請也嚴故爲好語公曰不及師門禮歟其子又語公少通謁要途可立致公不應既免修於家尤砥行立已介嚴不通時貴課耕殖杜游談海寇作郡邑猝不支公佐守吏爲方畧人窘聚勸撫使者周公發倉廩乃得以濟生平不虛飾遇事輒奮性沉毅敢往好訪諮利害求實用開說曲折務詳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八

四

盡於書傳多所究通蓋其思致深索邃密故精詣詣解絕人若緯候占測曆象地形藝事罔不該所著書甚夥吳故水地其爲酒水道溝洫畝澮新故湮夷畢著於篇予讀其書芒然曰今人好爲名則不求之實徒以交道口語橫於時於行已缺如且不達於用若沈公者所謂措則正施則行其若人歟爲之誄曰倚與大猷惟基茂行渙渙厥世咸驚於名匪不可觀何用爲正平叶聲惟僞是長用不究於成大夫君子粥粥若無

能退然其恭如將弗勝秉心居德篤惟有恒始
自弱年揆度何弘兼覽群籍迪履日兢敦道廣
學甄微掬精自公繇我靡不是應豈曰不時迨
茲頽仍不諒私只人則暴凌惟訖於威曾是莫
懲翹節建志藐爾厲矜恢輟多識蚤夜服膺不
惟好異虛有其聲爰自闕憤長以誕登七典該
洞業日其增厥所麗益乃暨友朋粵既七上未
以選升弟子及門鮮不藝稱惟是淹久厥問烝
烝途於阨危誰則敢承惟我克任顛濟無寧胥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八

五

匡以濟義恩可憑逮簡造俊肅肅在廷亦既載
采司空是令始爲廡廡治於楨蒸奎惟纏縣置
若絜繩監於水虞用嚴泐舩官無溢費展也余
乘欽惟時動亦既卜征衆咸讓事茲我惟忸躬
茲辨護豈曰飲水造舟爲梁後則彭彭百爾爰
發賈人是徵祇具以待覘惟時管無曰孔填庶
有式程取應倉猝迄無乏興用縮以嗇允有直
誠惟奄康違或議

山陵群司顧望幾於聽熒使馳往視相彼郊垌

抗言惟舊守府之盟臨之在上厥猷明明瞻敢
動搖以瀆

神靈辭色匪峻若聞疾霆迺俾作士慎爾祥刑
哀敬三刺上下疑亭若盧所理威怒是櫻齋戒
受質罔不惟終仍諸出領會稽敦我典城造立
土社惠於彼惇不主寬猛賦法惟平夙感訢和
舉郡蒙慶叶丘雍雍祁祁惟德之馨乃辨衍沃
規度原町統均境穰以命田塍垂意懇欵時之
所盛叶不惟懿蹟顯聞其騰惟孽小腆誕敢阻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八 六
兵海汾有壤梁據以雄叶于糾糾憲臣天伐用
稱師人疾力時惟共貞肆爾弼宣其有不庭畏
此翕訛讒嫉乃偵簡棄成謀是興內戎叶神迄
於數年以弗能莫音既令改施乃屆於荆惟是
翠轡式遏搶攘叶女深入其阻於彼巖陁薄縱
鹵獲言識其旌匪諒勤止遂爾解纓用不相聊
於何不逞叶丑我亦靡有爲足盱衡寬綽厥心
俾德沉寔夷陸畔渙外戶不扃誰謂陂澤而構
兵爭金革遍野政惟鐸鉦郡邑請事乃言是聽

我施用發以收民氓肆逮翦又取其鯢鯨實靖
園疆衛我閑閑愈自深闕謹匿其形適尚優游
抒素見情渺彼山阿寥廓是呈瀾瀾吳水帶蔽
紆縈我我吳嶠入我蕭屏掬芳爲堂繚之杜衡
自有美子孫何茂榮華韓光緒琚瑤玲珎爾世
奕昌襲於周京恤茲引逸遑哉年齡及徂霄謝
返於太清喬嶽惟墮梁甫其傾瀼瀼西遊石瀨
淵泓公來則重公去則輕公生匪伊維時所挺
汀川瀆精氣上爲列星維鳥焉處四隩何澄言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七一

有董正誕舉其紘惟作司牧王室股肱若勤朴
斷蓋隆其髦若作垣墉信哉惟楨究之厥施必
公與卿未竟其業日惟在庚無謂蜿蜒視如蜺
蜺無謂薰灼爾豈余腥勅惕惟厲百慮是弁卽
之若近望焉其睽日祇厥理載綜載橫綜武緯
文乃罔不更自越距楚順典據經無遑耽樂日
惟筑筑輝名載籍身閔道亨迺邇公始歲聿其
盈胤裔懋勸勸遺茲禎爰刻昭玉曄彼金莖公
於常在匪索於枋行則以誅德則以銘旂常翺

翺收功丹青永言千載豈直自今叶余陳素辭
公子有命叶曠昔之燕介於杞鄩感恩反復
氣何馮馮縣之日月若集於楹信噫沕漠上薄
高天叶遠望逾邁終古摧驚嗚呼哀哉

題汪禹父象

嗟乎禹父其已夫無幾復睹其激烈狂賞乎想
像平日眉宇烟霞口吻靈氣此猶存其大都若
其撚髭吟研搔首諷詠抵掌譁呼視瞻炯炯皎
然精矚睹此與嘆輒髣髴其形模開蒼芒之寒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六

八

色曖流映而泥滯豈煩毫之未傳愈動容之清
疎何朗朗而照人儼削立之甚癯選杖屨其倦
游念日月之不居宛若生存嘅焉踟躕意滿欲
語無酒可酤惟公之爽詣誰與之爲徒呂生隣
笛黃公舊壚竊不勝山陽之感猶睇觀於斯圖
公平有子克任墜塗庶慰此冥漠可謂不孤

許詩

偶睹近時人序詩者幾於攘臂仍之矣詩固云
可以已怒何至動氣勃興忿爭耶其言云詩自

獻吉大復外爲昌穀嗣初亦自能傳顯自謂于
鱗與已承李何爲詩者必附已乃名何標樹若
此亦卑之未足爲誇也夫彼所爲詩不過學唐
人卽唐之名詩者前後數百人其名之最著者
可數矣姑不暇言卽其意謂宗李杜固也自唐
之著者初不言吾自李自杜餘乃別出也而俱
以名顯而不聞之耶何乃至相詬病如此彼其
言李何李固不欲何齊已也故何歿而爲何者
終不令李爲誌知其必有指論也若昌穀平日
何嘗有一言讓何高氏亦不以何爲也二子亦
復與何等耳何強爲位置若此今海內亦有不
相饒者是非久自定然度如李杜之能信於後
今之論者必不能予無事於詩而私爲不平故
姑許之且予尚不有獻吉而况敢知其餘予又
親受之汪司馬云徐宗伯實云今之名詩者尚
未近唐人藩籬斯言也而信則何待予云又若
百穀王先生云生不識于鱗沒亦不能好也言
雖過固有意哉丈夫奈何寄人作聲名也

高公橋頌 并序

夫平道路水地以縣侯視疆土司空視塗甸師
視郊保此王政也今

明天子在上萬里若若衽席并包兼容視鑠靈
山梁孫原陋哉未足稱也越乃徽固畿內郡休
陽爲巖邑涉當孔道久未梁焉則高大夫爲政
索圖謀行視縣漸水東匯而襟帶斯邑深不可
厲時漂溺患苦徂旅夫訓有之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則若之何不圖召爲邑者謀之今則
退而告其屬曰我則爲邑長於斯又誰諉者然
鳩僇懼不給誰能偕是役僉曰有夫曰黃廷侃
尚義而才是其可哉既命之則拜曰屬大夫之
允令敢不承業惟是脯資餽牽以備共億桃段
攻鑿以葺陳事百費之所出咸於是乎取且我
賴上之德以有此資芥其何所不竭爲之賦職
任功頒列稱事官方定物審計丈數揣度厚薄
規表遠邇準量事期誕作徒庸爰書餼糧以令
役於朝夕材無不切而工以力競不涸有司不

累長上不數月而橋役告竣邑大夫臨之以爲
成命以復於郡刺史式乃嘉之曰古爲社則里
單出而况茲役鉅乃上不煩公帑一錢費下不
役一人而以功獻使鬼神而助之則勞神矣克
有此嘉勳是何可不識乃廷侃則又空首讓善
於上曰是大夫之教也吾奉以周旋幸而集是
非俟時之間得效其尺寸則不及此且此於何
不梁天之命此久矣以待大夫吾其敢奸之請
命曰高公橋以志微公不能興起也斯役也與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一

人之歌衆矣吳子瑞穀復遠以請予爲之頌曰
昔在威王司空制地仰釐法象俯順立制平道
二星兩兩以綴時茲天梁三條麗麗五橫漂析
道路乃閉豈伊塞棠咨嗟水溢匏瓜則明遐不
以揭舍厥造舟誰其迄躋矧我帝皐壤惟采衛
有滄邑居漸江是滌相古攸處蠢彼梁欒時之
霖漉奔揚振振洪惟汨襄滔陸是睨乃及雍政
比景咸蒞罔有藪幽而不卽藝莫茲軌涂涉人
遑詣墊昏是虞存極於弊惟高大夫寢興勤悴

亟惟度商周諮用又侃實毅然允肩斯勩黽勉
砥礪廣宣作治奄勦伊始揣量差次選徒繕材
夙夜以繼遑藉輿賦遠越心計如肆其私曰敢
煩吏監刊琢礪剗燔熾辟椎于山飾以剗剗
醜捷石蓄巖突實剗剗礪沈斥穹隆溶滴隕林
雲撓神哉潺湲力匪鞭驅掄擢鱗砌水工愕眙
川虞失諦長菱蛻蟪龍魚斜睇仍仍焉取削屢
無裒展側翬飛衝壅若蚘控坭峭陵盤擗帶礪
洞穴離立鈎盾膠戾鈴呀豁問交射鼎沸井幹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二

軌洌布寫旬磴去例翔螭捷鯨踰波永繇紛紜登
降振鱗蔽翳冲冲往來徹通何甯坦蕩穆莊午
貫傳遠周覽泛觀偉何鉅麗崔錯焚榛考築閭
易泛濫底平倚拔無際橫天駭騰拓地負勢隱
隱湛湛縣藐迢遞鰲怵霞矯犀伏虹繫躋險棧
危空行高颺嘒嘒其冥徊徨神悸機發管巧斑
翰寔基壯胡博廢惠可想企惟昔創楚行旅孔
泥尤甚鄙閣淹稽愷殢今茲構隆嘉功不世功
其誰歸高公所致政之克修有優無匱通關易

道仁惠威齊匡困扶顛恩曷不逮熙勳亮章典
發緝比廢逸措修掩該巨細遠既畢舉豈近能
遺是厯勅告越乃下記茂畧宏規經綜指掃人
所宣勞惟公其楚河廣可方推本所自析里名
橋伯都是志此之爲德彌更增異般般之樂宜
有昭示爰用旌來題石斯歸以我賄輸誠亦篤
義仇劬難忘允矣當誌與頌勸率彰垂厥懿

舊賦二篇

茉莉賦

劉子威集

卷之八

七

客有遺余茉莉者自夏徂秋華茂芬郁久而愈
芳感而賦之

覽南國之嘉卉擢脩莖而相媚宛昭爛於軒楹
灼流波而野跂信明麗之足珍應丘園之自貴
肆冲采以自妍獨臨風而含意翩飄颻以容與
惜皓齒於方稚時競鶯以鉛華爭妓服而嫉媚
美要眇以清揚鬱氛氤而誰爲爾其豐暉晻曖
佚艷浮輕生姿婉婉顧步盈盈珪玉溫而方潔
春雪皓以明貞勁幽香於吟睠散郁烈以芳馨

涉清泠而遐寄託綺靡以傳情曳碧石之纖韃
泛積霰之繁英若夫鮮雲翠燦宵露滋空煙颼
瀏流輕颼衰葉柅柅光陸離縹緲蘆藹曄令姿
妖色靡曼萼凝脂便娟華月懸玉墀啣愁結睇
懷土思低黛歛娥歌絕詞於是哀鴻命侶霜雀
盤桓崇蘭替今蕙草晚薜荔零今青桂寒悲衡
臯之遙岫怨蒼梧之夕巒亂日薰幽殺以進御
今入窈窕之曲房氣便紹以充幃今襲綃縠之
霧裳飛芳道今轉厲今乘惠風以翔翔妍袖蹁
今雙舉今拂瓊枝而驚香苟非移植於廣儲今
固將遺女於遐方

擬恨賦

劉子威集

卷之八

七

晨望隴首陵谷逶迤人代迭往新故相追舉目
未辨千載寧期於是僕本輕心撫臆太息睠惟
往賢流恨無極若夫共工突怒河岱裂隕奮勦
威神疇不愴疾四塞霧霧方夏隱軫雷殷殷
征公慄窘肆軒皇作而綏畔渙盛鶴列而輻鵞
鵠首觸不周氣未折按至如陳王畝畝氣感風

雲投耒慷慨吟睠紛紜驅烏合之弱衆遂振稿
於強秦黔黎鼎沸豪傑景臻大勲欲集天步乃
屯及夫冠軍年少雄武奮發橫驚朔庭震蕩恒
碣勢憐原而鏡野聲拂惛而飄忽匈奴尚存賁
志而歿憤鬱窮泉魂馳高關乃有昭陽罷輦長
信空閨結睇丹地歛怨綠綈桂露朝滿明月夕
西含詞未吐沉響淒淒傷寡鸞而心斷托離鶴
而思迷若乃武安屢請不能強起已諾何輕阿
意爲耻賜劍杜郵取快讒訾奮髯激揚却而愕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五
視日爲淪精天爲崩墜及夫燕將聊城抗節矜
名據甲距守援絕勢傾歸報未得功業詎明咸
游辭以去就氣憤薄而填膺甘滅身以絕世空
自託於孤誠亦有乘輅絕域遠嫁烏孫情隨黃
鵠生望玉門斯人忽見氛霧夕起沙塵晝昏莫
不拊心驚骨茹痛啣冤雖復縑珪組飛纓綏風
流賞惜咳唾成姿亦乃隨時銷謝衰殫陵遲已
矣哉絃徽急兮游調悲宮徵變兮玉枉移富貴
零落兮豪華盡城闕蕪沒兮丘墳夷亘終古今

如此嗟天道今何如

河清頌

武皇帝二年郡國奏黃河清者十日時

世宗肅皇帝方在震瑞實應之也老臣里居三
十年竊念嘗叨禁近位侍從簪筆奉直冠多柱
下感念遺烈可勝嗚咽爰著河清之頌以美
中興之烈雖才謝作者無避焉

逝矣鴻茫昌茲嘉育不惟造隆綏我天祿誕發
靈繹休明是屬運之載中時乃昭續是興厥祥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六

殷用申告曰再受命神天祇最窮極禎瑞浸潭
碌緇燦若昭陳遐不煬煬煌煌

世皇景祚所篤龍潛江漢天之方穀中葉式清
戡莫乾軸左顧或躍佚蕩滔陸有憑自昔奄剋
倏瀛顯定六宗越成九服於維河宗赫茲嶽瀆
爰初出圖兆載帝伏假哉殊尤揆厥於穆亦旣
上暢下及滲漉隱隱沈沈終古淫鬻踰波濁渾
茲逝歟踰踰昧曷窮遐濶迴復趨詣日域沕涌
蕩沃吹沫晦淒千里一曲其泥逢涌旁魄隈隩

澄之不清理不可鞠洪涯崔嵬震凌溪谷奔揚
突怒漂疾莫觸昏曉迪開沈溶渟蓄洞視無底
密若近矚湜湜其霽昭藐飛瀑皎鏡衆流纖介
在目沙埃霏霏下映熒熒游泳群鱗翔躍衆族
鑒影波中歷歷如燭鬻乎皓素紛淪騰感彌望
漣漪淨無垢黷倒景散渙斐斐郁郁靈汭雲布
不一而足變化難繁惚恍何孰誰撓而然撒若
胡速吟睠莫既照爛初旭朝霞襍麗靡靡潛昱
霈以廣肆周覽靜謐白石齒齒七津擊激龍門
寒崖崖壑西翠演潒威夷伊邇蛟室羣攫空懸
奇幻沕聿孰以形遁過者毛哲神怪呈露不暇
單詰自彼泰坻逮於郊廓會乃兆祥宰惟亭毒
上下數千迢遞幽寶叶徒安翔徐徊苾何翬翬
揄擢近泝荒穢不宿中潭流漸悠遠何覲叶徒
夷猶孟津斜睨黃鵠象緯澹澹星河歷歷維昔
用事紛若巫祝禱以龍輔沉以昭玉璽輸恭誠
猶未蒙福胡斯卓犖輝映簡竹川虞愕眙跡人
匍匐事出常情駭惶爲震休茲降祉貞符隱隣

上聖兆開百神咸覲豈伊馮夷而不宿懃氣既
爽清不天之慶允我造邦炳諸典令曠古之隆
於斯爲盛續續

皇祖垂世匡政乘辰誕作出不虛應功冠百王
昭登顯定殷薦禮宗寅惟嚴敬燔瘞勸成百辟
咸進識記握河今古輝映

長洲尹劉侯德政碑

長洲在昔稱雄劇爲邑於斯以治理名者亦盛
他所矣由賦繁國計所倚而地要重東南之寄
劉子威集 卷之六 六

恒切故其簡賢也既慎稽之不輕畀治必素以
才名著或已試而效者移治焉乃劉侯始被推
擇遽來莅則時之知劉侯乃一見決不畢日者
也及至而邑之氓禁與百萃之叢於一人者奚
啻膠膠擾擾焉而侯一以靜鎮之其淹度恢肆
若河海之茹納殆不測其所以容者一一而聽
之又若豫有所司焉而因應無窮物得其所事
咸當於理是殆以物爲已而政不貸措又奚役
已眩才勞形怵心者哉故時者賦不盈入者十

之五計司以課不登患苦之而民亦懸通之病
候之來而條流之遠近以次畢輪不知其上之
有程也且也是其所以治而未嘗帛我以邑爲
我豈煦煦然樂恩以罔譽而有所造作條教繁
其辭不循俗爲政由其舊無所更哉而民以爲
便於事簡於令上不難知而下易從故無秋荼
之法亦不主有罪而覆脫之爲惠其詳事下吏
也每舉其始卒之郵而意之變也流覽徧照無
能匿飾以欺賢亂者故不見其威而慄若探湯
劉子威集 卷之六 九
人以其終日儼然未嘗怠安之以而有所弛縱
紛來在庭必正色臨之殆非可妄意嘗試者則
又從容盡下其有忿言及疊疊不可了者令畢
其辭徐舉其要而折之皆愜然服而退故自其
初蒞而事之省者幾半民之罹於法亦去其五
六我做賦之登則自比歲所未有部使者文符
之峻以深督爲功而民若不知則候所爲曲庇
之其爲利賴無窮哉凡在我民五載惟一心逮
徵書至以治行高等辟召補臺民失所倚恃顛

蹶奔走送候上道者累日不能止候停發喻遺
之猶不忍捨也旣而俎豆之私祀候於其里者
不可勝紀雖前政之得民者有之矣而若候之
深者豈復得耶夫思其德不忘則頌以載之金
石可以昭垂百世在漢則有吏民義故爲其長
吏立碑紀功德者傳在於今於是其耆宿長者
命予爲之辭曰
猗與我侯含德體貞乾皇所挺應符明庭誕耀
光熙才實備膺柔剛兼克允執義經時所察吏
劉子威集 卷之六 十
粵惟哲明屢簡茂稽乃上侯名民之方動候來
則寧若或昭覆或任載持醇烈恭仁靡不究施
蔀屋幽翳徹通無遺積所滯疑考衷亭疑是惟
蔽扞越有棟榱是惟糾剔越有剖務民之多辟
囂頑詆欺誕乃矜哀含逮宏慈鷹擢霆擊豈曰
不時誨道罔漸未足與治休遂防遏誘掖養綏
秉宣夕惕賦法輕只酌府故憲巨細匡舉神姿
英暢百品式敘威德日隆雍化是底時之攸賴
植我瞻視爰暨峻陟對颺當寧遺惠餘教豈忘

我所惟是仰思眷戀難去相與禱祠迎受休祉
立石作頌以表微美維我邑居百世其俾

說詩

予於詩終不能快然者予何敢謂知詩哉往者
小有篇詠皆立就不假思逮有要予並奏對客
有所賦輒難之自此每恨不逮人然意實不肯
下也夫一日之內體有違適氣有沉越情有暢
鬱思有開塞意有合離致有近遠才有利鈍機
有敏淹韻有凝流故非難於構篇也難乎其遇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主

也遇其合作則神王而得於不知所由然興會
所及忽逸發思力之外自所愛賞不願人之知
而快愜怡悅無所復恨自以爲千載者苟不遇
合作則寧輟翰廢詠若強之又何怪人之嗤笑
也然觀他人亦當視予而顧有捷疾成於俄頃
者古固有之一時興遇是不可執以論工拙也
其大要得之自然此古今通論若畫工之解衣
盤礴卽知其爲國工也者彼其從容於一逞而
目中未嘗有衆工也今有欲自擅一代者則於

其身可矣必援他人曰惟某與某者是猶有所
借耶三百篇或出於途巷之人或婦女者聖人
皆取之未嘗有所抑揚自今觀之亦未辨其才
之高下也然則皆遇其合作者耶遇其合則夫
人而可能童兒之謠鮮卑斥勒之歌皆可傳者
不過其合則雖有才焉如詩何哉請無自矜眩
誇嚴人情爲也

喻瞿鵠子

瞿鵠子以飛論非所以明喻也故詭非以順時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主

順時非所以寄通也故冥行以無適無適非所
以肆已也故滅跡以晦匿晦匿未能無行地也
故欲從事於有無之間而不違害不親利不祈
富不緣名不營道縱心之所欲恣口之所言汨
淪於是非而沒溺於塵垢未嘗然下陷之清亦
未嘗不然然然之暴也曹商聞而造之曰順夫
子之行於今之世可使夷險一得喪釋善惡混
罔羅機辟之患無所施猖狂乎黠闇何顛蹶覆
傾之猶嬰吾意哉然竊有感焉彼聞仁義之途

設謹禮之教規方履嚴削已而刻行者盡人毒也而世方驅之彼其聽瑩也哉則吾孟浪言之彼且駭然致其整於我我則奚以造於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瞿鵠子默不應曹商不自得累時蒲衣子喻之曰夫瞿鵠子於道是遊其外者也未始遊其內者也而子猶若是矜於視滑於聽而況乎內外一冥任萬物之自然而未之有已未之有物亦未之有已與物乎且也我既口之矣則人以爲我言之而又奚以之怪彼之楷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我以是非之械而繫我以得失之網也故古之至人盡之矣而未之有言未之有言而孰知其不言之言是以言盡天下而人不知其所以始所以終者乎吾與子遊其藩而不自覺而的然示人以虛則我其猶有存乎其存者不足以存存而是其所以不忘存不存乃我其猶爲人與人作亦作人止亦止出入同塗是非得失相與旦暮而又知孰爲壑渺孰爲無垠孰爲阨隘孰爲污辱哉人冒子之名子以人之道形

書金孝子事

金潮人言其孝行予質之頗符乃余不然復數數爲予言孝子事者夫人之欲顯其名斯世於何不至哉然苟欲爲名高則雖甚難行不可致力者皆將勉爲之惟彼質訥木彊之人初未解所謂名者率已而行本諸中心之誠謂人有親而自致其情豈有他哉且吾心之愛非強爲也知盡吾心而庸知有所矯勉妄飾虛相附嘔爲觀聽美者故卽金之行事顧皆符古之誠孝非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有爲爲之哉始其母病而色憂默以禱祈以身代至刲股以進而疾瘳此能感通之者與誠有所動矣然猶謂其出於一事已則驗之其所爲動不忘乎親其身之淑慎謂吾之有愆違豈惟吾自陷於過所以墮吾親之令名而取愧於隱幽藐微豈無鬼神而誰與事親乎推是志也非有誦習究明師友漸洽席間函丈之功則不及此而金君故以賣脂給養脂之屬草木之滋液也吾不知古所謂牲之脂者膏者其專取之是

耶亦不知古所謂菽與菜茹其亦將取其滋耶
今金君業此而人信其不欺也脂乃大售昔聞
陶漁之事誠亦小耳然人以歸之謂德所感則
然者矧金君固敦行於家事親之禮尚亦由古
之道得之性成亦非學焉而能此其質之粹溫
和醇惟良謹哉彼外不傷其廉隅而內以效其
惻款淵篤非欲人之知而乃籍籍稱金君謂非
薄俗時之季所有者語謂物何幽而必彰聲有
隱而先倡者其殆是也乎予心嘉之爲書此成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警全

人之務全孰不至者於何警哉夫人藏其心苟
深惟身之計不自眩矜侈大之以誰則知之苟
知之矣而言語漏泄有所犯陵傷忤禍必立至
若之何不慎哉故有人有所懷暴之難苟自其暴
之也居之難非居之難既暴之矣實之不繼則
罄竭之恥逮之猶之可也而惟已之肆則於衆
妨焉諱疾護非匿短人誰不致嫉焉而况氣以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蓋之色以沐之怙且伐焉以憑負而驕人始猶
容之以日引月長滋其咎乃機駭於不測而禍
發於所不圖故滅身沉族無類於世者相繼何
車旣覆而馬顛猶疾驅之險陷坑穽不曰我其
更駕而謹操之嚮哉歷觀之古沐以毀成盡以
喪已犯以隕宗識之爲炯戒者已昭然偶感於
季末之事文藝小道昔之能者爲之史巫謂能
通言語於人神而已至於使命專對以公卿聘
問濟濟翬翬見於色辭微有失則謂不能免焉
其以博物爲時所崇以所不知訪焉而能舉以
告之彼固非以眩爲而人咸敬禮之奚其害若
其以而振發於猖狂不復檢甚之剛稜峭刻猛
起粗厲不則弛縱誕誣形儀頽墮自謂任誕其
以傾覆者初豈其心樂禍而甘之哉亦傷於恃
而已矣不知此區區者曾何足多而至此也故
予爲之警曰
天假爾以沆埃而敗之以放宕斯之謂不能有
讓而隨其厚貺予惟是規願慎子之尚

題韓澧州歲詠詩

予同歲兄韓澧州今人與居而古人與稽夷易
簡遠粹清溫文以不言言其言也雍所著歲時
詠蓋嘉其節序而樂乎土風詩人之旨固優柔
平中而時見其梗介特立超世遠舉之踪才麗
美道逸思飄馳縱發韻嫺雅春容加之洗練拔
擢神凝天游幾動化流質渾自成不雕自揆恬
愉冲幽吾何用知其然世有知其然者

贈陳司寇文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七

司寇陳公

世宗皇帝時諍臣也當

主上至明聖赫赫在上群臣百姓救過不暇而
獨抗言得失無所隱其冒譴怒此其誠直著在
昔

穆皇帝時召公荐陟太常公履位而迪恪恭人
天其典祀潔清以昭事上下神祇與所謂表
之位名號之次顯相肅雍人謂巫咸又王家惟
公其在而意乃懷歸嗚然謝免言者皆謂公宜

朕肱王室不當令退

今上召公以御史大夫莅臺事公爲不得已而
起其未上也遠近聞公入莫不悚然革厲董正
爭自祗修旣入而所斥遠者更置者爲之一新
海內想望風采謂中興之治其在茲乎已而復
進公司寇者豈徒爲士師察小大之比制于刑
之中已乎法憲之布司寇守焉爲國章程用不
頗辟固已臯陶期公謨虞唐而贊禹夏乃言惟
服卽公爲政於今日治安之計無不於公是賴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七

人有所望於上則曰是我所願願然願有以惠
我者非公孰爲啓導宣明必致之無壅底哉及
聞令之方下則舉欣欣然相告曰此公之生植
我也舍公誰能知我所患苦與所爲拯援扶濟
出之阨危喚咻嘔拊若是者公雖未秉國成專
謀議握機要司統平任也然南土之人其戴公
也久望公也切故有一善必歸之公而願公之
爲國家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慶公之重德
誠一其心惟體國匡政補民益主夙夜所勤慮

祇惕無時忘者人庸不諒公而亦庸不咸望之乎公也公固不能一日釋天下重負人願公壽考以寧永保乂我固家頌戶祝聲揚溢遍海內而予宗人女於公之子徃者乞言於予壽公予固以公復施德於民是頌是禱今公已在顯列則昔之望已酬草野之言豈敢復獻公壽而宗人子重以親姻故請遂抒所以仰祈者夫天迪篤公以厚命醇固凝承時之顯休此

宗社之慶豈徒爲公者管子云天子之壽以政

劉子感集

卷之四

元

年夫政之平成與年之穰盈是國所以建不拔之固而永隆長之福者也其爲卹胤錫羨宜民宜人光之遠而耿於上爲列宿之昭回下爲河岳之奠不騫不崩悠久莫可諭者大臣與國升降則其祚之延益日引月長又何可計之有哉且公今雖以司寇平邦國惟播刑之迫然若臯陶之矢謨也則於何不至者始則以慎修思永惇敘庶明是一德之交修輔主德端本者乎繼以知人安民則用舍舉錯君人之要其備乎九

德之敘則太宰之事也敦庸典禮則太宗之事也終乃及於討罰臯陶不以貳事爲嫌而亟曰思贊贊襄哉大臣之義固以萬世治安爲謨而豈若尋常居一官則奉一職不能廣慮遠圖博舉兼綜衆端哉故立朝廷之上而百辟無不祇肅齊栗悉心以奉國謂有君子在也詩云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斯實天之眷命我

明而畀公宣敘之也又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則申錫公無疆惟休者也惟詩人之義敬爲公

劉子感集

卷之四

三

祝

送王慎齋明府貢織篚文

夫任土之貢至有夏而詳哉古者雖醇質然黼黻絺繡九旂十二章其施於冕服者制已漸備逮漢以來三服官之設專以奉上者固必於繭絲之地而揚州之貢亦肇自昔則東南固工織之所出也我吳與浙壤接郡歲以郡丞尉一人將事今茲之役則我王府君實行夫駿奔走不遠道里夙夜靡敢寧者固祇若厥辟之義府君

莅吳纔餘一考而在行者屢矣其勤勞又何甚與目

主上恭儉慈仁惠於下土德施旁洽雖我吳其賦有恒爲

國家倚藉不可匱猶極思所以寬之其於服物器用惟上以供

宗廟神祇禮之不可簡弃者始命舉之其他侈奢以備浮觀苟可緩者無不裁節所謂博帶梨大袂列文綳染刻鏤削雕琢采力返民於上淳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三十一

渾朴簡質之化而風之被海內罔敢踰越而巧利纖靡蠱媚妖冶以蕩覆民俗者皆屏遠之故百工之事與婦工微織皆務從其列不敢過美熙洪龐之烈介茂世之規亮丕天之業而郡國長吏皆承奉德意損之又損其於用財也務省用民力也惟恐過苦矣况我明府君抗節矯矯不徒自厲爲廉清而經慮審精措儀畫制通變成務所以圖濟者敏識淹量應機投會無不詳贍而於斯行也雖主者各有司存章綵縹紵朱

綠玄黃

衣服典制無敢不蠲潔致其力而府君劑量其間制其中而用之美煥鮮澤則有加而費無繁事畢集而工不告勞介於途必且過邁迅往可日計其旋輅役豈淹時哉其往來甚輕而便事無煩效於王府克有嘉勩顯功聞於

上褒進加律寵秩厚命固受質者課最程能分所宜然特以明府之望既彰彰如彼卽且遷敘恐不復久借我者故人尤攀戀不能釋日引領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三十一

而望且我吳比歲不稔實賴長民者懇惻乎惠安全之矧今之災患又甚於前數倍人心遑遑不知所定計王明府雖行其念我之阡危於沮洳藝植之不圖而滔汨湮浸民用蕩析離居思所以援出之者豈頃刻忘哉故人咸願其旋役之速與我郡邑諸長分猷共念拯斯人而安燕之固封畧而預他虞也幸明府君因行而爲興請命則是役也豈非我所深願哉

送李山人還滇南文

李山人薄游於吳淞已累歲前者蔣大夫爲予言始知之山人過予則見其敦敦佗佗狀質謹無繁於辭問其所以遊則以醫其診候論病與所爲治皆精良非自眩以遊談小辨歷抵干請者予爲導之他所亦多取驗然所獲蓋少而日與游從者皆食焉山人又不能若彼詭時諂曲妄要者之無不入也遇益落落故弊悴於吳久之復之浙去踰年而復來初適浙也云不能以月數卽復道此返楚遂之滇今乃逾期猶未戒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八 王圭

行問其浙游當快意耶何悒悒若此且盡室寓楚望久其子及一孫來迎今似不可淹者予雖欲留行其若山人之念室家何山人乃色若重有不足者云浙非無當也往來諸貴人所其贈遺者爲客之仰食焉衆是焉得贏者且吾游以道術命行求有道者將徧請焉非爲得糈謀也故遇自謂有所通解卽從訓焉微有合則傾遲之隨所有悉以給資費不恤或其人有所之則追逐不捨往往困而後返卒未有所得也蓋今

需術多誣罔雖其人亦不自知固有懇至專篤積之歲時不懈亦頗著怪異若與道符者然小有驗而已其途轍萬殊始入之小乖則相去遠而故非無好之者而亦非無悟明睿敏隣幾之才昭朗高亮徹通之辨而遇卽溺焉驚謂此其至靈所授耶遂折下卑禮焉雖貴勢顯名尊高不惜屈已忘分虛意接遇惟恐不至使誠得其人則何論者昔漢武人主也猶云使仙人可遇吾視去此猶弊屣耳則餘亦不足云矣特昔人既竭天下之材力聚天下之言方術者而又以上智絕識特賦殊才稟具尤異者總覽於中博慮遠思微探奧研自非有質要可循據者莫敢至前然而求之沒世不可見者此其故何耶無亦違會不可幾冥契適值靈期緣際當其符合固有不容庸力與其人之素未嘗從事者一旦得之謂運之將開而天啓之邈不可知所由世乃恒有之人見其有成而希慕之則未知其分之當不與幾之淺深而又何責其必能而易其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八 王圭

授受哉李君固好之行天下幾徧而猶不已今
老矣其子孫跡而訪之意亦可哀矣此而不歸
不其大惑與李君初嘗仕爲縣尉固有秩亦以
延接爲方之士故微祿常不能贍今而游復困
至此然其志初不移惟恨求之不至而或聞其
人未得覲見也駸駸不可俟而賁此銳上慕說
無已之念其將若之何予謂君姑歸耳彼有道
者亦屢嘗試人試能過則此其期也廼與所嘗
識李君者共爲一日之費李君乃惻惻而別

劉子集

卷之四

五

壽韓宗伯文

夫以文命者九六而昌是數之刻也測者知之
道之浸洽潏淖纖濇無不在是以勝權多以久
則非數之制哉故其生之也運期命之所識而
標會逢世昭受任持祐綬無前之休而延浹廣
遠之烈沈漬浸溢膺備者符文之所不盡列象
數亦誠不能知哉語云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豈
徒用之不竭昌我鴻長之運與時上下者夫亦
其受命之隆爲天之所廸篤其載遐長荷百祿

平格保乂以永世滋大越丕天之顯休以祚我
邦域是其身享之者固巍巍若是耶夫文者所
以統世振民緯經人極靈承天施藻緯象章軌
準百物者也故綱維所以立經法所以垂舍文
焉賴者宗伯韓公故天之所命以紹文經纂洪
昌熙化育闡譯述敷朗潤廸造者哉夫自其始
之出也既鍾之百六醇精之蘊積激凝厚和敦
固故將有以畀之隆成威用之基顯定生民之
業審修謀用立常備能以爲天地之紀故公於
時初構開運則奮驤五宮選服法從厠疏廟於
內朝陪鈞陳之列侍甘泉隨法駕而所雍容其
都衆獨心儀公不致並

劉子集

卷之四

五

上亦特簡知俾入直 法禁以經義典制大
訓謨烈日侍講習漸靡啓廸交修罔間用能大
有資藉補裨祐匡勸進翼勵謨明弼諧故所
寵賚眷渥褒進錫與見謂殊常之遇又今典主
衡士紛集者皆自謂誦通而所推擇銓鑑惟允
稱得才盛一惟至公哉方且爰立作相踐位端

揆而公以親老爲念祈出而南故雖晉秩孤卿
之次而人猶未嫌謂不置公左右而違遠

闕下者是未諭公之孝誠也公欲亟省其親無
不至且暫徹而從娛悅懼養惟庭內之修而儀
刑在焉宗伯固禮之所自出也卽九儀之建以
孝德興在位表署之攝所歆動於神人者何若
哉且南固

國之始基

宗廟在焉宗伯之所莅事所謂以禮樂合天地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諸萬民致百則是公
之所秉文命以宣導之其功烈則耿於天英鎬
京辟雍化之所自流也公之莅臨遠近何間哉
然此自公保相治典以佐匡邦國之始也夫天
之右序我

明卜世茲萬間界公以純熙茂明駿大鴻龐之
烈醴格平成迓天休於茲至將厚培國之本根
而苞達其華英其有壅底焉者燮和之無或闕
遏不遂以究於延永敦固涵游渙減瀕濛鴻綱

者其何紀極之有昔之頌君子者曰眉壽萬年
又曰時億時萬卽國之曆祚無疆不有君子者
與之升降其耆壽老謀時以亮章格又彌縫缺
怠而振發其神氣者乎且旣其勤之未有不身
享者則福澤之綿綿延衍美盈溢其又可得
而言哉予固宗伯之私也然景榮名而嘉顯遇
也不能已於詞遂歌以獻曰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

慨萬方今祚延昌迓和醇今迓吉康肆穆穆今
璆琳琅玉鏘鳴今佩瓊芳爛昭昭今時未央顧
君子今爲樂方情欣欣今陳浩倡氣發作今和
柔剛秦棘下今會三象惟音之博衍今焉極
雜代秦今驚師襄震宮庭今馳聿皇高駝翔今
安所延天門開今洪宕宕乘清氣今立速之帝
所今沆閭威文章今陸離誇予飾今方壯佩姣
好今非非薄翱翔今相望耀前離今永都入太
微今曠濛眺北宮今放娛與九子今揖讓贊帝
猷今弼宣載陽德今洪苞紛總總今垣市荷天
紀今昭脫翳疏屏今達嚮衆不知今予所當附

飛龍今麟麟指招搖今直上從傳說今中關借
夔龍今寅亮平成天地今休嘉承宜釐今廣廣
負耿介今能忘惟信修今是仗清釐道今飛塵
服五車今有抗輝千齡今不可窮幹維繫今浩
穹作修輔今安屬永馮翼今我躬藉風雲今乘
雷炳列星今隅隈播迴極今旋轉烈顯功今不
丕聃鈞鈐今司直赫天乙今共推制文昌今匡
衡儼挾倚今帝臺亘迢迢今貞祝燭煌煌今上
台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三九

題余不然春秋義

昔春秋之作游夏之徒莫能從焉則小子何敢
言然竊志之久矣夫夫子以一王之法假之魯
而誅賞之命又若自夫子出也故人蓋疑焉而
夫子固曰吾以道命來世也夫道在焉則是非
與奪在我而得失存亡之戒在萬世雖假之也
謂之曰可以權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後之傳春
秋義者非不各有指焉猶之飲於江海充然自
謂足者率其量所受也余不然晚好春秋而讀

諸家言謂皆未盡者何夫義以事著而事以文
異事固史也而義則夫子所垂教者也或曰其
文而不得於是率以已參焉則名曰解經而實
乃盡經夫經何能盡哉昔固有云若雲之翳日
日體自如也而莫甚於宋儒焉者宋之儒也僻
好深求異說以自立義或散亂其辭以錯綜之
曰以類從也或鑿深之以爲奧隱者或妄議所
指而誣焉者夫經之言故昭若日星何不可知
者而說僻其辨艱棘其辭屈折其旨以爲夫子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之微隱而不盡者意各有出也夫文同而實異
辭在此而意在彼者固也然隨事著見美惡不
嫌於同則以意逆之無不可得者而亦何隱之
有而亦何微之不著也余不然乃病其枝而欲
有所刪裁夫刪裁故非不然任也而易簡之旨
則夫人而可與知以夫人可知者而以讀經則
經之旨未嘗不可得而謂能盡其意則猶前所
謂飲河者腹果然實矣而河未嘗知然不害其
爲得也則以其意而爲之疏謂之余氏之經義

不可者且其所議宋儒則亦無足罪也夫固謂之宋儒之經而姑置之而曰予所見則有然者同不同奚論哉且左之釋經以事及夫史之存者也公羊穀梁則以其義然猶之乎沽也者何也文之易見者不必疏而義存焉者則微標示之而事亦間從焉或稍異於左者故曰所見所聞與所傳聞異辭焉是公穀之意也是三者去夫子未遠者也其言可信而尚疑焉則餘又何怪也故諸家者皆存而不論可也

劉子成集

卷之六

聖

樂山吳長公傳

國家之曰日引日月長年歲之阜登方土之熙皞者何以明之無亦惟是軌里之有耆艾長年敦誨正俗秉禮不貳之老以率先教導罔不格於天用能召之和德興厚化哉我

明肇宇內二百載治洽政成卽所涵育罔不逮而鄣故圻內舊邦多故家遺族若吳謂自延州季子以下而又近邇唐以來遙遙哉胄也克安長公仁其可稱介老哉自其大父時則以鄉之

長教於州閭發聞於上世載其德公少則從父賈所操奇贏以誠壹臨之故見謂廉賈而所獲亦時過當其所行賈則南游目於閩隸之陬而北之蓬忌之藪與吳越壤無不屈而曰凡物之估吾已得之矣輕則見洩重則見射是惟務時乎吾與時上下而衡準百貨使無壅底者卽環籍而應或騰涌焉勝簾屑糗其害於而歲吾所爲通之四方使吾土若衢處得無有闕者與夫幣籍差肩而立而所獲常饒此豈非智計之得

劉子成集

卷之六

聖

哉故曰賈之道仁義存逮既能給足而所謂推分務施恤人之匱急人之急保任植立之無間親疎皆有義恩則以其暇修禮焉夫士祭於寢雖無敢過今茲之隘於址垣廡之安不旣襲與則與其仲謀卽高塏而營之高門有閑曰是惟吳之先所俎豆而享祠焉者又以族之紛未有統理何以合而能分哉命其子邇自始遷系而別之因以及遠而後益繩繩其追孝於前合族以食見於宗人瑞穀所著文故無不鹽長公之

爲異夫彼程鄭以貴雄者烏知所尊尚哉且友
弟之義與事其母者皆人所難母老踴步不敢
忘侍膳養不離寢弟之孤教之若已子爲居室
亦視其居而異官焉無私財其能讓也外王母
無養則事之沒其身厚爲之歛所以飾終者寧
過推而新故在遠若近戚藉之麥不爲則懸貸
以濟而其奉已則厲以清約不爲華飾器用服
物取其質無鑿琢刻鏤綺績文組食飲雖饗人
之養不蔽於此初不知其身之處膏華也郡大
劉子威集 卷之八 聖王

夫於正月之朝察於鄉之復事者有好學孝慈
資仁行義者僉以長公聞遂禮爲三老延見訪
咨躬醴而尊之以風養於庠以賓禮接按使者
循風俗訪問高年則又以公應特旌異以示甄
別淑慝而長公之賢遂動於遠近無不傾廼愈
益斐斐曰吾何有哉其以此加我也素所率履
自意所敦非有所慕說爲之必我也者強所不
能而冀名乎長厚則雖更老乞言崇之以隆古
之禮我能無慙焉故人愈不得公所嚮公故嘗

學其資明開迪茂識冲度式能超之而於所遇
因應無窮初不局局然謂此爲我所習則爾詩
歌之道雖雅不爲而亦好之不厭時時有所稱
說學其子與弟之子以儒亦躬自肄以督厲之
二子既有成數推上未被選也而名已起其爲
譜學也見稱爲核今茲玄月子太學君從章介
瑞穀以來夫人能自達於鄉使人稱之以逮於
郡邑大夫觀採風俗使者咸欲薦聞以遺逸之
老接此自時之教化洽欲以興民行作稽中德
劉子威集 卷之八 聖王

風厲來者而鄆之俗好氣立慎不冒卑卑施於
倚辟故多節槩感激豪舉而尊老尚德則有由
然矣在昔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世之陵踰於
何不至不有君子其能知禮讓哉夫坦氣修通
以敘時德之節予每三致意焉故爲之傳長公
以復於宣仁之謀

贊曰猗與長公率茲有常玄墨是遑孰可軌量
洒濯之光漸之洋洋聲問則休和協匪匡大揆
度儀有橐園疆衡德謨充局於物方訓爾義猷

式惟章章庭內之修貽燕則祥抑抑何居惟慎之將廸矣君子允也可望用惕而象惟風之敝

瑞光寺藥師山房化緣疏

夫道成而後魔作業高而後魔盛故佛猶不免於魔魔惟定力勝之今此瑞光寺者肇自有吳迄今其更歷亦不知幾何變矣所可知者宋以來高僧萃止建立法幢鳴大法鼓法侶雲集聞於後者不勝數沿元及我

明登座者多宿老名德預流大士故盛我吳而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甲他所四方參請自遠來赴而殿臺壇宇皆無所更措廊廡及前殿舊未有亦不知自何時廢邇歲方興立宰堵波亦常戢治復墮乃飾工庀徒將一新之役且幾就而魔作矣夫魔之興其變多方或入於人心使顛倒狂惑或中於事使罹彼不祥故浮屠且漸卽工自杪顛而三成已訖下乃易爲力而中微施者亦止則命役者既懈莫之敢承重以夫布之變天災流行魔實甚焉今擬償負藥師佛殿及本房皆將抄估幸

郡邑仁明除殿宇外僧寮藝圃擬價斥賣此由

報業有定遷劫遭適然業本無常劫亦烏有故

知魔事雖盛亦兆道業將隆凡我信心無徒慨

嘆夫替興迭代事歸於冥運或非數之所詳而

異變頻仍起仆錯互卽昔之危構傑立烜赫崔

嵬連延綿亘而孰不泆成泆毀若存若亡抑或

偶會其時並非實締乃據爲磐石虛擬津梁斯

實執之者妄有焉者滯又若任其自爲漫不加

之意此弛廢之所由滋怠偷之所以日長也夫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四

地上宮殿何預天中而引繩纔始象構已成哉固知惚恍之表識度之外自默有所裁信非人所能喻而亦非智所能將也况若慳此至微貪奉養悅居積吝生有已愛溺戀常惜貲斲費其爲蔽愚膏昏沉荒舛誤乖惑之極豈非重可憫念惻傷哀其無識一何至是哉故我

佛垂慈弘願兼濟開闢此途曰檀波羅密者夫

施之一義雖曰粗行未爲細微而克極之至曰

無不捨者則係牽之私已能悉屏根株既除無

但克去所至愛者莫過於身而身尚可捨則業
何不臻哉今此所需顧亦非巨有能獨任豈非
良圖雖則因緣亦由會合況於此依止者又本
出敦勸初無成心若周遍請助踵門募施既素
有所不爲亦恐瑣猥繁褻非分所宜故特求之
宰官長者善信居士捨所至難割斷彼貪嗔癡
昔天衣寶冠視爲黃葉頭目家舍輕若浮漚今
損所有餘或強所不足快然樂輸不生染著不
復較量成彼勝事復此禪居其爲利益多生浸
潤來世功德不可具陳且朋友尚有通財況已
業豈容評薄若昔貧女慚其無衣晝不敢出夜
潛往施舍米尚獲無量福此先德所傳豈不真
確至如金地寶階孤園靈岫使輪王傾其府藏
罄其國土事具往聞誰不昭信茲因司寇元美
王公勸予爲疏夫司寇已高證道階生補處菩
薩其所措懷的不虛繆故予畧標事端粗陳梗
槩非不能普說曲說橫陳直陳遡河源而倒狂
瀾抽梵筴而唱音果也諒各能懸解故亦無煩

劉子載集

卷之四

四七

爲說偈曰

冥契非謂誣 宿業有宛對 滌除不在他
昭報誠難昧 往昔睹隆崇 一旦成荒墜
非人亦非遇 遭罹言有會 性能亟施捨
身命非所貴 指塵計積累 不但消滴惠
鏹湯累千鐸 亦非銖銖類 比之體髮膚
渺輕又何謂 一切能盡捐 功德信爲最
保此欲安歸 撒火若星碎 流曜亦暫光
須臾豈勝慨 世締不堅牢 往來迷遞代
何不種福田 及茲又焉待 况從宿世來
囊中不可載 往愆與近時 參會發乃僂
若不藉信心 投誠急懺悔 啓告佛弟子
哀憫有先罪 所有竭信施 無若斷情愛
當得超世間 成就無量慧 况茲魔劫累
縻起徒紛潰 賴佛功德力 迸散無復在
今我爲廣宣 無事三尺喙 願爾發幽蒙
速消諸障礙 出爾金縢帛 助成大法界
償費完夫征 是不名假貸 孰非履率土

劉子載集

卷之四

四八

况亦安用諄 事由舉手間 亦不容眴眴
既煩貴宰官 賢豪長者輩 舍宇遂依然
苑樹不殘刈 運期云正當 稽首稱仰戴

王少卿類姓事林序

姓氏之系人之始也義莫重焉顧今之族姓如
莫之有考焉何哉夫古者因生以賜姓胙之土
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
則有世族邑亦如之則姓與氏之分所由肇也
帝王之子孫其得姓幾人分而爲幾族而諸

姓之

姓之

姓之

侯之國各自爲族故有若戴武宣穆莊三桓九
宗四正之屬曰公孫公伯公左公右仲季百餘
姓而大夫以下以官以邑愈繁則愈不可知在
周以前則然遠者至無所避宗周乃爲之制雖
百世而婚姻不通故曰周尚文者固無不辨焉
而况於族姓尤所重哉遭秦削去圖籍剗除王
侯世家惟世本存焉則太史公所採而姓之著
見於後者於此昉焉漢文諸帝王自是而代有
譜與夫庶姓百家劉湛王儉賈執王僧孺之作

姓之

姓之

姓之

不可勝矣嗟乎今之族姓則又何泯泯紛紛散
無統耶王少卿擅才淹識與學精辨窮研宵探
博稽微諗其綜極於邈悠而該覈於宙合則於
何不貫洽洞通兼舉贍備者廼以姓字之學代
鮮詳焉故搜引採綴闡譯敷述類其繁委浩衍
舛雜龐錯散亂散佚復繆不可悉者參伍而備
陳之必著其所自出與別而合絕而續離而不
殊始同而終異與夫邑望支庶疎近疑似譌冒
遷削改易姓以彙分而因附以事以著其代者
蓋姓名之同如兩張禹張敞杜鄴史岑之流非
因事各見則幾何不素而失次者况夫猥瑣幽
陋單微渺蔑不有所識之其能旌顯暴白表章
於後哉故過索之史籍圖謀地記山海郡國汗
竹簡削韋素赫蹏鉛槧無不鈎致摭拾靡有所
漏缺逸亡之以卽自昔之爲譜者於是最其太
都而有所揚權掎摯察析審請究出之事之前
後相發而人之賢倭忠僞誠邪曲直無不昭然
可一二指數雖隔以千載而歷歷具睹緒之焚

如若亂絲之糾縈而舉其端必及其委緯經條
理暢疎融釋若挈領振綱排根達枝渙粲彪炳
盱分或燭勒爲成書是豈徒爲一家言哉固才
性之所挺而自昔所未能甄者也夫經固云有
美而不能知與無美而誣焉者則人孰可不知
其始六行事之實而或至以之矜其門閥人第
而有綺紈介冑膏華寒素儉楚夷夏之辨務相
陵籍而至於限以清濁流品高下久近而販鬻
婚姻虛自簡貴其風之倡自漢之末造以逮唐

劉義集

卷四

五

之初而尤盛晉氏以過江先後爲差抑揚或過
遂相垢病涉世守官銓序升降皆以此等殺而
失秩踰次淪夷替墜尤怨興焉至懟嫉忿恚謂
非憑依怙恃驕而不能降降而不能無憾憾而
不能矜之由致哉唐太宗憤其然命爲更定而
皇族猶抑在第三是將遏之而愈益炎者夫人
實能以其族重族何爲者顧以而盈溢汰侈寧
不墮其先業哉自後紛擾譜牒遂泯今之傳者
益寡矣史游急就微著其畧劉向世本以下譜

百家者七譜帝王者六以州譜若冀州江州者
九以家若楊氏傳氏之屬古所見譜六十八部
而劉氏居七唐以後元和姓纂獨存姓氏英賢
時見於他所採若姓源珠璣宋以降書蓋不足
言今惟鄣阻隘立不被兵故多世族其世系承
傳皆可考亦各能推邇其先至唐以上若我吳
僅推自宋之南且亦若存若亡少卿固鄣之華
閥乃撫先古及今之功臣世家悉網羅其闕失
條貫脉絡支繁可尋者盡綴之篇而列其勲伐

劉義集

卷五

五

勞勩節烈志行足垂鑒者使人得以光昭前之
令德而身取庇焉且自昔賢聖之裔固有神靈
憑焉若之何不祀忽諸以自絕於天此少卿類
姓之意其啓人追孝於前賢無窮之恩禮之同
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使人知反本
也者其是物也夫

送陳定菴明府遷戶曹序

陳明府凡兩莅吳前後幾四年所初以吳濱於
海裔夷或窺我設守焉則以明府雄畧司之繼

則以吳水地也水潦之不時不能阜滋百物而
生之嘉功故復以明府臨之適比歲淫潦焉特
浼浼促促塗泥至數已哉往之歲陰猶淹雨而
不害民糴粳稔漚通瀆提闕斂穫僅僅不大匱
供輸且以取給其中則四方之轉穀是賴尚亦
以有明府爲之拊循咻勞植立之故雖民食一
升以上而未虞不有康食宴然稱熙靖者孰非
劑調約裁安戢之及哉若今茲之淫霖則自昔
所稀構元二百六運度適爾適以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上之德罔不昭用浮於時則水官之得修其秩
而捍防障壅決塞之以移之四隩固不能任商
下之性而有所排治然得免於墊昏僅而完全
非明府夙夜勞竭砥礪鞠悻則曷以至哉故我
民人之不徂厥亡出適惟恭生生祇上之事以
無恐者有由哉卽前茲江陵相在時以刻切爲
操之急中外孰不栗栗惴惴行度田於吳罔敢
不殉其意欲增長之以溢於賦公受檄監督能
與人之異獨主於爲惠不肯盈於舊有所檢括

出之以深索爲功旣而以新賦爲未咸也卒從
其故所限名田人以明府能持之也莫不歸德
嚮服且海邦沮洳寇出沒無時而自其初莅事
卽懾威惕息彼湛灤濩渭之區非可關枳限讓
詰幾禁而夷舶無敢睨視我乘蹻絕徃氣之所
壓陵非犀革牟綬能使之折衄奔蕩也卽敘獻
琛固政之需流洋溢迨茲哉初奉問馳赴不暇
竟其惠旣終禮繫民之思冀復推擇而來覆露
我也嚙嗜而語安得育育君子乎若人者聲徹
於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朝用不違其願故尤欣欣然奉戴夫素所格孚
則化易遵且明府惟清穆夷澹端委而治固未
有所罣牢持之發摘探距揣稱計數術用顯有
所出以震眩暴之矜其才明而刑名比詳法議
動威密如茶之令以羅致之也然綱維之任罔
不畢舉而事之情用無不得其措施非有恒心
順事施恕因其逆而疏之外而於之發於機之
駭而非預引括待也若決潘渚潰泥滯沛然莫

可禦而人咸引服傾悅歸向豈待畢景哉夫吳
固劇郡訟牒委積與部使者所下文符旁午詭
民刑弊百匿之害成不勝繁而都尉故佐守爲
政雖各有所主而通若一體若斤斤其察理亂
絲而棼之則日亦不足蓋惟臨之以誠一虛中
以俟其所自爲故無所勞於訊掠考竟作重劾
繩之任彼所欲逞烏能遁哉若明府前所與同
事者莆朱府君後則會稽俞府君皆與明府同
心同德故與之共貞而一體之效無間然方獎
恤荒饉冀同於父而遽擢司徒屬以去不惟諸
與同在位者惋嗟惜其指顧之助裨贊美匡朝
夕所與砥者而民庶汪乎無所津涘以自洒濯
沾溉湛於謫也其何能以燕哉今明府行有期
惟是寬全之令將大紓民以衽席之猶繾綣爲
吳深慮故我亦庸不遑遑若捨其慈母然馳走
不知所控者而公之門人汪生元勳適以明府
前宰三邑皆有仁愛邑之父老思之爲勒石紀
其治效者示予予固將頌言明府之恩我若益

劉子虛集

卷之四八

五十一

州之講德傳之當時致明主及席者及觀彼邑
人之辭則咸謂明府誠厚長者不以治辨作名
譽而德入人深在所皆然夫名不虛附就丘民
而可僞動者予固不能數數其得接也蓋寡然
每見輒傾其醇溫和平仁厚之色使人消液胎
蕩忘其所言而輝被漸潤之及則遠近同所傾
逮若風之沛離四施感暢條達翕赫無不靡者
豈知所由哉而明府顧抑畏謹諗視若不足者
且博窮載籍於道術經法象數典藝靡不貫該
則於政體機勢章程今憲何有者而未嘗輕議
損益更革動搖之所益一循舊而化裁之妙則
矜嚮若神惟時著之篇詠者稍益示之意予則
獨承明府特達之眷異於常故因汪生之請抑
亦若予所爲思云

劉子虛集

卷之四八

五十一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九 太霞草之十七

長洲劉鳳子威著

與季朗書

孫偉亮僑孺校刻

昨奉書言公已旋返不勝愕眙夫公卿不下士卽下士而未得其人風之渝久矣間者聞子於游乃爲諸公所接遇甚殷謂三府版授微署此特所以待次賢非所以禮子也必且進之

朝崇以超躋之選私竊幸甚幸甚旣乃聞當以次補吏六百石鄙又竊有以窺當世之心矣豈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九

患子才旣殊絕漢廷無能及者一旦費用主守將有所圖匡前之缺究施覃慮不憚改更易置造作功業抑謂奉典甲法令不敢少有損益雖一命以上必檢故事乃得授耶抑非常之舉常人所駭功未錯於耳目衆口未得調亦欲姑試而以漸進之耶若此者以常情議之耳今當路者明而習於治賢而熟於計其忠謀篤慮長駕遠覽必有異焉不與衆共之者也然恐謂古之道今不能行今所謂銓序之法選造之議進止

皆有尺寸必如是而後無隕越於下必如是而後無陵奪於上必如是而後無湫底怙憑壅關之患是特吏議之牽於文法掾史之奉上也卽使一如令而益於治也幾何且常欲久其任矣亡何而法遽變是特以爲蒿矢焉滅弃其令也且闔胡不云

烈祖之舊乎雖設選舉法而所用乃出一時或一語合卽畀之機要重任何暇俟歲月考上問所由乎今旣歸子於一日之間吾試譬之世之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九

知子也故昭氏之鼓琴也其令子之須次也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子無謂用舍進退無與乎絲桐之間也且使子習之久而進乎方且進而復求益方且黷然而深思方且得其志之所出方且鈞諧以鳴方且往而復復而不亂方且秦之而風雨清王道平方且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方且改弦易按廢一於堂廢一於室且若是耶彼且以田連撫上成竅徹下審聲師洵若魯遽調騶忌子以見是未始洞越於音而甚無當於鼓

也又不謂深攫之而疾勾之醪之愉以應官徵
壹以制之詘折高下得自爲秦哉然此皆窺言
也故亦以窺聽之何預於士之所爲執負者書
不云乎招世之士興朝榮民之士欣祿攻難之
士矜勞砥名之士奮節辨說之士執構名法之
士廣功遠汚之士槁枯厲脩之士貴際一曲之
士敦已上無交士之禮則名譽不聞下無感奮
之意則不顯其業故自悶於獨道是舜禹所不
能勸也願慕於外者焦灼竭瘁不之顧也世無
劉子威集 卷之四九 三

與郁人文

日者西灝沆碣秋駕方騁想吾子宅憂何能爲
懷僕少所相優相狎者俱藐矣惟魏季朗在江
介今已復入燕行李之使不相及矣滅矣沒矣
不可追矣季咸其可就語哉識公誠晚可與道
冒臆者舍公誰元美誠入道然觀其述作語津

澤典制官秩爵謚崇庠類名法家言其不能忘
世乎僕素薄於榮勢雖度數比詳未至無辨然
多邁往遺落邇從外典綜空寂祁滅想未能耳
於去來長短數庶不累乎特餘習在喜談詠手
筆間作忽忽不自知此亦道所禁無如未斷何
時復懷公亦緣玩弄歡適非此則無故公可與
寥廓游乎卽潛昧復顯若寤寐然恣所之何等
不可者吾豈局局然有方之士哉苟未暇從則
且爲一日娛輕凌倒景覽觀霄霓姚冶變化歛

劉子威集

卷之五〇

四

忽宵深見美光黃氣無謂人將疑我不能卽有
所擬其能測我所出哉又不則論九臣十四臣
荆巫媼覲喻鬼神之事乎然吾又安能役利細
民鬻海幹山地淳鹵耘莘取稱息作生產也吾
子視僕雖老氣不能稍絀下舉世無足當者雕
蟲小伎聊可寄耶若欲湛思默慮幽索奧研縱
尋徃初積以歲月成一家言以貽之後僕亦未
屑也古以文命者其以名聞於今固亦僅僅以
其言傳者不猶鮮耶傳矣於一時或未信而能

信之百世乎所謂不能行於當身則天下與來世可知矣故謂郁子無自勤而僕自不免是自爲者不如爲人也不遺子嗚噓乎邇殊爽爽欲與景氣爭寫子能一過不相與少肆橋厲以妍笑盤礴矜抗傲睨舒發吾鬱鬱者敢重與子圖之

僕一見子以爲絕倫每向人道子子素傾王子先請王子王子未嘗奇子也僕固易動耶且華君仙者僕往請王子亦未嘗及也當故有意耶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與郁人文

日夕以冀辱貺臨之乃聞儼然在衰經之中使悼心失圖太夫人幸安當貞卜永享云胡不淑未能奔問傷如之何董遣一介將致纖纖之帛進不及穽禮猶可未遠乎幸吾子其不遽絕也哀無乃近毀乎太夫人幸哉有子可以不歿且人有親而思致其情誰不如我未有敢過於禮者吾子亦幸少安彊食余所見無當余心者惟吾子之以敢不用訊人之佻佻詭匿其衷而竊

飾其辭冒昧以逞務盈其欲余每不忍况稔見之若吾子齊一尚慎辭哉而不克從吾誰與者雖吾子嫺嫺在疚然喪亦不可久也天感子以所不能解而慰子以能終其親孝莫大焉未嘗一日置養也於鵠羽之詩何有哉總總則爾猶猶謂何苟少領之請奉以無隕

與郁人文

僕不昌於辭當由老耶是可若何然意所存猶滔滔汨汨靡若流瀾不能自遏是其溢觴耶其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六

末流殆濁穢壅底不可漑治故人謂我不嫺辭今赦予所不知謂是其鬼莫何足存者予實病之欲盡削去復創闢一塗經啓別道異所從出若書所載咸弗崇之鑄唐蕩虞鯀殷漂周廸造爲範使選言綴辭爲名者惟我所開軌於我不軌於古且不戾於古光於今是其可不務乎夫屈折上下蕩陵漫衍汪無涘也崖隄巉峩峭峻削立變化不可概誦詭詆恣諧辨倂肆給捷昔之人所跨有併兼傲睨者吾據其要領而號令

易置指顧使之惟我所向我左肱迫於若木之陰而右啓出於王良之野恣且乎霄霓放唐乎宵渺蹈乎無人之域旋乎無有之卿彼且鞭捶驅策伋伋馳驟欲軼我塵而外彊中軋顛蹶不暇而敢望我乎轍跡之外乎將震蕩心神迴瀕潰瞽遑惑悖亂而強曰我所之何易之焉有者我則以爲夷豫坦直康莊孔道允矣往來百爾所思不知我所之而妄詆我瑕纇非訛我闕違彈拾我越汰毀議我艱棘抨許我遐縱揣量我

劉子成集

卷之四

七

得失覆罪我滅弃舊程而滔踰盈溢何所不逞是我則然矣彼之湧湧內之稿枯窮悴無沛涌淫溺混混有源之勢而寂淡寥躋陳陳其朽腐而自謂能不則磔裂襲蹈寄人藩籬思不鬯融而語不遑舉惟以耳學眩於取舍吠聲拾唾附顯者爲名假其封殖猶之佻佻矜厲也何者如人氣不充其形則尪悴羸瘠式微且腫何爽精之有乎彼才不能決潰橫流逸襄騰作灌輸兩涯隳毀隄防跳出債興時敗銜勒而局局焉自

窘幅尺誇其寸長以語無方之士使必如彼爲是則彼何不能從我耶嗟乎郁子子於左氏幾似之矣願假子之靈以攝齊之子無讓主諸夏盟侃然率鍾鼓之師聲伐糾慝致其辟黜削懲艾文告詰責申之誓盟則僕請莅牛耳此敦史之事郁子其紹光前烈無曰人之不淑非我所知也予竊有虞焉

述語

歲在實沉之次月在析木日在斗柄時寒管且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八

盛水之司晨而月與日皆在北維此令之嚴凝閉藏之候也乃郁子儼然而庭辱予相與讓登喜可知已及席郁子興辭曰某吾子之私也敢賓焉者予曰某非子之賓則誰賓者敢固以請郁子卽席曰某辭不得命則請東向西向予作而曰不腆先人之敝廬僻陋在遠道弗未掃除吾子辱臨之不良苦乎郁子起曰某拜吾子之貺夫歌以發德至再焉某固不敢承其敢忘吾子之惠抑詩曰矢其文德又曰德音來括予則

何有其夫子實備之矣某遂進而曰子與納言氏故乎言乃文之著也不自大夫將所乎大夫斐然於辭者也子於文曷徵乎夫今之文靡焉爾已靡者文之發越已極蕩而無止乎古者質則推魯焉用而氣猶渾渾乎鬱積旁臄充滿乎文越則質謝子曷稽哉所以爲二大夫者以其緒語我郁子曰允哉子之言文則某所志焉爾已夫古者周旋唯諾揖降進退動容之文也盤盂几席宴豆俎簋享獻餽食賓姻酢酬之文也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九

聘問造請覲賢謁遺交會往來之文也抑吾於二大夫所不惟禮焉是務而敢有他其有辭命之及以宣述其衷敘陳物極考度典懿酌劑損益衡量輕重斟酌華實軌程百事敦洽百嘉吾未嘗不預觀焉或卒事不規吾所不知闕如也抑心所謂否其敢匿諸有告者曰陳子門焉予三肅郁子問所自陳子曰籍吾子舊矣未之能識乃今而覲與郁子謝予曰二君子皆以文命者也郁子命予無或不哀然予聞今之人惠於

口咎乃厚其毒茲久何幾之預有若夫子憫於辭而不出諸其口士也游於名駕而之四方勢之卿大夫惟言是覲妄意時之所出變乃不可知以矯虛詭得所欲盜世之所甚美有顯聞休譽施於身是能無殃乎而幾以壽寵得歿夫子日潛於幽惟默之與休名固翳如而曰人聞實難已聞何害吾寧以吾之昭昭而患人之不聞乎故年及之矣卒弗有所眩矜屏晦荒遐單墮若將終身焉吾則如子何哉陳子曰若郁子游其天者也名曷預焉而以奸其中哉乃今知所謂文無待於外哉二子起辭予止之食曰藜羹不糝固野人之餐也敢以羞子二子曰若吾子食之而寧歎不足乎旣進請久二子視日已在奄中遂宵焉魚鰕不加於前而二子飲其醕酒若醇醴啜其芼羹若大烹焉厥明乃辭

與郁人文

昨得奉談欣止何限公溺苦於學愧信嗜古選言必左兼商轅周方今一人耳僕僅泛濫譚家

世乎未有畔也豈所望吾公哉然舉世所傾不
在茲也而若茲公者豈憤於聽情於是性粹思
無所分者乎故願一吐憤懣奮迅激矯自效於
公前久矣公乃過而辱耳之乎夫今之華詔也
固矣其羈繫也完矣吾獨不與衆而生以奉交
其產衆之口而萃毒於躬也滋深矣故輕於用
訊者不長而益於非有者不久故願與公之論
之也夫僕豈匿詭胸術繆戾無當者乎抑遂與
公獵隧踐登乎卽公讓而左僕讓而右震哉氣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一

矜之隆惟敵是吞蔑有遺矣何睠視者猶盱睢
扼腕尋丈間哉藩壤之軼凌安受其釐將心忤
焉謝無勤者而又何敢恤其墜顛之有故辭之
諄嗟嘆伊情之狃物者也詎誕隱非情之恣適
者也詆誹根觸情之侮肆者也冒憑怙盈情之
倨憎者也流涵易陵情之僻幽者也吾御物之
情能順而遂通而無迕乎無寧博撫而無孰莫
亦將淺志薄中一一而聽達不留嗔乎古記有
之聞流言不信適言不疑相優也無相驕莫不

有遐心是不於公乎望之誰也夫人之自好孰
不然者吾衡藉之蹈厲之又從而倚之將無謂
我實甚又不畜之有之育育乎汕然與偕人其
謂我何也夫奮乎千百世與人並行並止並出
並入而獨謂殊者人不謂我佯也者所謂默然
之化報報之反是故有以哉夫吾思軼玄眇而
散入無方循跡也似滑稽眠挺一何汶汶者而
察析繳微物不能以意通明能效其所可知也
莫能得其所不及且今之名者舉有藉也乘顯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二

尊之勢則易以章挾談游之戚則易以章持負
親之交則易以章而僕與公獨繁然起亦自足
以立若語謂欲得尺寸以會其度者事固不可
一二言也故有據形便按天下之籍而稱霸強
者有距踊叱咤疾視而招天下權者有以一旅
之衆張武軍之威四面服者有談說傲睨而百
萬之衆北之堂上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
里之城舉之樽俎折衝衽席上者是其爲藉與
不藉何如也故又譬則飲食膏以膏之瀨以滑

之臆而腥臊於是乎陳而非醢醬焉調則若以水濟水其可食乎故雖有伊之鬻牙之烹而不能徒焉者亦謂有所品節斯也故我之於古或有所宰割焉或有所熬飪焉期於旨不期於與鵠蜚口中類又不號於人必自我出也故藉之與徒誰能知哉公乎擅古之極建典紹經配丘索有作僕所心向昔有夫妻臣妾登極望者敢在下風抑謂公好整以暇僕混混汨汨故與公之士戲也試憑軾而觀之其置之爲若弗聞也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十一

亦惟子

重與郁人文

日者故鄣吳子來徵會於公辱儼然臨之長弟衰次狎主齊盟者幸公乎屬僕敢不夙夜且今茲德則不競而侈縱之以不有君子其何以糾迪邪志貞於聽夫名之浮好澆澆域域樹封洫誇嚴人情已爲衆所慕說則益嗜之若臭味焉爲汰已甚而安之不思所謂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益甚其若之何夫時者所當值也而利

勢者風之所振發排蕩者也故時亦惟天之所置何必我者而風德以廣之風四方以達之風物以聽之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有不顛擠覆壓焉懼哉故曩之言然深有感予衷爲戚戚者子兮子兮其何以戒我乎夫子之年運而往矣心志耳目能不從懷幸子時有規天亦將增滂發洩姑紓吾所蘊隆積時日湫底者乎其遂泯泯焉莫之興不佻正熙事承嘉况乎夫人不說學謂無害也學之於人猶枝葉也枝葉猶能庇本根不學將焉取庇者予口譖昌辨博恣詆詭豈以誕汚青胤宿禍爲謾哉人閱其衷播敷導宣發蒙疏滯除慝修怨者非詞易以苟文之不昭則泱泱溢溢鬱鬱何述今海內共所指目云二三子實爲之者則猶以文告之及能聳動之耶不則何稱焉且吾與子旣無老謀又無壯事而人口語籍籍其罪我知我者兼有焉是何爲者夫事必有間而時極有反子之不惇耀顯昭於時統承先古之業命謂之

劉子成集

卷之四

十四

實休嘉之則以彼其文安所置之夫天之命子久矣而猶栖栖無所效之事阨窮憫勞若是耶人所曹好鮮不與人所曹怒鮮不傾卽且有好子者矣予請爲之前使與二三子者屬囊鞬執鞭弭相與周旋則吾子角之吾倚之惟中軍之鼓是聽彼以衆來盈願吾北之中野使投扁拔旆旋而號不其快耶且彼對聞之謂多不能屈於郊望而欲闕我疆畧吾何過封之有吾已歷越踰俗軼倫絕等而猶規擬尺寸揣量我者是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何怪耶不然吾且與子解其天殺弛其東甲以其一介之鄙逞其願願於人使白馬非白馬喻非喻言非言離堅白同異亦惟吾子壚捶間耳且自吾與子處始可以月數而吾有意乎子之爲也抑吾姑與子乘莽眇之鳥以橫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壞之野乎吾又何竊以今之世爲乎吾與子爲忘適之適無不適也者未始知其適也索吾子不可得吾又噍噍言之不置吾子其才幸焉

與吳瑞穀

昨翩然來思喜溢望外僕固不能致客迺辱過地若增而重闕若增而高自幸何以承特達之眷若此也已而蒙長箋累數百言過推挹尤令慙然自失今時譽所歸必勢榮之以而又善交納游揚爲之黨援引翼羽而銖之一唱群和而名隨以立僕僻陋狃介狹中而孤安敢預當世名流期知我者公雖欲有於僕無以爲也僕今且老沒世而不稱焉何憾者若公與昨見郁君既一時彥其所著錄必傳無疑僕或因附見之耶私心竊冀之公乃盛稱僕擬汪王二三君子僕豈敢望哉此皆名在日月際海內所宗游談之士無不倚以爲重又誰知世間有子威者而公乃欲並之耶此獨一往之士與時既乖絕詣與俗之異意氣擬託不無下及者僕意乃亦不有也何者元美實能獎賊人倫翼卯天公被一言者卽能吹枯噓生君家司馬猶吾元美也故今操觚執簡東馳者未有一人不譽王者也操

牘執簡西馳者未有一人不爲汪袒者也聲勢
驅而從之不得不合者固非有所見焉而斷斷
以爲足當也僕自分勢不逮然意實有所上下
見稍合作者卽爲嘉歎其以猥瑣游郡邑請丐
者不能以虛辭借也若其拓弛無行滑禍刻害
盜竊居民間者猶以拙詩假人顏色實所憤疾
至才未發聞而精氣動薄藻華鬱鬱者急爲指
導宣暢之遇卽傾竭慕向若饑渴然迺翻爲人
笑謂好立異甚則詆誹訕譏忿嫉侮凌弃斥之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七

不暇而又何歸往之有焉故私相與題目賞重
者一二君子耳非通於俗之議也何者護前矜
己人之恒情所謂惜才惜其不若者耳僕則必
其踰已自度不能加乃始推服故亦道之廣狹
異耶然僕於東則虛懸衡故在不妄說人其肯
預恐其進排擠之耶故僕雖名不稱於世甘之
沒齒無恨者於是非予奪不敢有毫髮僭何至
抑損摧挫如不勝者且縱謂是在我一言可立
使輕重若彼不受令者必自顯著何阻深闇昧

而不昭聞於世吾其若彼何哉故亦區區負恃
不肯依倚當世爲名者何幸吾子眷知出始望
外其爲快生平而攄疇昔可勝言也且吾土輕
俠有切齒僕者外雖詭辭戚施而中實不相容
傷哉何至是也特恐僕妨其進取則僕退然與
世無營何以不免士有期於千載今乃近得公
於數百里間則妄意後來者將因公遂能知僕
耶輒自欣慶公所貽僕文高徹綺贍縝峻栗若
此僕素所重無復云迺復下徵鄙著僕往者實
能庶乎今以衰謝昨公已見之矣然不敢辭聊
復爾耳兼之偶爲人強邀致不能無唏然疾亦
隨作困卧連夕力疾恍惚就草甚以爲愧欲更
之恐使人淹久且姑以塞命黃君初不識承過
厚尤非所宜且無以稱塞如何如何黃君既好
古昨所示帖未是佳本倘來吳當爲訪之僕有
數書皆往所選述無可授者誠欲得其人付之
草草不盡所言幸亮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八

與吳瑞穀書

公昨歲儼然庭辱而教之僕未之敢忘亦未能以辭謁也僕僻在海於而公介居山國惟行李之使得相存邇復不聞問久僕所少卿乃來進而問焉則喜少卿之來實甚而得所聞於公無不宴也無不寧也則又爲之喜於少卿之來而得聞所聞也爲甚之甚僕老無復矣所爲志焉者於公焉欲有於後後乎千百世而知僕之得有於公也者無亦惟是不腆之文與而公之能有僕於是者無亦惟是聲氣之求而有乃不有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九

也夫僕與公胥命也非冀其或然也古謂陪阿之壤雷霆與焉而况夫士之甚烈之甚矯矯丈夫之言哉彼戟手而詈瞋目而語難不以主之而以柔翰所載從容燕笑語何不以怒干也以怒不正不正則勢之乎勢之所陵有人心者夫孰不矜然有槩於心哉故雖爲之懼內弗受也內何用弗受以其失是雖衆唯之一人非之舉天下猶且不可以一時之忿加之優悠之談所謂傳信者顧出於啐語之外存而不存之間者

劉子威集

卷之四

十

若山數谷壑逸隱荒遁者其所爲發憤人笑其何自厲者然其言立不期之千百世而人共稱焉今諸子之書故在者非窮而獨傳與今吾與子子之門人皆不顯於時亦無復以勢之利通尊高之位赫奕昌聞美大之譽爲也取子所著書與少卿所著並懸之日月使水目於人者舉得見之未耳於人者舉得聞之卽不一且名沸然起而人之疑者且相聚而議於里社之下移日不能去其知者謂二子今之污漫恣陵好乘

人以所不知而以暴傲矜世務逞焉者猶之於
二子病也然知不知奚怪哉固有相信於千里
之外且幸有同焉者願子益淬厲之以未始撓
之鋒其光淡淡其影沉沉有舉其鍰不見其形
斷割於無所承殊而不殊然且不使一當蒲志
善篋而藏之夫二子譬則山之脊曰岡其枝隴
曰巘別巘於岡而峭峻阻昧崑崑不可陟踐者
則未知孰爲岡之崇與未知孰爲巘之崇與鄣
之人故多俠其有能軼閭下里門致尊尚風言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主

必稱子乎子乎或輸之貨財懼不受或從之朝
夕或乞言焉以一字褒與爲榮辱其亦異乎他
所之冥愚不好文以財力雄乎則二子雖不足
乎高位崇秩肆其所欲爲當世然州閭所欽名
遠聞莫敢不折下傾信祇崇之其有驚狼明德
淳恣無所忌者其亦樂乎君子之風而改厲愧
悔乎若我吳姓者實多君子其相祇奉未必盡
雋爽能文才足預流者而好事喜名場所以承
望顏色得一顧拂卽生其光價繕飾臺館伎樂

絲竹珍膳爭相邀迎惟恐不得當致有因墮業
墮廢者猶相逐不捨今而故家餘俗漸以更革
衰薄非復昔之盛矣且竊議妄詆貴聲尚榮勢
雖有相如子雲生於今尚以爲單墮壁立窮寂
無所知名卽二子近皆遊於吳其俗之淺庸不
長者已畧見之矣今少卿旅客能過之者幾何
人與其能餽之者復有幾與僕尤以此恨恨喜
少卿之來而惜其遊之困阨資費無以給津濟
泝泛誰能周者得無若季子易水之上幸矣欲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主

其少淹跡得相與盡所懷與所爲同於吾子者
稍燕洽賞重商畧桴彈指拾酣肆俛仰一世間
而勢不復能悵快亦何極且懷吾子前期邈不
可知僕老矣其尚能來與又未知事若何二者
俱墮恍惚不可端倪聊裁素相寄辭不逮心惟
引望惻惻

與守祠僧書

昨者創爲祠蓋謂先君子請庇於佛祈冥祐也
故命僧守之固亦以淨業齊潔清居安養慈念

益愛戒持敦厲精進近以勸誘獎掖販誠者遠
則諷曉誨納漸諭風感格孚柔靡其悍強綏戢
其間隙人其侮之假可凌也直在此不待歸曲
彼不且慚沮乎奚以武力聞也前守者北鄙之
性猶云未釋競於氣時忿焉致其憾曰吾消潔
不汙而爾何穢我土我之有封植則有畔爾何
踰而以畜踐趾我哉我其晉晉不已則加捶焉
鄰壤之有豕鷄者忘不收必毆之驅之必遠或
斃焉人漸以不堪走告予予數爲言爾戒固當
劉子威集 卷之四 王

色卽空則吾與爾亦願空此不有焉何競爲僧
無以復我自謝去今復招爾之爲我守也我所
不惟佛是崇是奉而有他志爾其務專修習於
佛乎道以寂爲主爾其杜門無所預爾其爲禪
與宗教之傳于今殆氓道固曰無思無爲乎然
其悟通非冥然昧然而可得者固始之精思靜
慮蚤夜以作惟念所謂虛者非有物存而遣外
消液習氣之未盡漸以屏之必使無一之不去
而微動忽萌少有間卽潛恣焉者除之必力無
劉子威集 卷之四 王

犯與且當視此如無有縱其毀侵凌敗突攘墮
弊亦善喻之而已庸足較者而爾不爲寬存間
容廣閒長心而苑濁困滯皆責以不來而人游
世矣其能無怨咨逮我乎且子之道以忍辱爲
行人謗爾晉爾爲弗聞也者而况必報焉而更
甚乎子之戒五而細行至五百餘吾固謂子之
聞道且於戒專篤不一毫損也豈謂爾之能守
此宇無失墜而已此之爲能完與爾所保持孰
重胡乃舍此重而論其輕也經云空無色又云

茲言也則亦守爾之爭土乎此而有成得不退
轉是猶可據依且易爲力是皆爾之習聞而吾
廼爲爾陳之導師固云蓮不生汚池乎吾自不
能而爾能之卽爾之得由吾得也而吾先人依
爾之力咸得超證德逮九世以上至於無窮而
吾所以祝願爾者爾其自愛無忘

重與袁了凡論隄防書

前已累書陳白自覺爲煩乃復忽忽不能自己
欲有所言不已甚乎然且爲公盡之者亦以公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九

五

善涵納不以狂恣爲罪耶夫吳水地也時之不
易水居六七而民人之致力也亦惟水之視吳
越之饒固以水稻之穰殖逮而百穀草木孰不
資水而生者然水能生之亦能泊湮之此自昔
之爲患溝洫之制與夫川廣水工之設河隄行
旧之使時省而月視之固未有不以爲首務者
若近者則猶劇與比歲不登皆以水故然當事
者未專精注慮詳求博詢所以爲之計也迨水
之方作則爲之遑遑已乃相慶謂其不大侵雖

失亡無傷也怠緩無復深長思爲來者預謀所
以備也僅竊有意謂吳之水利書自單誇外數
家者大抵皆言踈濬鑿通排掘決蕩去其阻遏
與夫湖衍水漬淤壅汚下廣斥土之閒棄者積
爲葑田漸乃爲有力者爭佃皆當力復其舊開
導浚治使水有所畜而畎澮消涓遂川瀆沱渙濕
汭支流泖蕩漚漾淶水道所由入於三江者必洒
濯平成其競趨於海也不遠道里雖有鴻淹之
勢奔流橫赴可以速泄雖有潮泥隨衝去令不
能爲患如近者凌司馬嘗疏請遣使按閱其利
甚博然治水者止於踈之使流其防之而使無
滔汨者則未之及也白圭自以其治水愈於禹
圭之言誠過然而不察其所以治者則曲爲隄
防也禹之治順水之性導之使有歸而已圭乃
築塞障蔽使水能爲利而不爲害旣以此壅關
植藝致饒而因欲以施之國亦不可盡非也若
秦地以鄭國渠畝收數鍾遂擅富強故其遺法
猶可彷彿者今襄樊與豫土淮揚皆以隄岸拒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九

二十六

水其高者累丈而水面嘗出於民屋極上者比
比也若開地亦多爾為澤為陂為隄使水旱皆
有所以待之我吳地既卑下則大為隄以扞水
之所從入其勢必先捐數千畝之地以為之基
則人情固已疑駭而又興數萬之工與所為費
者亦必鉅萬而後可則愈非今時之力所及也
故言計似迂而可為永利者莫過焉彼不能遠
覽懸記擴開拘局之議即每歲所失損亦何可
計量而安所底止哉今誠用圭之策於通川大
瀆水之經途也衆水必入焉以決瀉者崇以褒
丈之隄廣厚其基堅築密砌雜下巨石令甌上
樹以椅楊桑杞彌亘綿延勿使斷續而為陂為
隄為斗門節其出入若其內之支涇潛沱潭淵
藪汚枯澤旂淀水之淳滴沿泳洄復之所又各
為之防而田之在防內外者又各因其高下而
為埂為圩為岸為疆為遠為阡陌為埭為塘以
司水之所至而以節以縮以溉以灌假水之溢
溢也田之水可出之沙衍支渠受水之所又或

不勝則出之六隄之外江濱湖泖也其外而江
河之水溢也則不使浸淫而入之田假霖雨彌
晝夜不息則人亦竭晝夜之力斲水而出之此
謂天時猶可以人力庶幾者若墮農自安即豐
歲猶不可為尚安論哉然今之為田非不各自
為防然工微力薄土踈而勢卑故方施力於岸
水而防忽崩潰壅而入人亦惟坐而束手耳故
非不知隄之利而不能合力有事即其中有預
為堅緻以虞其敗者工不窳苦故得獨全亦非
不知美之而自甘受其弊無悔豈非愚哉即欲
為計則合數十家並緣嗣而益培其田塍高仞
其階而伐石畚土厚壅之則隨所治而有其效
矣若大為興築為內外堤為大隄岸為永久圖
者何惜不為哉夫不一費者不大集不一勞者
不永寧吳之水患數數而猶牽尋常之見何與
若踈導之舉則惟為水之不速洩也使者所按
視彌年所施力雖未嘗徹然兼利於灌漑而拒
閉其侵軼者防尤不可緩也吳之水沉滯而稽

留又非若他所之湍悍奔激漂疾故為利為害
惟人力之視數年之間吳淞三江之奔注故爾
而潮汐之淤塞則日以浸上其淘掘撈浚不可
暫已固有專役工徒然或以歲之不易而有所
裁省矣則何望越格踰量破拘擊之見為莫大
之役哉夫事體重大固愚智之所同惑而曲防
厚慮殉一時之急與可為數年之燕者非有特
達之度如吾了凡者而可與深語哉且溝泐之
變勢不可常故云或世見世不見不可泥一偏
劉子威集 卷四九 三九

與魏季朗

自頃不聞問忽累歲時僕之日衰又可勝慨公
方際明盛揚

主德躬化冶育材術遠近所傾是固知公之為
勞反也余君南來奉牘殷重喜慰何言公勞慮
自公日昃不暇又繼以請業為頌延見饗接固

無間時而能念及往者憶雄思構新裁操楚音
為懷戾之詞遠慰窮交乎非仁賢醇厚垂惻矜
惠則烏能歷時久要顧省無忘若是者感戢又
可言僕不得瞻奉者逮二十年乎公一官遂久
憶往者城隅水側林臯藪幽借苑風游霧雲將
雨師日相與遨娛耳亦不知其樂也間者濶焉
公雖日顯而僕以益老其為惻愴抑又可言願
請者多忽又忘之公在一

朝如從顯視幽其洞通互徹無不遍者即今才

劉子威集

卷之四九

三十

賢僕雖微有聞烏能盡睹哉即公所知亦能畧
示其人乎他人多意思不好揚人之善即僕所
欲求亦謂異之且人尤畏偏其稍可陵者薦之
青雲而知其不能讓者摧抑無不至此意謂自
昔然矣僕近得郁君者才之謂幾近公已然稍
習之而遠若有畏僕亦猶不免耶非然也是未
可一二言也僕往者與公共砥砭砭若弗勝公
固超踰翔馳遠縱橫驚無少介其中而僕亦蕭
屑澹淡薄嗜遐企忽若無有而畢力覃思默詣

不知所以爲偶意所會形之詠言有倡必和各抒其辭伊儂結抑積含畜以自寓引怡澤遊舒發越陶愉而已進往逾邁日益不自覺若其妍瑕工苦勁緩約肆敏拙寧謂必齊騁並趨交鞅同轍先前徐疾不侔僂者然各自意且相耽尚不務求勝然而車軌塵輪掩跡轡之外無餘巧而輿之外無餘地是豈御之者有異心乎哉斯可以言巧而不可以術求也何者其始意不謀相及而所出途未始異忽焉不覺其已至疑必

劉子威集

卷之九

五

有爲之指南者而公與僕未嘗知也故相與日深而人亦無間言謂吾兩人者真猶一體哉若郁子自謂精極左氏書籍以來未有左氏則亦未有郁子也挾左氏以令謂自漢以來虛無人此其憑負若此雖欲虛相嘔咐屈意僕僕謂非其情也能無猜耶且僕之狂恣倭誕憫憫若不足者此公所諳亦豈能屈折遜退謙晦以崇人爲而遇郁子又所慕說敦好愛獎附親之者而意若彼在他人能無忿然哉而愈益優進尊悒

推轂之者或疑其非情則僕何所不用情而自矯以奉郁子也又非然也僕求勝已者與之迄無所得得若人焉愜所懷甚快而又何快者且能逾僕極所望而未必爾人之好溢盈馮氣而驕倖倖謂多詆譏彈刺無所讓雖非中行其猶厲固可與耶僕往猶怯疑凌許未能與人忘也故有動者今之視人愈益衰之惟恐其匿已閉固不吐衷輸臆而彼時能較畧指議不徒唯唯故心誠好之雖知其弊亦微示之虞其有所激

劉子威集

卷之九

五

耳不則相與由古之道同而不同豈非所甚願哉宋玉自云性愚陋褊察信未達乎從容彼輕佻年少則爾而庸謂介特耆艾者然且今之風日纖趣以浮易而文亦似漸淪而諂何耶公主乘蘭臺操其約劑以徵令海內意亦謂何若郁子謂左者必句擬而字效之寸寸而度夫與之繁方比量軌準鈇裁猶之可也而竊取焉甚不幾於盜乎顧自狠猜惡人之規之也他人不爾則藐之爲不類惟僕能不介固亦若不聞也者

而終不謂郁子文不善也然郁子舍左則不復
文矣能規人所不及而不能以此受之人故謂
郁子幸而窮耳僕年運而往矣精耗亡矣昔江
令被欺鮑照才盡僕殆有甚焉雖公其若之何
公才益道且覽觀天府之秘固著作之數林詞
藝之淵海也當代復何人哉近之名者僕頗得
寓目乃大不爲郁子取斯則過矣然公所推挹
者亦可畧教之與夫文古爲難稍降則不可而
有往人患僕之寥棘今而郁子誚僕之易也雖
動則疊疊纒纒若猶未竭而不能奮驤決潰不
雕自刻與嚴深峭遠謝於昔何其德耶昔人雄
毅豪上顧睨糾糾薄天而晚則替陵此其常哉
僕亦何恨稱郁子所求乎今當有人矣特僕伏
處無以知四方賢豪而意獨浪浪千載不敢希
身後名獨綜虛勝超有無際每與言理者論不
滅諦有執謂必盡者而言常在者多僕自信當
與化俱流其絕也莫絕且此奕奕者可冥昧耶
而郁子止負其生平不復謂有異日僕竊笑之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九

三

公亦幸教之承所爲先室哀辭不覺動容僕昨
有憫思賦及近殤孫女亦有憫殤聊以請懷公
又覽新著復作懷遠僕此藝廢久乃復強綴且
此自有別方非才力可奪惟公素擅於楚故敢
請外命及者別楮奉謝

與王鳳州書

久欲奉聞復不果傳者云公已得玄解真氣上
通徹於關絡潮汐往來周作債滿竊爲欣慶不
特三賀僕亦嘗受竅通之旨疑未能就公遂一
旦超踰信賦才懸殊不可仰企僕奄奄餘息將
入滅盡或又云無盡者此誠難論夫往古賢聖
莫能度而公獨翹翹千載希世獨立且以餘暇
玩弄游娛執文命以號令賞罰當世疇敢不率
以聽恨僕朽腐不足以承蕭斧快快何極且公
顯榮尊高華聞休咤揚溢區內而又證登仙格
高邈遐澗度世永延絕持無與而時抒其光藻
淫鬻渙散落紙纔竟人已播傳此自公餘習宿
諸欲罷不能若僕痺痺理極悵恍無俚而復恬

劉子成集

卷之四十九

三

筆和墨吟研賞好者非謂此有足恃聊以遣放
聊以永日譬彼候蟲之鳴或以股以翼以注以
味與風之才刁嚶嚶皆感於氣動於機有不自
覺初不預人而人亦何復計者卽僕之不能自
抑亦何與世間而譙讓時至僕亦若弗聞也者
甚而新學小生顛倒其間妄自凌厲謂一登龍
門可以平睨高視裁量掎繫此不足一笑且林
之駟駿相懸雖鬐秣剔馬終不能遠縱佚塵短
翼離纒雖或假之羽毛將陪鯁搶地益可哀耳

劉武集

卷之九

五

僕無意人間此曹子何足介而耳爲嘈囂所不
能忍且與公生平舊相與於渺茫恍惚間人亦
何從視其際而欲曲說投間容媚諂惑反復持
兩端冀得咳唾以自張大者昔人譬之沉舟折
軸固積微之患恒爾耶僕本謬公超世冲舉養
練變化事而乃言及俗間不覺縷縷夫以不言
言者旣相與默契則此之爲煩又何謂隱中不
發者瑞光吳舊剎近幾廢撤僧樂天自北來欲
令於彼結集故爲介門下幸進之使得預流者

宗教其復振耶不勝爲懇之至

與人論賑恤書

比歲異分陰沴侵干水德靈長滔涵或過時之
不稔民庶艱食有位者處出矢言虞我之沾溺
也其可貽我一日之燕無不用情顧慮之益深
而事乃有不可知者夫自昔之言災之流行善
救者莫能圖何哉其在古不過曰減膳徹懸不
修游馳弛力役罷征繕大興發補不足今茲數
者恐不能行而復有所別慮雖焦勞惻惻尚安

劉武集

卷之九

五

施哉邇之計者廼有勸分之議夫勸者諭之推
所有及人則救蓄恤患扶濟補助自其親戚里
閭舊故有不待諭者亦有諭之不能者此所以
爲勸也今而曰勸貸不虞其幾於檢括哉夫胥
隸之能爲害固宜有之然未有吳之異者吳之
胥隸謂非人哉何其很戾暴殘賊害傷敗若是
之無已者蓋其天性忍克狡貪所稟陰惡乖逆
之氣而染習於見聞又無往非譎詭舛罔邪忤
刻害之事又安知有所謂人理者雖明察之吏

忠厚之長歸之彼未有不獲逞者彼之窺俟揣測逆意承志無不先事以待其上而其陰計曲說諂妄迎順希望容悅外若愿朴歸誠於我者初雖御之嚴急而彼復假畏惕恐懼以中我不覺已墮其術乃猶謂我能督者不知其陰假我以濟其私督之愈嚴而彼愈得以張其勢也卽勸貸之說彼且乘而遍嚇之雖中下之家且不免逮獲所求始擇其與之少與夫懦怯易侮者籍之官而臨時又竊上下其手主者非不察明

劉義集

卷之四

三

格使德意不下此誠何心不過欲便其私求耳且賦之盈縮與彼何與而主者之課最固亦不係於是且凶歲而能惠撫安集顧非誠效與何與不爲之寬賦而不能登計更爲累耶乃多陰喝其言不知所擇且不知彼賊胥豈誠爲我者以爲盈其數而入不畢則主者必急急則乘以索於下雖日程督而彼所詭變出入移易顛倒徒竭精神與之從事而簿書期會愈益繁滋日不暇給而彼之奸蠹自若也下而與軌里連鄉之率閭左之豪爲市其所管掠考訊敝於罪者愈衆而彼愈得志榜而死者日報而皆頌倩也彼軋沒者與胥覲及他負者皆匿之而自冒憑焉詐爲引伏而佯也者變態若神以售其欺故數見里豪常自唉笑謂若我何者人不敢發特數言勢家多所負以聳在位彼誠負亦或少後期耳敢若彼侵入之哉胥與之爲一多所要取亦不欲其速輸也假令能盡入之則彼何所藉者故主者若少停緩則胥隸無從肆且作計恐

劉義集

卷之四

三

動之或云負者皆力足輸徵不可後雖已輸其
舊逋可併督且以其可督者代不可督者前後
相補不善耶主者不覺悅其言而不知彼不能
無事無事則無從得所欲故雖饑饉塗地而不
暇恤者謂彼負恃可怒而惜貲不顧公家急且
彼胥誠急公家哉其意亦甚易知也若里之滑
禍則有掌藉者其所寄隱竊匿尤鬼神之而與
彼黨率軌長之黠者縱橫其間民悉瘖不敢出
氣此於豐歲故猶未甚害今值大歉而扞德意

劉子威集

卷之九

九

便不降又欲籍富家使貸賑夫賑未及民而先
飽其饒喙則寔彼里胥隸人之由也彼皆長子
孫於是雖復殛罰刑謫遣之其性不回而黨
類且衆皆狼戾虎噬刻害之深雖逐去而後來
者蔓延更甚且佯爲愿謹而竊弄莫窺在他所
者豈徒未有言之亦豈能信者故今之修政殛
災捍患格乎天人卽重爲疏滌澄汰去之似可
以召和消沴弭變安時亦何爲釋此不先圖哉
若夫抑并兼同多寡立限制齊強弱均富貧意

則善矣然行之大拂人情且自古然矣卽有行
之者矣皆剝亂之極民不知所定設一爲之猶
滋禍延害患乃不可勝言而今顧可速之耶且
富民可與爲緩急固當稍培之以待事昔管子
之用齊丁氏者可食三軍之師五月管子故善
畜之逮行師以寶龜爲質而假其粟彼固不敢
受質而三軍之食具矣管子又令受之以需後
故今雖急猶可假之以俟且自頃者科索民已
先盡其贍者能幾何家而復預貸之如後有甚

劉子威集

卷之九

甲

於此者其何以繼之故非謂不當有所哀抑與
弱民之可殛也其策在上一轉移之間而惠利
有不可盡舉者卽賑之以其實逮民惟不使有
所障蔽焉一一而致之在昔黔敖爲粥於路以
待餓者則古有之矣奚謂瑣屑不足爲哉

諭何汝賓書

爾年始弱冠卽握衛符爾知所以授之易未知
所以承之難也諸衛尉林立語材武未能相過
而智計敏慧辨給機變於此萃焉相與角立彼

伺便窺間乘人而闢其捷者皆生於不可知而發於不可禦故不爲爾榮之而爲爾慮之其事固不可一言盡也且彼多爾父行爾折下之不爲過其與爾齒者亦惟恭讓可以服人若接其屬無不恪慎周於防而審所發機不厭密而發不厭疾權不預設變不先圖亦豈言所及哉特爾訥而彼多利於辭以之應卒旣所不如而彼之怏怏欲爲所爲者無時爾忘爾其可不戒哉若胥吏之屬馭之尤難彼之欺詒無不至而爾

劉子集

卷之五

聖

尤重而使者部臨監視耳目甚長水道波惡故亦視天時不盡由人力吾嘗謂國恃東南漕上其利害有可論者夫國家隆運方始萬無億然寇盜之興何代無之卽荏蒲之警或忽焉作廷於中原近者三四年平之猶爲未久耳則歲漕不乃缺輿若往者流賊所侵及甚廣爾時太倉之積固可支數歲無急也今頗不能且河水泛溢無時與風雨之震凌皆出不測漕之無虞天也吾意今近畿內者充豫中山常山趙魏之地皆可貯積令四方轉輸於彼或卽其近之郡邑皆并實要害可憑據地儲焉又令以其暇運而之太倉或使諸軍就而給且往來道路習焉而又因耀武以示震疊豈不可備不虞而又不徒恃東南爲使無以量我者此固天下大慮非爾所及而爾之漕亦惟勵激其下作氣鼓勇無淹久得先入爲功哉若夫衛卒之弊今在所皆然豈惟吳者夫卿無戎行兵車不駕其弛墮之漸有由來矣往警於夷衛卒固無一人所伏者選

劉子集

卷之五

聖

募耳平時坐食迫緩急不可使此由承平玩怠可不以時振勵之耶彼疲弊不能立者乃在行而盛強有力者皆依倚不可馭且百方避或陰匿戶版而尺籍乃漫滅去之而籍亦久不復稽雖伍符攝亦或以羸弱充而壯者不出也此相承弊可驟問哉亦惟稍嚴之使不甚虛伍可耳若校閱徒存故事安有投石拔距超乘者出其間也然豈無可選練激勵教習策勉之者語謂伍大夫善射簡服吳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故當其時破強楚而爭衡中國者非吳士耶胡今而遂不能也夫一夫決拾百夫善射是固董率者責也然而今之兵爲徃歲中夷寇設者視其初何啻倍也夫夷哨我之利其情固未嘗一日忘所恃者國家靈慶風濤爲之限耳且彼之狡貪驍悍乘我中國冒利者爲之指導是惟無入入則先犯我耳而所設諸堡塞果能禦之乎或謂禦之於海則易是固然矣戰艦是尚可一試之溟渤乎夫士不宿戒器不犀利固

不可待敵而將卒多憚渤盪之險陸處艦亦多置之沮洳中雖寇至能遽赴耶且徃更戰陣者垂二十餘祀當無復在其在者亦老不堪士未嘗見敵而能與角於海浦所入之道爭一旦之命乎固必不能矣若其登陸則必死之寇又可禦耶故備亦徒設而更費雖多祇坐困吾民耳徃有好言兵者本無所解其徃來四郡間於江甸海濱湖澈港嶼島嶼路所通其要衝迂曲近遠亦頗詳焉而欲各置兵設守其開立則甚博矣如費之不可更乎且碁布星列固兵之常形而完不在是居重馭輕擇要害并屯聚厚儲蓄以重將統之而餘乃列烽燧相接晝夜傳警可頃刻至則四面應之且併兵合戰而隨所急奔命諸鎮各出而要遮前後孰與散而不易合聚而貽之禽且可以持久可以阻遏可以掎角可以襲逐故惟使者時督視而教閱之兵必精而無務多勢必合而無務分此亦言其畧耳必使其侵軼入而後爲之圖亦無盡善者爾既當事

可不懼哉語謂十人之長亦須才勝九人夫才苟勝也而後可以語爲人長卽事作有所待之若幸其無虞而漫不爲之計吾恐一旦猝發驚無所措且爾父豈非幸哉綰符幾十五年而值宴然無金革之事以遷去今爾能及爾父豈非願與然卽且遷也其所之何往非立勲名地邪特材武籌畧膽決日簡練磨礪拓開淹習之韜鈴之士有當延攬者與夫擊刺馳突五間九攻伎術之有所長皆博求之而清身苦體重畜厚

劉子底集

卷之五

四十五

養死士以需效爲國家倚賴有古名將風爾可不勉哉

與余不然論詩書

夫所謂論事者必其人在事之外者也未離於事亦烏暇論哉故莊子云使同乎已者論之既同矣安能論之使異乎已者論之既異矣安能論之故論詩者其不爲詩者乎非直不爲詩亦不爲名者乎人謂不爲詩則安能知詩則又不然天下事爲則不知勝心甚也夫苟自其勝心

則所爲不復自知而惟嫉人之爲之也無論同異苟可肆其詆誹無不用者而又何論事之情也夫不復論事而惟其憾也者則論非無當而褊隘僻倚主於陵擠而非以取衷也故論詩尤有甚焉者取名太銳而忌前大猛也惟彼不爲詩者庶幾哉旣不爲詩則不與其名進退予奪何不可者故余生予願與之言余生不能措一辭自謂老明經近不知有若人况遠者乎則其無意於名與予同故可與言也夫余生云詩以

劉子底集

卷之五

四十六

夷淡逸遠冲肆簡質出之自然不務色澤而意興飄舉此其上也古之人有能之者矣然人不數篇而篇亦不一二語也此可槩之詩人哉若以求之今則未有其人而妄取附焉則謂有所阿而鑒安在哉建安以來先論氣骨而沈雄質渾亦無復措手顏謝以降則主宏麗亦漸以多途而與嚴邃博刻切峻深削厲劇苦縱發驚絕幹之以力運之以才洽之以思遇之以神超之以情融之以興會而至於矜眩僻澁險棘齟齬

徐庾乃或有之然非所尚也及唐又屢變則古亦無復存其自初至於盛降而中以晚代則不同而各有所至其名當時而垂後世赫赫在人耳目者今當代為詩者皆不敢望焉而徒指議之曰某也荏牛耳某也登壇某也附庸某也禮先一飯某也不得與盟是何異饑者未嘗得食而徒云八珍九鼎何益也故今之論者專主於為名與有所嫉乃為忿激傷侵毀敗之辭而附麗者以諂諛佞倖逢合造為異端託顯者冀得

劉孝標

卷之九

聖

依籍而顯者亦初不謂然特以其意可哀進之且駕說亦不復顧夫前人何論即今之數公者其不能逮古則同就而論之固易見亦非可得而誣者彼之妄庸無論其闇昧淺膚穉弱未有知即且有所徇固不可惟戚若父子則猶可諉而遂以酬恩結知希倖則何謂哉夫得之性生語必天造無所杼軸不可思存淘汰必盡洒濯必清澄凝無色惚恍無象其來也茫無端倪不知所從生陽開陰閉恍惚入於冥冥之耿神調

之極兀若自忘其止也意足理愜融適流暢風寒雨散宵無處所此必人自得之論固何為若物色境象詩不假是何以成者然因是而訾議生焉即自昔不能去者如明月照積雪北風吹早鴈日暮碧雲合雖極佳境能舍物色乎常建江上鳴玉琴儲光羲山門入松栢李頎禁柳垂香爐浩然林間白馬泉岑參著書高窓下王維天寒遠山靜故亦無傷物色用事則浩然山陰道士鵝達夫當看越絕書嘉州之襪被含香摩

劉孝標

卷之九

聖

詰之少兒玉女與衆山孤嶼神女玉童則亦豈無故實然不累其神而成虛遠者不可勝舉也若我吳之詩則自季廸以來尚沿元之餘非不斐然盛徐禎卿啓之而益振自是迄今作者遂不可數矣海內操觚削牘者莫敢齒讓而忿嫉者或為不平至謂不作吳兒語此誠不足言往者予所歛莫若徐丈紹卿黃丈淳父今存者則有瑯琊太原清河諸君固不可更僕數且執文命主蘭臺賞罰號令天下者非我二相君哉諸

賢之布在臺省予尚不能遍識固非所敢論若
所見今之詩有鮮腴華潤有芒澤光皎有峻潔
冲緩有濯濯清疎有溫聲韶麗有飄飄颺去有
矯矯毅然有奔流墜石有抗絕峭阻有雍容和
雅密緻精詣鋪綴淹浸者夫固必舉其全而後
可彼得其一偏而自謂獨擅擅則擅矣猶獨奏
一音而宮徵安備株守一隅而安能覽觀八極
無不睹也而以之自誇詡指目今之人而曰某
也內篇某也外篇是何狂恣之甚而不見議於
君子也且即唐之名者而論其所尚固不一然
未有不兼而有之自其兼而擇其合者則有是
衆端而各擅其極故不可瑕疵豈特若李若杜
謂之大家哉其耿於今固不可舉一廢百也且
杜亦有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則自唐已有妄議者杜之言若此寧不用惕哉
近允明祝氏亦嘗病焉欲盡舉而燬諸子固謂
狂狷何足與論而置之話言余不然誠不能詩
而視彼目不知書者有問予雖不好詩而視不

劉克莊集

卷之五

四

唯也

與沈句章書

自往歲傳令君在特別公忽數年矣僕益老而
公亦非少每一相念海內故人落落且盡如僕
兩人存者豈非幸與而久不聞問一何甚哉其
遼絕也公故喜游亦畧得之南來者云幸哉有
子然數他適未嘗定居也公定精彊體力不殊
少壯道路跋涉殊不爲勞若僕日淹臥一室雖
時猶間出然瞻顧眺引彌多感集視往者行跡
半已湮夷即異時何復識者因念所與游或遠
在數千里或近且數日程顯隱浮沉情態畢異
即肺腑石交而晚節末路可與歲寒者復幾何
人僕與公相與亦不數數承公特達之顧尤出
常情外雖間者濶焉時往來於中謂以僕之誕
陵弛慢而公復矜高厲嚴乃辱垂情於僕自愧
何以得此者公堅貞敦固而僕已萎謝疲薶質

劉克莊集

卷之五

五

之勁脆相懸其受氣厚薄之驗與僕不自恨其
瘁而美公之豫和晚益調娛泰適有足爲樂哉
夫百年大歸然有不制於命者若物之任霜雪
者也故願公之及今其有所建垂無窮僕既不
能翻欲藉公爲計僕素寡與未嘗與人款曲亦
由氣易盈簡輕伉矯不能屈折向人雖復當塗
據勢尊高顯名或曾傾蓋或承眷知然尚不敢
引援憑借附依攀假故其掩翳蒙覆晦匿幽潛
亦自甘之不覺其爲僻偏拘滯也惟若彼峻節

劉永泰

卷之六

五十一

危行殺色直詞名高今代義重一時無論其平
睨遠圖何能有於卑下者然私心所傾竊爲激
歎聞一舉止不覺氣之空涌竊起此固慕嚮之
誠衷所發哉然意非不切至而終不能妄有所
通者何自以迂繆不涉世此何預人而強顏干
謁不且蒙訕笑耶故亦有所去就而中心藏之
可指數者當世不三四公也邇聞人云賢從蛟
門先生與張虹陽先生俱請告又張司馬舒司
寇皆解去朝列爲稀夫賢公卿之戚出或處初

無與人而爲之惋惜烏知所以感之哉蛟門先
生僕不識之往聞敝邑郝令君言嘗激賞鄧文
者僕之隱伏私處誰則知之而獨蒙採其浮華
假之咳唾豈不佩服啣結徒懷此介介終無由
致之今雖在告從容似可謝請而復有所難以
素獲交於公願因間道僕所以宗仰者何如且
非特爲感知之分既海內望屬尤令神竦意越
赴馳顛倒不復知其非據而近於諂阿者亦冀
有以明其不然耳僕無所降屈而貴邑二三君

劉永泰

卷之六

五十二

子皆辱申繾綣他所未有私怪何以得此若又
因公得職姓名於賢從是佩僕以昭華之玉衣
僕以公袞之章也僕本無求而似猶有未忘者
於賢公卿又不可以勢分拘幸無鄙其猥辱貽
大方笑僕誠慚忤失其所秉竦竦何云

擬賀上相元日啓代撫臺

總章均政觀斗驗其分天休曆肇和率土美其
履慶偉茲統揖功藉斟調式是化樞力彰平燮
恭惟門下啓宥鴻宸隆開元朔誕醇法象恭迓

丹符叶瑄鳳司戒祥協紀執杓鸞掖定律馭時
萬寓依風溫渥仰於銓鏡九瀛流化榮光自於
上台某奉職南垣局官守而曠離瞻望巡師江
服奉典度而眷懷賀私况里社咸懽沐泰階之
恩地井閭傳詠靖三讓之舊封情馳千燎之晨
鞠躬在列想念百華之耀傾首正朝誠效何輸
頌言曷既特由徽福嘉運喜溢群心憑藉寵靈
荷承元祚無任云云

賀亞台元日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進壁上朝暇休和之肇旦替陽當御嘉協氣之
應辰邯鄲絲絲聲言康祝東都重席首醴談經
恭惟門下璿籥近衡玄律平分於四序紫樞論
道熙光宣靖於萬方視正朔夫觀臺眷惟端揆
覽嘉萌於品物殷乃衮司紹納天明斗輝珠燦
具瞻華夏輪映階平念某禮曠作監俯自戢恩
而仰霄漢情遙元會越因介使而效悃私尚賴
照臨幸千社土風之純茂曲蒙垂覆喜初歲雲
物之昭回涵泳餘波宴然鄼里酣醕靈澤謐彼

粉榆斯實陶奉千載一期顧省何裨於宣敘是
獲叨厠九官四岳循涯奚殫於控陳用敢遐獻
踐長致斯眇末敬申履慶伏冀亮甄

又

九星聯曜輝匡衛於紫垣三朔獻春朗中台於
璿象平樹元氣時紀攝提班和內階手携衡石
是以肇開陽德攸序常陳恭惟門下躬萬品之
燮調弼成造育握百司之殷要旋運化機斗柄
馭時肅奉符於敬授壁輪辨日啓瑞檢於光辰

劉子威集

卷之四

五

亮節簡知抗言忠獻睿謀爰發造膝功參覽凝
候之維新繹溫文之凱德紀初陽之麗景暢和
仁之盛風某忝役封疆列職司於吳分謬當巡
靖頒賦憲於南維拱以趨階瞻望徒深於政地
寅惟將命賀私豈效於箋題誕由門閭舊邦風
蒙獎掖聲華江左懸仰鑄陶伏承華始之期竊
傾展荷之悃載洽履端之慶孰非宏保之恩無
任

謝人貽詩集

光如明月下生獨鑒於宵分采似卿雲宣榭偏
驚於栢表微天沿哲終此華才絕代曠時隆斯
藻制雖復商人五頌二逸師襄可使雅歌九夏
獨奏皇矣信敦平厚和之韻務黜詭虛迅飛逸
遠之風痛哉誇誕某戰聲晦影無預名途重質
少文屏收淪暮曾何僻嗜遵彼海濱惟是好音
尚懷搏拊然偏其自抑豈敢以致况瑕瑜將玷
虞慮未周但共凝王城無詢劉袒徒嗟郁爾可
復神馳眷然顧之不勝毛立輪心布款有理存
焉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九

五

移謝珍藥

晨露未晞濫玉盤之在捧荆臺欲進無中射之
詭辭傳彼紫腴實惟上藥矧茲丹楫是乃利生
况婦人免身古驚震圻夜半孔子義在無災琳
花標色虛萬金之靈餌綠苗擢穎燁九采之流
膏密授禁方精良有驗採擷巖岫徒爾消摩雖
復隱居藥錄功減十全崔文神散效踰兼濟豈
直襁褓蒙恩仁茲在蓐孕字攸賴宜彼孺嬰飲

惠弘多慚其實製厚施何量曷可仰酬

劉子威集

卷之四十九

五

劉子威集卷之五十

太霞草之十八

長洲劉鳳子威著

隆慶初元夏中與魏季朗

比不承問念之念之僕與兄室遠心邇當同此
悒悒夫緝辭讚業興於時令表靈抒素賞由事
遠豈不標美當世有微前指然僕稟既樸朴才
非其庶加以入年積疲煩熱內攻心氣日減不
柰苦思詠寫之念將永息矣筆翰之好無復及
矣永言在昔徒增慨耳迴思往以鄙志樂嗜榮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

利貪冒名塔徙任南荒每以炎夏行山中毒熱
方熾道暍比踵而曾不知畏方勇於附溫卽煥
趨走蒲北且襲以章服拘以揖拜重以覽聽勞
以機械其視今從容偃仰散髮泉石逸暇相去
不可以計而更苦焦灼舉體如蒸不知往何以
堪而今更劇也僕於理畧自謂微長在洛中時
亦以六月晝夜土谷中爲日氣所鑠竟挫逸王
之驕志剪逆徒之驍心功不見錄而以罪斥欲
令徒老田里灌園十五都誠不能安也今若板

署一官薄任一事卽當徒步千里下從隸役雖
叅錄小職簿尉冗從甘之如飴亦都忘炎暑也
豈僕老悖顛倒失守猥辱子人之事而更樂耶
文義學術已既不能藻辭華觀又不足采不從
時乞一驅遣且得厲其懦鈍效其犬馬猶勝姦
俠藏蠹豪子買名惡翰騰其狂譽拙篇充其篋
笥以鄙陋自珍以鼠壤餘蔬相詫每嘔噦僕而
不得吐一語非之此憤亦何可堪忍所以欲斯
處士誅僞隱破交道罪虛名一出於狂易樹赤
幟不顧患憊然臨之乎公亦能攘臂仍之噴目
而語難屢及於室皇而車及於蒲胥之市乎夫
軟媚欵曲脂韋挑達拊姁取容誰不可者而以
躁競戾偏嘗試不測虞致覆顛知公故不爲也
居有負壑喬林依阻湖曲清潭鏡徹不減莊辛
茹溪之上苟少息勞慮屏去囂塵靜念默存則
清燕怡懌殆與俱忘視榮爵尊高貴溢當塗不
免苦體役躬經慮盛衰綜畧籌計何愉快之有
而况彼簿書期會課功程績從吏事煩勞歎掌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

而復慕之不顛倒溺惑老悖繆誤乃至此耶此
予之過且遭訕笑誹議敢尤人詆訶哉誠自艾
欲盡置之更慕公所爲語不云乎帛則有幅車
則有軌夫幅可度也軌可循也吾將做厲以補
缺失約裁以就圓轉礪砥以求完利發稅以快
驚馳夫極我所可爲也者於何不逞而動有觸
行則抵牾遑遑無所之予則實然而何以尤之
人者昔人固有之逢震恐失措而顧不動色雖
利害交切而舉措自如謂量故勝耶浩浩洪流
滔滔莫測人又焉知我所爲者而况直渺小失
得居平無壓陵之患無侵軼覆蕩之虞何等不
可肆者抑吾故與公頽縱宏任夷誕虛放而理
構自如雖名或謝之而人故未能出也處不可
柰事能若王夷甫乎遭人極罵而云眼光迸出
牛背上又或至幾敗面而云我固不爲爾作計
則我猶幸免此特口語籍籍庸何傷徒令嗔噪
不已卽公且召上僕益無與當遂杜口耶然遇
可笑誰不能忍忽不覺發若好飲者時中酒其

能斷耶嗟公行矣勉建立知僕無任然性諧多
倡恣語人幸無督過公欲相厚亦豈有量耶

重詒郁人文

目雖獲奉談不能悉一二昨兩書謁請而公竟
不答竊慚之未已卽如元美抗矜甚然不敢不
折下公而公所與華君往復皆出商周間下視
秦漢而應必如嚮無言不酬獨默然於僕似不
足公所耶公亦豈意僕若是變也僕未嘗有所
崇而傾挹於公亦竭矣來之有往事之有反豈
謂竟括囊腹有所是非金口木舌耶夫衣之有
池屋之有藻井義一者何也居處不可以無文
則應接之貴辭也者古之通道也卽推魯木彊
讓極可耳烏有談天雕龍雲興義起游霧之才
而不少逞其懸河卽以僕不足當猷抑亦豈無
知者爲公引氣動容咲僕瑣瑣哉然竊意公不
爾也憶往時于鱗輩數子獨元美堪匹餘何所
至而大自意氣奔走若狂一時爲靡當由少年
風流賞惜杯酒流連遂亦自忘耶今僕老矣而

公亦非壯孤往一詣獨行寡諧耻復揭揭若榜而求亡子然耶所可言者惟吐胸臆舒憤惋宣叙申寫展其鬱積磊砢不平者耳今所遇無一可寄吾意而根觸排突亂吾前者雖欲慷慨感激遂一快快目前動有所不可承授志趨方設居方剿裁翦換爲吾所爲所謂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則逆戾非人情抵牾窒曳窘僂迫隘榛枳於途險衰之不暇而又何樂易之有焉故有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分無分者辟子之私也言不私其義則不成其言處不私其利則不成其處故子之私其親而朋友之私其交其可相示以言相喻以情者言與貌之間也貌言不情情言無文者中實與不中實之謂也今僕肆口而談信手疾揮者其何分之有也抑姑與公博喻旁引雜物連類滑稽無當乎公吐言必古動皆莊語有典有要參伍緯經正名百物法刑具焉豈其謔浪笑傲談調諧誕可戲弄畜者所謂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

節憂哀靜正嚴順餘目不視餘耳不聽淫聲滔耳淫觀滔目耳目之所好滔心故言不當物者過如飄風非耳所及也昔淳于先生五稱而鄒大夫輒應者彼其好隱固也亦微矣其聽之耶然未污鰕矯誣滔諂譎狡形渫成光則已矣卽東方朔之奏三千牘漢武觀之輒乙其處挾日未遍彼所言何等而若是其多且對人主談何容易豈如僕與公得自恣爲適雖作劇過若然大要商畧百氏探綜經術裁量揣稱程稽剖分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六

究質參盡題目高下抑揚之以藝能之有淺深簡服之有去就理表之議不可以域內準而神際冥觀發機芟漠雖終日言不能竟者若人事委紛數變倚辟膠膠擾擾詭非振掉搖抗是何得不稍持其構有所輕重予奪者僕雖已自遣落無復關若莊氏所謂虛舟觸人終無憾者然亦欲聊與公囁嚅伸其眉頭耳抑又聞蒯通善爲短長說論戰國之權變而與安期生善兩人嘗以策干項氏彼安期世所謂仙者何乃與傾

允士友耶又主父偃希世取寵不保其身乃所
從受亦云安期傳之毛翁公樂臣公之屬是何
以虛玄無爲遺世輕舉者而顧同出一途哉卽
末流之弊是不可知則僕固亦希夷度世寂泊
延益蜚遐人外然亦刊黜培擊砭刺起療爲彼
一發藥乎是宜與公反覆精論者辭促不盡公
其務以敦我哉

予咨

郁公命予予不敢承作予咨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七

郁公若曰爾惟格惟天之命此也久矣爾熙於
文惟先服有明御士績懋哉惟日其邁爾之不
遂成乃功躬自遜遜於荒厥惟咎居惕不遑其
有還心惟天畀純永於享予惟曰咨咨我公我
其日不暇其敢貪天之休肆不有顯德祇承厥
貺予惟不自克砥乃躬惟我事不二適我其不
能力股肱朝夕戒覃勞于正劼愆攸居惟是贊
爲命揚言哉予惟時簡廼在位奉德不若底厥
戾尚亦惟畀矜我偃息在郊保多歷年所是惟

曰不永念厥紹惟顛越懼又不惟小人之悴敢
耽樂從而曰我其罔後艱公不胥教誨胥訓告
益厲修我厥惟尹皇誼伯仲伯重獲於天周公
之多才多藝史逸奉冊底告格丕天之慶予惟
聞若諾戰戰兢兢若涉淵水罔涯涘其能迄濟
予惟孔氏從舊學於典墳不克遜志洪惟圖邁
跡於遠惟憲之廸其惟邇懷燕安之以不用諄
箴厥違逸言乃滋叢之怨有同而曰非我之郵
尚誰敢任之公道冷冒聞率惟茲有陳敦我彛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八

懋簡相爾宏茲賁建乃家惟恭生生用施於無窮予三肅三拜曰公命祗辱

與華君書

昨兩承過且厚貺之僕本圖卽造請顧體少極未任前然累積深至鬱伊辟塞欲一有所出之日久矣且言亦何易而求可與言者亦復易得耶僕胸懷耿耿雖重自抑案欲消液融釋愈磊砢不平故羸削不禁甚值秋引氣清蕭蕭肅肅晨露夜涼慨然長思尤不自勝夫年運而往已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九

不可復追已而僕所賁何等萬不一酬已乎已乎無復之乎平時溺苦於學上覽數千載意氣擬託必我也者高步橫轡蹂躪蹢躅藉加之事機之會恨不一當以逞恣憤肆決裂快所欲爲伏自深念庸可俟之哉延引輔佐廸昌長遐矯舉棲遯徜徉山澤間或可數百載乎然此亦壯少努力積時積歲專精誠篤或少復庶幾又必有所爲指蹤開導洞通之不者化人來格逐征躋遠遊乎吾茲不能則所爲忿惋感悵於何

寓之惟是竹素之業苟可藉者且吾所憑負良厚其天有意耶不耶夫顯位貴榮尊高滿大何時無之若此三寸柔翰玩弄播敷操縱與奪惟我是區區者固不輕畀也僕行天下自往逮今且五十年所睥睨睢眦依和謔浪窺當世之趣攬豪傑所驅馳旦暮經綜規模竭其智能者可爾耳皆有天幸非盡由人且崇樹爲名高亦扶義立然諾比黨連類貿交相許以緩急杯酒感激氣薄雲天故其譽聞彰徹自周行逮閭里良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

由游揚者致之耶豈其閔已專用率循直行不少徇時回適其聽能致聲哉故敦道者靜默之謂非適時之宜也汎愛容衆者廣博之慮貫通之資也豈謂任俠墮輕薄受顧請哉欲無落吾事則俛而從之勢不得不然者然非吾任也吾寧晦匿蔽幽度吾所能爲寧堪與彼並出塗哉故僕亦恬然安之無不暢適也者豈以無事經懷邑邑耶往故好譏述專以行一意簡詞必與隱栗嚴微至深厲且有所檢裁是正之刊黜

彈拾惟所當無問卽喜怒不能平毀譽大起叢
謫交謫居之自如人有語僕能聽其言當使厭
事者僕固亦都無意然自是稍能入之人亦不
復畏忌而僕乃益衰怠筋力旣弛不復能振命
篇亦聊爾間以訑謾談誕愈不逮前人亦豈能
好之特以往日故僕雖知不可其若此何哉夫
此固無有涯也昔申子賁名韓子賁法談者謂
人百匿其情雖百易其名百飾其法而終不能
以所爲籠群情而翕合之也僕固任誕耶以虛
無爲宗視此亦如無有耳夫古之好此者多矣
其能以名聞於今者幾何人聞矣而其言存者
復幾許卽有存者其間有幸不幸焉若存而爲
人訕笑不存而可憫惜者復何限哉故傳不傳
吾亦無與者特當吾身揚揚意甚得耶則豈不
足我所者而有恨也卽且相見期得盡傾賢兄
第在近今之輿府也僕乃更欲有請幸無以夜
郎侯小漢耳先遣白不覺謾謾亮之

與華仲達書

劉子成集

卷之五十

十一

承藉高明積日有羨僕之無俚惟是晦跡湮夷
伏俟燼盡固無復之間者奉遺論餘教似猶可
拯援存濟之然譬之日在奄中惟再升若木可
耳雖有吐茹餐咽沐浴陶鍊飛景之方恐吾身
泯焉弗良及也若松子白石靈友澗阿僕雖謝
之矣未之能忘每清晝掩關屏處潛跡逃虛匿
影人亦見謂耽寂淹時心閒體適庶不累於形
哉然衰敝焉持昨者頗事禪修極謂可畢世舉
所爲平生能盡捐之上下千百載間亦盡捐之
其間賢聖所論道術設施興立功業顯稱華名
亦盡捐之雖身世所當快意便安燕好盡捐之
壽考延促短長盡捐之習氣湛嗜染著業尚盡
捐之吾獨何所復存哉惟是息出入尚不居世
間而況有所滯礙者故謂今之存者非我也我
何形埒之有耶夫均形均累輕重也而遣異遣
未盡也盡也其盡也無盡無盡亦無無盡亦無
無無盡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矣吾茲未
能者其寂動相與乖悟而游馳未能攝固疑之

劉子成集

卷之五十一

十二

且也其專靜寧億必坐忘之以而槪若朽株堅
若殭植杙若土偶是惟精營猶強血氣憤滿筋
節剽勁能堪忍所不能忍若僕雖自厲作氣彊
嚴幾何不委劇偃仆頓憊而能久者故功之不
續如力之不從何哉然以若所爲雖不遽能超
證遠離去人間也謂之寄過謂之旅生謂之有
我者安所求我哉公玄感天人宿業緣契多劫
累生種植深厚且賦命粹醇完善冲濬淵篤固
天所重畀淪至假令無所事養攝其渾灑滌灝
劉子成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一
亦且光裕大命昭聞顯登越於皇矣况亦維天
祐純顯相廸叙靈人降格在昔茅君裔胄許氏
世受其祐書所載僕曾盡受之往聞謂遐遠無
所徵乃今復親覩之耶欣所觀遇謂足千載而
塊焉拘局滯牽不知尊生貴身請受其旨不待
畢日哉度素不植德本不尚取之焉復希冀門
闕峻高又非所仰陟故徊徨於途欲進未敢昨
乃得望見仙姿微映不惟朗清伉爽光照前後
而儀貌敦嚴厚誠毅強之有焉因知所謂道敬

恭則不佻不佻則凝重凝重則真一道其遠乎
哉又竊從郁君往復見所爲文其寵抑又大矣
夫九天秘文固非下塵可窺金華太極真人所
示篇目瓊笈玉蘂琅函洞章霞氣所結五光七
綵焜曜人目若其可讀則爛然飛華綺思麗輕
逸冶晉魏人所極其藻才者哉及公所裁則與
深崇邃隋陵橋亢吐涵左語包蘊商周下視秦
漢固亦無意於文乎又何其恢肆淑詭原古之
甚哉此自天所啓迥然而自得奚學焉能之昔
劉子成集 卷之五十一 十四
固有傳者矣豈直陵跨之已哉僕數十年綜業
可謂專至尚不能涉其渙也公真蘂珠宮殿脩
文校籍者耶若詩則又白雲謠景霄詠也又非
人間所常玩聞僕不敢望下風而輒妄有所陳
瀆非謂能從事也亦非謂能領解也私所慕說
者懷之既久不一傾盡瀉就奄化寧可待耶夫
奔景飛步出入無上通浩虛覽觀八極整駕
寒門周旋鬱絕此固馭氣乘晨騫龍鸞歷九坑
之外者其所與友及所見聞可宣洩者能聊語

一二乎屈宋以來固有是語豈無所從受其間
變怪亦何所不有苟不至秘嚴者幸稍及之若
其合氣於漠蕩練洒滌化形濯景守一致中行
火服食其始之所由與節奏委折施力差次感
驗徵應下至竅通關脉理叙血骨微能輔養扶
策少延歲月亦可特垂憫念賜開誘乎常涓潔
齊沐膏薰陸叩几席肅拜以請極所願也非敢
望也伏俟進退之悚悚不具白

答吳瑞穀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十五

夏中承致厚意未得展效僕豪思文情消液都
盡日惟欠申噓唏蕭蕭無俚今之隱几非昔之
隱几矣慨恨兼懷可勝歎詫夫老自應耄獨如
此介介者何天所與我恨用之不盡賁此安歸
寄之千載耳公所命爲文聊以草上所爲壽者
尤不能工銘不可長頗疑其冗改題爲頌何如
黃典客腆惠至再兼仲公雅意益令慚忤僕已
冥心攝境時事不復關懷特遇輒興慨流連翫
弄徂徠數來寫送遙致謂此猶習氣未盡盡道

尚遐然天壤間若僕蕭屑卒歲孤往一意浪跡
漫游時時高嘯謂世無復者公謂往賢誰可方
之夫前賢不可幾杜甫實云彼誠見握管凝思
窮神盡變恍惚惘快實失墜遺入於無有逮其
湛清寧謐觀若明鑑空沉皎日臨照洞哲眇微
幾之忽來爽精佚起不知所從此境之暢融怡
說非親歷者不能知杜蓋爲身所嘗試然耶故
設爲難辭此特自彼爲詩賦者言耳文道不爾
蘇張持構范蔡詰難彼皆卒爾應對權不預設
變不先圖而縱橫無窮應機立斷無不摧破雖
當敵者皆才智絕人雄畧不世而一言制勝莫
不唯唯結舌披靡失措者此豈待求之典籍索
之胷膈擬議所及耶故知文亦信手疾揮無論
工拙亦得之者偶值其興之淺深意之通塞不
復致力亦非有所軒輊上下於其間也而淹速
之異又非才有懸殊日有短長體有合離也文
實難爲而易其詣詩雖易構而難其諧今蘇雖
夫人而能爲詩亦無人而可與言詩者徐宗伯

則云未可謂盡非也僕往者泛求之久矣年壯氣盛謂此足有耶逮今見始定故亦不敢妄許人嫉之甚則毀陵侮肆謫傷於何不至而居之自若且所與還往鮮近得郁君時相與縱談娛往古俟來彥昨王少卿有寄乃大當郁君亟稱之謂我吳未有及若此其調相似不覺賞貴要之他時當必傳耳僕無所發其狂言時奉教喜溢但數蒙惠及愧之愧之此辱游揚之過顧何以稱塞僕事佛頗得滅想而鄙性似躁遇輒収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七

嗽滿紙一笑一笑

與王少卿

昨辱來卒卒不竟所言已乃盡讀公文再三嘆慨豈特舉世無當抑古所難也僕起避席君家司馬亦且虛左僕少好言文行求之四方數十年鮮當意者苟有其人未嘗不推挹賞重獎翼踉蹌初不爲厲已嫌也晚幸得公則素所親殆無復者往與于鱗談謂文格宜一元美謂僕未爲人知者少未入時耳是矣尚未盡也夫格宜

一而變乃不可方卽古者爲書各有其極易乃不似書書乃不似禮他所爲成一家言各不相襲惟莊列淮南皆稍變而益工此皆文之奧精微至而才固暢流融曠放唐不羈者也彼豈不知改轅易駕而故舞於垤中耶若其徇時高下抑亦有觀者隨而詆訶未可謂盡無知者而亦不必盡求知也故亦當率所至成吾業耳知不知庸論哉然僕實未嘗不欲入之人故不能專於峻嚴橋上也時時誕漫放浪不經懷或聊以應人尚以元美言乎惟公厲意刻繕刊黜蕪錯絕馳遐騁遠古之上奇瑑鏤文僻苦蹇詰使人茫然僕尤爲驚慄失措所謂千古獨道信夫典謨始二帝及周而文愈鉅鉅藉輶浩泱泱潒變而益古孔子所謂郁郁乎文蕭氏有先輅之喻蓋逮周而備耶今公之文與周人齊軌合軌交綬並奏此有郁君抑亦似公乃深好之謂吳未有也豈獨吳哉雖海內廣矣生才實難僕老且病獲承事感業喜快何量韓氏尚構造不蹈陳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七

跡僕豈不知其然特語多猥近熟易未見其發揚蹈厲震疊猛起若飄風忽驚發大屋拔大木使宇內蕩兀搖動者雖自謂開創掃除改玉改步而僅僅若是使夸父徒渴日車自運而猶稱蓋代者抑有由也承雕詭日競反而之質謂以氣勝今則質漸窮而之俚是可以無反乎昔吾鄉先生楊君謙以文命者也僕少獲事焉頗以韓自詫乃猶未能絕跡避影去人遠者是未離其初也獻吉復振之而逮于鱗輩無遺力矣然體裁畫一渾灑殺雄淹備衆變秋駕佚驚不爲驚豕敗雖竭猶能一取焉者是其待公平僕所願言不能一二屬客至投筆無宣悵悵而已

寄湯博士

鄙人習聞蔣憲使稱公涉綜閎深雅才超擅私竊識之及公徵庸上第莅官清司名徹京邑聲載道途鄙尤慕向聞昨一出吳諸爲名者爭奔走之鄙獨未得謁悵悵人有以公傳奇示者益信公藻繪鬱興窮於麗靡雕思逸華固所自命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十九

乃妙閑樂章是可調律呂乎夫音之闕久矣大予雖有其人然業已廢久知聲而不知音不有命世者作樂其不復興哉元雖夷然時耽於聲夫人而能爲曲所謂九宮十七調者尚能以其聲被之管絃抑豈爲胡樂哉逮今而失其傳嘗遍詢之喜音者率不能通惟鼓琴者頗有知某調并知其變然試亂之而不能知也則亦淺之乎爲昔往宛洛韓公實自謂知樂嘗欲以其說授僕時方忽忽未暇俄而別去獨所爲書在僕性不解音不能尋繹且此取定於耳非器數可盡古固云其數可陳其義難知卽公所爲詞歌者頗謂未叶當由南北異風宜爾耶昔燕齊欲正樂乃掠南人夫北音固不可純任也僕已不敢措意特所謂詩歌者四聲八病小辨允將欲學之未能夫詩當先調調依於句句依字卽敏才利思捷疾若神而句字間不覺調已卑調卑則格下矣故某公云今之詩取所謂佳句有能與唐並者乎某公於詩未必工而其言不可易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二十

古謂以代降其信然哉唐且不敢望而唐以上有可知矣文亦爾乎今雖名子長氏學然議者多不以韓愈氏相許僕私怪之而夫衆我寡莫之能勝不知公復謂何僕僅見公俳體未得盡卒業也近作者愈衆益振矜慕古階陵刻嚴與深不可讀則尚詞乎夫古固云立意爲宗然卽莊卽左卽國策其詞何蔚若每一讀之覺其新思雖千載朗而不渝若彼唐宋人文未讀輒已厭之謂不由詞哉由意命詞由詞構篇意不理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遜則詞不暢融固未有詞不原意者而篇胡不在詞與若俳體又似專以詞所謂標一言以爲宗可以才騁可以博騁可以思致騁可以雕繪騁可以僻奇騁可以事騁非此則鄙拙不足言矣唐初與六代頗似而更繁靡故有掃其弊而更之者更之誠是矣而意本以質勝則質尤不易能也故其效可見矣今人習其易而不知其難且已既不能而橫以嫉人槩曰古不可幾也挾古以令於今起而爭之則不可隱忍而曰是

何敢望昔人者則中心介介亦有所是非於其間事未可一言盡也公哀然誕挺藻才命時將恢張茂業典綜藝文盟主當世僕竊在下風久矣幸有以教之

與屠長卿

頃歲瞻祖清塵日遠雖迴環興念無由致之悵快勞傲誠不自任夫涉世多虞非所前慮昔人云心胸之間其容幾何而傾及危殆太行鴈門橫塞之是猶未足喻耶僕更歷多故皆意所不

劉子成集

卷之五

五

及豈謂不能周防墮人坑塹卽公才實倍僕時名籍籍方橫驚天衢翔飛六漠而一旦飄風厲驚歛翻失次何圖皎皎之資而受物之汶汶冤酷慘怛茹痛若是耶昨於所往來者詢公行藏知方散跡丘阿寄通物外時情反覆隘涂顛擠都不經懷公之曠夷恬遠誠不能測顧明世方弘大業若皎日臨照雖蔽幽闇晦尚無微不燭况朝列清近日耳而目之何能匿情誣汗而竟豐部誰明怨讟沸起不察湛染之深刺骨消志

胡慘之甚固適然遭之在交與者猶不能以理
遣之衷也傳公所作寥游篇則又驚慨謂公且
飄然長往出埃壘外不可物色耶此由公素有
輕當世心今果遂耶意欲携同好隨所詣傲脫
謹浪玩侮姍笑恣曾臆無所拘人或不以禮遇
吾自作劇耳何預彼者雖單墮乏絕羈困憔悴
一以奇自見貴快暢恢詭人不能知誕跡謫蕩
一何若是之變耶此非莊氏所謂天放者耶夫
齋卷愴囊拳局拘滯一曲之士自以爲足取名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譽保無咎是何算者吾且削曾史之行鉗楊墨
之口汪洋恣睢惟吾所之恨老不得從公游耳
又云行且求燕齊迂怪士自言有禁方能延益
度世吐茹宣導殮嚙六氣還顏易形返少壯極
人間欲千百年始厭世而仙飛舉升越上騰浩
虛此尤至快極娛生人之所甚願古者廟祀而
求竭海內之力而欲從事不可得者公乃令期
之耶以公才明超縱踰絕且用思宵渺湛精遠
穆必當得之若既得矣必當有以丐我沾漑朽

枯漸潤容澤獲以懦躬共厲金石從公上下豈
非幸耶近者有以益代才向道精進齋居謝絕
賓客自分可致靈人援接旦夕且遷化輕舉而
志不能堅強力遂息是豈宿業不離鉛繫經所
謂貪明爲罪牽累尚爾耶卽僕亦謂好道而悵
悵何適今老矣雖復刻厲豈有及者故願公無
遷志無邇圖無計近效必也千載爲旦暮若雲
將從鴻蒙於宋之野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
所往年時苟去不可復悔及今努力決之寸心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不爲所溺綴引及有所憚憚沮畏需忍不果及
習性爲梗雖踣躓攘臂乎簡策之間眷眷乎廉劇
彫琢其熱烈於焦火而寒慘於凝冰無謂無傷
於和而蕩於神也此則取舍不同而害於道不
殊僕自患之而復以爲公箴幸財察

寄王司徒

前承惠顧未得展謁昨又辱臨之偶以事出不
成一面悵悵公桀上甚迫而能念及衰敝僕豈
無心者不重感戴且甚思一談叙竟坐失尤悵

倪夫士所重立德立功公今者業日以盛榮名顯稱有當世望世之所期於公以湛恩厚仁汪濊漸漬乎東國使比壤跋扈蘇遠昭哲構隆皇造丕奕顯休此人所禱祀而求側足而須者也若夫重爵崇階高秩公孤之尊執圭納陛此猶未足爲公榮者惟德與萬世爲福萬世爲教無窮之聞久而愈彰是爲不朽其在斯乎老僕奄息幾何猶願遽見若所謂今日之務所當先圖宗社大計繫時安危措施規置經綜石畫僕惡能知亦惡敢言也然竊欲陳述其餘緒迂緩不切者一二公亦以不莊語聽之可乎夫世之垂統惟文與質今之風少浮侈矣浮則蕩淫之以侈之流敝化奢麗於何不至哉此非文之日靡耶夫文勝而靡固當救之以質而今之所尚是猶若患文之不足者此風之漸淪忽不復覺何者氣矜之過崇樹之偏黨植之固意忌之深獎掖之衆是可使無翼而飛無足而馳而况乘以迅風假以利勢投輪而下浚阪旣無載任可

不虞覆傾而接疾捷飛鳥矣此由湛染之性專任之習有已之厚不能虛觀弘納并包兼容忘町畦削崖隙而媚形似之嫌懷憤懣之意負狷隘之量必人附已圓熟便辟狎暱可喜則立致之青雲若稍見芒穎涉似才氣則遂欲按之九地之下雖不驟形之辭而所詆拾評彈訾議裁抑輒因之他所而發指目在彼而指擊在此已過於毀辱顯斥矣此風之淪使浮薄年少滑禍輕俠利口捷給姸阿側媚恣其狂悖猖肆矯誣靖譖滔縱溺惑變搖視聽於何不至自一人倡之二三人和之遂牢不可破其爲係時風而感感衰也豈其微哉且此薄小詞藝之末唇吻之流用以暢宣所鬱思則呻吟勞則嘆喑悅則詠寫本之人情何論工拙皆以抒發性靈而節其流蕩忘返於是有音聲律呂古今之變顧若無關於治亂安危而風氣之會本之自然與代升降非一人所獨專而又可以教人必同已者且令其可同則姑以唐之諸人論之卽今之所推

詩惟杜與李然杜在當時未嘗自標示詩必以
吾與李爲餘皆別傳也文推韓退之韓固自任
曰從吾游者李翱張籍皇甫湜疑若今之連類
而云李何于鱗耶然而劉柳輩未嘗曰吾與退
之連衡也彼其馮氣時不相下亦未敢盡輕斯
世耶且唐之詩李杜雖擅而其最者尤不可勝
舉卽在唐選者殷璠高仲武且置二子而更論
矣卽今雖欲強立爲宗而談士已不肯盡同張
幼于深右子循謂難以口舌爭僕謂此寧足爭
者當付之他人齒冷耳僕之晦跡惟恐不深况
今已悉屏謝暫游窮寂荒閒無人之境豈復有
意世間涉足涂逕以聲聞接於人耳而猶時時
見及中軍高國之鼓不尋之四郊之壘而施之
繞雷之側堂涂之下僕亦烏有特爲無所加其
翦伐耳所以謹護不已竊復自怪聊爾及之若
謂公狎主夏盟故奔走赴愬是尤非僕消聲滅
影蜚遁所宜也進退不知所裁幸寬之

復湯太博書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七

僕素昧生平仰聞華名忽有陳獻辱賜書褒與
荷藉無涯三復高旨似欲興禮樂明世紹唐虞
搏拊威格天神地祇威哉仁賢之用心也老僕
何敢預知然懷之久矣晚幸遇后夔復作周大
胥將修其典制可不請質所疑者公喻及音聲
之所由生其推本之也遠矣然世雖遠其化日
新豈其繆悠而不可知者夫樂固必求之音聲
而寓之器數器數者有形者也音聲者形之上
者也求不可方者於有方所者固不可假古之
樂器存猶不可按矣故金之曲今人不能歌此
特其近者無論漢鏡歌房中不可比之金石也
公幼拊琴能依詠耶此公之神解僕願請焉夫
琴深摠之爲陽律淺醅之爲陰呂耶輕行浮彈
與重案之迭爲清濁官羽耶大小之辨不專於
絃而寄之指耶然此皆其跡也可循者也若琴
聲之感召能變陰陽易寒暑凄風玄霍應時而
至若書之所傳清角清徵之變師曠之鼓今能
之耶且鼓者之志微動於內而聽者已默喻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七

此於調於律未應有異而指之應於心忽焉不覺其移則不微琴也他樂亦有之奏鼓者於三疊鑿嚴有常節而聞者知其有憂則皆於聲取之聲若無與於樂節與器數者何自而定其中聲哉若公信能求聲氣之元公自得之他人不預然必有絕世之識人不能喻之聰可耳卽坐內見風至則知某風入律某氣應候其爲合與爽無不得聞聲作則知其爲何律呂其爲祥何兆必能如是則制爲聲先驗之天入風之協應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可以樂正之古有移天變氣之論是也驗之地則葭管飛灰緹室之制是後所常用者也若其制聲之始必先以一器爲準周景王之無射晉之古玉律牛鐸梁武之通皆因一器而起五音六律八十四調彼其於聲皆自謂能得其中和而於時卽有議其或高一律或下一律者度公必能酌其中而用之神於千載彼皆不足云也其爲窳爲揜鬱感傷和氣何於渺微之間而變異若此昔固有爲駁議者未暇盡舉則豈不能

正之然樂何以迄今未定耶僕竊有私見調律與曆通昔之治曆者未嘗不得天正然更數歲而小差數十歲而大差故遂著爲歲差之說者樂猶是耶故歷代之樂雖用於一時未能傳之後世由聲氣亦有變耶是僕之臆言未敢爲然公幸教之夫古樂至淡八而相生聲八而變也是爲一成九成而樂爲一闕僕嘗授之韓公惜未盡喻也今公云禮失求之野斯言信也故古之知音者博采之偶有聞則知其合與乖也固不必假之合樂而匠作之也今公又欲取之海外夷昧之音又謂今蘄中琵琶能備諸調是宜有之歷代傳嚮未之盡亡則其於聲固有然者僕固云取之一器可以準裁但北鄙之聲沿元之舊雖存其槩然雅鄭之分是可無辨者繁手淫聲與一唱三嘆者邈乎絕遠矣遽欲因是以爲正樂地耶此自一說也苟能得其奧微亦無論今樂古樂與夷夏之音也特恐寫其聲不能屈折赴節離其本而求其末一寄之耳於恍惚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宵渺間神之不可致思而所爲尺寸短長聲氣抑揚高下未可爲準而衍之爲大樂也夫八方之音各有當也其大旨以字從音不以音從字雖中上之音猶未得爲正北音激梟而連譟南音柔靡而浮輕東音翕葉以鳴詒西音促佚以厲急若梵音又其抗踣而含胡者也今歌北者必揚土之人則清越歌南者必吳人則嘽緩梵則南人必不能似也不知公將何所取之夫慮嘆變慙啓泰姚佚情之動於氣者也滌濫噍殺

劉子威集

卷五十五

三十一

奮末蹈厲氣之溢於聲者也氣以召氣氣也者虛而待物相爲感通故易知也今俗工之爲人作樂也殺字少乖與樂音不比則知一日之內事必有變此特至淺近之事達人之觀則借聲音而策事之得失故聞樂而知國非必聖人能之也抑公之知卽又不假於是者所謂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所謂神於法象之外始可與語器數之內也又若唐段師曹剛之於撥寧王之於杖永新之於歌

彼其得於性成於習淪於精不可以理喻是猶庖丁之奏刀郢人之運斤不以手足耳目官知止而神欲行以公之才苟蚤夜以思好之不輟則其精能微至動必戚速必非他人所窺且樂固聖人之制作公以敵聖之才誕起於時則東都所云千載後有人抱吾書修吾緒者舍公其誰吾鄉元美有逸代才雖未嘗言樂而於音必深昔有李日華鄭虛舟今之張伯起梁伯龍皆善於音者也伯起嘗語僕當近取之不必求之

劉子威集

卷五十五

三十二

太深僕終不能得元美弟敬美及吾鄉宗伯今在都公試以請相與共成之老僕無能爲役敬在下風

重與湯博士言樂

前兩致書雖奉教未及知公大旨也夫音聲之道非僕所及特聞公方欲有所造律故忽不能已復請焉書云虛戲作造六聲以迎陰陽周人之王循六聲合陰陽而天下化之今不暇徵遠古特自周以來六律六間以宣養導和揚勵激

越伶州鳩師曠之所論者亦不暇一一請也卽其所用夷則上宮黃鍾下宮及太簇下宮無射上宮謂之厲宣羸畢者則今之所用奚宮義亦焉取且是其始之者古者舉大事則必用樂也者隨其事而命之者也且周之所用聞於今者亦偶有載之不止是也古者時吹律聽聲以知其何宮則所用之准也公姑先定今時之聲何宮則畧可推矣此僥急欲請者也書云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三

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蓋五方之音應五帝之德以此該聲之萬變而不越於中默有匡拂矯正轉移變化之者則神之乎不可致思者也公先定其器以銅以竹以絲以而則繩準權度皆由是焉出非有制作之才通於天地以息之出入合於晝夜運行遲速淺深之候因能裁其過輔相其不及而中氣以平則所以定律之尺寸短長必於窕而播翕而鬱或震以侈而不知

所取衷矣記云凡聽官如牛鳴窳中聽商如雞群牛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聽羽如鳴馬在野卽其言則聽音之道亦畧備之矣能以聰耳利心纖思巧慮微俟密尋其端則音之發驟來而遽得之其外乖干逆犯凌則疾沴妖孽先形於遠者而還以害其躬其或應節中度和平安徐靜正則惠氣充作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臙臙婦不銷弄百物無不安遂長養利生之極流爲太和溢爲光象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三十四

其吉凶禍福公以身嘗之度可嘗致力耳若其不能亦未遽有所動猶之可也假能動而可不慎哉吾聞此得之性解故有執管便韻非由學也然欲通於音則從文入今文從喉唇出而五方之人其呼不同得其正者爲合而又人各自異雖同出於口吻間而鵠舌僞夏聲嘶以散有異故得其正爲難卽音相近而輕重微分韻亦各異意欲調之口不能及此固音之所由始也音不能清利則濁蹇吃齷又何以調均聲律而

諸協象變韶箎楚鄭皆以人聲入之歌詠此而
感容使所宣導皆以過爲訓是其可乎漢魏樂
府既謂之古六代以降及今代有作者用於
朝廷宗廟太常所典爲雅用於時俗酬和贈遺
寫寄感嘆欣樂愛慕太師所分爲俗卽是而求
之當無不可復古者竊聞聲之相感事亦甚異
馬跑地而得古鍾作樂池上而裝寶鐵浮考擊
於數十里外而此之聲應則是殆自然之和流
通無間何窘狎悖遽云者故謂心有微知則緣
耳而知聲猶之緣目而知形也然微知必待天
官之當簿而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
徵之而無說則猶之乎不知也故謂其類有可
類公欲驗其能且微之所感同則同之異則異
之知異實者之異名又知異名者之同實也則
於凡所遇可以知其微兆變現說豫婉澤憂愉
憚譴於是乎有所制爲器則音立矣昔吳有人
爲均於室內以候飛鳥之音音之惡者轉式克
之而鳥斃是數也可以効鳥音公之於音則亦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五

幸無爲人所指也且今之大樂非所敢知郡國
祀先師其樂器陳之前率不能鼓而所謂歌者
是豈無當於律呂者哉若辟雍太學大胥少胥
守之諒有所傳而在外者何訖無一人問也且
琴瑟者君子所日御公自謂精能則衍而爲從
祀之樂是又所最急者公必將有以教之其歌
則亦豈苟而可公旣爲樂府其所謂鑾輿破壘
曲有其法則此亦宜先正之僕嘗於音雖聽而
同於衆人不能知其犯節而凌誤而不比特於
法於數於器於字於音稍能通其一二公業已
欲領制作新一代典鄙人敢不悉心幸寬之寬
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六

與元美書論徐武功事

間者久不聞問竊所懷悵所願請未可遽及近
者新政獎錄忠功若吾鄉朱子仁中丞其功在
閩浙甚著於時故寇許者已竄逆蕃所匿海上
幾無患矣而罷之速故復滋餘孽且於時所任
將不過大猷與堂二人者何以能奮威伐塞絕

其隘傾其穴若指臂之使而後之用二人者訖無功僕親在海上見大猷舟山擁萬兵夷以百數而攻之輒敗返堂之每在行尤不能振惟後來者稍有所勵興則視前敵有難易耶子仁能督耳若其才畧固無踰尊公及胡公宗憲而將亦非有異能又若柯沈二公巡海徼者僕亦稍知之柯以朱故坐獄迨後事起沈已卒而柯亦不復用者無他長也則子仁之功盡由其身與禍始芽之與蔓延勢固不同與公固當悉之若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前聞徐公有貞事則僕有所願讀者當其時呼吸利害未知所定顧莫敢先發則徐之功社稷功也猶當十世宥而以非其罪逐雖蒙昭雪然未復其官著其行事之烈也當其時固曹石輩爲之亦南陽相嫉忌尋其始之斥也實願忠於國傷於專則庸有之且使得竟所爲黜遠其黨奪之權而保全之豈非國家之福而何至於稱兵

闕下幸而定耶此當原其始而歸之功胡以爲

罪耶此則重抑而不伸者有人爲之也若以王于之死罪之則亦未盡由也以于之功名著人重之謂徐殺焉則于於易儲之際不能力諍謂之社稷臣爾乎且當時惟于實信用而謂無罪耶則迎復之舉于初不同未知其所出也假令事定于遂改心而願忠與亦不可謂純臣矣今獨薄于之責而重徐之咎不赦者尚念其有扞禦功耶然虜之懾大駕之旋天也非人也於時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十二

迎之禮未見其隆也雖謂示之以不急然虜亦欲以間我南城之鉏于又得無罪耶若以徐之素以術智名人薄之至以請遷之議罪之恐重誣也徐既多智又曉占候肯遽爲此怯懦計哉予數從長者詢徐之爲人慷慨喜功名多算畧若治河事人多傳之既替時游放山澤酒酣以往意鳴不平壯氣時見於詩自負取日功有安天下志未竟所爲其奉已甚約初不治家人作業身歿而子孫替甚視彼厚封殖苟富貴不以

名行爲者其相去不遠哉自昔有大志負拓弛累不能以功名終其人皆可慨而吾鄉若徐公者信丈夫也今

主上明聰若神記功宗察枉抑舉脩宗臣世家以功作元祀卽朱中丞已追念徃勞重恤之葬以慰天下忠臣義士心而徐公有貞自向來累經大沛未聞有所追叙惟公能列言其事於當路必有爲之請者特未知徐公之功罪與後來之議若何公亦必有鑒裁幸詳教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九

與袁了凡

昨者傾蓋意卽相投乃深言及於禪諦靡所不快僕驚焉謂世乃有若人哉退復詢之知爲吾了凡予自謂不已謂何老若此者別纔數年遽不能識古云士不見三日卽不可別况固出形骸外則又何怪僕惑哉且行色迫不得請僕於道可謂好之矣然未之能力經所謂四者信解行證今殆都未耶特謂空諸一切可頓超不俟基示願請其說夫謂止照者吾徒妄心緣起恒

患不能止所謂照者本以救其馳固當兼用以屏除迷惑恐忽然掉動入於散亂翻患於止故吾欲且專務止以絕百念苟澄凝之極不覺渾化融融怡怡忘身之所在洞然亦不知復何所存消液燼盡歸於空無物此境界不能常現忽復妄起茫無把握此由力寡小不能堅持鎮寧純固之耶此不當他求固不由我而誰耶且諸禪人皆爲死生事謂不能知生所從來則姑置之卽如此冥然者若復能久之則其杳杳廓落無際吾所欣樂蕩薄靡所止戾於此稍能爲主焉去不復返則所謂末後句者昔皆隱而不發吾特以是請諸公其然許僕耶相承謂悟由自悟他人言者終非已得其策之自勵固也然此實非可言喻今欲究明滯於句身雖諸祖現前不能悟入故謂卽心非心非心卽此心者發生之根而爲業識累吾自入斷滅想則未知其果斷滅與抑不滅與吾亦無用知之公試爲印證僕何如僕所患未能脫爾者政爲習氣猶在

劉子威集

卷之五

甲

玩弄文史矜其長伐焉則時勃勃起未能摩而去之根株與八識相終始其障道而害於證修抑豈其微哉夫此宜最先斷此而不除死生由此墮無復脫矣度公其首以此規僕耶滅念滅心念苟滅予無事矣迴念生平皆綴拾陷溺沈滯墮失其初急欲蕩滌之以游曠朗廓落愴恍無垠而公昨乃詢及僕近著此又疹僕之患將發藥與故且盡以獻且請公欲有所紀尊公事幸詳教之藉以光簡牘也欲言不可悉俟之

劉子成集

卷之五

聖

重與袁了凡書

昨奉教荷荷何可言計公趨朝行及使事有指僕不敢請聞之道路學士趙公所上田賦事俾公履行阡陌察壤墮上下地負廣狹水之所澹人之所致力何若以制其準平軌量此公素所究研審精極於渺微無不析者予乃宅心事外雖里居未知穡事時獲與所爲歛征公私之分今茲之役願取底焉而已既未有知亦胡云者然公能出而經世則吾海濱之民其所望者惟

無動而已今征調則動興發則動吏浚民求之則動胥舞文以侮之則動竊攘多則動海於有警則動水潦之不時則動以此寄公懷中非欲自爲亦以慰吾里中人耳且公今度田賦民猶未知則公之爲能靖民可見矣夫衡賦者不能爲之動搖則里之主籍者竊上下其手爲病之深自昔不能去者聞

劉子成集

卷之五

聖

聖祖時嘗取而盡裁之未知信不其遺戮至今爲梗今聞以其詭也遂爲之大閱是使益恣其欺詒耳但喜其數之盈而不知其移易雜置舛互乖繆蔽聰奪明於何不至而人不敢自言假言之而豈能一一爲之理是未可一言盡也以公爲行田使而不及今爲之則後將何俟且自古佐王匡霸安定國家之業未有不以財爲急者所謂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之三言者其無以加乎今東南者國之府藏也則莫不亦欲安利而富厚之乎特詳求所以歛征者至矣獨不思所謂不涸不竭者

無亦有道乎夫地負軌數此其命之國籍者已有常稱是而求猶懼不給今不惟是之恤而用有不足則賦於民雖以災故欲蠲之稅且賑之矣而此之費已槩加之田歲有不同民不知所守方且恤之而遽已取之且止此猶可人謂其加也無已愈益滋三老里胥卒長之奸爲蠹已甚將何以堪且管氏於齊僅以一隅其所爲足國謀者無非生殖樹藝民之能明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能繁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四

民之能知時日歲且阨曰其穀不登曰其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民之能蚕桑者置之黃金一斤其所謂政者無非農戰與食之急以一爲十以十爲百卒之國富彊而民不待令而趨事者亦爲之有道而已今以公之謀譖才慮奉命而使必有所以佐國家阜財求相疾徐論輕重行決塞爲萬世利者且吳水地也而見謂五沃之土然水旱風霧雹霜蟲與厲謂之五患而惟水爲甚彌年以來水之爲害者十之六七公所察

見民之走水者力亦十之六七卽今方來事皆未可知其爲備之必有以若今中原其不可田乎徐君貞明疆理之其效見矣則今所急莫先節用乎事繁軍國不可緩者非野人所知然有公爲之則奚所不可管氏區區能以齊贍今齊非減於昔卽齊一方可贍則他可推以公之才豈特管氏而今之膏壤與利之出於山海者何所不可致饒孔子之論政必曰富之今以富彊之說進必謂之言利之臣而不知今若人之居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四

雖臺榭宮室榱棟閉閤顯摠爽清猶未變者而單匱窮乏幾不自聊於此而不爲計猶揚揚自得示之以汰人不諳之而猶謂其能自強者其與幾何況稽實效務本富去泰奢由質要典事功勸課墾闢委輸蓄聚操其出納經制裁約揆度縣數陰陽之策民亦惟視令之發而趨之如流水之源故轉移之變特公一加之意而化居遷革盈溢四出浩穰之極可立致者幸有其時有其人矣予敢望之幸財其罪

與顧禮部

與公契闊來久未盡欲言近乃再奉燕所得奏爵聽命遂縱談及於所願請其爲快生平而娛心意也又何量耶僕無復世間恒在恍惚外人之談神仙事者豈不的然若可堦耶顧言之似有從入其養練解化術筌機構向亦從事彌年茫無據非徒僕也所聞華君者公固謂危得之矣僕兩獲見誠重其人慤愿質慎敦固醇一卽未能超舉與化去而不見也然猶之爲道不遠劉子威集 卷之辛 四十五

乎其所觀見信亦非常特未知與楊周二真所遇類耶是未敢知卽以理格宵渺無朕固有若是者耶公篤信聖儒謂物未有無窮盡者卽有修延遐永引之綿綿卒必歸澹滅無餘謂彼已盡之形氣與之盡已盡之氣則神與之亡其謂神識不滅者非然也僕一嘗究極之神附於氣性與命不相離也而禪者謂命有終極性之流行於兩間洋洋纚纚也僕謂此固合同而化之理非我所得私也我於是得其少分一隨化滅

而謂其復託於世者此固不可冀於萬一也而謂其生生不窮者此借氣機之往來附之我耶我則不能窮神知化而欲與化育者偕乎公斷謂不能者公之言信也又謂世固有生而自言爲某後身者公謂始胎化也由母之血營與感之精初渾而凝漸以成形以至於能動動而有知識則自其廸造之始他人之神何從而入必其猶弱也就假舍焉故或能言達其氣之盛也而此之託亦漸以泯亡是固宜然僕猶謂明而未融者與其可以假也獨不能得之於始乎且理既冥昧隱暗不容識慮擬度聖人所不言固謂其怪乎則所聞於人者顯有憑又若某戶曹子不徒自言其身前且知父方來事及已所終沒此又可以理測耶若謂有假之者則是其能假者可不謂神乎特終亦不永故謂其彊梁毅雄桀橫之氣所謂厲者其是物也乎梗陽巫之見與子產之論蓋不爲異然吾猶竊有冀者謂此神耿耿非若彼昏惑繆愚沉溺壞亂者固自

芒乎安知所適若吾雖悠悠蕩無所底假有知焉西方聖人所指謂未嘗生滅及可以登格陟降者是亦詩書所稱在帝左右與精皎皎以往來者耶每叩之精理者及書所載則寧寂之極神固不搖待其氣之息也而相禪無窮是機之不已者我其乘之哉則惟所適由吾意而謂吾與汶汶者同流也由前之論謂傳者妄設令有之未足異由吾所主不可變易則謂吾嘗在也者非徒理然此爽靈昭質其視千百世若旦暮

劉子威集

卷之辛

聖七

者未可謂不信也又若所謂悟者斯尤僕之所竭焉夫固謂當砥礪研極精思不遺餘力以求之者而又謂其觸發感喻冥悟默解忽不知其所以入之而擬議卽失驟聞而遽得若嚮之相應非思所及非言所通此之謂得非想像目存而脫若不知有天地上下况此身者乎固遺耳目超情識離迹絕理非可致力者也然韓非亦云以無思無爲爲虛者其意當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

虛也非固法術家而何其言亦至此乎且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與所謂吾無隱乎爾及曾氏之唯朝聞道之言解者皆未喻也則悟通之求畢此身不舍焉者而致虛之旨則悟之階也僕懷此因未能釋幸公辱詳教之使昭若發蒙矣甚休嘉聞願勿云置之望極望極

與韓丈承志

僕所與久故未有若公者而質粹溫茂恬愉和適亦未有若公其人也僕之所願有於公胡可

劉子威集

卷之辛

聖八

言也夫僕與公於世亦無復矣則亦泯泯默默無爲已乎是尤不然今人所謂不朽者謂不朽其名則名與已孰親故不若存吾身存吾身又非有所事之謂也今人之欲以名彰者務交道事竿牘其奔走於冥昏之途顛蹶相繼而無悔知竊笑之矣然吾所務方以鉛槧從削牘和墨有所載記觸物比事啗研玩弄是與之提衡而立不又且竊笑於爲身者耶夫爲身者無以爲而爲者也周公固云冬日之閉凍不固則春夏

之長草不茂則我之爲暴泄彰越之於文以幾後之名是何與保闕固護之使無淫於外觀而失吾所其惜者乎傳云樂安襲襲古之文學彼以文學成而吾以其身存世之喜名者則有爲之者矣舍而爲吾所爲况其簡而不煩至易而功立不畢日者舉所爲可欲與吾所簡服狎習嗜好悉捐之雖所養者亦薄之不復爲意縱未得離人群絕倫類自屏於荒寂淪棄而能漸遠俗無所營以澹泊清夷彼紛華眩侈一不與涉則吾日快然有以自樂又何慮患害迫隘窘危之入吾心哉其務以全吾神於靜凝真一起紛埃而上征渺不知所之吾猶人乎而吾神景景以往來固無有於生亦何有於滅吾以身存何與以名存乎哉名存者悠悠千載固若存而若亡而吾身也存亦何有於名者此僕近所圖自謂人固未喻故願公急從僕之所以自爲歲留留其不留公其努力無忽

隆慶間與姪孫倬書

劉子威集

卷之幸

中九

近聞莅止臺中冠却非操白簡彈拾補裨此甚盛遇也竊爲嘉之我劉世載勲伐今且垂盡得復恢之亦何其快也僕老不預世途且不知今所建立於何爲急人或相語猶不欲聞而况自強謂知哉夫時幸治安極亦自昔所未有也國家磐石之固千億萬年亦何幾之與有然隙之所從來其無謂不足以嬰而不加之意也富彊之實中已耗耗彫詭之民復不知所出事蓋未可一二言也獨謂四民之業各有所專昔管子之治齊其辨分於族處使習精其業無有懈墮以墮厥功然游其人四國以覘所爲故穰侯禁無納諸侯人者秦亦專用此以入人君臣間者也逮漢初而陳豨從車千乘則賓客之盛極矣嗣後乃檢諸侯王客是亦懲其弊乎然若趙王之廝養卒及卒史王先生是皆有奇材能緩急固亦可仗若之何杜之也若今之賢公卿傾身待士過於周公若韓愈所謂無暇食與沐與所謂舉於堯庫之士七十餘人者尚不足言豈

劉子威集

卷之幸

辛

非烈於古賢不啻倍之而風聲之流海內傾動其獻詩歌呈材藝者聞填滿

闕下多士之盛濟濟乎亦古所未有哉然聞孤卿之重士有與之爭言而相詈者進而變色凌遽恣然使氣傲睨士亦何不自重不稱上之禮貌哉夫此亦自上驕之過也極而中貴之門士亦爭集出入洋洋詩書禮樂之化何遂至此漸洽哉周之文郁郁乎盛然視之猶鄙固與客乃復有謂予不足者云今之賢而耿介有聞者或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不通賓客意遇不無少失然因而不能安其位者往往也不欲指其人然頗謂國之盡臣剛毅有執不阿意其進退繫時重輕而流言萋菲起自遊談遂成巨隙是可不爲深懼哉且在外者亦皆倒屣於士車騎時出遍存之里間欣欣相告謂今之尚賢忘勢尊禮布衣有古三代風矣而猶有逸言謂挾以爲重自恣睢者昔衛霍國之虎臣且天子所寵倖或責其未嘗進士而云人臣何與交士惟謹身媚上而已彼齷齪自保

固無足言然畏慎無所交通使上安之而已亦逸樂無煩過安從生哉故予謂今在廷之臣宜體此意閉門養威重無滋口舌而在外者亦無樂乎好士名誠心奉職無所假且既無所於入之人亦不敢望焉所舉動一裁以公誰得而議謂有所聽信者外可以杜竊假而內亦不惑於多岐此固僕之拳拳願爲當代忠告者顧言之而有所益可也非徒無益而甘爲人怨嫉則何謂也書云壺士以爲己名又云貴私學而寵無功此皆治之所禁也今誠一切裁以法是亦何難之有可不慮圖哉抑又聞管氏圖齊之政游士八千人於四方而四公子之徒皆以士立名故謂士何負於時者若胡司馬平東夷亦皆藉一二士力也今之士請各獻其才謀慎無以詩人浮薄流也何益於時故願所延接者亦擇之而已乎

與人論畜聚書

吾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故不以天時而簡功

不以偶獲而自任吾以爲雖不能必效一時而
可期之悠遠者此其信然也今人好乘險危重
徼利卒然遇駭發之患凌直致之勢突起於不
虞智不及迴慮謀不及設施雖有萬全之計必
獲之效力不得逞金襍勢榮美利厚養更爲難
矣危禍慘於兵力而燔溺烈於水火也豈不殆
哉雖有善後之圖然要之不可以其不貲之重
而幾幸也且夫籌量而決審稽而行猶時有竊
發之變而况貪侈厚僥虛倖妄冀徒有前利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十一
規而無後顧之備其親禍而怙難也豈不殆哉
夫引鴆毒之爵驅必覆之輒不以爲戒而姑試
於萬分之一吾竊爲今之論計者不取蓋獲之
與所喪曷齊而事之與禍敗異等得固不足多
而并其所持盡亡之何不自意而躁趾無忌也
故書有之曰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者順事
之自然而待其所出者也是以云說有必至而
曠於實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此之謂也願足
下留意幸察

與郁子

郁子作爲煦嫗欲無不撫無不柔也者聲所爲
謹以爲服之至也服之至也讓以再讓以三以
爲服之盡也而予固非之以稱所求於郁子者
不徒爾焉已也夫貌言華也貌而不敦是非君
子之道也夫郁子豈不以是爲能免乎免於時
之所指而不免乎心之快也且子豈以誠居是
乎而猶之有所作而致其情乎夫固謂子不可
也且子能以窒爲隆乎子能以突爲汚乎子能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十一
揖之以陰而無所不平乎子能使其內靜而浴
士眇乎子能葆濕敦土而不遷乎子能使莠命
無侵乎子能使無夷滯遁荒失其所乎子能使
子之德被如冷風乎子能使節穎莠而莖實不
病乎子能使碩大以繁而不削乎子能使厚獲
而豐享乎子能使居之不疑而用光乎有之若
何無之若何故率子之所爲者欲使拙之若充
實之若虛大之如憊小之如僞力之欲柔柔之
欲力棘之欲肥肥之欲棘抑之欲揚揚之欲塞

其用無方。其德不常。以處其當。無或而荒。故時至而作。渴時而止。人能貌子以其文而不能情子以其質。然人亦中子以其外而失其所以爲子者。記謂母測未至。人之情微而異之。後來者乘之。吾與之爲漫衍與之爲支離而卒不可乎壹之也。人固可與誠言乎。其不可與誠言乎。吾百匿其端而人亦百遁其情。謂之曰有方之士。吾何樂乎與衆譏也。夫事之可知於顏色者。非必明者見之。卽厲之以辭。奮末粗起毅強。有服於和調抑退者。是非發於言而知之。必有所以言者爲之前矣。故曰任之爲道。非慮之所滯。而昔之所預也。故吾之徵表於未發。而充於臧之不得者。邀爲上。濕爲下。而吾之志亦已飄已夫。非夫始之所及也。故曰不可知之道。巧者爲之廢。能者爲之誦。故雖有抑折辨通之利。君子莫肯之爲。曰吾所爲耦時接俗。說義均調。適人之心。無所午者。我其別爲之途。與事慮不同情而名實倚不附也。夫衡行則重相倍也。縱行則力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五

相底也。紆行則衆相竊也。故爲此三道者。望之則有餘。就之則不足。語云母報往母跋來。此獨謂始學者習之也。而極之不能爲往。不能爲來。其誰可而爲之。故吾與子終不知所出。將且由夫患好盡之過與。則彼犯而不以禮粗而招之。狠於搏氣而舛忤是安。然而從之。是曉曉者焉。可與群居而不亂乎。將且由夫節飾之君子與。則無染於事而自謂潔以奉已。若將浼焉。慎靜以尚辨。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而何以與人乎。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五

故欲立之中焉。參以單蕩。酌緩徐遲後之適。役聰明之智以攝嚴人情。是亦可以釋矣夫。

劉子威集卷之五十一 太霞草之十九

長洲劉鳳子威著

石灰橋重修賢聖祠募緣疏

里人將修賢聖祠請予爲之疏予謝不敏抑恐予之文無以當諸君者然不得辭乃爲之言曰古者有國社有鄉邑之社卽民所事者置以爲社則不知其何神也其在昔則有能知神之族氏及其至之日與所以享之卽爲之巫故有九巫之目然各以其族爲之主以爲神所依馮而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所謂神者皆其人之嚮疾強梁徹明正直爽精不昧者則今之所奉事者或與古同類特人不能知遠其傳者亦冥昧不可詳且旣神而置之又何必測量其所以者卽賢聖之祠不知其所自始然大約自元迄今歷年已久而神之顯赫爲人所崇祀未嘗替雖祀典不若古之明命鬼神以爲黜首而里巫所守有常祠則其能爲民禦災捍患而除其疢或是宜竭所以奉之祠宇之建在在有之而胥門之城西故有祠乃歲久

墮毀焉里之父老謀所以新之除壇場計廣袤揣高卑儲物用材植棖棟土庸甕甌厚薄之仞已積日猶未能合蓋施者前後雖稍集未具也今將興事凡我里中及他所來有事於此者賢遷化居或一夕之游解頓暫憇者睹茲勝功皆願各効其力多助之益不勸而子來於庭藉我不顯大神之庥使施者充物盈溢凡百爾所索無不畢有者則新宇之成固將不日而輪奐堂與屏宁之次大啓前規而完繕宏麗壯固之以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二

者夫惟神之顯思固日監在茲而人之能以資力裨助者其獲休益當不待言惟古有礫禳之禮及鄉人之儻竊以今所作有類古者當夏之仲發舒之氣或有所壅閼底滯時乃爲厲而天灾流行何國蔑有於時導迎宣暢鼓舞之於是

積世相承其當共致力斯舉豈待普請敦諭仰
祈之哉予不能知天咫又安知鬼神之情狀特
爲四方請命爲之詞云

獅山思益寺化緣疏

獅山吳之望也以形勝名雄據盤礴隱帶諸山
囊首左顧勢若騰躍又名峯嶺蓋離立爲井邑
蔽故形家謂山之結脉郡之所依倚且出雲氣
見光景山川之爽精流爲祥異而發其秀靈爲
有吳之生材者也地記云此吳王僚葬今無復

劉子威集

卷之五

三

識又謂之竿嶺者則云禹以竿牽山移於此有
石形如卷竿又其左名索山者皆志怪也有寺
曰思益當山之膺由寺後陟岩半則盡見郡郭
與諸山相映近被鐫泐創傷求石榜者往焉求
礪礪者往焉求題凡之麗者往焉今幸有厲禁
而寺廬毀已甚不及今圖之則幾爲荒壤矣僧
某某造予請爲疏乞諸方檀信爲慈捨者予卽
爲說偈曰

昔我佛如來 與諸梵天俱 行詣寶樹下

瞬目旃陀林 云此安勝地 可以建佛刹

帝釋卽舉手 爲插一莖草 乃云建刹竟

如來爲微笑 讚歎此功德 廣大不可說

而可測邊際 此刹非有實 亦非有所作

云何爲寶座 而坐諸菩薩 爾時迦葉起

合掌爲衆說 佛所指地處 天主所建立

不假絲髮財 亦非威神力 惟以誠願故

置刹功已迄 今我諸檀信 往昔能供養

不暇廣宣說 而爲陳緣起 我土衆山川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及諸名勝所 皆佛所說法 而樹大寶幢

塵沙數世界 百億萬宮殿 何所非精藍

而法不周徧 況此地不異 獅子林正住

盡劫得安居 三時共修業 此旣非邊裔

佛法所住持 無邊身菩薩 時所常赴之

樓閣映重重 寶網交四垂 法座飄勝雲

百千衆圍繞 儼如靈山會 證明超覺了

云何定業纏 值運竟魔嬈 墮毀不可支

舍宇盡茶蓼 流水長者子 栗多阿舍耶

隨見發菩提	勝業願成就	蔓雲纓絡雲
卽現無上果	爾時最初心	一切處已普
祇陀感宿因	須達價寧估	競勸爭樂施
羅列行可睹	穰桶桶檐楹	令辟瓦石砥
材用一一輪	不恡罄倉庾	宰官摩路迎
居士聚落主	各各大寶藏	名稱貨財府
下逮孤獨姥	空乏極貧窶	咸能急喜捨
焚集難計數	多寡惟意度	况彼徒貫腐
少施一麻粟	報亦難備舉	若起盡崇飾
劉子感集	卷之五	五
一力任嚴宇	其功定難言	佛豈爲妄語
長者方曳繩	天上材已聚	宮闕還現前
須臾觀堂廡	但能發誠信	饒益不可敘
凡所作因果	捷於報桴鼓	今我爲募施
緣信孰不與	隨事種福田	慈蔭必逮汝
感應影嚮間	尊貴由自取	展轉及他生
舉足蒙多祐	不善皆懺除	定業消諸苦
如熱得清涼	如嬰兒得乳	立須發誓願
竭盡靡所阻	會見構雲興	畫拱翬空挂

迴題高可映	繡松磻寶戶	佛畱放光耀
幡花條充午	諸方來奉獻	趣赴焉禁拒
茲功首歸誰	效并在有土	
何山募緣疏		
何山昔以何氏名山去郡不十里而近吳之山		
自秦望來並走海上相銜帶斷而復聯遙障其		
後所以表東海而爲奧壤者也茲山蜿蜒而右		
迴其圻則資福寺也寺建自宋以來迭有廢起		
逮今圯毀久之僧某力欲緝治庀材爲堂宇兩		
劉子感集	卷之五	六
度爲閣積有日矣未得就造予乞爲疏請於諸		
長者達官有所施舍夫佛之道主於斷愛愛者		
不善業之本根相牽而入於情累欲障流轉死		
生諸惡趣者也去愛則廓然何所繫悵無不自		
得而以計量籌度局局於有無多寡爲哉若給		
孤長者布金施地彼豈有愛於衷哉爲能破貪		
去慾求解脫耳至以爲功德者謂能施力於刹		
梵塔舍作諸供養此之爲福非所徵而自得故		
或舉一念而刹已建或發一言一彈指而諸天		

樓臺已儼然具者此貴初心誠向故稱施爲道之津梁然此爲下機者曲爲導誘也若具上根智則惟以去愛如戈利王何所不施者使人持是念則三界可出何福德足云也今僧以助緣請於諸方使如予所說則當爭效其財成勝事舉世界皆黃金成無寸土爲瓦礫矣資福之構當雄東南而誇盛於前何啻百之哉且山之爽靈其所當值於人不爲聖解爲義學則爲當世佐王具若嵩少爲禪宗所發地則茲山寺之所爲建有不可思議功德余何假言而諸長者達官寧能坐視其廢壞爲也

光福賢首教寺募緣疏

光福吳勝區其始爲精藍及所由興今相國申公司寇錢公載之疏具矣往大中丞周公撫吳時則見其墮也有意復之今所由爲崇飾具材焉諸有願入貲者咸籍之勿爲限俾僧本立司焉然竟以役大所須多工勿竟迄今大宗伯董公嘗過焉見其方作治也卽斥羨停諸費悉力

佐之且命鳳續爲疏言所以當力就功及檀施者有莫大益也鳳固已謝不敏然拜命祗辱敢不敬爲請哉夫佛教實有裨於治道故我

國家定天下祠寺皆因其舊令不得有所廢置則固存之雖存之固神之也若久而陵夷迨之則典主者責焉廼今歷年滋永在他所亦無不佚廢佚興是惟我

國家運祚無疆考卜管度皆以時鳩工無歲無之百度維新未有弛而不張者况此之爲役旣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八

請於撫監執憲則凡我大夫士及算緡多者皆當竭其力且寺據川瀆崗阜形勝汪是土也水泉所匯氣鍾之迺地脉亦魁陵被帶奇咳出焉五行家所論形勢控壓於井邑有繫是寧可使之廢墜湮夷蕩爲墟陵哉在禮水土演而民用使失其所則地傾是懼無亦沉滯散越之憂故爲政者務焉至浮屠氏言則謂阿育王令四天下鬼神同日造八萬四千宰堵波茲亦其所也世外恍惚事殆不可窮若其道惟在慈捨慈則

含覆群動捨乃不私其身雖體膚不惜而況所有貲故誠向其道非捨不足言慈濟捨不罄竭少有所愛則非捨也是儒者克己之仁乎茲地固云大士初來弘化固欲盡閭浮提無不得度者始爲壇墠歸往者日益衆遂有棟宇層臺累榭網戶朱綬精廬之盛極於一時迺今材日朽蠹敝毀傾墜甚欲恢闢構增崇累高禪厚亦承藉前緒遂成厥功則有大士之威神在凡我君子天誘其衷鬼神而助之以砥勸其垣墉撲斲劉子成集 卷之五 九

心平等欲普遍一世不敢障人之願施初心不計少多盈縮輕重自一錢以上至不可計數皆同獲福德若貧女以少米餉卽衆無不贍者謂誠施也此非妄語矯誣且我宗伯公當代社稷臣卽居與吳異壤尚謂茲役功德可以上爲國家祝釐日惟廢墜是懼故勤勤若是則凡我吳君子自當爲傾動奚待予請爲乎

半塘寺募緣疏

浮屠氏法蓋出於周之季與孔氏相先後至漢而入中國其道宵眇慌忽善遺遺解形消化可謂高虛玄奧之極魏晉以來名流無不傾心彼其脫悟忘累固談者所執操喙咏諷說之門戶也騰竺相繼來臻其所持本漸廣傳譯愈益盛其教之被使王公士庶顛倒傾慕靡竭施舍惟恐不逮此半塘寺者傳昔道生於是誦禮有雉予以經力生爲弟子旣歿舌生青蓮崇信者益嚴奉事寺所以弘開及今千有餘年荐蒞元二之厄迭廢興宋炎紹間因燬復葺名以壽聖禪

寺今仍之僧南宗者當

宣宗時募巨材建千佛閣初立殿廡門闕且上其事下有司給復見太史陳繼所爲記中今又百餘年漸剥墊墮地兩廡皆撤殿後爲宮祀

玄帝材亦蠹敗不支僧周爭來自嵩少睹茲藍若古遺跡湮夷久將不復年用慘怛發憤以營立爲已任就余爲之辭勸士大夫及諸有緣亟圖興復若不遑夕無徒駕說妄訛以固護閉拒靳惜爲且於法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余欲爲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十一

之辭懼不免於軟語綺語欺語之謗况乎不以余言爲然其業又將若之何故不廣引肆陳直敘寺所以當葺士大夫及諸有緣能疾力共攻治以幾於成其緣業功德余亦不敢妄云若內不解而外肆誹此其中豈有所見哉虛謬不學見聞不遠妄執偏僻以文其陋循陋儒之說將拔一毫不爲而能出貲力無愛竭所以營奉哉此盡狂狂汲汲詐巧虛僞徒也非所以共論也尚安計哉至於帝之威神實司兆民之命其禍

福甚顯著又不假余言也善住比丘其亟圖之而已無怠以私

書宋景濂所爲記

觀宋景濂扈從

太子諸王諸琅琊荆塗二記畧云

皇祖造業之八載時適初定

太子諸王處崇禁稍久無馳騁弋射之事不能

發舒精神

初今西幸校獵且論之覽觀焉既又以古濠梁

劉子成集

卷之五

十二

事驛付濂今得訪歷涉沿搜引出之者此天施之隆仁諄諭婉憚非淺陋所能述揚然竊窺皇度何浩蕩無極而弛張操縱之神使人感發若在當時親有觀者夫

睿謀之遠在千百世不爲耳目玩有所寄其作教也恒恐逸怠易懷燕安念而雄顧英盼馳驟決奮之氣易至消沮故欲使之道路亟肆以勞之且識山川形勝民之風無不悉焉者其在昔季王惟湛樂之從至未嘗出戶見原野都邑故

委清放佚傳所謂戾久將底者滯淫誰能與之
是以喪失志意而墮敗功業孰不由斯致哉今
觀王造締構之初已及萬世大慮故熙洽累代
若纂就前緒尚思謨烈耿於思文后稷之詩所
以追隆於古必有忠謀善計豈謂

大訓寶命而能忘之乎管敬仲之言云見懷思
畏實有仰契於前而從懷如流或可作戒於後
矣若其親禮儒臣寵之燕游適發故府諜徵涇
夷之跡於丘墟陵陸汪是度也包括字內兼舉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三
群類不遺小物其可得而測乎哉

題周懋脩集

蘇之名爲詩者始盛於文太史徵仲後進則張
幼于周懋脩並作及事太史而復宗子循子循
之詩王元美許以中唐矣大夫固冉曾之裔也
豈復其始之難余與之尤善見其每愛溫飛卿
而詩亦多類之若二君相砥以才力則蕭統推
輪大輅之論不其信然歲在柔兆之夏懋脩以
詩謁余則視元美所嘗稱幼于者無不逮焉掩

子循矣夫詩亦惟情與才卽周君往爲博士弟
子學咕嚕未嘗放極於振滔淪罔凌越奇恣無
當之觀也則見若以詩名者驚焉及今而之四
方觀乎通都大國文人才士之所萃止則其爲
快醒娛慰游之得意視嚮者何如於情旣曠而
才亦有然者故於詩宜益工寧復齷齪數子間
哉今之人喜誇不謂之凌絕往賢則怫然慍此
亦過矣卽元美不妄許人而余於論尤核蓋將
以徵信也後來者其可欺與故其論周君也必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四
且名擅於時無惑若往者東海江夏皆可階而
進司勳送子自崖而返矣

重題汪禹入集

今之爲詩者徧海內人人自謂得驪龍珠論詩
者亦往往許人以蘇李顏謝沈宋王孟不如此
則不慊也不幾於誣數君子耶夫西施毛嬙聞
者艷之然不知何以爲美者夫美無定形卒之
陌上忽有所見驚焉以爲若神則遂以西施毛
嬙稱之無過情者夫美於色者恒有焉不可數

計則善爲聲者又何疑不若是衆哉禹又之詩
之諧者也諧者可被之金石入之笙絲而况
前數君子者皆以聲呂節奏宣叙和氣備成鐘
律爲一代作則禹又亦我明盛風哉若周以太
簇之下宮布令謂之宣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
舍謂之贏則謂我禹又能執六間以調六氣和
展百事可也助上爲政充贏條暢可也且他所
爲詩或獨奏一音而聞者偶有合謂之工禹又
之詩則元美命之矣元美之於音若太師之合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五

讀近人文集

余近閱人書愛之且爲噫歎者不已夫才不
恒有於世而世之以才擅者其患不一有槩以
忽視人內不自量外不能別妄以氣加之或中
且沮焉而猶彊凌厲者矣有見不若已則說之

爲之聲譽度終不能踰已且以自標樹也有見
將與已並者輒詆傷之恐有所掩也此自昔則
然至異代猶爲扼腕可勝道哉余每見著作善
者不問誰何卽就焉極尚之未嘗有所不盡而
人於余或不能得其一辭借豈余不足當者則
其所稱槩可見誰其若余者余非繆自許卽人
讀書不能多余而暴之若日不足是感余深因
有所爲述若余之惜才惟恐僻陋不獲購見豈
余不畏勝已哉固自其度越遠矣夫

讀文太史甫田集

吳有遺老曰文徵仲先生是非郡國所謂賢也
紹明世嗣詩書禮樂之統者幾若人乎夫世降
微言熄仁義之緒缺有間士之所矜爲名者負
其才用以知陰陽據位乘時有顯稱當世不則
博窮載籍苞舉六藝以文辭自寫奕雄視然華
而不敦徒欲陵前代出其上氣奮未有能抗行
潔已貞介不可犯趨詳於禮聞自始之卒無少
惰者故雖有擅古絕今之才弘淹恢恣肆詭之

辨名稱溢字內而功施無窮也自非躬行君子
原於道德之意卒被輕矯名是豈所貴於文學
乎哉我吳固才所產其著於昔不可勝舉當文
太史之初則所與遊數君子者其人並儻易不
稽而逸氣往往旁魄橫驚超踰不可揆量藝翰
藻給琢飾彫彩皆極一時之盛卽所相然許未
嘗不託於義慨然自負通才達學非常之士而
太史於其間于于徐徐不以所長凌伐振矜有
所發舒而咸讓能焉與之周旋進退情踰戚屬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七
所酬酢和歌風體格韻亦相與上下而醇厚愿
憲則有殊羣而不黨諸君子亦未嘗以異已患
之也既先後徂謝獨天假之年後來者儻上愈
益甚皆依以爲重而四方之喜游者爭欲附餘
光絕炎故鄉臻雲合遂傾一時然非其意也卽
其始緣諸生論上太常習業亦欲試補吏就功
名既屢報聞初不少動其中乃復用司空薦待
詔

闕下蓋以異禮遇之國家所以待賢若此者亦

不可復也司空之所爲舉非有游揚爲之聲譽
又非先生屈折爲恭吻俞溢言以慰士大夫之
心者又非竿牘紛紜若今之請謝爲且遽自謝
歸人尤賢之亦非用矯伐爲隱名顧請其書者
請其詩若文者日造於前一一應之未嘗有所
拒不與也迨旣老猶自力不舍晝夜蓋不欲逆
來者意若余游於先生則已老懽然折行交間
爲人轉請耳奉杖屨終日不厭今得觀先生集
宛若平生時顏形穆然聆長者磬咳席前也因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八
竊爲之論夫文之高下與時升降而好尚予奪
傳與不傳亦惟其人哉昔之稱最在人耳目者
未始不本之立行若北地籍甚以小臣屢抗言
其氣節矯矯次則信陽關中諸君皆爽諒以名
義貴故其文重於今雖其創變見謂一代作抑
非譽無用之言竊市名爲者若先生之所爲古
詩近體緣情以赴會選辭錯質無傷於用氣嘽
緩樂易之有焉殆近於優柔和正之音乎固不
奮發蹈厲時風則然與彼佻輕以侈淫者闔胡

嘗同日語哉若諸雜文殆學韓愈氏而未離其始者也其蓄思沉深而摠之混混乎不凌節命意微婉而綜辭有委靡而不劇通而不靡且恐其剽以蕩也不敢以繁綵縟飾施之譬之饗焉苟以便事適口立飲可已何事牢羞珍異備物爲故與彼諸家者並行而人亦不能軒輊其間然先生以純德至行中心物愷天之於是亦獨畀之乃享有遐年是豈人所能爲哉且吾聞之憲孝以前舍而未越蘊毓至矣故皆敦龐確慎

劉子成集

卷之十一

九

迨嘉隆間而放軼已盡則又何以尚之哉夫文之貴不援事無所假而神爲難若史傳固爲事發也莊生韓非是其神於文乎然時有所寓之其管氏乎雖或本事而無所籍也其老氏乎則冲而寂淡而不厭是今日反質之論也亦文先生之意乎故備著之

四六銓鏡引

夫文固古爲貴古則六經尚矣左語而下爲子而史與嚴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而歸之沉至簡

質眇微玄放冲深毅雄闊肆其難莫既降則偶儷乎是雖未謂文之極則然與其譚緩無當流涵漫易溺於衰敝也不庸愈乎特近者舍難而趨易何異逃墨而之楊夫不極其才力則不能恣其恢詭博殷之思而學不淹該衆流涉入堂與咀茹厭飫漸漬淪液則才既靡所於逞而孤陋寡聞蹇蹇愆蹇若靡通於音而搏墳拊篋徒廢一於堂廢於一室彰其繆耳安能鼓宮官動鼓角角應五聲相宣而成樂乎且麗靡之作實

劉子成集

卷之十一

十

由相如潘其源鄒陽道其流曹劉潘陸以逮於齊梁極矣隋唐因之而少更繁猥退之力變之而爲古文然斯風未殄也逮宋而益敝歐陽氏諸家復變之國初已來舍而未越迺徐昌穀黃省曾輩復翕然以六朝爲而李何復矯之皇甫氏力不逮作者而更寡學雖復竊名殊自鄙淺惟子浚或庶幾乎迨乎麟元美作而一洗之快夫然妄庸者至謂吳人語與優笑伍痛夫何詆之甚哉予固

不敢顯然爲吳走趙壁立漢幟而自謂博通該
博時出偏師與人角終閉壘莫有應者何也暇
課子孫業語令且從事四大因使錄藝文類聚
稍習之其目曰表曰牋曰檄曰露布曰教曰令
曰下記曰移曰書曰啓凡十是皆宜於俳者若
六代則凡文無不俳今擇其小者非謂大者無
取也無以爲也恨其皆未足與語不能傳業爲
之悵悵

諧管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王

甚矣管氏之所以爲齊者何詭之極也夫齊壤
地千里東有負海之饒兵甲之盛區區以齊霸
何難者而所爲取民者何竭盡無餘也使農夫
裸股肱事耕耨而力歸於上女寒暑不輟勤織
徽而織歸於府所以取之者盡矣而又恐利之
在下也云不修帷蓋不盛衣服則女事不奉享
燕之禮不致牲諸侯大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
六畜不育臺榭不高宮室不美則群材不散鳴
呼又何急急欲其匱也夫固云積於不涸之倉

藏於不竭之府豈非欲財貨之溢盈於下哉若
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行五月則能力穡致
粟多是宜旌之以勸而詭以北郭之龜爲無貲
之寶爲質而貸之粟夫得龜者無故而蒙上賞
藏粟者被紿而厚失其貲二者俱未爲得也而
以爲善謀哉其欲取之諸侯也爲石壁謀使玉
工刻石爲壁尺者萬泉以次而差爲之直珪中
四千環中五百璧之數具而西見天子使今天
下朝於先王廟覲周室者皆以彤弓石壁不以
彤弓石壁不得朝諸侯乃悉載金玉珠寶穀帛
錢布輸之齊故石壁流而之四方而天下財物
流而之齊是又挾天子以令而政自齊出也惡
在其尊周室哉夫卽管子之治齊也能皆已官
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吾皆已官之
矣其餘皆以數行故因其流而導之可也扼而
守之可也與所謂教民服田畝治絲枲蕃衰六
畜樹藝瓜瓠菹菜百菓者無不備盡其法而又
行教籍於國今以穀多寡爲貴制其輕重之準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王

守其徐疾之度一可以爲十十可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惟上所以操其決塞率是而爲之民者已罄其力而歸貨財於公上矣而又詭而奪之恐其饒而散之是何不恤其私而盡用之若是也且也旣爲之軌程則與民守之可也上無幣有穀則以穀準幣環穀而漙穀廩重有加十而又謂大家委貲曰上且修所人令隣縣有實者勿左右不贍則爲假其食遂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幣之九在上穀在下幣重而物輕則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在上則官府以橫出隆而止是衡準之度數易而豐扼之守不時且又何不信於民哉嗟乎管氏之謀而於霸強而未暇以植國於不傾之地惠不洽於四封而詐已顯於天下故不再世而衰昔晉之霸也累世而主諸夏盟齊則桓之後而遂失諸侯多魚漏師之隙既開而方內漸以不至吾是以不能無罪仲之謀齊者法已具而失於欲速不爲後圖而急於一逞焉奚待五公子爭而桓

劉子感集

卷之五

五

公是以不沒也夫子曰齊桓正而不譎若仲之功固以尊王攘夷而夫子恕之耶

懲怠

吾聞人有智能而職有分業故才則有所用業則有所當夫民生在勤未有不勤而獲者今游惰以自安而簡棄其所執卒然遇事機之會迫利害之塗處通塞之際智不及旋慮謀不暇預圖雖有顏淵子奇之才不能淬厲屈伸消息俱爲患矣是摧覆生於宴安而禍難作於所忽也豈不可戒哉雖有或倖而免者然而是不可以數僥也且夫朝不遑朝夕不遑夕猶時有非意之干不虞之變而况乎弛縱其躬淫從其欲試不測之淵驅必傾之轍其爲害也不畢日矣夫挾無賞之重無萬全之畫溺便安之習忘旦夕之微忽其微萌之漸而至於滔天之釁者無怪也故功敗於垂成而患生於履滿君子猶不堪而况在小醜乎故吾願人之深思也

過任

劉子感集

卷之五

五

任人之難則必能濟人於厄任人之咎則必有防非遠愆遏欲格正之論夫人能委已而聽猶之乎險危其身以憂勞之也若其彊正狡直以忤觸所難是雖有必然之效立致之益然猶犯顏色而取悔尤哉自古之有任者皆以有分義不當避欲殉吾志敢慮吾私也故動必以古之道進違其意極繩切誨勵苦口之言日陳之左右非所以順旨量能而俾易從者也人情畏所不便而喜其同已積形已之嫌開忿憎之際何自惟欲踐吾言之語而忘載濡及溺之義用好盡之議決一旦之命竊爲人笑而又爲志義者所悲也夫君子非好爲智而亦不樂爲愚不務爲苟難而亦不專事於獨異顧已任人於一朝而旋即背之不終夕是以戒於任之踰其力而不食其言之難哉

劉子威集卷之五十二 太霞草之二十

長洲劉鳳子威著

測士

孫祿亮僞孺校刻

韓子曰人臣非名譽請謁不能進取嗚呼此謂求事者言也今而無所誘於事不爲名有所出然而居則焦然不寧日與接爲構而夕以交爲務以機進以機退皆唯皆諾並作並止比周而相譽朋黨而相非相引相援相譏相諧相與爭馳逐於塗若狂若醉矯妄爲虛名以相惑亂悖情實繆是非顛倒白黑冒昧誑誣壅閉匿飾將盡塗天下之耳目而塞其聰明惟私黨之崇而阿意曲悅顯以竊時之秉詭爲名高而陰媒厚利收天下之談游以爲之唇舌其有不爲已者劫之以私威而不服則廣張衆端以病之謗誹蔑污以困之侮凌擠壓以窮之軒然自謂得意而加於名實之上時固有人矣哉夫此者非謂有秩於鄉有任於已有所與同位而相軋也固猶自託處士則何其跡之相悖行之邪遁一至

於是且何不以材用自言上雖不得驟進姑得一尉一簿稍可以見其錡頡雖大小必有所效之則因以肆其機智計變因事之隙苟以投閒乘人而奪之處則必有便勢利資構危難以開必然之獲是何若橫里間稱暴豪而假竊過當使爲士者蒙耻而恬靖者迫脅不能遂其意也

通已

吾所爲難言者非好盡之患及有虞於人之咎其質也古之人三辭三讓而後言不然則以爲

劉子集

卷之三

三

直而致今吾固非能從古之道也然所謂難言者言近事與同效循俗順施與同習則誚讓以爲徇已祇愿敦固重遲不能造次則易慢以爲推鄙矯伐矜厲伉倨無所折下則遠之謂不可親吁嫗卑俛柔之色若不足則侮焉肆其欺謾無所顧測極情變微說微隱則謂廉而劇傷於物眇論約辭繁稱多喻則以爲夸而無當曲辨小談家計以數則以爲塗巷猥近之事綜緯名實離析法理則以爲刻覈深切操短長持忤合

滑澤纒纒則以爲械守抵距不可測知執難詰窮揆量同異則以爲好乘人而恣肆陳往行道古而典則以爲虛舊之學臧耳非馬鑿起捷給則以爲矜誣之論故雖衆端雜舉無以當人之心而彼比周阿黨不辨黑白群然而和者豈誠有所見敢立難稽詰按吾之實詆訾之哉無亦慚其不足以幾萬一而非所較於多寡近遠之分乃樂以忌妬嫉毀橫置而強排遏之然乎諺有之虜自溺其裘而不售上自辨譽而不信者

劉子集

卷之三

三

也則亦何怪乎誣私其身而壅賢逐利佻躁反覆爲邪之徒哉且吾所爲遂志者非一逞焉以章的爲名與彼共尺寸之內也誠患其以我爲不同道且妨其因欺倒譽曲取說於時或不得肆其迷惑傾仄之計故雖踈外以示不與出途者爭駕避匿無所可否然猶猜阻未能蕩然不虞吾之有所刺非者夫世之所趨者七而以其三抗之且猶不可今而如彼其從流也或司守其門戶或侯察其所開而以先後錮之是畏我

者誠深而疑我者且甚吾誰與聽而猶之哢哢也人皆寐則覺者為恠皆嘿則暗者得以自附將以吾所為益駭且懼之顯行不顧是又何急而以賈怨為也

跋孫千甫詩

孫千甫鳴劍抵掌雄志萬里爾乃為失意詩予覽之慨然千甫才與張尉阮尉相埒每為詩張阮即嘆賞謂同調也今二子輟輟末路而千甫亦以才見忌惜哉然千甫何患行當謀帥卻穀人無謂吳氛甚怒也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四

五子書辨

五子書弘治間刻之關中楊公一清序之古書之存今益寡况此又漢以前者其傳更遠雖數言之存尚足貴矧其多歟獨子華子不類又以班氏所載疑之因各為之辨

鬻子藝文志云二十二篇又有鬻子說十九篇今所存十四篇篇次雜亂則云佚亡可也若其言平平未有足異者其旨在這吏而云禹湯得

人而王及禹之好善言如此而已而云文王師之為何文似學老子而淺膚不逮則非班氏時所謂鬻子無疑矣

鵬冠子韓退之柳宗元皆有所論柳之論刻謂後之人取賈誼賦勦入之為書是殆未然文雖不雄峭其非近代所及旨似莊老而多在治理其言天曲日術類管子伍里連鄉之制王鈇近迭度萬泰鴻能天立名甚奇五音術兵又及兵陳之事其戰國所尚乎龐煥之對武靈可謂知劉子威集

卷之五

五

所戰矣然不能一用之何也賈誼所謂龐煥兒良之屬制其兵班氏亦云有其書矣韓氏謂其雜黃老刑名信然特其所正脫誤不知視今存者何如也公孫龍子其文辭最古絕似莊子班氏列之名家而云凡十四篇今存者六篇而已白馬指物堅白名實之辨是其大旨也以為物之色也賁也名也一而析之為三故言一而三具焉其何辨已乎至謂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

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是又楞嚴所云明可見暗不可見見暗者亦見也孰爲見見者乎見見亦孰爲之也則不若佛氏爲精若爲之訓者不知何人必郭子玄向秀之流也孔子順輩嘗與之論而不勝或詆爲無用之談然無用之爲用是其可廢乎哉

尹文子亦名家也其言卑卑施於名實然本之孔子必也正名固一家言也至其極論謂名與實豈固然哉惟始之者也及非有實而故據之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二

六

不疑因以信於天下若齊王之弓楚人之鳳凰皆冒其名而終不惑至宋襄之仁齊桓之爭晉文之入其成則乃異霸王之名立與不立亦何在義與不義者是當名辨物亦惟順衆者爲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也故云名所以正尊卑亦所以基矜篡法所以祿衆異亦所以乖分聖人之道則不然若尹文子之說是開僭僞之端也豈特駁而不純哉

子華子云與孔子傾蓋語而其書視諸子最下

特采他書雜就之無足論也

書邵樗休事

邵樗休名某丹陽人任俠自意有縱橫才人莫測也聞之方隆慶初新鄭相爲人擠家居憤憤欲有所出之日久矣未之能竊語人曰得數萬金行構立可令起已而屈指曰若某公者可令出若干某公者出若干合之得三萬金曰可矣乃之數公者果如所徵予之乃徑走都下貴人所爲地而新鄭公果召上柄政於此遠自匿不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二

七

見德不快然丈夫哉猶流連未去江陵公已側目新鄭亦不能安之相與就司馬譚謀之乃欲寄之將守邊者所詭以立功名封侯事初不疑遂之塞上不至乎以月數而度將卒驕不可使得無效王恢謀不成爲天下笑乎且我所求何等而循尺寸與齟齬者伍遂跳歸歸又不能深自歛閉時時往來諸所嘗游故人所酒酣慷慨嘆噫將故以其去白之新鄭江陵使客微俟日夜不息益恐且虞他變以幹吏爲郡尉圖之佯

與親善往來甚數而家忽多恠異其弟亦智人
勸其兄無輕過人何妖祥屢作兄名傾海內得
無有謀劫刺者咲以爲誰敢哉而公可易重家
已畜數百人勇健者常侍衛頗自恃故不甚爲
備尉來飲既醉約過已飲食遂從數十人往尉
已伏卒入即擒之立捶令死死且罵曰而敢紿
乃公我誠眇爾故非爾能也亟發兵欲掩其家
其弟已聞之即席卷去不獲一人

時又有呂白水者嘉興人性倭夷方關總督胡

劉子成集

卷之五十二

八

公往請焉約爲兄弟兵謀戰陣咸與籌之其誘
致賊汪等及殲徐葉寇呂之謀畫居多以屬郡
一布衣而使握兵閫外持大將權者兄弟交其
事固甚奇而所建立亦出常情且不自暴白人
鮮能知故以功名見忌胡且不免而呂竟優將
其識識超矣予見之吳冢宰坐上狀貌不踰中
人視瞻落落松江相公與新鄭陳構難棘亦與
謀之而解此其能緩急人誠異哉所聞夫劇子
孟一夫耳周亞夫得之喜曰子孟不動東諸侯

雖連衡無足憚若呂生竟佐軍成戡定功不近
之耶太史公謂韓信假令學道謙讓當以功名
終不能故卒以驕敗予觀近事良然誠惜邵而
賢智其弟可謂親事於未萌矣若呂生能奮患
氣矜之有焉而不見其際故絕人已哉昔漢王
生教張廷尉卒謝景帝及顧令結襪事彼其學
黃老書時方尚之故見重若卒史王先生教太
守言皆聲動漢廷太史公爲著之今二生事有
載者不耶

劉子成集

卷之五十二

九

語質

密康公從恭王游於漢上三女奔之其母令必
致之王曰女三爲繫繫物之美王猶不堪况爾
小醜母之傳曰不可毋之謂無受者非愛子乎
知愛子不愛王乎且曰不堪矣雖君欲納謂其
子必強諫以止之王以德義教訓成俗者也故
汝漬之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縱不能使
其無奔又從而納之如導淫何必也罪其里之
無教有討焉別男女正婚姻樹之傳厚防之厲

嚴峻之制節興之貞行風之純固正其期日爲之好合鄉有不帥者書其卒長而罰逮之庶幾爲王乎不然則寧以小醜是甘而遺疾於王以厚其毒無乃非德類也乎其母曰善如爾之言也小子命其父母而歸之

賈生論

或言賈生之不遇以死非然也夫賈生信不世之才漢文又不世之主也以若才遇若主不可謂不遇也漢興未久法制未備大臣皆功臣質

劉子集

卷之五十一

十

木少文欲隨改創易有所興造功業斯其時又不可謂不遇也賈生所陳帝深納之欲進用而大臣內忌姑置之長沙歲餘輒召見宣室生不過一洛陽少年言而傾動一時帝始出之旋召之亦可謂相知之深矣對前席至夜半帝乃嘆自謂過之而今不及者非與臣下爭能誠惜其才又不可謂不遇也逮於復還而卒以死者非帝意生其或者觖望乎安知帝之不終召也斯所謂亡之命也夫又烏得爲不遇哉且世之懷

才德欲一造闕廷吐憤懣積世不可得又况得望見顏色又况得前就席從容顧問至後夜乎又况得使人主記憶喟嘆乎此蓋不世之遇千載爲生幸而又爲生惜者謂不得盡其才而格於大臣之媚也然生之策漢盡用之矣景用之以削諸侯王而安帝室武用之以平四夷而漢以益昌生之言無一不酬假生身在亦不過爾一布衣立談閒而隆漢業與良平蕭曹何如哉豈與夫無所見於世有其才不能一試而蔽晦逸遺泯沒無聞者同語也史誠重賈生故悲其天枉而惜未究所爲吾獨榮賈生之遇文帝漢之盛主三代以還不可復見其待賈生不薄也雖際遇似疎而所建亦足當哉

非風水

夫聖子之兼愛則慈仁誠加於心不能忘一物者是何其細也若其言薄葬則又何達哉夫人之亡也體魄沉於下爲土若精神越於上無不之也則何必厚爲之歛其形者形與我已不相

關藏之可也暴露之可也爲孝子仁人之不忍其親聖人始爲之制耳今乃謂葬必擇地形勢奇咳展遷方卦無不用謂體魄得乘生氣以福子孫人之謀爲貽厥者已畢其身覃思竭慮無不至矣既亡而猶欲以其朽骨爲之是何其愚之甚哉吾以爲人之亡以爲有知當洋洋乎靡所不適且自求臍蕩以取快耳何爲尚戀戀朽腐之餘沉潛幽瘞之所悶於一丘爲子孫利耶且子孫非我有也儼形又不堪附人豈盡爲愚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三

取也自達者觀之已委形順化楊王孫之言亦未爲過矣及予觀比邱之隴盡爲侯王將相而同聚一隅則古者特營高燥土不擇地之驗也若所謂兇闔三屬槩槩盈萬與尊彝鼓壺之富多被發掘則厚葬之累可鑒哉

論姓字

傳有之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有五常而聲有五音五之而至於百者音氣始備也人必有名者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禮云子生三月則父命之於祖廟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之主又云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畧故於燕寢庶人以日命子故曰太甲太戊必以甲乙不以子丑者貴餘本也十五始字之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此古之道也

檢論

古之稱大夫士自朝至日中及皆有業焉夕方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固未有休時何以得肆焉者即老焉則愈敬戒慎起居奉禮彌謹若廢其

事則又加惕與未試爲仕者敬以待事猶懼選而况敢恣縱無所异乎哉且沈湎荒恣燕安溺惑澆淫怠廢皆凶德也有一於此蓄必迨身雖富貴崇侈猶將不免其在小醜而能堪之乎今里乃有仕已顯通既有服列表署位次退而閒居不惟度於度朝夕之以而通輕俠游閒造作語言自謂能文而囂浮不率德義偽誣以辨俳諧未嘗莊語巧於潤非顧自附於士君子而以倡優玩弄求媚於人其習足以使後進漸焉變

劉威集

卷之三

七

雜子女狎暱流連荒耄及之而曾無勅厲語云甌甌有甚曾是滔淫而可以爲則於何不可者使蕩蕩之風靡靡之樂壞亂而不止可勝咎哉或從而規之畏其延蔓已成口語交謫翻謂爭名媚之且從流易而變俗難彼訑訑然左右交譽以而驚馳猖狂恣睢誰復顧者且昔人既得謝猶教於其鄉不獨講事習射預執事焉朔月猶朝於庠以身爲率兢兢焉務烏有與校禍士連類相引重結交過郡國自以黨與成公肆其

慾賣請居間橫於邑屋彼纖趨愚汗之人固不足以責禮義然其名已假之則人指之曰是嘗軒冕之矣而行卑於市人招要無俚賴恣爲姦又令其子弟暴淫侈奢倣化崇惡趨於絕滅亦可哀矣夫名實之謂豈其簡稽之難而或者採其浮華稍假之遂使匿飾之士藉資於貴勢之前竊假攘凌之極盜弄於街閭涂巷之人而矜色恃辭自高其私權衆且奔走之其勢日張亦胡所底吾恐致極之反必且重受之其及不遠

劉威集

卷之三

十五

焉附離之繁而能止之哉將狐鼠之智非戮辱之恤疾威所敷亦凌遽何以辨之胥黠焉者雖不與其利必有同其害者吾不謂誕驕驕凌患也術學者非以市而微竊者終於禍縱逸敗度而使厚誅薄罪懲焉非死則烏極於疚岌岌乎爲世惑者則我一二饕恣造之也

重修劉氏先祠記

劉氏遍海內望皆淮徐又云自汴者過半今豫章諸劉嘗徵其胄系自宋以來世甚悉且謂始

未嘗不合也若余宗不能紀遠僅自領黃州公於宋德佑時徙金陵至守主權茶公仕元徙吳距今餘三百年先祀在胥門孫橋之南安隱院蓋作於奉定間去所居西不百武而近今居不知從所由祠可識傳至教諭公奉惟謹官沛乃命爲道家言者典之洪武甲戌例毀除祠徙下屋欲新未克至正統戊午壓焉謀所以更之已未詹事公鉉賜告歸明年乃復爲殿事神又越歲始構屋祀高祖以下四世此其所自爲載者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六

可忘者且不務克厲思紹續前緒而又刈伐之謂何則詹事公之訓固在也是惟我後鑒於茲守祀者某恐其廢墜乃徵信於文自黃州公至鳳七世矣鳳之下耳孫又且四世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若其侈盈之以憑恃而驕則我不敢知若其務德則我亦不敢知曰不其延哉

題予宗諸卷後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七

予宗自統領府君由汴徙汴以上不可得而知可知者自權茶府君傳至退軒府君爲予五世祖洪武中以賢才徵時吳諸君子與朝之賢士大夫皆與府君交多贈詩若文及爲圖者洎高伯祖竹深府君曾伯祖假菴府君皆有當世重名故一時無不傾者所得詩若文抑又多假菴府君性善書書跡散在人間久而漸不易得家所藏亦復多佚亡矣宗人有此數卷間以售之他所予復購得之惜其殘缺不復見當時舊然止此亦予宗典文也垂二百年矣予始爲易其故敝以側理護之紙墨煥爛若新因識其華焉

今之命世者跋之以詒予後之人若予家舊所藏祖父以來卷及予所得亦望後之人能如予哀集之無墜則有先大夫遺烈在是非予所及知也

跋茶坡中丞卷

中丞公鳳諸父行幼則見其與先君子書十餘通今頗散佚此卷繪素題染皆一時名賢爲公者家藏久之凡再失再得其四世孫訓出以示因念吳世家得如吾宗遺澤永者蓋鮮然先所守器及賢士大夫所賦詠贈遺亦往往失去其得如訓訪覲保持者益鮮遂爲書示後之人欲取徵焉則文獻斯在其可忽諸

劉子威室顧宜人事畧

余述孺人先之以余姓何重有所隱焉爾何隱乎爾余負才氣舉世無當孺人每先得余其識故超與世之天枉者何算也孺人亦既登年重愴余者孺人素解悟通道家言每語余修證乃忽然去未得致力化途邀余未通宿命又焉得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八

劉子威集

卷之五

十九

所詣照觀無碍智余故猶病與且事未可一言盡也余少未能治業家大人老毋遇孺人嚴命之勤勞之事不敢使人代既繼燭余憐而勸之少休終不肯前後更三年之喪哀毀過禮自是恒疾然欲寬余終不言強自力視余食飲綜細務治家人生產較少多視蓄聚貴賤惠施必周傷哉欲憶平時語余輒氣咽不得一二每投筆起歲晚復能幾遘如許感也傷哉傷哉始余被推擇孺人方舉一子彌月吾毋憐與之同視余邸中歲闕逢執徐之冬也明年春余役於南遂奉毋旋請留共養不肯行家大人固命遂之官下余所不能伏節抗言而與諸同事又不能折下語或侵傷之孺人憂其及也力勸之歸會請告不予果罹讒傷已不欲再出孺人又強之云罪斥也誰尤若之何不圖從予崎嶇嶺海間無一日懽予又不能佐吏爲治工書牘徒從容諷議孺人歟爲言宜力奉節守職已而得近郡可少安矣且復病幾殆從豫州役病危懷余奉檄

別有所按欲謝不行孺人謂豈得自由耶忍泣
訣余迫不得免數取急且當事者儒余謂立可
竟治而欲需之持兩端遂不時決被操彈乃更
以是罪余也返故里蕪廢甚幾無以給盡鬻其
田孺人素讀漢書謂貢禹老且自強賣田爲資
裴君方強仕困若此何以活耶躬督厲不遺餘
力酤釀醢醬以織齋爭饒下桀黠自饒者亟言
予斥之持之近急蓋自其性然雖不獲贏而以
廉故亦不至乏皆孺人誠壹慎齊之效也余無
劉子感集 卷之五十二 王

內顧益得自發舒時翫弄典墳游娛忘返間從
賓客自放山澤飭稻羹魚孺人頗致豐餉遂自
外遺落世務不知歲月之淹久也傷哉何纖毫
不由孺人者又恐余致損數爲言乃今安得聞
相戒語也傷哉傷哉予不知腸之寸絕也三女
皆適人數年間相繼歿哀之過然對予輒以數
相慰解屏處泣不休以此愈致憊獨季女在所
歸又失孺人意以女故竭所以資給之終不能
恩子一孫二孫女二孺人平居莊嚴言不出口

親姻間必其良謹者雖疎必厚施其無行拓弛
絕之無所容善惡太章明以故微有不足色者
然其顛仆者孤遺者賑之鞠之爲之嫁爲之送
無不至也事佛膜拜才悟圓明了不可得惟希
得渡耳初不憂年乃六十有四生正德己卯正
月十五卒萬曆壬午十二月廿三方在汴被病
預爲處分語予再娶當自勉無爲遽付之不問
傷哉傷哉何今者夜猶款語漏欲盡時病瘳至
午張目視予泣下而絕叩心號呼豈有及也夫
劉子感集 卷之五十二 王

古有悼亡皆傷年也今予與孺人老矣戚庸不
乃其篤予非不知過禮且學道而牽於情若是
此在瑜珈四緣中親因故又謂予有負於孺人
耳蚤取其言勗勵精進道不庶幾哉今猶未謝
人間欲委去之荒寂所計未能力故爲之抑哀
叙其畧惟乞當世立言君子賜之片詞冀得不
朽孺人幸甚
孺人顧出父諱一夔母董大父諱春曾大父比
部公諱謚由崇明徙郡城崇明之有進士自悟

陽公始也

劉氏黃山新阡表

予宗自統領公葬於虎丘之東南傳自玉蟬仙師所開兆又中峯禪師復有所定域洎予祖予父別爲塋亦相聯附而形勝著吳郡久矣予內子之喪欲舉以附先靈而相地者云是不宜動別行視得黃山之原蓋其源來自陽山迤邐而西而南橫亘焉有五塢七峯來在其後左漫衍而長自磨嶺歷郊臺楞嚴吳山陸墓拱而內向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三

右則寶華諸峯堯嶺環焉尤竦立其外則太湖巨浸而內則諸水奔湊皆來會於前五行家所謂逆受所謂辛甲丁癸於卦位星氣所值無不合者其爲厚培悠遠延引之勢盤據百里而前乃拓開顯爽可望見者隱隱湖外諸山是之爲地氣所占渾雄渟灝莫善焉者也遂因其隴不改闢卽魁阜而墳之樹之貞石曰劉氏新阡表其封之始以志也夫古者質於封樹焉且畧曰墓而不墳焉有所擇者後乃益侈至竭其力屏

闢兕革爲礎百襲然獨不言能爲子孫利者夫所謂望氣及視地脉彼其爲天下大勢且或期之數十百年後未聞有於郊遂間數里內山川形勢向背遠可冀旦夕效者其爲淺之乎術也古有遯甲開山太乙龍首地形諸家皆不傳今不知何所據而云自郭璞者其書多後來撰予旣數延見今之言術者指斯地爲吉故首作治於乙酉之冬迄丙戌始畧就視他所築甃後觀制所得爲盈禮焉者皆不備設第因其起伏高下衍夷竦立森峙環顧迴複拱揖之勢形勝出焉喜氣加臨兼取之壬遜家固亦詠於近時說耶抑無意誇示令人指目者夫高山戕戕巖巖則那逶逶迤迤流水瀾瀾蜿蜿岐嶠演漾靡已有丘實隆布寫其趾歲其馬起糾糾雄峙是之爲阡維新作仕若古有記識地之興永永有喜者予益有取焉用勒石表厥里

劉子威集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三

跋劉先生文集後

有明文章蓋始李獻吉氏獻吉氏好古而能古其務體而弘羣子也日新自唐韓愈氏後我則未敢知有鈞也惜也儉而綦漢秦雄雄劉先生乎無弗綦也汪自書四代自三禮三傳在周無弗迓以惕也自管自呂自莊屈

後跋

自遷自固自向自相如忌乘駟衡無弗紬也無弗廸也無所弗為青於藍卑之自魏晉江之左唐始中終苟有善無弗擇也無弗狎焉游焉翫而流焉所不可變窮或者曰多愛不忍先生其猶獻吉之未離夫未離有離焉獻吉騁而從之惟不足先生踞轉鼓

琴而時獲之一矢優優暇哉且先生離而後秦漢矣先生何邇才之有昔者史遷以相如傳相如韓愈氏以樊柳志樊柳才實其然先生於古綦乎無弗綦也謂且過於三馬韓乎且使獻吉氏三舍避自今乎其誰曰不然

晚學郁明都頓首謹跋

後跋

二

子威集三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劉鳳撰鳳有積吳中先賢贊已著錄其文皆僻
字與句尤澀體之餽飭者江左勝談載劉侍御子
威好爲詰屈聲牙之文里有小士袁景休者每向
人挾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者以爲嫻笑子威
聞之怒訴於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曰若復敢嫻
笑劉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
十終不能改口省否妄諛劉侍御也是亦可資笑
噱者矣